

凱旋門

譯文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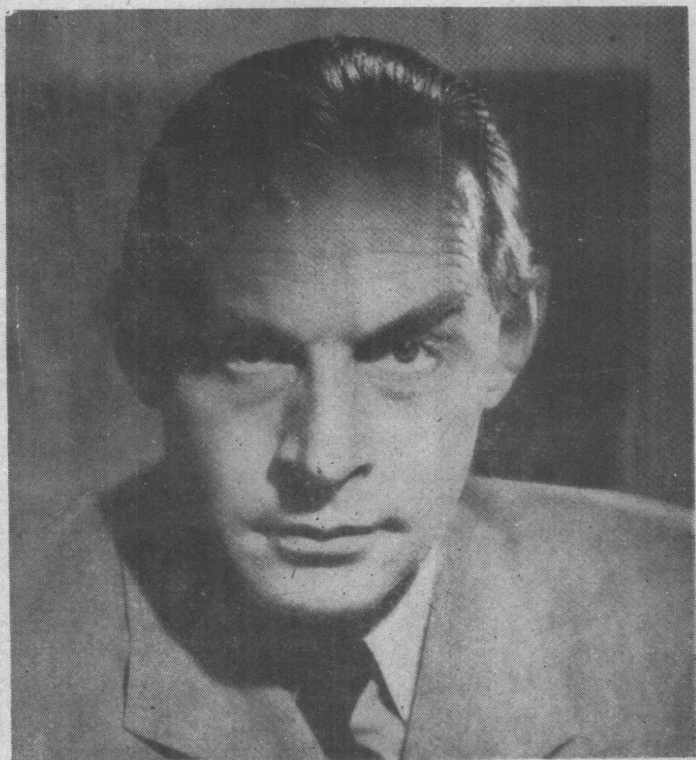
雷馬克全集

朱雯譯

凱  
旋  
門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像 克 馬 雷

一個女人忽然轉向雷維克走來。她走的很快，可是脚步却蹣跚得古怪。直待她走近身邊的時候，雷維克纔發覺了她。祇見她臉色灰白，顴骨高聳，眼睛睜得很大。滿臉嚴肅，彷彿是一張面具；又彷彿凹陷下去似的，而一雙眼睛，在街燈的照射之下，顯出呆滯空寂的神情，頗引起了他的注意。

女人緊擦他的身邊走過，幾乎碰撞着他。他便伸出手去抓住她的胳膊；她顛躓了一下，要是他不去扶掖，準會搖倒下來。

他緊緊地抓住她的胳膊。隔了半晌，他纔這樣問道：「你往哪兒去啊？」

女人向他凝視。『讓我走！』她低聲地說。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還是緊緊地抓住她的胳膊。

「讓我走！」那女人說，彷彿沒有掀動她的嘴唇。

在雷維克看來，她簡直並沒有瞧着他。祇是透過了他在瞧着茫茫的黑夜。他祇是一種攔阻了她的什麼東西，她就對着這東西說話。「讓我走！」

雷維克立刻看出她不是一個賣淫的娼婦。也並沒有酒醉。這時候，他把她的胳膊，抓得鬆了點兒。她很容易掙脫，可是她並沒有掙脫。雷維克等了一下。「在這個時候的巴黎，在這樣的黑夜，你一個人到底想往哪兒去啊？」他又沉靜地這樣問她，却把那抓住的胳膊鬆了下來。

那女人還是不說一句話。可是她並不前進。彷彿一停下來，便再也不能動彈似的。

雷維克斜倚在石橋的欄杆上。他的手，觸摸着冷濕而多孔的石塊。「也許去那兒下邊吧？」他回過頭來，俯視那閃耀在灰暗而漸逝的微芒中，不息地流向阿爾瑪橋的黝影去的賽納河。

那女人並沒有回答。

「太早了，」雷維克說。「太早了，十一月的天氣，也真太冷了。」

他掏出一包紙烟，又在衣袋裏摸索着火柴。一看小紙盒裏，火柴祇剩了兩根，於是他小

心翼翼地俯下了頭，用手遮着火焰，不給河上飄來的微風吹滅。

「請你也給我一枝。」那女人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雷維克抬起頭來，把紙烟包遞到她面前。「阿爾及利亞的，外國軍團的黑烟草。也許你覺得太強烈吧。別的紙烟我這兒可沒有。」

那女人搖了搖頭，取了一枝。雷維克把燃旺着的火柴遞給她。她吸得很急，吸得很深。雷維克把火柴桿往欄杆外扔了。彷彿一顆隕星，在黑暗中掠過，直到掉落在水裏，光芒纔泯滅。

一輛出差汽車，迂緩地打橋上馳過。司機把汽車停了。他望了一下，等了半晌，這纔踏着風門，沿着濕潤閃爍的喬治五世路馳去。

雷維克突然覺得疲累起來。他工作了一天，到這時候却還睡不着覺。因此，他又走出來喝酒。而現在，在這陰冷的深夜，疲勞又像羅網一樣緊罩着他。

他望着那個女人。爲什麼他要攔阻了她呢？她總彷彿有點兒不對勁，那是很顯然的。然而，這又與他什麼相干呢？像這樣彷彿有點兒不對勁的女人，他也見識得很多，尤其在深夜，尤其在巴黎，而現在，他似乎可以無動於中，他所需要的，祇是幾小時的酣睡。

「回家去吧。」他說道。「這麼深夜，你還在街上作什麼啊？那祇會找點兒麻煩的。」

他把衣領翻了起來，準備走路。女人却儘是望他，好像不懂他的話語似的。「家」她這麼重複地說着。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家，回到你的公寓，回到你的旅館，不論你愛叫它作什麼，你總得回去哪。你總不願意給警察抓去的吧？」

「回到旅館裏去！我的天哪！」那女人說。

雷維克停了步。又是一個不知所往的人啦，他想。他彷彿預先知道似的。總是那樣的人。晚上，她們不知道往哪兒去，可是第二天早晨，還不待你醒來，她們却早就走掉了。那時候，她們倒知道往哪兒去啦。這種下賤的勾當，就跟着黑夜來往的。他把烟蒂扔掉了。他自個兒彷彿不明白這種情形，然而又彷彿明白得很透澈似的！

「來，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喝點兒東西。」他說。

這是最簡單的解決。他不妨惠了賬就走，她總可以決定行止了。

那女人顯出遲疑的樣子，踟躕起來。雷維克握住她的手臂。「疲倦嗎？」他這樣問。

「我不知道。我想是有點兒的。」

「太疲倦了，反而睡不着覺嗎？」

她點點頭。

「那是會的來，讓我來替你安排吧。」

他們走到馬索路上。雷維克讓那個女人扶靠着他。她不像是疲倦而扶靠着他的樣子——却像是快要摔倒下來，不能不撐住他似的。

他們穿過了塞爾維亞比爾一世路。在薩郁路的岔道背後，橫着一條街，遠遠地望得見凱旋門的黑影，浮現在微雨的天際。

雷維克指着一家地窖酒店的窄門。「在這兒——我們倒還可以吃得到東西咧。」

這是一家司機們常去的小酒店。這時候，正有幾個司機和兩個賣淫女人在裏邊坐着。司機在玩紙牌。兩個女人在喝苦艾酒。她們在倏然一瞥之下，便注意到了新來的女客。隨後又毫不在意地回過頭去了。那個年老一點的，大聲地打着呵欠；另外一個女人，却板着一張愁思悵鬱的臉。背後一個雜役，掛着一副疲乏的耗子似的臉，洒着鋸木屑，又在地板上擦着。雷維克和那個女人，在靠近門口的一張桌子邊坐下。這兒比較方便；他可以溜走得快些。他連上衣也沒有脫。「你想喝點兒什麼？」他問。



「我不知道。隨便什麼東西。」

「兩杯蘋果白蘭地酒。」他招呼那個穿着襯衫捲着衣袖的侍者。「還來一包吉士牌香烟。」

「沒有那種烟了。」那侍者說。「祇有法國貨的。」

「那麼就拿一盒勞倫斯綠包的來。」

「也沒有。祇有藍包的。」

雷維克瞧着那個侍者的手臂，那上面刺着一個裸女在雲端走着。那侍者，隨着他的視線，把拳頭捏緊了，讓肌肉都綻了起來。於是雲端裏的裸女，便淫蕩地扭動她的肚腹。

「好的，就是藍包的。」雷維克說。

侍者微笑着。「也許我們還留得有一盒綠包的。」便腳擦着地走了。

雷維克目送着他。「他腳上穿着紅拖鞋。」他說。「臂上刺着一個印度舞女！看來他一定在土耳其海軍裏服務過的。」

那女人把雙手靠在桌子上。她的動作很沉重，彷彿一輩子不想再把雙手抬起來似的。她雙手看來像給保養過，可是那也沒有什麼意思，並不見保養得怎麼好。雷維克看出她右

手的中指，指甲都裂開了；而那個裂痕，顯然並沒有銼光。有些地方，連指甲油也已經剝落啦。侍者送來兩杯酒和一包紙烟。

「勞倫斯綠包的，居然給找出了一包。」

「我想你會找得到的。你在海軍裏服務過嗎？」

「不。在馬戲班。」

「也好。」雷維克將一杯酒遞給那個女人。「這兒，你喝。這麼深夜，這是最好的東西了。你想喝點兒咖啡嗎？」

「不。」

「那麼就把這杯酒立刻喝乾了吧。」

女人點點頭，把酒喝乾了。雷維克瞧着她。一張蒼白的臉，簡直沒有表情。嘴巴飽滿，可是血色全無，因此輪廓也顯得模糊了。祇是頭髮却長的很美——一種光亮自然的金髮。在她雨衣裏面，穿着一襲藍衫。這襲衣服，顯然縫製得很好，祇是她手上的綠寶石戒指，寶石太大，看來反不像是真的了。

「你還想喝一杯嗎？」雷維克問。

她點點頭。

他便招呼侍者：『再來兩杯。大一點的杯子。』

『大一點的杯子？酒也多一點嗎？』

『是的。』

『那麼就是兩杯雙份的了。』

『你猜的對。』

雷維克決定趕快喝完就走。他很煩躁，又很疲憊。像這種情形，他素來是頗有耐性的；四十多年，他過的就是多事的生活。他對於這類事端，委實是太熟悉了。他在巴黎住過好些年，晚上往往睡不着覺——於是就見識得很多了。

侍者把酒送來。雷維克拿了一杯香味沁人的蘋果白蘭地，小心翼翼地遞到女人面前。『也喝了這一杯吧。沒有什麼作用，祇是會讓你緩和一點。不論怎樣——不要看的太嚴重。天下不會有什麼太嚴重的事的。』

那女人儘對着他瞧，却並沒有喝酒。

『那是真的，』雷維克說。『尤其在深夜。深夜把一切事情都放大過實了。』

那女人還是凝視着他。「你不必安慰我的，」她說。

「那就好啦。」

雷維克環顧四周，找那侍者。他覺得夠了。他已經知道這類典型了。也許是俄國人吧，他想。她們在什麼地方一坐下來，還在喝着酒的時候，便見得倨傲起來了。

「你是俄國人嗎？」他問。

「不是。」

雷維克付了賬，預備起身道別。而那個女人，却也立刻站了起來。她動作很沉靜，很自然。雷維克遲疑地望着她。也好，他那時候想，到了外面也是一樣可以脫身的。

天在下雨。雷維克在外面站定了。「你往哪一邊走呢？」他決定跟她走相反的方向。

「我不知道。隨便哪兒。」

「可是——你住在哪兒呢？」

那女人倏然轉過頭來。「我不能到那兒去的！不能！那我不能不到那兒去！」

突然她眼睛裏充溢着恐懼。她一定吵過了架，雷維克想，一定鬧了一場，纔這麼出走的。

明天中午，她一定會回心轉意，重返家中。

「你有什麼人，可以到她那兒去的嗎？你有什麼熟人嗎？你不妨到小酒店裏打個電話出去找啊。」

「不沒有一個。」

「可是你總得上一個地方去。你沒有錢去找地方住嗎？」

「那我有。」

「那就到旅館裏去。小街上多的是旅館。」

女人不則聲。

「你總得上一個地方去，」雷維克很不耐煩地說。「你不能老在街上淋雨哪。」

女人把雨衣拉緊了。「你是對的，」她彷彿突然下了決心似地，這樣說道。「你確是對的。謝謝你。那你可以不必費心了。我會去找一個宿夜的地方。謝謝你。」她用一隻手把外衣的領子也拉緊。「謝謝你的關心。」她顯出一種愁苦的神情，望着雷維克，強作微笑。然後她毫不猶豫地直往迷濛的細雨中走去，踏着無聲的步履。

雷維克木然地佇立了一會。「真是見鬼！」他喃喃地囁囁着，顯出惶惑而踟躕的神情。他簡直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那種絕望的微笑，那種神情，這樣空寂的街頭，這樣深夜——

他祇知道，他決不能讓這個女人在細雨中獨行，這個女人，他突然覺得像是一個迷路的孩  
子。

他跟蹤着她。『跟我一起去吧，』他粗暴地說。『我們可以找一個地方。』

他們一起走到了埃都瓦爾。前面一片廣場，浴在迷濛的灰黯中，荒漠無垠。這時候，迷霧愈來愈濃，簡直看不清從這廣場上通出去的街道。所能看見的，祇是一片荒漠的廣場，零落地散射着幾盞街燈的微光，豎立着幾塊點綴在濃霧中的墓碑，彷彿支撐着岑寂的天穹，遮蔽着無名英雄墓上的慘澹的光焰，而那座無名英雄墓，在這麼深晚，這麼岑寂中，看來像是人類的最後的墓穴。

他們一起穿過了廣場。雷維克走的很快。他是疲累得什麼都不想了。在他旁邊，聽到一個女人的低柔的脚步聲，在他背後沉靜地響着，她低着頭，雙手插在外衣的口袋裏，這是一個生命的小小的火燄——在這廣場的深晚岑寂中，他突然古怪地覺得，這一會兒她彷彿是屬於他的，雖然他一點也不知道她的底細。對於他，她是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跟任何地方邂逅的陌生人一樣——可是，說來也真古怪，就這一點，却比纏綿說話和悠長時間，更使她跟他接近了。



雷維克寄寓的小旅館，是在丹爾納廣場後面華格萊路旁邊的小街上。那是一所破敗的屋子，就祇有一樣東西是新的：門口上的招牌，寫着：國際旅館。

他揪着門鈴。『還有空着的房間嗎？』他問那個開門的侍役。

侍役睡眼惺忪地望着他。『管賬人不在，』半晌他纔囁囁着說。

『那我知道。我問你有沒有空着的房間。』

侍役毫無辦法似地聳聳他的肩膀。他看見雷維克帶着一個女人，却不明白他爲什麼還要一個房間。根據他的經驗，這樣就失却了帶女人進來的作用。『老闆娘已經睡熟了。要我去喚醒她，她準會用火來燙我的，』他說，使用勁地亂抓他自己。

『好的。那就讓我們自個兒去看吧。』

雷維克給那侍役一點兒賞錢，便拿了自己的鑰匙，走上樓去，後面跟着那個女人。在他開啓自己房門之前，先把鄰室的房門察看了一下。門口沒有鞋子。●他便敲了兩下門。沒有人答應。又輕輕地旋了下手環。門是鎖着的。『這房間昨天還空着，』他喃喃地自語着。『我

● 門口沒有鞋子：按歐洲旅館中，旅客就寢時均將鞋子留置房外，俾侍役擦亮，故云——譯者

們再到那邊去試試。那老閻娘也許怕蝨子跑出去，所以把門都鎖着了。」

他開了自己的房門。「請坐一會兒。」他指着一張馬鬃的沙發。「我去一下就來。」

他打開那扇通往湫隘的鐵陽台去的大窗戶，爬過格子棚，走到昆連着的陽台上，想去開啓那扇關着的門。可是也給鎖着了。他祇好死心塌地的爬回來。「沒有辦法。我竟不能爲你在這兒找到一個房間了。」

那女人坐在沙發的籐角上。「我能在這裏坐一會兒嗎？」

雷維克仔細地端詳着她。她臉上滿蹙着疲憊的皺紋。彷彿再也站立不起了。「你在這裏好啦，」他說。

「祇是一會兒——」

「你就睡在這兒。那是最方便的辦法。」

那女人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她慢慢地，幾乎是機械地，移動她的頭。「你應該把我放在街上的。現在——我想我不能夠——」

「我倒不以爲然咧。你不妨留在這兒睡。那是最好的辦法。且到了明天再說吧。」

那女人望着他。「我不要——」

『天哪，』雷維克說。『你不會打擾我的。沒有去處而在這兒宿夜，這也並不是第一次。這原是一個難民的旅館。像這類的事情，幾乎是每天都有的。你不妨睡那張牀，我可以睡在沙發上。我是睡慣了沙發的。』

『不，不——我就就在這兒。祇要坐在沙發上，也就好啦。』

『好的，隨你的便。』

雷維克把上衣脫下，掛在一個鈎子上。然後從牀上拿了一條毛毯，一個枕墊，拖了一把椅子靠近沙發。又從浴室裏檢出一件浴衣，放在椅背上。『這兒，』他說，『我祇能這樣招待你。假如你需要，你可以穿上一套睡衣褲。在那邊抽屜裏放着有。我不再來麻煩你了。你現在不妨就洗澡去。我在這兒有事做。』

那女人搖搖她的頭。

雷維克站在她面前。『你先把外衣脫掉了，』他說。『那樣濕漉漉的。還有帽子，讓我來替你脫掉。』

她把外衣和帽子都交給他。他把枕墊放在沙發的犄角上。『你可以枕着。這兒放把椅子，你睡熟了可以不至於摔下來。』他又把椅子搬的更近沙發。『你把鞋子脫掉！當然也濕

透了！這樣最容易受寒。」他把她的鞋子脫下，又從抽屜裏檢出了一雙毛織短襪，替她穿上。「這樣，那就好多了。在艱難的時候，也得找點兒舒適。這是一個老兵的格言。」

「謝謝，」那女人說。「謝謝。」

雷維克走進浴室，旋開龍頭。水便直沖入盆。他把領帶解掉，不知不覺地在鏡子裏窺照着自己。一對深陷成窩的傲慢的眼睛；一張狹長的臉，疲憊得要死，祇有那雙眼睛還顯出些活力；嘴唇太軟，人中也見得模糊了——在右眼上面，給頭髮遮蓋的，尚有一道很長的鋸齒形的疤痕——

電話鈴響了起來，打斷了他的思路。「攪鬼的！」一下子他把什麼事情都忘記了。有時候確然會有這種了無一念的機會的。而在隔壁那間房裏，這時正還坐着那個女人。

「我來啦，」他嚷着。

「受驚了嗎？」他拿起了聽筒。「什麼？是的，好的，是的——當然——立刻，是的——有辦法——是的。在哪裏啊？好的，我立刻就到那邊去。熱的濃咖啡——是的——」

他小心地放下聽筒，在沙發的靠手上，坐了一會兒。「我一定要去了，」他說，「立刻就走。」

那女人也即刻站了起來。她覺得有點兒搖擺，便又靠到了椅背上。

「不，不——」看着這種聽話的神態，雷維克倒不免有點兒感動。「你可以留在這兒睡。我出去一兩個鐘頭，說不出到底要多久。你千萬留在這兒。」他穿上外衣，心裏彷彿閃過一個念頭，却就給拋開了。這女人總不至於偷盜吧。她不像是那樣的人。他知道得太多了。而且也沒有多少東西可以讓她偷盜啊。

他走到門口時，那女人便問，「我能跟你一塊兒去嗎？」

「不能。你留在這兒。隨便你怎麼做。你要睡在牀上，就睡在牀上好了。那邊還有高涅克酒睡吧——」

他轉身走了。「把燈開着。」那女人突然急促地說。

雷維克縮回了已經搭在門環上的手。「怕嗎？」他問。

她點點頭。

他指着鑰匙。「等我走了，你就把門鎖好。祇是不要把鑰匙塞在鎖孔裏。樓下還有一把鑰匙，我好拿上來開門的。」

她搖搖她的頭。「那倒不必。祇要把燈開着就好了。」

「哦！」雷維克逼視着她。「我不會把燈關掉的。讓它開着就是。我懂得那種心情。我自個兒有時候也會這樣的。」

在豆球花樹路轉角，他叫了一輛出差汽車。「到勞利斯東路快！」

司機把汽車轉了一個U字形的彎，開入卡諾路，又駛上鐵廠路。當他穿過大軍路的時候，一輛雙人座的小汽車，突然從右邊射了過來。要不是街面濕潤而光滑，這兩部汽車早就碰撞了。可是當那小汽車煞停之後，還滑到了街心，剛巧擦過出差汽車的減熱器。小汽車便像跳舞似的轉了個圓圈。那是一輛雷諾牌的小汽車，給一個戴着眼鏡，戴着黑色球員帽的人駕駛着。每一轉彎，人家總可以看見他那張白皙的憤激的臉。後來那汽車在街的盡頭對着凱旋門停住了，好像對着那道通往海台斯去的大門似的——一個綠色的小甲蟲，上面轟着一個蒼白的標識，直刺着夜空。

司機轉過了頭來。「你看見過這樣的事情嗎？」

「看見過的，」雷維克說。



「可是還戴着那樣的帽子呢。爲什麼戴那樣帽子的人，在夜裏總是開得這樣快啊？」

「這是對的。他在大路上開車。爲什麼你要責備他呢？」

「當然他是對的。那正是我要責備他的原因。」

「如果他不對，那你又怎麼呢？」

「我也一樣要責備他。」

「你彷彿把人生看的很單純。」

「那我就不會那樣責備人家了，」司機解釋着，把汽車開進了福煦路。「也不會那麼驚異了，你懂得嗎？」

「不。岔路的地方，還是開慢些。」

「我正想那麼做啊。街面上實在他媽的很滑呢。可是，假如你不要聽我的回答，幹麼又要問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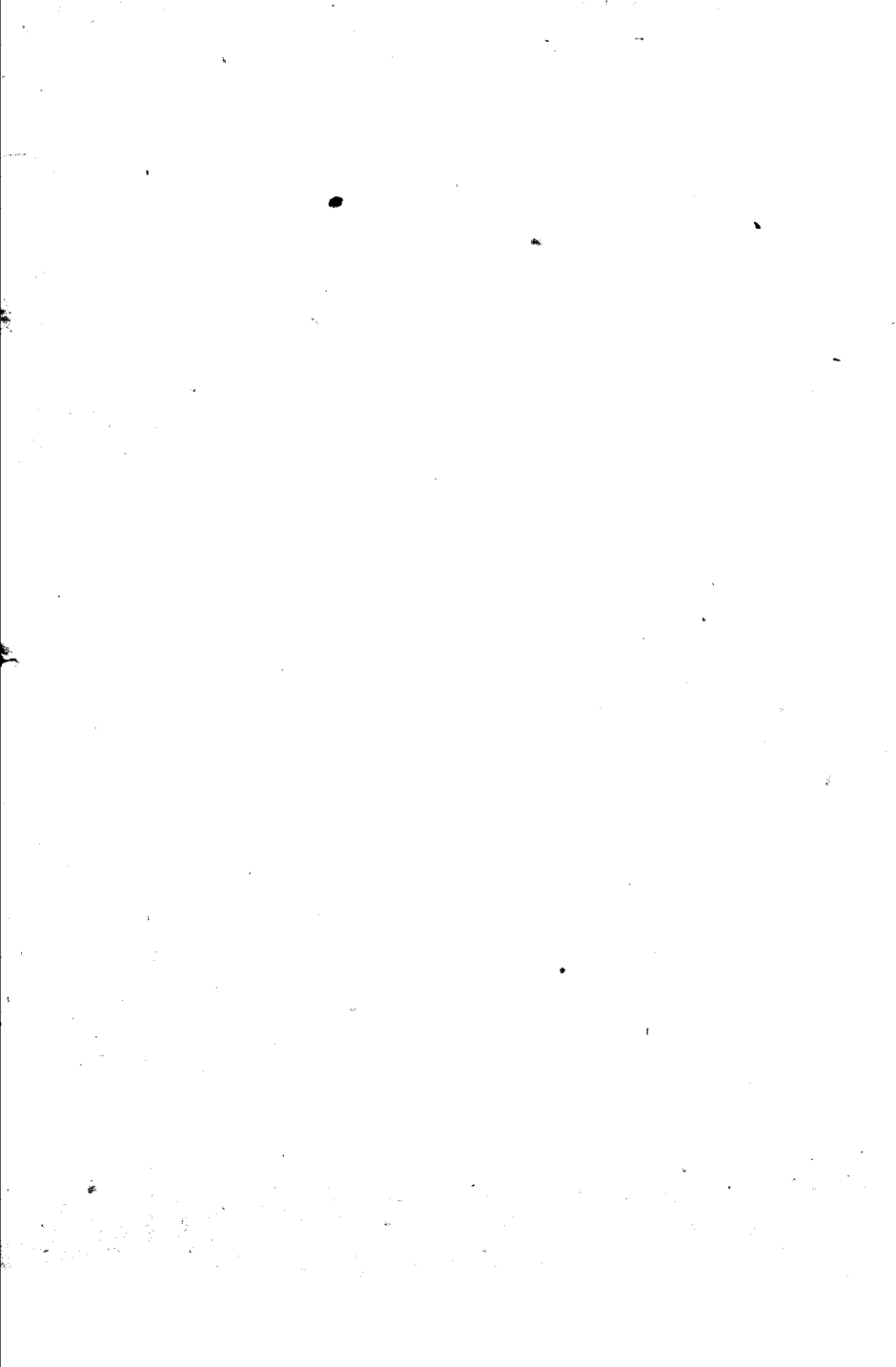
「因爲我很疲累了，」雷維克不耐煩地答道。「因爲這是在夜裏。再說，假如你要聽，我說因爲我們都是風裏的火花。你把汽車開前去吧。」

「那是另外一回事。」司機一臉正經地摸摸他的便帽。「那我懂得的。」

「嗨，」雷維克狐疑地說。「你是俄國人嗎？」

「不。可是我在等人叫車的時候，却學會了很多。」

今天跟俄國人打交道，真是倒霉，雷維克想。他把頭靠着座背。咖啡，他這樣想。滾熱的黑咖啡。希望他們準備得很多。我的手一定要十分鎮靜。否則的話——范勃爾又要責備我了。可是，我一定會很好。他把窗子拉下，慢慢地却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濕潤的氣。



那個小小手術室裏的電燈，開的通明，宛如白晝。這小室看來好像是一個很衛生的屠宰場。到處都是浮着血漬棉花的水桶，到處散落着繃帶和棉塞，彷彿鮮紅的色素，是對於一切潔白色素的大聲而嚴重的抗議。范勃爾坐在休憩室裏一張釉彩的鋼桌邊，作着記錄；一個護士正在烹煮手術器械；水在滾沸，光在浮動，祇有那個躺在桌上的人體，却是孤寂地橫着——誰也不再去理會它。

雷維克把肥皂水洒在手上，開始洗滌。他洗得那樣地用勁，彷彿要把皮膚都擦掉似的。「見鬼！」他喃喃地咕噥着。「這撈什子的屠場！」

護士厭惡地瞧着他。范勃爾便抬起頭來。「不要生氣，尤琴妮小姐。外科醫生，總是那樣賭神罰咒的，尤其在什麼事情做錯的時候。你也應該見慣了。」

護士把一大把手術器械，丟進了滾水裏。『貝里爾教授就從沒有賭過咒，』她用一種抗辯的語氣，這樣解釋着。

『貝里爾教授是一個腦病專家。一個最精明的手術技師，尤琴妮。我們在施行腹部的手術。情形是不同的。』范勃爾闖上了記錄簿，站起身來。『你已經很盡力了，雷維克。可是一個人還比不上那些江湖郎中哪。』

『哦，是的——有時候也比得上。』雷維克擦乾了手，點了枝紙烟。護士打開了窗戶，表露出沉默的反抗。『很好，尤琴妮，』范勃爾稱揚着她。『總要照着規矩行事。』

『我有我的責任。我不願意發作。』

『那更好了，尤琴妮。但願你保證能如此。』

『有些人沒有責任。也有些人不願意有責任。』

『那是在說你啊，雷維克。』范勃爾笑了起來。『我們還是走吧。每天早晨，尤琴妮總是喜歡鬥嘴的好在，這兒也沒有什麼事情了。』

雷維克轉過頭去。瞧着那個盡職的護士。她却毫不畏葸地回望他。那副鋼邊的眼鏡，使她蒼白的臉孔更見得不可侵犯了。她本來也跟他一樣，是一個有人性的人，可是在他看來，

却彷彿比樹木更來得疎遠。「請你原諒，」他說，「你是對的，護士小姐。」

在燈光照耀的桌子上，橫躺着一個在幾小時前還有希望、呼吸、痛苦和震顫的生命。而現在，却僅僅成了一具毫無知覺的屍體——給一位自動玩具似的，既負責，又自重，而且自詡為決不做錯一步的尤琴妮護士，遮了起來，車了出去。這些人纔是永遠活着的，雷維克想——這些木頭的靈魂，生命是不愛它們的——所以生命忘記了它們，讓它們永遠地活下去。

「再見，護士小姐，」范勃爾說。「今天得好好地睡覺。」

「再會，范勃爾醫生。謝謝你，醫生。」

「再會，」雷維克說。「請原諒我的賭咒。」

「早安，」尤琴妮冷冷地答道。

范勃爾微笑了。「真是鐵鑄的性格。」

外面，灰色的天已經破曉了。垃圾車在街上轆轤地響着。范勃爾翻起了衣領。「惡劣的

天氣！我能送你一程嗎，雷維克？」



『不，謝謝你，我還是走回去。』

『在這樣的天氣走路嗎？我可以帶你的路，又不是不方便。』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謝謝你，范勃爾。』

范勃爾顯出一種讚美他的神情。『真奇怪，人家已經在手術刀下死了，而你還是那樣地緊張。近十五年來，你不是一逕在行醫動手術嗎？到現在總已經成了習慣了！』

范勃爾站在雷維克的面前，一個寬闊沉重的身材。他的大圓臉，好像一個諾曼第的蘋果。他那修剪整齊的黑鬚髭，給雨淋濕了，輝耀地發着光。停靠在街邊的那輛別克汽車，也在閃爍地發着光。現在他范勃爾，就要坐着這輛汽車，馳回家去了——回到郊外那座玫瑰色的精緻住宅，家裏有着一位修雅輝耀的女人，兩個修雅輝耀的孩子，以及一種修雅輝耀的生活。當手術刀初初戳下，一縷鮮血給輕輕地壓榨出來，當人體彷彿一重摺疊的幔幕，逐漸揭啓，當平時從不見光的內臟，暴露在外，當醫生追蹤躡跡，好像獵人在林莽中潛行，驀然間面對着一匹巨獸，那是死亡，那是蟄伏在敗壞的細胞組織，在節核，在瘤腫，在裂傷之中的巨獸，——於是戰鬥開始，在那無聲的瘋狂的戰鬥中，除了一片薄刀，一枝細針，和一隻鎮靜的手以外，便沒有其他的武器，在這種時候的屏息緊張的情緒，怎麼能向他解釋得明白——

既而在凝聚的耀目白色之間，突然閃過一重暗影，見鬼似的；刀變鈍了，針變脆了，手變重了——於是這個不可觸摸的謎似的生命，在一雙無能為力的手底下消逝，崩解，捲進了永遠不能捉握的鬼類的渦漩——而那張一瞬之前還能呼吸還有名姓的臉，却變成一具僵直的叫不出姓名來的面具——這種迷惘而無援的掙扎，怎麼能解釋——也有什麼可以解釋的呢？

雷維克又點了枝紙烟。「二十一歲，」他說。

范勃爾用手帕抹着他鬚髭上的發光的水點。「你手術真高明，雷維克。我是決不能這樣的。至於你救不活一個江湖郎中開過刀的病人——那是與你無干的事情。假如我們不作如此想法，我們又將怎麼辦呢？」

「是的，」雷維克說。「我們又將怎麼辦呢？」

范勃爾把手帕放好。「總之一句話，你畢竟已經盡心竭力了，現在，你一定很能耐苦啦。」

雷維克用一種譏刺的眼色望着他。「人是決不肯耐苦的。可是有許多事情，也能夠經歷習慣的。」

「我就是這個意思啊。」

「是的，然而也有一些事情，却不能夠經歷習慣的。這就不容易明白啦。我們總認為這是咖啡的作用。也許使我這樣暴躁的確是咖啡。可是我們往往誤認為是興奮。」

「那咖啡是挺好的，可不是嗎？」

「很好。」

「我知道怎樣煮咖啡的方法。我知道你需要，所以我自個兒煮的。這跟尤琴妮平時煮成的黑水，可就不同了，可不是嗎？」

「不能比了。你真是煮咖啡的能手。」

范勃爾跨進汽車。他踏着發動機，將頭探出窗外。「讓我帶你去吧，你一定很疲勞了。」

真像一匹海豹，雷維克心不在焉地想着。他真像一匹健碩的海豹。可是，那是什麼意思呢？爲什麼我會這樣想的呢？爲什麼常常有這種複雜的念頭？「我倒不覺得疲勞了，」他說。「咖啡提起了我的精神來。希望你好睡，范勃爾。」

范勃爾笑了。他的牙齒在黑鬚鬚下發着光。「我現在不會就睡的。我要到花園裏工作。我要栽種鬱金香和水仙花。」

鬱金香和水仙花，雷維克想種在整潔的田畦中，兩邊是整潔的鋪道。鬱金香和水仙花——春天的桃色和金黃的波浪。『再見，范勃爾，』他說。『以後的事情，要偏勞你照顧了，好不好啊？』

『那當然。今兒晚上，我再打電話給你。不過，抱歉得很，收的費可不多。真是微不足道的數目。那個女孩子很窮苦，而且好像也沒有什麼親戚。讓我們再看吧。』

雷維克露出一種不必談的表情。

『她給尤琴妮一百法郎。看來這是盡她所有了。這樣，你祇分到二十五法郎。』

『無所謂的，』雷維克不耐煩地說。『再見吧，范勃爾。』

『再見。明兒早晨八點鐘再見。』

雷維克沿着勞里斯東路慢慢地踱着。要是在夏季，他準會坐在『綠林』裏的圈椅上，欣賞晨曦，以一種了無雜念的心情，瀏覽那水面枝頭的景色，直待緊張情緒的消逝。然後他驅車返寓，上牀睡覺。

而現在，他就走進鮑埃西爾路轉角的一家小酒店。幾個工人和卡車司機在櫃台邊站

着。他們喝着滾熱的濃咖啡，把蛋糕浸在裏面。雷維克望了半晌。這是最平凡也最簡單的生活，一種把握着而生活着的生活：一天的疲勞，飲食，一個女人，和一覺連夢都沒有的酣睡。

「一杯櫻桃酒，」他說。

那個垂死女孩子的右腳踝上，戴着一條不值什麼錢的狹細的假金鐲——那是祇有年青熱情而趣味不高的女人，纔會這麼做的一種傻事。鐲上還有一塊小片，上面鐫着：Tours Charles 幾個字，繫在腳踝上，讓人家不能夠拿掉——這金鐲却知道這些綺麗的故事，在賽納河附近樹林中所度的許多星期日，戀愛和那個天真的青年，住在尼里什麼地方的一個小小珠寶商，在欄樓上所度的九月的夜——之後，突然離開了，於是期待，憂急——永念·查理斯可再也不回來，那時候有一個女朋友知道一個地方，一個產婆的地方，在一張鋪着油布的桌子上，動了手術，疼痛，流血，流血，一張手足無措的老太婆的臉，急忙推進汽車趕了出來，接着是一連串愁苦和藏匿的日子，最後纔給送進了醫院，緊捏在灼熱濕潤的手心裏的最後一百個法郎——然而已經太遲了。

無線電開始在咆哮。放送的是一支探戈舞曲，夾着一種無聊的鼻音的歌詞。雷維克把施行手術的經過，全部回溯了一遍。他複核着每一個動作。也許早幾小時開刀，就有希望了。

范勃爾當時就招呼他的。可是他不在旅館裏。他在阿爾瑪橋上閒蕩，無怪這女孩子要死了。范勃爾他自己是不會施行這一類手術的。希望就成了泡影啦。那隻繫着假金鐺的腳，柔順地向裏邊蹣跚着。『請君下吾船，明月正照耀，』低沉的歌聲中，流瀉出這樣尖音的樂句。

雷維克付了賬，走了出來。在門口，他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到奧雪里斯去。』

奧雪里斯是一家中等的妓院，還附設着一間埃及式的大酒排。

『我們正在打烊了，』那看門人說。『裏邊已經沒有人啦。』

『沒有人了嗎？』

『祇有一位羅蘭苔太太。別的女人們都走了。』

『好的。』

那看門人彷彿發脾氣似的，儘在鋪道上踩着那雙穿了橡皮套鞋的腳。『你爲什麼不叫那輛出差汽車等着？停會兒就不容易再叫到了。我們要打烊啦。』

『你已經說過一遍了。我一定再會叫到一輛的。』

雷維克將一包紙烟，塞在那個看門人的口袋裏，便穿着小門，經過衣帽室，走進了酒排。

間裏邊確實是空着，顯示出一種資產者宴會後的杯盤狼藉的樣子——傾溢出來的酒，翻倒的兩把椅子，放在地板上的酒桶，烟草、香水和淫慾味。

「羅蘭苔，雷維克這樣招呼着。」

她站在一張桌子前面，桌上堆置着一襲絳色的絲織內衣。「雷維克，」她毫不驚奇地說道。「夜深了。你要什麼——要一個女人，還是要喝點兒什麼酒？還是兩樣都要呢？」

「伏特加酒。波蘭的。」

羅蘭苔送來了一瓶酒，一個酒杯。「請你自個兒斟吧。我還要檢點和登記洗來的衣服。洗衣作的車子隨時會來的。要是你一不留神啊，那批賊黨就會像一羣喜鵲那樣湧過來偷盜的。你知道，我說的是那批司機。他們偷去作為送給女朋友們的禮物。」

雷維克點着頭。「請你把音樂開了，羅蘭苔。響一點兒。」

「好的。」

羅蘭苔把電鈕插上。銅鼓和喇叭的聲音，便像暴風雨似的在高敞空洞的屋子裏迴蕩。

「太響嗎，雷維克？」

「不。」

太響嗎？什麼是大響啊？祇有沉靜。彷彿在真空中的沉靜。

「都弄好了。」羅蘭苔走到雷維克坐着的桌子邊。她長着一副嬌美的身材，一張清秀的臉，和一對黝沉的眼睛。穿着一套清教徒似的黑衣服，顯出她是一個鴿母的身份；跟那些幾乎赤裸着身體的娼妓，顯然是不同的。

「跟我來喝一杯吧，羅蘭苔。」

「好的。」

雷維克從櫃台上找了個酒杯，斟上了酒。當酒斟到半杯的時候，羅蘭苔就把酒杯推住了。「夠啦。我不能夠再多喝了。」

「半杯總不像個樣兒啊。喝不下，留着就是。」

「怎麼？那太浪費啦。」

雷維克抬起頭來。他瞧着那張誠摯伶俐的臉，微笑了。「浪費嗎？法國人的老牌氣。爲什麼要節省啊？你也沒有節省什麼咧。」

「這是生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雷維克笑了起來。「讓我們來喝乾一杯！假如沒有了商業道德，這世界還成個什麼樣



子！一批罪犯、空想家和懶蟲！」

「你需要一個女人，」羅蘭苔說。「我可以去找吉吉來。她是很好的。祇有二十一歲。」

「唔，也是二十一歲。今天我可不想。」雷維克又斟了一杯酒。「你在熟睡以前，羅蘭苔，到底想些什麼啊？」

「往往是什麼的。我總是太疲勞了。」

「要是你不太疲勞的時候呢？」

「就想到都爾。」

「爲什麼？」

「我的一個姑母，在那兒有一座房子，開着一家店舖。我借過兩次押款給她。等她死了之後——她現在七十六歲——我就可以得到那座房子。然後我把那家店舖改成咖啡館。牆壁糊上花紙，請一個三人的樂隊：鋼琴、提琴、和低音提琴，後面設一個酒排間。小巧而精緻的。那座房子的地段很好。我想，花這麼九千五百法郎就可以裝修了，連帘幔和電燈都在內。再備五千法郎，作爲開張以後頭幾個月的資金。當然囉，我還可以把二樓三樓租給人家，收點兒租金。那便是我所想起的事情。」

「你生在都爾的嗎？」

「是的。不過誰也不知道我以後在什麼地方。祇要營業發達，就不會有什麼人來麻煩了。金錢可以支使一切的。」

「不是一切。祇是大半而已。」

雷維克覺得眼皮有點沉重起來，他的聲音也就低沉下去。「我想我已經喝夠了，」他說着，便從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你要在都爾結婚嗎，羅蘭苔？」

「最近還不想。總要隔這麼幾年。那兒我有一個朋友在。」

「有的時候你還到那兒去嗎？」

「很難得。他有時候寫信來。當然是另外一個地址。他已經結婚了，可是太太住在醫院裏。患的是肺病。醫生說，最多再能活一兩年。那時候，他就可以自由了。」

雷維克站起身來。「願上帝保佑你，羅蘭苔。你倒有很豐富的常識。」

她得意地微笑着。她相信他的話是對的。她那清澈的臉上，浮現出疲勞的痕跡。看來很惺忪，彷彿剛從睡夢中醒過來似的。她知道她所需要的是什麼。在她，生命可沒有一點兒秘密。

外面，天色已經大亮了。雨已停止。街角上的公廁，宛如裝甲的礮塔。看門人已經不見，夜已過去，白天業已來臨，擾攘的人羣，擠塞在地道的入口處——那些彷彿是洞穴的入口處，人們像投擲進去獻祭黑暗神祇的犧牲。

那女人從沙發上直跳了起來。她並沒有叫喊——祇是輕聲地跳起來的，用肘子撐住，伸着癩腰。

「別響，別響，」雷維克說。「是我啊。是在幾小時前把你帶到這兒來的人啊。」

那女人這纔鬆了一口氣。雷維克看她還是睡眼惺忪的樣子；電燈的光芒，混和着從窗戶爬進來的晨曦，攪成一種灰黯慘憺的黃色。「我想，我們現在可以把電燈關掉了，」他說着，便扭滅了電燈。

他又覺得在自己腦門上，彷彿醉了一般的給輕微地搥擊着。「你要吃點兒早點嗎？」他這樣問。他已經忘記了那個女人，及至他拿到了鑰匙，又以爲她早已經走了。他希望離開她。他已經喝夠了酒，意識失却了平衡；時間的鎖鏈彷彿脫了節，記憶和夢境，又像無賴而無所畏地糾纏着他。他需要孤寂。

「你要喝點兒咖啡嗎？」他問。「這是這兒唯一的好東西了。」

那女人搖搖頭。他更仔細地端詳着她。

「怎麼可有人來過這兒嗎？」

「沒有。」

「可是，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你這樣瞧着我，倒彷彿我是一個鬼。」

那女人掀動着嘴唇。「那氣味——」她說。

「氣味？」雷維克不解似的重說着。「伏特加是沒有氣味的，櫻桃酒和高遼克也沒有。」

紙烟呢，那你自個兒也抽。此外，還怕什麼氣味呢？」

「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麼，到底是什麼呢？」

「那是一樣的——一樣的氣味——」

「天，那是酒精，」雷維克突然理會到了。「是酒精嗎？」

她點點頭。

「你動過手術嗎？」

「沒有——那是——」

雷維克不再聽她說下去。他把窗戶打開。「這氣味一下子就會跑走的。同時，你可以抽一枝烟。」

他走進浴室，開了龍頭。他從鏡子裏照見了自己的臉。幾小時前，他也會同樣地站在這兒。而這其間，一個人却已經死去了。那原是无所謂的。每一分鐘，不知有千萬人在死去。那是有統計數字的。然而在一個人自己看來，生命却高於一切，甚至比運行不息的世界還重要得多。

他坐在浴盆的邊沿上，脫掉了鞋子。那總是一樣的。那些東西以及沉默的威脅。在日常經驗的虛幻光芒下，那是一種陳套，一種猥瑣陳腐的習慣。愛河旁邊有一條繁花爛漫的心的岸沿——可是一個人不論是什麼身份，詩人也好，半神也好，白癡也好——每隔幾小時，他就會從他的天堂上叫下來，到毛廁裏去便溺。那是誰都逃避不了的！這是自然的諷刺。一道幻異的虹彩，照耀在腺臟的反射和腹部運動上。而一套狂歡的器官，却又惡作劇地同時，安排作為排洩的器官。雷維克把鞋子踢到了角落裏。脫衣服可真是可憎的習慣！就連這個，誰也就逃避不了啊！祇有過着孤單生活的人，纔會瞭解到其中的道理。其中是具有可鄙的

屈服性和讓步性的。他爲要避免這種習慣，往往和衣而睡；可是那也不過是一種延宕而已。一個人畢竟是逃避不了的。

他旋開了淋浴的龍頭。冷水冲着他的皮膚。他深長地呼吸了一陣，就把身體擦乾。這也是小小的慰藉。水、呼吸、甚至是雨。這些，也祇有過着孤單生活的人，纔會體味出其間的况味。舒服的皮膚。血液也在黝黯的細管裏流的更暢快了。橫躺在草地上。樺木。炎夏的行雲。年青人的天空。一顆奔放的心，飛越到哪兒去呢？却給生存的冒險所毀滅了。

他走回房間。那女人蹲縮在沙發的觔角上，毛毯蓋得很高。

「你冷嗎？」他這樣問。

她搖了搖頭。

「怕嗎？」

她點點頭。

「怕我嗎？」

「不。」

「怕外面嗎？」

「是的。」

雷維克關上了窗戶。「謝謝你，」她說。

他望着擋在前面的她的頸項、肩膀。在呼吸着的東西。好奇怪的小小生命哪——可就是生命。溫暖。不是僵直的軀體。除了這點兒溫暖之外，誰能再給什麼別的東西呢？再有什麼別的東西可給呢？

那女人在動了。她顫抖着。望着雷維克。他覺得浪潮在退逝。一種不見得沉重的陰冷。緊張已經過去了。面前伸展着空間。他彷彿從別個行星上住了一晚纔回來似的。突然，一切都變得簡單——這清晨，這女人——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思慮的了。

「來，」他說。

她凝望着他。

「來，」他很不耐煩地說着。

他醒來的時候，覺得彷彿有人在監視着。那個女人坐在沙發上。可是她並沒有望着他；她正在凝睜着窗外。他希望發現她已經走了。然而還留着，他有點兒惱怒。早晨，他總是不願意有人在他旁邊的。

他想試着再睡，可是知道那個女人也許會盯視着他，就擾得他睡不着。他決意立刻就拋撇她。如果她祇是等着要幾個錢，那倒簡單。無論如何總是容易辦的。他便坐了起來。

「你已經起來很久了？」

那女人給怔住了，便望着他看。「我不能再睡了。抱歉得很，也許是我把你吵醒的。」

「你並沒有吵醒我。」

她站了起來。「我要走啦。我真不明白什麼緣由讓我留坐在這兒。」



「等一下。我一會兒就好的。你可以用點兒早餐。這兒旅館裏最有名的咖啡。我們大家都有很多的時間來喝的啊。」

他起來敲了下電鈴。然後到浴室裏去。他發現她已經洗過了澡；可是所有的東西，都放得整齊有致，井然有條，連那塊用過的浴巾也放得好好的。當他正在刷牙的時候，聽到女侍端着早餐進來。於是他急急地出去。

「你有點兒窘吧？」他走出浴室，就這樣問。

「窘什麼？」

「因為那個女侍看見了你。我倒是沒有想到咧。」

「沒有。她也不奇怪。」那女人看看那隻扁盤。早餐準備了兩客，而雷維克却並沒有關照。

「當然不會。這兒是巴黎，你喝這個咖啡吧。你有頭痛病嗎？」

「沒有。」

「哦，我倒是有的。可是一個鐘頭就會好的。這兒，一塊蛋糕。」

「我吃不下。」

「你一定可以吃。那是你自以為吃不下。試着吃一點兒吧。」

她拿起了蛋糕。却又放了回去。「我實在吃不下。」

「那你就喝點兒咖啡，抽一枝烟。這是士兵的一頓早餐。」

「哦。」

雷維克吃着。「你還沒有吃飽吧？」半晌他這樣問。

「不。」

那女人熄掉她的紙烟。「我想——」祇說了半句，又縮住了。

「你想什麼？」雷維克沒精打彩地問。

「我應該走了。」

「你認識路嗎？這兒是靠近華格萊路。」

「不認識。」

「你住在哪兒？」

「凡爾登旅館。」

「那是離這兒沒有幾分鐘的路程。我可以到外面去指給你看。至少，我得領你走出這

兒的門房。」

「哦——但也不是那個。」

那女人又沉默下來。錢吧，雷維克想。「如果你手頭拮据，那我很容易幫助你的。」他從口袋裏掏出了皮夾。

「不要！那算什麼呢？」女人粗暴地說。

「沒有什麼。」雷維克便收起了皮夾。

「請你原諒我——」她站了起來。「你是——我應該感謝你——那大概是——夜裏——一個人了，我不知道……」

雷維克這樣記起了怎麼回事。如果那女人對他有所請求，這纔可笑呢——可是他倒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感謝他的，這樣可更叫他踟躕起來了。

「我真是不知道……」那女人說。她還是猶豫地站在他面前。她爲什麼不走啊？他這樣想。

「那麼，你現在知道了嗎？」他若有所指地這樣說道。

「不。」她坦率地瞧着他。「我還沒有知道。我祇知道應該做點兒什麼。我知道我不能

夠逃避的。」

「那是命運啊。」雷維克拿了他的外衣。「我現在就送你下去。」

「那可不必了。你祇要告訴我——」她猶豫了一下，考慮着措詞。「也許你知道——

應該怎麼辦——假如——」

「假如什麼？」半晌雷維克纔說。

「假如有人死了，」那女人不覺吐露了出來，却突然崩頹下去。她哭了。並不是嗚咽，而是幾乎無聲的啜泣。

雷維克等她平靜了一點之後，纔問，「有什麼人死了嗎？」

她點點頭。

「昨天晚上？」

她又點點頭。

「是你殺害他的嗎？」

那女人瞪着他看。「怎麼你怎麼說？」

「是你殺害的嗎？你問我應該怎麼辦，你就應該告訴我。」

「他死了！」那女人嚷道。「他死了！他突然——」  
她掩住了臉。

「他害了病嗎？」雷維克問。

「是的——」

「你請了醫生嗎？」

「請的——可是他不愿意住醫院——」

「你昨天請過醫生嗎？」

「沒有。再早些時候。那是三天以前了。他啊——他跟醫生嚷鬧起來，而且不愿意再請他來看病——」

「後來你又請過別的醫生嗎？」

「我們不認識別的醫生。我們到這兒來，祇有三個星期。這一個醫生——侍役替我們請來的——他又不願意再請——他說——他想不請醫生，病也一樣會好的。」

「他到底害什麼病呢？」

「我不知道。醫生說是肺炎——可是他自個兒不相信——他說所有的醫生都是騙

子——而昨天，他確實覺得好了一點。可是就突然——」

「你爲什麼不把他送到醫院裏去呢？」

「他不願意去。他說——他——他走了，我會辜負他的——他——你不知道他——真是沒有辦法——」

「他還在旅館裏嗎？」

「是的。」

「這件事情你有報告旅館老闆嗎？」

「沒有。他突然沉寂下來的時候——一切都是那麼的沉寂，而他的眼睛，我就忍受不住，便這樣逃了出來——」

雷維克回溯着昨夜的經過。一會兒他是覺得很不安的。然而事情已經發生了，而且也不見得重要：於他，於那個女人。尤其對於那個女人。昨夜的事情，實在於她是沒有什麼相干。就祇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她應該想一個處理的辦法。人生原不止是纏綿悱惻的詞藻哪。當賴維涅聽到他太太的死耗時，他自個兒正在審子裏宿夜。那些娼婦拯救了他；一個牧師却沒有援助的辦法。誰能夠瞭解的，纔會瞭解。那是無法解釋的事情。可是隨着發生的是一

種責任的觀念。

他拿了他的上衣。『來！我跟你一塊兒去。那是你的丈夫嗎？』

『不是，』女人答道。

凡爾登旅館的老闆，身材很胖。頭上光禿禿的沒有一莖頭髮，不過聊資補救的，乃是一撇染黑的髭鬚，和兩撮烏黑茸茸的眉毛。他站在接待室裏；背後立着一個侍役，一個女侍，還有一個胸部平坦的出納員。顯然地他已經知道一切了。一見女人進來，就破口大罵。他臉色發白，揮動着一雙肥胖而短小的手，說不出的憤慨與忿怒，而在雷維克看來却又有點兒可憐。當他說到『警察、外僑、嫌疑、和監禁』時，雷維克便打斷了他的話。

『你是普魯溫斯地方來的嗎？』他問。

旅館老闆呆住了。『不是。你這是什麼意思？』他驚異地問。

『沒有什麼，』雷維克答道。『我祇是想打斷你的話。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就最能夠打斷人家的話了。否則你儘會嘮叨下去，一個鐘頭也不會停。』

『先生，你是誰？你打算怎麼樣？』

「說到現在，這還是你第一句有意義的話。」

那旅館老闆這纔平靜了下去。「你是誰？」他更心平氣和地問，無論如何，他可就心着不要得罪了一個有地位的人。

「我是醫生，」雷維克答道。

那旅館老闆知道沒有什麼危險了。「現在不需要醫生，」便又咆哮了起來。「這是一件需要警察的案子！」

他望着雷維克和那個女人，滿以為他們會有所恐懼，有所抗議，有所懇求。

「那個主意可不錯。可是到現在，爲什麼警察還沒有來呢？死了人的事情，你早已經知道好幾個鐘頭了！」

旅館老闆沒有回答什麼話。

「我告訴你什麼原因吧。」雷維克走前了一步。「爲了客人，你就不希望有一點兒紕漏。如果聽到這個消息，許多客人準會搬出你旅館的門。然而警察一定會到這兒來的，那是法律。所以你自己，應該趕快把這件事情料理好。可是這並不是叫你着惱的事情。你怕這個難題攔在你身上。那你大可以不必。也許你就愛着你的賬款。那是一定會付清的。我現在想



去看看那具屍體。以後的一切，由我來負責。」

他走過老闆的面前。「幾號房間？」他問那個女人。

「十四號。」

「你不必跟我去。我一個人去就夠了。」

「不。我不願意留在這兒。」

「你還是不再去看的好。」

「不，我不願意留在這兒。」

「好的。那就隨你的便。」

這是一間前房，天花板很低。門口簇聚着幾個女侍、門房和侍役。雷維克把他們推開了。房裏放着兩張牀，靠壁的一張上，躺着那個人體。皮色臘黃，肢體僵直，黑髮蹇曲，穿着紅綢的襯褲。雙手交叉着；一個不值什麼錢的木刻聖母像，臉上還染有幾處口紅的痕跡的，直立在他牀邊的桌子上。雷維克將它檢了起來——背上印着幾個「德國製造」的字樣。雷維克又端詳了一下死人的臉孔；嘴唇上沒有一點兒紅色，看來也彷彿不會有過似的。雙眼半閉，

一個眼睛更睜的大些，顯出一種冷淡的表情，好像在永遠缺乏生趣的情況下，這軀體纔變得僵直了。

雷維克俯視那具屍體。他仔細地看過那些放在牀邊桌上的藥瓶，又檢查那具屍體。沒有什麼橫死的跡象。便又挺起身來。『你知道替他看過病的那位醫生的名字嗎？』他問那個女人。

『不知道。』

他對着她看。她臉色很蒼白。『首先，你坐到那邊去。角落裏那把椅子上。坐在那兒。來這兒看病的醫生，是侍役替你去請來的嗎？』

他的眼睛，掠過簇聚在門口的許多張臉孔。每個臉孔，都表露出同樣的神情：恐懼與貪婪。『范朗賽是這一樓的侍役，』一個雜役女傭這樣說，她手裏拿着一柄掃帚，彷彿一根長矛。

『范朗賽在哪兒？』

一個侍役打人叢中擠了進來。『到這兒來過的醫生，叫什麼名字？』

『鮑奈·查理·鮑奈。』

「你知道他的電話號碼嗎？」

那個侍役往口袋裏摸索。『Passy 二七四三。』

「好的。」雷維克發現旅館老闆的臉，在人叢中出現。『先把房門關起來。你們難道想讓街上的人都進來嗎？』

「不出去！不出去！你們爲什麼儘圍緊在這兒，拿了工錢想躲懶嗎？」

老闆把侍役們趕了出去，關上房門。雷維克從電話機上拿下了聽筒。先給范勃爾通了一個電話，談了一會。然後再撥 Passy 的號碼。鮑奈正在他的診察室裏。他承認那個女人所述說的一切情形。『那個病人已經死了，』雷維克說，『你能到這兒來簽一張死亡證明書嗎？』

「那病人簡直用最侮辱的態度把我驅逐出來的。」

「他現在已經不能再侮辱你了。」

「他也沒有付診金。而且他還罵我是貪婪的江湖郎中。」

「那麼你到這兒來收賬好不好？」

「我可以派人來收。」

『最好還是你自個兒來。否則你就收不到錢的。』

『那我自己來。』鮑奈略一遲疑之後，纔這樣說道。『可是，未付診金以前，我是不簽死亡證明書的。診金共計三百法郎呢。』

『好的。三百法郎。你來收賬就是。』

雷維克掛好了電話。『我很抱歉，讓你聽到了這些話。』他這樣對女人說。『可是沒有別的办法。我們需要他來。』

那女人早就把錢拿在手裏。『那不要緊。』她答道。『這些事情我也經歷過了。這兒是錢。』

『那倒不必急急的。他就會到這兒來。你自個兒給他吧。』

『你自己不能簽一張死亡證明書嗎？』那女人問。

『不。』雷維克說。『我們需要一位法國醫生來簽署。最好是由那個看過病的醫生來簽的。』

鮑奈出去把門關上以後，室內突趨於岑寂。室內祇少了一個人，本來是不見得就這麼

岑寂的。街上的車聲，聽去有點兒沉重，彷彿撞在一道不容易滲透聲音的，濃密空氣的牆壁上，給它彈回來似的。經過了幾小時來的紛擾喧攘，彷彿到此刻纔發現那個死人。他那可怕的沉靜，充溢於這個陋劣的小房裏，即使還穿着色彩鮮豔的紅綢襯褲，却也無補於沉靜的氣氛——他好像一個啞劇丑角那樣，控制着一切——因為他已不再能行動了。活着的東西，纔能夠動——纔會有力量、有風度、有荒謬——然而却不會有那種永遠不能再行動，祇會流於腐爛的東西，所具有的奇異的莊嚴。祇有完成的東西，纔會具此特性；而人類却祇有在死裏纔能達到完成——而這時間也是很短促的。

「你不是嫁給他的吧，是不是？」雷維克問。

「不是，爲什麼？」

「爲了法律。爲了他的財產。警察要檢點東西——那些是屬於你的，還有——屬於他的。你可以把自個兒的東西保管起來。他的東西，要給警察去保管。將來就交給他的親屬。他有什麼東西嗎？」

「在法國可沒有。」

「你跟他同居的嗎，是不是？」

那女人沒有回答。

「很久了把？」

「兩年。」

雷維克望望四周。「你有什麼手提皮包嗎？」

「我有——在那兒靠壁的地方——昨夜放的。」

「哦，旅館老闆。」雷維克開了房門，拿着掃帚的一個雜役女傭，怔得縮了回去。「老媽子，他說，『照你的年紀，你也忒多管閒事了。快去替我找你們的老闆來。』」

老媽子彷彿要分辯。

「你是對的。」雷維克打斷了她的話。「照你的年紀，就祇有多管閒事的份兒。快去找老闆來。」

老媽子囁嚅着什麼，去了，手裏推着掃帚。

「我很抱歉。」雷維克說，「可是不能不這樣做。事情固然有點兒卑鄙，可是不能不立刻這樣做。這樣比較簡單點兒，即使你現在還不明白我的用意。」

「我明白。」那女人說。

雷維克望着她。『你懂得嗎？』

『懂得。』

旅館老闆進來了，手裏拿着一張紙。他進來時並沒有敲門。

『手提皮包在哪兒？』雷維克問。

『你先付賬。賬單在這兒。你必須先把賬付清。』

『先把手提皮包拿來。誰也沒有拒絕過付賬。這個房間還沒有退租。下次你進來的時候，必須先敲門。你把賬單給我，去把手提皮包拿來。』

那個人顯出一種忿怒的神色。『你的錢不會少付的。』雷維克說。  
旅館老闆走了。大聲地碰上了門。

『手提皮包裏你有錢嗎？』雷維克問那女人道。

『我——不，我想不會有。』

『你以為哪裏會有錢？在他身上有沒有錢呢？』

『他皮夾裏有。』

『在哪兒？』

「那底下——」那女人有點兒遲疑。「他往常總是把皮夾放在枕頭底下的。」

雷維克站了起來。他小心翼翼地翻起那個死人睡着的枕頭，檢出一個黑色的皮夾，便遞給那女人。「你把錢和重要的東西拿出來。趕快。現在已經沒有傷感的時間了。你不能不生活下去。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目的呢？難道甯願在警察局裏就得發霉嗎？」

他向窗外眺望了一會兒。一個卡車司機，正在跟一個駕着兩匹馬拖的雜貨馬車的車夫吵嘴。他以汽車機械的優勢，責罵那個車夫。雷維克又把身體旋轉了過來。

「好了嗎？」

「好了。」

「把皮夾還給我。」

他把皮夾重又放回枕頭底下。他覺得皮夾已經比先前薄的多了。「把東西放在你自己皮包裏，」他說。

她聽話地做了。雷維克拿起賬單，仔細看着。「你們有沒有付過錢？」

「我不知道。我想是付過的。」

「這是一張兩星期的賬單。他付賬——」雷維克猶豫了一下。他覺得把這個死人稱



作賴辛斯基先生，有點兒異樣。『他付賬往常總是付得很快嗎？』

『哦，往常總是就付的。他常常這麼說——像我們這樣的處境，需要付賬的時候，最要緊的是早點兒付清。』

『好一個無賴的老闆！你還記得最近一張賬單放在什麼地方嗎？』

『不記得。我祇知道他把所有的紙張，都放在那隻小手提皮包裏。』

有人在敲門。雷維克禁不住笑了。門房把手提皮包都送了來。接着進來的，是旅館老闆。

『就是這點兒東西嗎？』雷維克問那女人。

『是的。』

『當然就是這點兒東西啦。』旅館老闆咆哮着。『你還以為有別的什麼東西嗎？』

雷維克把較小的一隻手提皮包拿了過來。『你有沒有鑰匙？沒有嗎？放在哪兒呢？』

『在他衣袋裏。掛在衣櫥裏的。』

雷維克開了衣櫥。裏面是空的。『怎麼啦？』他問旅館老闆。

老闆又問那門房。『怎麼啦？』他這樣叱責着。

『衣服在外面。』門房訥訥地說。

「爲什麼拿到外面去？」

「刷刷乾淨。」

「他不需要再穿了啊，」雷維克說。

「趕快拿進來，你這個壞賊，」旅館老闆又叱罵着。

門房跟他扮了個鬼臉，擠擠眼睛，走開了。不一會兒，便拿了衣服進來。雷維克抖抖短外套，又把褲子抖了抖。發出一種叮噠的聲音。雷維克遲疑了一下。好奇怪，摸索着死人褲子的每一個口袋。好像這套衣服跟着他一起死了的樣子。這感覺真是奇怪的。衣服還不是衣服嗎？

他把鑰匙從衣袋裏掏了出來，打開手提皮包。頂面上放着一個帆布夾子。「就是這個嗎？」他問那女人。

她點點頭。

雷維克立刻找到了眼單。這眼單果然已經收訖了。他便拿給旅館老闆看。「你竟多算了一個星期的賬。」

「怎麼！」他直嚷了起來。「還有損耗！膳食！酒類！難道都不要錢的嗎？我的胆囊又在發

病了，那也應該算在裏面！你自己說，我這兒的客人，都要搬出去了。這損失可更大啦！還有牀鋪呢？房間還要消毒呢？被單已經髒了呢？」

「被單的錢，已經算在賬上了。還有一餐二十五法郎的飯，就算他是昨天晚上吃的。你昨夜吃過什麼東西嗎？」他問那個女人。

「沒有。不過，我想就照付了，好不好？我的意思是——快點兒料理好。」

快點兒料理好，雷維克想。我們瞭解那種情緒。這時候——祇有岑寂和那個死人。一種岑寂的威脅。最好快點兒料理——即使賬目不頂清楚。他從桌子上檢了枝鉛筆，算起賬來。然後把賬單授給旅館老闆。「你同意嗎？」

老闆瞧瞧那個結出來的總數。「你真把我當作傻子嗎？」

「你同意嗎？」雷維克又重複了一遍。

「你到底是誰？爲什麼這樣管閒事？」

「我是哥哥，」雷維克說。「你同意嗎？」

「再加一成的小賬和捐稅。否則就不能收。」

「好的。」雷維克把一成照加了上去。「你一起要付二百九十二法郎，」他跟那個女

人說。

她從皮包裏掏出了三百法郎的鈔票，遞給旅館老闆，老闆就把錢鈔攞去，轉身便走。「這房間必須在六點鐘以前搬出，否則又要照算一天的。」

「我們還有八個法郎的找頭啊，」雷維克說。

「還有看門人呢？」

「那我們自個兒給。」

老闆更快地數了八個法郎，放在桌上。「Sales étrangers」（法語：意為「卑鄙的外國人」）他這樣囁囁着，走出了房間。

「法國旅館老闆的傲慢，就在靠了外國人生活，却又憎恨外國人。」雷維克看見那個賊頭狗腦的門房，正在房門口徘徊。「這兒——」

門房先把錢鈔看了一下。「Merci, monsieur」（法語：意為「謝謝你，先生。」）他說着就走了出去。

「現在我們還要跟警察辦個交涉，然後纔可以搬出去，」雷維克望着那個女人，這樣說道。她沉靜地坐在角落裏的手提皮包邊，天色正在逐漸地黝黯。「一個人死了，就變得很快。」

重要——一個人活着，倒反沒有誰理會。」他又望着那女人。「你要不要下樓去樓下一定有一個寫字間的。」

她搖搖她的頭。

「我跟你一塊兒去。我有一個朋友要到這兒來，跟警察解決這個問題。那是范勃爾醫生。我們可以到樓下去等他。」

「不。我想留在這兒。」

「沒有什麼事了。爲什麼還想留在這兒呢？」

「我不知道他——不會在這兒多久的。而我又常常——他總是不高興跟我在一起。我常常出去的。現在我想留在這兒了。」

她說得很沉靜，沒有一點傷感的成分。

「他現在不會知道的。」雷維克說。

「那倒不是這麼說——」

「好的。那我們就在這裏喝一點兒什麼。你也需要了。」雷維克不等她回答，便掀着鈴。侍役立刻驚惶地進來。「拿兩大杯高涅克酒。」

「拿到這兒來嗎？」

「是的。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呢？」

「好的，先生。」

侍役拿來了兩個酒杯，一瓶高伏西酒。他望着安放牀鋪的那個角落，在薄暮中這牀鋪

閃爍着白光。「要我開燈了嗎？」他問。

「不要。可是你把酒瓶留放在這兒。」

侍役把扁盤放在桌子上，來不及似的就走了。

雷維克拿起了酒瓶，斟滿了兩杯。「喝了它，對你有益處的。」

他以為那女人會婉謝，必須要他來勸的。却不料她毫不遲疑地喝乾了。

「在那兩個手提皮包裏，還有什麼不屬於你的貴重東西嗎？」

「沒有了。」

「有什麼你歡喜留下來的東西嗎？那些於你有用的，爲什麼你不去翻一翻？」

「不。沒有什麼東西了。我知道的。」

「小的一隻裏，也沒有嗎？」

「也許有。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放着些什麼東西。」

雷維克把那小手提皮包拿起來，放在靠近窗戶的桌子上。裏面一些小瓶；幾件襯衫；幾本記事簿；一盒水彩顏色；幾把刷子；一本書；在一隻帆布夾子裏，還有兩張包着紗紙的鈔票。他把紗紙包拿到亮光下看。「這兒是一百塊錢，」他說。「拿了。你可以維持一個時候。我們不妨把這個手提皮包放在你的東西一起。就說是你的也無所謂。」

「謝謝你，」那女人說。

「也許你以為這些事情都是卑鄙的。可是不能不這麼做。這於你是很重要的。這樣你可以有一個喘息的餘裕。」

「我倒不覺得卑鄙。祇是我自個兒可做不來。」

雷維克又斟滿了酒。「再乾一杯。」

她慢慢地又喝乾了一杯。「現在你覺得好一些了嗎？」他問。

她瞧着他。「既不好也不壞。無所謂。」暮色籠罩着她。有時候，霓虹燈的紅光，閃過她的臉和手。「我簡直不能想，」她說，「當他還在這兒的時候。」

兩個殯儀車上的人，把毯子拉開，將昇架靠近牀鋪。於是把屍體抬了起來。他們動作敏捷，完全是一種做慣生意的熟練樣子。雷維克站在那女人近旁，防她萬一暈厥。在那些人們把屍體遮蓋以前，他俯身下去，從桌子上拿了那個小小的木刻聖母像。「我想這是屬於你的，」他說。「你要把它保藏起來嗎？」

「不要。」

他把聖母像遞給她。她可並沒有接受。他便開了那隻小手提皮包，把它放了進去。殯儀車上的人，用布遮蓋屍體。於是抬起了昇架。房門太窄，外面的走廊也不夠寬。他們想把昇架抬出去，然而不可能。昇架老是碰撞着牆壁。

「我們必須把他拿下來，」年老一點的那個人說。「我們這樣子總是轉不過去的。」  
他望望雷維克。「來，」雷維克跟那女人說。「我們到樓下去等吧。」

她搖搖她的頭。

「好的，」他跟那個人說。「隨便你們怎麼拿吧。」

兩個人抬起了屍體，一邊抬着腳，一邊抬着肩，放到了地板上。雷維克想說什麼話。他望了望女人。女人並不動。他便不說了。那些人把昇架抬到了門廊。然後在黝暗中摸回去，將屍



體抬進燈光慘澹的走廊。雷維克跟着他們。他們把昇架抬的很高，這樣纔抬得下樓梯。他們的臉，都漲得通紅，還流着大汗，因為重量實在不輕，而那個屍體，也在他們頭上沉重地顫動着。雷維克的眼睛，緊盯着他們，直到他們走到了樓下。然後他又回上樓來。

那女人站在窗口，望着外面。載屍車停靠在街上。那些人把昇架抬進了車廂，彷彿麵包師把麵包推進爐灶裏一樣。於是他們爬上座位，發動引擎，好像有人從地底下呻吟了一聲，便轉着急彎駛走了。

那女人這纔轉過頭來。「你應該先走的，」雷維克說。「爲什麼你一定要看完呢？」

「我不能。我不能比他先走。你懂得嗎？」

「我懂得來。再喝一杯。」

「不。」

當載屍車和警察來的時候，范勃爾已經開亮了電燈。屍體給抬走以後，這房間也顯得大多了。大固然是，却仍然是死寂得古怪，彷彿屍體雖給搬開，死神還留在這兒似的。

「你還想住在這兒旅館裏嗎？我想你不會。」

「不。」

「你有什麼朋友在這兒嗎？」

「不，一個也沒有。」

「你知道什麼旅館你想去住嗎？」

「不。」

「這兒附近有一家小旅館，跟這兒差不多。清潔而美觀。叫做米蘭旅館。我們可以到那兒去找一個房間。」

「我能不能夠到那個旅館裏——你那個旅館裏去嗎？」

「你說的是國際嗎？」

「是的。我——那是——我現在是知道了——總要比完全不知道的旅館好一點兒——」

「國際旅館不是女人住的好旅館，雷維克說。那是一實之功了，他想。住在一個旅館裏。我又不是一个護士。再說——也許她以為我已有着某一種責任。那是可能的。『我不能勸你到那邊去住。』他說得比他想說的語氣更粗厲了一點。『那邊總是很擠。都是難民。還是到米蘭旅館去。如果你不喜歡住下去，那你隨時可以搬動的。』」

那女人望着他看。他覺得她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用意，便不免踟躕起來。然而，甯願一時的窘迫，以後樂得清靜的多呢。

「好的，」那女人說。「你說的是。」

雷維克吩咐侍役把手提皮包送到下面的出差汽車上。米蘭旅館離此沒有好遠。他租下了一個房間，跟那女人走上樓去。房間在三樓，糊着玫瑰花環的彩紙，一張牀，一口衣櫥，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這兒還合適嗎？」他這樣問。

「哦，很好。」

雷維克看了一下糊着的彩紙。那纔可怕呢。「至少，這兒看着還乾淨，」他說。「光亮而乾淨。」

「是的。」

手提皮包都給送上樓來了。「現在，你這兒一切都舒齊了。」

「是的，謝謝。多謝你。」

她坐上牀沿，臉色蒼白，毫無表情。「你應該睡一會兒。你覺得睡得着嗎？」

「我試試吧。」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鉛製的小管，倒出了幾顆藥片。「這兒是叫你安睡的藥。用水吞下去。你現在就想吃嗎？」

「不，等一會。」

「好的。我現在要走了。過兩天再來看你。快點兒睡。這兒是殯儀館的地址，萬一有什麼事情。可是，你不必到那兒去。你自己保重。我再來看你。」雷維克遲疑了一下。「你叫什麼名字啊？」他問。

「曼陀。瓊恩·曼陀。」

「瓊恩·曼陀。好的。我記得了。」他知道自己不會記得，也不會再來看她。可是正因為如此，他希望不要忘懷。「我還是寫下來的好，」他說着，便從外衣口袋裏掏出一本記事簿來。「這兒——你自個兒寫吧。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她拿過記事簿，把名字寫了下來。他看了一會，便撕下紙片，塞進內衣的口袋。「趕快就睡吧，」他說。「明天，一切都會改觀了。這雖是老生常談，却也具有至理：你現在所需要的，乃是睡覺和一點兒時間。你所需要的，便是安排這一點兒時間。你知道嗎？」

「哦，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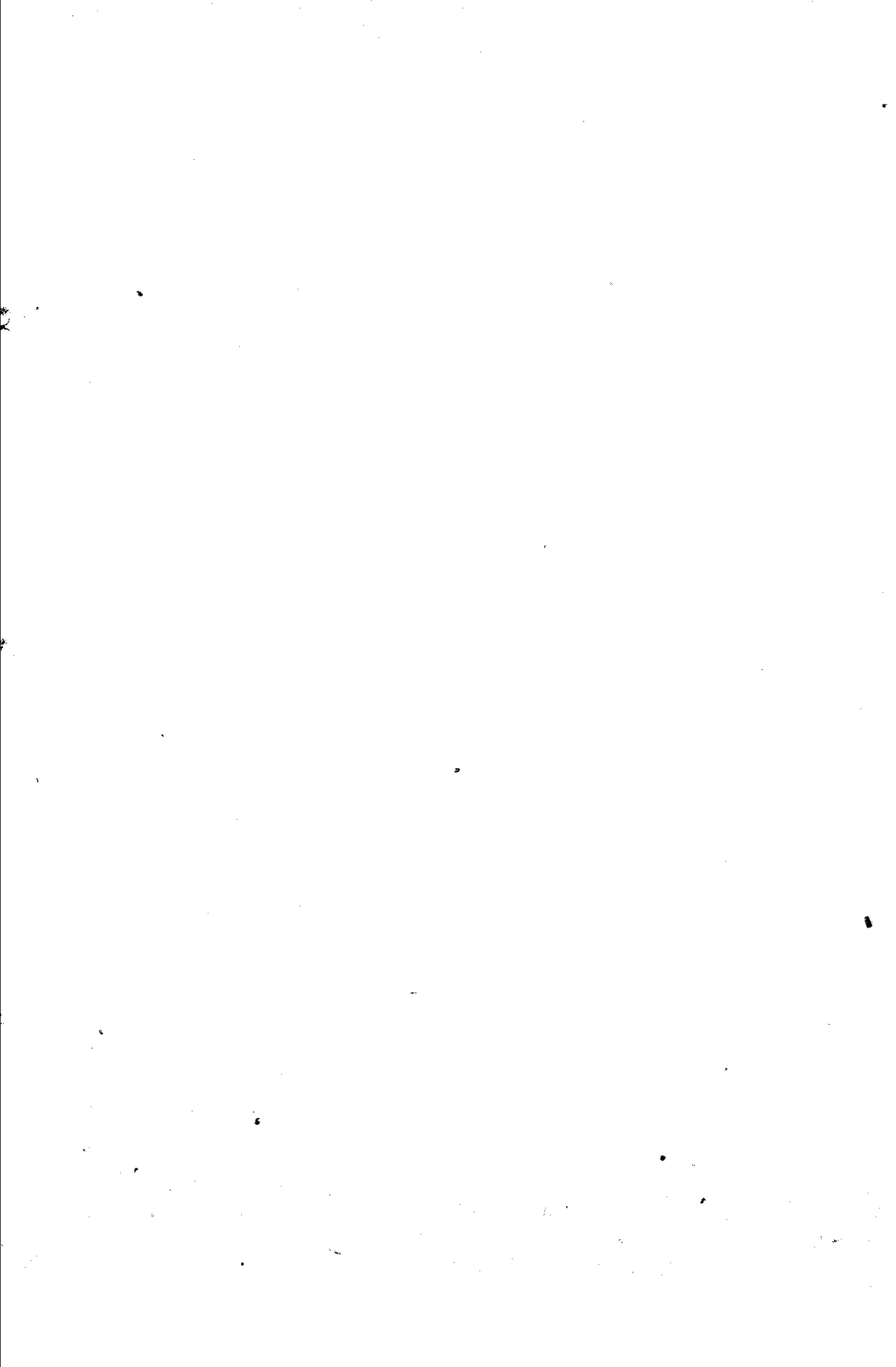
「你就吃了那藥片，好好兒睡。」

「好的，謝謝你。多謝你的關顧。我真不能想像，假如沒有你，我怎麼辦。我簡直不能想像呢。」

她伸出她的手來。手是冰冷的，可是握的很緊。那好，他這樣想。看來她早已下着決心了。雷維克走到了街上。他吸了口濕潤而柔和的微風。汽車，人羣，幾個早已在街角上拉客的娼妓，飯館，小酒店，烟草味，開胃液，和汽油——匆遽而往復的人生。經過的時候，這些都是夠甜蜜的滋味！他抬頭望了望前面的旅館。幾個透露着燈光的窗戶。有一處窗戶裏，正坐着一個凝睇長空的女人。他從口袋裏掏出那張寫着女人名字的紙片，撕的粉碎，扔掉了。忘記吧。這是一個怎樣的字眼兒，他想。充滿着恐怖、慰藉、和幽異！假如不能忘記，誰能夠活得下去呢？然而又有誰能夠澈底的忘記？記憶的灰燼，鋪放着人們的心。祇有在失去了生活的意義時，一個人纔可以真正的自由哪。

他走到埃都瓦爾廣場。一大羣人正在那兒聚集着。探照燈裝置在凱旋門的背後。燈光照耀着無名英雄墓。前面，微風飄拂着一面很大的法國三色旗。這是一九一八年休戰的二十週年紀念。天空陰暗，探照燈的巨光，將國旗的幽影反映在浮雲上，黝晦而模糊，繼而彷彿

碎裂了。看來好像是一面破爛的旗幟，在逐漸黑下來的天空中融化了去。什麼地方在奏着軍樂。樂聲低沉而遙遠。沒有人唱歌。人羣靜靜地站着。「休戰」一個老太婆站在雷維克的旁邊說。「我的丈夫在上次大戰中陣亡。這一次要輪到我的兒子了。休戰。誰知道明年會怎麼樣……」



四

掛在牀頭的那張熱度升降表，還很新很乾淨。上面祇寫了個名字。羅茜妮·瑪蒂納·帕提斯—旭蒙·克拉維爾路。

枕頭上那個女孩子的臉，是灰的。她就是在昨天晚上施行的手術。雷維克仔細地聽着她的心跳。然後挺起身來。「好了一點，」他說。「輸血的功效也不見得怎麼好。祇要她再能支持一天，便有望了。」

「那就好，」范勃爾說。「祝你成功。可是她看來並沒有希望。一百四十跳的脈搏八十度的血壓；咖啡鹼，可拉明——快要完事了。」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那倒不是祝賀的事情。她比那個女孩子來的早。比那個腳踝上戴着金鐲的女孩子。就是這點兒好處。」



他把女孩子蓋了起來。「一星期中，這是第二個病症了。假如再有這種病人來，你倒可以開個醫院，專門收容帕提斯——旭蒙那邊墮胎致病的女人。你說，還有那個女孩子，也是從那邊來的嗎？」

范勃爾點點頭。「是的。從克拉維爾路送來的。她們兩個人也許就相識，一起上那個產婆那邊去的。她而且也跟另外一個女孩子一樣，在夜晚差不多的時間送到這兒來。倒很幸運，我在旅館裏就找到了你。我還怕你已經出去了呢。」

雷維克望着他看。「一個住在旅館裏的人，晚上總是不在家的，范勃爾。一到十一月裏，旅館裏的房間，就着就不見得有趣了。」

「那我想像得出來。可是，你爲什麼老是住旅館呢？」

「這是一種挺舒服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好像孤單，好像又並不孤單。」

「那便是你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嗎？」

「是的。」

「不住旅館，你也可以過同樣的生活哪。譬如你租一家小公寓，生活也可以一樣的。」

「也許是。」雷維克又俯下身子去看女孩子。

「你也以為對嗎，尤琴妮？」范勃爾問。

女護士抬起她的頭來。「雷維克先生就決不會那麼做。」她冷冷地說。

「雷維克醫生，尤琴妮，」范勃爾校正她道。「我已經告訴你幾百遍了。他是德國一家大醫院裏的外科主任。比我的地位更重要得多呢。」

「這兒啊——」女護士說着，推着她的眼鏡。

范勃爾急忙打斷了她的話。「好的！好的！我們都知道的。這兒啊，就不承認外國的學位。真是莫名其妙！可是你為什麼確信他不會去租公寓房間呢？」

「雷維克先生是一個流浪漢。他不會為自個兒建立一個家庭的。」

「怎麼？」范勃爾駭異地問道。「你說的是什麼啊？」

「在雷維克先生心目中，天下沒有什麼神聖的事情，就是這點兒理由。」

「好得很，」雷維克站在女孩子的牀邊說。

「我倒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范勃爾瞪視着尤琴妮。

「為什麼你自個兒不去問他啊，范勃爾醫生？」

雷維克微笑了起來。「你說的是，尤琴妮。然而，唯其因為心目中沒有什麼神聖的事情，

所以一切都變得更近人情的神聖了。一個人尊敬生命的火花，即使在一條蚯蚓的身上，也搏動着這生命的火花，使它不時趨向着光明。那倒並不是我來作這樣的比擬。」

「你不能够侮辱我。你沒有信心。」尤琴妮用勁地掙平她胸前的白衣服。「感謝上帝，我是有信心的！」

雷維克挺起身子。「信心很容易叫人變得瘋狂的。所以，一切的宗教，都花過很多的血的代價。」他微笑着。「懷疑是容忍的產物，尤琴妮。這就說明了你這個有信心的人，對於我的態度，較之我這個沒有宗教信仰的迷路者，對於你的態度，更有着攻擊的意味。」

范勃爾狂笑了起來。「算了，尤琴妮。不要再說了！話是愈說愈多的！」

「我有我女人的尊嚴——」

「好的！」范勃爾岔斷了她的話。「就那麼記着。總是好的。我現在就要走了。辦公室裏還有未了的事情。來吧，雷維克。早安，尤琴妮。」

「早安，范勃爾醫生。」

「早安，尤琴妮護士。」雷維克說。

「早安。」范勃爾回過頭來看她的時候，尤琴妮纔這樣勉強地回答。

范勃爾的辦公室裏，擠放着許多帝國時代的傢具，白的，金的，都很鬆脆的。幾幀住宅和花園的照片，掛在他辦公桌上的牆壁上。一張寬闊的新式長椅，靠在牆邊。范勃爾在這裏歇夜的時候，就睡在這上面。這一家私人醫院，就是他開的。

「你要喝點兒什麼東西啊，雷維克？高涅克呢還是杜白納？」

「假如還有咖啡的話，我就喝點兒咖啡。」

「好的。」范勃爾把咖啡壺放在桌子上，插好了電鈕。便對着雷維克瞧。「今天下午，你能替我去一次奧雪里斯嗎？」

「當然可以。」

「沒有關係嗎？」

「一點兒沒有關係。我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很好。那我不必趕回來再到那兒去了。我可以在花園裏工作。我本來請富助去的，正巧他告假。」

「何必呢，」雷維克說。「我是常常代替你去的。」

「那就好。雖然——」

「時至今天，沒有什麼雖然的了。至少於我是沒有的。」

「是的，你竟不准在這兒公開行醫，祇能躲藏着做一個祕密的外科醫生，真是怪事。」

「可是范勃爾啊！這已經是過去的事啦。凡是從德國逃亡出來的醫生，都是這樣的。」

「都是一樣！真是可笑！你替杜侖施行最艱難的手術，可是他倒出了名。」

「比他自個兒動手來得好。」

范勃爾笑了。「我是一個健談的人。你却替我說了出來啦。不過，我是一個變態心理者，不是一個外科專家。」

咖啡壺已經在滾了。范勃爾把電鈕關上。從壁櫥裏拿出杯子，倒了兩杯。「有一件事情，我真不懂，雷維克。」他說。「你爲什麼老住在那個閉塞的洞窟，國際旅館裏？你爲什麼不到「森林」附近的那些新建公寓裏租幾個房間？你可以到什麼地方去，買幾件便宜的傢具。那麼你至少可以享用你自個兒的東西了！」

「是的，」雷維克說。「那我可以知道什麼是自個兒的東西！」

「瞧！你爲什麼不做呢？」

雷維克喝了一口咖啡。味道很苦而很濃。「范勃爾」他說：「你倒真是一個想到就說的好榜樣。一忽兒，你說非常遺憾，因為我在這兒非法地行醫——一忽兒你又問我，為什麼不租一個講究的公寓——」

「這兩件事情可有什麼關聯呢？」

雷維克默然地微笑着。「假如我租了一家公寓，我就不能不向警察局去登記。那就需要一張護照，和這兒的簽署證。」

「對了。我竟沒有想到咧。那你住在旅館裏，就不需要這些個東西嗎？」

「要也是。可是，感謝天，巴黎還有幾家旅館，並不嚴格地登記旅客的。」雷維克傾了幾滴高涅克白蘭地酒，倒在咖啡裏面。「其中之一就是國際旅館。這是我住在那邊的原因。我不知道那個房東太太怎麼安排的。不過她一定聯繫得很好。要不是警察局根本不知道，便是受了賄賂。無論如何，我在那邊住了很久，却從沒有人來打擾過。」

范勃爾向後靠了下來。「雷維克」他說：「這些我倒不知道。我祇以為你不准在這兒行醫。那情形真好似地獄呢！」

「這已經是天堂了。比起德國集中營來。」

「那些警察呢？假如有一天他們竟來了呢？」

「假如他們把我們抓去了，也不過拘禁幾星期，然後驅逐出境。大概是瑞士。如果第二次再犯，那要受六個月的拘禁。」

「什麼？」

「六個月，」雷維克說。

范勃爾朝着他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無人道了！」

「我也那麼想啊。直到自個兒經歷了。」

「怎麼說是經歷呢？難道你也遭到過嗎？」

「還不止一次。三次了呢。跟其他的幾百個人一樣。起初的時候啊，我還不懂什麼，滿希望有所謂人道的。後來，我就到了西班牙——那邊不需要護照——得到了所謂人道的第二次教訓。從德國和義大利的飛行員那裏。再後來啊，我又回到了法國，這纔明白了其中的訣竅。」

范勃爾站了起來。「可是，天啊！——他兀自計算着——「那麼你前後總給拘禁了一年以上了。」

「沒有那麼久。祇有兩個月呢。」

「那又爲什麼？你不是說，第二次再犯，要受六個月的拘禁嗎？」

雷維克微笑了。「一個人有了一次的經驗，就不會第二次再犯的。一次給驅逐出境了，便改了名姓再回來。假如可能的話，可以從邊境的另一個地方進來。這便是我們避免第二次再犯的道理。因爲我們沒有證明文件，所以除非有人認識我們，決不會給證明再犯的。那種情形可就很少了。雷維克是我第三個名字。我差不多已經用了兩年。却沒有出過事情。彷彿這個名字倒很吉利。我就逐漸的更歡喜這個名字。可是到了現在，我幾乎已經忘記了自個兒的真姓名了。」

范勃爾搖搖他的頭。「所以如此者，祇因爲你不是一個納粹！」

「當然囉。納粹就有第一等的證明文件。所有的簽署手續都辦得到。」

「我們生活着的，真是一個好的世界！而政府，居然一件事都不做！」

「幾百萬失業的人，政府得首先設法解決。而且，也不僅在法國一個地方。到處都是這樣的。」

雷維克站起身來。「再會吧，范勃爾。兩個鐘頭裏邊，我還要去看看那個女孩子。夜裏我



「再看一次。」

范勃爾送他到門口。「嗨，雷維克，」他說。「爲什麼你不上我們家裏去啊？去吃一餐便飯。」

「要去的。」雷維克知道自個兒不會去的。「過幾天就去。再會，范勃爾。」

「再會，雷維克。真的要去啊。」

雷維克走進了一家最近的小酒店。他坐在靠窗的地方，可以看得見街上。他就歡喜這  
樣——無思無慮的坐在那兒，看着過往的行人。巴黎，真是一個最能夠無所事事地消磨時  
間的好地方。

侍者把桌子抹好了，等着。「一杯茴香酒，」雷維克說。

「要不要放水，先生？」

「不要。」雷維克考量着。「不要茴香酒了。」

他彷彿有什麼東西需要沖掉似的。一種強烈的味兒。甜的茴香還不夠。「來一杯蘋果  
白蘭地，」他吩咐侍者道。「一杯雙份的蘋果白蘭地酒。」

「是，先生。」

范·勃爾的邀請。有一點憐憫的意味。到別人家裏去吃晚飯。法國人不大請外國人到家裏去吃的；他們歡喜在酒店裏請。他沒有答應過范勃爾的邀請。意思固然好，可是叫人難受啊。一個人可以抵禦人家的侮辱，可是抵禦不了人家的憐憫。

他喝了一口蘋果白蘭地。他爲什麼要向范勃爾解釋他住國際旅館的理由呢？那是需要的。范勃爾已經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一切了。他知道雷維克不准行醫。那就夠了。至於他畢竟幫着他工作，那是他的事兒。這樣，他既可以賺錢，又可以安排他自己不敢施行的手術。誰也不知道——祇有他和那個護士——而她是決不會說的。杜侖的事情也一樣。每當他施行手術的時候，他就站在病人旁邊，直到上了麻醉劑。於是雷維克纔來動手，而這些手術，杜侖是年紀太老，能力不夠的。及至病人清醒過來，便看見站在牀邊的，乃是岸然的杜侖。雷維克祇看到蓋着的病人，祇知道露在外面的一小方塗着碘酒的肉體。他常常連病人是誰都不知道。杜侖給雷維克的酬報，祇有他所收費用的一成。雷維克也不跟他計較。這當然比不動手術好多啦。至於他跟范勃爾呢，那就客氣得多了。一次手術，總要分給他四分之一。那是很公允的。

雷維克望着窗外。還有什麼收入呢？此外就沒有什麼了。可是祇要能活着，也就夠了。當一切正在搖搖欲倒的時候，他也不願意有所建設，免得不久淪為廢墟。與其徒耗精力，不如到處漂流；那是無可補償的一件事。祇要生存，就有意義——直到有一天發現了一個生命的鵝的。現在的精力，用得愈少愈好；這樣，以後纔有精力。在這個漸趨破碎的世紀，像螞蟻那樣企圖建立一種小康的生活——這生活，他已看見過好多被毀滅了。這是既令人傷心，又叫人可笑的英勇的事情——然而却無補於實際的。祇使人疲勞厭倦。雪崩開始後，就不會給擋住；誰想攔阻，就會壓在底下。最好還是等着，過後再去挖掘被難的人。在悠長的行進中，不要負載太重。假如有人逃避了——

雷維克望了望他的錶。應該去看一下羅茜妮·瑪蒂納了。去了以後，再到奧雪里斯。

奧雪里斯的妓女，正在等待着。她們雖然有政府的醫生，經常去檢驗，可是老闆娘還是不放心。她不願意有人在她那兒染到了毛病，因此她跟范勃爾接洽好，每星期四叫那些姑娘們重行檢驗一下。這工作，有時候就由雷維克去替代的。

老闆娘在二樓上佈置了一個地方，作為檢驗的房間。她很自負，一年多了，上她那兒去

的客人，還沒有一個染到過毛病的；然而即使姑娘們非常謹慎，却有十七個人反給客人染上了梅毒。

鴉母羅蘭苔給雷維克送來了一瓶白蘭地和一個酒杯。「我覺得瑪茜是染上了毛病的，」她說。

「哦，待我仔細地檢驗她。」

「昨天起，我已不叫她接客了。當然囉，她自己是否認的。」

「好的，羅蘭苔。」

姑娘們都穿着緊身長馬甲，一個個地進來了。雷維克差不多都認識；祇有兩個是新來的。

「你不必檢驗我了，醫生。」黎奧妮說，她是一個紅頭髮的加斯孔人。

「爲什麼不必檢驗呢？」

「一個禮拜沒有接過一個客人。」

「老闆娘怎麼說啊？」

「不說什麼。我叫他們開了許多的香檳。一晚上總要七八瓶。那是土魯斯的三個商人。」

都已經結婚了。他們三個人啊，都想玩兒，可是誰也不敢試，就怕其餘兩個講出去。一跟我接近，就怕其餘兩個回到家裏去報告。所以他們就喝酒；大家想灌醉其餘兩個人。」黎奧妮笑了起來，懶懶地在身上搔爬着。『可是沒有溜走的那個人，根本就已經站立不起了。』

『好的。可是，我還是要檢驗一下的。』

『那也好。你有香烟嗎，醫生？』

『有的，在這兒。』

雷維克拿了個玻璃片，濡濕了，染了點顏色。然後推在顯微鏡底下。

『你知道我不明白的是什麼嗎？』黎奧妮瞧着他說。

『什麼啊？』

『你在這兒檢驗，彷彿還像跟一個女人在睡着覺的樣子。』

『這我自個兒也不明白。你沒有病。下一個是誰啊？』

『瑪茜。』

瑪茜是一個臉色蒼白，身材纖細，黃髮碧眼的姑娘。她的臉形，頗像波提西里●所畫的

天使，祇是她說着白朗台爾路的下流的隱語。

「我是沒有什麼毛病的，醫生。」

「那很好。讓我來檢驗一下。」

「可是我真的沒有什麼毛病啊。」

「還是檢驗一下的好。」

羅蘭苔突然站在房間裏了。她望着瑪茜。那姑娘便停住了說話。她機警地望着雷維克。他便將她仔細地檢驗着。

「可是沒有什麼毛病的啊，醫生。你總知道我是多少謹慎的。」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那姑娘却還在喋喋不休的——遲疑了一下，又在接下去說話。雷維克又做了一張玻璃片，放在顯微鏡下照。

「你有毛病了，瑪茜。」他說。

「什麼？」她直跳了起來。「那是決不會的。」

「千真萬確的事。」

● 波提西里 (Botticelli, Sandro 1444—1510) 義大利畫家，係代表十五世紀後半之維農的形式之一

人，以神經質之樣式知名者——譯者

她瞧着他。便突然咆哮了起來——一陣詛咒和誹謗。「那個豬獠！那個該死的豬獠！我再也不信任他了，那個狡猾的騙子！他說他是一個學生，而且是一個醫科的學生，他應該知道啊，那個流氓！」

「爲什麼你自個兒不謹慎呢？」

「我是很謹慎的，可是他攪得太快了，而且他自己說是一個學生——」

雷維克點點頭。還是一個老調——一個自己看病的醫科學生。過了兩個星期，也不加檢驗，他自己以爲已經醫好了。

「那麼要多少時候呢，醫生？」

「六個禮拜。」雷維克知道也許六個星期還不夠。

「要六個禮拜嗎？六個禮拜沒有收入嗎？去醫院嗎？我要不要去醫院啊？」

「待我來考慮。也許過幾天就在家裏醫——假如你答應的話。」

「我什麼都答應！什麼都答應！祇要不進醫院去！」

「起初你總得去醫院啊。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那姑娘凝望着雷維克。所有的妓女，都怕進醫院。那裏邊的管制，太嚴了。然而除此之外，

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的。要是住在家裏的話，過幾天她就會偷偷地出去，不顧自己的諾言，出去接客人賺錢，把毛病傳染給男人了。

「醫藥的費用，老闆娘會付的，」雷維克說。

「然而我呢！我呢！六個禮拜沒有一點兒收入！我最近纔買了隻玄狐，說定是分期付款的！現在，錢既沒有，什麼都完啦！」

她便哭了起來。「來，瑪茜，」羅蘭苔說。

「你不會再要我回來的了！我知道！」瑪茜嗚咽得更響了。「你不會再要我回來的了！你不會！我就得流浪在街頭。一切的事情，都爲了那個捉狹的狗種——」

「我們要你回來的。你的生意做得很好。這兒的客人們都喜歡你。」

「真的嗎？」瑪茜這纔抬起了頭來。

「當然囉。你就去吧。」

瑪茜跟着羅蘭苔出去了。雷維克目送她出去。瑪茜是不會再回來的。老闆娘太謹慎了。以後啊，她一定會在白朗台爾路上做一個下等的娼婦。於是乎流浪在街頭。於是乎吃白粉，看醫生，販賣鮮花或紙烟。再不然，假如她運氣好，說不定還會有人壓榨她，利用她，過後再把



她摔掉了。

國際旅館的餐廳在底層。寄寓的人都叫它作「墓穴」。白天，從那幾扇靠着場地的大而且厚的毛玻璃窗裏，透進一點兒慘澹的光芒。一到冬季，就得整天開着電燈。這個地方，一會兒作着寫字間，一會兒作着吸烟室，一會兒作爲講廳，一會兒作爲議場，一會兒又作着沒有身份證的僑民的避難所——要是有警察來搜查，大家就穿過場地，逃進汽車間，然後溜到旁邊的街上。

雷維克跟希海拉柴特夜總會的看門人，鮑列斯·莫洛索夫，就在「墓穴」中間一個房間裏坐着，這個房間，老闆娘叫它作「棕櫚室」的；在一張四腳細長的桌子上，放着一個陶器的花瓶，插着幾莖顛頰萎縮的棕櫚葉。莫洛索夫乃是上一次大戰時逃在巴黎的難民，於今，已有十五個年頭了。他是俄國人，可是他並不講起他過去在沙皇禁衛軍裏服務，也從未提到他那貴族的家庭。

他們在相對奕棋。這時候，「墓穴」裏已經冷清清地，祇有一桌客人，在那兒坐着喝酒，高聲談話，而且時不時喝着舉觴敬酒。

莫洛索夫忿然地望着四周。「你能夠解釋給我聽，雷維克，今夜爲什麼這樣擁擠嗎？爲什麼這些難民，還不睡覺？」

雷維克微笑着。「那一個騎角上的難民，與我無干啊，鮑列斯。那是旅館裏的法西斯蒂區域。是西班牙。」

「西班牙？你不是也在那兒嗎？」

「是的，可是在另一個騎角上。而且，我又是一個醫生。這些是西班牙的君主主義者，是法西斯蒂的附庸。是最後留着的一批。其餘的人，早都已經回國了。這批人啊，至今還下不了決心。在他們看來，佛朗哥還不夠是他們的同族。而屠殺西班牙人的摩爾人呢，當然也不再跟他們麻煩了。」

莫洛索夫下着奕盤上的棋人。「他們也許在慶祝革尼加的屠殺。慶祝義大利和德國的機關槍掃射埃斯特里瑪杜那的礦工。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批傢伙在這兒呢。」

「他們已經在這兒好幾年了。你從來沒有到過這兒吃東西，所以你沒有看見過他們啊。」

「你到這兒來吃過東西嗎？」

「也沒有。」

莫洛索夫便笑了起來。「好的，」他說。「我且不提第二個問題，也不要聽你的回答了，那一定是很冒瀆的。照我看來，他們彷彿就生長在這兒這個洞窟裏。祇要他們的口音再低聲點兒。這裏——我下的是優勢起步法。」

雷維克推着棕櫚葉轉了個方向。他們便急速地開始搬動着起步的棋。接着，莫洛索夫便沉思了起來。「按照亞里凱恩●的棋法，這一下倒有好幾種變化呢——」

雷維克看見一個西班牙人在走着過來。他的兩隻眼睛，生的很近，走到桌子邊就站定了。莫洛索夫暴躁地瞧着他。那個西班牙人站的可並不直。「兩位先生，」他很謙恭地說，「柯曼士上校請你們兩位跟他喝一杯酒。」

「先生，」莫洛索夫也同樣謙恭地答道，「我們正在下棋，爲了十七區的錦標賽。我們表示十二分的感謝，可是我們不能來領情。」

那個西班牙人連紋絲兒也不動。於是他肅然地轉向雷維克說話，彷彿站在腓力二世

●亞里凱恩 (Alekhine) 當代名棋手，曾於一九二一年參加布達佩斯之棋賽發明亞里凱恩防禦法

Alekhine Defense 爲奕棋界所著稱——譯者

的宮廷上。『前些時候，你爲柯曼士上校施過恩惠。他很願意在他離開這兒之前，跟你喝一杯酒，以表示他對你的賞識。』

『我的伙伴，』雷維克也同樣肅然地答道，『剛纔已經跟你解釋過，今天我們一定要下完這一盤棋。請你代向柯曼士上校，表示我的感謝。我覺得是非常抱歉的。』

那個西班牙人鞠了一躬，返身就走了。莫洛索夫禁不住咕咕地笑了起來。『正像俄國人在前些年的樣子。他們總是襲用過去的頭銜，保持過去的風度，彷彿他們都是長生不老的。我問你，你爲那個蠻漢，究竟施過些什麼恩惠啊？』

『有一次，我爲他開過一劑輕瀉的藥方。那些拉丁人啊，最欽佩消化力強的人了。』

莫洛索夫跟雷維克擠擠眼。『這便是民主的弱點。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換了一個法西斯蒂黨徒，他一定會給一個民主黨員開一劑砒霜的藥方來毒死他了呢。』

那個西班牙人又回來了。『我的名字是奈伐洛，陸軍中尉。』他那種過於誠懇的樣子，一望而知爲喝酒太多，已經不省人事了。『我是柯曼士上校的副官。上校今晚就要離開巴黎。他就要到西班牙去參加佛朗哥元首的光榮軍隊。所以他想跟你們喝一杯酒，祝賀西班牙的解放，和西班牙的軍隊。』

「奈伐洛中尉，」雷維克簡單地說。「我不是西班牙人。」

「我們知道。你是德國人。」奈伐洛露出一種叛黨似的微笑。「那便是柯曼士上校的願望。德國和西班牙原是友誼之邦哪。」

雷維克望了望莫洛索夫。這局面的踉蹌是顯然的。莫洛索夫便收斂了笑容。「奈伐洛中尉，」他說，「我很抱歉，我跟雷維克醫生，一定得下完這一盤棋。我們的結果，今夜就要發電報到紐約和加爾各答去呢。」

「先生，」奈伐洛冷冷地答道，「我們原知道你會謝絕的。俄國是西班牙的敵人。我們祇向雷維克敬酒。因為你跟他在一起，所以順便兒邀你的。」

莫洛索夫把那贏在大手掌裏的棋人放好了，望着雷維克。「你想不到還有這種滑稽的事吧？」

「是的。」雷維克轉過了身子。「我想你還是乾脆的回去，年青人。你不必侮辱莫洛索夫上校，他是蘇維埃的敵人呢。」

他不等回答，便俯視着棋局。奈伐洛猶豫地站立了一會。然後他走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已經把你升做上校了，鮑列斯，」雷維克道。「據我所

知，那時候你也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中校。不過，假如你沒有跟那柯曼士一樣的軍階，於我好像是不能忍受似的。」

「不要多說了，老朋友。給他們一打擾，我這個亞里凱恩的變化棋法，也給攪亂了。這一顆棋子，怕要輸啦。」莫洛索夫抬起頭來。「我的天，這兒又來了一個啦。另外一個副官。少見的人哪！」

「那是柯曼士上校自己了。」雷維克舒適地靠在椅背上。「怕要舉行兩位上校的協商咧。」

「那是矮小的一個，我的孩子。」

上校比奈伐洛更莊嚴了。他向莫洛索夫道歉，爲了他副官的唐突。他的道歉是被接受了。接着，柯曼士請他們一起喝一杯酒，遙祝佛朗哥，那是重行團結的朕兆，因爲一切的障礙都已肅清。這一回，雷維克却拒絕了。

「可是先生，你是德國人，是盟友啊——」上校顯然惶惑了起來。

「柯曼士上校，」雷維克說道，漸漸地變得耐煩起來，「不必再鬧下去了。你跟別人去喝，我要下棋。」

上校想解釋他的惶惑。「那麼你是一個——」

「你最好不要再說了。」莫洛索夫直截了當地打斷了他的話。「徒然引起無謂的糾紛。」

柯曼士變得更惶惑了。「可是，你是一個白俄，你是一個沙皇的軍官，應該反對——」  
「我們不願意領受這些個頭銜。我們是老派人。雖然有不同的政見，可是彼此決不會吵架的。」

最後，柯曼士彷彿恍然大悟似的，却變得侷促起來。「哦，」他高聲地說。「沒落的民主——」

「朋友，」莫洛索夫說，突然變得兇相起來。「滾出去！幾年以前你早應該滾出去了！到西班牙去。去作戰。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在那兒代你作戰。再會吧。」

他站起身來。柯曼士退後了一步。他凝望着莫洛索夫，倉皇失措地。然後急速地轉過身去，回到自己的桌子上。莫洛索夫又復坐了下來。他嘆息着，掀着電鈴招呼女侍。「來兩杯雙份的蘋果白蘭地酒，克拉蕾茜。」

克拉蕾茜點着頭走了。「頑強英勇的靈魂哪！」雷維克笑着說道。「一個醉了的人，假

如思想簡單，而對於光榮的觀念又很複雜的話，那就很難攪了，鮑列斯。」

「那我知道！這兒又來了一個人。這一次是誰啊？總是佛朗哥自己了吧？」

那是奈伐洛。他在離開桌子兩步以外的地方立定了，就向莫洛索夫招呼起來。「柯曼士上校覺得非常遺憾，因為不能向兩位挑釁。他今夜就要離開巴黎。而且，他的使命非常重要，又不便再去麻煩警察。」他又向雷維克瞧。「柯曼士上校還欠你一筆診費。」他拿一張摺疊着的五法郎鈔票扔在桌上，預備返身就走。

「且慢，」莫洛索夫說。那時候，正巧克拉蕾托着扁盤，走到他的桌邊。他便端了一杯蘋果白蘭地酒，僅僅矚視了一下，搖搖頭，又放回盤中。於是從扁盤裏拿了一杯冷開水，失手似地潑在奈伐洛的臉上。「我來澆醒你這個醉漢，」他鎮靜地說。「將來你要記住，一個人不應該把錢亂丟的。現在，給我滾出去，你這個中世紀的瘋人！」

奈伐洛茫然地站住了。他抹乾了臉。還有幾個西班牙人，其時也都走了過來。一起是四個。莫洛索夫慢慢地站起身子。他比那幾個西班牙人，高過一個頭。雷維克還是坐着。他對柯曼士瞧。「不要再鬧笑話了，你們這些滑稽戲的丑角，」他說。「你們都沒有清醒。幾分鐘裏邊，你們都會骨頭折裂，直躺在這兒。即使醒來，你們也沒有機會啦。」他站起身子，抓住奈伐



洛的胳膊，高高舉起，然後掉下，落在柯曼士近旁，迫得他不能不向一邊閃避。「現在，快給我們滾開。我們不要你們來糾纏。」他把桌子上的五法郎鈔票，放進扁盤。「這個給你，克拉雷。那些先生們給的。」

「他們那裏，我還第一次拿到錢呢，」克拉雷說。「謝謝。」

柯曼士用西班牙語說着什麼話。五個人轉過身子，走回自己的桌子。「真是可憐，」莫洛索夫說。「我真想揍他們一頓。可是遺憾得很，就爲了你，你這個不合法的棄兒，我纔沒有揍啊。有時候，你也覺得不能揍人而認爲遺憾嗎？」

「倒不是跟這批傢伙。我要算賬的乃是另外一些人哪。」

從那角落裏的桌子上，傳來幾句西班牙話。五個人站起身來。三呼萬歲。酒杯翻倒，叮噠作響。而且有一個酒杯給打破了。於是這威武的一羣，排着隊走出了房間。

「我幾乎把這杯美味的蘋果白蘭地酒潑到他的臉上。」莫洛索夫舉起酒杯，一飲而盡。「現在統治着歐洲的，就是這些個寶貝！我們怕也做過這樣的傻子吧？」

「是的，」雷維克說。

他們下了一小時的棋。莫洛索夫抬起頭來。『查理斯來啦，』他說。『他好像正在找我呢。』

一個從門房裏出來的侍役，正向他們走近。他手裏拿着一個小包。『這是留給你的，』他跟雷維克說。

『給我的嗎？』

雷維克檢視那紙包。用白紗紙裹的很小，外面繫着繩子。上面沒有地址。『我不會有什麼紙包的。一定是弄錯了。誰送來的？』

『一個女人——一位太太——』那侍役訥訥地說。

『一個女人，一位太太嗎？』莫洛索夫問。

『正是——正是兩者之間的人哪。』

莫洛索夫笑了起來。『倒很俏皮呢。』

『上面沒有一個名字。她說是送給我的嗎？』

『不是那麼說的。沒有提你的名字。她祇說送給一位住在這兒的醫生。你——你知道那位太太的。』

「她是這樣說的嗎？」

「沒有。」那侍役便胡亂地說了出來。「可是那晚上，她跟你在一塊兒的。」

「女太太們常常有跟我一起來的。」雷維克說。「可是你應該知道，謹慎持重，乃是旅館侍役的首要條件。疎忽輕率，那祇有亂世英雄纔配啊。」

「把紙包打開來就是雷維克，莫洛索夫說。」即使不是送給你的。在我們可憐的一生中，早就做過更大的壞事。」

雷維克笑着打開了紙包。檢出一樣小東西來。那是在那女人房裏見過的木刻聖母像——他搜索着記憶——她叫什麼名字啊？——曼姐蘭——曼特——他已經忘記了。一個類乎此的名字。他便檢視那紗紙，不夾一張字條兒。「好的。」他跟那個侍役說。「是送給我的。」

他把聖母像放在桌上。擠在樞人中間，看來似乎很異樣。「一個俄國人嗎？」莫洛索夫問。

「不。我起初也那麼想。」

雷維克注意到那上面的口紅痕跡，已經給抹去了。「鬼知道我要這個東西來作什麼

呢？」

「隨便放在哪兒。天下確有許多東西可以隨便安放的。天下也確有那麼多的空間，可以安放東西。就祇除了我們人類。」

「他們總把那個人安葬了吧——」

「她就是那個女人嗎？」

「是的。」

「你不願意再看見她嗎？」

「不願。」

「奇怪，」莫洛索夫說，「我們常常覺得，我們救了人家，却在人家最感困難的時候停手了。」

「我又不是慈善機關，鮑列斯。而且我會看見過比她更淒苦的情形，我沒有加以援手。爲什麼她現在更感困難了呢？」

「因爲她現在孤單了。在此刻以前，那個人雖然已經死去，可是畢竟還在那兒。他還在地面上。現在他被埋葬在地下了——去了，不復在這兒了。這。」——莫洛索夫指着那個聖

母像——『不是感謝。這是求援的呼籲。』

『我跟她睡過。沒有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要把這些事情忘掉。』

『無聊！假如沒有愛情，睡覺也是天下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我認識一個女人，她說要她跟男人睡覺，比要她呼喚男人的乳名容易得多。』莫洛索夫向前凭靠着。他那大禿頭頂上發着反光。『我想告訴你一點兒事情，雷維克——祇要力所能及，我們應該待人仁慈，而且應該持之以恆，因為在我們一生之中，終究還免不了要犯一點所謂罪孽。至少我自個兒是會的。也許你也免不了。』

『是的。』

莫洛索夫把手臂攤放在桌上，圍住那個插着纖細棕櫚葉的陶甕花瓶。棕櫚葉便給震得微微地顫動。『我們彼此都是相依地活着。這種偶然的細小的恩惠——乃是不應該慳吝於施與的。在一個人困難的生活中，也足以發生鼓舞的力量。』

『好的，那我明天就去看她。』

『好，』莫洛索夫說。『那便是我的用意。現在，我們別再多講了。誰有白棋啊？』

## 五

房東立刻認得是雷維克。『那位太太在她房間裏，』他說。

『你能招呼她一下，說我在樓下嗎？』

『她的房間裏還沒有裝電話呢。我想你還是自個兒上去找吧。』

『那房間是幾號？』

『二十七號。』

『我不記得她的名字了。她叫什麼？』

房東並沒有表示詫異的神色。『曼陀·瓊恩·曼陀，』他又加了一句。『我想這不是她的真姓名。也許是舞台上的姓名。』

『怎麼會是舞台上的姓名呢？』

「她在這兒登記時的身份，是女演員。聽起聲音來，也像是演員的化名，可不是嗎？」

「我不知道。我認識一位演員，他自個兒說是戈斯塔夫·許彌特。可是他的真姓名是賽蒲那的亞歷山大·瑪里亞伯爵。戈斯塔夫·許彌特乃是他舞台上的名字。聽起來倒不像演員的化名，是不是？」

那房東還不肯認輸。「現在啊，這些事情也多着呢，」他說的很玄妙。

「有許多事情，實際上是沒有的。當你讀歷史的時候，你就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還算是比較甯靜的世紀呢。」

「謝謝，我已經活夠了。」

「我也這樣。可是假如可能，一個人總得找點兒慰藉。二十七號房間嗎，你說？」

「是的，先生。」

雷維克敲敲門。沒有人答應。他又敲了一下，纔聽到一個模糊的聲音。開進門去，看見那個女人。她坐在靠壁的牀鋪上。衣服已經穿好，穿的是一套雷維克從未見到她穿過的藍外衣。如果她穿着睡衣，懶散地斜倚在牀上，反不見得令人有孤獨之感。而現在，她居然不爲什麼也不爲什麼人，竟習慣似地穿着得這般齊整，倒叫雷維克的心，受到了感動。這些情形，他

原是見慣了的——他看見過千百個人，這樣地坐着——那是給無援地驅逐到外國去的難民。一個飄搖靡定的小島——他們就這麼坐着，不知道往哪兒去——祇是習慣地生存了下來。

他闖上了門。『我希望我沒有打擾你，』他這樣說着，立刻又覺得這句話說得多麼無聊。還有什麼事再能打擾這個女人呢？已經沒有什麼事再能打擾這個女人的了。

他把帽子放在椅子上。『一切你都能夠應付嗎？』他問。

『都好。也沒有什麼事情。』

『沒有困難嗎？』

『沒有。』

雷維克坐上房裏唯一的靠背椅。彈簧發出吱吱的聲音，他知道這把椅子已經壞了。

『你預備出去嗎？』他問。

『是的。過一會兒。也沒有特別的去處——祇是想往外邊去走走。你說，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可做啊？』

『沒有。那是對的，在這麼幾天內。你在巴黎有什麼熟人嗎？』



『沒有。』

『一個也沒有嗎？』

那女人慵懶地抬起頭來。『一個也沒有——除了你、房東、侍役、和女侍。』她嫣然一笑。『那也不多啊，是不是？』

『不多。那位——』雷維克想追憶那個死人的名字。可是已經忘記了。

『不，』那女人說。『賴辛斯基在這兒有朋友，不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們一到，他就生病了。』

雷維克原不想坐久的。現在，看到那個女人這樣地坐着，却改變了主意。『你吃過晚飯嗎？』他這樣問。

『沒有。我也不餓。』

『今天你吃過什麼東西嗎？』

『吃過的。在中午。白天總比較吃得下一點。一到晚上啊——』

雷維克望了望四周。這小小的空洞洞的房間，嗅得出一種蕭條的十一月的氣息。『這是你可以去走走的时间了，』他說。『來，我們一塊兒出去，吃點兒東西。』

他以為那個女人會反對的。她彷彿顯得無所謂的樣子，好像沒有什麼事情足以打得起她的精神。可是她立刻站起身來，去拿她的雨衣。

『那是不夠的，』他說。『這外衣太單薄了。你還有厚一點兒的衣服嗎？外面很冷呢。』

『先前下過雨——』

『現在還下着。可是冷得很。你可以添點兒什麼衣服在裏面嗎？再穿一件外衣，至少再加一件厚絨線衫吧。』

『我有一件厚絨線衫的。』

她走向一個大手提皮包去。雷維克發現她所有的皮包都沒有鎖。她從皮包裏拿出一件黑色的厚絨線衫，脫下短外套，加上這一件。她的雙肩長得很美。然後她摘下了巴斯克便帽，穿上短外套和外衣。『這樣好一點兒嗎？』

『好多了。』

他們走下了樓梯。那個房東已經不在。另外有個看門人，坐在鑰匙箱的旁邊。他在揀信，身上騰發着一股大蒜味兒。一隻花貓，靜靜地蹲在他手邊，瞪着他望。

『你還覺得吃不下什麼東西嗎？』走到外面，雷維克這樣問。

『我不知道，我想吃不多。』

雷維克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哦，那麼到貝爾·阿洛爾去。那邊可以不必吃一頓完整的晚餐的。』

貝爾·阿洛爾裏邊倒並不擠。時間已經太遲了。他們在矮樓上找了張桌子。除了他們，僅僅還有一對坐在窗邊吃着乳酪的客人——還有一個是，瘦個子的單個兒，面前攤着一堆牡蠣。侍者一走進來，使非議似地瞧着那方皺摺的枱布。然後他決定把它換一塊。

『兩杯伏特加酒，』雷維克吩咐道。『冷的。』

『我們就喝點兒酒，吃點兒冷盤，』他對那女人說。『我想那是於你最好了。這個酒店，冷盤是有名的。此外，竟可以說沒有什麼東西。至少你吃不到別的好東西。冷盤有幾十種，熱的冷的都有，而且都是很好的。我們不妨試試。』

侍者把伏特加酒送來了，還準備了點菜紙。『一大玻璃杯玫瑰酒，』雷維克說。『有沒  
有安如的產品？』

『安如的，開瓶的玫瑰酒。好的，先生。』

『好得很。一大玻璃杯放冰的，還要點冷盤。』

侍者出去了。在門口，跟一個戴着紅羽毛帽子的女人，幾乎撞了個滿懷，因為她正在急遽地奔上樓。於是，她把侍者推開，走到那個面前堆着牡蠣的瘦個子。『亞爾培，』她說道。『你這個野豬——』

『噓，噓——』亞爾培扮了個鬼臉，轉過頭去。

『不要噓我。』那女人把一柄濕漉漉的雨傘放在桌子上，毅然決然地坐了下去。亞爾培彷彿也並不驚惶。『姬麗，』他叫了一聲，便跟她絮語起來。

雷維克微笑着舉起了酒杯。『我們且乾了這一杯。祝福你。』

『祝福你，』瓊恩·曼陀說着，便舉杯喝酒。

冷盤用小車推着送來。『你歡喜哪一些東西？』雷維克望着那女人。『我想還是替你裝好一碟，比較簡單。』

他裝了一滿碟，遞給她。『要是你不喜歡吃，那也無所謂的。還有很多小車會推來。這還祇是開始呢。』

他自己也裝了一碟，開始吃着，再不去管那個女人。突然他覺得很餓。等了一會他抬起

頭來時，却看見她也在吃着了。他舀了一些海蝦給她。『試試這個。比大海蝦好吃。再來點兒家鄉肉。夾在白麵包裏。這樣吃，味道確乎不壞。再喝這麼一點兒酒。又鬆、又乾、又涼。』

『你可給我攪的太麻煩了，』瓊恩·曼陀說。

『是的——像一個侍者的頭兒，』雷維克笑着道。

『那倒不是。不過你真給我攪的太麻煩了。』

『我不喜歡一個人吃飯。就是這麼個脾氣。正跟你一樣。』

『我可不是一個好伴侶。』

『你是的，』雷維克答道。『論吃飯，你是一個好伴侶。論吃飯，你是一個最好的伴侶。我受不住那些饒舌的人。還有那些高聲說話的人。』

他向亞爾培他們那邊的房間望了望。那個戴紅羽毛帽子的，正在高聲地向他解釋着，爲什麼他是一個野豬，同時又用那柄雨傘有節奏地敲着桌子。亞爾培正在傾聽着，可是看樣子一點兒也不用心。

瓊恩·曼陀嫣然地一笑。『叫我也是受不住的。』

『第二車冷盤推來了。你要不要就裝點兒東西，還是先抽一枝烟？』

『先抽一枝烟。』

『好的。今天我的紙烟可不同了，不是那種黑烟草的。』

他給她點上了火。她靠着椅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後她瞟着他。『這樣坐着倒是挺好的，』她這樣說，不多一會兒，他彷彿覺得她正要哭泣了。

他們又到考里賽去喝咖啡。那間面對着上林苑的大房間，客人很擠，可是在樓下他們找到了一張桌子。牆壁的上半截是玻璃的，看得見那邊有幾隻鸚鵡在撲着翅膀，幾隻顏色鮮豔的熱帶鳥在忽上忽下的飛。

『你可曾想出要做些什麼事情嗎？』雷維克問。

『不，還沒有。』

『你到這兒來的時候，有沒有作任何的打算？』

那女人遲疑了一下。『不，沒有什麼特殊的。』

『我不是好奇而問你的。』

『那我知道。你以為我應該做點兒事情。我自己也那麼想。我是天天自個兒這樣說的。』

可是——」

「房東告訴我，你是一個女演員。我沒有問他。祇是我問起你名字的時候，他這樣告訴了我。」

「名字你又忘記了嗎？」

雷維克抬起頭來。她默默地望着他。「是的，」他說。「我把那個紙條兒放在旅館裏，那個時候一下就記不起來了。」

「那麼現在你知道了嗎？」

「知道。瓊恩·曼陀。」

「我不是一個好演員，」那女人說。「我祇是個配角。而且最近幾年來，也沒有演過戲。我的法語，講得不好。」

「那你講的是什麼話呢？」

「義大利語。我在義大利長大的。也懂得一點兒英語和羅馬尼亞語。我父親是羅馬尼亞人。他已經死了。母親是英國人；還在義大利；我不知道她在義大利的哪一處。」

雷維克心不在焉地聽着。他很煩躁，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你還做過別的什麼事情

嗎？」他彷彿僅僅爲了找不到談話資料而發問着。「除了你演過的配角？」

「還不是跟他們混混而已。跳跳舞，唱唱歌。」

雷維克懷疑地望着她。她彷彿不配做那些個事情。她給人有一種黯然而漠然的感覺，不怎麼活動似的。

「那倒很容易在這兒試試的。」他說。「因爲那是不需要會說話。」

「不。可是我得找一點事情。假如什麼人都不認識，也是很困難的。」

莫洛索夫，他突然想起了他。還有希海拉柴特。當然囉！他一定懂得這一套的。這個主意提醒了他。莫洛索夫累他攪了這一晚——現在這女人可以交給他去了，讓鮑列斯也有個表現他辦法的機會。「你懂得俄文嗎？」他問。

「一點兒。幾支歌。吉卜賽的歌。那跟羅馬尼亞的歌也差不多的。爲什麼這樣問？」

「我認識一位懂得這些個事情的朋友。也許他可以幫助你。我可以告訴你地址。」

「我想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天下經理總都是一樣。介紹也沒有用。」

雷維克明白她以爲自己在推她出去了。便表示抗議地說，「我說的那個人，倒並不是經理。他是希海拉柴特的看門人。那是一家開在蒙瑪特爾的俄國夜總會。」



『看門人嗎？』瓊恩·曼陀抬起她的頭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她說。『看門人比經理反會知道得多。那也許會有希望的。你跟那個人很熟嗎？』

雷維克驚奇地瞧着她。她這一下子突然像是個職業演員的口吻。『他是我的一個朋友。』他說。『名字叫做鮑列斯·莫洛索夫，在希海拉柴特已經服務了十年。那邊常常有偉大的表演。常常改變表演的節目。他跟經理攪的也很好，要是希海拉柴特方面沒有機會，他也一定會知道其他有機會的地方。你想想去試試嗎？』

『好的。什麼時間呢？』

『最好是晚上九點鐘左右。那時候他還不忙，有時間跟你談的。我可以先去告訴他一下。』雷維克冥想著莫洛索夫的臉兒。他突然覺得舒服得多。心裏那點兒微微的責任感，此刻也消失了。他已經盡其所能，現在是看她的運氣了。『你累了嗎？』他問。

瓊恩·曼陀直盯着他的眼睛瞧。『我倒不累。』她說。『可是我知道你跟我在這兒，已經攪累了。你是出於憐憫，我當然很感激。你帶我走出房間，跟我談話。那已經是很感激的了，因為幾天來我就沒有跟任何人說過話。現在我想走了。你已經幫了我太大的忙啦。不然的話，我不知道會怎麼樣呢？』

天啊，雷維克想，她現在倒說起這些話來了。他不安地望着前面的玻璃牆。一頭肥碩的鴿子，正要強姦一隻鸚鵡。那鸚鵡看來煩躁得很，也竟懶得去掙脫他。她自己儘在啄食，不去理會。

「那倒並不是憐憫。」

「不是憐憫是什麼呢？」

鴿子歇手了。便從鸚鵡的闊背上跳了下來，刷理它的羽毛。而鸚鵡，也就無所謂地翹起尾巴在便溺。

「我們還是再喝一杯高涅克吧，」雷維克說。「那是最好的答覆了。可是你得相信我，我決不是那樣一個慈善家。許多晚上，我都是獨個兒坐着的。你以為有趣得古怪嗎？」

「不，可是我不是一個好伴侶。那就更壞了。」

「我已不想再找什麼伴侶了。這兒是你的高涅克。祝福你。」

「祝福你。」

雷維克放下酒杯。「好的。我們現在可以離開這個動物園了。你還不想回旅館去，是不是？」

瓊恩·曼陀搖搖她的頭。

「好的。那麼我們再到別的什麼地方去。我們去希海拉柴特。到那邊去喝一點兒什麼——我們好像都需要的——同時你可以看看那兒的情形。」

這是清晨三點鐘光景。他們站在米蘭旅館的門口。「你喝夠了沒有？」雷維克問。

瓊恩·曼陀遲疑了一下。「我在希海拉柴特的時候，覺得已經喝夠了。可是現在到了這裏，望着這扇大門——好像又沒有喝夠似的。」

「那倒有辦法。也許在旅館裏，我們還可以要點兒什麼。否則的話，我們就到酒店裏去買一瓶回來吧。」

她對着他瞧。然後又瞧着大門。「好的。」她肯定地說。可是她還是站着不動。「那兒上去。」她說。「走進那個空洞的房間——」

「我跟你一塊兒上去。我們自己帶一瓶酒。」

看門人給驚醒了。「還有什麼喝的東西嗎？」雷維克問。

「香檳雞尾酒好嗎？」看門人立刻問道，完全是買賣的口吻，可是一壁還在打着呵欠。

「謝謝你。有什麼強烈一點的。高涅克，一瓶。」

「高伏西、瑪得爾、海納賽，還是俾斯基·杜蒲奇呢？」

「來高伏西。」

「是，先生。讓我把木塞拿掉，把酒瓶送上來。」

他們走上了樓梯。「你帶了鑰匙嗎？」雷維克問那女人。

「房門沒鎖。」

「沒鎖門，你的錢和身份證，也許會給人家偷掉的。」

「要偷的話，鎖了也一樣會給偷掉的啊。」

「話是不錯。但總沒有不鎖的容易。」

「也許是。可是我就不願意獨個兒從外面回來，拿了鑰匙，開了門，走進一個空着的房間——那好比我在揭啓着墓穴。走進這樣一個房間已經是夠受的了——裏邊除了幾個皮包之外，就沒有什麼在等着我。」

「任何地方都沒有什麼在等着我們啊。」雷維克說。「我們總是把一切東西都帶來。」

「那也許是。可是有時候總還有一點兒憐憫的幻覺。這兒就什麼也沒有——」

瓊恩·曼陀把巴斯克便帽和外衣扔在牀上，望着雷維克。她的眼睛，安排在那蒼白的面龐上，顯得大而有光，也顯得忿恚而絕望。她在那兒站了一會。然後在小房間裏來回地踱着，跨着闊大的脚步，雙手插在短外套的口袋裏，轉身的時候，彷彿全身給彈動而搖擺着。雷維克凝神地端詳着她。突然她好像有了充沛的力量，以及貓似的仁慈，房間也顯得分外的狹窄了。

有人在敲門。看門人把高涅克送了上來。「請問太太先生，你們還要吃點兒什麼東西嗎？」他問。「來點兒冷鷄，三明治——」

「那太費事了，老哥。」雷維克付了賬，推他出房間。然後斟滿兩杯。「這兒。這是簡單而野蠻的辦法——可是在艱困的環境中，倒是愈原始愈好。精美風雅，乃是太平盛世的事情。乾了這一杯吧。」

「乾了以後呢？」

「那你再喝一杯。」

「我已經試過了。那是沒有用的。獨個兒的時候，酒醉也是不好的。情形反會更嚴重。」

呢。」

「要喝得適可而止。那樣纔有作用啊。」

雷維克坐上那張靠放在對牀牆邊的長椅，既狹小又有點兒搖擺的。他先前沒有見過。『你搬來的時候，這長椅就放着的嗎？』他問。

她搖搖頭。『我把它放在那兒的。我不喜歡睡在牀上。彷彿沒有趣味似的。睡上牀，就得脫衣服。那爲什麼啊？早晨和白天，好像還可能。可是晚上啊——』

『你總要做點兒事情。』雷維克點上一枝烟。『在希海拉柴特沒有見到莫洛索夫，真是遺憾。我早不知道他今天是空班。等明兒個晚上再去吧。大概九點鐘左右。我敢相信他準會替你找到個職業。即使在廚房裏打雜的差使。那樣，至少你在晚上可以有事做。這是你所希望的，是不是？』

『是的。』瓊恩·曼陀停止了踱步。她喝乾了那杯高涅克酒，坐在牀上。『每天晚上，我總是出去漫步。在漫步的時候，一個人總彷彿平靜一點。祇有在坐着，天花板彷彿老往頭上壓的時候——』

『你到街上去的時候，發生過什麼事情嗎？沒有什麼東西給偷掉過吧？』

「沒有。也許我也不像有東西可以讓人來偷的樣子。」她把空杯遞到雷維克面前。而且，好像等着別人似的——我常常是這麼等着的。至少我等着什麼人來跟我談話！做點兒事情，總比沒有事做，僅僅的漫步來得好！那樣，至少一個人的眼睛，不祇看到石頭，可以看到人的眼睛了。那樣，一個人可以不至於像無業游民那樣地漂蕩！不會像一個新奇行星上來的怪人了！」她把頭髮掠到背後，接過了雷維克遞給她的酒杯。「我不知道自個兒爲什麼儘談到這些個事情，」她說。「我不願意談的。也許因爲我這幾天來太沉默了。也許因爲今天這第一次——」她自己打斷了話。「你不要聽我——」

「我正在喝酒啊，」雷維克說。「你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好了。這是深夜。沒有人會聽到你的。我也祇聽着自個兒。一到明天，什麼事情都忘記啦。」

他向後靠着。在這所屋子裏，什麼地方傳出沖水的聲音。暖爐在噁噁地響，雨用柔嫩的指頭在叩着窗。

「一個人回來，把電燈扭滅了之後——黑暗便降落下來，彷彿蒙藥撒在棉花團上一樣，於是又開亮了電燈，凝望着，凝望着——」

我一定已經喝醉了，雷維克想。今天比往常更容易醉啦。也許是慘澹的燈光。也許是兩

種都有點兒作用。這已不復是那個平凡憔悴的女人。這是另外一個。突然發現了一雙眼睛。一張臉。有什麼東西在瞧着我。那一定是陰影。是我腦門兒背後那堆閃爍的火光在映照着。她是酒醉以後的第一個朕兆。

他並沒有聽着瓊恩·曼陀的話。他已經知道了他所不復需要知道的一切。孤獨——這是一生的永恆的和聲。比起任何事情來，不見得更好也不見得更壞。對於這些個事情，人們講的太多了。一個人常常是孤獨，然而也永不會孤獨的。突然有一支提琴——在朦朧中的什麼地方——在布達佩斯四周山上的花園裏。一種栗樹的濃香。風。睡夢好比一些年青的梟鳥，蹲在一個人的肩上，它們的眼睛在黝黯中見得更明亮了。這是一個不成爲黑夜的夜。是一個什麼女人都美麗的時辰。

他抬起頭來。「謝謝你。」瓊恩·曼陀說。

「爲什麼？」

「因爲你並不傾聽，却讓我一個人講話。這於我是好的。我就需要那樣。」

雷維克點點頭。他發現她的酒杯又空了。「好的。」他說。「我把這個酒瓶留在這兒給

你。」



他站了起來。一個房間。一個女人。沒有別的。一張不復發光的蒼白的臉。「你真是要走嗎？」瓊恩·曼陀問。她環視四周，彷彿有誰躲藏在房間裏似的。

「這兒是莫洛索夫的地址。他的名字，這樣你可以不會忘記。明天晚上九點。」雷維克在記事簿上寫着。然後撕下一頁，放在手提皮包上。

瓊恩·曼陀已經站了起來。她在拿她的外衣和便帽。雷維克望着她。「你不用送我下去的。」

「我不是要送你。我祇是不願意留在這兒。現在我不願意。我要到什麼地方去走走。」  
「可是你回頭仍是要回來的啊。還不是一個樣子麼？爲什麼你不留在這兒？你現在已經克服了。」

「天快要亮啦。當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早晨了。那就要平靜得多咧。」

雷維克走到窗前。天還在下雨。灰色的電線什麼的，給雨淋得濕漉漉地，在街燈的黃色光暈中隨風飄蕩着。「來，」他說，「我們再來喝一杯酒，然後你睡覺。這不是漫步的天氣啊。」

他拿起了酒瓶。瓊恩·曼陀突然走到他身邊。「不要留我在這兒，」她說得很快很急，

他可以聽得到喘息。「不要留我一個人在這兒，今天晚上。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今天總不要！明天我會有勇氣，可是今夜我不能一個人留着，我已經困倦無力而疲累了，一點兒氣力也沒有，你又不能帶着我出去——今夜不能——現在我不能夠一個人留着！」

雷維克小心翼翼地把酒瓶放到桌子上，鬆了那雙挾在他胳膊底下的她的手。「小寶貝，」他說，「慢慢的我們總得要把什麼事情都習慣啊。」他睜視着那把長椅。「我可以睡在那上面。現在也不想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需要幾小時的睡眠。早晨九點鐘，還要去施行手術。我睡在這兒，會像我睡在自個兒的地方一樣。這也不是我第一次熬夜。你說好不？」

她點點頭。還是站在他身邊。

「我一定要在七點三十分出門。怪早的呢。也許會吵醒你。」

「那不要緊。我可以起來，爲你弄早點，預備一切——」

「什麼都不用，」雷維克說。「我可以到什麼咖啡館裏去吃早餐，像一個警醒的工人那樣；喝點兒咖啡，吃些甜酒和小麵包。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在醫院裏做。請尤琴妮爲我端整洗澡，也是快事。好的，讓我們留在這兒。十一月裏兩個流亡的靈魂。你睡那張牀。假如你要，我可以下樓去睡在年老的看門人那兒，待你舒齊後進來。」

「不要，」瓊恩·曼陀說。

「我不會逃掉的。而且，我們還需要幾樣東西。枕頭啊，毛毯啊之類。」

「我可以揷鈴招呼他。」

「那我自個兒來招呼好了。」雷維克找尋着電鈕。「男人招呼比較的好些。」

看門人立刻走了來。手裏又拿了一瓶高涅克酒。「你把我們估計得太高啦，」雷維克說。「多謝多謝。我們是屬於戰後的一代。一條毛毯，一個枕頭，幾張單被。我不能不睡在這兒。外面太冷，雨也太大了。我最近生過一場嚴重的肺炎，起牀纔祇兩天呢。你可以替我們安排一下嗎？」

「當然可以，先生。讓我自個兒來打算。」

「好的。」雷維克點了一枝紙烟。「我要到外面門廊裏去一下。看看門口的鞋子。那是我的老脾氣。我不會逃掉的，」他說着，注意瓊恩·曼陀的表情。「我不是埃及的約瑟。我不會把外衣留着就走的。」●

看門人拿着東西回來了。他看見雷維克站在門廊裏，便突然停住了脚步。他臉上微笑

起來。』一個人倒是不常看見這些個情形的。』

「我自個兒也難得這樣做。祇在生日和聖誕的那天。把那些東西給我。讓我拿到裏邊去。還有那個東西是什麼啊？」

「一個熱水袋。因為你生過肺炎。」

「好極了！可是我的肺，已經讓高涅克灼熱了。」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來。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有睡衣褲，先生。我可以替你找一套來。」

「謝謝，老哥。」雷維克望着那個老頭兒。「我穿起來一定覺得太小吧。」

「我想，於你一定很合適的。那還是全新的呢。不瞞你說，這是一個美國人送給我的禮物。也是一位太太送的。我自個兒又不穿這種東西。我祇穿普通的睡衣。唔，全新的，先生。」

●「我不是埃及的約瑟。我不會把外衣留着就走的。」聖經舊約創世記第三十九章：「有一天，約瑟進屋

裏去辦事，家中人沒有一個在那屋裏。婦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說：你與我同寢罷。約瑟把衣裳丟在婦人手裏，跑到外邊去了。婦人看見約瑟把衣裳丟在他手裏跑出去了，就叫了家裏的人來，對他們說：你們看，他帶了一個希伯來人，進入我們家裏，要戲弄我們。他到我這裏來，要與我同寢，我就大聲喊叫。他聽見我放

聲喊起來，就把衣裳丟在我這裏，跑到外邊去了。」——譯者

『好的，把它拿來。讓我看看。』

雷維克就在門廊上等着。三雙鞋子放在門口。其中一雙是高統的皮靴，有着寬緊的靴統。後邊的房間裏，傳出雷似的鼾聲。另外兩雙：一雙是褐色的男鞋，一雙是高紐扣的特製的皮鞋。這兩雙都放在一個房間的門口，雖然在一起，却好像顯得古怪地寂寞。

看門人拿來了睡衣褲。那確實是挺好的。藍的人造絲，還有金星在上面。雷維克注視了一會兒，默然無語。他是瞭解那個美國人的。

『漂亮極了，可不是嗎？』看門人自豪地問。

睡衣褲是新的。還裝在勞甫里百貨公司的盒子裏。『真是可憐見的，』雷維克說。『我倒很想看看那位選擇這套睡衣褲的太太。』

『今夜你可以穿用。不必買的，先生。』

『租要多少錢呢？』

『隨你給。』

雷維克從他口袋裏掏出錢來。『太多了，先生，』那看門人說。

『你不是法國人嗎？』

「我是的。聖·那柴爾人。」

「那你已經給美國人弄壞了。再說——租用這一套睡衣褲，是要這麼多錢的。」

「我很高興，你也看得中意。晚安，先生。明兒個我跟這位太太拿回就是。」

「明天早晨我自個兒會送還給你。七點三十分的時候，請你叫醒我一聲。可是要輕點兒敲門。我聽得見。晚安。」

「你瞧這個，」雷維克把睡衣褲拿給瓊恩·曼陀看，這樣說道。「一套聖誕老人的衣服。那看門人真是一個魔術家。我倒很想拿來穿一下。扮得這麼奇形怪狀的，倒也需要點兒勇氣，需要點兒厚臉皮呢。」

他在長椅上鋪着毛毯。睡在他自己的旅館裏，跟睡在這兒，在他都無所謂。他在門廊上看見一間走得通的浴室，又從看門人那兒買了一柄新的牙刷。此外事情，都無所謂了。這女人彷彿是一個病人。

他在無腳酒杯裏，斟了一杯高涅克酒，跟那看門人帶進來的一個小酒杯，一起放在牀邊。「我想你喝這點兒已經夠了，」他說。「這樣比較簡單一點。我可以不用再起來斟酒。我

把酒瓶跟另外一個小酒杯放在我這兒。」

「我連小杯也不要。喝那個無腳酒杯就是。」

「那更好啦。」雷維克輪上長椅。他很高興，因為那女人沒有跟他嘮叨，問他舒服不舒服之類。她已經如願以償了——感謝天，她倒沒有太太們的嚙嚙脾氣。

他斟滿了自己的酒杯，把瓶子放在地板上。「祝福你！」

「祝福你！」瓊恩·曼陀說。「而且謝謝你。」

「那就好了。無論如何，我不用到雨裏邊去走路了。」

「外面還在下雨嗎？」

「還在下。」

輕叩的聲音，衝破了外邊的岑寂——彷彿什麼東西要溜進來似的，灰色的，沒有生氣的，沒有形體的，一種比哀愁更悽慘的東西——一種久遠的說不出來的記憶，一種向他們衝擊過來的無垠的浪潮，想把以前打在島上的，已被遺忘了的收回去埋葬——人類的一點兒什麼，一點兒光，一點兒思緒。

「這是最宜於喝酒的良宵——」

『是的——却是不宜於獨居的暗夜哪。』

雷維克緘默了一會兒。『我們應該養成獨居的習慣。』他半晌纔說。『以前把萬物扭聚在一起的那些東西，現在已經破損。到了今天，我們都被分離，彷彿玻璃珠的項圈斷了線。什麼東西都不復凝聚了。』他又斟滿了酒。『我在孩子的時候，有一晚睡在草地上。那是夏夜，長空皎潔無瑕。在我睡熟以前，看見獵戶座星星掛在樹林上面的天際。半夜醒來——那顆星星突然出現在頭頂上空了。這件事情，我就永遠沒有忘記。我知道地球是一個行星，而且在轉動着；可是彷彿一個人從書本上讀到的什麼東西一樣，僅僅知道而並沒有瞭解。可是現在，我第一次覺得地球確實是那樣的。我覺得地球在無垠的空間，默默地飛馳着。我深切地覺得，幾乎相信我必須拉住什麼東西，纔不至於被飛馳的地球所拋擲。也許因為我剛從熟睡中醒來，一下子失却了記憶和習慣，面對着這個廣漠而平置着的蒼空，纔會有那樣的感覺。於是地球便突然地不復堅實了——而從此之後，地球便不復真個堅實過——』

他喝乾了那杯酒。『這樣，有些事情變得艱難，而有些事情却變得更容易了。』他望着瓊恩·曼陀。『我不知道你快要睡着了沒有。如果你太困倦了，就不必再回答我。』

『還沒有呢。快了。彷彿有什麼地方還醒着似的。醒着，而且很冷。』



雷維克把酒瓶子放在牀邊的地板上。在房裏的溫暖氣氛中，一種褐色的疲勞，慢慢地向他擦撥着。暗影浮現了。彷彿翹翼的撲動。一個陌生的房間，黑夜，外面是遙遠的鼓聲似的單調地敲擊着的雨——這是一個茅舍，是在混亂中的一點微光，是在荒漠上的一星弱火——是向着說話的一張陌生的臉——

「你也有過這種感覺嗎？」他問。

她緘默了一會兒。「是的。不都是相同的。兩樣的呢。因為我白天不跟任何人說話，晚上獨個兒漫步——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個去處——他們有一個什麼地方可以去——有一個什麼地方是他們的家。祇有我，可不是那麼的。於是，一切東西都慢慢地變得不真實起來——彷彿我淹溺在水裏，在水裏走過一個奇異的城市——」

外面有人在走上樓梯。鑰匙，玳瑁地響了一下，一扇房門便給碰上了。接着就聽到水龍頭裏放水的聲音。

「你沒有熟人，爲什麼還耽在巴黎呢？」雷維克問道。他覺得自己已經很疲倦了。

「我不知道。可是，又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去呢？」

「難道你沒有回去的地方嗎？」

「沒有。那是不能夠回去的。」

夜風追逐着急雨，直撲窗櫺。「那你又爲什麼到巴黎來呢？」雷維克問。

瓊恩·曼陀沒有就回答。他以為她早已睡熟了。「賴辛斯基和我，爲了要分離，所以到巴黎來的。」她這纔說道。

雷維克聽着並沒有驚奇。天下往往有什麼事都不覺得驚奇的時候的。對過房間裏，那個剛纔上來的人，開始在嘔吐了。他們聽得到門裏傳過來的含糊的喘息。「那你爲什麼這樣絕望呢？」雷維克問。

「因爲他死了！死了！猝然地沒有了！永遠地找不回来了！死了！再也無法償贖了！你懂得嗎？」瓊恩·曼陀坐在牀上，對着雷維克望。

「懂得的。」他這樣說道，可是他想着：這是不確的。決不因爲他死了。因爲你還沒有能夠離開他，他就離開了你。因爲在你還沒有來得及準備的時候，他先把你一個人扔了下來。

「我——我應該不那麼對他——我那時是——」

「忘記了吧。抱憾是天下最沒有用的事情。往事追不回來。誰也無法彌補的。否則，我們都成了聖人。人生，原不要我們活得十全十美。誰能活得十全十美，就該送進博物院裏去。」

瓊恩·曼陀沒有回答。雷維克看着她喝酒，看着她睡回到枕上。好像還有點兒什麼事——可是他實在也很疲倦得想不起來了。而且，想起來也與他無干。他現在需要的是睡覺。明天他還要施行手術。這些事情，與他都沒有關係的。他把空杯放在酒瓶旁邊的地板上。奇怪，有時候一個人也會發現自己的，他這樣想。

六

雷維克進來的時候，羅茜妮·瑪蒂納正在窗櫺邊坐着。「你覺得怎麼樣啊，」他問道，  
「第一次下牀？」

那姑娘先望了望他，又轉過頭去望那窗外灰色的天空，然後再向雷維克瞧着。「今天的天氣不很好，」他說。

「很好呢，」她答道。「在我是很好的。」

「爲什麼啊？」

「因爲我可以不走出去了。」

她跪坐在椅子裏，一件織着罌粟花朵的便宜棉布衣服，披在她肩膀上，看來是一個纖細娉婷的平庸女人，長着一口不很好看的牙齒——可是在此刻的雷維克看來，她比特洛

城的海倫，還美麗。她是自己雙手拯救出來的一條生命。可是也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自豪的地方；因為他在不久以前，曾經喪失過一條生命；下一次他也許又會喪失人家一條生命；而歸結到最後，他會把所有的生命都喪失，連他自個兒的生命也在內。然而在此刻，這個姑娘的生命，畢竟是被拯救了。

『像這樣的天氣，捧着帽子出去，到底不是有趣的事哪，』羅茜妮說。

『你是送帽子的嗎？』

『是的。替蘭懷爾太太送的。那舖子開在碼頭牛路。我們要工作到五點鐘之後就出去送帽子到顧客們家裏。現在是五點半。這時候我正在路上送貨呢。』她望着窗外。『雨又下的不大，那纔挺壞。昨天就比較好。下的是大雨。現在啊，一定有人代我出去送貨啦。』

雷維克坐在她對面的窗邊椅子上。好奇，他想誰都以爲一個從死裏逃生的人，總會毫無保留地縱情歡樂的。可是事實上却不然。這一個姑娘也如此。在她，好像這一個奇蹟還不夠奇，唯一使她高興的事，乃是她可以不必淋着雨送貨。『你怎麼會到這個醫院裏來的？』

● 特洛城的海倫 (Helen of Troy) 希臘神史中 Menelaus 之妻，因其爲 Paris 所誘拐而引起

Troy 戰爭，詩家認其爲女性美之典型——譯者

呢，羅茜妮」他問。

她小心翼翼地望着他。「有人告訴我的。」

「誰啊？」

「一個熟人。」

「什麼熟人？」

那姑娘遲疑了一下。「也來過這兒的一個熟人。我送她到這兒。送她到門口。所以我知道的。」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在我入院前一個星期。」

「是不是那個開刀死了的病人？」

「是的。」

「你知道了那件事情，還會到這兒來嗎？」

「是的，」羅茜妮毫不在意地說。「爲什麼就不來呢？」

雷維克並沒有把他想說的話，說給她聽。祇是望着那張冷酷的小小的臉，這臉蛋兒原

也是很柔和的，却給人生磨折得一下子變成強勁了。「你也到那個產婆那兒去過嗎？」他問。

羅茜妮並沒有回答。「還是到那個醫生那兒去過的？你告訴我，不用害怕。反正我又不知道那個人的名字。」

「曼麗先到那兒去的。是在一星期以前。十天以前。」

「你明知道她怎麼個結果，後來你還是去了嗎？」

羅茜妮聳着她的肩膀。「我有什麼辦法呢？不能不冒險啊。一個孩子——有了孩子我怎麼辦呢？」她又望了望窗外。對面陽台上，站着一個戴着背帶擎着雨傘的男人。「我在這兒還要耽多久啊，醫生？」

「大約一個禮拜。」

「還要一個禮拜嗎？」

「那也不長啊。怎麼說呢？」

「要花很多的錢——」

「也許我們可以縮短一兩天。」

「你說我可以分期付款嗎？我沒有錢。費又很貴，三十法郎一天。」

「誰跟你說的？」

「護士。」

「哪一個護士？一定是尤翠妮了——」

「是的。她說手術費和繃帶費還不在內。這不是很貴嗎？」

「手術費你已經付了。」

「護士說那還是不夠的。」

「護士也不怎麼知道的，羅茜妮。過後你還是問一問范勃爾醫生的好。」

「我就想知道呢。」

「爲什麼？」

「那我可以預計要做多久的工作，纔還得了這一筆費。」羅茜妮瞧着自己一雙手，指是纖細而刺着小孔的。『我還有一個月的房租要付，』她說。『我入院的那一天是十三十五日我又得通知續租的事。現在就要付出另一個月的租金。而我的收入却沒有。』

「你有什麼人資助嗎？」



羅茜妮抬起頭來。她的臉，突然間，彷彿蒼老了十年。「你一定也知道的，醫生。他祇是憤怒。他想不到我竟這樣的不懂事。否則，他就不會跟我發生什麼關係了。」

雷維克點着頭。像這樣的事情，他也司空見慣了。「羅茜妮，」他說，「讓我們來想辦法，叫那個墮胎的產婆拿點兒出來。那都是她的過失。你祇要把她的名字告訴我們。」

那姑娘急遽地挺了挺身子。突然彷彿表示拒絕似的。「報告警察嗎？那不要！那我自個兒也要牽涉進去了。」

「不必警察。我們祇要去恐嚇她。」

她大笑了起來。「那樣啊，你們不會叫她拿出什麼來的。她是個鐵鑄的人兒。我要付給她三百法郎。而這點兒錢——」她掙平着身上的棉布衣服。「有些人還沒有運氣呢，」她滔滔地說着，彷彿說着別人的事情，不是說着自己的樣子。

「正巧相反，」雷維克答道。「你倒是運氣很好的。」

他在手術室裏看見了尤琴妮。她正在擦着鑲製的醫療器械。這是她的嗜好。工作的時候，總是聚精會神，連他進來也沒有聽見。

「尤琴妮，」他叫道。

她吃驚地轉過頭來。「哦，是你！你一定要常常嚇人嗎？」

「我倒沒有那樣的脾氣。可是你啊，你就不應該拿醫藥費啊這一類的事情去唬嚇病人。」

尤琴妮挺直了身子，趾高氣揚地，手裏拿着塊抹布。「我知道那個娼婦就會嚼嚼嚼舌地講出來的。」

「尤琴妮，」雷維克說，「在沒有跟男人睡過的女人中間，比那些艱苦地賣淫過活的女人羣，有着更多的娼婦呢。且不說已經正式結過婚的女人了。再說，那姑娘也不是什麼嚼嚼嚼舌啊。是你把她擾得整天不安的。就是那麼一回子事。」

「這有什麼？那樣生活的女人，就是神經過敏！」

你自以為循規蹈矩，雷維克想。你厭惡那種良心未泯的典型——你怎麼知道這個製帽女工的孤寂况味，她會勇敢地去那個毀了她朋友的產婆——去進那個沒有救活她朋友的醫院——她沒有什麼可說的，就祇有：除此以外我還有什麼辦法呢？還有：我怎麼能担負這一筆費？

「你應該結婚了，尤琴妮，」他說。「嫁給一個已有兒女的鰥夫。或是殯儀館的老闆。」  
「雷維克先生，」那護士嚴肅地答道，「你能不能不牽涉我的私事？否則，我不能不向范勃爾醫生申訴了。」

「你一天到晚就是這樣。」雷維克看到她兩頰的紅暈，便兀自高興起來。「爲什麼虔誠的人總是不很忠實的，尤琴妮？憤世嫉俗的人，往往有高尙的人格；而理想主義者却偏偏是不很可靠的。你是不是以爲對的啊？」

「感謝上帝，我覺得不。」

「可是我就那麼想。現在，我要到罪惡的兒女那裏去了。到奧雪里斯去。如果范勃爾醫生需要我，就到那邊去找。」

「我想范勃爾醫生不會需要你的。」

「天不會賦給處女千里眼。也許他會需要我的。五點鐘左右以前我總在那兒。之後我在旅館裏。」

「好旅館，那是猶太人的窩！」

雷維克轉過頭來。「尤琴妮，難民不全是猶太人。而且，即使是猶太籍，也不盡是猶太人。」

有許多你也不會相信是猶太人。我就看見過一個猶太籍的黑人。他是一個孤獨得古怪的人。他唯一的愛物，乃是中國飯菜。人生原就是那樣的。」

護士沒有作答。她正在擦着一隻全無瑕疵的銀盤。

雷維克坐在鮑埃西爾路一家小酒店裏，望着窗外的雨天，却看見了那個人。他的神經中樞，彷彿受了沉甸甸的一擊。首先，他怔了一下，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可是在第二剎那，他便推開了桌子，從椅子上直跳起來，粗魯地碰撞着擁擠的人羣，衝出門去……

有人抓住他的胳膊，攔住了他。他纔轉過頭來。「幹嗎？」他茫然地問道。「幹嗎？」那是一個侍者。「你還沒有付賬呢，先生。」

「怎麼——哦，是的——我還要回來的——」他掙脫了自己的手臂。

侍者漲紅了臉。「我們不允許那樣的。你必須——」

「這兒——」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丟給侍者，便衝出門去。他推擠着過往的人羣，向右轉了個彎，沿着鮑埃西爾路奔去。

有人在背後喚他。他便鎮定了一下，停止奔跑，儘量的跨着最急促的脚步，不使人家顯然地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他想，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一定在發瘋，這是不可能的！那張臉，那張臉啊，一定是一種貌似，一種酷肖的貌似，是我的神經給我開了個玩笑——那不會在巴黎，那張臉，那是在德國，那是在柏林，窗子給雨點打濕了，看不清楚，我一定是在看錯了，一定是……

他急遽地推擠着電影院散場出來的人羣，搜索着每一個人的臉，窺探到帽子底下，瞧見人家憤怒和驚異的神色，他還是搜索着，搜索着別的臉，別的帽子，灰的，黑的，藍的，他衝過他們，轉過頭來，仔細地端詳着——

他在克勒貝爾路的岔道口站住。突然他記了起來，一個女人，一個牽着一條彪犬的女人——就在這個女人背後，他發現了那個人。

而那個牽着一條彪犬的女人，已經走過好久了。便急忙地轉身回去。遠遠地瞧見那個牽着狗的女人，纔在邊石上站住。他在衣袋裏捏緊了拳頭，聚精會神地凝視着每一個過客。那條狗在燈柱下立定，嗅了一陣，纔無限鄭重地舉起它的一隻後腳。然後照例地抓爬着鋪道，繼續向前奔跑。雷維克突然覺得頸項上濕漉漉的，一身臭汗。他又等候了一會——那張

臉並沒有發現。便向停靠在街邊的汽車裏找尋。也沒有那張臉。他轉身走入克勒貝爾路的地下鐵道去。他跑進入口，買了一張車票，在月台上踱着。人很擁擠。他還沒有搜查完畢，一列火車已經進站，停了一下，又向隧道中馳去。月台上已經闕無一人了。

他纔慢吞吞地踱回小酒店。坐在先前坐過的那張桌子邊。半杯蘋果白蘭地酒依然留在那兒。居然還會放着，這倒是很奇怪的。

侍者拖着遲緩的脚步，向雷維克走來。「對不起，先生，我剛纔不知道——」

「不要緊！」雷維克說。「再來一杯蘋果白蘭地酒。」

「再來一杯？」侍者看看那桌上的半杯。「你要不要先把這半杯喝完了？」

「不。給我再來一杯。」

侍者拿起酒杯，嗅了一下。「這已經不好了嗎？」

「很好，我祇是再要一杯。」

「是，先生。」

我看錯了，雷維克想。這扇給雨打濕的窗子，一半兒已經模糊啦——怎麼能看得清楚呢？他又望了望窗外。目不轉睛地望着，彷彿一個躺在那兒等待的獵夫，注視着每一個過往

的行人——可是，在同時，一張灰色而無聲的影片，黑影似地掠過了，那是記憶的斷片……

柏林。一九三三年的夏夜。秘密警察的總部。血；一間沒有窗戶的破屋；無罩電燈所發出來的強烈的光芒；裝着皮帶的血跡斑斕的桌子；白天給浸在水桶裏一二十次，窒塞得半死了，便那麼昏厥了過去，晚上頭腦清醒了一點兒，想起來真是說不出的苦楚；腰裏被打得麻木了，反而覺得疼痛；浮現在他面前的茜皮爾的臉，無援地抽搐着；兩個穿着制服的行刑者，却持着她——便有一張微笑的臉，一種聲音，甜言蜜語地哄騙着，假如再不招供，茜皮爾會受怎樣的處置——茜皮爾，三天以後傳來一個消息，說是她已經自縊了……

侍者過來，將酒杯放在桌上。『這是另外一杯白蘭地，先生。這是凱恩的第第歐，更陳的酒。』

『好的。謝謝。』

雷維克喝乾了酒。從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取了一枝，燃上了火。他的手還沒有鎮定。他把火柴梗扔在地板上，又招呼了一杯蘋果白蘭地。那張臉，他以為剛纔又看到的那張微笑的臉——他一定是看錯了。哈蓋在巴黎，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應該撇開那記憶。既無辦法，徒然自苦，那是毫沒有意義的事情。那邊的一切都崩潰了，而大家都能夠回去的日子，

總是會來的。到那時候……

他招呼了侍者，付了賬。可是他還不期然地搜索着街上每一個行人的臉。

他跟莫洛索夫坐在「墓穴」裏。

「你以為那就是他嗎？」莫洛索夫問。

「不。可是真像得很。見鬼的，真是像極了。也許我的記憶力不行啦。」

「你在那個小酒店裏，運氣可真不好呢。」

「是的。」

莫洛索夫緘默了一會兒。「害得你緊張起來，是不是？」半晌他纔說道。

「也不爲什麼呢？」

「因爲你不知道。」

「我是知道的。」

莫洛索夫並沒有回答。

「見鬼，雷維克說。」我想我現在應該撇開這意念了。」



『不會的。我也是一樣。尤其在最初的時候。在最初的五六年間。我還等着在俄國的三個人呢。他們一起有七個。四個已經死了。兩個給自個兒的人打死。我這樣等了二十多年。還從一九一七年等起的。活着的三個人中，一個應該有七十歲了。其餘兩個，也有四五十歲。那些都是我想得之而甘心的人。爲了我的父親。』

雷維克望着鮑列斯。他也六十多了，可是個子還高大得很。『你一定會弄到他們的。』他說。

『是的。』莫洛索夫啓闔着他的巨掌。『所以我至今還等着。所以我更珍攝着自己。我現在已經不常喝酒了。也許會等些個時候。我不能不康健一點。我倒不要將他們打死或者殺死呢。』

『我也不要。』

他們坐了一會兒。『我們來下一盤棋好嗎？』

『好的。可是棋盤都不空呢。』

『那邊，那位教授下好了。他跟李維下的。總是他贏。』

雷維克走過去拿棋盤和棋人。『你已經玩了很久啦，教授。』他說。『玩了一整天下午

咧。」

那老頭兒點着頭。「下棋真會使你着迷。因為這比任何的牌戲都來得完美。玩牌的時  
候，還有運氣的好壞。不夠解悶消愁。而下棋，却有自個兒的天地。我們一下了棋，就彷彿代替  
了外面的天地。」他翻起那雙激動的眼睛。「那天地是並不怎麼完美的。」

他的同伴李維，驀然間叫了起來。接着緘默了下去，轉過頭，惶恐地跟着那教授走了。

他們玩了兩盤。莫洛索夫便站起來。「我要走了。又要去替人類的精英開門了。你爲什  
麼不到希海拉柴特來了呢？」

「你不知道。偶然的機會而已。」

「明兒個晚上怎麼樣？」

「明兒個我不能。瑪克辛飯店吃飯。」

莫洛索夫笑了。「像你這樣一個非法的難民，混在巴黎最華貴的地方，倒是要點兒胆  
量的。」

「那些個地方，反是最安全的處所，你有了一張南森●的護照。一個人顯得像難民一  
樣的，反會一下子給抓去。你應該明白這些個道理。」

「是的。那麼你跟什麼人一起去的呢？難道跟德國大使同去，作你的掩護嗎？」

「跟凱蒂·海格斯特朗。」

莫洛索夫吹着口哨。『凱蒂·海格斯特朗，』他說。『她已經回來了嗎？』

「她明兒個早上就到了。打維也納來的。」

「很好。那我以後總會在希海拉柴特看見你了。」

「也許不會。」

莫洛索夫撇下了那個念頭。『不可能！凱蒂·海格斯特朗在巴黎，希海拉柴特便是她的總部。你也跟我一樣知道的。』

「這一次可不同了。她一來就要進醫院。幾天裏邊就要施行手術。」

「那便是她所以要來這兒的原因。你真不懂得女人。」莫洛索夫眯細了眼睛。『難道你不要她來嗎？』

『爲什麼不要？』

● 南森 (Nansen, Fridtjof 1861—1930) 挪威之北極探險家，政治家。曾得一九二二年諾貝爾和平

獎金。此處或係借用爲安全之意。——譯者

「我覺得你把那個女人，瓊恩·曼陀，送到我們這兒來了之後，就沒有跟我們在一起過。看來不見得是偶然的機會吧。」

「胡說。我還不知道她跟你仍然在一起呢。你們能用她嗎？」

「是的。起初在合唱班。現在她有一個短短的獨唱節目了。兩三支歌的獨唱。」

「她還能夠應付嗎？」

「當然囉。怎麼不能呢？」

「她很灰心呢。可憐的鬼。」

「什麼？」莫洛索夫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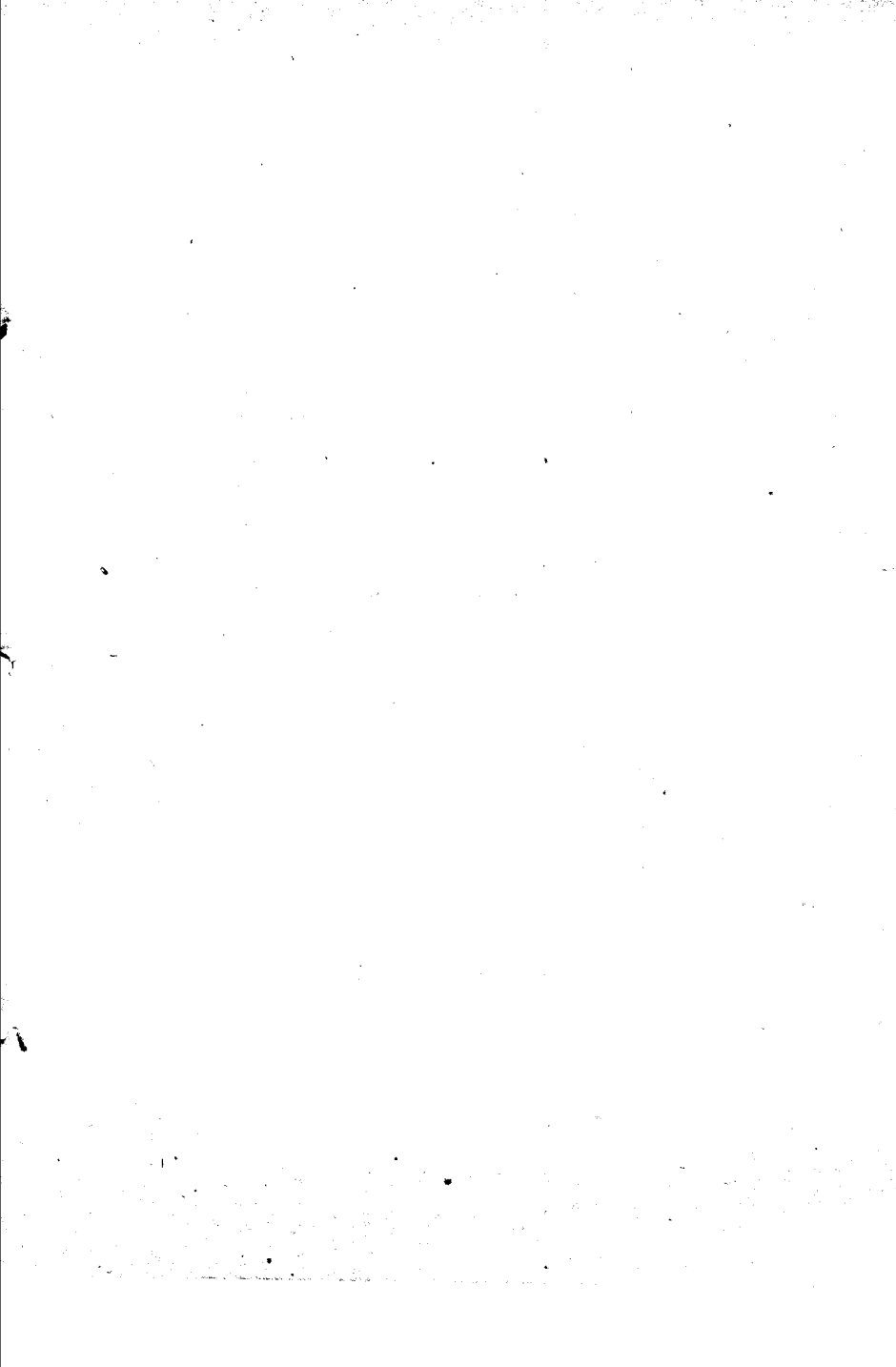
「我說可憐的鬼。」

莫洛索夫微笑起來。「雷維克，」他以一種慈父的口吻，一張突現着世界上草野平原，一切知識經驗的臉，這樣答道，「不要胡說。那個女人乃是一個淫婦。」

「什麼？」雷維克問。

「一個淫婦。不是娼妓。是一個淫婦。假如你是俄國人，你就會知道的。」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那她一定大變了。再會，鮑列斯！願上帝保佑你的眼睛！」



七

「什麼時候，我要住醫院。雷維克」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明兒個晚上。我們後天施手術。」

她站在他前面，柔弱，稚氣，自信，美麗，可是不復年青了。

「這一次我倒有點兒害怕，」她說。「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我有點兒害怕。」

「那是不必的。還不是照例的事。」

兩年前雷維克爲她割治過盲腸。那時候，他們彼此相愛，做了朋友。有時候，她會幾個月不見，突然有一天回來。她彷彿成了雷維克的吉星。割治盲腸是他在巴黎的第一次手術。她爲他帶來了好運。自此以後，他在那兒繼續工作，從沒有警察再跟他打過麻煩。她走到窗邊，望着外面。那兒是朗卡斯忒旅館的場地。一株高老而碩大的栗樹，伸着赤裸的手臂，矗立在

濕潤的空間。『這兩啊，』她說，『當我離開維也納的時候，天在下雨。我在沮列克醒來，雨沒有停。而現在到了這兒——』她又把窗幔拉上了。『我不知道自個兒爲着點什麼。我覺得正在衰老下去呢。』

『一個人還沒有老的時候，偏會常常這麼想的。』

『我可不然。兩星期前我離了婚。應該是快樂了。可是我又厭倦得很。什麼事情都在重演着，雷維克爲什麼啊？』

『事情決不會重演的。重演的是我們自己哪，這是真的。』

她微笑着，坐到一張安放在人工壁爐旁邊的沙發上。『幸而回來了，』她說。『維也納已經變成了軍營。淒涼得很。那些德國人啊，把城市踐踏着，蹂躪着。還有一大夥奧國人。那些奧國人也都是一樣，雷維克。我想那真是悖逆天理的一個奧國的納粹。可是我都目親了他們。』

『那是不足爲奇的，凱蒂。權勢原是最容易傳染的病症哪。』

『是的。而且是最容易殘廢的。那便是我申請離婚的原因。我在兩年前下嫁的那個體面的懶蟲，忽然變做搖旗吶喊的挺進隊的頭目了，他竟驅迫貝恩斯坦老教受洗掃街道，而

他自己站在旁邊訕笑。這位教授，一年前還醫好過他的腎臟炎呢。如今硬說他收費太貴。」  
凱蒂·海格斯特朗咬着她的嘴唇。「其實，費是我付的，還不是他。」

「你跟他離開了，便應該高興一點。」

「他還要我償付二十五萬希林●的離婚費呢。」

「便宜的。」雷維克說。「凡是用錢可以解決的事情，總是便宜的。」

「他沒有得到一個錢。」凱蒂·海格斯特朗抬起她的鵝蛋臉，那是好比寶石一樣雕琢得一無瑕疵的。「我祇告訴他，對於他，對於他的黨，對於他的領袖的看法——而且我還告訴他，以後我將公開地宣揚了他拿祕密警察和集中營來威脅我。我祇嘲笑着他。我畢竟還是一個美國人，我受大使館的保護。他們拿我沒有辦法的——可是因為他跟我結了婚，他倒是可能遭遇到意外。」她笑着。「他還沒有想到這些呢。可是從此就不再跟我麻煩了。」

大使館，防禦，保護，雷維克這樣想。那彷彿是隔世的事情。「我倒想像不出貝恩斯坦是

● 希林 (Schilling) 係德國及荷蘭所通用之錢幣，約值美金一分半至五分，美金四分之三辨士至二辨



不是再能行醫了，』他說。

『他不能。我第一次出血的時候，他祇是祕密地爲我檢查了一下。感謝天，我不能再有孩子了。一個納粹所生的孩子——』她震顫着。

雷維克站起身來。『現在我要走了。下午你再給范勃爾檢查一次。那不過是形式而已。』

『我知道了。無論如何——我這一次有點兒害怕。』

『可是，凱蒂——這也不是第一次啦。比你割治盲腸，還要簡單得多咧。』雷維克輕輕地扶掖着她的肩膀。『你是我在這兒第一個施行手術的病人。彷彿一個人的第一次戀愛。我一定會特別關顧你。』

『是的，』她說着，瞟着他看。

『那就好了。再會，凱蒂。今兒晚上八點，我打電話給你。』

『再會，雷維克。現在我到曼恩蒲休去買一套晚服。我必須擺脫這一份厭倦的感覺。一種彷彿給縛在蜘蛛網裏的情緒。那維也納，』她慘然地笑着。『幻夢的城市哪——』

雷維克趁了電梯下樓，穿過大廳，經過酒吧。那兒有幾個美國人坐着。房間中心，一大束

紅水仙花供在一張桌子上。在灰暗的光芒下，看去彷彿是一灘汚血似的顏色，走近一看，纔發現那是十足地新鮮的。原來是外面的光線照成這樣地慘澹。他對着這一大束紅花注視了半晌。

國際旅館的二樓，比較熱鬧得多。許多房間都敞開着，女侍和侍役全像穿梭似地在奔跑，房東太太則在走廊裏指揮。

雷維克走下了樓梯。『這兒在作什麼啊？』他問。

房東太太是一個豐滿嬌媚的女人，胸脯很大，可是頭顱太小，短髮是捲曲而烏黑的。

『那些西班牙人都走了。』她說。

『我知道。可是，這麼深晚，你們爲什麼還在收拾房間呢？』

『明兒個一早就要用。』

『有新來的德國難民嗎？』

『不，西班牙的。』

『西班牙的？』雷維克問，一下子不明白她的意思。『怎麼回事兒？他們不是纔走嗎？』

房東太太睜着她烏黑的明眸，微笑起來，這是一種最淺顯的瞭解，和最單純的諷刺的微笑。「別的人又回來了，」她說。

「別的什麼人啊？」

「對方的人。可是，那原是常有的事。」她向一個正在收拾房間的姑娘吩咐了幾句話。「我們這兒是老旅館，」她帶點兒傲然的神氣這樣說道。「我們的客人，總歡喜回到我們這兒來住。他們還等着原來住過的房間。當然也有很多人，已經戰死了。不過還有不少人，在比亞里茲和聖瓊第盧茲等着，待我們有了空房間再來。」

雷維克惶惑地望着房東太太。「以前什麼時候，他們在這兒住過的？」他問。

「可是，雷維克先生！」她很驚奇，他竟沒有懂得。「當然囉，在普里摩·特·黎維拉做西班牙獨裁者的時候。那時候，他們不得不逃亡出來，到這兒居住。後來西班牙成立了共和國，這批人就回去，而那些君主黨和法西斯蒂黨人，便來到這兒了。現在，君主黨和法西斯

● 普里摩·特·黎維拉：Primo de Rivera, y Orlaneja Miguel. (1870—1930) 西班牙軍人，政

治家。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曾掌握西班牙政權，實行武斷政略，至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始被迫辭職，亡命巴黎而死。——譯者

帶黨人又回去，共和黨人自然又要回來。到這兒，那些至今還在那邊的人，活像一種兒童們玩的迴輪機。』

『哦，真的是』雷維克說。『一種兒童們玩的迴輪機。』

房東太太對着一個房間看，發現一幀前王阿爾豐瑣的彩色相片，還懸掛在牀頭的牆壁上。『把那張相片摘下來，琪恩，』她吩咐着。

那姑娘把相片摘下了。『這兒放在這兒。』房東太太把那相片放在右手的牆邊，走了過去。隔壁房間裏掛着一幀佛朗哥元首的相片。『這一張也摘下來，跟那張放在一起。』

『爲什麼哥曼茲那班人沒有把那些個相片帶走呢？』雷維克問。

『難民回去的時候，那是很少帶着相片的，』房東太太說。『相片乃是在異地藉以慰

● 迴輪機 (merry-go-round)：有平盪大輪，上裝木馬木舟等物，兒童騎之，隨輪旋轉以爲樂者——譯者

● 前王阿爾豐瑣：指西班牙最後之國王阿爾豐瑣 Alfonso 十三世，爲阿爾豐瑣十二世之遺腹子，出世即嗣位，由其母 Maria Christine 攝政。一九〇二年親政。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共和黨革命成功，遂於四

月十四日宣告退位，由巴黎奔至倫敦——譯者

藉的東西。回去的時候，就不需要這些個東西了。而且，鏡框也不方便攜帶，玻璃更容易破碎的。所以，相片總是留在旅館裏。」

她把另外兩張胖元首的相片一張是阿爾豐瑣的，另一張比較小一些的是奎北·特·顏諾的，跟其餘的相片一起放在走廊裏。『宗教的照片，可以留放在房裏，』她又發現一張顏色絢爛的聖母像，便這樣吩咐道。『聖哲是中立的。』

『也不盡然，』雷維克說。

『在艱困的時代，上帝往往會給人一個希望，一個機會的。我還看見過一個無神論者，在這兒祈禱呢。』房東太太用勁地牽動她左邊的胸脯。『當洪水淹上你頸根的時候，你有沒有作過祈禱啊？』

『當然囉。可是我倒不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祇是一個勉強的信徒。』

侍役走上樓梯，帶着一大疊相片，打走廊裏經過。『你要拿去重行佈置嗎？』雷維克問。

● 奎北·特·顏諾：Queipo de Llano，西班牙內戰時一叛軍將軍。據傳「第五縱隊」一詞，即係最先使用者。——譯者

『正是。做這種旅館生意啊，真要圓滑而周到。這樣，纔會做出個名聲。尤其是我們這兒的旅客，說句老實話，對於這些個事情，他們更特別來得敏感。假如房間裏掛着些首敵的相片，光彩煥發的顏色，有時候還裝配着金碧輝煌的鏡框，傲岸地俯視着，那就別想有誰來住啦。我說得對不對？』

『千真萬確。』

房東太太轉向那侍役。『把這些照片放在這兒，亞陶爾斐。最好放在燈光底下的牆邊，一張一張地排列着，讓我們來看看。』

那個人咕噥了一下，便俯身下去準備把照片排列起來。『現在你把什麼照片懸掛到房裏去呢？』雷維克頗感興趣地問。『難道換上些野鹿啊，風景啊，義大利，凡蘇維斯火山的噴火啊，這一類的照片嗎？』

『要是不夠，纔把這些個照片換上去。否則的話，還是掛他們原來的相片。』

『什麼是原來的相片呢？』

『就是從前旅客的相片。就是那些回去執政的旅客們留在這兒的相片。這兒就是啊。』

她指點着走廊左邊的牆壁。那侍役已經把新的照片，排列起來，放在房裏摘下來的那些相片的對面。兩張是馬克思的，三張是列甯的，半個頭却給紙片糊去了一張是托洛斯基的，還有幾張是奈格林的黑白像，幾張西班牙共和黨領袖的相片，放在較小的鏡框裏。跟那些放在對面的亞爾豐、普里摩和佛朗哥的赫奕的一排相片比較起來，就見得不很顯著，而在色彩、裝幀、和標識方面也不很絢爛了。這是個多麼奇異的景象：兩排代表相反的哲學的照片，在這個燈光慘澹的走廊裏，彷彿彼此默默地觀視着，而那位有才能、有經驗、有機智的法國房東太太，却就夾在他們的中間。

『那時候虧得我保存了下來，』她說，『那些客人要把這許多相片毀損了呢。這種時代，政府是不會長久的。你瞧我不是說得很對嗎？——現在他們果然都回來應用了。做旅館生意的人，就需要這點兒遠大的眼光。』

她吩咐着，照片應該掛在哪裏。她把托洛斯基的相片，攔在一邊。因為她還攪不清他的身份。雷維克仔細地看着那張有半個頭給紙片糊去的列甯相片。他把紙片沿着列甯的頭撕了開來——紙片底下露出另外一個人的頭，那是托洛斯基，在向列甯微笑。大概是一個

史達林的信徒，用紙片糊去的。『這兒』雷維克說。『還有一個給遮藏起來的托洛斯基。那是從前友善相處的時候照下的。』

房東太太接過了相片。『我們把這張也攔下。已經是毫無價值了。這一半永遠侮蔑着另一半。』她把相片遞給侍役。『把鏡框放好，亞陶爾斐。很好的櫥樹料子。』

『其餘的相片，你怎麼處置呢？』雷維克問。『那些阿爾豐頤和佛朗哥他們的相片？』

『放到地窖裏去。你就說不出有沒有一天還要用到它們啊。』

『你這兒的地窖，一定是了不起的偉觀呢。一個現代的博物院。那邊你還有別的相片嗎？』

『哦，當然還多着咧；我們有別的俄國人的——幾張列甯的比較簡單的相片，用厚紙糊裱着，是最後放進去的，還有那些個末代沙皇的相片。那都是，死在這裏的俄國人留下來的。有一個在這兒自殺的人，還遺下一張名貴的油畫，配着厚重的金鏡框，那纔瑰麗呢。此外，就是些義大利的照片。加里波的●的兩張，皇帝的三張，還有一張彷彿從破報紙上剪下來的墨索里尼，那時候他還是沮列克的社會主義者。當然囉，那些個東西祇能當作古董了。誰



也不會再去懸掛起來的。』

『你也有德國照片嗎？』

『還有幾張馬克思的；那些都是最普通的照片；一張拉薩爾，●一張白倍爾●——還有一張亞伯特，●晒得曼，●諾斯克，●和許多人合攝的照片。那一張啊，諾斯克給墨水潑污了。那位先生說，諾斯克已經變成了納粹。』

『是的。你可以跟那張社會主義的墨索里尼照片懸掛在一起。你沒有德國反對派人士的照片嗎，呢？』

『我們有。我們有一張興登堡，一張威廉王，一張俾斯麥，還有』——房東太太微笑了起來——『一張穿着雨衣的希特勒。搜集得倒是很完全的呢。』

● 拉薩爾: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國社會主義者，哲學家。——譯者

● 白倍爾: Bebel, Ferdinand, August, (1840—1913) 德國社會主義者。——譯者

● 亞伯特: Ebert, Friedrich, (1871—1925) 德國革命後第一任大總統。——譯者

● 晒得曼: Scheidmann, Philipp, (1865—1939) 德國政治家。——譯者

● 諾斯克: Noske, Gustav, (1868— ) 德國政治家，政論家。——譯者

「什麼？」雷維克說。「希特勒嗎？你打那兒弄來的？」

「一個同性戀愛的人。他在一九三四年來到了這兒，其時，魯姆跟別的許多人都在那邊被殺了。他很惶恐，不時的祈禱。後來，有一個阿根廷的富翁把他帶走啦。他姓普慈。你要看看那張照片嗎？就在底下地窖裏。」

「現在我不要。不要到地窖裏去看。當旅館裏的房間，全掛上同樣照片的時候，我纔願意去看呢。」

房東太太向他瞅了半晌。「哦，」她然後說。「你的意思是，當他們都到這兒來做難民的時候。」

鮑列斯·莫洛索夫穿着金線的制服，站在希海拉柴特門前，替一輛出差汽車開了門。跳下來的是雷維克。莫洛索夫微笑着。「我以爲你不來了。」

「我倒真是不想來。」

「我硬要他來的，鮑列斯。」凱蒂·海格斯特朗跟莫洛索夫擁抱了一陣。「感謝天，我又回來跟你們在一起了！」

「你有一顆俄國人的靈魂，凱蒂。天知道你爲什麼誕生在波士頓。來吧，雷維克。」莫洛索夫推開了大門。「一個人的志願總是很偉大的，可是實行起來便顯得懦弱了。這兒裏邊，有我們的悲愁，也有我們的魅力。」

希海拉柴特佈置得好比一頂高加索的篷帳。侍者都是俄國人，穿着塞加西亞的紅制服。樂隊是由俄國和羅馬尼亞的吉卜賽人合組而成的。沿牆皆有高出地板的平台，客人們就在平台上的小桌邊坐着。桌面鋪着玻璃板，燈光就從底下照耀上來。這地方，燈光很黯，客人很擠。

「你歡喜喝點兒什麼，凱蒂？」雷維克問。

「伏特加酒。要那些吉卜賽人唱一支歌。我已經聽膩了行軍時唱的「維也納森林」了。」她將雙腳從鞋子裏脫了出來，擱起在平台上。「現在我已不復厭倦啦，雷維克。」她說。「巴黎祇來了幾小時，我却早已給改變了。可是我還有點兒那樣的感覺，彷彿剛從集中營裏逃出來似的。你能想像得出嗎？」

他望着她。「差不多，」他答道。

塞加西亞人送來了一瓶伏特加酒，兩個杯子。雷維克斟滿兩杯，將一杯遞給凱蒂。海

格斯特朗。她急急地彷彿渴極似的一下子就喝乾了，把空杯放回桌上。然後舉目四顧。『一個蟲蝕的洞窟哪，』她微笑着說。『可是一到夜晚，這又成了避難和幻夢的巢穴了。』

她向背後靠着。從桌面的玻璃板底下照耀上來的柔和的燈光，反映着她的臉。『怎麼啦，雷維克？一到晚上，一切都變得更鮮明絢爛了。彷彿沒有什麼困難的事似的，你以為什麼事情都能夠做，即使有不能夠得到的東西，也可以在夢裏邊取償啊。爲什麼呢？』

他微笑着。『我們都有我們的夢，因爲沒有了夢，我們就受不住真實了。』

樂隊開始在調音。提琴的幾下斷片的聲響，在屋子裏迴繞。『你看來不像是一個拿夢來欺騙自己的人哪，』凱蒂·海格斯特朗說。

『你也能夠拿真實來欺騙自己的啊。那是個更危險的夢了。』

樂隊開始演奏。先祇用鐃鈸。然後以一種低柔的琴鏈，敲出一支幾乎聽不清楚的旋律，却又激成一脈輕聲的滑音，而踟躕似地瀉落在提琴上。

那個吉卜賽人慢慢地經過舞池，走到他們的桌邊。他站在那兒，微笑着，肩上攔着一隻提琴，睜着一雙大胆的眼，掛着一副熱情地貪婪的臉。沒有這一隻提琴的時候，他也許是一個販賣家畜的商人——可是有了這提琴，他就變成一個使者，報道着草原啊，漫長的夜啊，

天空啊，以及永遠不會成爲事實的一切消息了。

凱蒂·海格斯特朗覺得這音律好比四月裏的泉水，洒落在她皮膚上。突然彷彿聽到了很多的回響；可是沒有一個聲音在呼召她。四散的囁語在絮聒，模糊的記憶碎片在震顫，有時候又像錦緞似的在閃爍，然而一下子又都旋轉開去了，沒有誰在叫喊她。沒有誰在呼召。

吉卜賽人鞠着躬。雷維克從桌面底下拿了張鈔票塞在他手裏。凱蒂·海格斯特朗在犄角裏蠕動了一下。「你有沒有快樂過啊，雷維克？」

「常常很快樂的。」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說的是，真正的快樂，不容你喘息，不容你思慮，佔有一切的快樂哪。」

雷維克望着前面這一張激動了的小小的臉，她對於所謂快樂，祇知道一個解釋，最飄渺的一個解釋，那就是戀愛，却不知道其他的意義。「常常的，凱蒂，」他說着，意義是完全不同的，也知道跟她說的兩樣。

「你不想瞭解我。或者你不想跟我談起這些個事情。瞧，現在跟着樂隊歌唱的那個女

人是誰啊？」

「我不知道。我好久不到這兒來了。」

「你那兒看不到她的。她不跟吉卜賽人在一起。她坐在那兒什麼地方的桌子上。」

「那大概是客人。這兒常常會有的。」

「一種古怪的聲音，」凱蒂·海格斯特朗說。「一會兒悲慘，却又有點兒反抗的意味。」

「那是歌詞的原義啊。」

「也許是我的心理作用。突然地，你懂得她所唱的是什麼歌嗎？」

「Ja vaas Lovdill —— 我愛你，是普式庚的一支歌。」

「你懂得俄文嗎？」

「祇有莫洛索夫教我的那一點兒。大多是罵人話。俄文倒是最好的罵人的文字了。」

「你不歡喜講到你自己嗎，是不是啊？」

「我甚至不歡喜想到我自個兒呢。」

她靜坐了一會。「有時候我總以為舊的生活已經過去了，」她說。「那種不受約束的

解放，那種期待——一切都在我們的面前。」

雷維克微笑着。「永遠不會過去的，凱蒂。生活是那麼重大的事，在我們停止呼吸以前，決不會過去的。」

她沒有聽着他所說的話。「常常有那麼一種恐懼，」她說。「一種突如其來的無可解釋的恐懼。彷彿我們一離開這兒，外面的世界也許會突然崩潰似的。你有沒有那樣的感覺？」

「是的，凱蒂。大家都有的。這是一種歐洲病。最近二十年來纔有的。」

她緘默着。「可是，這已經不是俄國歌了，」她說着，便諦聽着音樂。

「不是了。那是義大利歌。Santa Lucia Luntana。」

燈光打從提琴師那兒移射到樂隊旁邊的桌子上。雷維克這纔看清了那個歌唱的女人。原來是瓊恩·曼陀。她一個人坐在那兒，一隻胳膊撐在桌子上，眼睛直望着前面，彷彿在深思，旁邊一個人也沒有。在雪亮的燈光下，她的臉蛋兒顯得很蒼白。再也沒有他所見過的那種平板矇矓的樣子了。突然地，這臉蛋兒形成一種動人的孤寂的美，他記得有一次也會瞥見過這樣的神情——那一夜在她房間裏——可是那一次啊，他還以為是曇花易幻。

的醜顏，果然一下子便幻滅，便消逝了。現在想不到又復出現在那兒，完整的，甚至是更動人的。

「什麼事啊，雷維克？」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他轉過頭來。「沒有什麼。我知道那個歌的。一支尼泊爾的斷腸曲。」

「回憶嗎？」

「不。我沒有記憶。」

他說的比他預想的語氣更奮激。凱蒂·海格斯特朗便對着他瞧。「有時候我真想知道你攪的什麼事，雷維克。」

他作了一種防禦的姿態。「也無非是跟別人攪的事啊。這年頭兒，天下滿是不由本意的冒險家。擠塞在每一家難民旅館裏。而每一個人的故事，準會給大仲馬啊雨果啊這些大文豪以莫大的靈感；可是現在呢，他還沒有開始講述，我們已經伸着呵欠了。這兒，是你的一杯伏特加酒，凱蒂。這年頭兒，最偉大的冒險，倒是一種簡單的生活。」

樂隊開始演奏一支勃魯斯舞曲。他們奏的很壞。幾對客人，便下池去跳舞了。瓊恩·曼陀站起身來，走向門去。她彷彿屋子裏邊空無所有似地走着。雷維克突然想起莫洛索夫跟



他說起過的，關於她的那些話。她在雷維克的桌邊，緊緊地擦過。他以為她一定看見他的。可是她的眼睛，却立刻若無其事地掃過了他，轉向前面，走出房間去了。

「你認識那個女人嗎？」一路注意着他的凱蒂·海格斯特朗便這樣問。

「不。」

「你瞧見那個嗎，范勃爾？」雷維克問。「這兒——還有這兒——還有這兒——」

范勃爾俯視着箝住的刀口。「哦。」

「這兒這些個小瘤——還有這兒——這不是脹腫，也不是黏着的——」

「不是——」

雷維克挺起身來。「癌症，」他說。「顯然無疑的癌症！這是我年來所施行的最嚴重的一次手術了。子宮鏡照不出什麼東西，檢查骨盤也祇發現一邊有點兒無關緊要的柔軛，一點兒腫脹，可能是膀胱炎或是纖維瘤，並不怎麼嚴重的，可是我們開割到腹孔，却突然發現了癌症。」

范勃爾望着他。「那你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截製一張玻璃片。作一個顯微鏡下檢查的報告。鮑埃遜還在化驗室裏嗎？」

「在。」

范勃爾吩咐看護婦去化驗室裏找。她便跛着橡皮底的鞋子，急急地出去了。

「我們還是要開割下去。」雷維克說。「施行子宮摘出術。此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最麻煩的倒是她自個兒還不知道。脈搏怎麼樣？」他問那個上麻醉劑的人。

「正常。九十跳。」

「血壓怎麼樣？」

「一百二十。」

「好的。」雷維克望着凱蒂·海格斯特朗的身體，頭在低處，身體橫陳在手術檯上，一

### 種特蘭台侖堡的姿態。

● 特蘭台侖堡的姿態 Trendelenburg position 為施行手術時之一種姿態，病人仰臥於手術檯上，

成一四十五度之斜度，兩腿下垂於手術檯之一端。因係特蘭台侖堡所創始，故名。特蘭台侖堡（1844—

1925）為來比錫之著名外科手術家。——譯者

「她事先應該知道的。她應該自個兒同意。我們不能夠輕易開割下去啊。你說我們能夠嗎？」

「根據法律是不能的。可是在另一方面說——我們已經開始了。」

「那是我們應該做的事。不割到腹孔，我們也不能夠墮胎啊。這却是另一種手術。割除子宮，跟墮胎又不同了。」

「我相信她會信任你的，雷維克。」

「我不知道。也許會。然而她會同意——」他把白衣服下面那條橡皮帷裙，用胳膊推平伏了。「無論如何——待我先作進一步的檢視。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施行子宮摘出術。拿刀來，尤琴妮。」

他將刀口引長到肚臍，把那些小血管箝住了。然後將大血管也挽了結捺住，拿了另外一把刀，割進了黃色的筋膜。他用刀背按下那肌肉，翻開了腹膜，把它箝住了。「拿牽引器來。」

助手護士早把東西準備好了。她將沉重的鏈條拋到凱蒂·海格斯特朗的兩條大腿間，鈎住了腫脹的那一塊。

「拿紗布來！」

他把潮潤溫暖的紗布，塞進了裏面，將那腹孔的凹腔，敞大了開來，小心翼翼地應用着箝夾的鉗子。然後他抬起頭來。「瞧這兒，范勃爾——還有這兒——那條寬闊的韌帶。這樣厚實堅硬的一塊。考休的鉗子●也不能應用呢。已經相當地嚴重了。」

范勃爾瞧着雷維克指給他看的地方。「瞧那個地方，」雷維克說。「這些動脈是箝不住的。太脆薄了。已經蔓延到這兒來啦。沒有希望的了——」

他謹慎地刮下了一小片。「鮑埃遜還在化驗室裏嗎？」

「在，」看護婦說。「我已經打電話去了。他在等着呢。」

「好的。把這個送給他。我們可以等着他的檢查報告。最多不過十分鐘的時間。」

「叫他打電話來，」范勃爾說。「立刻。我們且把手術耽擱一會兒。」

雷維克挺起身子。「脈搏怎麼樣？」

「九十五。」

● 考休的鉗子 (Kocher forceps) 係開刀時用以箝住肌肉或血管之堅實鉗子。為 Kocher 所創製，故

名考休 (Kocher, Theodor, 1841—1917) 為瑞士之著名外科手術家——譯者

「血壓呢？」

「一百十五。」

「好的。范勃爾，我們不需要考慮要不要得到她的同意而割除了。此外也沒有別的辦法啦。」

范勃爾點點頭。

「我們必須把她縫合起來，」雷維克說。「祇要將胎兒取掉，這就好啦。縫合起來之後，也不必向她提起什麼了。」

他在那兒佇立了一會，望着白罩單底下的赤裸的身體。照射下來的燈光，讓那白罩單顯得更白了，宛如新積的白雪，底下躺着一個張口噓氣的受傷者。凱蒂·海格斯特朗，今年三十四歲，伶俐、纖腰、褐膚、強勇、充滿着生之意志——却給破壞她肌體的，肉眼所看不見的雲霧似的東西，判處死刑了。

他又俯身下去看那橫陳着的身體。「我們還得要——」

那個孩子。一條暗中摸索着的生命，盲目的，仍然在分崩離析着的母體內生長。命定着要跟母體偕亡的了。可是還在哺育着，吮舐着，一種熱力，一種趨向生長的衝動，那東西希望

有一天能夠在花園裏嬉戲，希望長大成人，做一個工程師，一個牧師，一個兵士，一個刺客，總之是一個人，希望生活，希望受苦，希望快樂，希望粉骨碎身——那手術器械小心翼翼地探到了看不見的壁膜，碰到了攔阻住的東西，便謹慎地割裂了它，取掉了它——結束了它。結束了那無意識的掙扎，結束了那沒有呼吸的喘息，結束了那沒有生命的快樂、悲傷和成長。於是乎祇剩下了一塊蒼白的肉，一滴汗穢的血。

「鮑埃遜的報告送來了沒有？」

「還沒有。現在是，隨時會送來的。」

「我們還可以等待幾分鐘。」

雷維克退後了一步。「脈搏怎麼樣？」

他從遮掩物的背後，望着凱蒂·海格斯特朗的眼睛。那雙眼睛睜開着，對着他瞧——不是一種板滯的神情，可是正像她已經看清了他，明白了一切似的。這一下他還以為她真有神志了呢。於是他上前了一步，却又停住下來。不可能的。他在想些什麼啊。那是偶然的事：光的作用。那是上了麻醉劑之後，瞳孔對於光的反應。「她的脈搏怎麼樣？」

「一百。血壓，一百十二。已經在降低了！」

「沒有多少時間了啊，」雷維克說。「鮑埃遜現在應該驗好了。」

樓下的電話響着被按住的鈴聲。范勃爾向門口走去。雷維克並沒有抬起頭來。他祇是等着。他聽到房門開了。進來的是護士。「是的，」范勃爾說。「癌症。」

雷維克點點頭，又回過去工作。他把鉗子和夾子提起。拿掉那個牽引器；還有紗布。尤琴妮在他旁邊，無聊地計數着手術的器械。

他開始縫合那刀口。輕盈地，靈活地，辛苦地，全神貫注，沒有一點兒雜念。刀口閉緊了，各層肌膚拚合起來，外層併而為一；然後用夾子搭住皮膚，挺起身子。「完工了。」

尤琴妮踏着槓桿，將手術檯放平，用白單單遮蓋凱蒂·海格斯特朗的身體。希海拉柴特，雷維克想，前天，曼恩蒲休去買晚服，你有沒有快樂過啊，常常快樂的，我有點兒害怕，還不是照例的事情，讓吉卜賽去演奏吧。他希望門口的鐘。十二點。正午。外面，公事房跟工廠的門，這時候都做開了，強碩的人羣從裏面流瀉出來。午飯的時間了。兩個護士將担架推出手術室。雷維克也脫下了橡皮手套，走進盥洗室去開始洗手。

「瞧你的紙烟，」范勃爾在另外一個磁盆裏洗手。「快要燒着你的嘴唇了。」

「哦，謝謝。那麼誰去告訴她呢，范勃爾？」



「你去。」范勃爾毫不猶豫地說。

「我們得解釋給她聽，爲什麼要開刀。她希望我們就從裏邊拿掉胎兒。我們可不能告訴她實際的病症。」

「你一定還有什麼事兒的，」范勃爾表示信任地說。

「你以爲如此嗎？」

「當然囉。總之，你得挨過了今晚。」

「你呢？」

「她就不會相信我的話。她知道你開的刀，她就希望你跟她說。要是我去說啊，她祇會懷疑的。」

「那也好。」

「可是我還不明白，」范勃爾說。「在這樣短短的時間，爲什麼會發展到這樣。」

「那是會的。我希望我知道怎樣跟她說。」

「你一定想得出來的，雷維克。一種膀胱炎啊，或是一種纖維瘤。」

「是的，」雷維克說。「一種膀胱炎，或是一種纖維瘤。」

那天晚上，他又到醫院裏去。凱蒂·海格斯特朗正在昏睡着。她在傍晚醒來過一次，嘔吐了一陣，接受了難熬的一小時，纔又睡熟了。

「她問過你什麼嗎？」

「沒有。」那個紅臉的護士說。「她還在昏沉中，沒有問我什麼話。」

「我想她會睡到天明的。如果她醒來問什麼，你就告訴她一切都很好。要她再睡。需要的話，給她吃點兒東西。假如她煩躁不安，你就招呼范勃爾醫生，或者招呼我。我會關照旅館裏，到什麼地方來找我。」

他佇立在街頭，彷彿一個逃亡出來的人。幾小時的尊嚴，以後又要在一一個信任者的面前撒謊了。突然這夜晚，彷彿溫暖而閃爍。這人生的灰色的痲疤，又給那借來的鴿子般飛逝的幾點鐘的時間，憐憫似地遮蓋了。這些個時間，原也是個謊——一個人需要償付一切的代價——不過是一個延期而已；可是那又是什麼呢？一切不都是延期嗎，憐憫的延期，一面遮蓋着那扇幽邃的，黯黑的，無情的大門的鮮艷的旗幟？

他走進了一家小酒店，在一張靠窗的大理石桌子邊坐下。房間裏氤氳着烟霧，瀰漫着

鬧聲。侍者過來了。「一杯杜白納酒，一包哥朗尼爾斯烟。」

他拆開烟包，點上了一枝黑烟草的紙烟。鄰桌上坐着幾個法國人，正在討論他們腐敗的政府，和慕尼黑協定。雷維克心不在焉地聽着。大家都知道這世界正在無情地捲入一次新的戰爭。誰也沒有做着阻止戰爭的工作——延期，延期一年——這是他們大家所奮鬥的。這兒也在延期，一再的延期哪。

他喝乾了那杯杜白納酒。這種開胃液的沈滯的甜味，喝在嘴裏，祇覺得枯澀而可厭。爲什麼他要招呼這種酒呢？便又吩咐那侍者。「一杯白蘭地。」

他眺望着窗外，拋撇下一切的雜念。要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不必苦苦地思索，以自尋煩惱啊。他追憶着得到這個教訓的時候。這是他平生最大的教訓了——

那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在伊泊爾的時候。他們這一批人，前一天剛從火線上回來。自從上了前線以後，這是他們第一次找到的平靜的地區了。一點兒戰事也沒有。他們便圍着一堆小小的燎火，躺在八月裏的溫暖的陽光下，薰着田野裏找來的紅薯。可是一分鐘之後，什麼都沒有了。一陣突如其來的砲轟——一顆砲彈擊落在燎火的中心——當他恢復神志的時候，完整的，並沒有受傷，却發現兩個同志已經死了——那邊過去，還有他的朋友梅斯

曼從小就認識，一同嬉戲，一起上學，一直是形影不離的——他躺在那兒，肚腹給炸開了，腸臟都暴露在外面——

他們用一張篷帳的昇牀把他抬到野戰病院去，穿過麥田，翻上斜坡，走那最近的捷徑。四個人抬着他，一個人抬住了一角，而他就那樣躺在褐色的篷帳昇牀上，雙手緊壓着雪白滾腫的流血的腸臟，嘴巴張開着，眼睛不省人事地呆定着……

兩小時以後，他就死了。在一小時中間，他曾尖銳地叫喊。

雷維克還記得他們回來後的情形。他坐在營房裏，悵鬱而紛亂。這樣的事情，他還是第一次經歷。卡欽斯基發現他在那兒，卡欽斯基是他們的隊長，入伍前是做鞋匠的。「來，」他這麼說。「鮑伐利亞的酒店裏，今天還有啤酒和威士忌。連臘腸也有的呢。」雷維克呆望着他。他真不瞭解天下竟有這麼硬的心腸。卡欽斯基也看了他半晌。然後說道：「你是跟我來的。即使我要打你，你也得來啊。今天你可以酒醉飯飽，一起上窯子裏去逛。」他並沒有回答。卡欽斯基就在他旁邊坐下了。「我知道你爲了什麼。我也知道你現在把我當作了什麼。可是，我已經來了兩年，你却祇來了兩個禮拜。嗨！對於梅斯曼還有什麼辦法嗎？」——「沒有。」——「你難道不知道，要是還有一個救活他的機會，我們都會不顧一切地拚命嗎？」

他抬起頭來。是的。這個他知道。他知道卡欽斯基的爲人。「那就好。他已經死了。沒有什麼辦法了。可是兩天之內，我們就要離開這兒，重上火線。你現在蹣縮在這兒，苦念着梅斯曼，這會磨折你的意志。傷壞你的腦筋。把你弄得呆頭木腦的。那樣就會減低你下一次衝鋒的勇氣。祇要半秒鐘的相差。那我們就要抬着你回來，像梅斯曼那樣。有什麼辦法呢？梅斯曼啊？沒有別人呢？也沒有。一句話，把你殺死了。現在你懂得了嗎？」——「懂的，可是我不能。」——「別說啦，你能！別人也能。你不是第一個。」

那天晚上以後，情形就好多了。他跟着他出去；他得到了第一次的教訓。你能幫助人家的時候，幫助；儘量的幫助——可是當你無法幫助的時候，就該忘記了它！掉過頭來！振作身心。憐憫乃是太平盛世的事。不是在以生命作孤注的時候所能講的。埋葬死者，策勵來茲！你還是需要着生命的。悼惜是一回事，而現實又是一回事。一個人看到現實而接受了現實，原不一定是悼惜得不夠啊。我們的所以能夠生存下去，就爲了這點兒緣由。

雷維克喝乾了高涅克酒。鄰桌的那些法國人，還在談論着他們的政府。談起法國的失敗。談起英國。談起義大利。談起張伯倫。滔滔不絕地談着。可是能做一點事的都是別人。他們不見得更堅強，祇比較的有決心。他們不見得更勇敢，祇知道別人不能作戰。延期——然而

他們又努力了些什麼呢？他們自己武裝起來嗎？他們自己拯救危機嗎？他們自己團結統一嗎？他們祇瞧着別人去武裝了——等着，消極地希望着一個新的延期。還不是那個海豹之羣的故事？幾百頭海豹蹲在岸灘上；獵夫在圍狩，一個個地用棍棒把它們打死了。要是團結起來，它們是很容易把獵夫搏死的——可是它們就躺在那兒，眼看着他走過來屠殺，一點也不動彈；他祇是在屠殺着旁邊的海豹哪——然而一個個都給打死了。這是歐洲海豹的故事。文化的落日。厭倦似的無形的神祇的黃昏。人權的空漠的旗徽。大陸的出賣。氾濫的洪水。計較着最後的價格。火山上絕望的舞蹈。人民大眾又給慢慢地驅進了屠場。餽羊犧牲了之後，意外的事情自會解救了他們。反正總是那麼一回事。

雷維克滅掉了紙烟。他望了望四周。這些都是什麼意義呢？這夜晚，還不是像以前的那一隻鴿子，像那一隻溫柔的灰色的鴿子埋葬死者，策勵來茲。時間是短促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需要一個人的時候，總是會來的。一個人就應該善加珍攝，預為準備。他招呼侍者付了賬。

他走進希海拉柴特的時候，燈光便黯淡了下來。那些吉卜賽人正在演奏，燈光流瀉在

樂隊旁邊瓊恩·曼陀坐着的桌子上。

雷維克站在門口裏邊。一個侍者走近了他，拉過來一張桌子。可是雷維克還是站着，瞧着瓊恩·曼陀。

「伏特加酒嗎？」那個侍者問他。

「哦，一大玻璃杯。」

雷維克坐了下來。他把伏特加斟在酒杯裏，很快的喝乾了。他想撇開那些剛纔在外面起伏的雜念。那些過去的醜相，和死亡的醜相——一個肚腹給砲彈炸裂了，一個肚腹給癌症腐蝕着。他發現自己坐的這桌子，正是兩天前跟凱蒂·海格斯特朗坐過的一張。旁邊的那個桌子上沒有人。他並沒有移過去。反正都一樣。坐這一張和坐那一張——都無法挽救凱蒂·海格斯特朗的了。那一次范勃爾跟他怎麼說啊？爲什麼開刀絕望以後你就那麼心神不定哪？你已經盡其所能，你就回家去，否則你也有什麼辦法啊？是的，有什麼辦法呢？他聽到瓊恩·曼陀的聲音，從樂隊那兒傳過來。凱蒂·海格斯特朗是對的——這是一種激越的聲音。他伸出手去拿那盛着清澈的白蘭地的大玻璃杯。這正是在無能爲力的雙手下，顏色衰褪，生命轉成灰白的時候。這正是神祕的潮落。這正是呼吸的靜靜的點逗。時間的啃噬，

消蝕着一個人的心。Santa Lucia Luntana，樂隊演奏着這一支歌。這聲音，彷彿隔着重洋似地傳給他——彷彿從一個已被遺忘了的遙遠的海岸，在那兒好像有什麼東西正盛開着青春的花。

「你歡喜她嗎？」

「誰？」雷維克抬起頭來。經理站在他旁邊，指點着瓊恩·曼陀。

「喜歡，很喜歡。」

「她倒不一定是一個動人的節目。不過雜在其他節目裏，那已經是很好了。」

經理走開了。一會兒，他那翹着的髭鬚，烏油油地浮現在雪亮的燈光下。然後又在黝黯中消失了。

燈光打滅了。樂隊開始奏着一支探戈舞曲。於是玻璃桌面又閃現了出來，瞧見了那些依稀的臉。瓊恩·曼陀站起身子，在桌子的行列間走着。她幾次停步，因為一對對的客人正在擠入舞池。雷維克望望她，她也回望着。他的臉上，遮不住驚異的神情。她果然逕向他走來了。他站起身子，把桌子推開點兒。一個侍者過來幫他。「謝謝。」他說。「我自個兒推好了。我們祇想再要一個酒杯。」



他把桌子重又拉好，將侍者送來的酒杯斟滿了。『這兒，這是伏特加酒，』他說。『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喝。』

『要。我們以前已經喝過了。在貝爾·阿洛爾。』

『哦，對的。』

我們兩個人以前來過這兒的，他想。幾世以前的事情。三星期以前的事情。那時候，你穿着雨衣，蹣跚着，坐在這兒，祇彷彿在半暗的燈光下，充滿着悲愁和失敗的神態。而現在——

『祝福你，』他說。

一道燈光劃過她的臉。她並不微笑；祇是容光煥發了一點。『我已好久不聽見這句話了，』她說。『祝福你。』

他喝乾了杯，對着她望。高高的眉宇，睜大的眼，嘴——所有這些從前很模糊，很散漫，沒有機構的東西，現在却拚合起來成爲一張敏慧神祕的臉——率直坦白，便是這張臉的祕密。它既沒有隱藏什麼，也沒有表露什麼。惟其什麼也不承諾，因此什麼都是承諾的。奇怪，我以前倒沒有發現過呢，他想。然而也許那時候是沒有的。也許那時候就完全充滿着困惑和恐懼的吧。

「你有一枝紙烟嗎？」瓊恩·曼陀問。

「祇有阿爾及利亞的。那是強烈的黑烟草。」

雷維克正要招呼侍者。「並不太強烈，」瓊恩·曼陀說。「有一次你給我抽過的。在阿爾瑪橋上。」

「真的。」

這是真的，這也不是真的，他想。那是一個蒼白的覓食的動物，那不是你。我們中間還有許多別的事情，可是突然地彷彿一樣也不復是真的了。「我以前也來過這兒一次，」他說。「那是在前天。」

「我知道。我看見你的。」

她沒有問起凱蒂·海格斯特朗。她坐在鱗角裏，幽靜而嬌慵地，抽着烟，全神貫注地抽着烟。接着她喝酒，幽靜而舒坦地，全神貫注地喝着酒。她彷彿什麼事情都做得很認真，不管這事情多麼不重要。那時候她是完全絕望的了，雷維克想——可是她現在，一點也不絕望。突然地，她有了熱力，有了一種自知之明，有了確實的恬靜。他不知道這是不是由於她現在沒有足以變動她生活的東西的緣故——他祇覺得這思想彷彿偶然地臨照着他。

一大玻璃杯伏特加酒已經喝完了。『我們還要添點兒這種酒嗎？』

『那時候你給我喝的是什麼酒啊？』

『什麼時候？是這兒嗎？我想我們已經攪不清楚了。』

『不，不是這兒。那第一個晚上。』

雷維克追憶着。『我可記不起來了。是不是高涅克？』

『不是。看去好像是高涅克，却是另外一種酒。我幾次想喝。可是也要不到。』

『爲什麼你要喝呢？味道好嗎？』

『不是爲了這個。這是我平生所喝的最溫暖的一種酒了。』

『我們在什麼地方喝的？』

『在凱旋門附近的一家小酒店裏。我們得走下幾級階石。馬車夫跟幾個女人在那兒。侍者的手臂上刺着一個女人的花。』

『哦，我知道了。那一定是蘋果白蘭地酒。諾曼第的蘋果酒。你試過嗎？』

『我想沒有試。』

雷維克招呼侍者。『你們還有蘋果白蘭地酒嗎？』

「沒有。抱歉得很。沒有什麼客人要過這種酒。」

「這兒這個地方太華貴了，反而沒有這種酒的。那一定是蘋菓白蘭地。要不到這種酒，乃是我們的恥辱。最簡單的辦法，還是再到那邊去。不過現在是不可能了。」

「爲什麼？」

「你不是還要耽在這兒嗎？」

「不。我已經沒有事了。」

「那好。你想到那邊去嗎？」

「是的。」

雷維克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家小酒店。裏邊很空。那個手臂上刺花的侍者，向他們兩個人輪流地望着，然後他從櫃台後面出來，抹着一張桌子。「這是進步，」雷維克說。「那一次你沒有這樣做。」

「不是這張桌子，」瓊恩·曼陀說。「那一張，在那邊的。」

雷維克微笑了。「你也迷信嗎？」

「有時候迷信。」

侍者站在他們旁邊。『那邊對了，』他說着，手臂上的刺花在跳動。『那便是，你們前次坐過的地方。』

「你還記得嗎？」

「完全記得。」

「你應該做總管了，」雷維克說。『這樣好的記性。』

「我從來不會忘記什麼事情的。」

「那我倒奇怪，你怎麼能夠活得下去的。祇是，你還記得我們前一次喝的是什麼酒嗎？」

「蘋果白蘭地酒，」侍者毫不遲疑地答道。

「對的。現在我們再想喝那種酒。」雷維克又轉向瓊恩·曼陀。『有時候，問題真是解決得多麼簡單啊。不過，我們得嘗嘗這是不是同樣的味道。』

侍者把酒杯送來了。『雙份。那一次你也叫了雙份的。』

「你慢慢地給我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呢，我的朋友。你還記得我們怎麼穿的嗎？」

「雨衣。這位太太還戴了頂巴斯克便帽。」

「可惜你在這兒。你是應該參加什麼喜劇的人才。」

「我以前就是啊，」侍者驚訝地答道。「馬戲班。我告訴過你的。你忘記了嗎？」

「忘記了。這是可恥的，可是我真已經忘記啦。」

「這位先生記性真不行，」瓊恩·曼陀跟那個侍者說。「他是健忘專家，正如你是記憶專家一樣。」

雷維克抬起頭來。她瞧着他。他微笑了。「可是，也許不見得吧，」他說。「我們來嘗嘗菓白蘭地的味道。祝福你！」

「祝福你！」

侍者還是兀立着。「凡是一個人忘記的事情，過後往往會懷念的，先生，」他說。在他，這個題目彷彿還沒有做完呢。

「對的。凡是一個人沒有忘記的事情，却往往叫人活受罪。」

「我可覺得不然。事情過去了。怎麼還會叫人活受罪呢？」

雷維克抬起頭來。「就因為那樣啊，朋友。可是你是一個快樂的人，也不祇是一個藝術

家而已。這是同樣的蘋果白蘭地酒嗎？」他問瓊恩·曼陀。

『比那一次的更好了。』

他望着她。一種溫暖的感覺漸漸地升起來。他知道她的話是什麼意思；然而她說這句話，不過是緩和鎮定而已。她彷彿沒有顧慮到這句話可能引起的作用。她坐在這麼寥落的地方，好像非常孤獨似的。沒有燈罩的電燈，洒落着無情的光芒。在電燈下，兩個娼婦坐在離他們不遠的桌邊，看來頗似他們自己的祖母。這燈光，於她也並沒有影響。還像以前在夜總會，他發現燈光下照見的一樣。這張冷酷而清澈的臉，沒有什麼企求的表情，祇是單純的存在着，期待着——這是一張空洞的臉，他想；這是任何表情都可以改變的臉。你可以作任何的夢。彷彿一個美麗的空洞的屋子，等着去把地毯和照片佈置在裏面。什麼都可能——它可以變成個王宮，也可以變成個青樓。全看誰去裝點這屋子。那些已經給佈置好而標明着的屋子，跟這個比較起來，便顯見得多麼地狹窄了——

他發現她已經喝乾了酒。『多謝你的好意，』他說。『那是一杯雙份的蘋果白蘭地。你還想要一杯嗎？』

『好的。假如你有時間的話。』

我爲什麼沒有時間呢？他想。大概她已經看見他上一次跟凱蒂·海格斯特朗在一起了。便抬起了頭來。她的臉，並沒有洩露出任何的祕密。

「我有時間，」他說。「祇是明天早晨九點鐘，還要施行一次手術而已。」

「在這兒就遲了，可不可以？」

「可以。沒有關係的。這已成了習慣了。再說我又不是每天都施行手術的。」

侍者又把酒杯斟滿了。他送酒瓶來的時候，同時也送來了一包烟，放在桌子上。勞倫斯綠包的。「這些都是你前一次要過的嗎，不是啊？」他興奮地問雷維克道。

「我沒有意見。你知道得比我多。我相信你。」

「他是對的，」瓊恩·曼陀說。「正是勞倫斯綠包的。」

「你瞧！這位太太的記性，要比你強呢，先生。」

「現在果然給證明了。我們且抽烟吧。」

雷維克拆開紙包，遞到她面前。「你還住在那個旅館裏嗎？」他問。

「是的。祇是已經換了個大一些的房間。」

幾個馬車夫進來了。他們坐在一張鄰近的桌子上，大聲地談論着。



「你不想就走？」雷維克問。

她點點頭。

他招呼那侍者，付了賬。「你真的用不着再回希海拉柴特去嗎？」

「不用了。」

他拿了她的外衣。她沒有就穿。祇是披在肩膀上。那是一襲不值什麼錢的水貂皮的，可能是充貨——可是披在她身上，却看不出不華貴。祇有那些不輕易穿的，纔不值錢呢。雷維克想。他看見過不值錢的細緻的黑貂。

「我現在送你回旅館去。」當他們走到門外，站在細雨中的時候，他這樣說。

她慢慢地旋過身子，轉向着他。「我們不是上你那兒去嗎？」

她的臉，正巧在他的臉下，這時候斜斜地仰視着他。門燈的光芒，照射在她的臉上。細微的雨點，在她頭髮上閃爍。

「是的。」他說。

一輛出差汽車靠近過來停了。司機等待了一會，便嘔着舌頭，響動着齒輪，把車駛走了。「我一直在期待着你呢。你知道嗎？」她問。

「不知道。」

她的眼，在街燈的照射下發着光；你可以看透到眼底，看到無盡止的深處。「我今天看到你，好像還是第一次。」他說。「你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兒了。」

「不。」

「以前的樣兒，全都沒有啦。」

「不。我已經忘記了。」

他覺得她呼吸的輕微的起落。瞧不見的，很柔弱的，向着他震顫，沒有一點兒重量，溫順地，充滿了信心的——在一個陌生的夜晚，一個陌生的生命。突然地他覺得自己的血流，在升騰，在升騰，升騰過了這麼個境地：生命，千百次給咒詛，千百次給歡迎的，時時會喪失，時時會重獲的——一小時以前還是一片荒蕪的景色，乾燥的，充滿了岩石，毫沒有慰藉——可是現在，噴湧着，噴湧着，彷彿從許多泉水中噴湧出來，發着回響，逐漸地接近那不復能置信的神祕的一刻——一個人又成爲第一個人，在海洋的岸邊，從浪濤中浮現，白的發光的，疑問和解答溶合爲一體，它在升騰，在升騰，暴風雨就在他的眼上。

「扶住我，」她說。

他沉下頭來望她的臉，便用胳膊圍住了她。她的肩頭向他靠近，彷彿一條正想在港灣裏拋錨的船。『必須有人扶住你嗎？』他問。

『是的。』

她的雙手緊靠着他的胸脯。『我來扶住你吧。』他說。

她點點頭。

又有一輛出差汽車，在階石邊吱吱地煞停了。那司機，動也不動地凝望着他們。肩膀上蹲着一條小狗，穿着一件針結的絨繩衫。『要汽車嗎？』他在圍滿着淡黃色長髭鬚的嘴裏咕嚕着。

『瞧，』雷維克說。『那個人纔不懂事咧。他竟不知道棄子板已經碰到了我們。他對着我們瞧，却不知道我們已經改變了臉色。那真是天下的大傻瓜：你可以變成一個天使長，再不然變成一個笨伯或罪犯——誰都看不出來的。不像一個鈕扣失落了——倒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這不是傻。這倒是好處。讓我們自個兒經心。』

雷維克望着她。我們——他想——什麼話！真是天下最神祕的事情了。

「要汽車嗎？」司機還是很有耐性地囁嚅着，祇是聲音大了點兒，還燃上了一枝紙烟。  
「來吧。」雷維克說。「他不會放我們過去的。倒有招攬生意的本領呢。」

「我不要坐汽車。我們還是一塊兒走路。」

「天在下雨呢。」

「不是下雨。是迷霧。我不要坐汽車。我要跟你一塊兒走路。」

「好的。可是我得要叫那個人知道，這兒發生了一點兒事情。」

雷維克走過去跟那個司機的說了。那個人露出一縷美麗的微笑，而且用一種祇有法

國人纔會有的姿態，向瓊恩·曼陀扮了個鬼臉，便開着車走了。

「你怎麼向他解釋的呢？」雷維克回來的時候，她這樣問。

「用錢啊。那是最簡單的事了。他跟那些夜間工作的人們一樣，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他立刻就懂得了。他倒是個慈悲為懷的好人咧。」

她微笑了。他把胳膊圍上她的肩頭。她斜倚着他。他覺得什麼東西在他心裏展露出來，蔓延着，溫暖柔和而寬闊的，什麼東西彷彿用許多的手在拉他下來，突然使他忍受不住，那些小小的講台，分列在兩邊的，這時候都荒謬地翻倒了，對稱地分列着，却沒有忘記與沉落，

而屈服於皮膚的召喚，千年以後的召喚，那時候還沒有什麼腦子、思想、苦難、和疑慮，却祇有血的黑暗的快樂——

「來吧，」他說。

他們沿着這岑寂的灰色的街道，在細雨中漫步，當他們行抵終點的時候，一片方場又復展現在他們的面前，廣袤無垠，而在浮盪着的銀色中間，峭直地矗立着一座凱旋門的灰色的陰影。

## 九

雷維克又回到了旅館裏。那天早晨他離開醫院的時候，瓊恩·曼陀還在睡覺。他以為他自己在一小時裏邊能夠回來。現在却已經遲了三小時了。

「噯，醫生，」有人在樓梯上叫。

雷維克瞧瞧那個人。一張蒼白的臉，一堆蓬鬆的黑頭髮，戴着眼鏡，他不認識。

「我是阿爾華萊士。」那個人說。「詹姆·阿爾華萊士。你記得嗎？」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

那個人俯身下去，拉起他的褲腳。從脛骨到膝蓋，有着一個很長的疤痕。「你現在記得

了嗎？」

「是我施行的手術嗎？」

那個人點點頭。『在前線，一張廚房的桌子上。在亞倫奇士前面的一所臨時野戰病院裏。杏林裏邊一個小小的茅舍。你現在記得了嗎？』

雷維克突然彷彿嗅到了杏花的濃郁的香味。他嗅着，彷彿那香味兒是從黝黯的樓梯上散發下來，甜甜的，腐爛的，凝合着更甜蜜更腐爛的血的氣味。

『是的，』他說。『我記得的。』

那受傷者躺在月光底下的花壇上，雜在一排排的被難者中間。這是一些德國和義大利飛機轟炸的結果。孩子、婦人、和農夫，都給彈片炸死了。一個孩子飛掉了臉；一個懷孕的婦人，炸裂了胸脯；一個老頭兒緊捏着另一隻手上被炸斷的手指，因為他還以為可以縫合起來的。在這一切的上頭，瀰漫着黯夜的氣味，降落着清澈的迷霧。

『你的腿已經復原了嗎？』雷維克問。

『差不多了。可是還蹣不起來。』那個人微笑着。『不過我已經能夠爬過庇里尼斯了。龔柴里士已經死啦。』

雷維克已經記不起龔柴里士是誰了。可是他現在記起了一個幫助過他的年青學生。『你知道孟諾羅後來怎麼樣嗎？』

「給拘禁。給槍斃了。」

「賽爾那呢？那個旅長？」

「死了。在瑪德里戰役之前。」那個人又微笑着。這微笑，好像有點兒機械似的，突然地顯露，却並沒有感情。「繆拉和拉·潘那都給逮捕。給槍斃了。」

雷維克也已經不知道繆拉和拉·潘那是誰。他在前線崩潰，野戰病院解散以後六個月，就離開西班牙的。

「卡尼洛，奧爾泰，和戈爾斯坦都在集中營裏了。」阿爾華萊士說。「在法國。白拉斯基倒安全。躲在邊陲的那邊。」

雷維克祇記得戈爾斯坦。那個時候看見的臉太多了。「你現在還住在這兒的旅館裏嗎？」他問。

「是的。我們昨天纔搬進來的。」那個人指着三樓的房間。「我們給關在邊陲那邊的集中營裏，已經好久了。最後纔被釋放出來。我們倒還有點兒錢。」他又微笑着。「牀鋪。真正的牀鋪。一個很好的旅館。壁牆上還掛着我們領袖的照片呢。」

「是的，」雷維克倒沒有譏刺地說。「那兒的生活一定很不差咧。」



他跟阿爾華萊士道別，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

那房間已經被整理而空着了。瓊恩也不在。他望了望四周。她沒有留下什麼東西。這倒是他所沒有料到的。

他撇了下電鈴。一會兒女侍進來了。『那位太太已經走啦。』她不待他詢問，便這樣說。

『我已經看見啦。你怎麼知道有人在這兒的呢？』

『可是，雷維克先生，』那女人沒有說其他的話，祇顯示出一種彷彿有損她尊嚴的神情。

『她有沒有用早餐？』

『沒有。我沒有看見她。否則我也會想到了。我早就知道的。』

雷維克望着她。他就不歡喜她最後一句話。便從口袋裏掏出幾個法郎來，放在她圍裙的口袋裏。『好的，』他說。『下次你也得這樣啊。當我明白地招呼你的時候，你纔把早餐送上來。假如你沒有確實知道房間裏已經沒有人的時候，千萬不要走上來打掃。』

那個女人會意地微笑着。『好的，雷維克先生。』

他跛脚地望着她。他知道她怎麼想。她一定以為瓊恩已經結了婚，不願意給人家看見。要是在從前，他免不了要失笑的。現在却不會了。可是爲什麼不呢？他想，便聳了聳肩膀，走到窗子前面去。旅館畢竟是旅館。那是決不能改變的。

他打開了窗子。浮雲飄蕩在長空，中午照臨着屋子。麻雀在屋簷下啁啾。樓底下兩個聲音在嚷鬧。那也許是戈爾特堡的家裏。男主人比他的太太，年長二十歲。他是勃勒斯勞來的麥商。他太太跟一個名叫惠生霍夫的難民，有點兒瓜葛。她以爲誰也不知道的。實際上，真正不知道的，却祇有她丈夫戈爾特堡。

雷維克把窗子關上了。那天早晨，他開割了一個胆囊。那是爲杜侖施行的手術，是一個不知名姓的病人。他爲杜侖從一個不知名姓的男人肚腹裏開割下來的。收了兩百法郎的費。後來他去探望了一下凱蒂·海格斯特朗。她有熱度。太高的熱度。他就陪了她一點鐘。她睡得很煩躁。原沒有什麼耽驚的事情。可是假如沒有熱度，情形也許會更好的。

他眺望着窗外。一種古怪的前途茫茫的感覺。那牀鋪彷彿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那日子，無情地把昨天撕裂得粉碎，彷彿胡狼撕裂着羚羊的皮。那夜晚的森林，奇異地在黑暗中成長的，現在又變得無邊的遠邃了，祇好像一座縹渺的蜃樓……

他轉過了身子。在他桌子上找到一個羅茜妮·瑪蒂納的地址。她是不久以前纔出院的。沒有出院的時候，真把他們煩死了。兩天前他還去探望過。現在本不需要再去探望她；可是反正閒着無事，便決定到她那兒去看看了。

他的家在克拉維爾路。樓底下開着一片肉舖，一個壯碩的女人正在揮舞屠刀，出售豬肉。她很悲戚。原來她的丈夫，在兩星期前亡故了。現在這舖子，就由這個女人管理着，另外用一個助手。雷維克走過舖面的時候，便看見了她。她分明想要通報樓上的女人。她戴着一頂帽子，罩着一條長長的黑紗的面網，敏捷地砍了一條豬腿，正在招呼主顧。那面網在猪肉上飄盪，屠刀閃爍地砍落了下來。

『祇要一刀，』寡婦躊躇滿志地說着，將豬腿摔進了秤盤。

羅茜妮住在頂層的一個小小房間裏。她不是一個人在那兒。還有一個二十五歲光景的男人，垂着頭坐在椅子上。他戴着一頂騎自行車者戴的便帽，抽着一枝土製的紙烟，說話時把紙烟貼着上嘴唇。雷維克進來的時候，他還是坐着沒有動。

羅茜妮躺在牀上。她彷彿惘然而且赧然。『醫生——我沒有想到你今天會到這兒來』

的。『她望望那個年青人。』『這位是——』

『某人，』那個孩子粗暴地打斷了她的話。『不必到處通名報姓啊。』他靠到椅背上。  
『原來你就是醫生！』

『你怎麼樣，羅茜妮？』雷維克沒有理會他，便這樣問。『你聰明點兒，還是就在牀上。』  
『她早可以起來了，』那孩子說。『她已經沒有什麼毛病啦。她這樣不做工，費用又要增加了。』

雷維克轉過頭來望他。『請你出去，』他說。

『怎麼？』

『出去。』走到房間外面去。我要檢驗一下羅茜妮。』

那孩子便大笑了起來。『我在這兒，你也一樣可以檢驗的啊。我們可不是那麼好惹的。而且，爲什麼要檢驗啊？你是前天纔來過的。那樣又要多算一次出診費嗎，呢？』

『老弟，』雷維克甯靜地說。『你別裝作你會替她付錢的樣子。而且，是不是多算一次費，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現在就出去吧。』

那孩子猶笑着，舒服地伸展出腿子來。他穿着一雙尖頭皮鞋，一雙紫色短襪。

「就請你出去一下，鮑巴。」羅茜妮說。「我想總不過一會兒的時間。」

鮑巴也沒有去理會她。他祇是望着雷維克。「你在這兒很好，」他說。「我現在可以把你趕出去。我的朋友，假如你以為你可以替我們付清醫院裏的賬、手術費和其他一切的費用——那就沒有什麼說的！我們沒有請你讓她住醫院啊——別說施行什麼手術了——所以，這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錢的事。我們不要你賠償，你已經應該覺得很高興了！我們沒有托付你施行什麼手術啊！」他露出一排焦黃的牙齒。「那真是怪事，可不是嗎？哦，先生，我鮑巴也見過點兒世面的；他纔不是好惹的呢。」

那孩子彷彿非常得意。他覺得說的流利清晰。羅茜妮可變得臉色蒼白了。她關切地望望鮑巴，又轉過臉去望望雷維克。

「你懂了嗎？」鮑巴得意地問。

「他就是那個人嗎？」雷維克問羅茜妮。她沒有回答。「那就是他了，」他說着，便仔細地端詳着鮑巴。

他個子細長，瘦削的頸項裏，圍着一條人造絲的圍巾，喉核在那兒忽上忽下地轉動。平坦的肩膀，過長的鼻子，瘦癯的下頷——一種漫畫裏的鄉下龜搗的樣兒。

「你怎麼說啊？」鮑巴挑釁似地說。

「我想我要你出去，總也說的夠了。我要檢驗她。」

「呸！」鮑巴答道。

雷維克慢慢地向他走近。像鮑巴這樣的人，他也見識得多了。那孩子便直跳起來，退後一步，突然拿了一根兩碼來長的細繩子在手裏。雷維克知道他怎麼做。當雷維克走過來的時候，他便跳到了旁邊，然後迅疾地搶在他背後，把繩子套過他的頭，就這樣他可以從背後勒住他。要是對方沒有覺察到這個玩意兒，還想對打的話，一定就中上了圈套了。

「鮑巴，」羅茜妮叫着。「鮑巴，快不要！」

「你這個年青的廢物！」雷維克說。「還是個套繩的老把戲——你還知道什麼高明點兒的鬼計嗎？」他笑着道。

鮑巴倒狼狽了半晌。眼睛變得定不起來。雷維克便一下子用雙手把他的短外套剝下了肩膀，讓他舉不起手臂。「這個辦法你還不知道吧，呃？」他說着，便急急地開了門，將一個驚惶失措的傢伙攆出了門外。「假如你歡喜這樣的事，你就去當兵，你這個不成材的流氓！可是你也不要去做得罪成年的人們。」

他把房門反鎖了。『好了，羅茜妮，』他說。『現在讓我來檢驗你一下。』

她震顫着。『鎮靜點兒。鎮靜點兒。事情已經過去了。』他把破爛的棉花毯搬到椅子上。然後將綠色的毛毯捲起了一點。『寬薄的襯褲。爲什麼穿這個啊？不很舒服的呢？你還不能夠多動咧，羅茜妮。』

她緘默了半晌。『今天纔穿上去的。』她說。

『你沒有什麼睡衣嗎？我可以從醫院裏拿兩件來給你。』

『不，倒不是爲了這個緣故。我穿這個，祇因爲我知道——』她望着房門，把聲音壓小了。『——他要來。他說我已經沒有病了。他不能夠再等。』

『什麼話？可惜我早沒有知道。』雷維克忿然地望着那房門。『他還要等。』

羅茜妮的皮膚，純粹是貧血女人的蒼白顏色。薄薄的表皮下，橫着藍色的血管。她長着端好的體態，嬌美的骨骼，婀娜多姿，並沒有瘦削的模樣。這也是千萬女人中間的一個，雷維克想，她叫人驚奇，爲什麼天會有這樣的安排——因爲誰都知道她們的結局——這種勞動過度的苦工，在不合理與不衛生的生活方式下，立刻就失却了天賦的姿態。

● 流氓：

(*apache* 法語) 法國巴黎市街之流氓，結黨橫行市中，以暴亂及惡毒之性質著稱者——譯者

「你最多再在牀上休養一星期，羅茜妮，你就可以起來，在四周散散步。可是你得小心點兒，不要舉什麼東西。以後幾天裏也不要爬樓梯。有什麼人照顧着你嗎？除了這個鮑巴之外？」

「女房東。可是她已經在抱怨了。」

「還有別人嗎？」

「沒有。從前還有一個瑪麗。現在已經死了。」

雷維克又看了下房裏的陳設。傢具很壞，可是都還整潔。窗櫺上放着幾盆晚櫻花。「鮑巴呢？」他說。「哦，一切舒齊以後，他就可以進來了——」

羅茜妮沒有回答。

「你爲什麼不把他拋棄呢？」

「他還不壞，醫生。祇是野了一點——」

雷維克望着她。愛，他想。那也是愛。古老的奇蹟。不僅把幻夢的長虹，掛在事實的灰色的空際——而且把風流的光芒，洒落在污糞的垃圾堆上——一個奇蹟，也是一個瘋狂的嘲諷。突然他好像有了一個古怪的感覺，依稀彷彿自個兒成了個從犯。「好的，羅茜妮，」他說。



「不要耽憂。健康第一。」

她釋然地點了點頭。『至於錢呢，』她忸怩地說，『那倒是不確的。他祇是那麼說過。我會付清一切的費用。就是分期付款。我什麼時候再可以做工呢？』

『大約兩個禮拜，要是你聰明點兒。不要管鮑巴！絕對不要管他，羅茜妮！否則你要送命的，你懂得嗎？』

『懂，』她不信似地漫應着。

雷維克將她纖細的身體，用毯子遮蓋了起來。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纔發現她在哭泣了。『能夠早一點兒嗎？』她說。『工作的時候我也可以坐着的哪。我一定要——』

『也許可以。再看看吧。那要看你怎麼樣休養了。你應該告訴我那個替你墮胎的產婆的名字，羅茜妮。』

他看出她一種抗拒的眼色。『我不會報告警察的，』他說。『當然不會。我祇要討回你付給她的錢。那樣你就可以舒坦一點了。你到底付給她多少啊？』

『三百法郎。那是要不回來的。』

『不妨試一下。她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你不會再需要她的了，羅茜妮。你也不會』

再有孩子。她也就奈何你不得。」

那姑娘猶豫了一下。「在那邊抽屜裏，」她接着說。「你左邊那個抽屜裏。」

「這兒一張紙條嗎？」

「是的。」

「好。這兩天裏邊我就上那兒去一次。不要害怕。」雷維克穿上了外衣。「爲什麼啊？」

他問。「爲什麼你起來啊？」

「鮑巴。你不知道他的。」

他微笑了。「我想我知道他比他實際更壞呢。趕快躺下去。以我所看見的情形來判斷，我們都不用耽心的。再會吧，羅茜妮。我就會再來看你的。」

雷維克開了門鎖，拔了門門，很快地推開房門。走廊裏一個人也沒有。這是他所料到的；他知道鮑巴這樣的典型。

樓下舖子裏，站着那個助手，菜色臉兒，沒有女店主的氣勢。他正在沒精打彩地砍肉。自從店東死了以後，他顯然地更顯得沒有精神了。他跟女店主結婚的機會是很少的。對過小酒店裏那個毛刷匠，大聲地這樣宣揚着，還說要是他真有這樣的妄想，女店主也會不待成

爲事實就把他揍死的。那個助手早已減少了很多的體重，他還說。可是寡婦她自己却發福得多了。他喝了一杯黑醋實酒，就付賬。他以爲在小酒店裏可以找到鮑巴的，想不到鮑巴也不在那邊咧。

瓊恩·曼陀急急地離開了希海拉柴特。她拉開了雷維克在裏面等着的出差汽車的門。『來』她說。『讓我們離開這兒。到你住的地方去。』

『發生什麼事情嗎？』

『沒有什麼。祇因爲夜總會的生活，我已經過夠了。』

『且慢。』雷維克招呼一個站在門口賣花的女人。『老太婆，』他說。『你把所有的玫瑰花都賣給我。一起要多少啊？不要討價太大哪。』

『六十法郎。爲了是你。爲了你替我開過一張醫治風濕症的藥方。』

『有效嗎？』

『沒有。怎麼會有效呢，我還是這樣每夜站在潮濕的街頭。』

『你是我生平所看到的，最敏感的一個病人了。』

他拿了玫瑰花。「這是表示我的歉意，今天早晨我先離開了你，讓你一個人醒來。」他向瓊恩說着，便將花束放在出差汽車的地板上。「你想去什麼地方喝點兒東西嗎？」

「不。我要到你住的地方去。把花束放在座位上。不要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很好啊。一個人應該愛花，却不必爲花而作無謂的紛忙哪。」

她急急地轉過頭去。「你的意思是一個人不應該寵壞自己的所愛嗎？」

「不是。我的意思是一個人不應該把美麗的事物戲劇化啊。再說，此時此地，我以爲我們中間還是不要放花的好。」

瓊恩踟躕地望了他半晌。然後臉色煥發了起來。「你知道我今天做了些什麼？我生活，我又生活着。我呼吸。我又呼吸着。我生存。我又生存着。像是第一次呢。我又有了手。有了眼睛，有了嘴。」

司機把這輛出差汽車，從小街上的汽車羣中穿行了出來。然後他急急地起步。這猛烈的一震，可把瓊恩顛到了雷維克那邊。他用手臂擁住她一會兒，覺得更靠近了一點。正像一陣溫暖的風，當她坐在那兒說着話的時候，把日子的外殼消融了，把他內心裏的古怪的抗禦的冷意，也都溶化了，給她的情感，給她自個兒。

「這一整天——像是擰着我的頸根，碰着我的胸脯，彷彿要叫我茁芽、生葉、開花似的——像是拉着我，拉着我，不讓我走——現在我在這兒——還有你——」

雷維克望着她。她坐在那張骯髒的皮座上，向前傾斜着，她的雙肩，在那黑晚服的下面鈎劃了出來。她很坦白，直言無隱，毫不羞慚，什麼心事都說了，他覺得跟她一比，自個兒就見得貧乏而乾澀了。

我在施行着手術，他想。我忘記你。我是在羅茜妮那兒。我是在過去的一個什麼地方。並沒有你。於是常薄暮降臨的時候，一種溫暖便慢慢地隨着降臨了。我不是跟你在一起。我在憶念着凱蒂·海格斯特朗。

「瓊恩，」他說着，把手放到她擱在皮座上的手上。「我們現在不能就到我住的地方去，我必須先到醫院裏去呢。不過幾分鐘的時間。」

「你必須要去看看那個開刀的女人嗎？」

「不是今天早晨的那個。是另外一個。你願意在什麼地方等我嗎？」

「你就要去了嗎？」

「最好是就去。我不願意過後讓人家來找我。」

『我可以等你的。你有時間送我到你住的旅館裏去嗎？』

『好的。』

『讓我們先到那兒去。等會兒你到旅館裏來。我在那兒等着你。』

『好的。』雷維克將地址告訴了司機。他往後靠下去，覺得座背碰到了頸根。他的手還在瓊恩的手上。他覺得她彷彿在等着他說什麼話。關於他和她的話。可是他不能夠。她已經說得很多了。然而還沒有夠多哪，他想。

汽車停住了。『你去吧，』瓊恩說。『我自個兒會去。我不怕。就把你的鑰匙交給我。』

『鑰匙在旅館裏。』

『把花束也給我。我得學習學習呢。』她從地上檢起了花束。『在我睡着的時候離開，在我沒有想到的時候回來，跟這樣一個人啊——的確有許多事情需要學習學習的。讓我就開始吧。』

『我送你上去。什麼事情我們都不要做過了份。立刻把你一個人留下來，也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她笑着。看來很年青。『請你等一會兒，』雷維克招呼那司機。

那個人慢慢地閉上了一隻眼睛。『再多等些時候也不要緊。』

『讓我來拿鑰匙。』他們走上樓梯的時候，瓊恩這樣說。

『爲什麼？』

『讓我來拿。』

她開了門，却又站着。『美極了，』她看見窗外那個陰冷的月亮，穿過行雲，流瀉到黝黯的房裏，便這樣說。

『美嗎？這樣個洞窟？』

『是的，美極了！一切都美極了。』

『也許這一會兒是對的。這一會兒很黑。可是——』雷維克伸手去摸索電燈的開關。『不要。我自個兒會開的。現在你去吧。不要等到明天中午纔來啊。』

她站在黝黯的門口。窗外瑩白色的月光，從她背後照着她的肩膀和頭。她彷彿很朦朧，很興奮，又很神祕。她的外衣，瀉落了下來，瀉落在她的腳邊，宛如一堆黑色的泡沫。她斜倚在門框上，一隻手臂給劃上一長條，從走廊裏照進來的光芒。『去吧，去了就來。』她說着，便把門關上了。

睡的護士。

凱蒂·海格斯特朗的熱度已經降低了一點。『她醒來過嗎？』雷維克問那個昏昏思

『醒來過。在七點鐘的時候。她問起你的。我就把你囑咐的話告訴了她。』

『她問起過關於繃帶的事情嗎？』

『問的。我就告訴她，你替她開了刀。一次輕微的手術。我說明天你會解釋給她聽的。』

『還有別的話嗎？』

『沒有。她說祇要你以為好，那就什麼都好了。她還說，假如你今天晚上再來，就要我向你致意，而且要我告訴你，她是信任你的。』

『哦——』

雷維克站了一會兒，俯視着那護士的分着頭路的黑髮。『你有多大年紀了？』他問。

她驚異地抬起頭來。『二十三。』

『二十三。那麼你做了幾年護士了？』

『兩年半。到一月裏，整整是兩年半。』



「你喜歡這個職業嗎？」

那護士的蘋果臉兒上，浮現着微笑。「我很喜歡。」她滔滔地談起話來。「當然啦，有些病人是很麻煩的，可是大多數人都很好。白里索太太昨天就送我一樣禮物，是一件美麗的差不多全新的綢衣服。上一個禮拜，李爾納太太也送我一雙皮鞋。那位先生後來在家裏死了。」她又微笑了一下。「衣服是，我難得自個兒買的。什麼東西都有的送。要是自己不用，就拿到一個朋友那兒去換錢，那朋友開着個店舖。所以，我覺得還優裕。這位海格斯特朗也挺和氣。她給我的是錢。上一次啊，就給了我一百法郎。祇住了十二天呢。醫生，這一次她要住多久啊？」

「再要久些。要好幾個禮拜呢。」

那護士顯得很高興。她在腦門背後盤算着這一回好拿多少錢。雷維克又俯身下去看了看凱蒂·海格斯特朗。她正在靜靜地呼吸。傷口的藥味，混和着頭髮的香味。突然他覺得忍受不住了。她是信任他的信任。平坦的開割過的肚腹裏，飼養着野獸。沒有一點兒辦法，就把刀口縫合起來了。這是信任。

「晚安，護士。」他說。

「晚安，醫生。」

那個肥胖的護士坐在房中一個角落裏的一張椅子上。她關滅了牀邊的一盞燈，用毯子裹好自己的腳，便伸手過去拿了一本雜誌。這是一本便宜的雜誌，專門刊載些偵探小說和電影照片之類的。她坐了坐舒服，就開始閱看了。旁邊一張小桌上，放着一個打開的盒子，裏面裝着些巧克力薄片。雷維克看着她瞧也不瞧地拿起了一塊。有時候，一個人真不去注意那些個小動作，他想——像這麼一個小房間裏，一個人正在害着沉重的病症，而另外一個人，却顯得漠不相關的。然而，我自個兒不也就是那樣嗎？我不是也要從這一個房間裏，走到另一個房間裏，而那裏——

房間裏很黝黯。浴室的門敞開。前面有着燈光。他踟躕了。他不知道瓊恩是不是還在浴室裏。接着他聽到她呼吸。他穿過房間，走進了浴室。他沒有說什麼話。他知道她在，沒有睡熟，可是她也不說什麼話。突然間這房間充滿了岑寂，充滿了期望，充滿了緊張——彷彿一個靜靜地作響的渦流——一個不知名的深淵，意想不到的，從這深淵裏浮現着桃色的雲，升騰着紅色的紛擾的令人眩暈的感覺。

他把浴室的門關上了。在白體體的燈光下，這一切都是他所熟稔的，現在又看清了。他旋開了淋浴的龍頭。這是旅館裏唯一的淋浴設備。他自己花錢裝置的。他知道當他不在房裏的時候，那老闆還帶他的法國親友們參觀，視爲了不起的偉觀呢。

熱水沖在他的皮膚上。隔壁房間裏，瓊恩·曼陀正躺着在等他。她的肌膚很光滑，她的頭髮洶湧在枕上，彷彿急激的浪濤，她的一雙眼睛，即使在黝黯的房間裏，也顯得很明澈，好像攝取了窗外寒星的微光，在這兒反映出來似的。她躺在那兒，神祕地，變幻地，興奮地，因爲她已經不是一小時以前所知道的那個女人，却成了沒有愛情祇有引誘和蠱惑的東西了。然而突然地他對她起了種嫌厭——一種古怪的抗拒，混和着一種強烈的倏然的魅力。他無心地望了望四周——假如這間浴室還有一道邊門的話，他想他可能穿好衣服，就出去喝酒的。

他擦乾身子，躊躇了半晌。好奇怪，哪兒來的紛擾啊！一個影子，一點兒虛無。也許因爲他剛纔跟凱蒂·海格斯特朗在一起。也許因爲一小時前瓊恩跟他說的話。可是那也太突兀，太容易了。也許祇因爲有人在等着他——不是他等着人。他閉緊了嘴唇，開出門去。

『雷維克，瓊恩在黝黯中說。』燕巢白蘭地已經放在窗邊的桌上了。』

他站着不動。他覺得自己有點兒緊張。他受不住她的嘮叨。可是這一句話倒是對的。他的緊張，這一下便鬆弛了。他已經頗有點兒鎮定。「你找到那個酒瓶嗎？」他問。

「那很容易啊。就放在這兒。可是給我開瓶了。我在你的東西裏檢到一個拔塞的螺旋鑽。請你再給我一杯酒。」

他斟滿了兩杯，遞給她一杯。「這兒——」喝點兒蘋果白蘭地纔不壞。瓊恩居然想出這麼個主意，倒是挺好的呢。

她仰起了頭，把酒喝乾了。她的頭髮，披散在肩膀上，這一會兒，看來她好像真是全神貫注地在喝酒似的。雷維克從前也注意過她這種癖性。她做任何事情，總是全神貫注的。他依稀地覺得，這兒不僅有誘惑，而且有危險。像這樣的女人，當她們喝酒的時候，就祇有喝酒；戀愛的時候，就祇有戀愛；絕望的時候，就祇有絕望；而遺忘的時候，也就祇有遺忘了。

瓊恩放下了酒杯，便突然地笑了。「雷維克，」她說。「我知道你在想着些什麼。」

「真的嗎？」

「真的。你以為你現在已經結了一半的婚啦。我也是這樣。給人家遺棄在門口，也不一定是——一種值得妬恨的經驗。就讓玫瑰花束擁在懷裏，給人家拋撇下來好了。感謝天，蘋果白

蘭地在這兒不要太慳吝這瓶酒吧。」

雷維克又斟滿了酒杯。「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說。「這是真的。我在浴室裏的時候，還受不了你。可是現在，我覺得你是了不起的了。祝福你！」

「祝福你。」

他喝乾了酒。「這是第二個夜晚了。」他說。「這危險的夜晚。不相識的魔力已經消逝了，可是熟識的魔力還沒有來。我們還得努力呢。」

瓊恩把酒杯放了下來。「這些事情，你好像懂的很多咧。」

「我一點也不懂。我祇是在空談。誰也不會懂得的。一切在改變。現在也如此。天下沒有什麼第二個夜晚的。都是第一次。第二就是結局了。」

「感謝天！否則我們會給引到哪兒去呢？到算術之類那兒。現在可來了。我現在還不想睡。我想跟你喝酒。星星在寒氣中暴露着。一個人孤獨了下來，多麼容易冰凍啊！即使在熱天。可是兩個人在一起，那就永遠不會了。」

「兩個人在一起，事實上也會凍死的。」

「我們可不會。」

「當然不會的。」雷維克說着，在黝黯中她沒有看到他臉上的表情。「我們可不會。」

十

「我怎麼啦，雷維克？」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她躺臥在牀上，微微地掀起着，頭底下放着兩個枕頭。房間裏有點兒補藥和香水的味兒。上邊的窗子掀開了一點。外面送進了料峭的寒風，跟房裏的暖氣一混和，便彷彿不是正月而是四月的氣候了。

「你發過熱，凱蒂。有好幾天了呢。那時候你睡熟了。差不多有二十四小時。現在，熱度已退，一切都好了。你覺得怎麼樣啊？」

「疲倦。還是很疲倦。可是跟以前不同了。沒有那時候的緊張。我也不覺得痛了。」

「以後你還是會痛的。祇是不怎麼厲害，我們會好好地照顧你，讓你忍得住痛楚。可是不會像現在的樣子。你知道你自個兒——」

她點點頭。「你替我開過了刀，雷維克——」

「是的，凱蒂。」

「必要嗎？」

「必要。」

他等待着。最好還是讓她儘量的發問。「我要在牀上多久啊？」

「幾個星期。」

她緘默了半晌。「我想那倒是於我有利的。我需要甯靜。我已經受夠了。我現在纔明白啦。我很疲勞。我是不願意承認的。你說跟我的病症有關係嗎？」

「當然囉。當然有關係的囉。」

「還有老是出血的事情，也有關係嗎？兩次經期的中間？」

「也有關係的，凱蒂。」

「那倒是很好的，還來得及呢。也許那是必要的。我現在就起來，再來面對那一切——我想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的了。」

「你不必的。忘記了吧。你祇要想想以後的事情。譬如說，想你的早餐。」

「好的，」她嫣然地一笑。「那麼請你遞一面鏡子給我。」

他從桌子上拿了一面小鏡子給她。她就仔細地照着。

「這些花是你送來的嗎，雷維克？」

「不是醫院裏送的。」

她把鏡子放在牀上。「正月裏，醫院裏不會送紫丁香的。祇會送紫菀這一類的花。再說，

醫院裏也不會知道紫丁香是我的愛物。」

「可是他們却送來了。你在這兒，是一個老主顧了，凱蒂。」雷維克站起身來。「我要走

了。六點鐘前後，我再來看你。」

「雷維克——」

「哦。」

他轉過頭來。果然來了，他想。現在她果然要發問啦。

她伸出了手。「謝謝，」她說。「謝謝那些花。謝謝你的照顧。我常常覺得有你在，總

是很放心的。」

「好的，凱蒂。好的。其實也說不上什麼照顧。如果你睡得着，你就再睡吧。要是你覺得痛，



你就招呼護士，我去配點兒藥，下午我再來。」

「范勃爾，白蘭地在哪兒？」

「情形難道就那樣的壞嗎？這兒是酒瓶。尤琴妮，替我們拿一個杯子來。」

尤琴妮勉強地找了個杯子。「這是套管。」范勃爾抗議道。「替我們拿一個精緻點兒的杯子。否則就等一下，也許會碰破你的手，讓我自個兒來拿吧。」

「我真不知道爲什麼，范勃爾醫生。」尤琴妮辛辣地說道。「雷維克先生來了，你就

啊？」

「得啦，得啦。」范勃爾打斷了她的話。他斟了一杯高涅克。「這兒，雷維克。她怎麼說

「她沒有問什麼。」雷維克說。「她信任我得連問也不問了。」

范勃爾抬起頭來。「你瞧。」他得意地答道。「我早告訴你了。」

雷維克喝乾了酒。「當你束手無策的時候，有沒有病人還會向你表示感謝的？」

「常有的事。」

「什麼都相信嗎？」

「當然囉。」

「你覺得怎麼樣？」

「安心了。」范勃爾詫異地說。「十二分的安心了。」

「我覺得好像要嘔吐。好像是欺騙。」

范勃爾笑了起來。他又把酒瓶放開。「好像要嘔吐。」雷維克重復地說着。

「這是我第一次打你這兒發現的人性的感情。」尤琴妮說。「當然，除了你自個兒表揚的方式。」

「你不是一個發現者，你是一個護士，尤琴妮，你常常會忘記的。」范勃爾說。「這件事情算是解決了，雷維克，是不是？」

「是的。祇是以目前而論。」

「好的。她今天早晨告訴護士，一出醫院就要到佛羅倫斯去。那我們就沒有責任了。」

范勃爾搓搓他的手。「那兒的醫生們就會照顧她。我是不願意讓病人死在這兒的。那往往會影響到我們的名譽。」

雷維克揪着公寓的電鈴，去找那個爲羅茜妮墮胎的產婆。隔了半晌，一個面目猙獰的人纔出來開門了。當他看見了雷維克，手裏還拿着根門閂。『你找誰？』他咆哮着。

『我要找蒲奇爾太太。』

『她沒有空。』

『那不要緊。我可以等一會兒。』

那個人要想關門了。『要是我不能等，就隔一刻鐘再來。』雷維克說。『不過不是一個人了。同來的一個人，一定可以見到她的。』

那個人凝視着他。『那是什麼意思啊？你到底要來作什麼？』

『我告訴你。我要見蒲奇爾太太。』

那個人思忖着。『等一下，』他說着便關上了門。

雷維克在門外端詳着那扇剝落的棕色的門，那隻洋鐵的信箱，和那塊撞破的招牌。多少悲愁，多少恐懼，在這重門裏經過了。幾條無聊的法律，迫使多少的生命，不去找醫生，却在江湖郎中的手底下犧牲。也爲了這點兒緣由，孩子們就給遮斷了生路。誰要是不願意生孩

子，無論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這樣便有了個辦法。然而其結果是，每年有千萬母親的生命，  
却就這樣地被摧殘了。

門又開了。「你是打警察局來的嗎？」那個鬍鬚滿臉的人問。

「要是打警察局裏來的，我就不會在門外等候了。」

「那就請你進來。」

那個人就把雷維克帶到了裏邊，經過一條黝黯的走廊，走進一間擠滿着傢具的房間。  
一張棉絹天鵝絨的沙發，幾把鍍金的椅子，一條充貨奧蒲生地氈，一隻胡桃木的茶几，和一  
些宗教圖表。窗前放着一隻金屬的架子，掛着一個蒙養金絲雀的鳥籠。其餘的空地方都安  
放着磁器和石膏像。

蒲奇爾太太進來了。她身材胖碩，穿着一件不怎麼乾淨的波浪式梳粧衣。她是一個魁  
偉的女人，可是臉蛋兒倒還光潔而美麗，就祇眼睛有點兒閃爍不定。「先生有什麼事啊？」  
她用一種做生意似的語氣問，始終是站着。

雷維克站起身來。「我是代表羅茜妮·瑪蒂納來的。你替她墮了胎。」

「胡說！」那女人立刻鎮定地答道。「我不認識羅茜妮·瑪蒂納，也沒有墮過胎。你一

定弄錯了，否則就有人騙了你。」

她裝得好像事情已經解決，就要走出去的樣子。可是她並沒有走。雷維克等着。她便轉過身來。「還有什麼事嗎？」

「墮胎墮壞了。那個姑娘嚴重地出血，差不多送了命。她必須施行手術。我是跟她施行手術的。」

「那是撒謊！」那女人突然嗤叱着。「那是撒謊！那些個耗子！她們想表白自己，却不惜嫁禍於人！可是我要跟她算賬的！那些個耗子！我的律師會替我出頭的。大家都知道我，而且是一個納稅人，我倒要瞧瞧那些個在這裏賣淫的無恥的娼婦——」

雷維克瞧着她，惶惑了。從頭起，她的表情可並沒有改變。還是那麼光潔和美麗——就是嘴巴癟了進去，儘像機關槍似地掃射着。

「那姑娘的要求也很小，」他打斷了那個女人的話。「她祇希望要回她給你的那點兒錢。」

蒲爾奇太太便笑了起來。「錢嗎？要回嗎？我什麼時候得過她的錢？她有收據嗎？」  
「當然沒有囉。你不會給她收據的。」

「那是因為我從來不認識她。你說有人會相信她嗎？」

「當然。她有證據。她在范勃爾醫生的醫院裏動的手術。診斷得很分明。還有報告單在那兒呢。」

「你不妨有一千張報告單！可是怎麼能說我是碰見過她的呢？醫院！范勃爾醫生！那是胡說！像這樣的耗子配住那麼華貴的醫院！你還有什麼事情嗎？」

「我有。你聽。那姑娘付過你三百法郎。她要控告你賠償。」

門開了。那個面目猙獰的人走了進來。「出了什麼事情啊，阿黛勒？」

「不要控告我賠償嗎？要是她控告，她自個兒會受處分的。先受處分的是她，因為她得承認自個兒墮過胎。而說我墮胎，却還需要證明呢。那她找不到證據的。」

那個人咩咩地咿唔了一下。「別噪，魯裘，蒲奇爾太太說：『你可以出去。』」

「白魯尼爾在外面。」

「好的，請他等一下。你知道——」

那個人點點頭，出去了。身上一股高涅克的酒味兒。雷維克聞嗅着。「那倒是個老喝高涅克的酒鬼呢。」他說。「至少有三四十歲了。這麼早的下午，就喝得那麼醺醺的，真是個福」

氣人咧。」

蒲奇爾太太吃驚地望了他半晌。於是她慢慢地又癱下了嘴唇。「對的。你也想喝點兒酒嗎？」

「爲什麼不呢？」

她身材雖胖，可是走到門口，脚步却迅疾而悄寂得詫異。「魯裘。」

那個面目猙獰的人又進來了。「你又在喝那瓶上好的高涅克酒了！不要撒謊，我嗅得出來的！快把那個酒瓶拿來！不要多話，快把那個酒瓶拿來！」

魯裘把酒瓶拿來了。「我給白魯尼爾喝了一點。他硬要我跟他喝酒呢。」

蒲奇爾太太沒有回答。她關上了房門，從胡桃木茶几上找了個彎形的酒杯。雷維克厭惡地望着酒杯上雕着那女人的頭。蒲奇爾太太斟滿一杯，放在他面前的桌布上，那桌布是繡着孔雀的。「你好像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呢，先生。」她說。

雷維克多少是不能否認的。她不像羅茜妮告訴過他，說是鐵製的；可是她更要壞——是橡皮製的。你可以把鐵折裂，却折裂不了橡皮。她否認賠償，說得振振有詞。「你的墮胎可墮壞了。」他說。「釀成嚴重的後果。這就是要你還錢的充分的理由。」

『假如施行手術以後的一個病人死了，你也還錢嗎？』

『不。可是有時候我們就不收手術費的。譬如說，羅茜妮那兒就沒有收費。』

蒲奇爾太太望着他。『你瞧——那麼她爲什麼還要小題大做呢？她應該很高興了。』

雷維克舉起他的酒杯。『太太』他說。『謝謝你。這酒是再好也沒有了。』

那女人慢慢地將酒瓶放到了桌子上。『先生，許多人已經試過了。可是你好像更來得敏感。你覺得這種生意好做嗎？你以爲這些錢都是我一個人得的嗎？三百法郎中間，警察倒差不多分去了一百呢。你以爲我可以不那麼做嗎？他們派的一個人，現在就坐在外面，等着要錢。我必須賄賂他們，一直要賄賂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啊。我在這兒告訴你這些話，祇有你我兩個人知道，要是你將來把這些話說出去啊，那麼我會否認，而警察也不會理會的。你要相信。』

『那我相信。』

蒲奇爾太太瞟了他一眼。當她發現他並沒有譏刺的神情時，便拖了把椅子，靠近着他，坐了下來。她拉動那椅子，輕鬆得彷彿拉一根毛——在她脂肪下面，好像還有無比的勁道。她把留着作爲賄賂之用的高涅克酒，又斟滿了一杯。『三百法郎看來彷彿是一筆很大的



數目了——可是還不止開銷那些個警察。還有房租——租給我，當然比租給別人高得多——洗衣費，器械費——我的開支要比正式的醫生大一倍——佣金，賄賂——我必須跟什麼人都拉交情啊——酒啊，過年生日時送那些官吏和太太們的禮物啊——這麼多的開支，先生！有時候就一個子兒也不剩的。」

『我不問你這些。』

『那麼什麼呢？』

『我說羅茜妮所發生的意外，可能別人也遭遇的。』

『難道醫生們就不會發生那些個意外嗎？』蒲奇爾太太趕忙反問道。

『到現在為止還不多。』

『先生。』她挺起身子來。『我是個老實人。我告訴每一個來到這兒的姑娘，我說也許會發生什麼意外的。可是誰也不肯走。她們要求我墮胎。她們哭泣，她們絕望。如果我不幫她們的忙，她們會自殺。她們那種樣子啊真是夠瞧的！她們會踣伏在地毯上，懇求我！你瞧見那個茶几角上，那塊鑲木已經給擦去了嗎？一個小康人家的太太，絕望之中把它撞掉的。於是我收容了她。你要看點兒東西嗎？她昨天送給我的十磅梅醬，還在廚房裏呢。她雖然花了錢，

可是還出乎衷心的感激。我告訴你，先生——」蒲奇爾太太的嗓音提高了，精神更抖擻了。「——你也許會叫我墮胎婆——可是人家會叫我恩人和天使呢。」

她已經站了起來。那襲梳粧衣裳皇而蓬鬆地擁在她腳邊。金絲雀在鳥籠裏叫着，彷彿聽着命令似的。雷維克也站了起來。他好像有一種在聽獨腳戲的感覺。可是他也知道，蒲奇爾太太的話，說得沒有半點兒誇張。「好的，」他說。「我要走了。你對於羅茜妮，可不是個恩人。」

「你應該瞧瞧她從前的樣兒！她再有什麼要求呢？她很健康——把胎兒取掉以後——那是她所有的要求。她本來不需要再住什麼醫院啊。」

「可是她不會再生育了。」

蒲奇爾太太踟躕了一下。「那更好啦，」她漠然地說。「那麼她應該更高興啦，那個小娼婦。」

雷維克知道那是沒有辦法的了。「再會，太太，」他說。「跟你談得倒是挺有趣的。」

她走近了他。雷維克很想避免跟她握手。可是她本來就沒有想。她像傳遞祕密似地壓低了嗓子。「你很敏感，先生。比一般的醫生都敏感。可惜你——」她猶豫了一下，便感動地

望着他。『有時候的病症也需要這樣的——一個懂事的醫生，會有很大的幫助——』

雷維克沒有異議。他需要多聽幾句話。『那倒不會於你有害的，』蒲奇爾太太又加上了一句。『祇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啊——』她端詳着他，彷彿一匹裝作歡喜鳥雀的貓兒。『有些小康人家的病人，有時候啊——當然總是預付的——我們還安全，不會給警察來麻煩——我倒奉勸你不妨多花幾百法郎在那些事情上——』她拍拍他的肩膀。『像你這樣一個體面的人——』

她微笑着拿過了酒瓶。『哦，你說怎麼樣啊？』

『謝謝。』雷維克說着，推住她手裏的酒瓶。『不要了，我不能再喝下去了。』他十分勉強地讓讓着，因為高潔克倒是挺好的。酒瓶上沒有招牌，當然是第一流的私人酒窖裏出來的。『那件事情，我想考慮一下。過幾天再來。我很想看看你的醫療器械。也許我在那方面，可以貢獻你一點兒意見。』

『你下次再來的時候，我一定請你參觀我的器械。那時候也請你讓我看你的身份證。表示彼此的信任。』

『你已經給我相當的信任了。』

『並沒有。』蒲奇爾太太微笑起來。『我祇給你一個參考，那是我隨時可以否認的。你不是法國人，話說得很好，可是我聽得出來。樣子也不像。你也許是一個難民。』她笑得更厲害，還用冷眼瞟着他。『人家不會相信你，相信的是法國文憑，可是你也沒有得到呢。外面客廳裏坐着一位警官。假如你要，你可以立刻抓我去。我想你不至於。可是你不妨考慮我提供的意見。你不肯給我姓名和地址吧，不是啊？』

『不。』雷維克答有一種挨打的感覺。

『我想你不會肯。』蒲奇爾太太這時候真像一團銀胖的貓。『Au revoir monsieur。』  
（法語：再會吧，先生）請你考慮我的貢獻。我從前倒很想請一位難民醫生來幫忙我。』

雷維克微笑了。他知道那是爲什麼。一個難民醫生，就必須完全聽命於她了。第一有什麼意外，他就替她去受罪。『待我去考慮。』他說。『Au revoir madame。』（法語：『再會吧，太太。』）

他穿過那條黝黯的走廊。在一扇房門裏面，聽到有人在呻吟。他想像得出那些房間一定是像狹小的船艙那樣擠滿了牀鋪。那些女人，就在裏面住着，直到蹣跚地跛躓到家中。

客廳裏坐着一個細瘦的人，兩撇蹙曲的鬚髮，一張橄欖色的臉。他仔細地端詳着雷維

克魯裘坐在他旁邊。桌上放着另外一瓶陳的高涅克酒。當他瞧見雷維克的時候，便不期然地想拿過來藏了。可是他祇苦笑了一下，縮回了手。『Bon soir, docteur,』（法語：『晚安醫生，』）他說着，露出一排焦黃的牙齒。看來他好像在門外竊聽似的。

『Bon soir, 魯裘。』雷維克覺得這樣比較親熱一點兒。這個不能毀滅的女人，在半小時裏面，居然將他從敵人變成了夥伴。因此他對於魯裘，可以不必太過拘謹，那是他認為頗為釋然的。實在這個魯裘，倒也是很有人性的呢。

下樓時他碰到兩個姑娘。她們在一扇扇的門口張望着。『請問先生，』其中的一個，鼓足了勇氣問，『蒲奇爾太太住在這兒嗎？』

雷維克踟躕了一下。可是有什麼話可說呢？反正是無濟於事的了。她們還是要去的。而他，也無法給她們別的指示啊。『在四樓。門口有着名牌的。』

他的夜光錶面，在黑暗中亮着，彷彿一個仿製的小太陽。這是清晨五點鐘。瓊恩應該在三點鐘來的。這時候，她還有來的可能。可是也可能她因為太疲累了，就逕直回到了自己的旅館裏。

雷維克伸着懶腰，預備繼續睡去。他已經醒來了好久，儘望着天花板，看着那對面屋頂上電炬的紅色光輪，有規律地間歇地明滅着。他祇覺得空虛，却不知道爲什麼。彷彿他體內的熱力，逐漸地從皮膚上滲漏出去，也彷彿他的血液，正想往一處虛無的什麼地方壓，往下沉，往下沉，沉入溫軟的虛無中。他把雙手叉了起來，枕在頭下，安靜地躺着。他知道他是在期待着。而且他知道不僅是他的意識在期待着瓊恩·曼陀——他的手在期待，他的血管在期待，甚至還有一種在他體內的古怪的溫柔之感，也在期待。

他便立起身來，穿上晨衣，坐在窗口。柔軟的毛絨貼在皮膚上，他覺得有點兒溫暖。這件晨衣是舊的；他已經穿了好幾年。當他出亡的時候，在這晨衣裏睡過；當他萬分疲累地從野戰病院回到了營房，其時在西班牙，正值嚴寒的夜晚，就用這件晨衣來取暖。十二歲的瓊娜，長着一雙八十歲老人似的眼睛，在瑪德里一家陋劣的旅館裏，死在這件晨衣上——其時祇有一個願望，但求有一天能夠再買一襲同樣柔軟的毛絨晨衣，藉以忘記他女兒的母親怎麼被姦淫，她父親怎麼被踐踏。

他望了望四周。這房間，幾個手提皮包，幾件零星雜物，幾本精讀的書——一個人本不需要多少賴以生活的東西。而且在生活動盪的時候，最好是不必享用怎麼多的東西。你得

將東西一次又一次地捨棄，否則也不過給人家搶掉。一個人得每天準備着離開。這是他所以獨個兒生活的理由——人在漂流靡定的時候，就不應該留置那些足以牽絆行動的東西。也不應該容納那些足以挑撥感情的東西。祇有冒險——僅此而已。

他望着牀鋪。那條皺褶的雪白的牀巾。這與他的期待是無干的。他常常期待着女人。可是他覺得期待的滋味可不同——單純，明白，而無情的。有時候也有一種莫名的溫柔，彷彿將希望鑲上了銀邊——然而好久已沒有今天這樣的期待了。好像有什麼東西，爬進了他的心，他自個兒可真沒有介意過。難道又挑撥起來嗎？又打動起來嗎？已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難道從埋沒的記憶中，從湛碧的深淵中，又有什麼東西在呼召，難道又像一陣四月的微風，充滿着薄荷的香味，飄動了天邊的白楊，吹拂着他嗎？他不願意佔有什麼。他也不願意被什麼所佔有。他是在漂流而動盪哪。

他站起身來，開始穿上衣服。一個人必須獨立。一切往往從小小的依賴上開始的。因為大家都不要去注意哪。於是乎一個人就突然給習慣的網罟絡住了。所謂習慣，那是有很多的詞兒的——戀愛也是其中的一個。一個人就不應該跟任何東西太熟習的。即使跟一個人。他沒有鎖門。生怕瓊恩還來，會找不到他。要是她願意，那一定會耽着他。他思忖了一下，要

不要留一個字條。然而他既不願意撒謊，也不願意告訴她究竟上哪兒去。

早晨八點鐘光景，他纔回來。在拂曉的街燈下，他浴在寒氣中漫步，倒覺得清醒而鬆散了。然而當他站在旅館的門前，忽然又感到緊張起來。

瓊恩沒有在。雷維克自信本來不作任何的希望。可是這房間，却比往常好像更來得空虛。他望了望四周，搜索着也許她來過的跡象。然而他找不到。

他捺着電鈴招呼女侍。一會兒她來了。「我想吃點兒早餐，」他說。

她望望他，卻沒有說什麼。他也不願意再問她什麼話。「咖啡和小麵包，伊芙。」

「好的，雷維克先生。」

他望了望牀鋪。要是瓊恩來了，也不會就躺在這張凌亂的空牀上的。好奇怪，一個人沒有了熱力，什麼東西都變得死沉沉的了——一張牀鋪，一套襯衣，甚至洗一個澡。失却了熱力，就覺得冷漠得討厭啦。

他燃上了一枝紙烟。她也許以為他已被邀出去看診了。然而即使出去，他也會留下個字條兒的啊。突然地，他覺得自個兒真傻。他要獨立，結果反而這樣的輕率。輕率而蠢笨得好



像一個十八歲的孩子，祇希望向自個兒表白。這樣的情形，比他儘在家裏期待，更顯得依賴了。

那女侍送來了早餐。『要我現在就整疊牀鋪嗎？』她問。

『爲什麼現在就鋪呢？』

『萬一你再睡。在鋪好的牀上，睡起來會覺得更舒服的。』

她毫無表情地望着他。『這兒有人來過嗎？』他問。

『我不知道。我七點鐘纔來。』

『伊芙，』他說，『每天早晨整疊幾十個客人的牀鋪，你有什麼感覺啊？』

『那倒好，雷維克先生。因爲那些客人就不要我做別的事了。然而有時候啊，也有些人非份地要我的。雖然巴黎的娼妓，價錢很便宜。』

『早晨不能去妓院的，伊芙。而有些客人，早晨的需要，往往還特別的強。』

『是的，尤其是那些老頭兒。』她聳聳肩膀。『你要是不肯啊，就拿不到外賞，這就完啦。而且以後，就有人會接二連三的指摘——什麼房間不乾淨啦，生手不會服侍啦之類。當然是發了脾氣纔那樣的。你就一點兒辦法也沒有。這便是人生哪。』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讓我們把今天的生活過得舒服點兒吧，伊美。你拿這點兒錢去買一頂帽子。或者買一件羊毛的短外套。」

伊美的眼睛，消失了呆鈍的神情。「謝謝你，雷維克先生。今天倒是出門有利呢。那麼等會兒再來替你整疊牀鋪嗎？」

「好的。」

她望着他。「那位太太倒是挺有趣的。」她說。「就是那位現在常常到這兒來的太太。」

「你再嚙嚙一句話，我要把錢收回來了。」雷維克把伊美推出口去。「那些老色鬼在等着你呢。不要叫他們失望吧。」

他坐到桌子邊吃着。早餐的味道，不見得怎麼好。便站起身來，站着吃了。味道彷彿好了點兒。

太陽紅紅地掛在屋頂上。旅館甦醒過來了。樓底下那個老頭兒戈爾特堡，開始他早晨的演奏。他儘在那兒咳嗽呻吟，彷彿生着六瓣肺葉似的。那個名叫惠生霍夫的難民，打開窗子，吹着進行曲的口哨。樓上，水龍頭在嘩啦嘩啦地沖。房門在砰砰地開闔。雷維克伸了個懶

腰。黑夜過去了。黑暗的腐敗也隨着消逝了。他決定獨個兒耽這麼幾天。

門外，報童在叫喚着早晨的新聞。捷克邊陲的事變。德軍在蘇台德防線。慕尼黑協定遭  
遇了危機。

十一

那個孩子並沒有叫嚷。祇是對着醫生瞧。他還是昏迷得不覺得疼痛。雷維克望着那傷的腿。『他有多大年紀了？』他問那孩子的母親。

『什麼？』那女人心不在焉地問道。

『他有多大年紀了？』

用手巾包着頭的那個女人，這纔掀動了她的嘴唇。『他的腿！』她說。『他的腿！那是一輛卡車。』

雷維克聽着他的心臟。『他有病嗎？』

『他的腿！』那女人說。『那是他的腿啊！』

雷維克挺起身子來。心臟跳躍得很快，彷彿一個鳥兒似的，可是聽那聲音倒還沒有什

麼可慮。祇是在上麻醉劑的時候，他必須看着那孩子，因為他形容顛頹，而且還有佝僂病。他必須立刻動手。那輾傷的腿上，滿是街頭的污泥。

『你要把我的腿子截掉嗎？』孩子問。

『不，』雷維克不相信似地說。

讓它僵着，倒不如截掉的好。』

雷維克仔細地端詳着這張早熟的臉。看不出一絲兒疼痛的痕跡。『我們會診斷的，』他說。『現在，我們要讓你安睡下來。那是很簡單的。你不必害怕。安靜點兒。』

『等一會兒，先生。車照是 FO 2019。你能替我母親記下來嗎？』

『什麼？什麼，季諾？』他的母親惘然地問。

『我注意了那個車照的。那輛卡車的號碼。FO 2019。我看得很清楚，就在我面前。那時候是紅燈。完全是司機的過失。』

那孩子呼吸得很費力。『保險公司應該賠償的。那個車照——』

『我已經記下來了，』雷維克說。『安靜點兒。什麼我都記下來了。』他示意尤琴妮，要她上麻醉劑。

「我母親應該去報告警察局。那家保險公司應該賠償的——」突然他臉上透出了大顆的汗珠，彷彿淋在雨裏似的。「假如你截斷我的腿，保險公司會賠償更多的錢——比起假如——這樣的價着——」

他的眼睛沉陷入深青的圈兒裏邊，這圈兒嵌在他皮膚上，彷彿一個骯髒的水潭。那孩子在呻吟，還想掙扎着說話。「我的母親——不懂事的——幫助——她——」他便說不下去了。他開始了叫嘯，沉滯的抑壓住的叫嘯，彷彿一頭受傷的野獸，縮在他身體裏震顫。

「外面的世界怎麼樣啦，雷維克？」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爲什麼你要打聽那些個事情啊，凱蒂？還是想些愉快的事吧。」

「我彷彿覺得就在這兒已經有好幾個星期了。一切都那麼遙遠的，好像給沉溺了。」

「還是再沉溺一會兒吧。」

「不。否則我真害怕，這個房間彷彿是最後一條船，而洪水早已氾濫到窗下了。外面的世界到底怎麼樣啦，雷維克？」

「沒有什麼新的消息，凱蒂。這世界正在積極作着自殺的準備，而同時，對於正在進行

着的事兒，却蒙蔽得好緊。」

「會不會發生戰爭啊？」

「誰都知道戰爭會發生。大家所不知道的，乃是什麼時候會發生。誰都期望着一個奇蹟。」雷維克微笑了。「像今天的法國和英國那樣，有着這麼多的相信奇蹟的政治家，我可從來沒有見到過。而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像德國那樣，有着這麼少的相信奇蹟的政治家。」

她安靜地躺了一會兒。「你想，那是可能——」她接着說。

「是的——說是有一天會發生戰爭，彷彿不可能似的。正因為大家認為不可能，纔沒有防備啊。你覺得痛楚嗎，凱蒂？」

「不怎麼厲害，還受得住。」她把枕頭放平伏了。「我真想離開這些個事情，雷維克。」

● 最後一條船出經典，係指世界大洪水時 Noah 所乘之方舟。聖經舊約創世記第六章第十三節起：「上帝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第七章第一節起：「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活物，無一不死。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譯者

「是的——」他心不在焉地答着。「誰又不想呢？」

「出院以後，我就要到義大利去。到腓埃索爾。那兒我有一所幽靜的老宅，還有個花園。我想到那兒去耽一時。那兒的天氣，還很冷呢。一個朦朧的甯靜的太陽。中午，南牆上爬着那些早出的蜥蜴。薄暮，傳過來佛羅倫斯的鐘聲。晚上，絲杉樹背後鑲嵌着月亮和星星。屋子裏藏着很多的書，還有個石製的大火爐，四周圍着木製的圈椅。火爐的薪架，裝成一個座子的形式，可以安放上酒杯。這樣，紅酒可以溫熱了。沒有什麼人。祇有一對年老的夫婦，在那邊照料着屋子。」

她望了望雷維克。「美極了，」他說。「幽靜，一個火爐，書，還有安甯。要是在從前啊，這樣的生活，可說是資產者的生活了。而到了今天，却已成爲失樂園的美夢。」

她點點頭。「我想到那兒去耽一時。耽幾個星期。也許耽幾個月。我現在還說不定。我要安靜一下。然後我再回來，束裝前往美國。」

雷維克聽到晚餐的盤車，在走廊裏推着。幾隻碗蓋的碰撞聲。「你說的對，凱蒂，」他說。

● 失樂園 (Lost Paradise) 直譯爲「失去的天堂」按英詩人米爾頓會著失樂園 Paradise Lost

一書故云——譯者。



她猶豫了一下。『我還能夠生育嗎，雷維克？』

『現在可不能。你先要讓身體康強一點。』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將來會不會生育？這次手術以後是不是——』

『沒有，』雷維克說。『我們沒有拿掉什麼。一點兒也沒有！』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便是我想知道的。』

『可是總還要隔一個相當的時期，凱蒂。你的整個器官，先得要改造一下。』

『究竟要隔多少時候，那倒無所謂。』她掠了掠頭髮。手上的寶石戒，在黝黯中發着光。

『我問這些個事情，一定很可笑，是不是？我現在就問這些個事情。』

『不。那是常情。可真出乎我們的想像呢。』

『突然我覺得這些生活足夠了。我要回去結婚，爲了找尋歸宿，還是老式的思想，爲了』

生育孩子，我要安靜，祈求上帝，愛惜生命。』

雷維克眺望着窗外。殷紅的殘陽，掛在屋頂上。燈光浸漬在裏邊，彷彿沒有血水的陰影。

『這些事情，你看來一定很可笑，可是你畢竟知道了我的心境啦。』凱蒂·海格斯特

朗背着他說。

「不，一點也不。」

「這兩天來，我就一逕這樣地思量着。比起自有記憶以來，更覺得年青而輕快了。當我去到那邊以後，就要把這兒的幾年日子，像一場噩夢那樣，忘個乾淨。」

半夜四點鐘的時候，瓊恩·曼陀來了。雷維克聽見有人在門口，便醒了過來。他已經睡熟了，沒有想到她會來的。他看見她站在開着的門口。她拿着一大束花朵很大的菊花，擠將進來。他沒有看見她的臉。他祇看見她的外形，和一大束燦爛的花朵。「那是什麼啊？」他說。「一個菊花的叢林。天哪，那是什麼意思啊？」

她總算把花束拿進門來，便傲然地扔到了牀上。花朵濕潤而陰冷，葉子散發着秋季和泥土的氣息。「禮物，」她說。「因為我認識了你，所以開始送給你禮物。」

「把它們拿走。我還沒有死呢。躺在花束底下——而且是菊花——國際旅館的老式牀，看來真像一口棺材咧。」

「不！」瓊恩急遽而猛烈地將牀上的花束搶了過來，摔在地板上。「你不必——」她挺起了身子。「不要說這樣的話！永遠不要！」

雷維克望着她。他已經忘記了他們邂逅的經過。『忘記了吧，』他說。『我是隨便說說的。』

『永遠不要再說這樣的話。即使是說着玩兒的，也不要。你答應我！』

他看見她的嘴唇在顫動。『可是——』他說。『這真叫你聽了害怕嗎？』

『是的。還不止是害怕呢。我不知道是什麼。』

雷維克起身。『我永遠不再說這樣的話來打趣了。你現在滿意了嗎？』

她點點頭，偎倚在他的肩膀上。『我真不知道那是什麼。我祇是忍受不了。那彷彿是一隻從黑暗中伸出來的手。那是恐懼——盲目的恐懼，好像躺在什麼地方等着我。』她更靠近了他。『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雷維克緊緊地擁她在懷裏。『不——我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她又點了點頭。『你能夠做得到——』

『是的。』他用一種充滿了悲愁與揶揄的語調說着，想起了凱蒂·海格斯特朗。『我能夠。當然我能夠——』

他在他的胳膊裏扭動。『我昨天也在這兒——』

雷維克沒有動。『真的嗎？』

『真的。』

他緘默着。突然地什麼東西幻滅了。他真是多麼稚氣哪！期待着呢，還是不期待——到底又爲了什麼呢？跟一個不開玩笑的人，却開了個拙笨的玩笑。

『你沒有來這兒——』

『不。』

『我知道我不應該問你在哪兒——』

『不。』

她離開了他的懷抱。『我想洗一個澡。』她變了種口氣說。『外邊在下雪。我很冷呢。我還不能洗澡嗎？會不會吵醒了人家？』

雷維克微笑着。『你想做什麼事情，不用問什麼結果。否則你永遠做不成的。』

她望着他。『小事情，應該問。大事情是可以不用商量的。』

『那也對。』

她走進了浴室，放着水。雷維克坐在窗邊，伸手去拿烟盒。外面的屋頂上，反映着鬧市的

紅光，空中正在靜靜地飄舞着雪片。一輛出差汽車，叫吼着馳過了街道。那束菊花，蒼白地在地板上閃爍。一張報紙，躺睡在沙發裏。那是他晚上帶回來的。捷克邊陲在戰爭。中國在戰爭。最後通牒。內閣推翻。他拿了那張報紙，塞在花束的底下。

瓊恩從浴間裏出來。她很暖和，蹲在他腳邊的地板上，給圍在菊花的中間。「你昨兒個晚上在哪兒啊？」她問。

他俯下身去，遞給她一枝紙烟。「你真要知道嗎？」

「是的。」

他遲疑了一下。「我在這兒，」接着又說，「期待着。我以為你不來，過後就出去了。」

瓊恩等着。她的紙烟，在黝黯中閃亮了一下，又復熄滅了。

「就這樣啊，」雷維克說。

「你出去喝酒嗎？」

「是的——」

瓊恩轉過頭來望他。「雷維克，」她說，「你真是爲了那樣而出去的吗？」

『是的。』

她把手臂攔在他的膝蓋上。他感覺到她的溫暖透過了晨衣。這是她的溫暖，也是晨衣的溫暖，而晨衣的溫暖，是他幾年來所熟稔的了，於是他突然感覺到這兩樣都是一向屬於他的，彷彿瓊恩是從他生命以外的一個什麼地方回來了似的。

『雷維克，我每夜都到你這兒來。你應該知道我昨天也來過的。是不是因為不願意見我，你纔躲開了？』

『不。』

『你可以告訴我，什麼時候你纔不願意見我。』

『我會告訴你的。』

『不是爲了那個原因嗎？』

『不是，那倒真的並不是。』

『那我就快樂了。』

雷維克望着她。『你怎麼樣啊？』

『我就快樂了，』她重說着。

他緘默了半晌。『你真的知道你怎麼說的嗎？』

『知道。』

外面的白光，反映在她的眼睛裏。『一個人不應該輕易說出那樣的話來的，瓊恩。』

『我不是輕易說的啊。』

『快樂，雷維克說。』這是打哪兒開始，往哪兒結束的呢？

他的腳碰到了菊花。快樂，他想。年青人的蔚藍的天際。生命的金色的均衡。快樂！我的天，

現在又在哪儿呢？

『那是打你那兒開始，往你那兒結束的，』瓊恩說。『最簡單不過的事。』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她在說些什麼啊？他想。『你就會告訴我，你在愛我了，』接着他這

樣說。

『我在愛你。』

他扮了個鬼臉。『你還沒有瞭解我呢，瓊恩。』

『這又有什麼相干啊？』

『很相干。愛——那意思是一個你願意跟他白頭偕老的人。』

「我不懂得這些，那是你缺少了他便生活不下去的人。我所知道的是如此。」

「蘋菓白蘭地在哪兒啊？」雷維克問。

「在桌上。我來替你拿。你坐着好了。」

她把酒瓶和酒杯拿了來，放在花東旁邊的地板上。「我知道你不愛我，」她說。

「那你就比他自個兒更知道了——」

她立刻抬起頭來瞧。「你會愛我的，」她說。

「那好。讓我們來乾一杯酒。」

「且慢。」她斟了一杯，喝乾了。然後再把它斟滿，遞給他。他接過了酒杯，等了一會兒。這些都不是真的，他想。彷彿一個子夜的殘夢。在黝黯中說的話——怎麼會真呢？真誠的話，應該在亮光中說的。「你怎麼會知道得這樣確切的呢？」他問。

「因為我愛你啊。」

她怎麼會用這個字眼兒的，雷維克想。一點也不斟酌，好像使用一個空碗似的。她把什麼東西盛放在裏邊，就名之曰愛。而這裏邊，不知早已盛放過多少東西了！爲了孤獨的恐懼——爲了另一個自我的刺戟——爲了一個人自恃的推動——爲了幻想的反映——然



而誰又真正的知道呢？我說的白頭僧老，豈不是最愚蠢的想法？像她這樣的天真爛漫，反倒是最準確的呢？我爲什麼坐在這兒，當這嚴冬的子夜，介於兩次戰爭的今天，像校長先生那樣的高談闊論？我爲什麼不是毫無顧慮地投身進去，却儘在這兒推拒呢？

「你爲什麼要推拒呢？」瓊恩問道。

「什麼？」

「你爲什麼要推拒呢？」她又重說了一遍。

「我沒有推拒——我要推拒什麼啊？」

「我不知道。你心裏邊彷彿有一種什麼東西緊閉着，不讓任何東西任何人進去。」

「來，」雷維克說，「讓我再喝一杯酒。」

「我很快樂，我希望你也很快樂。我真是十二分的快樂。我跟你一塊兒醒來，也跟你一塊兒睡覺。我不知道其他的事。當我一起想咱們兩口兒，我的頭便像是銀製的，也彷彿是一隻提琴。街道上充滿着我們，彷彿我們就是音樂，不時有人衝越進來，說着話，像電影那樣閃映着圖片，可是音樂却還遺留着餘音。音樂是常常會遺留着餘音的。」

幾星期以前你還是不快樂的，雷維克想，而你也不認識我。這快樂也真太容易了。他喝

乾了那杯蘋果白蘭地酒。『你常常會快樂嗎？』他問。

『不常會。』

『那麼有時候會的你說你的頭像是銀製的，那麼最近一次是什麼時候啊？』

『你爲什麼這樣問我？』

『祇是問着頑頑的。沒有什麼理由。』

『我已經忘記了。而且我也不願意再記得。情形已經不同啦。』

『情形是往往在不同的。』

她對着他微笑。容光煥發得好像一朵盛開的花，沒有幾瓣葉子，也遮蔽不了什麼。『兩年前了，』她說。『時間也不長。那時候在米蘭。』

『那時候，你祇有一個人嗎？』

『不。我跟一個人在一起。他很不快樂，而且嫉妒，不瞭解。』

『當然不會啦。』

『你是瞭解的。他演出了一場好戲。』她坐坐舒服，從沙發上拿下一個枕頭，墊在背後。

『他叫我娼婦，罵我不忠實，忘恩負義。其實是不確的。當我愛他的時候，一直是很忠實的。可

是他不瞭解我已經不再愛他了。」

「那是誰也不會瞭解的。」

「可是，你就會瞭解。而且，我也會一直愛你的。你的情形不同，我們的情形也兩樣。他還要殺死我呢。」她笑了起來。「他們老是喜歡殺人呢。隔了幾個月，另外那個人，又要殺我了。可是他們畢竟都沒有殺。你總不會得要殺死我吧。」

「祇要蘋菓白蘭地，雷維克說。『你把那個酒瓶拿來。我們的談話，感謝天，愈說愈近人情了。幾分鐘之前，我還很害怕呢。』」

「因為我愛你嗎？」

「我們不必再翻那些舊話了。那好像穿了僧衣，戴着假髮在遊行。我們在一塊兒——短暫的或是長久的，誰知道？我們在一塊兒，那就夠了。爲什麼還要張揚出來呢？」

「我不喜歡『短暫的或是長久的』這句話。然而那些都是字眼兒而已。你不要離開我。這些也無非是字眼兒，你總知道的。」

「當然囉。你所愛的人，有沒有離開過你？」

「有的。」她望着他。「一個人常常會離開另一個人的。有時候，另一個人離開得更快。」

些。」

「那你怎麼辦呢？」

「什麼辦法都想！」她從他的手裏拿過了酒杯，喝乾了。「什麼辦法都想！可是沒有用。我真不快樂。」

「長久嗎？」

「一個禮拜。大約一個禮拜。」

「那可並不長久哪。」

「要是你真不快樂，那纔是永劫不滅呢。我啊，我跟全身的每一部分都不快樂，因此一個禮拜下來，全身都乏力了。我的頭髮也不快樂，我的皮膚，我的牀，甚至我的衣服。我給不快樂所充斥，竟一點兒沒有其他的感覺。然而，到了一點兒都沒有其他感覺的時候，這不快樂又不復成爲不快樂了——因爲沒有其他的感覺可以比較啦。於是乎祇覺得十二分的乏力。於是乎乏力也過去了。慢慢地一個人又開始生活下去。」

她吻了吻他的手。他感覺到柔嫩的嘴唇。「你在想些什麼啊？」她問。

「沒有想什麼。祇想着你是多麼的天真。彷彿完全腐化了，然而又彷彿一點兒不腐化。」

是天下最危險的東西。請你把那個酒杯還給我。我要爲我的朋友莫洛索夫喝一杯酒，他是  
人心的鑒識者。」

「我可不喜歡莫洛索夫。我們爲別的什麼人喝一杯酒不好嗎？」

「當然你不會喜歡他的。他有銳利的目光。那麼，讓我們來爲你喝一杯酒吧。」

「爲我？」

「是的，爲你。」

「我是並不危險的。」瓊恩說。「我自個兒在危險中，本身却並不是危險的。」

「你自個兒這麼想，便是危險的成分哪。你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祝福你。」

「祝福你。可是你並不瞭解我。」

「誰要瞭解呢？那便是天下所有一切誤解的原因。請你把酒瓶遞給我。」

「你喝的太多了。你爲什麼要喝那麼多的酒啊？」

「瓊恩，」雷維克說，「總會有這麼一天，你要說太多了！你喝的太多了，你這麼說，你這麼相信，這是祇爲了我的好處。實際啊，你祇是防止我陷入你所不能控制的境地。祝福你！今天我們來祝賀。我們勝利地逃避了悲憤，那悲憤彷彿窗外的濃雲。我們用悲憤來消弭那悲

憤。祝福你！」

她挺起身子來。用雙手撐在地板上，仰望着他。眼睛睜得很大，浴衣從她肩膀上滑瀉着，頭髮披落在頸根，從黝黯中看來，好似一匹年青的牝獅。「我知道，」她沉靜地說，「你在笑我，我知道，可是我也不在乎。我覺得我自個兒在活着；我渾身都有這樣的感覺，我的呼吸不同了，我的睡眠不復是死沉沉的了，我的骨節又靈活起來，我的雙手也不再空虛，至於你愛怎麼想，你愛怎麼說，我都不在乎，我讓我自個兒飛，我讓我自個兒跑，我讓我自個兒摔下，沒有一點兒思慮，我真快樂，我說這些話，既沒有過慮，也沒有耽憂。即使你要笑我，即使你要跟我打趣——」

雷維克緘默了半晌。「我沒有跟你打趣，」他接着說。「我是在跟自個兒打趣哪，瓊恩——」

她向他那兒靠近着。「爲什麼你的腦門子裏，總像有什麼東西在推拒。爲什麼啊？」

「沒有什麼東西在推拒哪。我祇是比你慢了點兒。」

她搖搖他的頭。「不僅如此。而且彷彿還有什麼東西在諫勸你孤獨。我已經覺察了出來。那真像是一個關秦呢。」

「沒有什麼關寨。那不過是，因為我比你多活了十五年。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像一所屬於他自個兒的屋子，由他拿記憶的傢具來任意裝綴得堂皇富麗的。有些人住的是旅館，許多的旅館已逝的歲月，好比旅館的門那樣的在他們後面關閉了——留在外邊的是，一點兒勇氣，和一點兒問心無愧。」

半晌她沒有回答。他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聽到他的話。他望了望窗外，覺得蘋菓白蘭地酒的熱力，在血管裏迴蕩。脈搏還是很正常，却成了一種廣漠的甯靜，使流水韶光的機關鎗似的鏽鏘聲，也顯得幽沉了。朦朧殷紅的月亮，從屋頂上升將起來，彷彿一個回教寺院的圓頂閣，給濃雲遮蔽了一半，這月亮正在冉冉地上升，而大地，却在飄舞的雪片下沉落。

「我知道的。」瓊恩將雙手放在他膝蓋上，下頷攔在他手上，這樣說道。「我把這些往事告訴你，真是件傻事。我可以緘默，我可以躺下，可是我都不願意。為什麼我不把一生的經歷告訴你聽，為什麼不是儘量的傾吐衷曲呢？其實我應該少說一點兒，因為那些個事情，我現在想來也好笑，現在想來也不明白，那你當然會更笑那些個事情，也會更笑我了。」

雷維克望着她。她的一個膝蓋，把幾朵大白花擠到他帶回來的報紙上。一個奇異的夜晚，他想。在某些個地方，這時候正在進行着射擊，人們給狩獵着，監禁着，刑訊着，屠殺着，而這

個太平世界的某些個角落正給蹂躪着，踐踏着，大家都知道，可是都沒有辦法啊，還有些人們，正在城市的小酒店裏喧鬧着，誰也不去經心的，還有些人們，已經恬靜地睡熟了，而我，却在這兒一束蒼白的菊花和一瓶蘋菓白蘭地酒的中間，跟一個女人相對着，戀愛的陰影浮現了上來，震顫地，寂寞地，古怪地，慘澹地，也是一個從過去安全園地中放逐出來的流犯，羞赧，粗獷，而皇遽，好像沒有權利——

「瓊恩，」他慢慢地說道，他想說幾句截然異趣的話，「有你在這兒，真是好極了。」她望着他。

他捏住她的手，「你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嗎？比一千句別的話，更有意思呢——」

她點點頭，突然她眼睛裏蘊滿了淚水，「那沒有什麼意思，」她說，「我知道的。」

「那可是不確咧，」雷維克答着，她知道她的話是確實的。

「不，一點也沒有什麼意思，你一定要愛我的，親愛的，就是這一句話哪。」

他沒有回答。

「你一定要愛我的，」她又重說了一遍，「否則我就萬事全休了。」

萬事全休了——他說，這是一句什麼話！她又用得那麼輕鬆啊，真正覺得萬事全休的



人，就不會在嘴邊兒上說的。

「你把我的腿子截掉嗎？」季諾問。

他那瘦削的臉上，一點兒血色也沒有，白得好像一座古老住宅的粉牆。雀斑大而且黑，彷彿不是他臉上的東西，而是幾點洒在他臉上的顏料。那條截下來的腿，被擱在一個網簾底下，上面遮着塊毛毯。

「你覺得疼嗎？」雷維克問。

「疼的。腳上有點兒疼。我的腳，受傷得很厲害呢。我問過那位護士。那老傢伙不肯告訴我。」

「腿子已經給截掉了。」雷維克說。

「截到膝蓋上面，還是截在膝蓋下面？」

「截到上面十公分的地方。你的膝蓋也已經碾碎了，沒有辦法醫治啦。」

「好的，」季諾說。「那麼保險公司又要多賠百分之十五了。很好。反正要裝上一條人造的腿，也就不用管膝蓋上面或者膝蓋下面了。可是每個月多拿百分之十五的賠款，倒也是個很可觀的數字。」他遲疑了一會兒。「此刻請你先不要告訴我的母親。殘腿上罩着這個鸚鵡籠似的東西，她一下子不會看得出來的。」

「我們不會告訴她什麼的，季諾。」

「保險公司必須賠償終身的年金。那是對的，是不是啊？」

「我想是的。」

他扮了個怪臉。「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了。我纔十三歲。他們要賠償那麼長一個時期的卹金。你現在知道保險公司是哪一家嗎？」

「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已經記下了車照的號碼。你記着。警察早已來過這兒了。他們想訊問你。可是早晨你還睡得很熟。所以今晚再上再來。」

季諾思忖着。「證人呢，」他然後說。「那是很要緊的，我們必須有證人。我們有沒有證人呢？」

「我想你母親那兒留得有兩個地址。她手裏拿着有紙條。」

那孩子變得煩躁起來了。『她一定丟掉了。祇要她沒有丟掉就好啦。你知道上了年紀的人，就是那個樣兒的。她現在在哪兒啊？』

『你母親，打昨兒個晚上直到今兒中午，一直坐在你牀邊。後來我們纔請她出去。一會兒就會回來的。』

『希望她還留着那紙條兒。警察呢——』他用一隻瘦削的手做了個手勢。『又都是騙子，』他囁囁着。『他們都是些騙子。跟保險公司狼狽爲奸的。可是祇要有確鑿的證人——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快了。不要太興奮。沒有什麼事情的。』

季諾扭動着嘴，彷彿在咀嚼什麼東西似的。『有時候他們會一次付款。不是年金而是一次解決。那我們可以將本求利，做點兒買賣了，母親和我。』

『現在快休息吧，』雷維克說。『過後你儘有時間來計劃呢。』

那孩子搖搖他的頭。『你有的是時間，』雷維克又說。『警察來的時候，你一定要安靜地休息着。』

「是的，你說的對。那我怎麼辦呢？」

「睡。」

「可是他們來呢——」

「他們會叫醒你。」

「紅燈。我確實記得開的是紅燈。」

「當然囉。現在你先試着睡熟吧。假如你需要什麼東西，這兒有電鈴。」

「醫生——」

「哦？」  
雷維克轉過身來。

「假如一切都順利啊——」季諾睡在枕頭上，扭曲而早熟的臉上，彷彿掠過一絲兒微笑。「一個人有時候也許會很幸運的，是不是啊？」

傍晚的天氣，很濕潤，很溫暖。破碎的雲塊浮蕩在城市的低空。在福奎飯店的前面，放着幾個圓形的煤爐。圍在四周的，有幾張桌子，幾把椅子。莫洛索夫坐在一張桌子邊。他招呼着雷維克，「來，跟我一起喝點兒東西。」

嗎？」  
雷維克在他旁邊坐下。「我們在房間裏坐膩了，」莫洛索夫說。「你這樣到戶外來過

「可是你沒有啊。你常常在希海拉柴特門口站着的。」

「老弟，你那可憐的邏輯，也大可以不必了。一到晚上，我便成了希海拉柴特的兩腳門，却不是站在露天的人了。我是說，我們在房間裏生活的膩了。我們在房間裏思想得太多。戀愛得太多。也失望得太多。你能在露天的戶外失望嗎？」

「那是什麼話啊！」雷維克說。

「那就因為我們在房間裏生活得太多了。一個人過慣了露天生活的，就不會。一個人在原野裏，較之在兩個房間一個灶間的公寓裏，即使失望也來得高雅些。而且也舒服些。你不用來反駁我。反駁就表示出西洋人的狹窄的胸襟。有誰一定要自以為是呢？今天是我的空班，我很想好好兒過一下。再說，我們在房間裏喝酒也喝膩了。」

「我們在房間裏便溺，也便溺得膩了。」

「你別那樣的譏刺。人生的事實，是簡單而瑣屑的。祇有我們的想像纔使人生有生氣。它把事實上的洗衣作的晾衣竹，變成幻夢中的旗杆。你說我的話對嗎？」

『不對。』

『當然不對。我也不要它一定對。』

『當然你是對的。』

『好啦，老弟。而且我們在房間裏也睡眠得太多了。我們自個兒變成了傢具。石質的建築把我們的脊骨也壓破。我們變成了行走的沙發、梳粧台、保險箱、借據、薪餉、鍋釜和抽水馬桶了。』

『對的。變成了行走的會議台、軍火廠、盲人院、和瘋人院了。』

『不要岔斷我的話。我們還是喝酒，安靜一點，顯出點兒生氣，你這個用解剖刀來殺人的兇手。瞧，我們會變成個什麼樣兒。據我看來，祇有那些古老的希臘人纔有喝酒的神祇，和生活的喜樂；貝祖師和戴奧尼塞斯。可是現在啊，我們就祇有弗洛伊德，那低劣的變態心理和精神的分析。我們倒不怕政治上的太大的字眼兒，怕的是戀愛上的太大的字眼兒呢。好一個令人遺憾的時代！』莫洛索夫閃着眼。

雷維克也閃着眼。『好一個老邁的夢想的憤世嫉俗者，』他說。『你又想改造世界了嗎？』

莫洛索夫微笑了。『我祇有那樣的感覺，你這個人啊，就是富於浪漫而缺乏空想，你名叫雷維克的一生，是怪短促的呢。』

雷維克也笑了起來。『真是很短促的。若以名字而論，那我現在已經是第三世了。這是波蘭的伏特加酒嗎？』

『埃斯多尼亞的。里加來的。最好的酒了。斟吧——讓我們安靜地坐在這兒，眺望着世間最美麗的街道，歌頌這溫柔的夜晚，間或還可以侮辱那些失望的臉。』

煤爐裏的炭火在爆響着。一個拿着提琴的人站在階石邊，奏起 *Après de ma*

*blonde*（法語：『在我那金髮女人的四周』）的歌來了。行人推擠着他，弦線碰斷了，可是那個人還是在奏演，彷彿祇有他一個人在那兒似的。樂聲低沉而空寂。這提琴好像給凍住了。兩個摩洛哥人，拿着人造絲的華麗的地毯，挨桌地兜售。

報童推銷着剛出版的快報。莫洛索夫買了一份巴黎晚報和一份急進報。他看了看大標題，便把它們摔開了。『他們都是些騙子，』他咆哮着。『你感覺到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騙子的時代嗎？』

『不。我倒以為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罐頭的時代。』



『罐頭怎麼講呢？』

雷維克指點着報紙。『罐頭。我們不用再思維了。一切都被預先計劃，預先考慮，預先嘗試好的。罐頭。我們所要做的，祇是把它們打開。每天三次，送到你府上。你自個兒不必再栽植，不必再在詢問、疑慮、和企求的火上去烘焙，去烹煮。那是罐頭。』他苦笑着。『我們生活得可不很安定，鮑列斯。祇是很便宜。』

『那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罐頭。』莫洛索夫又拿起了報紙。『就是欺騙！你瞧瞧這個！他們建造軍火廠，爲的是，他們需要和平；他們的集中營，爲的是，他們愛好真理；正義是一切瘋狂黨爭的掩護；政治的暴徒是救主；而解放，乃是一切爭權奪利的飾詞。欺騙金錢！欺騙精神的金錢！用欺騙作宣傳。廚房裏的權謀術數。下層社會的理想主義。祇要他們能夠誠實一點啊——』他把報紙抓成一團，扔在地上。

『的確是，我們在房間裏看報也看的太多了，』雷維克說着便笑了起來。

『當然囉。在露天的戶外，那些報紙就祇能用來引火的——』

莫洛索夫突然打斷了話。雷維克不復坐在他旁邊了。他跳起來，擠着站在咖啡館門前。

的人羣，直往喬治五世路的方向走去。

莫洛索夫坐了一會，摸不着頭腦。於是從口袋裏掏出了一些錢，放在酒杯旁的磁碟裏，跟着雷維克走了。他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他祇是跟着他走，萬一他需要自己的時候，就在他身邊。他也沒有看見有什麼便衣偵探在追蹤雷維克。人行道上擠塞着人羣。那倒是於他有利的，莫洛索夫想。假如一個警察認出他，他很容易逃走的。當他走到喬治五世路口，纔又看見了雷維克。交通燈這時候變了種顏色，一長列的街車，便魚貫地急駛上前了。可是，雷維克却顧自穿越着馬路。一輛出差汽車幾乎把他撞倒，司機立刻暴跳起來。幸而莫洛索夫已經趕到，便從背後將雷維克的胳膊拉着，推了回去。『你瘋了嗎？』他嚷着。『你要自殺嗎？什麼事？』

雷維克沒有回答。望着街的那邊。車輛很密。一輛接着一輛的，一起有四排。無論如何是穿不過去的。

莫洛索夫搖搖他。『什麼事情啊，雷維克？碰到警察嗎？』

『不。』雷維克的眼睛，還是注視着車輛。

『什麼事？什麼事，雷維克？』

『哈蓋——』

『什麼？』莫洛索夫的眼睛眯細了。『他是什麼樣子的快快，雷維克！』

『灰色外衣——』

交通指揮警的尖聲警笛，從上林苑的中央傳了過來。雷維克立刻衝過了最後幾排車輛。灰色外衣——盡他所能知道的，就是這一點。他穿過了喬治五世路和巴賽諾路。突然前面有十來個穿灰色外衣的人。他一邊兒咒罵，一邊兒飛快的趕上去。車輛在加里略路停住了。他急急地穿越過去，橫衝直撞地推擠着人羣，沿着上林苑走去。他走到普里斯堡路，又穿越過去，却忽然站定了。前面是挨都瓦爾廣場，那是廣漠、嘈雜、車馬紛沓、岔路多歧的。完了！這兒是找不到的了！

他慢慢地轉過身來，還在仔細地搜索着每一個行人的臉——但是他的興奮情緒却已經消逝了。突然他覺得十二分空虛。他一定又看錯了——否則便是哈蓋第二次又逃過了他的注視。然而，一個人能夠兩次看錯嗎？一個人能夠兩次從地面上消失嗎？這兒有兩條岔路。哈蓋一定已經向其中的一條岔路上轉彎了。他望着普里斯堡路。車輛，和車輛，人羣，和人羣。正是晚上最熱鬧的時候。簡直沒有一點兒搜尋的線索。又是太遲了。

『沒有嗎？』莫洛索夫追住他的時候，這樣問道。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我也許又活見鬼了。』

『你認定是他嗎？』

『我想是的。祇是一分鐘前的事情。現在——現在我就一點也不知道了。』

莫洛索夫望着他。『天下有許多的臉看上去都是相像的，雷維克。』

『是的，可是有些個臉，就永遠不會給忘掉。』

雷維克還是兀立着。『那你打算怎麼辦呢？』莫洛索夫問。

『我不知道。我又能怎麼辦呢？』

莫洛索夫凝望着人羣。『他媽的運氣真壞！恰巧這個時候，最熱鬧的時候，什麼都擁擠

的——』

『是啊——』

『而且，又是那些個燈光！半暗的。你看清他沒有？』

雷維克沒有作答。

莫洛索夫抓住他的胳膊。『你聽我說，』他說。『這樣子在街道和岔路上搜尋，那是毫

無目標的。你在這一條街上找，你就以爲他在那一條街上。那是毫無把握的。我們還不如回到福奎去。那兒是個最好的地方。坐在那兒，比在街道上搜尋，看的更容易呢。假如他回來，在那兒你就可以看見了。」

他們坐在門口的一張桌子邊，那兒兩邊都有通到街上的出路。他們默然地呆坐了好久。「萬一你碰見了他，你打算怎麼樣？」莫洛索夫最後這樣問。「你現在知道嗎？」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

「你且想一想。最好你應該事先打算好。要是驚惶無措，或者輕舉妄動，那都是沒有意思的。尤其像你這樣的情形。你總不願意給抓去監禁幾年吧？」

雷維克抬起頭來。卻沒有答話。祇望着莫洛索夫。

「在我倒無所謂，」莫洛索夫說。「假如換了我。但是就像你的情形，我也不在乎。萬一他正是那個人，而你居然在街頭把他扭住了，你打算怎麼辦？」

「我不知道，鮑列斯。我真的不知道。」

「你身上不帶什麼東西吧，有沒有啊？」

「沒有。」

「要是你事先沒有打算就去打他，那你一下子就會吃虧的。那你現在也許已經在警察總局裏，而他却花上幾張馬克票，已經被釋放出來了。你總知道的，是不是？」

「是的。」雷維克注視着街道。

莫洛索夫思索着。「最好你設法把他推在十字路口的汽車底下。可是那也不一定靠得住。也許他祇給轆上幾條傷痕便溜走了。」

「我不會把他推在汽車底下的。」雷維克答道，眼睛還是注視着街道。

「那我知道。我也不會那麼做。」

莫洛索夫緘默了半晌。「雷維克，」接着他說。「萬一他正是那個人，而你碰到了他，你一定要打算好怎麼辦，你知道嗎？因為這是你千載難逢的機會哪。」

「是的，我知道。」雷維克仍然在眺望着街道。

「萬一你看見了他，你就應該跟踪他。但是千萬不要輕舉妄動。祇要跟踪他。找出他的住處。此外就不必了。此外的事情，你到過後再做。仔細點兒。千萬不要妄動。你聽見嗎？」

「是的。」雷維克心不在焉地答道，眼睛還是注視着街道。

一個賣阿月渾子的人走到他們的桌邊。跟着的是一個耍小耗子的孩子。他叫那些小耗子在大理石的桌面上跳舞，又讓它們爬上他的衣袖。提琴師第二次出現了。此刻他戴着一頂帽子，正在演奏 *Parlez moi d'amour*（法國戀歌）一個長着梅毒鼻子的老太婆，在叫賣着紫羅蘭。

莫洛索夫看看他的錶。『八點，』他說。『再等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了，雷維克。我們在這兒，已經坐了兩點鐘。那個人是不會來的了。這個時候啊，所有在法國的人，都在吃晚飯啦。』

『那你爲什麼不去鮑列斯爲什麼還跟我坐在這兒？』

『那是無所謂的。祇要我們高興，我就可以一直跟你坐在這兒。不過我倒不願意你徒然自苦。在這兒等下去是沒有意思的。現在要碰到他啊，機會是什麼地方都一樣。不在飯店、夜總會、和妓院裏，碰到他的機會反而多。』

『我知道，鮑列斯。』雷維克注視着街道。這時候，車輛比較稀薄一點了。

莫洛索夫伸出他毛茸茸的巨掌，握住雷維克的胳膊。『雷維克，』他說，『你聽我說。要

是你命定着要碰到他，你總會碰到他的——否則啊，那你就等他個幾年吧。你總明白我的意思啦。你把眼睛睜大着——隨時隨地。而且準備一切。不然的話，你就應該繼續生活下去，祇當你自個兒又是看錯的。這是你唯一的辦法。否則，你要把你自個兒毀了。有一個時候，我也會這樣地生活過。那是大約在二十年以前。我總以為看見了殺我父親的兇手中的一個。誰知道是錯覺。」他喝乾了他的酒。「他媽的是錯覺！現在你跟我來吧。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點兒東西。」

「你先去好了，鮑列斯。我等會兒再來。」

「你真想就在這兒嗎？」

「再等一會兒。然後回到旅館裏去。那邊我有點兒事情。」

莫洛索夫望着他。他知道雷維克要回到旅館裏去做什麼事。可是他也知道他自個兒也沒有辦法。這是雷維克一個人的事。「好的，」他說。「我先到聖母瑪麗亞。再到蒲勃列斯基。你打電話到那兒，或者到那兒去。」他揚起他黑茸茸的眉毛。「千萬別冒險。不要做無謂的英雄！不要做傻子。除非你斷定可以逃掉，千萬不要打鎗。這不是兒戲，也不是暴徒的電影。」



「我知道，鮑列斯。你請放心。」

他走到國際旅館，立刻又回來了。路上經過米蘭旅館。他看看錶。八點三十分。他還找得到瓊恩。

她出來招呼了。『雷維克，』她驚奇地叫道。『你到這兒來了嗎？』

「是的——」

「你從沒有來過，你知道嗎？自從你那次把我帶到這兒來了之後。」

他惘然地微笑着。『那是確實的，瓊恩。我們纔生活得古怪呢。』

「是的。好像鼯鼠。好像蝙蝠。好像梟鳥。我們祇有在天黑之後纔見面。」

她在房間裏踱着方步。穿着一襲暗藍的晨衣，繫着一根帶子，把臀部上端束得緊緊的。她在希海拉柴特穿慣的那套黑晚服，却給平放在牀上。她很美麗而幽雅。

「你就要走了嗎，瓊恩？」

「不。還有半個鐘點。這是我最適宜的時間了。在我出門之前的時間。你瞧我有些兒什麼。咖啡和天下儘有的光陰。而現在，你也居然來到了這兒。我還有蘋菓白蘭地酒呢。」

說。

她拿來了酒瓶。他接了過來，沒有開那瓶塞，就放在桌上。然後捏住她的手。『瓊恩』他

她的眼光變晦了。站得靠近他身邊。『請你立刻告訴我，這是什麼——』

『怎麼？你說什麼事啊？』

『總有事的。當你這麼表露的時候，往往總有什麼事情的。你就爲了那個事兒纔來的嗎？』

他覺得她的手想掙脫。可是她並沒有移動。便是她的手也並沒有移動。祇彷彿她手裏的什麼東西想掙脫他似的。『你今夜不能到我那兒來，瓊恩。不祇是今夜，也許不祇是明晚，也許還要好幾天。』

『你要住到醫院裏去嗎？』

『不。另外的事情。我不能說。可是與你與我都沒有關係的事情。』

她木然地佇立了半晌。『好的，』她然後說。

『你瞭解嗎？』

『不。可是你既然這樣說了，那就好啦。』

『你不發脾氣吧？』

她望着他。『我的天，雷維克，』她說。『我怎麼能爲任何事情跟你發脾氣呢？』

她抬起頭來。彷彿有一隻手緊壓着他的心。瓊恩這句話，原來是無心的，可是比她任何事情都叫他感動。她在晚上的綿綿情話，喁喁絮語，他都難得去留意過；一到窗外露出了晨曦，便什麼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知道當她蹲在他旁邊睡在他身邊的那些銷魂的時間，也正是她自個兒銷魂的時間，他僅僅享受而陶醉。事過境遷，原沒有其他的作用。而現在，他纔第一次的，正如一個穿越着乍明乍滅倏隱倏現的雲層的飛行員，突然發現了底下的大地，那青葱的，褐黃的，堅實的大地，他看見了更多的東西。他在銷魂的背後看見了熱誠，陶醉的背後看見了情感，絮語的背後看見了信任。他準備她會懷疑，詢問，不瞭解——然而都並沒有。給人以啓示的，往往是微細的事情——却並不是大的。大的事情，往往會有戲劇性的做作，和虛偽的誘惑。

一個房間。一個旅館的房間。幾隻手提皮包，一張牀，光夜的黑色的哀愁以及窗外的往跡——而這裏，一張光潔的臉，灰色的眼睛，高舉的眉毛，披散的頭髮——人生，溫柔的人生，坦然地向着他，彷彿一叢夾竹桃向着陽光——她在這兒，站着，期待着，幽靜地，叫着，他，帶領

我照顧我！不是在好久以前早已說過嗎？我會照顧你的？

他站了起來。『晚安。瓊恩。』

『晚安，雷維克。』

他坐在福奎咖啡館的前面。還是前次坐過的那一張桌子。他坐了好幾個鐘頭，沉沒在過去的黑暗裏，這兒祇燃燒着一點微弱的火光：復仇的希望。

他們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間把他逮捕的。他將兩個給秘密警察所通緝的朋友，藏匿在家裏，耽了兩個星期，然後幫助他們逃走了。其中的一個，曾於一九一七年在佛蘭德斯的貝克斯塞特地方救過他的命，其時他倒在火線上，慢慢地流着血，快要死了，纔給那位朋友從機關鎗的火網下救了出來。另外一個是他認識多年的猶太作家。他被帶去偵查；他們要知道那兩個人是向哪一個方向逃走，身上攜有哪些個證件，路上還有什麼人協助。審訊他的便是哈蓋。第一次暈厥過後，他曾想以他自己的手鎗，把他射死，或者擊倒。他跳進了一陣紅色的黑暗。可是有四個武裝的壯漢在旁，顯然沒有辦法。三天之間，每當他暈厥、痛楚、逐漸地甦醒過來的時候，哈蓋的冷笑的臉，便照例地出現。三天之間，受訊的是同樣的問題。

——三天之間，受審的是同樣的人，遍體鱗傷，幾乎已經不能再忍受了。於是在第三天下午，茜皮爾給他們拘來啦。她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他給帶在她面前，逼訊她的口供。她原是一個喜愛浮華的美貌女子，過慣一種閒散瀟灑的生活的。他以爲她一定要狂叫出來，昏迷過去。然而她並沒有暈去。她對着那個用刑的人，罵着惡毒的話。她所知道的惡毒的話。於是哈蓋纔不笑了。他立刻結束了鞠訊。第二天他就告訴雷維克，如果他不肯招供，那麼茜皮爾給送進婦女集中營去以後，將受怎樣的遭遇。雷維克並沒有回答。哈蓋又告訴他，茜皮爾給送進婦女集中營去之前，將受怎樣的遭遇。雷維克沒有招供什麼，因爲他沒有什麼可以招供出來。他想設法說服哈蓋，茜皮爾確實不會知道什麼的。他便告訴他，他跟她的認識，非常浮淺。他又告訴他，她祇知道美麗的照片。他也從未信託過她任何的事。這些供詞都是實情。可是哈蓋祇是微笑。三天以後，茜皮爾死了。她就在婦女集中營裏自己縊死的。再過一天，一個被通緝的罪犯押解歸案。那便是那個猶太作家。當雷維克看見他的時候，竟一點也認不出來，甚至連聲音也不像。在哈蓋的嚴刑拷訊之下，一星期後他也死了。於是，雷維克自己，給關進集中營。住醫院。從醫院中逃走。

銀色的月亮，站在凱旋門上面。上林苑的街燈，在夜風中搖曳。暗夜的光芒，反映入桌上

的酒杯。不是真的，雷維克想，這個和那個，都不是真的。這些酒杯，這個月亮，這條街道，這種暗夜，這樣用呼吸來覺察的時間，好像生疏，又好像熱稔，彷彿以前也來過這兒，在另一個人生，在另一個星球，這些都不是真的——這些往事的回憶，那過去的韶華，消逝了的，同時是活的，同時又是死的，祇在我腦海裏發着燐光，在我期望中僵化，這些都不是真的——在我血管的黝黯中滾動着的流液，一息不停的，九十八度六的體溫，含着一點兒鹽味，四公升的秘密和動力，血，在神經上的反映，這神經是眼看不見的虛無的倉庫，所謂記憶也者，這些都不是真的。星星接着星星，年華接着年華，一個是光亮的，另一個是殷紅的，好比那照臨在皮里路上的火星座，還有許多是發着慘澹的光，充滿了星點的——那是記憶的天空，在遁下面，現在不息地延續着那種錯綜複雜的生活。

復仇的綠光。這城市，在子夜的月色裏，在汽車的聲音中，靜靜地漂流着。一長列的屋子，一望無垠地伸展出去的，一排排的窗子，以及給磚石堆砌在後面的，一束束的命運。千百萬人的心跳，不絕如縷的心跳，彷彿千百萬輛汽車，在人生的街道上，慢慢地駛着，而每一次的震顫，更與死神接近了一公釐微渺的距離。

他站起來。上林苑那兒差不多已經沒有什麼人了。祇有幾個娼妓，在街角上徘徊。他沿

着街道走，經過比爾·查隆路，瑪勃甫路，瑪利南路，到圓中心，然後又回到凱旋門。他跨過了鐵鏈，站在無名英雄墓前。一種藍色的微光，在黑影中閃爍。幕後放着一個已經枯萎的花圈。他穿過了埃都瓦爾廣場，走進那家小酒店，他記得第一次就在那兒瞥見哈蓋的。幾個出差汽車的司機，還坐在裏邊。他在窗子邊坐了下來，這地方是他前次坐過的，喝他的咖啡。外面的街上很空寂。幾個司機在談論着希特勒。他們都覺得他非常可笑，而且大家在預言，萬一他胆敢攻近馬奇諾防線，他立刻就會垮台的。雷維克凝視着街道。

我爲什麼坐在這兒啊？他想。祇要在巴黎，什麼地方都可以坐；機會是一樣的。他看了看錶。快要三點了。哈蓋——真要是他啊——也不會這麼晚再在街上閒蕩的。

外面，他看見一個娼婦在徘徊。她在窗口窺探了一下，便又走開了。要是她回來，我就走。他這麼想。那娼婦果然回來了。可是他並沒有就走。要是她再回來，我一定就走。他這樣打定了主意。那麼哈蓋也不會在巴黎的。那娼婦果然又回來了。她點着頭示意，便走開了。他却還是坐着，她再回來一次。他還是沒有走。

侍者把椅子擱到了桌上。司機們付了賬，離開了小酒店。侍者扭滅了賬台上的電燈。房間裏頃刻黝黯了。雷維克望了望四周。「賬單。」他便這樣說。

外邊的風刮得更大，天氣也越發冷了。夜雲浮得更高，飄得更快。雷維克走到瓊恩所住的旅館旁邊，便站定了。所有的窗口都很黑，祇有一個窗口，從那窗幔背後閃出一點兒燈光。這是瓊恩的房間。他知道她是怕進一個黑暗的房間的。她把燈開着，因為她今天不上他那兒去。他抬起頭來，突然他不復瞭解自己了。爲什麼又想看見她呢？對於另外一個女人的記憶，久矣乎消逝了；祇有對於她死的記憶，還依然的留着。

還有別的事情呢？這跟她有什麼相干啊？甚至跟他自個兒又有什麼相干啊？他這樣追逐着一個幻覺，一個錯綜塵封的記憶的回顧，一個黝黯的反響，豈不成了個傻子——重新攪起了逝去年華的渣滓，僅僅給一個偶然的機會，給一種酷肖的貌似所攪起的——讓一塊腐朽的過去，好容易治愈了的神經病的膿瘡，又給翻裂開來——而不惜將自己，將他自己所建造的一切，與過去的他，他所創造的生命，以及唯一跟他接近的那個人仇離以後的一切生活，孤注一擲，豈不成了個傻子嗎？這兩者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啊？他不是時時這樣叮嚀着自己嗎？他怎麼去逃避別的事呢？沒有了那些，他會到哪兒去呢？

他覺得自個兒腦門裏的那塊鉛，慢慢地溶化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陣疾風從街道



上刮過來。他又抬頭望了望那扇閃着燈光的窗子，那裏邊有着一個人，對於他是視爲有意義的，視爲很重要的，當她望着他的時候，那個人的臉會變的——而他却爲了一個歪曲的幻覺，爲了一種由於企圖復仇的微弱希望，而產生的阨隘鄙夷的倨傲之感，幾乎要將她犧牲了。

他到底需要些什麼呢？爲什麼他要推拒呢？憑什麼他要挽救自己呢？生命本身已經呈獻給他，而他却表示異議了。不是爲了太少——却是爲了太多。是不是爲了他過去的血似的大雷雨，猛襲着他，而他還認得出來嗎？他牽動着自己的肩膀。心！他想，心！它怎麼張開着的！怎麼跳躍着的！窗子，他想，寂寞的窗子，在暗夜中亮着，反映出另一個人人生，那人生已經熱情地呈獻給他了，期待着，張開着，直到他也張開了。愛情的火燄——慈悲的聖·厄爾摩之火——血的，光明的，迅疾的，電似的閃光——誰都知道的，誰都知道這一切的，誰都知道這，這個柔軟的燦爛的糾紛，別再氾濫了一個人的腦壳——可是突然地有那麼一晚，一個人站在一家三等旅館的門前，升起了一股彷彿瀝青上騰出來的烟霧，叫人覺得好像來自這

● 聖·厄爾摩之火 (Saint Elmo's fire) 聖·厄爾摩爲古義大利都府 Formiae 之戰士名 地中海

船夫於暴風雨中航行時常祈其助——譯者

世界的另一個極端，來自蔚藍的椰子島，來自熱帶泉源的溫層，好像瀟過了海洋，珊瑚礁，火山巖，瀟過了黑暗，猛烈地沖進了巴黎，沖進了骯髒的龐賽蘭特路，帶着一股木槿花和含羞草的氣息，在一個洋溢着復仇，和過去的，不可抗的，不必爭的，謎似的感情的復活的夜……

希海拉柴特擠滿了客人。瓊恩跟幾個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她即刻看見了雷維克。他還是站在門口這地方瀟漫着烟霧與音樂。她跟同座的幾個人說了幾句話，便急忙地走到他跟前。「雷維克——」

「你必須還在這兒嗎？」

「爲什麼？」

「我想帶你出去。」

「可是你不是說過——」

「那已經是過去了。你必須還在這兒嗎？」

「不。我纔跟他們說過，我要走了。」

「那麼趕快就走——我在外面出差汽車上等你。」

『好的。』她還是站着。『雷維克——』

他望着她。『你是爲了我纔來的嗎？』她問。

他遲疑了一會兒。『是的。』當她的臉移近他的臉之際，他這樣低低地說。『是的，瓊恩，就爲了你！就祇爲了你。』

出差汽車沿着軟木路行駛。『什麼事啊，雷維克？』

『沒有什麼。』

『我真害怕——』

『不要想它。沒有什麼——』

她望着他。『我以爲你不會再來的了。』

他俯視着她。他覺得她在戰慄。『瓊恩，』他說。『不要想什麼，也不要問什麼。你看見街燈的光，和那千百種彩色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垂死的時代，而這個城市却跟生命一起在震顛着。我們掙脫了一切，除却我們的心，便沒有什麼存留的了。我以前彷彿住在月亮的土地上，而現在是回來了，這兒是你，你便是生命。你不要再問什麼了。你的頭髮，比一千個問題，

蘊藏着更多的秘密。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黑夜，幾個鐘點，和一個永恆的時間。直到早晨在窗子邊鱗鱗地滾過。彼此相愛，乃是至高無上的事情；這是一個奇蹟，也是世間最明顯的事實。這是我今天的感覺，當此黑夜溶入了花叢，風兒挾着草莓香味的今天沒有了愛，一個人便祇能算是一個告假回陽的死人，充其量祇是一張紙條，有幾個日子，間或有幾個名字在上面，跟死了也一樣——」

街燈的光，掠過出差汽車的窗口，正如燈塔上的探海燈光，掠過黑魘魘的船艙。瓊恩的眼睛，嵌在她蒼白的臉上，也顯得一會兒清明，一會兒黝黯。「我們不會死的。」她在雷維克的懷裏絮語着。

「不是我們。祇是時間。這可咒詛的時間。它是常常在死去的。我們却活着。常常在活着。當你醒來的時候，是春天，當你睡覺的時候，是秋天，而這其中的恆河沙數的時間，便是冬天和夏天；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我們彷彿永恆不滅，萬劫不磨，好比心跳啊雨啊風啊之類的東西，那就夠了。一天一天地，我們成爲征服者，寵愛者，可是年復一年地，我們又給戰敗了，然而誰要知道這些，誰與這些相干的呢？鐘點是生命，瞬息便是最接近永恆的東西，你的眼睛在閃耀，星點的塵埃在無窮中潺流，神祇也會變老了，可是你的嘴是年青的，我們中間

搖曳着一個謎，你和我，問和答，在晚間，在薄暮，在所有情侶們的狂喜中，從粗獷的淫慾的最遠處的呼聲，進入了金黃色的風暴，從變形蟲進入於路得，<sup>①</sup>以斯帖，<sup>②</sup>海命，<sup>③</sup>阿斯帕西亞，<sup>④</sup>和沿路教堂裏的藍色聖母，這麼一條無垠的道途，從叢莽野獸進入到你，到你……」

她躺在他的胳膊裏，動也不動地，臉色很蒼白，幾乎全無思慮似的，向他降服了——而他，正俯視着她，說啊說的不停地說着——先是他好像覺得有什麼人在他肩膀後探望，一個黑影也在無聲地說着，帶着淡然的微笑，於是他更俯下頭去，發現她正在向他移動，而黑影却還浮在那兒，接着纔消失了……

① 路得 (Ruth) 傳約聖經中路得記之女主人公。Moabite 之女，嫁一猶太人為妻，尋為寡婦，奉姑命再

嫁一希伯萊人，為王 David 之祖先。以貞節著名。——譯者

② 以斯帖 (Esther) 傳約聖經中以斯帖記所載之猶太女傑。——譯者

③ 海命即 Helen of Troy，註見第六章。——譯者

④ 阿斯帕西亞 (Aspasia) 古代希臘之有名女子，生於 Miletus，後至雅典與 Pericles, Socrates 等名士相往還。Pericles 竟與前妻離婚而與之結婚。夫死後再嫁 Lysicles，以美貌及才能被譽為女傑

之典型。——譯者

「一件奇聞，」坐在凱蒂·海格斯特朗對面的那個戴着綠寶石的女人，這樣說道。一件駭人的奇聞！全巴黎的人都在訕笑。都說路易斯是一個同性戀愛者，你以為怎麼樣？當然不會的！我們誰也不知道；他是蒙蔽得再好也沒有了。里那·特·牛堡據說是他的正式太太——你想吧：上星期他從羅馬回來，比他約定的日子早了三天，當天晚上就到尼基的公寓裏去，原想突如其來地叫他驚奇的，可是你說他在那兒找到了誰？」

「他的太太，」雷維克說。

那個戴綠寶石的女人抬起了頭來。突然得彷彿聽到人家告訴她丈夫破產的消息似的，一臉的尷尬神氣。「你早知道這件奇聞了嗎？」她問。

「沒有。可是想來總是這樣的。」

『我真不明白。』她忿然地凝視着雷維克。『歸根結蒂，這總是難以置信的。』  
『所以就奇了。』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着。『雷維克醫生有他的理論，苔賽。他名之曰機會的體系。根據他的理論，天下最難置信的，實際上往往是最合邏輯的。』

『那倒很有趣。』苔賽謙和地微笑着，實在是一點也不感到興趣。『本來是不會發生什麼枝節的。』她心平氣和地繼續說道，『假如路易斯沒有什麼驚人的表現，豈知他簡直忘其所以地發起狂來。他現在住在克里隆。要跟她離婚。雙方都在等待着證人。』她向椅背上靠了下去，滿懷着期望。『你說怎麼樣啊？』

凱蒂·海格斯特朗急急地轉過眼去望雷維克。他正在研究着一枝放在桌上的蘭花，一邊是帽盒，一邊是一隻盛着葡萄和桃子的水菓筐——一些蛺蝶似的白花，有着妖冶的紅點的花心。『不可置信的，苔賽。』她說。『真是不可置信的！』

苔賽沾沾自喜着自個兒的勝利。『我知道你不會早先知道的，可不是嗎？』她問雷維克道。

他小心翼翼地将一枝蘭花插回到那個細長的玻璃花瓶裏。『不，當然不會知道啦。』

苔賽滿意地點點頭，隨手拿起了她的錢袋，她的契據，和她的手套。「我必須走了。時間已經遲啦。羅慧珊舉行一個鷄尾酒會。她的部長來了。各種各式的謠言，真是很多呢。」她站起身來。「再說，斐迪和瑪茜又鬧翻了。她把那些寶石都交還給他。這已經是第三次啦。可是他居然還會得感動。真是個可憐的傻子。他以為她是爲戀愛而戀愛他的。他想把一切都交還給她，另外還送一樣東西作酬報。他每次是這樣。他不知道——可是她早已在奧斯特泰格那兒選好了她所喜歡的東西。她往往到那兒去買的。一枝紅寶石的別針；幾塊四方的大寶石，最好的鷄血色。她真是挺伶俐呢。」

她吻了下凱蒂·海格斯特朗。「再會，我的小綿羊。現在你至少已經明白了吧。你就可以出院嗎？」她望着雷維克。

他看見了凱蒂·海格斯特朗的眼色。「現在還不能，」他說。「抱歉得很。」

他替苔賽穿上了大衣。這是一件深色的水貂皮，沒有領子。瓊恩也很適配的呢。雷維克想，苔賽的外形很體面，纖細，伶俐，鼻子很短，骨骼很勻，保養得很好，完全沒有性感似的。「你爲什麼不帶凱蒂來喝茶啊？」她說。「星期三，那邊的人總是很少的；我們要談話，可以不受人家的打擾。我對於手術，倒是很感興趣的呢。」



「我很高興。」

雷維克送她出去，便關上房門，走了回來。「美麗的寶石。」他說。

凱蒂·海格斯特朗笑了起來。「哦，那便是我以前的生活，雷維克，你懂得嗎？」

「哦，爲什麼不呢？祇要能夠那麼做，那確是了不起的。可以給你不少的保障呢。」

「我倒不懂起來了。」她站起來，小心翼翼地走到了牀前。

雷維克微笑着。「一個人住在任何地方，原沒有多大的差別。有些地方比較舒適些，可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最要緊的，倒還是看一個人怎麼去安排。」

她伸出兩條修長多姿的玉腿，攔到了牀上。「一切都覺得不在乎了。」她說，「當你臥病了幾個星期之後，又能走路的時候。」

雷維克拿了一枝紙烟。「假如你不願意，你就不用再住在這兒。不妨住到朗卡斯忒去，祇要帶一個護士。」

凱蒂·海格斯特朗搖搖她的頭。「我想在這兒住下去，住到我能夠出去旅行。這兒我倒有了保障，不會給苔賽之類的人來打擾。」

「她們來打擾你，你可以把她們攆出去。」雷維克說。「再沒有比恭聽空談更厭倦的

事了。」

她小心翼翼地躺上了牀。『苔賽雖然歡喜空談，可是她倒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你相信嗎？她帶大了兩個孩子，都長得很好呢。』

『那是有的。』雷維克毫不在意地答着。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了。她把毛毯蓋好了身體。『醫院真像是一個尼姑菴。』她說。『什麼最簡單的事情，也得重新的學習。譬如走路啊。呼吸啊。看東西啊。』

『是的。快樂就在我們的周圍。我們祇要去檢拾就行了。』

她望着他。『我也是這麼說啊。』

『我就是這麼說，凱蒂。祇有簡單的事，纔不會使我們失望。若以快樂而論，那你不宜出發得過遠的。』

季諾躺臥在牀上，一大堆的小冊子，在他毛毯上散放着。

『爲什麼你沒有開電燈啊？』雷維克說。

『我還是看得很清楚。我的眼睛是挺好的。』

這些個小冊子，都是關於人造假腿的描述。季諾用盡方法把它們蒐集了起來。他母親剛纔又帶給他最後的幾冊。他正在把一份彩色精印的經摺式的小冊子拿給雷維克看。雷維克便去開亮了電燈。『這是最貴的一種，』季諾說。

『可是並不是最好的，』雷維克答道。

『可是這是最貴的呢。我想跟保險公司說，一定要裝這一種的假腿。當然我並不歡喜它。祇是要那保險公司付出這一筆錢。我要一條木腿和那餘下來的錢。』

『保險公司也有自己的醫生，會來檢驗的呢，季諾。』

那孩子挺起了身子。『你以為他們會不讓我裝假腿嗎？』

『那不會。也許不裝那種最貴的。可是他們不會給你錢，他們要看你真正裝上了假腿。』

『那我就立刻把它拿下來變賣掉。當然我不會得到原價的。你以為我打得到一個八折嗎？我先要他九折。也許我們可以事先跟那個店舖去接洽。我裝不裝上去，跟那保險公司有什麼相干啊？他們的錢反正是要出的，此外，就沒有什麼關係了，是不是啊？』

『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你不妨去試一試。』

「數目也不小呢。我們可以買一隻櫃台，買一些小酪坊所需要的生財。」季諾狡猾地微笑着。「天啊，像這樣的一條假腿，還有接連的關節，確實很貴的呢。這是一個精明的打算，好極了。」

「那家保險公司，派人來過這兒嗎？」

「沒有，還沒有說過假腿和賠款的事。祇談起手術和住院費。我們必須請一個律師嗎？你以為怎麼樣？」

護士送晚飯進來了。她把晚飯端在季諾旁邊的桌子上。那孩子，待她出去之後纔說話。「他們這兒吃的東西倒給得很多的。」他然後說。「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多的東西。我一個人也吃不完呢。我母親常常到這兒來，就把餘賸下來的吃了。我們兩個人也吃得夠。這樣，她又可以省幾個錢。無論如何，這兒的房間錢，算起來已經不少了。」

「那是保險公司付的。隨你住哪兒，都沒有什麼關係。」

那孩子的灰色臉上，閃過一點兒光彩。「我跟范勃爾醫生說過的。他答應我給我一成佣金。他把賬單送給保險公司，讓他們付了；然後從賬款裏提出一成給我。」

「你真精明幹練，季諾。」

「當你貧困的時候，就不能不精明幹練一點啊。」

「那是對的。你覺得疼嗎？」

「在我已經沒有了的腳上。」

「那是因為還有神經的緣故。」

「我知道。居然還覺得疼，這是很有趣味的。已經沒有了的東西上，居然還覺得疼。也許我那條腿的靈魂，依然在那兒。」季諾苦笑着。他說了個笑話。然後把菜碟的蓋子揭開來。「湯，鷄，蔬菜，布丁。有我母親愛吃的呢。她愛吃鷄。我們在家裏是不常吃的。」他舒適地向後邊靠下去。「有時候我半夜裏醒來，想想這兒的費用，應該由我們自個兒來付。這是我在夜裏的想法，是第一個念頭。可是後來我又想起，我在這兒躺着，正好比一個富貴人家的兒子，我有權利可以要求一切，我可以打鈴招呼護士，護士都不能不來服侍，而且自有別人會來付賬。了不起嗎，是不是啊？」

「是的，」雷維克說。「真了不起。」

他在奧雪里斯的檢驗室裏坐着。「還有什麼人在那邊嗎？」他問。

「有的。」黎奧妮說。「伊伏妮。她是最後的一個。」

「請她進來。你沒有什麼毛病，黎奧妮。」

伊伏妮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姑娘，豐滿肥腴，碧眼黃髮，平闊的鼻子，短茁的手脚，跟一般娼婦一樣的。她得意揚揚地跳進了房間，翻開她披着的薄綢襯衣。

「那兒，」雷維克說。「那兒過去。」

「可以在這兒醫治嗎？」伊伏妮問。

「不爲什麼啊？」

伊伏妮沒有回答，却靜靜地轉過頭去，露出她豐滿的臀部。那兒有青腫的鞭痕。她一定給什麼人毒打了一頓。

「我希望那個作踐你的客人，多給你一點兒錢，」雷維克說。「這不是玩兒的事情。」

伊伏妮搖搖她的頭。「一個生丁也沒給，醫生。那不是一個客人啊。」

「那簡直是笑話了。我不明白你會甘心給他那樣的。」

伊伏妮又搖搖她的頭，臉上露出一種滿足的神祕的微笑。雷維克看出她很樂意的樣子。一臉的倨傲神色。「我不是一個淫虐狂的人，」她說。她很驕傲，知道這樣一個字眼兒。

『那麼是什麼呢？吵架嗎？』

伊伏妮緘默了一會兒。『愛。』她然後說道，淫蕩地聳了聳肩膀。

『是他吃醋嗎？』

『是的。』伊伏妮微笑着。

『受傷得很厲害嗎？』

『這樣倒不會受傷的。』她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你知道嗎，雷維克，羅蘭苔太太起初還不許我去接客呢？祇做一個鐘頭的生意，我告訴她，祇要讓我試一個鐘頭！你瞧！有了這些青腫的鞭痕，生意倒比從前更成功了。』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啊，對於這些個事很瘋的。他們會特別興奮。最近三天裏邊，我多掙了二百五十法郎。你說這些鞭痕要多少時候纔會褪掉啊？』

『至少兩三個禮拜。』

伊伏妮啞了啞嘴唇。『要是這麼下去，我可以買件皮大衣了。狐狸的——拚合得很好  
的貓皮。』

『假如不久就褪掉，那麼你的朋友也很容易幫你的忙，將你再打一頓啊。』

『那他不會。』伊伏妮爽利地說道。『他倒不會那樣的。他不是一個會作打算的野獸，你要知道！他祇是突然發了一陣子脾氣。當他暴躁起來的時候，否則我可以跪下來求他，可是他不會。』

『那是生就的脾氣。』雷維克抬起頭來。『你沒有什麼毛病，伊伏妮。』

她站了起來。『那麼，生意還可以做下去。一個老頭兒已經在樓下等着我了。一個長着灰色鬚髮的老頭兒。最近幾次來過以後，他就常常來的。而且搶先的來，因為他要知道確實是第一個客人。我給他看我背上的鞭痕，他也發瘋起來啦。他在家裏是沒有說話機會的。就爲了這個原因。所以他夢想着怎麼去把老太婆毒打一頓，我相信。』她爆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醫生，這世界真有味兒，是不是？』便得意揚揚地跳出房間去了。

雷維克把他所用的器械放在一邊，走到窗子前面去。銀灰色的薄暮，高掛在屋子上。光禿的樹木，從瀝青馬路上直矗起來，彷彿死人的黑手。有時候我們在窳窳的曠道裏，往往會看見這樣的手的。他打開了窗，眺望着外面。這是縹渺的時間，動盪於白晝與黑夜之間的。這是小旅館裏戀愛的時間——那些結過了婚，晚上板着臉兒管理家務的人們。這是開胃的



時間。這是大地獲得喘息的時間。這是倫巴底低地的義大利女人早已在說 *felicissima* notte (義語：非常快樂的夜) 的時間。這也是失望的時間和幻夢的時間。

他關上了窗。突然這房間好像更黑了。陰影彷彿飛了進來，蹣縮在角落裏，作着無聲的嗚啾。羅蘭苦送上來的那個高涅克酒瓶，宛如一顆發光的黃玉，在桌子上閃爍。雷維克佇立了一會兒——然後走下來了。

八音盒在奏着，大房間裏早已開上了通明的電燈。那些姑娘們穿着緋色綢的短襯衫，分成兩排坐在有墊的腳樓上。狎客們都想看一看他們所點的姑娘的面目。六個客人已經來了，大多是中年的商人。他們是謹慎的專家，知道那一天檢驗，便在差不多的時間到來，可以確信自個兒不至於冒染淋病的危險。伊伏妮還是陪着她的老相好。他坐在一張桌子邊，面前放着一瓶杜白納。她就站在他身旁，一隻腳擱在椅子上，喝着香檳酒。每瓶酒上，她可以提一成的佣金。花那麼多的錢，那個人真是傻得很。那祇有外國人纔會做的。伊伏妮知道得明白。她那副神氣，頗像一個慈祥的馬戲班教練。

「你要再來一杯蘋果白蘭地嗎？」雷維克問。

「瓊恩點點頭。『好的，讓我再來一杯。』」

他招呼着旅館裏的主人。『你們還有比這個更陳的蕓菓白蘭地酒嗎？』

「這個不好嗎？」

「好的，可是也許你們的地窖裏還有別的好酒。」

「待我去瞧瞧。」

侍者走到櫃台那邊去，女店主正在跟她的貓打盹。他便穿過一重玻璃門，走進一個住着店主藏着帳冊的房間。隔了半晌，侍者露出一種嚴重的神色，連瞧也不瞧雷維克一眼地，跨下樓梯走到地窖裏去了。

「好像還有呢。」

侍者回來了，就像抱着個孩子似地手裏捧了個酒瓶。酒瓶很髒；倒不是出門攜帶的包裝得很古怪的酒瓶，而祇是儲藏在地窖裏好多年的塵封的樣子。他謹慎地開了瓶蓋，拔去木塞，找來了兩個大酒杯。

「先生，」他跟雷維克說着，斟下了幾滴。

雷維克接過酒杯，聞一下氣味。然後喝了一口，把身子往後一靠，點了點頭。那侍者也肅

然地點點頭，第三次將兩個酒杯斟滿了。

「試試這個，」雷維克跟瓊恩說道。

她啜了一口，就把酒杯放了下來。那侍者望着她。她瞧着雷維克，顯出驚異的神情。「我從來沒有嘗過這樣的味道，」說着她又啜了一口。「不要喝——祇要嗅。」

「對了，太太，」那侍者得意地說着。「你領略到它的味道了。」

「雷維克，」瓊恩說，「你這個可危險啦。喝了這種蘋果白蘭地，我就不想再喝別的酒了。」

「哦，是的，你會再喝別的酒的。」

「可是我會懷想着這種酒。」

「那就不壞。那成了了一個幻想家了。一個蘋果白蘭地的幻想家。」

「可是我就不要再喝別的酒啦。」

「那却不然。別的蘋果酒，事實上也許會更好的。喝着它的時候，就會渴想着先前的蘋果白蘭地。因此它本身便覺得不同凡俗了。」

瓊恩笑了起來。「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你自個兒也知道。」

「當然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然而我們正在沒有意義中生活哪。並不是生活在事實的些許麵包上。否則，戀愛便成了個什麼呢？」

「這跟戀愛又有什麼關係啊？」

「關係大得很。這給戀愛以持續的保障。否則我們祇會戀愛一次，以後就什麼都拒絕了。可是就因為那樣，所以對於一個遺棄者或是被遺棄者的餘剩的欲望，便成了新愛人頭上的靈光。先把一個人遺棄了，當然會給新愛人以一種冥想的光彩的。那是神聖的古老的幻覺。」

瓊恩望着他。『我聽着你說出這些話來，真覺得討厭。』

『我也是這樣呢。』

『你不應該說的。即使是說着玩兒。那會使一個奇蹟成爲一個詭計的呢。』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這口氣，彷彿你早已厭倦，正想遺棄我了。』

雷維克無限溫柔地望着她。『你不用那麼想，瓊恩。真要那樣的時候，總是你遺棄我的。不會我遺棄你。那是可以斷言的。』

她把酒杯重重地放到桌子上。『胡說！我不會離開你的。你又想跟我講起什麼事情嗎？』

那雙眼睛，雷維克想，彷彿在背後映耀着閃電。從燭光的陣雨中，映耀着柔和殷紅的閃電。『瓊恩，』他說。『我不想跟你說起什麼事。我想告訴你一個浪潮和磐石的故事。那是一個很古老的故事。比我們還老呢。你聽。從前有一個時候，一個浪潮愛上了一塊海裏的磐石，譬如說是喀普里灣吧。浪潮在磐石的周圍，舐吮着，揮舞着，她日日夜夜地吻他，用她白手臂去抱他，太息着，潸泣着，哀懇着他的愛。她愛着他，在他周圍猛攻，就這麼着漸漸地把他蝕空了，於是有一天他屈服了，完全給蝕空啦，沉落在她的手臂裏。』

他啜了一口蘋果白蘭地。『於是呢？』瓊恩問。

『於是他突然地不復成爲一塊被戲弄，被戀愛，被夢寐求之的磐石。他祇成了一塊沉溺在她懷裏的海底下的亂石。於是那浪潮感覺得失望了，被欺騙了，又去追求別的磐石了。』

『於是呢？』瓊恩心虛似地望着他。『那是什麼意思啊？他仍然是一塊磐石哪。』

『那浪潮也常常會這麼說的。然而動着的東西總比不動的東西來得強。海水比磐石

要强得多咧。」

她露出一副不耐煩的神情。「這些個話，跟我們的事有什麼相干呢？那不過是一個無聊的故事。你也許又在跟我打趣了。真要是那樣的時候，一定是你離開我，這是我敢確信的。」

「那，」雷維克笑着說道，「那是你臨走時的最後一句話。你要向我解釋，是我離開你的。於是你就找到了理由——而且你也會相信那些個理由——那你在世界的最古老的法庭之前，也更有理了，那法庭是自然的。」

他招呼了侍者。「我們能買這一瓶蘋果白蘭地酒嗎？」

「你想帶這瓶酒回去嗎？」

「對啦。」

「先生，那與我們這兒的規定，是牴觸的。我們不賣瓶酒。」

「問問老闆。」

那侍者回來時拿了一張報紙。一張巴黎晚報。「老闆說特別通融。」他把瓶蓋塞緊，將巴黎晚報上的體育版撕下，摺着塞進了口袋，然後拿酒瓶包了起來，這樣解釋道。「這兒，先

生。你最好把它藏在陰冷的地方。這是打老闖的祖父家裏拿來的。」

「好。」雷維克付了賬。他拿起酒瓶，望了一下。「那照耀着諾曼第當風暴露音的古老菓園裏的蘋菓的陽光，晒過一個炎熱的夏天，一個蔚藍的秋天，便跟我們一起來吧。我們需要你！在這天地間的某一個地方，現在正發生着一陣風暴呢。」

他們走到了街上。天已開始在下雨。瓊恩立定了。「雷維克！你愛我嗎？」

「愛你，瓊恩。超乎你想像的愛你。」

她偎倚着他。「有時候彷彿不像在愛我呢。」

「那可不然。否則我不會跟你說這些個事了。」

「你最好還是跟我說別的事。」

他瞧着細雨，微笑起來。「戀愛不是一個常常可以找尋暗影的池塘，瓊恩。戀愛有漲落的潮水。有沉船，有沉陸，有章魚，有風浪，有金箱，有珠寶。可是珠寶是藏在深處的。」

「我不懂這些個謎語。戀愛是屬於雙方的。永遠。」

永遠，他想。那是古老的神話。連一分鐘都把握不住呢。

她震顫着，扣上她的外衣。「我但願現在就是夏天。」她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

渴望過夏天的。」

她從衣櫥裏拿出了一套黑晚服，摔到了牀上。『有時候我真是恨它。老是這一套黑色的晚服！老是希海拉柴特！老是一樣！老是一樣！』

雷維克抬起頭來。他沒有說什麼話。

『你不懂得嗎？』她問。

『哦，是的——』

『你爲什麼不帶我離開這兒啊，我親愛的？』

『到哪兒去？』

『隨便哪兒去。』

雷維克打開了蘋果白蘭地的紙包，將軟木塞旋開了。又找了個酒杯，斟滿了酒。『來，』他說。『喝這一杯酒。』

她搖搖她的頭。『不會有用的。有時候喝酒也沒有用。有時候什麼都沒有用。今夜我不想去了，到那些傻子那兒去。』



「那就耽在這兒。」

「耽在這兒怎麼成呢？」

「打個電話去，說你在生病。」

「可是，我明兒個還是要去的。那就更壞了。」

「你可以生幾天病。」

「那也是一樣。」她望着他。「那怎麼辦？我到底有什麼不對勁兒啊，雷維克？是雨嗎？是這種濕潤的黝黯嗎？有時候真彷彿躺在棺材裏似的。這些沉溺我的灰色的永晝。剛纔我倒忘記了，跟你一起在那個小酒店裏，我很快樂——你爲什麼儘說些遺棄啊被遺棄啊這一類的话？我不願意知道，也不願意聽。那叫我悲傷，彷彿把一些我所不願意看的照片拿給我看，那使我不安。我知道你沒有那樣的用意，可是却刺傷了我。那刺傷了我，於是雨也下了，黝黯也來了。你不會懂得的。你來得強。」

「強嗎？」雷維克重說着。

「是的。」

「你怎麼知道的呢？」

「你不害怕。」

「我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那也並不是一樣的事啊，瓊恩。」

她沒有傾聽着她的話。祇是大踏步穿過了房間，這樣的脚步，顯見得房間太小了。她常常這樣跨着很大的脚步，彷彿衝撞着虛無的風似的。「我要離開這一切的東西。」她說。「離開這個旅館，離開這個夜總會，還有這些貪婪的眼睛，離開這一切。」她站住了。「雷維克！我們必須這樣生活嗎？我們就不能像彼此相愛的別人那樣地生活嗎？我們就不能夠住在一起，置有一些屬於我們的東西，享受夜晚和安謐，而不要再那麼帶幾件手提皮包，過這種空虛的日子，住這個連自己也變成了生客似的房間嗎？」

雷維克的臉上，露出一種難以領悟的神情。果然來了，他想。他隨時準備着會來的。「你真為我們這樣打算嗎，瓊恩？」

「爲什麼不呢？別人家有的溫暖，屬於兩口兒的，幾個房間，關上房門，煩躁之感就沒有，不像現在這樣還會爬過了牆壁，竄落進來。」

「你真是這樣打算嗎？」雷維克又重說了一句。

「是的。」

「一份整潔的小小的公寓，過一種整潔的小資產者的生活。在地獄的邊緣，獲得整潔的小小的苟安。你真是這樣打算嗎？」

「你也可以用別的字眼兒說的。」她抗議地說。「不一定這樣的——藐視。當你愛着的時候，就會用別的字眼兒的。」

「那也一樣，瓊恩。你真是這樣打算嗎？我們誰都不作這樣的打算。」

她立定了。「我是的。」

雷維克微笑起來。這微笑，蘊藏着溫柔、譏刺和哀怨的陰影。「瓊恩，」他說，「你也不是你比我更差了。可是那還不是唯一的理由。還有別的呢。」

「哦，」她悽苦地答道。「我知道。」

「不，瓊恩。你不會知道的。可是我會告訴你。那樣來得好。你不要像現在這般的想法。」她還是站在他面前。「讓我們快快的講吧，」他說。「可是你，以後千萬不要多問我。」她沒有回答。她的臉很空寂。突然又像她以前的面容了。他捏着她的手。「我住在這兒，法國，是非法的，」他說。「我沒有身份證。那是真正的理由。那是我所以不能租賃公寓的理由。要是我愛上了誰，也不能夠結婚。因為那全需要我的身份證，和護照上的簽署。我都沒有。」

我甚至還不准許工作。祇能偷偷摸摸地行醫。除了眼前的這種樣子，便沒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了。」

她凝視着他。「是真的嗎？」

他聳聳肩膀。「還有兩三千的人，像我一樣地生活着呢。我相信你也知道的。現在是什麼人都知道了。我祇是兩三千人中的一個。」他微笑着，鬆開了她的手。「一個沒有前途的人，正如莫洛索夫所說的。」

「哦——可是——」

「我也生活得很好。我工作，我生活，我有你——一點點兒的不方便，又算得了什麼呢？」

「那些警察呢？」

「警察倒也不大來麻煩的。假如他們真把我逮去了，也不過將我放逐出境而已。可是那也不是常有的事。好吧，現在你去打個電話給夜總會，說你今夜不去了。我們今兒可以享受一晚上。整個兒的一晚。告訴他們，你在生病。如果他們需要證明書，那我可以跟范勃爾醫生要一張給你。」

她並不走。『放逐』她說着，彷彿祇有慢慢兒纔會懂得似的。『放逐嗎？打法國放逐出去嗎？那你就得走了嗎？』

『走這麼一個短短的時候。』

她好像並不在聽着他。『走了！』她重複着說。『走了？那我怎麼辦呢？』

雷維克微笑了。『是的，』他說。『那你怎麼辦呢？』

她坐在那兒，用肘子凭着，彷彿癱軟似的。『瓊恩，』雷維克說，『我在這兒已經住了兩年，沒有發生過事情。』

她的臉色還沒有變。『縱然如此，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我就會回來。在一兩個星期之內。好像一次旅行而已。你現在就打電話到希海拉柴特去吧。』

她踟躕地站起身來。『我怎麼說呢？』

『說你害了支氣管炎。嗓子裝得沙一點兒。』

她走到電話機那邊去。却又急急地回來。『雷維克——』

他小心地鬆了鬆自己。『來，』他說。『讓我們忘記了吧。那實在也是一種福氣。我們可

以不至於成爲情感的坐收漁利者。那可以使愛情純潔——讓它祇是一個火燄——不要變爲烹煮家庭菜蔬的爐灶。現在你去打電話吧。」

她舉起了聽筒。當她講話的時候，他就一直望着她。起初她還沒有專心，她也盯着他看，彷彿他立刻就會給人家逮捕似的。可是隨後她漸漸地撒謊了，坦然地臨時編造了些話。實在有許多是無需乎說的。她的臉色轉得很生動，反映着她正在描述的胸口痛楚的神情。她的嗓子顯得更疲憊，逐漸地沙啞起來，最後給咳嗽打斷了。她已經不復矚望着雷維克，祇是向前直視着，全神貫注地在扮演她的角色。他悄悄地望着她，然後喝下了一大口酒。沒有什麼錯綜複雜的，他想。一面反映得這麼真切的鏡子——可是沒有執着什麼啊。

瓊恩把聽筒放下，掠了掠她的頭髮。「他們都相信了。」

「你裝得好。」

「他們說，我應該躺在牀上休息。而且，要是明兒個還不能好全，天不保佑的話，就再躺在家裏好啦。」

「你瞧還顧到你明兒個呢。」

「是的，」她說着，臉色轉得幽沉了一會兒。「假如你要那麼的解釋。」然後她走到他

身邊。『你嚇我，雷維克。你說，這不是真的。你的話啊，常常是說着玩兒的。你要跟我說，這不是真的。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

『這不是真的。』

她把頭靠在他肩膀上。『這不會是真的。我不願再這麼孤零零地一個人啊。一個人的時候，我就覺得毫無意義啦。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的。沒有了你，我就覺得毫無意義了，雷維克。』

雷維克俯視着她。『瓊恩，』他說。『有時候，你像一個看門人的女兒，有時候，你像一個森林的女神。而有時候，你兩者都像。』

靠在他肩膀上的頭，一動也不動。『那我現在像什麼呢？』他微笑了。『張着銀弓的森林中的女神。無邪而又無情。』

『你應該常常這樣跟我說。』

雷維克緘默着。她沒有懂得他的意思。也不需要懂得。她顯出一種任性的樣子，毫沒有

● 森林的女神 (Diana of the Woods) 據羅馬神話，Diana 為森林之女神，或為狩獵之女神。

譯者

任何的顧慮。可是，難道打動他的就是這點兒個性嗎？誰需要一個像他自個兒一般個性的人呢？誰要在愛情上講道德呢？這是弱者的機智。犧牲者的悲歌哪。

「你在想什麼啊？」她問。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嗎？」

「有一點兒。」他說。「我們離開這兒幾天，瓊恩到太陽出來的地方。到坎市或者安底卑斯去。管他媽的小心謹慎！管他媽的三個房間的公寓，和什麼中產階級的鼻鳴。管他媽的黑暗、寒冷和雨！當那整個的城市，炎熱的和渴望着夏天的，跟月亮一塊兒睡熟的時候，你自個兒不就成了布達佩斯和夜間的栗樹花香嗎？」

她立刻挺立了起來。「你真是這樣打算嗎？」

「是的。」

「可是——那警察——」

「管他媽的警察。那兒的危險比這裏不會更多的。旅行者的寓所，不會常常被檢查的。尤其是那些並不豪華的旅館。你從沒有去過那兒嗎？」



「沒有。從來沒有。我祇到過義大利和亞得里亞海。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呢？」

「在兩三個星期之內。那是最好的時間了。」

「可是，我們有沒有錢呢？」

「有一點兒。兩星期之內，我們可以籌足的。」

「我們可以住在一個小公寓裏，」她很快地說。

「你不是住小公寓的人。你應該住這樣的洞窟，或者第一流的旅館。我們可以住在安底卑斯的凱普旅館。而且，很乾淨。那些個旅館啊，安全倒可以保證的，因為沒有誰來查什麼身份證。在三兩天裏邊，我要為一個要人開割腸胃，那是一個總督或者是一個部長，我們不夠的錢總可以湊起來了。」

瓊恩立刻站了起來。她的臉色也變了。「來，」她說。「讓我再喝幾杯陳的蘋果白蘭地吧，雷維克！那真彷彿是一種幻夢中的蘋果酒呢。」她走到了牀前，撩起了身上的晚服。「我的天！我可祇有這麼兩件破舊的黑衣裳呢！」

## 十四

安特別·杜倫實在很震怒。『再沒有你的事了，』他說。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他從范勃爾那兒知道，杜倫這一次手術，收費一萬法郎。要是不跟他預先講定該拿多少，杜倫一定還祇給他二百法郎。最近一次，他就這樣吃了虧的。

『半點鐘之後就要施行手術了。我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手的，雷維克醫生。』

『我也沒有想到啊，』雷維克說。

『你要知道，你是一直信賴我的德意的。我真不懂，現在你居然這樣的市儈氣了。當病人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操在我們手裏的頃刻，我簡直不忍爭執這些錢的事。』

『我也不忍啊，』雷維克答道。

杜倫望了他一會。他那蓄着山羊鬚的皺臉上，露出一種嚴肅與憤慨的神情。他推了推

那副夾鼻眼鏡。『你想要多少錢呢？』他勉強地問。

『兩千法郎。』

『什麼？』杜俞彷彿挨了當頭的一擊，簡直不能夠相信。『笑話，』他這樣簡捷地說。

『好的，』雷維克答道。『那你很容易去找另外一個人啊。找皮諾去；他挺高明的。』

他拿了外衣，正想穿上。杜俞望着他。他那嚴肅的臉，顯得很苦惱。『等一下，』當雷維克拿起帽子的時候，他便這樣說。『你不能夠讓我這樣子垮台啊！你爲什麼不在昨天告訴我呢？』

『昨天你在鄉下，碰不到你。』

『兩千法郎！你知道嗎？我自己也拿不到這許多病人是我的朋友，我祇收他一點兒成本。』

杜俞的樣子，怪像兒童讀物上的天父。他已經七十歲了，是一個診斷的名手，却不是一個高明的外科醫生。他的臨牀信譽，大部分都靠以前一位助手皮諾建立起來的，而那位助手，却在兩年前出去自己掛牌了。打那個時候起，杜俞就請了雷維克代他施行比較困難的手術。雷維克的知名醫道，是在刀口小，不留疤。杜俞是波爾多酒的知名鑒識家，也是豪華宴

會的座上客，因此他的病人就都從那方面來的。

『祇要我早知道了，』他囁囁着。

他是往往早已知道的。所以在每次重要手術之前，他總是在鄉下別墅裏躲上一兩天。就想避免談論手術的價格。開刀以後，事情便簡單了——於是他爭取下一次的機會——然後再下一次，全都是一樣的。而這一次，出乎杜侖意料之外的，雷維克沒有像往常那樣在開刀的時候進來，而在約定動手之前半個鐘頭就進來了。因此可以在病人上麻醉劑以前就跟他談判。他當然不能因為開刀而停止了談判的。

一個護士從開着的門裏探進頭來。『我們可以開始上麻醉劑了嗎，教授？』

杜侖望望她。然後懇求似地憐憫地望了望雷維克。雷維克也憐憫似地可是堅毅似地回望了一下。『你以為怎麼樣，雷維克？』

『決定在你啊，教授。』

『等一下，護士。我們還沒有把進行的程序弄清楚呢。』護士退去了。杜侖轉過頭去望望雷維克。『現在怎麼辦？』他譴責似地問。

雷維克將雙手插在口袋裏。『把手術改到明天——或者延遲一小時，請皮諾來。』

二十年來，所有杜倫的手術，差不多都是皮諾施行的，可是就沒有上進的門徑，那是因為杜倫把他出去行醫的一切機會都剝奪了，永遠把他當作優秀的部屬。他很懷恨杜倫，要求過至少給他五千法郎，這些事雷維克全知道。而杜倫他自己，當然也知道。

『雷維克醫生，』他說。『我們的職業，不應該也那麼討價還價哪。』

『那我同意。』

『爲什麼要我來考慮解決這個問題呢？直到現在，你不是總很滿意嗎？』

『從來沒有，』雷維克說。

『可是你就沒有跟我說起過。』

『那是因爲說也沒有用。而且，我對於錢的事，向來不感興趣。這一次呢，我却有了興趣了。我需要錢用。』

護士又走了進來。『病人很不耐煩呢，教授。』

杜倫望着雷維克。雷維克也回望着他。法國人那兒，錢是不容易賺的，那他知道。比猶太人那兒更難呢。猶太人還知道均分；可是法國人祇看見要他分出去的錢。

『再等一會兒，護士，』杜倫說。『先去檢驗脈搏、血壓、和體溫。』

『早已檢驗好了。』

『那就開始上麻醉劑吧。』

護士走了。『那麼好的。』杜俞說。『我就給你一千。』

『兩千。』雷維克校正着他。

杜俞沒有答應。他捋着他的山羊髯。『聽我說，雷維克，』他然後親切地說。『你是一個

不准行醫的難民——』

『我不願意替你施行任何手術了，』雷維克鎮靜地打斷了他的話。他知道又要聽他那番陳腐的教訓，說什麼國家對他這樣寬容，他應該知所感激。

可是杜俞居然沒有說出來。他知道時間已經太迫促了。『兩千，』他忍痛地說，彷彿每一個字眼兒，都是從他喉嚨裏飛出來的鈔票。『這筆錢啊，還要我自個兒掏腰包呢。我想你總還記得我過去給你分賬的辦法。』

他等着。好奇怪，雷維克想，吸血鬼居然也講起道德來了。這個鈕扣上掛着法國榮譽勳章的老騙子，竟責備我說我是他提拔的，却不說他玷污了我。而他居然還那麼相信着。

『好的，就是兩千，』杜俞說。『兩千，』他又重說了一遍。彷彿他說着家啊，愛啊，上帝啊，

綠的蘆筍啊，小的鴉鵑啊，陳的聖·愛彌林酒啊之類！——『好的，那麼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那個人有着便便的大腹，可是很瘦細的胳膊和腿。雷維克在偶然的機會中，知道了他是誰。他的名字叫藍瓦爾，是一個管理難民機構的高級官吏。有一次，范勃爾當作一個特別笑話似的講給他聽過。藍瓦爾這個名字，國際旅館裏的所有難民，無有不知道的。

雷維克很敏捷地開了第一刀。皮膚便像書頁那樣翻了開來。他把皮膚摺緊了，望着縱裂出的黃色的脂肪。『我們要把這些脂肪割掉幾磅。作為免費的禮物。他纔可以照常吃喝呢。』

杜俞沒有回答。雷維克爲了要接觸肌肉，便把脂肪層割掉了。他現在居然也躺下啦，這個難民的小神道，他想，這個傢伙把幾百人的命運抓在他手裏，抓在他蒼白臃腫的手裏，可是這雙手啊，現在也毫無生氣地攔在這兒了。這個傢伙，會把年老的梅歐教授下令放逐，那位教授體力不濟，再也無法往十字架的路上走，便在放逐前一天，在國際旅館的衣櫥裏自縊了，因爲除此以外便沒有一個鉤子，所以在衣櫥裏縊死。而且他也吊得起來，憔悴的身體，

已經連衣鈎都可以弔得起來的。他的身體，僅僅成了一束衣服，和裹在裏面的一條縊死的生命——那便是第二天早晨女侍發覺的情形。要是這個便便大腹還有一點兒慈悲的話，梅歐也許至今還活着。「夾子」他說。「棉塞」

他繼續地割着。犀利的刀鋒。切除的感覺。腹部的窟窿。雪白的一圈圈的腸臟。這個開裂着肚腹躺在這兒的人，原有他的道德原則的。他對於梅歐，懷有一種人類的惻隱心；可是他有一種所謂愛國責任的觀念。一個人總有一張可以躲藏的幔幕——上司還有他的上司——命令，指示，責任，吩咐——最後還有那個三頭六臂的妖魔，風紀，需要，不變的現實，任務，或者其他各種不管叫做什麼的東西——往往總有一張幔幕，最簡單的人道的律法便給隱匿在後面。

那是腎臟。腐爛而有病的。路西臬惡貨市場的幾百種東西把他填壞了的，那獸腸 mode de Caen (法語：凱恩式的) 那雄鴨汁，那雉肉，小鷄，油湯，壞的脾氣，還有幾百品脫的波爾多美酒。梅歐教授是決不會這樣的。假如現在有點兒錯失，割的太闊，割的太深——那麼在一星期之內，豈不是會有一個較好的人，坐到那個充溢着檔案和衣魚的霉味的房間裏，而無數瑟縮着的難民，便在那兒等待着生或死的裁判嗎？一個較好的人——然而，也許



來一個更壞的呢。這個失掉知覺的六十歲的老邁的身體，躺在這兒明澈燈光下的桌子上，他自個兒無疑地也以為是有人性的。當然他是一個溫柔的丈夫，仁慈的父親——可是當他一進那間辦公室啊，便立刻變成了暴君，儘是那麼咆哮着，『我們不能夠那樣做』——還有『再能到哪裏去找我們呢，假如』——諸如此類的話。法國也不至於滅亡，假如梅歐還能繼續吟他那口苦飯——假如寡婦魯蓀娜爾還能在國際旅館的女侍下房裏等待她已經陣亡的兒子——假如結核病患者的布販施塔爾曼，不以非法入境罪而判處徒刑，等他監禁六個月後釋放出來，渡過邊陲而回去的時候，已經是奄奄待斃了。

好得很，這一次的開刀好得很。不太深。也不太濶。腸線。瘤節。胆囊。他拿給杜侖看。在白光底下，顯得油膩膩的。便扔進了水桶。讓我們繼續工作吧。爲什麼在法國他們用雷凡定來縫呢？把夾子拿掉！這一個年俸三四萬法郎的官吏的溫暖的肚腹。他怎麼能一次付出一萬法郎的手術費呢？不夠的開支又從哪兒賺來的啊？這個便便大腹，也玩過石彈戲的。這一針縫的很好。一針又一針地。兩千法郎依然劃在杜侖的臉上，雖然他的髭鬚倒不翹了。那是在

● 雷凡定 (reverdin) 雷凡定所創製之尖針，穿有洞眼，張合自如，用以縫合皮膚者。雷凡定 Reverdin.

Albert (1881—1929) 爲日內瓦之著名外科手術家。——譯者

他的眼睛裏。一隻眼睛裏一千法郎。愛情會把一個人的性格都毀了。我是不是要勒索這個坐獲漁利的人，以動搖他對於提拔後進的神聖使命的信心呢？明天他會假獻殷勤地坐在那個便便大腹的牀邊，接受他對於手術的道謝。仔細，還有一個夾子了。這個便便大腹的意義，在瓊恩和我，便是夠往安底卑斯去玩兒一星期。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塵灰的兩點中，可以享受一星期的光亮。在大雷雨前的一片蔚藍的天空。現在是腹膜的縫合了。爲了兩千法郎，也得特別道地一點。爲了紀念梅歐，我要把一柄剪刀縫合在裏面。耀眼的白光。爲什麼一個人這樣胡思亂想啊？報紙，也許是無線電。說謊者和懦夫的不斷的絮聒。雪崩似的說話，沒有一個中心。錯綜複雜的頭腦。揭發給一切籠絡羣衆的流氓。不用再咀嚼那些硬麵包似的知識了。沒有牙齒的頭腦。真是無聊。現在都弄好了。還是一張鬆軟的皮膚。在幾星期之內，他又可以放逐那些瑟縮的難民了。假如他不死。然而他是不會死的。像他那樣的人，往往會活到八十歲，尊崇榮耀，子孫滿堂，纔會死去。現在都好了。結束了。把他拿走吧！

雷維克脫下手套，除下面罩。那個要員給毫無聲息的輪車推出了手術室。雷維克還叮望着他。藍瓦爾，他想，你纔不知道呢！你這個完全合法的胆囊，却供給了我這個非法的難民，在里維耶非法地玩幾天！

他開始在洗手。杜俞在他旁邊，慢慢地井井有條地也在洗着手。這個老頭兒的一雙高血壓的手，當他仔細地擦着手指的時候，下顎彷彿很有節奏似地咀嚼着什麼，慢慢地，好像在磨粉。手指擦停的時候，咀嚼也便停止了。後來手指又開始在擦着，下顎又復開始了咀嚼。而這一次，他洗得很緩慢，很從容。他想把兩千法郎多保留幾分鐘吧，雷維克想。

『你還在等着什麼啊？』半晌杜俞這樣問。

『等着你的支票。』

『等病人付了，我就送給你。那不過幾個星期，等他出院之後。』

杜俞在擦乾他的手，然後他拿起一瓶奧賽香水在洒着。『你總信任我的吧，是不是啊？』他問。

騙子，雷維克想。他居然還想盤剝點兒呢。『你說過病人是你的朋友，他祇給你成本。』

『是的，』杜俞沒精打彩地說。

『那就好——所謂成本，祇有材料和護士費用的幾個法郎。你是院長。假如你算一百法郎吧——那你可以扣除，讓我以後再拿好了。』

『那成本啊，雷維克醫生，』杜俞挺立起來，這樣說道，『說來抱歉，比我想像的還要高。』

得多呢。給你的兩丁法郎，也是那裏邊的一部分。所以我也要算在那個病人的頭上。」他嗅了嗅手上的香水味。「你瞧——」

他微笑了。他那焦黃的牙齒，跟他雪白的羊鬚，正成了個絕妙的對照。彷彿什麼人把水潑在雪上似的，雷維克想。無論如何，他會付的。范勃爾會信賴那宗款子，給我這筆錢的。我現在真不想向這個山羊鬚子求什麼情了。

「好的。」他說。「假如你手頭不方便，就過後再送給我吧。」

「並不是我手頭不方便。雖然你的要求，提得這樣倉卒，這樣突兀。那倒是手續的問題。」

「也好，那麼就說是爲了手續的問題，反正是一樣的。」

「那却截然不同。」

「結果總是一樣的。」雷維克說。「現在請你原諒我。我要去喝酒了。再會吧。」

「再會。」杜倫愕然地說。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着。「你爲什麼沒有跟我一塊兒去呢，雷維克？」

她站在他面前，娉婷地，鎮靜地，兩條長腿，雙手插在外衣口袋裏。『腓埃索爾的蓮翹，一定已經盛開了。沿着花園的牆根，滿眼是蠟黃的火。一個火爐，書籍，安謐。』

外面有一輛卡車，沿着人行道轆轤地滾過。醫院接待室的玻璃相架，也都叮叮地響着。那些都是查得理大教堂的照片。

『夜間的甯靜。一切都離得遠遠的。』凱蒂·海格斯特朗說。『你喜歡那樣的情景嗎？』

『喜歡。可是我受不了。』

『爲什麼受不了呢？』

『對於一個自個兒很甯靜的人，甯靜纔有用啊。』

『那我自個兒也不甯靜。』

『你知道什麼是你所需要的。那也差不多是一樣的啦。』

『你難道不知道什麼是你所需要的嗎？』

『我什麼也不需要。』

凱蒂·海格斯特朗慢慢地扣上她的外衣。『你說，現在是什麼啊，雷維克？快樂呢還是

失望？」

他不耐煩地微笑着。「也許都有一點兒。照例是，都有一點兒。可是一個人就不應該多想這些個事情哪。」

「那麼應該怎麼呢？」

「應該快樂。」她望着他。

「一個人快樂，就不一定需要別人哪。」他說。

「一個人往往需要另一個人纔會得快樂的。」

他緘默着。我在談着些什麼啊？他想。旅途的閒談，離別的慌亂，含糊的說教。「爲了你所說起過的小小的快樂，那是不必的。」他說。「到處盛開着花朵，好像焚燬了的屋子周圍的紫羅蘭。一個不希望什麼的人，是決不會失望的——這是個最好的原則。這樣，任何事情便都彷彿是增添上去的了。」

「那都是空話。」凱蒂·海格斯特朗答道。「當一個人躺在牀上，左思右想的時候，這些話好像是對的。可是當他走到了地上，便都變成空話了。於是他又忘記了一切。他又需要得更多。」

一道斜斜的光芒，穿過窗子，直落在她的臉上。讓一雙眼睛陷在黑影裏；祇有一張嘴是滿浴着光芒的。

『你認識一位在佛羅倫斯的醫生嗎？』雷維克問。

『不認識。我難道還需要醫生嗎？』

『以後說不出會有什麼細小的事情的。不論什麼事情。如果你在那邊也有一位醫生在，我就更放心了。』

『我覺得身體很好。萬一有什麼事情，我會趕回來的。』

『當然囉。這也不過是預防萬一而已。那邊佛羅倫斯有一位很好的醫生，費奧拉教授。你記得住嗎？』費奧拉。

『我會忘記的。可是那也無所謂，雷維克。』

『我會寫信給他。他會照顧你的。』

『那又爲什麼呢？我又沒有什麼病痛哪。』

『職業上的預防，凱蒂。並沒有其他的原因。我會寫信給他，請他打電話給你。』

『隨你尊便。』她拿起了手錢袋。『再會吧，雷維克。我要走了。也許我直接從佛羅倫斯』

到坎市去。再打那兒乘薩伏衣伯爵號到紐約。假如你得便來到美國，你會找到一個住在村舍裏的女人，跟她的丈夫、孩子、馬和狗。我把你所認識的凱蒂·海格斯特朗留在這兒。她在希海拉柴特有着一個小小的墳墓。要是你到那兒去的時候，請你喝一杯酒。」

『好的。喝伏特加酒。』

『是的。喝伏特加酒。』她在房間的陰暗處，猶豫不決地站着。光線從她背後落在查得理的一張照片上。那個高高的祭台和十字架。『好奇怪。』她說。『我應該很高興的。我又不是——』

『臨別往往是這樣的。即使跟失望分袂的時候。』

她站在他面前，腳蹣地；顯得很溫婉，很堅毅，可是有點兒悲愁。『臨別的時候，最簡單的辦法，往往是就走。』雷維克說。『來吧，我跟你一塊兒走出去。』

『好的。』

天氣溫暖而濕潤。張在屋頂上的天空，看去好像是灼熱的鐵。『我想叫一輛出差汽車，凱蒂。』

『不。我想走到拐角上。我看見那邊有一輛在。今天還是我第一次出門呢。』



『覺得怎麼樣？』

『覺得像酒。』

『你要我替你喚一輛街車嗎？』

『不。我想走路。』

她俯視着濕潤的街道。於是她微笑了。『在有些個犄角裏，好像還留着點兒恐懼。那也是病後的關係嗎？』

『是的。正是那個關係。』

『再會吧，雷維克。』

『再會吧，凱蒂。』

她又站了一會兒，彷彿有什麼話要說。然後她踏着小心翼翼的脚步，走下階梯，纖弱的，仍然很溫婉的，循着街道，走向紫色的黃昏，走向她的毀滅。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雷維克走了回來。當他走過那間凱蒂·海格斯特朗住過的病房時，突然聽到了音樂。他驚奇地站住了。他知道這裏還沒有新來的病人搬進去。

他輕輕地推開了門，看見一個護士隱伏在一個無線電唱機前。她聽到了雷維克的聲音，便突然一怔，站了起來。唱機在開着一張陳腐的唱片：La dernière valse（法語：『最後的華爾滋。』）

那姑娘把衣服按平了。『海格斯特朗小姐送我這個唱機作禮物，』她說。『這是美國製造的。這兒買不到。全巴黎都沒有得買。這是這兒唯一的唱機了。我立刻就在試。自動地已經調換了五張唱片啦。』

她現出一副誇耀的神色。『至少要值三千法郎呢。連這許多唱片。一起有五十六張。而且，還有一隻收音機裝置在裏面。真是幸運。』

幸運，雷維克想。快樂。又是這一套。這兒開的是唱機。他站住了聽着。提琴的聲音，從樂隊裏飛揚了出來，彷彿一隻鴿子那樣，悽惋而傷感。這種抑鬱的氣氛，有時候比蕭邦<sup>①</sup>的那些夜曲還要感動我們的心。雷維克環顧着四周。牀鋪已經拆掉，被褥已經搬開。換下來的單子堆放在門口。窗子敞開着。暮色冷酷地窺探着房間。一股淡褪了的香味，和一縷消逝了的華

① 蕭邦（Chopin, Frédéric François 1809—1849）波蘭作曲家。所作樂曲，雖皆限於鋼琴彈奏者，但

不物泥於過去之形式，別創一格，以新穎著稱。——譯者

爾滋旋律，這是凱蒂·海格斯特朗留在這兒的東西。

『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一下都搬走，』那護士說。『那太重了。我先把這架無線電唱機搬走，然後再來兩次，把唱片也搬走。也許要三次呢。真是可觀。有了這些個東西，簡直可以開一家咖啡館呢。』

『好主意，』雷維克說。『當心，別摔壞了什麼東西啊。』

## 十五

雷維克醒來得很遲。這一會兒的時間，他仍然躺在古怪的薄幕中，介於夢境與現實之間的畛域——夢境還未消逝，可是更顯得顛賴而破碎了——而同時，他早已意識到自個兒在做夢。他好像在德國邊陲附近的黑森林中，一個小小的車站上。不遠處傳來一種瀑布的聲音。山上飄來松樹的香味。好像是夏天，山谷裏瀰漫着樹脂和草原的氣息。鐵路的軌道，在傍晚的殘陽中照耀得殷紅——彷彿給一輛滴着鮮血的火車滾過似的。我在這兒作什麼啊？雷維克想。我在這兒德國作什麼啊？我是在法國。我是在巴黎哪。他飄浮在柔軟的紅色的波浪上，盪得他更昏昏欲睡了。巴黎——正在融化，祇剩了一股朦朧的烟霧，接着便消逝了。他已經不復在巴黎。他是在德國。然而，他爲什麼又回來了呢？

他穿過了小小的月台。那個車務管理員站在報攤旁。正在看着 Voelkischer Beob-

Baechter (德語：民衆觀察報) 他是一個中年人，長着一張肥胖的臉，兩道金黃的眉毛。『下一班車，什麼時候開啊？』雷維克問。

那個車務管理員懶洋洋地瞅了他一眼。『你要到哪兒去？』雷維克突然覺得驚惶起來。他現在在哪兒啊？這個地方叫什麼？這個車站叫什麼？他要不要就說到弗賴堡去呢？他媽的，他幹嗎不知道他是在哪兒啊？望了望月台的四周，一點標識也沒有，也沒有一個地方的名字。他微笑了。『我是請假出來的，』他說。

『那麼你預備到哪兒去呢？』車務管理員問。

『我祇是在遊歷。偶然在這兒下車了。我喜歡這兒車窗外的景色。現在，我又不歡喜它了。我受不住那個瀑布。我現在想前進。』

『你要到哪兒去呢？我應該知道那個地方啊。』

『後天我一定要到達弗賴堡。我想時間是夠的。這樣漫無目標的趕路，真是很有趣。』

『這一條路線，不通到弗賴堡去的，』車務管理員說了，望着他。  
多麼無聊的事哪？雷維克想，我爲什麼要問他呢？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我知道，』他

說。「我有充分的時間。這兒左近有什麼地方賣櫻桃酒的嗎？真正的黑森林櫻桃酒？」

「那邊車站飯店裏，」車務管理員說着，還是在望他。

雷維克慢慢地穿過了月台。在車站的露天月台上，他那踏着水泥地的脚步，發出窸窣的回響。他看見兩個人坐在頭二等待車室。他覺得他們在瞧着他的背影。幾隻燕子在車站的屋簷下翻翻。他相信他在凝視着那些燕子，可是又用眼角瞟着那個車務管理員，祇見他正在摺攏着手裏的報紙。於是他跟蹤了過來。雷維克走進飯店。這裏邊一股啤酒味兒。却一個人也沒有。於是他又走了出來。車務管理員站在門外。他瞧見雷維克出了門，走進待車室。雷維克加緊了脚步。他自己的形跡，顯得有點兒可疑，他自己突然覺察到了。在車站的拐角處，就轉了個彎。月台上沒有人。他急急地從電報室和空無所有的行李房中間穿過。便在堆着幾聽牛奶罐的行李月台下潛行，躡手躡足地蠕行過電報室的窗子，直走到車站的那一邊，在電報室裏，有一架發報機在鏗鏘地發報，他纔小心翼翼地轉了個彎。然後又飛快地跨越了鐵軌，奔過一塊茂盛的草地，走向那片松林。當他奔過草地的時候，蒲公英的粉絮飛揚起來。走到松林，他看見那個車務管理員和另外兩個人站在月台上。車務管理員向着他指點，那兩個人便急奔了過來。他立刻返身縱躍，在松林中狂奔。松針刺着他的臉龐。他轉了一

個很大的圈子，纔立定下來，生怕他的踪跡被發現。他聽到兩個人披掠松樹，繼續奔跑。一刻不停地諦聽着。有時候一點聲息也沒有，於是他祇能夠等待。後來又聽到一種綽綽的聲音，又繼續的爬着，現在是用手和膝蓋了，以便減輕那聲音。諦聽的時候，雙手捏成拳頭，還屏住了呼吸；他感到一種痙攣似的衝動，想奔躍起來，衝將出去——然而那麼一來，他的行踪立刻會被發覺的。所以他祇能在他們行動的時候纔行動。他躺臥在肝形葉片間的叢林中。Hepatica tribola ● 他想。Hepatica tribola 肝葉，這一片叢林彷彿是漫無邊緣似的。這時候，到處都像有綽綽的聲音。他覺得全身的毛孔，都在滲透着汗珠，宛如雨淋似的。於是他突然踣伏下來，彷彿骨節都軟了。他想站立。可是又像給大地所陷住。泥土成了個沼澤。他俯首一望，土地還是很堅實的。那是因為他的腿。兩條腿像是橡皮製的。此刻他聽到那兩個追蹤的人，跑得更近了。他們竟直向他奔來。他振作着自己，想挺身起立，可是那兩個橡皮膝蓋，又軟倒下去了。他拖着腿子，艱苦地行進着，他聽到綽綽的聲音，愈迫愈近了，於是驀然地一片藍天，出現在樹枝的中間，一片空地，豁然開朗起來，他知道假如他不能夠趕快穿越

● Hepatica tribola 肝葉之拉丁名，為無莖之多年生草，早春開花，呈藍、紫或白色，葉為心形而三列者。

譯者

過去，他一定會迷失了，於是他繼續地拖着，拖着，拐了個彎，却突然在他背後看見一張臉，狡黠地微笑着，那是哈蓋的臉，他便沉落下去了，毫無抵禦，毫無援助地沉落下去了，他窒塞着，用他的雙手撕着沉將下去的胸脯，他呻吟起來——

他在呻吟嗎？到底在哪兒？他覺得自己的雙手，按放在喉頭。雙手都濕了。喉嚨也濕了。胸脯也濕了，臉孔也濕了。他睜開了眼睛。還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哪兒，在松林裏的沼澤中，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總之，好像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巴黎似的。一輪皎白的月亮，掛在一個不知名的世界上空的十字架上。一縷皎白的光芒，照在那個黝黑的十字架背後，彷彿基督的靈光。一種慘白的光芒，張佈在蒼白的鉛似的天空上，無聲地吶喊着。那輪圓月照在木製十字架的背後，十字架是放在國際旅館的一個房間的窗口的。雷維克坐了起來。這是什麼啊？

一列滿是鮮血，流淌着鮮血的火車，在血的軌道上，瘋狂地馳過一個炎夏的夜晚——做過幾百次的噩夢，夢見他又在德國，給包圍着，給虐害着，給嗜血的政制的絞刑吏追逼着，這個政制是以兇手為合法的，他已經遭遇過不知有多少次了！他眺望着圓月，這好比是一個蒼白的僵屍，用它借來的光芒，吮吸着世界上的一切色彩。這些個噩夢，充滿着集中營的恐怖，



充滿着殉難同志的呆木的臉形，充滿着後死者的沒有眼淚的硬化了的苦痛，充滿着傷心的訣別和超過悲痛的寂寞——那一天他豎立起了一個屏障，比一個人眼睛更高的壁壘——那是在悠長的辛勤歲月中，慢慢地建造起來的，欲望爲憤世嫉俗主義所抑壓，記憶爲鐵石心腸所埋葬所踐踏，一切都給毀滅了，甚至連自個兒的名字，感情也被膠合了起來——雖然如此，可是有時候，一個人過去的死灰色的臉，還會在猝不及防的時間中浮現，甜蜜的，鬼似的，呼召着，於是借酒澆愁，喝得酩酊大醉，讓什麼都沉溺。那是在白天——一到夜晚，他又祇能唯命是聽了，紀律的制動機漸被鬆弛，車輛開始滑瀉，在意識的天際背後，那過去的臉又升起，從墳墓中裂出，於是凝凍的痙攣鬆開了，黑影出現了，血液沸騰了，創傷復發了，而那黑色的暴風雨，也便掃過了一切的城寨和障壁！忘記吧——當意志力的明燈還燭照着這個世界的時候，這原是很容易的——可是當那明燈的光芒消褪，宵小的鬧聲營響起來，而一個毀損了的世界，又像沉淪的維尼泰似的從洪水中浮現起來，復活起來的時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個人可以喝醉了酒，遲鈍而陰鬱地，一夜又一夜，去克服這些個東西——一個人可以把黑夜變成了白晝，把白晝變成了黑夜——白晝和黑夜，一個人的夢境是不同的，白晝的夢境不會那麼的孤寂，因爲什麼事情都被割離了。他有沒有

那麼做過呢？他不是常常在第一縷灰白的晨曦爬上街頭的時候，纔回到旅館裏去嗎？他不是常常在國際旅館的那個「墓穴」中，跟任何願意跟他喝酒的人一塊兒等待着，直到莫洛索夫從希海拉柴特來了，纔在人造的棕櫚葉下，繼續對飲，而這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却祇有一架時鐘在指示着外面已經給塗抹着多少光芒嗎？在一艘潛水艇裏喝酒，正是那麼個樣兒。如果搖撞你的頭，告訴你應該清醒點兒，那原是很容易的。可是鬼知道，這可沒有那麼的容易！生命畢竟是生命，它不值什麼錢，却也是最值錢的；一個人不妨把生命都拋撇了，那原是很容易的。可是一個人也能把深讎大恨，都拋撇了不成？一個人也能把人家的譏嘲，毆擊，一刻不停的諷刺，概括地說起來是一種對於人性與人道的信仰，也都拋撇了不成？一個空虛的人生——不會像一個空虛的藥包那樣，可以輕易把它拋撇的。等待時機到來或者需要的時候，它還是能夠作戰的呢。不是爲了個人的理由，甚至不是爲了復仇，雖然這血的讎恨是如何地深，也不是爲了利己主義，不是爲了利他的理由，雖然去推動輪子幫着把這個世界推出血污與瓦礫是如何地重要——不是爲了別的，祇是爲了戰爭，僅僅爲了戰爭，祇要還能呼吸，就等待着一個作戰的機會。然而這個等待是有腐蝕性的，也許終於會失望，而且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生怕機會來了，一個人已經太被壓榨，太被消蝕，等待得太沒

有氣力，渾身的細胞太沒有勁兒，已經無法再跟別人一起行進了！不是就爲了這麼個理由，所以一個人把活躍在神經上的一切都踐踏埋沒了，用譏嘲，用諷刺，甚至用無情來有效而冷酷地滅絕那一切，使他逃進了另一個人，另一個陌生的自己嗎？這樣之後，那種殘暴的無援又回復過來，而一個人就祇有聽憑沉睡和魅影去擺佈了……

圓月爬上了窗櫺。這時候已經不像是基督的靈光——彷彿一個胖胖的登徒子，在窺探着閨房和繡闥。雷維克現在已經清醒了。這是一個比較無害的噩夢。他還做過別的可怕的夢呢。然而也已經好久不做什麼夢了。他思忖着——想着他自從不再獨睡以來的事情。他摸索着牀邊。酒瓶已經不在了。已經不在了好一會兒。已經被移放在房間角落裏的桌子上。他猶豫了一下。現在不需要喝酒。他是知道的。可是也不需要戒酒。他站起來，光着腳走到桌子邊。他找了個酒杯，拔開瓶塞，斟了就喝。那是喝剩下來了的陳蘋果酒。他把酒杯舉到窗前。月光把它照成了一顆貓兒眼石。白蘭地是不宜放在亮光底下的。他想。不宜放在太陽下，也不宜放在月亮下。受傷的士兵，假如在圓月下露宿一晚，要比其他的晚上都容易斷傷身體的。他搖了搖頭，把酒杯喝乾了。於是又斟滿了一杯。抬起頭來，他發現瓊恩已經睜開眼睛，對他瞧着。他站住了。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醒着在瞧他啊。

「雷維克」她說。

「哦——」

她震顫了一下，彷彿剛纔醒來似的。「雷維克」她又變了個聲音說。「雷維克——你在那兒作什麼啊？」

「我在喝酒。」

「可是爲什麼——」她坐了起來。「爲什麼呢？」她睡眼惺忪地說。「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

她把頭髮掠到了後邊。「天哪，」她說，「真要嚇壞我呢！」

「我倒不是故意的。我以為你還不會醒來呢。」

「突然你站在那兒——籐角裏——完全變了。」

「我很抱歉，瓊恩。我以為你不會醒來的。」

「我好像覺得你已經走了。冷得很。好像一陣風。驀然地一驚。可是突然你又站在那兒。」

到底有什麼事啊？」

「不，沒有什麼。一點事兒也沒有，瓊恩。我祇是醒了過來，喝點兒酒。」

「讓我也來啜一口。」

雷維克斟滿了酒杯，走到牀前去。「現在啊，你真像個小孩子。」他說。

她用雙手接過了酒杯，喝着。她喝得很慢，從酒杯的邊緣上瞟着他。「你怎麼醒來的？」

她問。

「我不知道。我想是月亮。」

「我恨月亮。」

「你在安底卑斯就不會恨月亮了。」

她放下了酒杯。「我們真要去那邊嗎？」

「是的，我們要去。」

「離開這兒的雨霧嗎？」

「是的——離開這兒可詛咒的雨霧！」

「再給我一杯酒。」

「你不想睡了嗎？」

「不想了。睡覺真是可憐見的。一個人爲了睡覺，便錯失了太多的生活。請你給我一杯

酒。這是好的一種嗎？我們要不要帶着走？」

「一個人不必帶着什麼東西走路的。」

她瞟着他。「永遠不必嗎？」

「永遠。」

雷維克走到窗前，拉開帘幔。這些窗子，祇給關上了一半。月光好像箭幹那樣的從開着的窗罅裏射進來，把房間分隔成朦朧黝黯的兩半。「你爲什麼不到牀邊來啊？」瓊恩問道。

雷維克站在月光那一邊的沙發旁。他朦朧地瞧見了瓊恩，看她跌坐在牀上。她的頭髮，幽沉而光潔地直披在頸背。她袒露着。就在他與她的中間，流蕩着一股陰冷的光芒，彷彿兩邊都是黑暗的堤岸，中間流蕩着不知何往的光芒，祇在自個兒的洶湧中流蕩。這股破碎的光芒，從一顆遙遠而死滅的星座上反射出來，給溫暖的陽光奇幻地變成了鉛似的陰冷的河流，遙遠地穿過了連空氣也沒有的黑暗的清霄，流蕩到這間洋溢着酣睡的溫暖氣息的房間裏——流蕩着，流蕩着，然而靜止得永遠瀰漫不了這個斗室的空間。

「你爲什麼不來啊？」瓊恩問。

雷維克穿越着房間，經過了黑暗，經過了光芒，又經過了黑暗——祇有幾步的地方，在

他彷彿是很遠很遠了。

「你把酒瓶帶了來嗎？」

「帶來了。」

「你不要酒杯什麼時候了？」

雷維克看了下小小夜光錶的指針。「差不多五點。」

「五點。好像是三點。又好像是七點。夜裏的時間彷彿是靜止的。祇有手錶在動着。」

「是的事雖如此，可是一切的事，却都在夜裏發生的。或者爲了夜裏纔發生的。」

「什麼事？」

「那些一到白天就看得見的事。」

「你不要嚇我。你說，那些事，都在一個人睡覺的時候預先發生嗎？」

「是的。」

她從他手裏接過了酒杯，喝着。她很美麗，他覺得自己很愛她。她的美麗，決不是一座塑像。一張照片那樣的美麗；而是好像給微風吹拂着的草原那樣的美麗。那是她的生命，使她形成了現在的模樣，使她在子宮中，由於兩個細胞的結合，而神秘地從虛無縹緲中形成了。

現在的她，同樣地不可索解的謎，乃是整棵的樹木，却包含在一顆硬化的微小的種子裏，在那兒彷彿預先註定似的，會茁芽，會結果，會在四月的清晨，開出茂盛的花朵——經過了一夜的風流，一堆黏液的會合，於是出現了一張臉，兩個肩膀，一對眼睛，這些眼睛，這些肩膀，原

是到處都有，全世界億萬人衆中到處都有的，後來却在十一月的夜裏，當一個人站在巴黎阿爾瑪橋上的時候，這些眼睛和肩膀，便向那個人過來了——

『爲什麼在夜裏呢？』瓊恩問。

『因爲——跟我靠近點兒，親愛的，請你從睡眠的深淵中歸還給我，從月光的草原上回到我這兒來——因爲黑夜和睡眠都是叛徒。你總記得今夜我們睡覺的時候，彼此都貼得緊緊的，貼得那樣的緊，盡我們可能地緊貼着。我們的額角，我們的皮膚，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呼吸，都彼此緊貼着，融合着——於是睡眠漸漸在我們中間滲透進來，灰色的，無色的，先是細微的幾滴，然後增多了，像疥癬一樣地蔓延到我們的思想上，蔓延到我們的血液裏，將無意識的迷惘流入我們中間——於是突然地彼此都孤單了，我們各自獨個兒循着黑暗的河道，流往一個地方，給那不知名的力量控制着，給那無形的威脅誘迫着。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纔看見了你。可是你還沉睡着。你還離得很遠。你還離開着我。你一點兒也不知道我。你



在一個我所永遠不能追隨的地方。」他吻了吻她的頭髮。「我這樣每夜在睡眠中失掉你，愛情怎麼能夠美滿呢？」

「可是我緊貼着你哪。睡在你身邊。摟在你懷裏。」

「你在一塊不知名的土地上。你雖然在我的身邊，可是比你在天狼星上更來得遙遠。要是在白天你這樣離開是無所謂的——因為在白天，我什麼事情都知道。可是到了夜裏，誰能夠什麼事情都知道呢？」

「可是我跟你在一起啊。」

「你不是跟我在一起。你祇是躺在我旁邊。誰知道，他怎麼從一個不能控制的土地上回來呢？那祇是，不知不覺的轉變。」

「你也是那樣的哪。」

「是的，我也一樣。」雷維克說。「現在，你再把酒杯給我。當我這樣胡謔的時候，你都在喝酒呢。」

她把酒杯遞給了他。「你醒着就好，雷維克。感謝月光。沒有了它，我們一定還會睡着，彼此又不知道了。也許，當我們猝不及防的時候，一顆離別的種子，在一個人心中播下了。於是，

無形中逐漸地滋長，滋長，直到有一天真的苗露了出來。」

她嫵媚地笑着。雷維克望着她。「你不把它看得太認真嗎？是不是？」

「不。你呢。」

「也不。可是也有一點兒意義的。這便是我們不把它看得太認真的理由。於此，也足見人類畢竟是偉大的了。」

她又笑着。「我倒不怕。我信任我們的肉體。它們比那些夜間縈迴於我們腦際的思想，更知道什麼是它們所需要的。」

雷維克喝乾了酒。「好的。」他說。「說的也很對。」

「今夜我們都不要再睡熟吧。」

雷維克把酒瓶擎到月光中照了一下。還有三分之一的光景。「剩的不多了，」他說。「可是我們還可以試一試。」

他把酒瓶放到牀邊的桌子上。又轉過頭去，望着瓊恩。「你看來好像是一個男人所需要的一切的慾望，可是還有一點，他却依然不明白。」

「好的，」她說。「我們應該每夜都醒來，雷維克。你在夜裏，跟在白天是截然不同了。」

『比在白天好嗎？』

『兩樣。在夜裏，你真叫人驚異呢。你往往像是從一個什麼地方來，從一個誰也不知道的什麼地方來的似的。』

『白天就不是那樣嗎？』

『不常是那樣。有時候也會。』

『愛的信心，』雷維克說。『幾星期之前，你沒有告訴過我。』

『不。那時候我還不怎麼瞭解你。』

他抬起頭來，祇見她的臉上，浮現出一重曖昧的陰影。她祇是這樣表示她的疑慮，也覺得很自然。她既不想傷他的心，也不想說什麼重要的話。『那就很好了，』他說。

『爲什麼？』

『幾星期之後，你一定會更瞭解我，而我也可以少叫你驚異了。』

『真跟我一樣，』瓊恩說着，便笑了起來。

『不會像你。』

『爲什麼不呢？』

「理由是根據五萬年生物學的原理。愛情會使女人靈敏，使男人胡塗的。」

「你愛我嗎？」

「愛你的。」

「你沒有跟我常說啊。」她伸展她的四肢。彷彿一隻躊躇滿志的貓，雷維克想。彷彿一隻躊躇滿志的貓，找到了一個俘虜。

「有時候我真想把你擲到窗外去，」他說。

「那你爲什麼不做呢？」

他望望她。「你會那麼做嗎？」她又問。

他沒有回答。她又睡到了枕頭上。「爲了愛他而毀滅他嗎？或者爲了太愛他而殺死他嗎？」

雷維克伸手去拿酒瓶。「天哪，」他說。「我造了什麼孽纔受這樣的罪呢？爲什麼在半夜裏醒來，強迫着聽你這些個話呢？」

「是真的嗎？」

「真的。對於第三流的詩人，和不會發生這些事情的女人。」

「還有是，做那些事情的人。」

「是的。」

「你真會那麼做嗎？」

「瓊恩，」雷維克說。「不要這樣婆婆媽媽的瞎扯了。我不是空論的對手。我早已殺死過很多的人。無論是業餘的或是職業的。作爲一個兵士，或者作爲一個醫生。那會給人以輕視，冷漠，和對於生命的崇敬。殺人不會滅絕許多事情的。一個常常殺人的人，不會給愛情所殺害。一個人用殺人來譏笑和減少那死亡。可是死亡本身，却決不是渺小而可笑的。這不干女人的事；這是男人們的事。」他緘默了半晌。「我們在說些什麼啊？」他然後說道，便俯視着她。「你是不是我的沒有生根的快樂？我的雲端裏的快樂，我的探照燈下的快樂，來讓我來吻你。生命，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寶貴——因爲它沒有多大的影響。」

## 十六

光。永遠新鮮的是光。它從地平線上，彷彿介乎海洋的深碧與天空的淺碧中間的白沫那樣，飛着過來，彷彿沒有呼吸，又彷彿深長地呼吸着的，飛着過來，輻射反耀而成一體，這樣明亮，這樣閃爍，好像沒有實質似的飄着，成爲一種簡單而原始的快樂……

照在她頭的後面像是個什麼啊，雷維克想。像一個沒有顏色的光暈！沒有配景的空間！在她肩膀上怎麼盪漾的啊！彷彿迦南的牛乳，光裏邊紡出來的絲縷！在這樣的光流裏，誰也不會得赤裸的。皮膚會將它感受，將它輻射，彷彿岩石和海水那樣，浮着輕盈的白沫，最透明的混雜，最光亮最單薄的霧縠的衣衫。

「我們到這兒來了多久啦？」瓊恩問。

「八天。」

「彷彿八年了。你是不是也覺得啊？」

「不。」雷維克說。「彷彿八小時。八小時又三千年。你現在站着的地方，三千年前一個伊特魯里亞古國的年青女人，也會一模一樣地站過的——而阿非利加吹來的風，也會一模一樣地追逐着光，飄過海洋的。」

瓊恩在他身邊的巖石上，蹲了下去。「我們什麼時候回巴黎呢？」

「今夜在卡西諾，我們就可以決定了。」

「我們贏過嗎？」

「贏的不夠。」

「你玩得彷彿老於此道似的。也許你確是老於此道的。我真是一點兒也不知道你。那個賭台的收帳員，爲什麼當你是一個富有的軍火商那樣地招呼着你啊？」

「他弄錯了，以爲我是一個軍火商。」

「那可不然。你也認識他的。」

「將錯就錯，比較客氣一點。」

「你最近在什麼時候來過這兒的啊？」

「我不記得。總有好幾年了。你晒得好厲害！你應該常常像這樣的褐色的。」

「那我就得常住在這兒了。」

「你願意嗎？」

「不願意常住。可是我却願意常常像我們在這兒一樣的生活。」她把頭髮掠到了肩膀的背後。「我知道你一定以為那是很淺薄的，是不是啊？」

「不，」雷維克答道。

她微笑着，轉向着他。「我知道那是淺薄的，可是，天哪，在我們悲愁的生活中，這種淺薄的事也就太少啦！我們受夠了戰爭、飢饉、社會改革、革命，以及通貨膨脹——却從沒有一點兒安全、輕鬆、甯靜、與餘裕。而現在，你說又有一次戰爭要爆發了。真的，我們的上一代，生活倒比較容易很多呢，雷維克。」

「是的。」

「我們祇有這一份短促的人生，一瞬就消逝的——」她把雙手攤放在溫暖的巖石上。「我本來不值得什麼的，雷維克。也不希望生活在一個歷史性的時代。我要快樂，希望生活不要太艱難太困苦。如此而已。」



「誰不那樣希望呢，瓊恩？」

「你也那樣希望嗎？」

「當然囉。」

那種碧色，雷維克想地平綫上那種幾乎沒有顏色的碧色，從海天接壤的地方散發出來，沿着海和天頂深插下去，直映到比在巴黎更顯得澄碧的眼睛裏！

「我但願我們都能夠達到這希望，」瓊恩說。

「可是我們已經達到了——在此刻。」

「是的，在此刻，在這幾天裏；可是我們就要重返巴黎了；回到那個一絲兒沒有改變的夜總會；回到那種骯髒旅館裏的生活——」

「你說的太誇張了。你的旅館並不見得髒。我的旅館纔髒得厲害呢——除了我住的房間。」

她把肘子攔在膝蓋上。海風吹過她的頭髮。「莫洛索夫說你是一個了不起的醫生。你跟他們在一塊兒，真是可憐見呢。否則的話，你可以賺到很多的錢。尤其是外科。杜侖教授

「你怎麼提起他來了？」

「有時候，他也上希海拉柴特去的。那個侍者頭兒雷尼，說他沒有一萬法郎的手術費，絕對不肯動手的。」

「雷尼的消息倒靈通。」

「有時候，他一天會動兩三次手術。他有一所很富麗的住宅，一輛柏加特汽車——」  
奇怪，雷維克想。她的面容一點也沒有變。要是真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倒是比以前更加動人了，當她嘮叨着那種陳年古代的老嫗的無聊故事的時候。她以一種善於滋殖的本能，宣揚着銀行家們的理想，樣兒正像一個碧眼的亞馬孫族女勇士。可是她不是對的嗎？具有這樣美的人，一逕不都是對的嗎？而且她不是有人世間的一切理由可以藉口嗎？

他瞧見一艘汽艇，在泡沫的浪潮中，駛近過來。他沒有移動；他知道爲什麼駛來了汽艇。  
「你的朋友們來啦，」他說。

「在哪兒啊？」瓊恩其實早已看見了汽艇。『爲什麼說是我的朋友呢？』她問。『其實

● 亞馬遜族女勇士 (Amazon) 據神話，相傳住古住於 Scythia 之亞馬遜族，其婦女皆慷慨驍勇，故

都是你的朋友哪。他們認識你，要比認識我早多了。」

『早十分鐘——』

『無論如何，是早了的。』

雷維克笑了起來。『好的，瓊恩。』

『我不必去。那很簡單。我不想去。』

『當然不啦。』

雷維克在巖石上挺了挺四肢，閉上眼睛。太陽立刻變成了一條溫暖的金色毛毯。他知道這以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我們都不怎麼客氣咧，』隔了半晌，瓊恩說道。

『戀人們是不會客氣的。』

『爲了我們，他們兩個人都來了。來招呼我們了。假如你不願意同去泛舟，那你至少也得下去告訴他們一聲啊。』

『好的，』雷維克把眼睛睜開了一半。『讓我們乾脆點。由你下去告訴他們，我有一點兒事情分不開身，你就跟着他們去。像你昨天那樣的。』

「有事情——那可不好聽。這兒會有什麼事情呢？你爲什麼不跟我們一塊兒去呢？他們都很歡迎你。昨天你沒有去，他們都已經很失望了。」

「哦，天啊！」雷維克把眼睛全睜了開來。「爲什麼所有的女人，全愛這一套癡愚的傻話？你就下去泛舟好了，我沒有船，人生很短促，我們在這兒也祇能玩這麼幾天，爲什麼我要跟你裝得孤高，祇爲了使你覺得舒服，纔勸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呢？」

「你不用勸我。我自個兒會做的。」

她望着他。她的一雙眼睛，還是那樣喜氣洋溢地逼視着；祇有她的嘴巴，這會兒却咧了開來——這樣的表情，倏然地掠過她的臉龐，使雷維克以爲他是錯誤了，然而他也知道，他是並沒有錯誤的。

海水衝擊着碼頭上的巖石，發出回響。濺得高高的閃爍的浪花，却給風兒吹走了一星飛沫，沾着雷維克的皮膚，好像一下輕微的震顫。「那是你的浪潮，」瓊恩說道。「你在巴黎跟我講的那個故事裏的浪潮。」

「哦——你還記着嗎？」

「是的。可是你不是一塊磐石。你是一方混凝土。」

她走下碼頭，整個天空，就攔在她美麗的肩膀上。那彷彿是她擔着似的。她原也有她的辯解呢。她可以坐在白色的小艇上，讓頭髮在海風中飄拂——而我，沒有跟着他們同去，真是一個傻子，雷維克想。然而我實在也不配演那樣的角色哪。這也是逝去韶華中的一種愚蠢的驕矜，一種狂妄的豪俠——可是此外還有些什麼呢？月夜的無花果樹，賽尼嘉和蘇格拉底的哲學，休曼的提琴樂曲，以及比別人預知得更早的失敗。

他聽到從底下傳來的瓊恩的聲音。然後又聽到馬達的低沉的巨響。他沒有站起來。她坐在船梢。在海裏的一處什麼地方，有着一個島嶼，還有一座修道院。有時候，從那兒傳來幾聲鷄鳴。太陽從一個人的眼臉上映過，顏色夠多麼鮮紅！柔輦的草地上，盛開着血似的紅花。還有那海的催眠歌。維尼泰的鐘聲。無思無慮，實在有神秘的愉快。他立刻就睡熟了。

● 賽尼加：(Seneca, Lucius Annaeus 紀元前四元左右——紀元後六五年) 羅馬哲學家。其思想調和斯多噶派，近似於 Epicurus 主義。關於虛世哲學之著作，尤為後世所愛讀。——譯者

● 休曼：(Schumann, Robert Alexander 1810—1856) 德國音樂家，一部分浪漫樂派主張之代表者。——譯者

下午，他到車間裏去找他的汽車。那是一輛泰爾鮑特牌的，莫洛索夫替他在巴黎租來的汽車。他跟瓊恩兩個人，就坐着那輛汽車來到這兒的。

他沿着海岸駛行。天色很清麗，幾乎太明耀了。他馳過了高尼墟的中部，到了尼斯，又到蒙特卡羅，然後抵達法國村。他喜歡這個小小的古港，便在碼頭上的一家小酒店的前面，坐了一會兒。他在蒙特卡羅的卡西諾前面的花園裏，以及高出海面的那個自殺者的公墓上，漫步了一陣；他找尋一個墳墓，站在前面很久，便微笑起來。於是他又駛過尼斯古城的狹窄的街道，也駛過城市的新建區，穿越着滿是紀念碑的方場，然後他駛回坎市，再打坎市上去，到那巖石帶紅色，漁村都題着聖經上的名字的地方。

他已經忘記了瓊恩。忘記了自己。他祇在領略着清麗的天空，和太陽、海水、陸地所組成的一體，上面的山路雖然還堆積着白雪，而海岸却顯得璀璨煥發了。密雨醞釀在法國的上空，風暴在歐洲咆哮——惟有這兒狹隘的海岸，彷彿還懵然無知似的。好像被遺忘了；生命在這兒躍着不同的脈搏，當後面的大陸給悲愁、給預感、給危險的迷霧染成灰色的時候，這兒的太陽，却還是晴朗地照耀着，恬靜得很，在它的光芒中，正簇聚着一個垂死的世界的最後的泡沫。

飛蛾和蚊蚋，簇聚在最後的光芒周圍，作着簡單的舞蹈——跟所有蚊蚋的舞蹈一樣地沒有一點兒意義；跟咖啡館裏的輕柔樂曲一樣地愚傻——世界彷彿已經變成了贅疣，好像十月裏的蝴蝶，在它們夏季的心裏，早已結上了冰霜，因此它們在翩翻，在饒舌，在鬪情，在戀愛，在陷害，在矇蔽它們的知覺，在鐮刀和疾風臨到前的一瞬中間。

雷維克把汽車轉入聖·拉斐爾。這個小小的方形的港灣裏，滿泊着帆船和汽艇。碼頭上的咖啡座，都撐着炫耀的巨傘。晒黑了皮膚的女人，坐在桌子邊。怎麼的，一切又恢復常態了，雷維克想——愉快的，安閒的生活。歡樂的誘惑，安慰，和戲嬉——不管恢復了多久，怎麼又都恢復了。這種蝴蝶似的飄忽的生活，他原也經歷過的，那時候他以爲很滿足了。汽車轉入了街道，衝着殷紅的殘陽急駛着。

他回到了旅館，看見一張留出的字條。原來瓊恩打過電話回來，說她不回來吃飯了。於是他走下艾頓·洛克。那邊吃飯的客人並不多。其餘的客人，都往胡安·勒·賓和坎市去了。他坐在花壇的欄杆邊，那花壇築在一塊磐石上，好像一條船上的甲板。下面的波濤在洶湧。浪潮在夕陽中澎湃，從深紅和青碧，變成淺淡的金紅和橙黃，然後馱載着薄暮的黝黯，噴

濺出朦朧的泡沫。

他在花壇上坐了很久。覺得有點兒寒意，也覺得特別的孤寂。他對於一切的事情，看得很清楚，沒有感情用事。他知道目前還可以防止；狡猾和詭譎的手段原是很可能的。他全知道，祇是他不願意運用。現在已經超過了用那些手段的時候。詭計應該用以對付小的事情的。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去迎頭應付。老老實實地去應付，不要自欺，不要規避。

雷維克把那杯清澈的普魯溫斯酒擎在陽光裏。一個寒冷的夜，一座環海的花壇，天空中蕩漾着殘陽話別的笑聲，和遙遠繁星的鈴響——而我心裏邊也很寒冷呢，他這樣想，彷彿一縷探照燈光，直刺着未來的甯靜歲月，掃蕩過了，便又讓它們落在黑暗中間，我是明白的，雖然目前並沒有苦痛，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會永遠沒有苦痛的，我往往覺得自個兒的生命，正像我手裏的酒杯，透明的，斟滿了洋酒，可是不能夠老是這麼盛放着，因為它會變成平淡，變成全無感情的腐敗的酸醋。

這是不會延續得長久的。延續的是，另外一種生活的開始。天真爛漫的，無思無慮的，彷彿一棵向着陽光的花木，它會傾向着那種誘引，憧憬着那種斑駁燦爛的生活。它需要未來——目前需要他貢獻的是支離破碎的現在。此刻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可是那也並不



是必然的。天下的事情，往往預先決定於好久之前。有些人不加注意，便以奇觀的結局認為是決定的本身，而實際上，在幾個月以前，早已經默然地決定了。

雷維克喝乾了酒。這杯淡味的酒，味道彷彿跟以前的不同。他又斟滿了一杯，喝乾了。這酒又有那種淡淡的屑末似的味道。

於是他站起了身，駕着汽車駛往坎市，駛往卡西諾。

他舒坦地賭着，賭的很小。他心裏邊還是覺得很冷，可是他知道祇要持久，還是會贏的。他押着十二點，雙二十七和二十七點。一小時以後，他果然贏了三千法郎。便在雙二十七上加了一倍的賭注，另外又押着四點。

瓊恩進來的時候，他立刻就注意到了。她已經換了一套衣服，足見在他離開旅館之後，她立刻就回去的。同來的兩個人，便是剛纔在汽艇上招呼她下去的。他知道一個是比利時人，叫勒·克裏，一個是美國人，叫奴根特。瓊恩看去很美麗。她穿着一襲灰色大花的白晚服。那是他在出發之前為她購置的。當時她瞧見了這襲晚服，便搶着去看了。『你對於這些晚服，怎麼也這樣內行啊？』她那時候問。『比我的那一套，要好得多呢。』又看了一下。『也比我

的貴多了。」鳥兒，他想，還在我的樹枝上，却已經準備飛走了。

那個賭台收賬員把一些籌碼推到他面前。雙二十七果然又贏了。他把贏來的籌碼拿了進來，將原來的賭注還留着。瓊恩走到紙牌桌上去了。他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瞧見他。有幾個不賭錢的人，都在盯着她看。她的步態，總彷彿兜着微風，漫無目標似的。她其時轉過頭去，跟奴根特說了幾句什麼話——於是雷維克便突然感覺到一種猝然的衝動，想把籌碼推掉，想讓自己離開這個綠色的賭台，站起了身，帶着瓊恩，趕快就走，走過這裏的人羣，走過這裏的門戶，走開，走到一個島嶼上，也許就是安底卑斯港外天際的那個島嶼上，離開這兒的一切，讓她隔絕，讓她……

他又下着賭注。七點又開出了。島嶼並沒有隔絕。心裏的煩躁，也不能夠鎮壓；一個人擁在懷裏的東西，最容易失掉了——而留着的東西，却反而不會得失掉。賭球慢慢地滾停了。開出的是十二點。他又下着賭注。

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便直睨着瓊恩的眼睛。她站在桌子的另一邊，也在瞧着他。他跟她點了點頭，微笑着。她便凝睇着他。他指着那個賭盤，聳了聳肩膀。開出來的是十九點。

他把賭注押好，又抬起頭來。瓊恩已經不在那邊了。他抑制着自己，繼續坐在那兒。從放

在旁邊的紙烟包裏拿了一支紙烟。一個隨從便給他劃上了火。那是一個禿頂的胖子，穿着制服的。『風色改變了，』他說。

『是的，』雷維克說着，却並不認識那個人。

『有二十九種變化呢。』

『是的——』

雷維克其時彷彿全不記得，他在一九二九年是否到過坎市，或者那個人剛纔是否講過話。他祇看見，在他毫不經意中，又開出了四點，於是他掙扎着想集中他的心神。可是突然地他又覺得爲了多贏幾個法郎，以便在這兒多耽幾天，便在這兒賭着賭着，真是太傻了。到底爲了什麼呢？他到這兒來，到底爲的是什麼呢？這是個很嚴重的弱點，沒有別的。這種弱點慢慢地默默地在腐蝕着一個人，直到他自個兒企圖奮發的時候，纔會發覺，纔會克服。莫洛索夫實在是對的。摒棄一個女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跟她同享一種生活，而這種生活他祇能跟她同享很短的幾天。她當然想重享這種生活的——於是她必須另外找尋一個能夠跟她永享這種生活的對象了。我想告訴她，我們不能不破裂了，他想。我想必須在時機未晚的時候，跟她在巴黎分離。

他原想到別的賭台上去玩的。可是突然又覺得無此意興。一個人做過了大事，小的就不願意再幹了。他望了望四周，瓊恩還是沒有影踪。他走進酒排間，喝了點兒高涅克酒。然後到停車處去找他的汽車，想出去兜這麼一小時的風。

正在發動引擎的時候，他看見瓊恩在來了。他便跳下了汽車。她也急急地在迎着走來。「沒有帶我，你就想回去了嗎？」她問。

「我要在山上兜這麼一小時的風，然後回來。」

「你在撒謊！你不想再回來了！你想把我拋撇下來，跟這些個傻子在一起。」

「瓊恩，雷維克說道：『你也許就要說，你跟這些個傻子在一起，也是我的過失了。』」

「正是你的過失啊！我跟他們上船去，也因為我在發脾氣！我泛舟回來，你爲什麼不在旅館裏等啊？」

「你跟那些個傻子，已經約好了吃飯了。」

她怔了一會兒。「因爲我回來的時候你不在，所以我那麼做的。」

「好的，瓊恩，雷維克說：『那我們就不說這個吧。你玩得高興嗎？』」

「不高興。」

她站在他面前，屏息着，忿恚着，煩躁着，在柔和之夜的藍色黝黯中，月光漾着她的頭髮，而她的嘴唇，嵌在幾乎黧黑的那張沒有血色的臉上，却顯得格外的殷紅；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巴黎正有不可避免的事情，陪着那些欺騙、屈辱、和糾紛，正在慢慢地蠕蠕地開始；他要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前，就跟她分離，然而她此刻仍然在這兒，而時間却已經沒有幾天了。

『你想把汽車開到哪兒去呢？』她問。

『沒有一定的目標。祇是開出去兜風。』

『那我跟你一塊兒去。』

『那麼你的那些個傻子怎麼辦呢？』

『沒有什麼。我已經早跟他們道別了。我告訴了他們，你在等我。』

『不壞，』雷維克說。『你倒是一個細心的孩子。待我把車頂裝上。』

『不要裝上！我的衣服穿得夠暖了。讓我們慢慢的開。打每一家咖啡館的門口經過，那裏邊的客人，除了快樂地坐着，沒有什麼爭論之外，便都無所事事了。』

她坐上他旁邊的座位，吻了吻他。『我到里維耶拉來，這還是第一次呢，雷維克，』她說。『你不要跟我爲難了！我真正跟你在一起，這還是第一次，這兒的夜可並不冷，我覺得很快。』

樂呢。」

他把汽車從許多笨重的運輸車羣裏開了出來，駛過卡爾登旅館，往胡安·勒·賓的方向駛着。「這還是第一次。」她這樣重說着。「這還是第一次，雷維克，我知道你能夠解答一切，可是那都是不相干的。」她靠得很緊，把頭偎倚在他肩膀上。「今天的事，請你忘記了吧！不要再去想它了。你駕駛得很高明，雷維克，你自個兒知道嗎？你現在的樣子，真美呢。那些個傻子們也這麼說。昨天他們看見你駕駛，你很古怪。又沒有來歷。誰也看不出你的城府來。現在啊，我對於那些個傻子的生活，比對於你的生活，要更瞭解一百倍呢。你以為我在什麼地方可以去喝一點蘋果白蘭地嗎？今天興奮了一晚，我真需要喝點兒酒咧。跟你一塊兒生活，可真是不容易。」

汽車在馬路上急駛，彷彿一隻低飛的鳥。「太快嗎？」雷維克問。

「不再可以開快呢！讓我們像風吹落葉那樣地兜風。夜晚飛逝得多快哪！我是給愛情浸漬得透了。誰都看得清我，因為我的愛。我是那樣地愛着你，正像一個稻田裏的女人，有人在她的面前瞧着，弄得心都散亂了。我的心，真要攤放在地上。攤放在一片草地上。它想放下，又想飛升。真的要發瘋了。你在開車，我的心就愛着你。讓我們不要再回巴黎了。讓我們去偷這

麼一箱的珠寶，搶這麼一家銀行，駕了這輛汽車，從此就不再回去吧。」

雷維克在一家小小的酒排間前面停了車。馬達的聲音消逝了，遙遠地突然傳來海水的低沉的喘息。「來，」他說。「這兒我們可以喝到蘋果白蘭地酒。你剛纔已經喝了多少啦？」

「喝的太多了。就因為是你，而且，我突然覺得不願意再聽那些個傻子們的嘮叨。」

「那麼你爲什麼不回到我這兒來呢？」

「我回來的啊。」

「是的。當你想到我會離開的時候。你吃過什麼東西嗎？」

「吃的不多。我很餓。你賭贏嗎？」

「贏的。」

「那麼，讓我們開到最華貴的酒店去，吃魚子醬，喝香檳酒，讓我們像幾次戰爭以前的我們的雙親那樣，自由自在，多愁多感，無憂無懼，充滿了不高雅的趣味，充滿了眼淚，月亮，夾竹桃，提琴，海洋，和愛。而且我要相信，我們可以生幾個孩子，置一所花園，造一座住宅，而你也可以領一張護照，有一個前途，而我爲了你的緣故，也願意放棄我的大事業，讓我們在二十

年後，仍然彼此相愛，彼此相妒，到那時候你也仍然以爲我是美麗的，要是你一夜不回來，我還是睡不着覺，而且……」

他發現眼淚在她臉頰上淌着。可是她微笑了起來。「那不過是一部分，親愛的——不過是不高雅的趣味的一部分……」

「來，」他說道，「我們到瑪德里別墅去。那是在叢山中間，那邊有俄國的吉卜賽人，你要什麼就可以有什麼的。」

那是在清晨。下面的海，呈現着灰色，沒有一點兒波浪。天空中既沒有浮雲，也沒有顏色。祇是在水平線上，有一條銀色的細線，從水面上浮現。其時萬籟俱寂，他們都聽得到彼此的呼吸。原來他們是這兒的最後一批客人了。那些吉卜賽人坐着福特的老式汽車，經過他們，駛下蜿蜒的山路。侍者坐在一輛雪鐵龍汽車裏。那個下去買菜的廚子，坐在一輛一九二九年六座的台拉海依汽車中。

「破曉了，」雷維克說。「現在，夜已經降落在地球的那一邊啦。將來總會發明那麼一種飛機，我們可以坐着去追逐的。它們可以飛得跟地球一樣地快。那時候，假如你在清晨四



點鐘告訴我，你愛我，那麼我們就讓它永遠是清晨四點鐘；我們祇要隨着光陰跟地球轉，而時間便永遠停留着不動了。」

瓊恩偎依着他。「我真是忍不住了。太美啦！這是驚人的美。你也許會笑——」

「真是很美，瓊恩。」

她望着他。「你說的飛機在哪裏啊？你的飛機給發明的時候，我們怕都已經老了，我親愛的。我是不願意老的。你願意嗎？」

「我願意。」

「真的嗎？」

「愈老愈好。」

「爲什麼？」

「我想看看這個世界，到底會變成個什麼樣兒。」

「我可不願意老的。」

「你也不會老。生命會在你的臉龐上爬過，就不過那麼一回事，而你的臉龐，便變得更加美麗了。一個人要是沒有感覺的時候，那纔會老呢。」

「不。一個人要是沒有愛情的時候，那纔會老的。」

雷維克沒有回答。要離開你了，他想。要離開你！幾小時前我在坎市怎麼想的啊？

她在他胳膊裏扭動着。「現在，宴會已經完畢了，我在跟你回去，我們一塊兒去睡覺。這一切多美啊！一個人要是能夠充實地生活，而不是部分地生活的時候，那就多麼美麗啊。一個人到達了邊緣，到達了甯靜，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摻入，可以擾亂了。來，讓我們回去吧。到我們租賃的寓所去，到那個宛似村舍的白聖的旅館去。」

汽車滑下那條蜿蜒的山路，幾乎沒有運用馬達的助力。天色漸漸地亮了。大地瀰漫着濃霧的氣息。雷維克把車燈扭滅。當他們經過高尼墟的時候，碰到了幾輛載運蔬菜和鮮花的篷車。那是往尼斯去的。後來又經過一隊騎兵。在低沉的馬達聲中，還聽得到馬蹄得得的聲響。那聲音響的很清晰，在碎石鋪道上傳來，彷彿是舞台上的音響效果似的。騎兵都穿着連有頭巾的毛織外衣，因此臉全遮得很暗了。

雷維克望着瓊恩。她對着他微笑。她的臉很蒼白，很疲勞，好像比往常更脆弱了。在這個奇幻、黝黯、甯靜的清晨，她這種溫柔嬌慵的姿態，在他看起來，是比任何時候更美的，因為昨天已經沉落在遙遠的去處，沒有一個固定的時刻；光陰仍然在毫無時刻地流泛着——充

滿着甯靜，沒有恐懼也沒有問題。

安底卑斯的海灣圍着他們，形成一個很大的圓圈。晨曦逐漸地開朗。在明澈的陽光中，映出了四艘戰艦，三艘驅逐艦，和一艘巡洋艦的灰黑的陰影。那大概是在晚上駛進港埠的。襯托着遼闊的天空，它們都顯得很低矮，很可怖，很岑寂。雷維克俯視着瓊恩。她已經在他肩膀上睡熟了。

## 十七

雷維克正在往醫院裏走着。他從里維耶拉回來，已經一星期了。此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他現在所看到的，好像從孩子玩具盒子裏拿出來的東西。照耀着太陽的新屋，彷彿用玩具模型來搭製的；高矗在晴空中的鷹架，又彷彿用珠粒金銀串紮的細工——當一根飾着雕紋的梁柱掉落下來的时候，便好比一支躲着蒼蠅的火柴桿兒在掉落着。彷彿在掉着手臂，無窮無止地掉着手臂——飾着的雕紋碎裂了，於是那梁柱便像一個小小的玩偶，張着手臂，蠢然地在太空間飄蕩。這一下，好像世界凝凍起來，宛如死了一樣的靜止。沒有動靜，沒有微風，沒有喘息，沒有聲響——祇有那個小小的雕紋，以及堅實的梁柱，掉着手臂——

於是，驀然間一切都喧鬧起來，騷動起來。雷維克這纔意味到先前他是屏息着的。於是他奔跑了。

那個遭難的人躺臥在鋪道上。一秒鐘以前，街上幾乎是闐無一人的。而現在，却蜂擁着人羣。他們從四面八方奔來，彷彿發出了警報。雷維克從人羣中擠開了一條路。他看見兩個工人正想抬起那個遭難的人。『不要抬起來！讓他躺在地上！』他嚷道。

在他周圍和前面的人，立刻讓出路來。兩個工人將那遭難的人扶掖起一半。『將他慢慢地放下去！當心慢一點兒！』

『你是哪一個？』一個工人問。『是醫生嗎？』

『是的。』

『那就好。』

兩個工人把那個遭難的人又平放在鋪道上。雷維克踞伏在旁邊，檢驗着。他把那件汗濕的工服，解了開來，撫着身體。然後他站起身子。『什麼？』先前跟他說話的那個工人問。

『他已經昏厥了嗎，是不是？』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什麼？』那個工人問。

『死了。』雷維克說。

『死了嗎？』

「是的。」

「可是——」那個工人不信似地說，「我們剛纔還在一塊兒吃飯的。」

「這兒有一個醫生在嗎？」在一大簇張口驚視的人羣背後，有人這樣問道。

「什麼事？」雷維克說。

「這兒有醫生嗎？趕快！」

「什麼事啊？」

「那個女人——」

「什麼女人？」

「給梁柱打中了。正在流血呢。」

雷維克便從人羣中擠了出來。一個矮小的女人，穿着一條藍色的大帷裙的，躺在石灰堆旁邊的沙堆上。她的臉蹙皺着，顏色蒼白得很，眼睛呆滯得宛如一個煤塊。鮮血彷彿一個小小的噴泉，從她頸項下迸濺出來。在震顛與歪斜的迸濺下，鮮血沾上了人行道，看來凌亂得詫異。在她頭底下，一塊污黑的血流，立刻滲入了沙中。

雷維克用手指緊壓着動脈。便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根繃帶，和那個隨身攜帶的急救藥

包。『捏住這個！』他跟旁邊的一個人說。

四隻手同時伸過來捏住了。藥包掉落到地上，裂開了。他拿出一把剪刀和一根小棒，還把繃帶撕裂開來。

那女人不說一句話。甚至眼睛也不動。她全身僵硬，所有的肌肉都緊張了。『一切都沒有問題，婆婆，』雷維克說。『一切都沒有問題。』

梁柱打中了她的肩膀和頸項。肩膀擊傷了；鎖骨也折裂，關節都壓碎了。於是僵硬地躺著。『這是你的左胳膊，』雷維克說着，便去檢視她的脖子。皮膚擦破了，可是餘外都沒有傷。一隻腳給扭壞，他便輕叩着踝骨和腿膀。脚上是灰色的襪子，補綴得很好，用一根黑帶在膝蓋下繫着——就是那麼一些常見的東西！縛着黑帶的皮鞋，也是補綴過的，黑帶打着一個雙股結，鞋尖上補綴了一塊。

『有人去打過電話，招呼救護車了嗎？』他問。

沒有誰回答。『我想警察已經打過電話了，』隔了半晌，有人這樣說。

雷維克抬起頭來。『警察嗎？警察在哪兒？』

『在那邊——還有一個呢——』

雷維克站起身子。『那麼，一切都照顧好了。』

他正想走開。那個警察，這時候却從人叢中推擠過來。他很年青，手裏拿着一本記事簿。他很興奮地舐着那枝筆頭不尖的短短的鉛筆。

『等一下，』他說着，便開始在記錄。

『一切都照顧好了，』雷維克說。

『等一下，先生！』

『我急得很。我有一個急症等着呢。』

『等一下，先生。你是一個醫生嗎？』

『我把動脈紮緊了，沒有事啦。現在所需要的，就是等那救護車趕來。』

『等一下，醫生！我必須記下你的名字。你是一個見證。』

『我可沒有目擊這一次的意外啊。我是過後纔來的。』

『可是無論如何，我必須把一切都記下。這是一件嚴重的意外，醫生！』

『那我知道，』雷維克說。

警察想盤問女人的名字。可是那女人答不出來。她祇是瞪着眼睛望，並沒有瞧見他。警



察熱心地俯下身子去。雷維克望了望四周。人羣把他圍得像一堵牆。他已經穿不出去了。

『你要知道，』他跟那個警察說。『我急得很哪——』

『好的，醫生。不要再爲難了。我不能不挨次記錄下來啊。你是一個見證，這是很重要的。那個女人也許會死。』

『她不會死。』

『誰都不能這樣說的。到那時候，就要發生撫卹的問題。』

『你去招呼救護車的嗎？』

『是我一個同事去招呼的。你且不要打擾我，否則時間更要拖長了。』

『那個女人已經半死了，你倒想溜掉呢，』一個工人責備着雷維克。

『要是我不來，她現在早已經死了。』

『那就好，』那個工人不合邏輯地說着。『那你更應該留在這兒了。』

照相機的聲音。一個戴着帽子的人，搶到前面去，微笑着。『你能不能再包紮一下繃帶，讓我拍一張照片啊？』他問雷維克道。

『不。』

『那是要在報紙上發表的，』那個人說。『你的照片，可以刊載在報紙上，寫明你的住址，標明你救了那個女人的生命。很好的宣傳呢。請你到這邊來，這樣子——這邊的光線比較好。』

『滾你的，』雷維克說。『那個女人急需用着救護車。繃帶不能夠長此紮着的。你瞧，救護車已經去招呼了。』

『事情要一件一件地辦呢，醫生！』那警察說。『第一，我必須把那份報告書寫好。』

『受傷者已經把他的名字告訴了你嗎？』一個半成年的青年問。

『Ta gueule！』（法語：『閉你鳥嘴！』）那警察在青年的腳邊吐了口唾沫。

『從這兒再照一個相，』有人跟那個攝影記者說。

『爲什麼？』

『這樣，就可以顯示出那個女人是在人行道的禁區裏邊的。瞧那個——』他指着一塊放在旁邊的木牌，上面寫着：「注意！危險！」『你可以照一個相，讓人家知道呢。我們倒是需要的。撫卹的事，原是不成問題的。』

『我是報館的攝影記者，』那個戴着帽子的人，反對剛纔的建議，這樣說道。『我祇拍

那些在我認為有趣的鏡頭。」

「可是這也是有趣的。哪哪有再比這個更有趣的呢？把那塊木牌作背景！」

「木牌是沒有意思的。動作纔有趣呢。」

「那麼，可以記在你的報告書裏。」那個人拍了下警察的肩膀。

「你是哪一個？」他忿然地問。

「我是營造公司的代表。」

「好的。」那個警察說。「你也留在這兒。你叫什麼名字？你應該知道的哪！」他問那個

女人。

女人掀動着嘴唇。眼皮也在張翕着。好像蝴蝶似的，又彷彿一隻累極了的灰色的飛蛾，

雷維克想——而同時：我這個人真是好傻！趕快應該溜掉哪！

「他媽的。」那個警察說。「說不定她已經發瘋啦。那就更麻煩了！而且我三點鐘要下班。」

「馬賽爾。」那女人說。

「什麼？等一下！什麼？」警察又俯下身子去。女人不則聲。「什麼？」警察等了一會。「再

說一遍。你再說一遍！」

那女人還是緘默着。「你這麼咕咕噥噥的，」警察跟那個營造公司的代表說。「這樣的情形，報告書怎麼寫得起來呢？」

這時候，照相機的聲音，又響動了一下。「謝謝你！」攝影記者說。「充滿了動作的鏡頭。」

「你把我們的標識照了進去嗎？」營造公司的代表，不等警察的質詢，便這樣問。「我可以立刻再放五六塊木牌的。」

「沒有，」攝影記者答道。「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們祇要付出那筆恤金。你這個資本家的可憐的走狗。」

一陣警笛。救護車趕到了。這是機會啦，雷維克想。他小心翼翼地走開了一步。可是那個警察立刻把他拖了回來。「你必須跟我們一起上警察總局去，醫生。抱歉得很，可是我們必須將一切情形留下一個記錄。」

另外那個警察，現在也站在他旁邊了。於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祇有希望一切都順利了，雷維克想，便跟着他們一塊兒走了。

警察總局的值星官，靜靜地聽取着憲兵和警察的報告，他們都寫得有書面的記錄。這時候便轉向雷維克望着。『你不是法國人，』他說。這並不是詢問；他說的是事實。

『不是，』雷維克說。

『哪裏的人？』

『捷克人。』

『那你怎麼在這兒行醫的？你是外僑，如果沒有入籍，便不能夠行醫的。』

雷維克微笑着。『我沒有在這兒行醫。我在這兒旅行。玩兒的。』

『你有護照嗎？』

『是不是需要啊，斐南？』另外一個警官問。『這位先生救護了那個女人，我們已經留下他的地址。那就夠啦。我們還有其他的見證呢。』

『我覺得很有興趣。你帶着護照嗎？或者你的身份證？』

『當然沒有，』雷維克說。『誰把護照隨身帶着呢？』

『那麼在哪兒？』

『在領事館。我在一星期以前送到那兒去的。因為要展期。』

雷維克知道如果他說護照放在旅館裏，那麼也許會給一個警察陪着他去拿，這一下謊話就被拆穿了。而且爲了安全起見，他把地址都捏造的。說在領事館，他還有一個搪塞的機會。

「在什麼領事館？」斐南問。

「捷克領事館。」

「我們可以打電話去問，」斐南望着雷維克。

「當然可以囉。」

斐南等了一下。「好的，」他接着又說。「我們就去問一下。」

他站了起來，走進一個昆連着的房間。另外一個警官可窘惱了。「原諒我們，醫生，」他向雷維克說。「當然，這原是並不需要的。好在事情一下子就會弄清楚。我們很感謝你的救護。」

弄清楚，雷維克想。當他掏出一枝紙烟來的時候，還很鎮靜地環顧着四周。憲兵站在門口。這倒是一個好機會。誰也沒有真正懷疑到他的。他也許可以把他推開，可是營造公司的代表和兩個工人都還在那邊。於是他祇能放棄機會了。衝出去可也不是容易的；也許在門

外，更站得有警察。

斐南回來了。『領事館裏沒有寫着你名字的護照。』

『也許有在那兒，』雷維克說。

『那怎麼會呢？』

『一個接電話的職員，未必什麼事情都知道。經辦護照的人，一起總有五六個呢。』

『那個人知道的。』

雷維克不則聲。『你不是捷克人，』斐南說。

『聽我說，斐南——』另外一個警官道。

『你沒有捷克的口音，』斐南又說。

『也許沒有。』

『你是一個德國人，』斐南得意揚揚地說道。『你沒有護照。』

『不，』雷維克答道。『我是摩洛哥人，我有世界上所有的法國的護照。』

『先生，』斐南嚷了起來。『你敢放肆！你竟侮辱法國的屬國！』

『嘿，』一個工人說。營造公司的代表，露出一種神情，彷彿要想敬禮似的。

『斐南，我們現在可不必——』

『你在撒謊！你不是捷克人。你有沒有護照？快說！』

人面鼠心，雷維克想。人面鼠心，就沒有辦法了。我有沒有護照，干這個傻子鳥事啊？可是老鼠嗅到了什麼味兒，現在就爬出它的洞穴來了。

『快說！』斐南向他咆哮着。

一張紙有了它或者沒有它。假如我有了那張紙，這傢伙一定會請我原諒，向我鞠躬。即使我殺人越貨都不在乎——這個人會向我敬禮的。可是，如果基督沒有了護照——那麼到今天也許會死在牢獄裏。無論如何，他活不到三十三歲，早給殺死了。

『你必須留在這兒，等事情弄清楚了出去，』斐南說。『我會調查的。』

『好的，』雷維克說。

斐南大踏步走出了房間。另外那個警官翻檢着他的文件。『先生，』他說。『我很抱歉。他對於這個問題，簡直很執迷呢。』

『不要緊。』

『我們沒有事了吧？』一個工人問。



『是的。』

『那就好了。』然後他轉向雷維克說。『世界革命到來的時候，我們就不需要什麼護照啦。』

『你要知道，先生，』那警官說。『斐南的父親是在大戰中殺死的。所以他恨透了德國人，所以他這樣的跟你留難了。』他踉蹌地向雷維克望了一會兒。他彷彿在臆測着這件事情的癥結。『我真是十二分抱歉，先生。這事情要是在我啊……』

『不要緊。』雷維克望了望四周。『在斐南回來之前，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出去嗎？』

『當然可以。電話在那邊桌子上。快點兒打。』

雷維克打電話給莫洛索夫。用德語告訴他發生的事情。他是想讓范勃爾知道的。

『要告訴瓊恩嗎？』莫洛索夫問。

雷維克猶豫了一下。『不。暫時還不必。告訴她我被扣留了，可是兩三天裏就沒有事的。請你好好地照顧她。』

『好的，』莫洛索夫回答着，並不怎麼熱切的樣子。『好的，烏塞克。』

斐南回來的時候，雷維克便把聽筒放下了。『你剛纔講的是什麼話？』他猶笑着問。

「捷克語嗎？」

「世界語。」

第二天早晨，范勃爾來了。「這麼一個鬼洞，」他望了望四周，這樣說道。

「法國的監獄，至今還是真正的監獄，」雷維克答道。「倒沒有沾上什麼人道主義的幌子。道地的十八世紀的遺物呢。」

「討厭，」范勃爾說。「還虧你耽了進來。」

「一個人原不應該做什麼好事的。自個兒反而立刻受累了。我應該讓那個女人流血而死。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鐵的時代，范勃爾。」

「在一個鐵鑄的時代。我們那些朋友們，已經發現你在這兒是非法的嗎？」

「當然囉。」

「地址也給發現了嗎？」

「當然沒有。我不會說出國際旅館來。否則這樣收留沒有登記的客人，老闆娘一定會受處罰的。而且警察一定會去搜查，說不定有五六個客人會被捕。我這一次，把朗卡斯忒旅

館作爲我的地址。那是一個費用較貴，設備較好的小旅館。以前我是住過的。」

「那麼你的新名字就叫烏塞克嗎？」

「伏勒第米·烏塞克。」雷維克苦笑着。「這是我的第四個化名。」

「見鬼，」范勃爾說。「那怎麼辦呢，雷維克？」

「沒有多大的辦法。最要緊的是，不要讓我們那些朋友發現我以前也來過這兒幾次的。否則要判處六個月的徒刑。」

「他媽的！」

「是的，這世界，一天比一天更人道了。尼采說的，冒險地生活。難民們就是這樣的——他們都違背了自己的意志。」

「如果他們找不出來呢？」

「兩個星期，我猜。照例是驅逐出境而已。」

「之後呢？」

「之後我再回來。」

「再等他們來抓你嗎？」

「對啦。這一次的時間，算是很長久了呢。兩年一生的時間了。」

「我們必須想辦法。不能夠老是這樣的。」

「祇能這樣啊。你有什麼辦法呢？」

范勃爾思索着。「杜侖！」他突然地說。「當然囉！杜侖他認識很多的人，他是很有地位的——」他自己打斷了話。「天啊，你自個兒不是跟那個權貴施行過手術的嗎！那個患腎臟炎的人！」

「不是我。杜侖——」

范勃爾笑了起來。「當然他不會告訴那個老頭兒的。可是他可能想辦法。我會叫他難過的。」

「你不會有多大的效果。不久以前，我敲過他兩千法郎的竹槓。像他那種傢伙，不容易把這些事情忘記的。」

「他會，」范勃爾打趣着說。「原因是，他也怕你講出你替他代施手術的鬼把戲。你替他開過一二十次的刀了。而且，他也實在需要你。」

「他很容易去另找別人啊。皮諾或是別的難民醫生。人也多着呢。」

范勃爾捋着他的鬚鬚。『不必你自己。我們來替你試。我今天就可以去進行的。這兒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嗎？飯食怎麼樣？』

『壞透了。可是我能夠叫他們帶點兒什麼東西來的。』

『香烟呢？』

『那是夠的。我真正需要的，你却無法幫我的忙——那是，要洗一個澡。』

雷維克已經給拘押了兩星期，同牢的是一個猶太鉛匠，一個半屬猶太的作家，一個波蘭人。鉛匠祇是懷戀着柏林；作家很惱怒；波蘭人則無所謂。雷維克供給他們紙烟。作家儘講着猶太笑話。鉛匠是一個排除臭氣的專家，倒是個不可少的人物。

兩星期之後，雷維克纔給傳訊了。他先被帶到一個監查官的面前，那個人祇問他有沒有錢。

『有的。』

『好的。那你可以雇一輛出差汽車。』

一個警官押着他出去。街上照耀着陽光。重見天日真是多麼痛快哪。一個老頭兒在門

口販賣輕氣球。雷維克可想像不出爲什麼他在監獄門口販賣那些玩意兒。那警官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我們上哪兒去啊？」雷維克問。

「到總監那兒去。」

雷維克又不知道，那是什麼部分的總監。祇要不是德國集中營的總監，在他反正都一樣。天下惟有一件事情是可怕的：完全無援地受制於暴戾的恐怖主義。目前的小事情，原都是無傷大雅的。

出差汽車上裝得有一架收音機。雷維克便把無線電旋開了。他收聽到菜市的行情；然後是政治的新聞。那警官打着呵欠。於是雷維克旋過了一個電台。播送的是音樂。旋準了。那警官便興奮起來。「查理斯·屈里納特，」他說。「麥尼蒙丹，第一流的！」

出差汽車停了。雷維克付了賬。他被押入一間接待室，這兒也跟天下所有的接待室一樣，充滿着期望、汗味、和塵灰。

他在那兒坐了半小時，讀着一份某一來客遺留下來的 La Vie Parisienne（法語：巴黎生活）。兩星期沒有書看，這一份陳舊的雜誌，彷彿是古典文學了。半小時之後，他纔給帶到總監的面前。

隔了許久，他纔認出這個矮胖的人來。往常他在施行手術的時候，照例是不大注意病人的臉的。因為病人的臉，在他彷彿跟數字一樣地不關心。他所感覺興趣的，祇是病人患病的地方。可是他對於這個人的臉，却會好奇地注視過。這兒坐着的，正是那個病體康復，腹又便便，僅僅少了一個腎臟的人：藍瓦爾。雷維克這時候已經忘記，范勃爾會想轉懇杜侖幫忙，而他也想不到居然已被帶在藍瓦爾自己的面前了。

藍瓦爾將他上下端詳了一番，考慮着措詞。「你的名字，當然不是烏塞克，」他咆哮着道。

「不是。」

「你叫什麼名字？」

「牛曼。」雷維克事先早已把這個名字，跟范勃爾說好，而范勃爾也跟杜侖解釋過的。烏塞克這個名字太生僻了。

「你是德國人，是不是？」

「是的。」

「難民嗎？」

「是的。」

「一個人是說不出來的。你的樣子可不像。」

「難民不都是猶太人，」雷維克解釋道。

「你爲什麼撒謊關於你的名字？」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總是儘可能的少撒謊。我們是不得

已啊——你以爲我們在開玩笑嗎？」

藍瓦爾傲然地說，「你以爲我們這樣跟你打麻煩，也是在開玩笑嗎？」

灰色雷維克想。他的腦袋，灰中發白，他的淚囊，藍而帶黑；他的嘴巴，張得半開。那個時候，

他已經不能講話；那個時候，祇剩了一堆肥肉，包着一個腐爛的腎臟。

「你住在哪兒？那個住址也是謊報的。」

「我是到處爲家的。有時候在這兒，有時候在那兒。」

「來了多久了？」

「三星期。三星期以前，我從瑞士來的。我給送過了邊陲。你要知道，在法律的觀點上講，沒有身份證，我們固然沒有在任何地方居住的權利——可是你也要知道，我們大部分人



都還下不了自殺的決心。這便是我們要來麻煩你的理由。」

「你應該住在德國啊，藍瓦爾還是咆哮着。『那兒可不壞哪。人家都那麼誇揚着的。』」

開刀的時候祇要稍微有點兒不同，雷維克想，你就不能在這兒講這種無聊的話啦。病菌穿過你的邊界，可無需乎什麼身份證的——否則你也許已經成爲黃土一坯了。

「這兒你住在什麼地方？」藍瓦爾問。

你要知道這些個事情，原來還想拘捕別人呢，雷維克想。『在第一流的旅館裏，』他說。『用不同的姓名。一個名字往往祇用幾天。』

「那是不確的。」

「你既然知道，爲什麼再這樣問我呢？」雷維克說道，顯然有點兒憤怒了。

藍瓦爾勃然地用手掌拍了下桌子。『不要這樣放肆！』拍過以後，立刻瞧着他的手。

「你拍到了那柄剪刀啦，」雷維克說。

藍瓦爾把那隻手插進了衣袋。『你也覺得你自個兒太過傲慢了嗎？』他突然那樣心平氣和地問，彷彿人家依賴着他，而他又頗能自制似的。

「傲慢嗎？」雷維克愕然地望着他。「你說這是傲慢嗎？我們既不是在悔罪人犯的學校裏，也不是在悔罪人犯的感化院裏。我是在自衛——你要我搖尾乞憐，懇求減刑，你纔覺得痛快嗎？難道祇因為我不是一個納粹，所以沒有身份證嗎？雖然我們經歷過各種的事情，坐過牢獄，進過警察局，受過侮辱，可是我們至今還不承認自己是罪犯，那祇因為我們要求生存——這便是使我們始終傲然不屈的原因，你知道嗎？天會知道這決不是傲慢哪！」

藍瓦爾並沒有回答。「你在這兒行醫嗎？」半晌纔問。

「沒有。」

那個刀疤，現在一定小得多了，雷維克想。那個時候，我縫得很仔細。跟這個胖子開刀，可真費了一點兒心力呢。要不了多少時候，他一定又在濫吃東西了。濫吃東西和濫喝酒。

「這就是最危險的事啊，」藍瓦爾解釋着。「不受檢定，不受管制，你便逍遙在這兒。誰知道你溜來了多久！你別以為我會相信你三星期的話。誰知道你幹了些什麼，幹了多少的壞事！」

幹了你便便的大腹，那些僵硬的動脈，腫脹的肝臟，和發酵的腎囊，雷維克想。假如我不下手幹，那麼你的朋友杜侖，也許會在慈悲和愚蠢的情形下，把你弄死了，而他却因此而增

進聲譽，增加診費了。

「這就是最危險的事啊，」藍瓦爾又重說着。「你不准在這兒行醫。因此你什麼病人都接受，那是很顯然的。我跟一位醫藥界的權威談起過。他也表示了全然相同的意見。假如你真也有點兒醫學知識的話，那麼他的名字你也一定會熟悉的——」

不，雷維克想，不會的。現在他總不會說杜俞的人生不能開這樣的玩笑哪！

「杜俞教授，」藍瓦爾很嚴肅地說。「他向我解釋過的。產婆，沒有畢業的學生，推拿，助理醫師，在這兒都說是德國的名醫。誰去審查呢？非法的手術，墮胎，跟產婆和江湖郎中狼狽爲奸，天知道還有多少的黑幕。我們還不夠嚴厲呢！」

杜俞，雷維克想。那是他對於兩千法郎的報復。可是，現在他又請什麼人去替他施行手術呢？當然是皮諾了。猜想起來，他們一定又合作啦。

他發現他已經不在聽他說話了。直到他提出范勃爾的名字，他纔又注意了一下。「一個名叫范勃爾的醫生來替你說過情。你認識他嗎？」

「有點兒。」

「他在這兒。」藍瓦爾向前面瞪視了半晌。接着他大聲地打了個噴嚏，掏出手帕來抹

了。下鼻子，又瞧了一下抹出來的是什麼，然後將手帕摺好，放回口袋。「我沒有辦法幫你的忙。我們必須嚴厲一點。你將被逐出境。」

「那我知道。」

「你從前來過法國嗎？」

「沒有。」

「要再回來，就處六個月的徒刑。你知道嗎？」

「知道。」

「我要監視你即刻被逐出境。這是我能做到的事。你有錢沒有？」

「有。」

「那就好了。那麼你可以負擔那個押送的人和你自個兒到邊界去的旅費。」他點點頭。

「現在你可以走了。」

「我們回去，有沒有規定的時間？」雷維克問那個押送的警官。

「沒有準確的規定。這要看情形了。爲什麼？」

『我想去喝一點兒開胃液。』

那警官望着他。『我不會逃跑的。』雷維克說。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二十五法郎的鈔票，在手裏玩弄着。

『好的。幾分鐘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吩咐出差汽車停靠在第一家小酒店的門口。幾張桌子已經給搬在外面了。天氣很冷，可是陽光倒是很耀眼的。『你要喝點兒什麼？』雷維克問。

『苦味酒。這個時候不會有別的東西了。』

『給我白蘭地。不要冷水。』

雷維克沉靜地坐在那兒，深長地呼吸着。空氣——那是什麼啊！人行道上的樹枝，茁出了褐黃色雪亮的嫩芽。裏邊洋溢着有一股新鮮麵包和新開瓶酒的香味。侍者把酒杯送來了。

『電話在哪兒？』雷維克問。

『在裏邊——往右轉，廁所旁邊。』

『可是——』那警官便說。

雷維克把那張二十五法郎的鈔票塞在他手裏。『你也許會想像得到我跟誰打電話。

我不會逃跑的。你可以跟我一起來。來好啦。」

那警官僅僅腳躪了一下。「好的，」他說着便站了起來。「人，到底是個人哪。」

「瓊恩——」

「雷維克！我的天！你在哪兒啊？他們已經放你出來嗎？你告訴我，現在在哪兒！」

「在一家小酒店裏——」

「別說了！告訴我，到底在哪兒！」

「我真是在一家小酒店裏。」

「什麼地方呢？你已不在牢裏嗎？這些日子，你都在什麼地方啊？這個莫洛索夫——」

「他把我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你了。」

「他却没有告訴我，他們在哪兒把你逮去的。我立刻就來——」

「所以他沒有告訴你啊，瓊恩。還是不要來。」

「爲什麼你在小酒店裏打電話爲什麼你不到我這兒來？」

「我不能來。這兒祇能有幾分點的耽擱。我向那個警官說了情，在這兒耽擱一會的，瓊」

恩。幾天裏邊，我就要放逐到瑞士去，之後——」雷維克瞭了下窗外。那警官靠在櫃台上閒談。「之後我立刻就要回來的。」他等待着。「瓊恩。」

「我要來。我立刻就來。你在什麼地方？」

「你不能來。這兒離你有半小時的路程。可是我祇有幾分鐘的耽擱。」

「支使那個警官就得啦！給他點兒錢！我帶錢給你！」

「瓊恩，」雷維克說。「那不成。現在，我必須把電話掛斷了。」

他聽到她的呼吸。「你不願意跟我見面嗎？」她然後問。

這可爲難了。我不應該通電話的，他想。不當着那個人的面，怎麼解釋得明白呢。「跟你見面，當然是我最願意的，瓊恩。」

「那麼你就來！那個人可以跟你一起來！」

「那是不可能的。我現在必須把電話掛斷了。趕快告訴我，你現在在作什麼事啊？」

「什麼？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穿着什麼衣服？你在什麼地方？」

「在我房間裏。在牀上。昨晚我回來得很遲。我一下子就可以把衣服穿好，即刻到你那

邊來的。」

昨夜很遲。當然囉。一個人給囚禁的時候，一切都還是照樣的啊。這些他已經忘記了。在牀上，朦朧地睡着，頭髮洶湧在枕邊，襪子散亂在椅上，亞蘇布襯衫，一套晚服——這些個事情，開始在旋轉；電話間的窗子，給他的吐氣弄得模糊了；那個警官的隱約的頭，彷彿水族館裏的標本，在玻璃裏蕩漾着——他鎮定了一下。『現在我必須把電話掛斷了，瓊恩。』

他聽到她皇遽的聲音。『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够這樣子一下就走了，我什麼也不知道，你要到哪裏去，或者——』撐起了身子，枕頭推到了一邊，電話聽筒彷彿是她手裏的一件武器，一個敵人，她的肩膀，她的眼睛，興奮得深沉而黝黑了……

『我又不是去上戰場。我祇是到瑞士去旅行哪。我立刻就會回來的。你當我是一個商人，想把一車的機關槍賣給國際聯盟去就好啦。』

『你回來了，那麼一切就照常啦。這樣子就驚害怕，我真是活不下去的。』

『最後一句話，你再說一遍。』

『是真的啊。』她的聲音顯然是憤怒了。『你把經過情形告訴人家，輪到我是最後的一個。范勃爾可以來探望你，我不能。你打電話給莫洛索夫，却不給我而現在，你倒走了



「天哪，雷維克說。『我們何必吵架呢，瓊恩。』」

「我不是要吵架。我祇是問問，到底有什麼事鬧別扭了。」

「好的。我現在必須把電話掛斷了。再會，瓊恩。」

「雷維克！她叫着。『雷維克！』」

「哦——」

「要回來的啊！要回來的啊！沒有了你，我就什麼都完啦！」

「我一定回來的。」

「哦——哦——」

「再會，瓊恩。我立刻就回來的。」

他在這個暖和的電話間裏，站了一會兒。然後他發覺自己的手，還沒有放開那聽筒。他開了門。警官抬起頭來。善意地微笑着。『接通了嗎？』

「接通了。」

他們又回到桌子邊。雷維克喝乾了那杯酒。我不應該通電話的，他想。不通電話，我倒平

靜得很。現在可煩躁起來了。我應該知道，單通一個電話，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於我既沒有，於瓊恩也沒有。他覺得應該重行回去，再通一個電話給她，把一切他真要告訴她的話，說給她聽。跟她解釋，他爲什麼不能跟她見面。他這副狼狽樣兒，不但骯髒，而且還有警察押着，他實在不願意她來見。可是他就會回來，那麼一切都照常啦。

「我想我們應該前進了。」那個警官說。

「哦——」

雷維克招呼侍者。「給我兩小瓶高涅克白蘭地酒，所有的報紙，和十二包卡普列爾香烟。還有那份賬單。」他望望那警官。「允許的吧，是不是啊？」

「人到底是人哪，」那警官說。

侍者把瓶酒和紙烟都送來了。「把酒瓶關了，」雷維克將紙烟小心地分藏在幾個口袋裏的時候，這樣說道。他重新把瓶塞放好，放到不用螺旋釘就可以開啓的程度，便裝進了外衣裏邊的口袋。

「你倒是老於此道的呢，」那警官說。

「練習慣了。遺憾得很。孩子的時候，真沒有想到老年來還會玩這套把戲呢。」

那個波蘭人和那個作家，都酷嗜那兩瓶高涅克酒。鉛匠則不喝這種烈性酒的。他是一個愛喝啤酒的人，就充分地說明柏林啤酒的好處。雷維克躺在鋪板上，看報。波蘭人不看；他不懂得法文。他祇是抽着烟，樣子很快樂。那天晚上，鉛匠却哭了起來。雷維克被他驚醒了。他聽着那種低沉的嗚咽，望着小小的窗洞，外面閃爍着一方蒼白的天空。他睡不着了。後來鉛匠倒平靜了下去，他却還是闔不上眼睛。過去生活得太好了，他想。太多的東西，當他不能再享有一點兒的時候，便覺得更傷心了。

## 十八

雷維克正在從車站出來的路上。他很疲累，又很髒。擠在熱氣騰騰的車廂裏，足足有三小時，擠在一起的乃是那些吃大葱的人，那些獵夫和獵狗，那些提着雞籠抱着鴿子的女子。而在趁車以前，又在邊陲上耽了將近有三個月之久——

他沿着上林苑在走。薄暗中有一點兒閃光。雷維克便抬起頭來。那彷彿是許多稜錐體的鏡子，豎立在圓中心的周圍，將五月裏的灰色的殘光，反映開去。

他站住了，仔細地諦視着。那真是許多稜錐體的鏡子。到處都是的，錯綜複雜的放在山慈菇的畦地背後。「那是些什麼啊？」他問一個正在耙着一畦新翻泥地的園丁。

「鏡子，」園丁連頭也不抬地答道。

「那我知道。上一回我在這兒却沒有看見啊。」

「你很久不來這兒了吧？」

「三個月。」

「噢，三個月了。這還是前兩星期纔有的。爲了英王。他來這兒報聘。這樣，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臉給照耀在這裏了。」

「好偉大，」雷維克說。

「當然囉，」那園丁却毫不驚奇地答道。

雷維克前進着。三個月——三年——三天，時間是什麼？無能而萬能的。現在，栗樹都在開花了——而前回，一片葉子還沒有呢——德國又撕毀了條約，佔領了整個的捷克——

在日內瓦，一個名叫約瑟夫·白魯門塞爾的難民，一陣歇斯底里亞的狂笑，便在國際聯盟的會所前自殺了——在他自個兒的胸脯上，還留有肺炎的創痛的殘痕，那一場幾乎送命的大病，是在柏爾福特用着甘塞的假名時生的——而現在，在一個酥軟得如同女人胸脯一樣的晚上，他又回來了；這些個事情，在他都幾乎毫不驚奇的。一個人對付這些個事情，正與對付其他許多事情無異，祇要出奇的甯靜，那原是無援時的唯一的武器。天空，到處都是一樣的，也永遠都是一樣的，覆蓋着兇殺、憎恨、犧牲、與愛戀——樹又開花了，毫無疑惑地，年

復一年——青梅色的薄暮，轉變着，倏來忽去的，跟那些護照啊、叛變啊、失望啊、以及希冀啊，都沒有關係。重返巴黎，當然是好的。走着，慢慢地走着，無思無慮地走着，在銀灰色的光芒下，沿着這條街道，那也是很好的；能在這樣一個時間，仍然充滿着踟躕的心情，充滿着轉變的心情，讓一種微淡的悲哀，和一種生還的愉悅，彷彿天地接壤似地黏合融和起來，原也是很好的——這是抵達時的最初一剎那，當一個人還沒有重給箭刺刀戳以前的一剎那——這種古怪的獸類的感情，這種來自遠處去向遠方的呼吸，這種微風，還沒有摻雜着情感，沿着心靈的街道，經過現實的燭火，穿過過去的岔道和未來的陷穽，這種點逗，這種動盪中的甯靜，這種停息的俄頃，是最公開也是最祕密的現實，這種在世界的無窮幻變中，永恆的平淡的跳動——

莫洛索夫坐在國際旅館的棕櫚室裏。他正在喝着一瓶華夫萊酒。「喂，鮑列斯，老朋友，雷維克說，『我好像回來得適逢其會呢。那是華夫萊酒嗎？』」

「還是一樣。這一次是三十四年的了。稍微甜了點兒，也烈了點兒。你回來了，很好。已經三個月啦，是不是啊？」

「是的。比往常長了點兒了。」

莫洛索夫撇着桌上那隻老式的鈴。那彷彿是鄉村教堂裏聖器監守人的鈴聲。『墓穴』裏祇有電燈，沒有電鈴。裝着也不值得；難民又不太敢撇鈴。『你現在用什麼名字了？』莫洛索夫問。

「還是叫雷維克。我沒有在警察總局供出我的名字來。我祇說烏塞克、牛曼和甘塞。反覆隨便的用着。我倒不願意放棄雷維克。我歡喜它像個名字。」

「他們沒有發現你住在這兒吧，是嗎？」

「當然沒有。」

「原來如此。否則他們會來搜查了。這樣，你還可以住在這兒。你的房間還空着。」

「那個老太婆知道我出了事情嗎？」

「沒有。誰也不知道。我告訴他們，你到盧昂去了。你的東西都在我那邊。」

一個姑娘托着扁盤過來了。『克拉蕾茜，雷維克先生要一杯酒，』莫洛索夫道。

「噢，雷維克先生！」那姑娘露出了一排蠟黃的牙齒。『回來了嗎？你去了不止六個月了，先生。』

「三個月，克拉蕾茜。」

「不會的。我以為總有六個月啦。」

那個姑娘一轉身走開了。不多一會，「墓穴」裏的那個懶散的侍者，手拿着一個酒杯走了過來。他沒有托扁盤；他在這兒服務了很久，可以這麼隨便的了。他的臉上露出一種預示的表情，却給莫洛索夫猜中了。「好的，裘恩。你說，雷維克先生到底離開了多久。你確切知道嗎？」

「可是莫洛索夫先生！當然我是連日子都知道的！一起整整的——」他停頓了一下，等待着反應，然後微笑地說：「整整的四個半禮拜！」

「對啦，」雷維克不待莫洛索夫回答，便這樣說。

「對啦，」莫洛索夫也漫應着。

「當然囉。我是從來不會記錯的。」裘恩走開了。

「我不願意讓他失望哪，鮑列斯。」

「我也這樣。我祇是要讓你知道，事情成了過去，時間的觀念就薄弱了。那是一種慰藉，一種恐懼，或者也是一種無所謂的事情。我跟尼奧勃拉辛斯克藝術團的貝爾斯基中尉，在



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分別的。我們是朋友。他往北穿過了芬蘭。我却穿過了滿洲和日本。八年以後，我們又在這兒見面的時候，我以為一九一九年在哈爾濱見過他；他却以為一九二一年在海爾辛基見過我。居然時間相差了兩年——空間相差了幾千哩。『莫洛索夫拿起酒瓶，斟滿了一杯。』你瞧，至少他們還認識你的。那就給人以一種家鄉之感了，是不是啊？』

『雷維克喝着酒。酒是冰冷而清淡的。』同時我又到過靠近邊界的地方。』他說。『靠得近極了，在巴塞爾下去路的一邊屬於瑞士，一邊屬於德國。我在瑞士的境界裏吃櫻桃。却把桃核吐到了德國。』

『那也給你一種家鄉之感嗎？』

『不。却也不覺得離的太遠。』

『莫洛索夫微笑了。』那我也瞭解。路上怎麼樣？』

『照例是那樣。一句話，困難得多了。他們在邊陲上防守得更嚴。有一次我在瑞士給他們抓住了，又有一次在法國。』

『爲什麼你從沒有寫過一封信來呢？』

『我不知道這兒的警察會管制得怎麼樣。有時候，他們會有一股子勁兒的。還是不要』

跟任何人冒險的好。總而言之，自己不在這兒，却要嚙嚙饒舌，那是不很好的。邊界那兒，還是照例的辦法：靜靜地躲着，溜走了。你還以為有什麼別的事兒嗎？」

「倒不是我以爲。」

雷維克望着他。「信嗎？」他然後說。「寫信幹什麼？寫信也沒有用的。」

「不。」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來。「奇怪，一個人離開了這兒，怎麼一切東西都變樣啦。」

「你別發傻了，」莫洛索夫答道。

「我沒有啊。」

「一個人離開了，那倒是好的。一回來啊，那便不同啦。於是什麼都重新開始了。」

「也許是。也許不是。」

「你真會含糊其詞呢。這樣的態度，於你是很好的。你想玩一盤棋嗎？那位教授死了。他是我唯一值得玩玩的對手。李維到了巴西。謀到一個侍者的職位。現在這個時勢哪，生活真是改變得快極了。一個人對於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得長久的。」

「不會。」

莫洛索夫凝神地注視着雷維克。「我倒不是那個意思。」

「我也不是。可是我們能夠離開這個陳腐的棕櫚墳墓嗎？我已經三個月不到這兒來了，然而還是跟從前一樣的霉臭——那股廚房味兒，塵灰和恐懼。你什麼時候要去啊？」

「今天不必去了。今天是我的空班。」

「好的。」雷維克淺笑了一下。「這是風雅的一晚，舊俄的情調，大酒杯的味兒。」

「你願意跟我下棋嗎？」

「不。今夜不必了。我很疲累。前幾夜我簡直沒有睡着過覺。至少沒有安靜地睡熟過。我們還是出去溜躑這歷一小時，到什麼地方去坐坐。已經好久沒有那麼溜躑了。」

「華夫萊酒嗎？」莫洛索夫問。他們坐在考里賽咖啡館的前面。「還祇是傍晚呢，老朋友。這是喝伏特加酒的時間。」

「哦。可是，還是華夫萊酒。」

「我已經疲累了。至少喝一杯白蘭地吧？」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一個人剛到一個地方的時候，第一晚總應該喝得泥醉的，老哥，』莫洛索夫說。『對着逝影中的可怖的面容，鄭重地凝睇，那是不必要的英雄主義哪。』

『我不在凝睇，鮑列斯。我在細味着人生。』

雷維克發現莫洛索夫並不相信他。他也不想說服他，使他心折了。他在沿街的第一排桌子邊，靜靜地坐着，喝着酒，眺望着傍晚擾攘的行人。他離開了巴黎這麼久，一切都顯得分明和清晰了。這時候，彷彿很朦朧，很蒼白，很絢爛，很愉悅地盪漾着，可是一切都像是一個突然下山的人所看見的東西，他祇聽到下面深谷裏的聲音，彷彿隔了重棉絮。

『你到這兒旅館裏來以前，有沒有去過別的什麼地方？』

『沒有。』

『范勃爾已經問起過你好幾次了。』

『我想打個電話給他。』

『我不愛你那樣的行徑。你告訴我別扭在哪兒？』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兒。祇是日內瓦那裏的邊界，防衛得簡直太嚴了。我先上那裏去試過。然後到巴塞爾。那邊也很嚴。最後可給我通過了。傷了風。晚上在露天，雪飄雨打的。沒有』

辦法哪。於是又害了場肺炎。柏爾福特一個醫生給我送進了醫院。他偷偷地送了我進去，又領了我出來。後來又在他家裏躲藏了十天。我不能不匯點兒錢給他。」

「你現在復原了嗎？」

「差不多復原了。」

「所以你不喝烈性酒嗎？」

雷維克微笑了。

「爲什麼我們儘說着這些個事兒啊？我有點兒疲累，很想對於這樣的生活，再能夠習慣一下。真是的。好奇怪，你在路上就想的那麼多。可是一到這兒，就記得那麼少了。」

莫洛索夫把話題支開了。「雷維克」他用一種父親似的口吻說，「你在跟你父親鮑列斯說話，他是一個人心的鑒識者。不要那麼迂迴曲折地兜圈子，你就趕快問我，一下子我們就可以把它拋開的。」

「好的。那麼瓊恩在哪兒呢？」

「我不知道。幾星期以來，我就沒有聽到過她的消息。也沒有看見過她。」

「之前呢？」

「之前啊，她問起過你幾次。此後就不問了。」

「她不在希海拉柴特了嗎？」

「不在。她在六星期光景之前就離開了。後來，她又來過兩三次。以後就沒有來。」

「她現在不在巴黎了嗎？」

「我想不在了。至少好像不會在。否則的話，她還會時不時再到希海拉柴特來的。」

「你知道她在作些什麼嗎？」

「大概在影片公司裏什麼的，我想。至少，她跟衣帽間裏的一個姑娘那麼說起過的，你

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兒。也無非是飾詞而已。」

「飾詞嗎？」

「是的，飾詞，」莫洛索夫忿然地說。「不是飾詞是什麼，雷維克？你希望還有別的什麼

事嗎？」

「哦。」

莫洛索夫緘默着。「希望跟知道乃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雷維克說。

「還不是天曉得的風流事。你且喝一點兒刺激的——不要這種檸檬水。喝一點兒美

味的蘋果白蘭地——」

「當然不是蘋果白蘭地。假如要你覺得舒服點兒，還是高涅克的好。或者就是蘋果白蘭地，反正我都無所謂。」

「就是，」莫洛索夫說。

窗。屋頂的藍色剪影。褪了色的紅沙發。牀。雷維克知道他自己必須忍受下來。便坐在沙發上抽煙。莫洛索夫把他的東西送來了，而且還告訴他以後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他把那套舊衣服摔掉了。洗了一個澡，熱水的和冷水的，洗了很久，用了很多的肥皂。他把過去的三個月都擦掉了，從他的皮膚上擦掉。換了一件乾淨的襯衫，也換了套衣服；刮了下臉；假如時間不太遲，他最好還想去土耳其浴室洗一個澡。他什麼事情都做了，覺得很舒服。他甚至再想做一點什麼事情，因為他一坐到窗邊，突然有一陣子空虛，彷彿從各個角落裏爬將出來。

他斟了一杯蘋果白蘭地酒。在他的東西裏邊，還有一個開了的酒瓶，剩着一點兒酒。他便記起那天晚上他跟瓊恩對飲的往事，可是也喚不起感情。時間隔得太長了。他祇覺得這

是很好很陳的蘋菓白蘭地而已。

月亮慢慢地升上了屋頂。對面那塊骯髒的場地，現在成了黑影和白銀的宮闕。祇憑一點兒幻想，天下骯髒的東西都會變成雪亮的。花香飄進了窗來。晚上特別芬芳的荷蘭石竹的味兒。雷維克憑着窗櫺，俯瞰下面。原來窗櫺下面就放着一隻栽植花草的木盆。要是惠生霍夫還住在那兒的話，這些東西都是屬於他這個難民的。雷維克有一次開割過他的胃。那是在聖誕節，一年以前了。

酒瓶空了。他把空瓶扔到了牀上。便像胎兒那樣地躺着。他站起身來。爲什麼儘凝視着牀鋪啊？一個人沒有女人的時候，就得去找一個哪。在巴黎是太容易了。

他穿行着湊狹的街道，到了埃都瓦爾廣場。都市的溫暖的夜生活，從上林苑那兒震顫着。他便轉過身子，加快脚步，然後又逐漸地慢了下來，直到他抵達米蘭旅館。

「一切都好嗎？」他問那個看門的人。

「噢，先生！看門人站了起來。『你先生好久不來了。』」

「哦，好久不來了。我這一晌都不在巴黎。」

看門人睜着那雙靈活的小眼睛釘着他。『太太不住在這兒啦。』」



看門人倒是挺好的。他知道雷維克需要些什麼，不待他發問。『算起來已經有四個禮拜了。』他說。『四個禮拜以前，她就搬走的。』

雷維克從紙烟包裏檢出了一枝烟。『太太不在巴黎了嗎？』看門人問。

『她在坎市。』

『坎市！』看門人用巨掌抹着他的臉。『你不會相信的，先生，十八年以前我在尼斯的魯爾旅館裏當過門房的，你相信嗎？』

『我相信。』

『那個時候啊！那種小賬啊！是戰後挺興旺的時節。現在呢——』

雷維克也是一個挺好的客人。他懂得這些旅館侍役的意思，倒不必更明確地暗示的。便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張五法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

『謝謝你，先生！祝你好！你看來更年青了，先生！』

『我也覺得呢。晚安。』

雷維克站在街上。爲什麼他到那個旅館裏去呢？現在所需要的是，到希海拉柴特去喝

個泥醉。

他眺望着繁星點點的夜空。這樣把事情弄清楚了，他倒是應該高興的。這一下，可無需乎不必要的互控啦。他知道，瓊恩也知道。至少，結果是如此。她做了她唯一應該做的事情。不必解釋。解釋就覺得下品了。凡與感情有關的事，都沒有什麼解釋的。祇有行動。感謝天，倒沒有有道德的花樣來作推動的滑車油。感謝天，瓊恩竟不知道這些個花樣。她做了，乾脆的做了。沒有什麼拖泥帶水的。她已經做了。他現在爲什麼再在這兒徘徊哪？一定是迷戀於這兒的空氣。軟綿綿的五月，夜晚，和巴黎。而且是夜裏，當然囉。一個人到了夜裏，當然跟白天不同的。

他回到了旅館裏。『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嗎？』

『當然可以，先生。可是我們沒有電話間。祇有這一架。』

『那就夠好了。』

雷維克望他的錶。范勃爾也許還在醫院裏。這是晚上最後一班的時間。『范勃爾醫生在嗎？』他問接電話的護士。他聽不出她的聲音。一定是新來的。

『范勃爾醫生現在不能接電話。』

「他在嗎？」

「他在。可是他現在不能來接。」

「喂，」雷維克說。「你去告訴他，雷維克請他聽電話。快點兒去。要緊得很。我等着。」

「好的，」那護士遲疑地漫應着。「我去問他，可是他不會來接的。」

「看吧。快去問他。我是雷維克。」

「一會兒之後，范勃爾果然來聽了。」雷維克！你在哪兒啊？」

「在巴黎。今天纔到的。你這時候還在施行手術嗎？」

「是的。二十分鐘之內，一個急性盲腸炎。我們以後再說怎麼樣。」

「我可以上你那兒來。」

「那好極了。什麼時候？」

「即刻。」

「好的。那我等着你。」

「這兒是好酒，」范勃爾說。「這兒是報紙和醫學雜誌。請你自便吧。」

『一點兒咖啡。一件手術衣，一副手套。』

范勃爾望着雷維克。『並不嚴重的盲腸炎。可以不必委屈你的。有莫里爾幫忙，我一下就可以開好的。我早已打電話去找他了。我相信你一定疲累得很。』

『范勃爾，請你允許我，讓我來施行這一次的手術。我並不累，很好。』

范勃爾笑了起來。『你當然急着要重操舊業啊！好的，那就隨你的便。待我打電話給莫里爾，叫他不必再來了。事實上，我是瞭解的。』

雷維克洗過了手，穿上手術衣，戴上了手套。他深深地嗅了一下醇精的味兒。尤琴妮站在桌子的頭端，處理着麻醉劑。一會兒，一位非常美麗的年青護士，把手術器械井然有條地放好了。『晚安，尤琴妮，』雷維克說。

她幾乎把藥水瓶都掉了下來。『晚安，雷維克醫生。』她答道。

范勃爾微笑着。她這樣招呼雷維克，原來還是第一次。雷維克俯視那病人。強烈的手術燈，發着皚白的光芒。簡直把整個世界都摒在外面了。把思想也關閉在外面。那是客觀的，陰冷的，無情的，而是良善的。雷維克從那個美麗的護士手裏，接過了手術刀。隔着一重單薄的手套，一接過鋼刀，就覺得是冰冷的。這種感覺，在他倒覺得很好。使他從飄搖靡定的狀態，進

入清晰明確的境界，那於他倒是很好的。他開割了一刀。於是狹長而鮮紅的一條血流，便順着刀口淌了下來。突然地，一切都直截了當啦。從他回來以後，這纔第一次回復他自己。燈光的無聲的啣唔。回來了，他想。畢竟又回來了啊！

## 十九

「她在這兒，」莫洛索夫說。

「誰啊？」

莫洛索夫持平着他的制服。『不要裝模作樣，好像不知道我指的是誰。你不要在通衢大道，觸怒你的父親鮑列斯了。你以為我猜不出你兩星期跑三次希海拉柴特去的理由嗎？一次是跟一個碧眼黑髮的尤物同去的，可是兩次都是你一個人啊？男人總是軟弱的——否則他怎麼會有媚勁呢？』

『別說這些鬼話，』雷維克說。『不要侮辱我，正當我需要全力以赴的時候，你這個嘮叨的看門人。』

「你甯願我不告訴你嗎？」

『當然囉。』

莫洛索夫站在一邊，讓兩個美國人進來了。『那麼你就出去，過幾天晚上再來，』他說。『她是獨個兒到這裏來的嗎？』

『我們連執政的公主們，也不容許不帶隨從的。你應該知道。齊格孟特·弗洛伊德也許會喜歡你這樣的問題。』

『你懂得什麼齊格孟特·弗洛伊德？你好利嘴，我要告訴你的經理，蔡希特金尼茲上尉。』

『蔡希特金尼茲上尉，在我當少校的那一團裏，當過中尉的孩子。他至今還記得。你去試試看。』

『好的，待我去。』

『雷維克！』莫洛索夫用他的大手掌拍着他的肩膀。『別做傻子！去吧，快打電話去找那個碧眼的尤物，假如你覺得需要的話，就帶了她回去。這是一個過來人物的老頭兒的簡單的忠告。這是最便宜的玩意兒，可是也一樣會有用的。』

『不，鮑列斯。』雷維克望着他。『這兒沒有什麼花樣。我也沒有什麼人。』

『那就回去』莫洛索夫說。

『到那發霉的棕櫚室去？還是到我的洞窟裏去？』

莫洛索夫離開了雷維克，大踏步走到正要招呼出差汽車的一對的前面。雷維克等着他回來。『你比我想像的更心緒不甯了。』莫洛索夫說。『否則你早已進去啦。』

他把那頂金邊的便帽，推到了頭頂上。正想走過去，一個穿着白禮服的年青醉鬼，出現在門口。『上校！一輛比賽用的汽車！』

莫洛索夫招呼了第二輛出差汽車，扶着那個搖搖擺擺的醉鬼上去了。『你不要笑，』那個醉鬼說。『可是上校是最會打趣的，可不是嗎？』

『很好。比賽用的汽車，也許更好呢。』

『我已經考慮過了，』莫洛索夫走回來的時候說。『到裏邊去。我也到裏邊。無論如何，總有一個時候可以碰到的；爲什麼現在就不能呢？總要決定個辦法。我們要沒有孩子氣，便變做老頭兒了。』

『我也考慮過啦。我一定到別的什麼地方去。』

莫洛索夫打趣似地望着雷維克。『好的，』他最後纔說。『那麼半小時以後，我再來看



你。」

「也許不夠。」

「那麼一小時。」

兩小時以後，雷維克坐在金鐘咖啡館裏。那地方還沒有什麼客人。妓女們坐在長凳上，彷彿鸚鵡蹲在枝頭，唧喳着。旁邊還有幾個兜售充貨麻醉藥的小販，閒散地站着，等待着遊人。樓上的房間裏，幾對客人正在喝洋蔥湯。角落裏一張沙發上，兩個列斯堡女人正在喝着白葡萄酒，交頭絮語着。其中的一個，穿着一套連有領帶的現成衣服，戴着一副單眼鏡，另外一個是，富有媚態的紅髮女郎，穿着一襲閃亮的晚服。

好傻哪，雷維克想。爲什麼我不到希海拉柴特去呢？怕什麼？爲什麼我又跑掉了呢？它已經成長了，我知道。這三個月的時間，並沒有毀了它——反叫它更健碩了。我不必長此欺騙着自己哪。在邊陲上爬行，在密室裏等待，在沒有星光的異地的夜晚，熬受着那種逐漸滋長的寂寞感的時候，它幾乎是唯一一件着他的東西了。她不在一起，反比她在一起，更讓它滋蔓啦，而現在——

一陣抑壓着的尖叫聲，將他從沉思中驚醒了。原來有幾個女人，一起走了進來。其中的一個，怪像黑人樣子的，大概喝醉了酒，把一頂簪着鮮花的帽子推到了頭頂，摔掉了一柄放在桌上的餐刀，慢慢地走下樓梯，向那兩個列斯堡女人坐着的角落裏，高喊着威嚇的語句。誰也不去攔阻她。一個侍者上樓了。另外一個女人，站在那兒，攔阻他的路。『沒有什麼事情，』她說。『沒有什麼事情。』

侍者聳聳肩膀，走回頭了。雷維克看着角落裏的那個紅髮女郎站了起來。同時，攔阻侍者的那個女人，正急急地奔到樓下的酒排間去。紅頭髮站定了，把手按放在豐滿的胸脯上。她小心翼翼地移開兩根指頭，往下一看。原來晚服給戳破了幾吋，下面還有一條刀傷。看不見一點兒皮膚，祇有珠綠晚服下的一個綻裂的傷口。紅頭髮儘是凝視着，彷彿不能相信似的。

雷維克心不由主地動彈了一下。然後又讓自個兒沉落了。一次流放總已經足夠啦。他看到那個穿着現成衣服的女人，把紅頭髮拉回到沙發上。其時，下樓去的那個女人，從酒排間裏拿來了一杯白蘭地。穿現成衣服的女人，便跪伏在平台上，一隻手拉開了掩着胸部傷口的手，另一隻手掩住了紅頭髮的嘴巴。於是另外一個女人，將白蘭地傾倒了下去。這是原

始的消毒法，雷維克想。紅頭髮嗚咽了，全身抽搐着，可是另外那個女人，却用鉗子把她夾了起來。兩個女人擋住了桌子，遮着其餘客人的視線。一切的事情，極迅速極靈敏地做好了。差不多沒有什麼人看見。一分鐘以後，許多列斯堡女人和同性戀愛者，都擠進了裏邊，彷彿給魔術家召來似的。她們圍着角落裏的那張桌子，兩個人抬着紅頭髮，將她舉了起來，其餘的人，嬉笑着，唧噥着，掩護着這一夥，一窩蜂離開了那個地方，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的樣子。大多數的客人，也不知道發生過這麼一回事。

『好看嗎，是不是？』有人在後邊問雷維克道。那是一個侍者。

雷維克點點頭。『怎麼一回事啊？』

『吃醋。這些個邪神，都是異躁的傢伙。』

『其餘的人，一下子都從哪兒來的呢？倒簡直像用了傳心術似的。』

『她們嗅到的，先生，』那侍者說。

『大概有人打電話去的。可是來得好快。』

『她們嗅到的。她們大家釘得很緊，彷彿死神和魔鬼。她們大家都不放鬆。不用警察那麼就行。她們自夥裏解決。』那侍者從桌子上拿起了雷維克的酒杯。『還要一杯嗎？』

要什麼酒？」

「蘋菓白蘭地。」

「好的。再是一杯蘋菓白蘭地。」

他跟踉地走了。雷維克抬起頭來，便看見瓊恩坐在離開他幾張桌子遠的地方。她是在他跟那侍者閒談時候進來的。他沒有看見她進來。還有兩個男人，跟她坐在一起。這時候，她也看見了他。她那晒褪了的臉，立刻就灰白了。她默坐了一會兒，目不轉睛地瞪視着。然後，她莽地推開了桌子，站了起來，向他走着。當她走着的時候，臉色又在改變了。彷彿鬆弛而柔和起來；祇是那雙眼睛，還是凝滯着，宛如水晶似的透明。這在雷維克看來，覺得比以前更明澈了。幾乎充滿着忿怒的緊張。

「你回來了？」她屏息着低聲地問。

她站得他很近。一會兒又作了個姿態，彷彿要用胳膊去摟他的樣子，可是她並沒有。甚至連手也不跟他握。『你回來了？』她重說了一遍。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你回來多久了？」她還是用先前那種低沉的聲調問。

「兩個星期。」

「兩個——我沒有——你甚至也沒有——」

「誰也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你住的旅館，和希海拉柴特都不知道。」

「希海拉柴特——可是我會——」她忽然自己打斷了話。「爲什麼你連信也不寫呢？」

「我不能。」

「你撒謊。」

「是的。我不願意寫。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再回來。」

「你又在撒謊。那不是個理由。」

「那是的。我也許能回來，也許就不能夠回來。你知道嗎？」

「不。可是我祇知道你回來了兩星期，却連一件最低限度的事情也沒有做，那便是

「瓊恩，」雷維克心平氣和地說。「在巴黎，你是不會碰到那種騙子的。」

侍者打桌邊走過了，鄙夷地嗅縮着。他瞟了下瓊恩和雷維克。還彷彿記着先前在這裏

發生的情景。他從那塊紅白相間的桌布上，搬掉兩副刀叉，一個碟子，彷彿不是故意似的。雷維克看的很明白。『一切都很好嗎？』他說。

『什麼叫很好？』瓊恩問。

『沒有什麼。剛纔在這兒發生了一點事情。』

她凝望着他。『你在這兒等一個女人嗎？』

『天哪，不是的。有人看到那情景。其中的一個，甚至還流血呢。這一次，我倒並沒有干預。』

『干預。』突然她明白了，便改變了語氣。『你在這兒作什麼啊？他們又要把你抓去了。現在，我什麼都知道啦。下一次，要處半年的徒刑。你必須離開！我不知道你在巴黎。我以為你不會再回來的了。』

雷維克緘默着。

『我以為你不會再回來的了，』她又這樣重說着。

雷維克望着她。『瓊恩——』

『不！沒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沒有一件是真的！沒有！』

「瓊恩，」雷維克瀨懶地說。「回到你那邊桌子上去吧。」

突然她眼睛裏濕潤了。「回到你那邊桌子上去吧，」他又說。

「那是你的錯！」她哭了起來。「你的祇是你一個兒的！」

她驀然間轉過身子，走回去了。雷維克把桌子推到一邊，坐了下來。他望望那杯蘋果白蘭地酒，作了個姿勢，彷彿要喝乾似的。可是他沒有。他跟瓊恩說話的時候，心裏非常的平靜。可是現在，他突然覺得煩躁了起來。奇怪，他想，胸脯的肌肉，就這麼在皮膚下跳躍。爲什麼啊？他舉起酒杯，望着他自己的手。手很鎮定。他喝了半杯。在他舉杯喝酒的時候，他覺得瓊恩在瞧他。可是他沒有向她那邊望。侍者又打桌邊走過了。「香烟，」雷維克說。「卡普列爾的。」他燃上了一枝紙烟，喝乾了剩下來的半杯酒。他又覺得瓊恩在瞧他。她預備怎麼啊？他想。以爲我在她面前，借酒澆愁而酩酊一醉嗎？他招呼侍者，付了賬。站起身來的時候，瓊恩便跟同座的一個男人活潑地講着話。他打她們的桌子邊走過，她也並沒有抬起頭來。她的臉鐵板着，簡直沒有一點兒表情，而那縷微笑，也彷彿極勉強的。

雷維克在街頭蹣跚，想不到又蕩到了希海拉柴特的前面。莫洛索夫的臉上，滿是高興

的神色。『做好了，丘八老爺！我幾乎以為你失蹤了呢。預言實現的時候，一個人總是很高興的。』

『不要高興得太早啊。』

『你自個兒也不要哪。你來得太遲了。』

『那我知道。我早已去找過她啦。』

『什麼？』

『在金鐘咖啡館。』

『什麼——』莫洛索夫愕然地說。『娘兒們的事情，往往有錦囊妙計的。』

『你這兒什麼時候下班，鮑列斯？』

『幾分鐘裏邊。大家都走了。我也調班啦。進去坐一會兒。喝一點伏特加酒。』

『不。我想在這兒等。』

莫洛索夫望着他。『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彷彿要嘔吐。』

『你還作別的希望嗎？』



『是的。一個人往往作任何的希望。快去換衣服吧。』

雷維克靠着牆壁。一個賣花的老太婆，正在他旁邊紮着玫瑰花。她並沒有向他兜售。這是個無聊的念頭，可是他很希望那個老太婆要他買。現在這情形，彷彿她以爲他不會需要鮮花似的。他眺望着一排排的屋子。有幾個窗洞裏，還亮着光。出差汽車慢慢地駛過了。他希望些什麼啊？他自個兒也不清楚。他所沒有希望的，乃是瓊恩居然先發制人了。然而，憑什麼她就不能夠那麼做呢？人家隨時防備他進攻，這是何等不錯的事。

侍者們紛紛回去了。在晚上，他們都穿着紅制服，高統靴，十足的高加索人和塞加西亞人。而現在，全成爲疲憊的平民。他們換上各式的便服，潛回了家去，看來怪刺目的。最後一個是莫洛索夫。『上哪兒去？』他問。

『今天我什麼地方都去過了。』

『那麼，我們就回旅館去玩棋。』

『什麼？』

『玩棋。下了一盤棋啊，包你會得到慰藉，使你心神集中的。』

『好的，』雷維克說。『爲什麼不去呢？』

他醒來的時候，立刻就知道瓊恩在房裏了。天色還黑，看不見她，可是他就知道她在那兒。房間好像異樣了，窗子也異樣了，空氣也異樣了，甚至他自個兒也異樣了。『不要那麼無聊！』他說。『把燈開了，到我這兒來。』

她並沒有移動。他也聽不到她的呼吸。『瓊恩，』他說。『我們不是要捉迷藏哪。』

『我也不是在捉迷藏。』

『那麼就到我這兒來。』

『你知道我會來嗎？』

『不。』

『那麼你的房門是開着的。』

『我的房門，差不多常常是開着的。』

她緘默了半晌。『我以為你還沒有回來，』她然後說。『我祇要——我以為你還在什

麼地方喝酒。』

『我原也那麼想的。可是後來却玩了棋。』

「什麼？」

「玩棋。跟莫洛索夫。在樓底下的洞窟裏，那地方好像乾涸了的水族館。」

「玩棋！」她從騎角裏走出來。「玩棋！可是那是——！有人能夠玩棋，當——！」

「我自個兒也沒有想到咧。可是那倒是有效的。而且，事實上有效得很。我還能夠贏人家呢。」

「你是一個最冷酷，最沒有感情的——！」

「瓊恩，雷維克說：『不要吵鬧了。善意的吵鬧，我原也是很贊成的。可是不要在今天！』」

「我不是來吵鬧的。我很不愉快呢。」

「好的。那麼我們就不要再談這些個事情了。一個人在稍不愉快的時候，吵鬧原也是要得的。我知道過有人關在自己房裏研究棋譜，從他太太死的時候起，直到他太太下葬的時候。人家都說他沒有感情，可是我倒認為他愛太太，比愛天下任何東西都厲害。他祇是沒有其他的辦法。一天到晚地推敲棋局，他纔不想那些傷心事了。」

「瓊恩已經站到了房間的中心。『這便是你下棋的理由嗎？』」

「不。我告訴你那是另外一個人。你進來的時候，我正要睡着了。」

「是的，你已經睡着！你還能夠睡着！」

雷維克從牀上撐了起來。「我還知道一個人，瓊恩，他也死掉了太太。他在牀上沒頭沒腦地睡了兩天。他老岳母看見他這樣，便大發脾氣。其實她不知道一個人雖然做那麼不適當的事情，可是他心裏還是很悲痛的。說也奇怪，天下的禮儀，就是爲了不愉快而創設的！假如你發現我酩酊大醉，那麼一切都顯得很順遂。我在下棋，我在睡覺，你就證明我冷酷，證明我沒有感情。這樣簡單嗎，是不是啊？」

一陣碰擊和破碎的聲音。原來瓊恩搶了一個花瓶摔在地板上。「好的，」雷維克說。「我原也受不住那個東西。可是要小心，別讓碎片戳傷了你的腳。」

她把碎片踢在一邊。「雷維克，」她說。「爲什麼你要這麼做？」

「是的，」他答道。「爲什麼嗎？給我自個兒一點勇氣，瓊恩。你知道嗎？」

她立刻將臉朝着他。「好像是那樣。可是你的事，別人就不會懂。」

她小心翼翼地踩着那些碎片，走過去坐在他的牀沿上。這時候，在拂曉的微曦中，他可以看清她的臉了。他很驚奇，她竟一點也沒有疲憊的神色。反而很年青，很明潔，很緊張。她穿

着一襲他所沒有看見過的淺色外衣，跟她在金鐘咖啡館裏穿的那一套又不同了。

「我以爲你不會再回來的了，雷維克，」她說。

「時間固然很長。可是也無法早來啊。」

「你爲什麼不給我信呢？」

「有什麼用啊？」

她瞟視到旁邊。「總要好一點兒。」

「要是我真不回來，那纔好呢。可是我也沒有別的國家或者別的城市可以去了。瑞士太小，此外，就到處都是法西斯蒂黨徒。」

「可是這兒——警察不是要——」

「警察還是像從前那樣不容易抓到我的。那一次的被捕，真是難得的不幸。我們無需乎再想起它了。」

雷維克伸手去拿紙烟。那是在他牀邊的桌子上。這張舒適的桌子，大小適中，上面堆放着書籍、紙烟、和幾件零星雜物。雷維克就最恨那些個照例放在牀邊的夜用桌子和欄柱，裝着人造大理石桌面的。

「請你也給我一枝，」瓊恩說。

「你想喝點兒什麼東西嗎？」他說。

「好的。你躺着。我來拿。」

她找到了酒瓶，斟滿了兩杯。遞給他一杯，一杯自個兒拿着，喝乾了。當她喝酒的時候，外衣便從肩膀上滑瀉下來。此刻在逐漸開朗的晨曦中，雷維克這纔看清了她穿着的衣服。原來他在安底卑斯送給她作為禮物的一套。爲什麼她穿着這一套衣服呢？這是他唯一送給她的一套。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像這一類的事情。也從來不願意想到像這一類的事情。

「剛纔我看見你的時候，雷維克——突然啊——」她說，「我真想不起來了。一點也想不起來。當你離開的時候——我以爲我不會再看見你。我沒有想到立刻就來。起初我還等你回金鐘咖啡館。我想你一定會回來的。你爲什麼沒有回來呢？」

「我爲什麼一定要回來啊？」

「我可以跟你一塊兒走哪。」

雷維克知道那是假的。可是他現在就不願意想它。突然他不願意想到一切的事情。她就坐在他身邊，這一會兒他總應該滿足啦。然而他也不以爲這樣就滿足的。他還不知道她

爲什麼到這兒來，她到底需要些什麼——然而驀然間，彷彿很古怪，很深沉，很不安地，覺得她在這兒就什麼都滿足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他想。難道已經進展到這般地步了嗎？難道已經控制不住了嗎？難道已經達到黑暗開始，血已沸騰，幻想已受抑壓，威脅已經臨頭的地步了嗎？

『我想你要離開我了，』瓊恩說。『你的確那麼想。你老實告訴我！』

雷維克不則聲。

她望着他。『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她堅信似地重複着。

『再給我一杯蘋果白蘭地。』

『這是蘋果白蘭地酒嗎？』

『是的。你沒有注意嗎？』

『沒有。』她斟了出來。擎着酒瓶的時候，她把胳膊擱在他胸脯上。他覺得她的撫摸，直透過他的肋骨。她拿起酒杯，喝乾了。『是的，這是蘋果白蘭地酒。』於是她又望着他看。『我幸而自己來了。我知道的。我幸而自己來了！』

外面，天色更亮了。百葉窗發着碎繚的聲響。原來早晨在刮風。『你以爲我來得好嗎？』

她這樣問。

『我不知道，瓊恩。』

她向他俯身下去。『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的。』

她的臉，跟他的臉，挨得那麼緊，連頭髮也披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望着她。這是一幅圖畫，他認得，却又好像認不得，覺得陌生，却又好像很熟稔，覺得老是一樣的，却又好像從不相同。他看見她的前額在脫皮，口紅都黏在她上唇，他覺得她並沒有好好地修飾過——臉挨得他那麼緊，他看清了臉上所有的東西，這時候，世界上其他的東西，彷彿都給關閉在外面了——他諦視着，他知道，天下更美麗更聰慧更純潔的臉多的是，祇是他的幻想，却把這一張臉變得神祕起來——然而他也知道，這一張臉，却跟別的不同，對他有着一種力量。而這一種力量，正是他自個兒賦予的。

『是的，』他說。『好的，不是這樣，便是那樣。』

『我真是受不了啦，雷維克。』

『什麼？』

『爲了你，應該住開的。爲了好。』



「你不是說過，你以爲我不會再回來了嗎？」

「那可不一樣。如果你住在別的國家，情形就不同了。我們祇要能夠分開。有時候，我會到你那兒去。否則，我常常得耽心着。可是在這兒，在同一個都市——你懂得嗎？」

「我懂得。」

她挺了下身子，掠了下頭髮。「你不能够撇下我獨個兒的。你要爲我負責。」

「你現在是獨個兒了嗎？」

「你要爲我負責的。」她說着便微笑了。

這一下，他忽然憎恨她起來——憎恨她的微笑，和她說這句話的語氣。

「不要胡說，瓊恩。」

「我並沒有胡說啊。你纔胡說呢。從那時候起，沒有了你——」

「好的。捷克的佔領，我也負責吧。現在，別再胡說了。天在亮着。一會兒你又要走啦。」

「什麼？」她凝睇着他。「你不要我耽在這兒嗎？」

「不。」

「那——」她輕聲地說，突然很憤怒地。「你不再愛我了。」

「天哪！」雷維克說。「那也是胡說！這幾個月來，你在跟哪幾個傻子鬼混啊？」

「他們並不是傻子。除此以外，我能做些什麼別的事呢？難道坐在米蘭旅館裏，朝着牆壁呆望發癡嗎？」

雷維克坐起了一半。「無需招供！」他說。「我倒不要什麼招供！我祇要把我們談話的水準，提高點兒。」

她望着他。她的嘴巴和眼睛，都彷彿沒精打彩似的。「爲什麼你老是批評我？別人都不是這麼批評我的。隨你怎麼芝麻大的事情，一碰到你啊，便都成了天大的問題了。」

「是的。」雷維克急急地喝了一大口酒，便向後靠了下來。

「那是真的！」她說。「誰也不知道你怎麼會攪成這樣的。你逼着我說出那些我所從來不想說的事情。於是你就拿它來攻擊我。」

雷維克深長地呼吸了一下。他剛纔想着的，是些什麼事啊？愛情的沉淵，幻想的威力，改變得好快！女人們自己，就是那麼不斷地改變着的。她們是最熱切於破壞美夢的人。可是，這便是她們的過失嗎？真是她們的過失嗎？美麗的危險的生物哪——彷彿在心地深處的一塊巨大的磁鐵，上面的芸芸衆生，大家都以爲有着他們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命運。

的——這便是她們的過失嗎？他自個兒不也是其中的一個嗎？他不是也懷疑地拘守着那份謹慎的心理，發揮着那份無聊的譏刺——而心底裏却早已知道了什麼事情會發生嗎？  
瓊恩蹣縮在牀邊，彷彿一個美麗的勃怒着的下流女人，同時又像從月亮裏飄落下來，不知道飄在哪兒的一樣東西。

晨曦映成紅光，篩在他們的身上。遙遠地飄來清新的晨風，掠過骯髒的場地，拂過冒烟的屋面，吹進窗子，夾雜着樹木和原野的氣息。

「瓊恩，」雷維克說，「你爲什麼又來了？」

「你爲什麼這樣問？」

「是的——我爲什麼這樣問？」

「爲什麼你老是這樣問？我在這兒，那不是已經夠了嗎？」

「是的，瓊恩，你是對的。這已經夠了。」

她抬起了頭來。「畢竟你這樣說了！可是你先得屏棄一切的愉悅！」

愉悅，雷維克想。她把這個叫作愉悅！在一陣重圍佔有的疾風之中，給各種黑暗的潛力驅策着——這就叫作愉悅嗎？外面，這一會兒倒真是愉悅的，窗子上的露珠，在白晝伸展

爪距以前的十分鐘的岑寂。可是鬼知道這有什麼相干啊？她是對的嗎？她真像露珠、麻雀、風和血一樣，是對的嗎？爲什麼他這樣問？爲什麼他要知道？她在這兒，她已經飛到了這兒，無思無慮地，好比一隻黑夜的蝴蝶，一隻水臘樹的鷹形的飛蛾，一隻孔雀形的蝴蝶，迅疾地——而現在，他就躺着，計數着蛾蝶的複眼，計數着翅膀上的小小的裂紋，凝視着微微衰褪了的混雜的色彩。爲什麼要這樣飾詞？爲什麼要這樣捉迷藏？她來在這兒，祇因爲她自己來了，我便發覺似地自以爲高傲了，他想。要是她不來，我一定會躺在這兒，苦思着，強悍地設法解嘲，却又暗地裏希望她來哪。

他把毛毯摔在一邊，將雙腳跨下牀沿，踏進了拖鞋裏。『你想作什麼？』瓊恩驚異地問。『你想把我推出門去嗎？』

『不。我想吻你。我早應該吻你了！我是一條傻蟲，瓊恩。我說的都是廢話。你來了，那真是好極了！』

一道光芒照耀着她的眼睛。『你不必下牀來吻我的，』她說。

清晨的紅光，高高地爬在屋子的背後。天空中一脈的淺藍。幾片浮雲漂流在那兒，彷彿

幾隻睡眠惺忪的火鷄。『瞧那個，瓊恩！好天氣啊！你還記得這兒常常下雨嗎？』

『是的。這兒常常下雨，親愛的。天色灰了，就會下雨。』

『當我走的那天，天還下着雨呢。而現在——』

『是的，』她說。『而現在——』

她躺在他身邊。『現在我們一切都有了，』他說。『一切。甚至還有一個花園。那是惠生』

霍夫留在窗櫺外的荷蘭石竹。還有下面栗樹上的小鳥。』

他看見她在流淚了。

『你爲什麼不問我，雷維克？』她說。

『我已經問的太多了。你自個兒不是也那麼說的嗎？』

『那可不同。』

『沒有什麼可以問的事。』

『關於我們分別以後的經過。』

『也沒有什麼。』

她搖搖她的頭。

「天哪，你以為我怎麼樣啦，瓊恩？」他說。「你瞧外邊。紅的、金的、和藍的。問它，昨天有沒有下雨。中國和西班牙，有沒有戰爭。這一剎那，是有一千個人在死去，還是有一千個人在誕生。它在生存，它在滋長，這是一切的道理。而你，偏要我問你！你的肩膀，在這會兒的光芒底下顯出青銅似的顏色，就要我這樣問你嗎？你的眼睛，在這會兒的紅光底下，彷彿希臘的海，紫色的和酒似的顏色，而我，就問你怎麼會這樣的嗎？你回來了，而我，竟還是那麼一個傻子，儘在過去的殘葉中搜索着嗎？你把我當作什麼了，瓊恩？」

她的眼淚不流了。「我已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她說。

「那你一定是列在傻子羣中的。天下的女人，要是不被拋棄，就該被崇敬。決無中庸之道的。」

她緊擁着他睡覺，彷彿不要讓他跑掉似的。她睡得好甜，在他胸脯上可以覺察到她輕勻的呼吸。他醒着躺了一會兒。早晨的各種聲音，在旅館裏開始響動了。水在放着，門在碰着，樓下那個老頭兒艾隆·戈爾特堡，又在開着的窗前，例行他咳嗽的早課。他覺得瓊恩的肩膀壓着他的胳膊，他覺得她溫暖鬆軟的肌膚，轉過頭來，又可以看見她安閒地酣睡着的臉，這臉是既天真，又純潔。崇敬還是拋棄，他想。好大的字眼兒。誰做得到呢！可是又有誰真想去

做  
啊？

他醒來了。瓊恩已經不在他身邊。他聽到浴室裏在放水，便坐了起來。於是立刻就清醒了。這是近幾個月來他又學到的習慣。誰能夠立刻清醒的，有時候也許還溜得掉。他望望他的錢。那是早晨十點鐘。瓊恩的晚服，還有她的外衣，都堆在地板上。她的錦緞高跟鞋，脫在窗邊。一隻已經翻倒了。

「瓊恩，」他叫着。「你在作什麼，半夜裏起來淋浴嗎？」

她開出門來。「我不想吵醒你啊。」

「那有什麼關係啊。我一直睡得着的。可是，你爲什麼這時候就起來？」

她戴着一頂淋浴便帽，正濕漉漉地滴落着水珠。她那隱約的肩膀，露出了微微的褐色。看去好像一個戴着頭盔的亞馬孫族女武士。「我已不是一頭黑夜的梟鳥了，雷維克。我已



經不在希海拉柴特工作。」

「那我知道。」

「誰告訴你的？」

「莫洛索夫。」

她彷彿搜索似的望了他好一會。「莫洛索夫，」她說。「那個年老的饒舌者。他還告訴你什麼啊？」

「沒有什麼。難道還有什麼事可以告訴嗎？」

「一個夜班看門人也講不出什麼來的了。他們正像衣帽間裏的姑娘。都是些職業的閒談家。」

「不要儘牽到莫洛索夫了。夜班看門人和醫生，都是職業的悲觀主義者。他們從人生的陰影面，解決着生活。可是他們決不會饒舌閒談。他們非鄭重謹慎不可的。」

「人生的陰影面，」瓊恩說。「誰要人生的影陰面呢？」

「沒有誰。然而大多數人，却都生活在裏面。再說，莫洛索夫畢竟也會幫助你在希海拉柴特謀過職業咧。」

「我可不能永遠那麼對他感激涕零啊。我畢竟沒有叫人家失望。也不是不值那幾個錢，否則他們不讓我工作下去了。而且，他是爲了你，又不是爲了我。」

雷維克伸手過去拿了枝紙烟。「你到底爲了什麼緣由，纔這樣反對他啊？」

「也沒有。我就是不喜歡他。他那種照顧你的方式，我就是不信任。你也不應該信任。」  
「什麼？」

「你不應該信任他。你要知道，法國所有的看門人，都是警察的眼線。」

「還有什麼嗎？」雷維克心平氣和地問。

「當然你是不會相信我的。希海拉柴特裏的人，大家全知道。誰知道是不是——」

「瓊恩！」雷維克摔開了毛毯，一骨碌爬了起來。「不要胡說。你有什麼別扭啊？」

「沒有。我有什麼別扭呢？一句話，我就是受不住他。他給人一種很壞的影響。而你是常常跟着他在一起的。」

「我知道了。」雷維克說。「原來是如此。」

突然她笑了起來。「是的，原來如此。」

雷維克却也覺得，這決不是唯一的理由。此外，一定還有別的道理的。「你想吃點兒什

麼早餐？」他問。

「你發怒了嗎？」她這樣反問道。

「不。」

她從浴室裏出來，用胳膊圍住他的頸項。透過他一層單薄的睡衣褲，他覺得她肌膚很濕潤。他還覺得她的身體，以及自個兒的血液。『爲了我妒忌你的朋友，你已經發怒了嗎？』她問。

他搖搖他的頭。一頂頭盔，一個亞馬孫族女武士。一尊女水神，剛從海洋裏出來，在她光滑的肌膚上，還騰發着水味和年青的氣息。

「讓我走吧，」他說。

她並沒有回答。從高聳的顴骨到下頷的線條。那張嘴。兩條太重的眼皮。胸脯緊貼着露出在他睡衣褲外面的皮膚。『讓我走，或者——』

「或者什麼？」她問。

一隻蜜蜂，在窗外嗡嗡地吵鬧。雷維克盯着它瞧。光景是，它給惠生霍夫的荷蘭石竹引來的，而現在，正在找尋着別的花朵。這時候它飛進了房裏，停落在一隻沒有洗乾淨的蘋果白蘭地酒杯上，那是放在窗櫺上的。

「你惦記我嗎？」瓊恩問道。

「是的。」

「惦記得很嗎？」

「是的。」

蜜蜂飛了起來。它在酒杯四周繞了幾個圈子。於是嗡嗡地飛出窗子，回到太陽底下，回到惠生霍夫的荷蘭石竹上。

雷維克躺在瓊恩的旁邊。夏天，他想。夏天，清晨的草原，頭髮上迴蕩着乾草的香味，皮膚好像荷蘭翹搖——愉快的血液，彷彿一條小川似地靜靜地流着，無心地泛濫了沙土的地帶，那是一片光滑的平面，反映出一張微笑的臉。在這明亮的俄頃，一切都不復是乾燥和死板的樺木和白楊，一種沉靜的輕柔的絮語，彷彿回響一樣從遙遠無垠的天際傳來，敲擊着一個人的血管。

「我喜歡就在这兒，」瓊恩靠着他的肩膀，這樣說道。

「就在这兒。讓我們睡吧。我們還沒有睡夠呢。」

「那我不能。我一定要走的。」

「這時候你穿着晚服，不能到什麼地方去的啊。」

「我還帶得有一套衣服。」

「在哪兒？」

「在我外衣裏面。還有一雙鞋子。都在我的東西裏邊。什麼東西我都帶着的。」

她並沒有說明要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說爲什麼要走。而雷維克也不問。

蜜蜂又出現了。它倒不再那麼沒頭沒腦的亂飛。逕直飛到酒杯上，躲定在杯口。它彷彿

也知道蘋菓白蘭地的酒味似的。也許知道水菓糖的味兒。

「你一定想就在这兒嗎？」

「是的，」瓊恩動也不動地說道。

羅蘭苔托着一個扁盤，送來了酒瓶和酒杯。「沒有什麼好喝的，」雷維克說。

「你要喝點兒伏特加嗎？那是塞勃洛伏加。」

「今天不要。你還是給我點兒咖啡，濃的咖啡。」

「好的。」

他把顯微鏡推開了。便燃了枝紙烟，走到窗前。樹木都已裝綴了新鮮的茂葉。前回他在這兒，還都是光禿禿的呢。

羅蘭苔把咖啡端來了。「你要我檢驗的姑娘，比從前更多了。」雷維克說。

「多了二十個。」

「難道生意很好嗎？在這個六月天？」

羅蘭苔跟他一起坐了下來。「我們也不懂，爲什麼生意就這樣好。那些人啊，好像都發瘋了。即使在下午，他們也會來的。可是那個時候啊，晚上都——」

「也許是天時的關係。」

「決不是天時的關係。我也知道五月和六月裏的情形。可是，那是一種瘋狂。你一定不相信，酒排間裏的生意，做得怎麼好。你也想像得出法國人開香檳的情形嗎？」

「不。」

「外國人，當然更不用說了。我們爲他們開的。可是那些法國人啊！即使是巴黎人，香檳他們也開的！倒不是杜白納，普諾特，啤酒，或是白蘭地。你相信嗎？」

「目覩了纔相信。」

羅蘭替他倒好了咖啡。「還有那種胡鬧啊！」她又說。「簡直震得你耳聾。你要是下去的時候，一定可以目覩了。即使在現在這個時候！不光是那些謹慎小心的狎客，在等着你呢。下面早已坐着一大羣人了。這些人啊，到底是怎麼攪的啦，雷維克？」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有過一個海洋裏沉船的故事——」

「可是我們並沒有沉啊！生意怪好呢。」

門開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姑娘走了進來，她名叫奈妮蒂，穿着一件短短的緋色絲衣服，纖弱得彷彿男孩兒似的。她的臉，活像個聖人，她是這裏的最好的娼妓之一。這時候，她托着一個扁盤，送來了麵包、白脫、和兩罐菓子醬。「老闆娘知道醫生在喝咖啡，」她發着低沉的沙啞的聲音說。「她請你嚐嚐菓子醬的味兒。自己家裏做的。」突然奈妮蒂咧着嘴竊笑。一副安琪兒似的容顏，立刻變成了浮浪頑童的醜相。她把扁盤擲在桌子上，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

「你瞧，」羅蘭苦嘆息着。「她們知道我們要使喚的時候就這麼鹵莽起來了。」

「很好，」雷維克說。「她們什麼時候纔應該鹵莽呢？我說，這個菓子醬是什麼意思

啊？」

「這是老闆娘的光彩。她親手做的。在她里維耶拉的邸宅裏。真是很好的呢。你要試一

試嗎？」

「我不歡喜菓子醬。尤其是百萬富翁做的菓子醬。」

羅蘭苦把玻璃蓋旋開了，舀了幾調匙的菓子醬，塗在一張厚紙上，然後將一塊白脫，幾片土司放在裏面，捲緊了起來，遞給雷維克。「過後你把這個丟掉了。」她說。「你替她行一個好事。她會調查你到底有沒有吃過的。對於一個上了年紀的迷夢覺醒的女人，這是最後一件好事了。出之於禮貌，你也得做一下。」

「好的。」雷維克站起身來，開了門。他聽到樓底下傳來的聲音，音樂、笑聲、和叫囂。「真是一個修羅地獄。」他說。「他們都是些法國人嗎？」

「不是這一批。他們大多是外國人。」



「美國人嗎？」

「不說也奇怪。他們大多是德國人。從前啊，我們這兒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德國人的。」

「這也並不奇怪哪。」

「他們大多能說很好的法語。也不像前些年，那些德國人說話的樣兒了。」

「我想是一定的。這兒也有法國兵來嗎？招募的新兵，或是屬地的軍隊？」

「也常常是擠滿的。」

雷維克點點頭。「德國人花了很多的錢吧，是不是？」

羅蘭苔笑了起來。「是的。什麼人願意，他們就跟什麼人喝酒。」

「尤其是兵士，我是想像得到的。德國已經禁運通貨，封鎖邊陲。祇有獲得當局的允許，纔可以出境。而一個人還祇准帶十個馬克。奇怪，這些尋歡作樂的德國人，居然有那麼多的錢，說得那麼好的法語，呢？」

羅蘭苔聳聳她的肩膀。「我就不管這一套——反正他們花錢總是好的——」

他回到家裏，已經八點過後了。「有人打過電話來嗎？」他問那門房道。

「沒有。」

「下午也沒有嗎？」

「沒有。整天都沒有。」

「有人到這兒來問過我嗎？」

門房搖搖他的頭。「沒有人。」

雷維克走上了樓梯。在二樓，他聽到戈爾特堡夫婦在吵架。三樓，一個孩子在哭。那是一個法國的小公民，魯辛·薛爾勃曼，還祇有一歲零兩個月。他的雙親，咖啡商齊格斐·薛爾勃曼和他的太太妮莉，她出身里維，是從馬恩河上的佛蘭克福特來的，將他愛如掌珠，且寄以無窮的希望。他生在法國，雙親爲了他，并希望早兩年就能夠領到法國的護照。結果，魯辛以一個一歲多的嬰孩，居然給嬌養成家庭中的暴君。四樓，有人在開着留聲機。那是難民伍爾邁歐，從前給關在奧拉甯堡的集中營裏的，此刻正開着德國民歌的唱片。走廊裏迴蕩着捲心菜和薄暮的氣息。

雷維克走進自己房間裏，看起書來。他有一次買了好幾卷世界史，現在他就翻着這些書看。看這些書，原也是索然無味的。唯一的好處，乃是獲得一種聊以自慰的滿足，原來今天

的一切遭遇，都不是新鮮的花樣。一切都已經發生過一二十次了。那些欺騙，那些背信，那些謀害，聖·巴索洛彌的屠殺，爭權奪利的腐敗情形，一連串的戰事——人類的歷史，是用血淚寫成的，在過去成千個血染的人物中間，祇有很少的幾個，是有慈悲的銀色靈光的。那些煽動家，那些騙子，那些弑親者，那些屠夫，那些利慾薰心的利己主義者，那些執着屠刀宣講仁愛的狂熱的預言家，那是歷代都有的——而每一個時代，那些忠厚的人民，都一任他們驅入了毫無意義的殘殺，爲了成王，爲了稱帝，爲了宗教，爲了瘋人——永無休止。

他把書推在一邊。從窗子裏傳來樓底下的聲音。他辨得出來——那是惠生霍夫和戈爾特堡太太的聲音。「現在不能，」露絲·戈爾特堡說。「他就會回來的，最遲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究竟是一個鐘頭啊。」

「也許他還回來得早些。」

「他到哪兒去了？」

「到美國大使館。他每夜都去的。站在外邊，探視一下。沒有什麼別的事了。於是他就回來啦。」

惠生霍夫說了幾句話，雷維克沒有聽得懂。「當然囉，」露絲·戈爾特堡用一種吵架

的語氣，這樣答道。「哪一個不傻呢？他老了，我也知道的。」

「不要那樣，」她隔了半晌又說。「我現在沒有興趣。也沒有這種情調。」

惠生霍夫回答了幾句話。

「你說起來就這麼容易，」她說。「他有錢啊。我是一文也沒有。而你——」

雷維克站了起來。他望着電話機，踟躕着。時間是十點光景。早晨跟瓊恩分手以後，至今還沒有得到她一點兒消息。他也沒有問她，今夜會不會來。當時他相信，她一定會來的。可是現在，他就不敢那麼肯定了。

「在你啊，事情很簡單！你祇要找你的快樂——此外，什麼也沒有了，」戈爾特堡太太的聲音。

雷維克出去找莫洛索夫。莫洛索夫的房門下着鎖。他便走到樓下那個「墓穴」去。

「要是有人打電話來，我在樓底下，」他跟那個看門人說。

莫洛索夫果然在那兒。他跟一個紅頭髮的男人在下棋。角落裏還有幾個女人在坐着。她們在結絨線，看書，愁容滿臉的。

雷維克看他們下棋，看了一會兒。那個紅頭髮的男人，對於此道頗精。他下得很快，而且

全不在意似的，其時，莫洛索夫已經在下風了。「你瞧我怎麼辦呢？」他說。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那個紅頭髮的男人，抬起頭來。「這位是，萬根斯坦先生，莫洛索夫說。「纔從德國出來。」

雷維克點點頭。「那邊現在怎麼樣了？」他不感興趣地問，彷彿祇爲了攀談似的。

那個紅頭髮的男人，扭動着他的肩膀，一句話也不說。雷維克原也料到他不會回答的。那還是先幾年的事：他還搶着發問，希望人家回答，熱切地期待着聽取崩潰的消息。可是現在啊，誰都知道惟有戰爭會迫使它崩潰。祇要有一點兒頭腦的人，也都知道假如一個政府，以建立軍需工業來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那麼可能的結果唯有兩端：戰爭或是國內的災禍。因此，戰爭是避免不了的。

「這一下是攻王棋了，」萬根斯坦並不熱烈地說着，便站了起來。他望望雷維克。「要安眠有什麼辦法啊？我在這兒總是睡不着覺。睡着了一會，一下子又醒來了。」

「喝酒，」莫洛索夫說。「白根底酒。多喝點兒白根底酒或是啤酒。」

「我沒有喝酒。祇在街道上漫步幾小時，直到我自以爲疲乏得要死了。可是也沒有用。還是睡不着。」

『我給你幾顆藥片，』雷維克說。『跟我一塊兒去。』

『要回來的啊，雷維克，』莫洛索夫招呼着他。『別把我一個人拋在這兒哪，老弟！』

幾個女人抬頭在觀望。一會兒她們又在編結絨線和看書了，好像她們的生活，就靠着這樣的工作來維持似的。雷維克帶着萬根斯坦，走進自己的房間。一開進門去，從窗子裏流進來的一陣夜氛，彷彿一股寒冷的黑浪似的撲着他。他深長地呼吸了一下，開了燈，在房間裏警視了一周。一個人也沒有。他把幾顆藥片，拿給萬根斯坦。

『謝謝你，』萬根斯坦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肌肉，紋絲兒也不動，便一個黑影似的出去了。

突然地雷維克知道瓊恩是不會來的了。他彷彿又知道，早晨就這麼料到的。他祇是不願意相信。他其時轉過了頭來，好像有人在背後跟他說話的樣子。可是驀然間，一切都很清晰，很簡單。她所需要的，都已經得到了，現在她祇等待着機會。他還希望些什麼呢？難道希望她爲他而拋撇一切嗎？希望她還像從前那樣地回來嗎？多麼愚蠢的事哪！當然還有別的人，不僅是別的人，而且還有別一種生活，她是不願意拋撇的！

他走下樓去。心裏頗覺得悲哀。『有人打過電話來嗎？』他問。

剛纔輸值的那個夜班侍役，搖搖他的頭，嘴裏還塞滿了葫臘腸。

「我等着一個電話。現在我到樓底下去。」

他又走回到莫洛索夫那邊。

他們玩了一盤棋。莫洛索夫贏了，便躊躇滿志地望了望四周。那個女人毫無聲息地不見了。他按着那隻寺院裏似的台鈴。「克拉蕾茜！一大玻璃杯玫瑰酒。」

「那個萬根斯坦，下起棋來好像一架縫紉機，」他說。「真叫人作嘔！純粹一個數學家。我就憎恨十全十美。那是不近人情的。」他望着雷維克。「這樣的夜晚，你爲什麼還在這兒啊？」

「我在等着一個電話。」

「你又被哪兒約去，用科學方法來殺什麼人嗎？」

「我昨天割掉了一個人的胃。」

莫洛索夫斟滿了兩個人的酒杯。「你在這兒坐着喝酒，」他叱責似地說着，「而那邊，你的犧牲者，正在癡狂中躺臥着。那也是有點兒不近人情的。至少，你也應該害着胃痛的毛

病。」

「對的，」雷維克答道。「這便是世界的悲哀的癥結哪，鮑列斯，我們所施於人的，自己總不會覺得。可是，你又爲什麼要從醫生身上，開始你的改革呢？改革政客和軍人，也許會更好哪。那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世界的和平了。」

莫洛索夫往後靠了下去，端詳着雷維克。「一個人不應該跟醫生們有私交的，」他說。「那會失却對於他們的信心。像我，老跟你在一塊兒喝酒——那我怎麼能請你施行手術呢？我也許確實知道，你比我所不認識的外科醫生，來得高明——可是，我總甯願請別人。對於不相識者的信任——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性。老朋友啊！醫生們，祇應該躲在醫院裏，不可以混入洩露奧秘的世界。你們的先驅者，那些巫婆和郎中，都知道這訣竅的。我要是給施行手術啊，我就祇相信超人的力量。」

「我也不會替你施行手術的，鮑列斯。」

「爲什麼不會呢？」

「沒有一個醫生，肯替他的弟兄們施行手術的。」

「無論如何，我不願意請教你。我甯願在睡覺時候中風猝斃的。我現在就很高興地朝



着這個方向在走。」莫洛索夫凝視着雷維克，神氣挺像一個快樂的孩子。於是他站了起來。「我要走了。又要到文化中心，蒙馬特爾去開門了。再說，一個人活着，到底爲的是什麼啊？」

「讓我想一下。還有別的問題嗎？」

「是的。爲什麼一個人做了那些個事情，變得更有理性的時候，纔會得死去？」

「有些人，却並沒有變得更有理性而死去的。」

「不要逃避我的問題。也不要談什麼靈魂的輪迴之類。」

「那我先得問你別的問題。獅子殺害羚羊；蜘蛛殺害蒼蠅；狐狸殺害鷄雛；天下還有哪一種東西，儘在繼續不斷地自相爭鬥，自相殘殺的呢？」

「那是孩子們的問題。萬物之靈，當然囉，是人類哪——人類創造了仁愛啊、謙和啊、慈悲啊這一類的名詞。」

「好。那麼宇宙萬物，誰知道自殺，而實行着自殺？」

「也是人類——他創造了永生、上帝和復活。」

「好極了。」雷維克說。「你瞧，我們是矛盾的。你要知道我們爲什麼死嗎？」

莫洛索夫愕然地抬頭張望。於是嚙了一大口酒。「你這個曲解者，」他說。「你這個詭辯者。」

雷維克望着他。瓊恩，他心裏想起了什麼。但願她現在就來，穿過那扇骯髒的玻璃門！「錯誤在鮑列斯，」他說，「我們能思想。假如我們能夠庇天之佑，祇顧食色，那麼一切都都不至於發生了。有人拿我們來試驗着——可是他至今還得不到解決。我們也不抗議。被試驗的動物，原也有着職業上的光榮哪。」

「這些話，是屠夫們說的。決不是牛說的。是科學家們說的。決不是豚鼠說的。是醫生們說的。決不是白鼠說的。」

「對的——」但願她跨着凌波似的脚步，走了進來，那種脚步，頗像迎風蕩漾的姿態。「理由充足的律法萬歲！鮑列斯，讓我們乾一杯酒，爲了這美——這一瞬間的美麗的永恆！你也知道，還有什麼別的事祇有人類能夠做的嗎？笑與哭。」

「還有醉。醉於白蘭地，醉於酒，醉於哲學，醉於女人，醉於希望，醉於失望。你還知道，祇有人類纔能夠知道的事嗎？那便是，他一定會死。他像注射血清一樣，給灌入了幻想。石塊是實物。植物也是實物。動物也是實物。它們各得其所地被安排着。它們却不知道它們一定會死。」

的。可是，人類就知道。升起來了，靈魂！飛了！不要傷心，你這個合法的兇手！我們還不是唱着人類之歌的一曲嗎？」

莫洛索夫搖着那灰色的棕櫚，塵灰便給飄揚了起來。「動人的南方希望的勇敢的象徵，法國房東太太的夢想的植物，永別了！還有你，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沒有土地的攀援的植物，死亡的竊賊，也永別了！你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人，你就以此自豪吧！」

他向雷維克猶笑着。

雷維克却並沒有回笑。他望着那扇門。門在開啓了。進來的是夜班看門人。他走到他們的桌邊。電話吧，雷維克想。到底來了！畢竟來了！他沒有站起身。他等着。他覺得自個兒的胳膊在緊張起來。

「你的香烟，莫洛索夫先生，」看門人說。「那個孩子剛纔送來了。」

「謝謝，莫洛索夫把一盒俄國紙烟放進了口袋。」再會，雷維克回頭再要我來看你嗎？」

「也好。再會，鮑列斯。」

那個割掉了胃的人，凝望着雷維克。他覺得很難過，可是又嘔不出來。因為他已經沒有

什麼可以嘔吐的東西了。他正像那個沒有了腿却還覺得脚痛的人。

他很煩躁。雷維克給他注射了一針。這個人是沒有多大生望的了。他的心臟既不好，一張肺葉上，又滿是痊愈了的細洞。三十五年來，他就沒有好好地康健過。幾年之中，他一逕害着胃潰瘍，和慢性肺病，而現在又是癌腫症。根據他在醫院裏填的那份報告單，他曾經結婚了四年；太太在產後死了；三年之後，孩子也害了肺病夭折。沒有親戚。現在，他躺在這兒，凝望着他，不願意死，忍耐而勇敢地，却不知道自已已經不能用結腸消化，也不能享受他的愛物，泡菜和煎牛肉。他現在躺着，切成了碎片在聞嗅，可是還有一種使他眼睛能夠轉動的東西，那便是一個所謂靈魂。應該引以為榮的是，你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人！人類之歌的一曲！

雷維克把那塊貼着體溫和脈搏記錄表的標牌，掛了起來。護士站着在等候。放在她身邊椅子上的，乃是一件正在編結的紅絨線衫。結針穿在線衫上，線團滾落在地板上。拖下來的那根細細的絨線，宛如一條細細的血流，彷彿那件絨線衫正在流血似的。

那個人躺在那兒，雷維克想，即使給注射了一針，他還是要熬耐可怕的一夜，痛苦，不能動，呼吸促迫，和夢魘——而我，正在等着一個女人，要是她不來，我想也要熬耐艱困的一夜呢。我知道那是多麼的可笑，跟這個垂死的病人，跟隔壁房裏那個輾斷了胳膊的裴斯登。

貝里爾相比，跟千千萬萬其餘的人相比，跟今夜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相比——可是，那也有什麼辦法啊。那是沒有辦法的，沒有用處的，不能改變的，全都是一樣。莫洛索夫他怎麼說啊？爲什麼你沒有胃痛的毛病呢？是的，爲什麼沒有呢？

「有什麼事情，你打電話給我好了，」他跟那個護士說。那便是凱蒂·海格斯特朗送一架無線電唱片機的護士。

「這位先生是很聽話的，」她說。

「他是什麼？」雷維克愕然地問。

「很聽話的。是一個很好的病人。」

雷維克望了望四周。沒有一樣護士所希望送給她作爲禮物的東西。很聽話的——有時候護士們說的話纔真妙呢！這個可憐的人啊，正在跟他血球和神經細胞裏的所有軍隊搏鬥着，抗拒着死亡——他是一點兒也不聽話的。

他回到了旅館。在門口，碰到戈爾特堡。一個灰色鬍鬚的老頭兒，外衣上掛着一根厚實的金銀鏈。「好美的晚上哪，」戈爾特堡說。

「是的。」雷維克想起了惠生霍夫房間裏的女人。「你要不要出去走走啊。」他問。  
「我已經走過了。走到康可迪，又回來的。」

走到康可迪。那是美國大使館的所在地，在繁星照耀下映現着白色，沉靜而空寂，彷彿世界洪水時代挪亞所乘的方舟，裏面有着簽署護照的戳印，得不到的。戈爾特堡站在門前，沿着克里隆的外面，凝望着大門和黝黯的窗口，彷彿鑒賞着一幅蘭勃朗特的名畫，或是一顆英國皇室所藏的大鑽石。

「你不要再去散步一轉啊？我們可以走到凱旋門回來。」雷維克說着便這樣想：假如我幫了樓上兩個人的忙，那麼也許瓊恩已經在我房裏了。或者，她就會得來的。

戈爾特堡搖搖他的頭。「我一定要上樓了。我相信我太太一定在等着我。我已經出來兩個多鐘頭啦。」

● 蘭勃朗特：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1606—1669) 荷蘭畫家，其技巧在於獨特之光線與色彩之用法，均係經過洗練，不落窠臼者。尤擅宗教畫，為新教名畫家。——譯者

● 英國皇室所藏的大鑽石 (Koh-i-noor diamond) 此為波斯語，係英國皇室所藏之金鑽石，重 106

1/4 Carats 本為印度所產，一八四九年獻於英國女皇者。——譯者

雷維克看了下他的錶。差不多十二點半了。已經無需乎幫他們的忙啦。戈爾特堡太太也許早已回到了自己的房裏。他望着戈爾特堡慢慢地爬上樓。然後他走到看門人跟前。

「有什麼人打過電話來嗎？」

「沒有。」

他的房裏，電燈開得通明。他記得那是出來時就這樣的。牀鋪在燈光下閃耀，彷彿紛飛着瑞雪。他把出來時留在桌上的那張紙條兒撕成了粉碎，那上面寫着他在半小時裏邊會回來的。他想找點兒酒喝。可是一點兒也沒有。他又走到了樓下。看門人那裏沒有蘋菓白蘭地。他祇有高涅克。雷維克便帶了一瓶海納賽和一瓶華夫萊。他跟着看門人談了好一會兒話。看門人告訴他，下一次在聖·克勞特舉行的兩歲嬰孩比賽，露露二世倒是最有希望的。那個西班牙人亞爾華萊士走了過去。雷維克注意他的腿子，還有一點兒跛。他買了一份報紙，回到自己的房間。這樣一個夜晚，要多久呢！一九三三年，亞倫孫律師曾經在柏林說過，誰若不相信戀愛的奇蹟，那便什麼都完了。兩星期之後，他給關進了集中營，因為他愛人將他告了密。雷維克開了一瓶華夫萊酒，從桌子上拿了一卷柏拉圖。幾分鐘以後，他又推開書本，在窗子邊坐下。

他儘望着電話機。他媽的那架漆黑的東西。他可不能打電話給瓊恩。他不知道她現在的電話號碼。甚至他還不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他既沒有問過她，她也從未告訴過他什麼。也許是她故意不肯講的。這樣，她還可以有個推諉的藉口。

他喝了一杯淡酒。好傻啊，他想。我期待着一個今天早晨就在這兒的女人。三個半月不見她，反不及現在一天不見她的惦記。假如我沒有跟她重逢，事情也許倒簡單了。我就會習慣下來。而現在……

他站起來。也不對勁兒。總覺得疑信參半。那種懷疑的心理，偷偷地爬上他的心頭，而且刻刻在滋長着。

他走到門口。明知並沒有鎖，可是他還是去檢視一下。於是他開始看報，可是他看報的時候，彷彿隔着一重網絡似的。波蘭的騷擾。不可避免的衝突。走廊的要求，英法與波蘭的條約。快要爆發的戰爭。他讓報紙掉落下來，把電燈熄滅了。他在黑暗中躺着，在等候。他睡不着。便又開亮了電燈。那瓶海納賽兀立在桌子上。還沒有開瓶。他站起來，重新坐到了窗邊。夜寒很重，夜空很高，繁星閃爍。有幾隻貓兒，在場地上尖叫。一個穿着短褲的人，在對面陽台上站着，渾身的抓爬。祇見他大聲地打了個呵欠，走進開亮着電燈的房裏去了。雷維克望望那牀



鋪。他知道他是睡不着覺的。可是也沒有閱讀的意思。連他剛纔看過的什麼，都已經記不起來。出去吧——那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到什麼地方去呢？反正都一樣。他又不想出去了。他想知道一個究竟。他媽的——他拿起了那瓶高涅克酒，却又放回桌上。於是在他口袋裏找了幾顆安眠藥片。就是給紅頭髮的萬根斯坦的那一種。他現在一定在睡覺了。雷維克吞嚥了幾顆。可是他自個兒能不能睡着，却有點兒懷疑。便又摸出了一顆。要是瓊恩來了，他就會醒來的。

——她並沒有來。第二天晚上，她也沒有來。

尤琴妮走進了那間病房，裏邊正躺着一個割掉了胃部的病人。「電話，雷維克先生。」

「誰打來的啊？」

「我不知道。我沒有問。那是外面那位接線小姐告訴我的。」

雷維克一下子聽不出是瓊恩的聲音。好像很模糊，很遙遠。「瓊恩，」他說，「你在哪兒啊？」

這語氣，彷彿她已經離開巴黎似的。他簡直希望她說出她在里維耶拉的什麼地方。以前，她從來沒有打過電話到他醫院裏。「我在自己的公寓裏，」她說。

「在這兒巴黎嗎？」

「當然囉。不在巴黎在哪兒啊？」

「你病了嗎？」

「不。爲什麼你這樣問？」

「因爲你打電話到我醫院裏來。」

「我先打到你旅館裏。你已經出來了。所以我打到你醫院。」

「有什麼岔子嗎？」

「沒有。有什麼岔子呢？我要問候問候你好。」

這時候，她的聲音纔比較清晰了。雷維克掏出了一枝紙烟，拿出一冊火柴，用肘子將火柴冊的上端壓住，撕下了一根火柴，燃旺了。

「這兒是醫院，瓊恩。」他說。「所以聽到的電話，往往是肇禍和病症。」

「我沒有病。我睡在牀上。可是並不是生病。」

「好的。」雷維克將那冊火柴，在白油布台毯上，朝前往後地推弄着。他在等候着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瓊恩也正在等候呢。他聽得到她的呼吸。她要他先說話。這樣，在她比較方便一些。  
「瓊恩。」他說。「我現在可不能再這麼聽下去了。病人已經把繃帶解開，在等着我去，

我必須就走吧。」

她緘默了半晌。「爲什麼你不跟我通電話呢？」接着她這樣說道。

「我不會跟你通電話的，因爲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也不知道你現在住在哪兒。」

「可是我告訴過你的啊。」

「沒有，瓊恩。」

「可是我告訴過的。」她現在是理直氣壯了。「我確實還記得你一定忘記了。」

「好的。就算我忘記了吧。那就請你再告訴我一遍。我有一枝鉛筆可以記下來。」

她給他一個地址和電話號碼。「我確實記得告訴過你的，雷維克，確確實實的。」

「好的，瓊恩。我現在要去了。你今夜跟我一塊兒去吃飯，好不好？」

她又緘默了一會兒。「你爲什麼不可以來看我呢？」她說。

「好。那也可以。今夜八點鐘怎麼樣？」

「爲什麼不是現在就來呢？」

「現在我有事。」

「多少時候？」

「大約一個多鐘點。」

「那麼，完了以後就來！」

你晚上就沒有時間哪，他想着便問，「爲什麼晚上不能啊？」

「可是雷維克，」她說，「有時候你是不知道那些最簡單的事的。因爲我要你現在就來。我不願意等待到晚上。否則，我爲什麼在今天這個時候，就打電話到你醫院裏來呢？」

「好的。那麼待這兒事情完了，我就來。」

他趑趄地將那張紙條兒摺了起來，走向病房。

那座房屋座落在柏斯加爾路的拐角上。瓊恩住在頂層。她開了門。「請進來，」她說。「你來了，真是好極了！請進來！」

她穿着一襲很簡單的黑外衣，縫製得好像男裝似的。她有一種脾氣，雷維克很喜歡，那便是，她從來不戴毛茸茸的絹綢，也不穿絲綢的衣裳。她的臉色，比往常更蒼白了，而且彷彿有點兒惱怒。「請進來，」她說。「我已經在等着你呢。你來看看我的生活。」

她帶着路。雷維克微笑着。她很飄逸。事先彷彿考慮過所發的問話。他望着她那標緻的

美人肩。陽光洒落在她的頭髮上。在這個屏息的俄頃，他實在覺得很愛她呢。

她帶着他走進了一個很大的房間。這原是一間攝影室，現在蕩漾着下午的陽光。一個既高且闊的窗洞，臨靠着拉斐爾路與普羅頓路中間的那些個花園。靠右，可以一直望到無聲門。背後，金碧交映的，乃是森林的一角。

房間裏的陳設，有種半新不舊的味兒。一張長椅，罩着一條顏色太藍的套子；幾把椅子，看上去比坐上去，彷彿更舒服得多；太低矮的桌子；一盆橡樹，一架美國出品的無線電唱片機，角落裏還有一隻手提皮包。這兒雖然沒有什麼足以擾亂心緒的東西，可是雷維克却並沒有多想什麼。要就是挺好的，或者就是挺壞的——半好不壞的東西，在他都覺得是無所謂。祇是那棵橡樹，他可看不順眼。

他發現瓊恩在注視着他。她不知道他到底會怎麼樣，可是她敢斷定會冒一下子險的。「好極了，」他說。「又寬敞，又好。」

他掀開了無線電唱片機的蓋。那是一架旅行箱似的東西，有着自動調換唱片的設備。一大疊唱片堆在旁邊的桌子上。瓊恩檢出了幾張，放了上去。「你知道怎麼開的嗎？」

他知道的，可是他說，「不知道。」

她旋開了電鈕。「好奇怪。會連唱幾個鐘頭呢。不用起來換唱片，也不用起來拿掉的。祇要躺在那兒聽，看看外面更黑了，於是就入夢啦。」

這架無線電唱片機倒是挺好的。雷維克知道這種出品，也知道它的價值，當在二千法郎左右。於是，這房間裏迴蕩着輕柔的樂音，唱着巴黎最流行的歌曲。J'attendrai——（法語：『我要等着——』）

瓊恩向前靠着在傾聽。「你喜歡這支歌嗎？」她這樣問。

雷維克點點頭。他並不在望着那架無線電唱片機。却在望着瓊恩。望着她的臉，看她的神氣，彷彿給樂聲所迷戀所沉溺了。跟她在一起，多麼安閒啊，爲了這點兒他所沒有的安閒，他又多麼的愛着她！完了，他想，沒有一點兒痛苦，祇有一份感情，彷彿一個離別了義大利，回到朦朧的北方去的人。

她站起來，微笑着。「來——你還沒有看見過那間浴室呢。」

「一定要我去看嗎？」

她彷彿搜索似的看了他一會兒。「你不要去看嗎？爲什麼不呢？」

「是的，爲什麼不呢？」他說。「當然囉。」

她撫摩着他的臉，吻着他，他知道那是爲什麼。『來吧，』她說着，就挽住了他的胳膊。

臥室裏的陳設，完全是法國的風味。一張仿古的大牀，路易十六世的形式；一張同樣形式的腰圓形梳粧台；一面仿古的奇形怪狀的鏡子；一條新式的奧蒲生地毯；凳子，椅子，一切都像次等電影裏的道具。其中還有一隻佛羅倫斯的十六世紀的古箱櫃，細工鑲嵌的精品，放在裏邊顯得一點兒也不調和，彷彿一個雜在許多 *Nouveaux riches*（法語：暴發戶）中間的公主。它被主人家滿不在乎似地推在一個角落裏。而在箱櫃的珍飾着的蓋上，却放着一頂簪着堇菜的帽子和一雙金色的鞋子。

牀鋪翻開着，並沒有整好。雷維克看得出瓊恩躺睡的位置。有幾瓶香水，放在梳粧台上。一個壁櫥開啓着。裏面掛着很多的衣服。比從前更多了。瓊恩沒有鬆開雷維克的胳膊。她還是偎倚着他。『你喜歡嗎？』

『好得很。跟你很配的。』

她點點頭。他可以觸摸到她的手臂，她的胸脯，不期然地貼緊了她。她也任其所以，由他擺佈。她的肩膀，碰着他的。她的臉現在倒甯靜了；先前流露着的那份惱怒的神色，現在是一點兒也沒有了。祇覺得很堅定，很明澈。雷維克彷彿覺得還不止是一種隱藏着的滿足，而是



一種幾乎看不出來的，勝利的遙遠的陰影。

奇怪，卑賤粗鄙，對於她們倒是挺適合了，他想。她簡直想把我當作次等的舞男，她居然恬不知恥地把她情人爲她佈置的地方，帶給我看看——而同時，她還活現出一副薩摩索列斯勝利女神●的姿態。

「真是可憐見的，你連這點兒東西，也不能夠有呢，」她說。「一家公寓。一個人的感覺就不同了。跟住在那些可怕的旅館裏的情形，又不同啦。」

「你說的對。便是這樣參觀一下，也覺得很好的。我現在要走了，瓊恩——」

「要走了嗎？看好了嗎？可是你纔到這兒來了呢！」

他捏住她的手。「我要走了，瓊恩。走了的好。你一定跟什麼人同居了。我不願意把我愛着的女人，分給人家。」

她把那隻跟他捏着的手，摔開了。「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話？我——誰這樣告訴你的？怎麼回事——」她凝視着他。「當然囉，我猜一定是莫洛索夫，那個——」

「不是莫洛索夫。誰也不會告訴我什麼。那是事實告訴我的。」

她的臉，立刻暴怒得灰白了。她原是那麼地堅定的，可是現在却發作啦。「我知道了！是因為我租下了一家公寓房子，而且不在希海拉柴特工作了！當然有人在照顧着我啦。當然的！決沒有其他的原因的！」

「我並沒有說，有人在照顧着你。」

「還不是一樣！我明白的！你先把我介紹到那個可憐的夜總會去，然後你拋下我一個，人後來有人跟我談話，替我關心，於是立刻就說是有人在照顧着我了！那種看門人啊，就祇會有這種醜態的幻想。一個人不論男女，都應該工作，應該自立，這念頭固然打不進那個祇會拿小賬的人的心裏！然而你，遠勝人家的你，居然會相信！你自個兒也應該覺得羞恥吧！」

雷維克轉過身來，用胳膊攔住了瓊恩，把她舉過踏腳板，擲到了牀上。「好好地在那兒。」他說，「現在可不許你胡謔！」

她駭得發怔，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你也要來打我嗎？」她然後這樣問道。

「不。我就不要你這樣嘍叨。」

「這樣嚇不了我的。」她用一種低沉而抑壓的聲音說，「這樣嚇不了我的！」

她靜靜地躺在那兒。顏色慘淡，嘴唇發白，眼睛彷彿玻璃，閃着死沉沉的光芒。胸脯袒露

了一半，一隻赤裸着的小腿掛在牀口上。『我打電話給你，』她說，『沒有其他的意思，我期待着跟你在一塊兒——而現在，居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她傲岸地重複着。『我覺得你，真是兩樣了！』

雷維克站在臥室的門口。他看着這個陳設了仿古傢具的房間，他看着瓊恩橫躺在牀上，他覺得一切都是很調和的。他在發着自個兒的脾氣，幹嗎要說那些個話。他應該一句話也不說，反身就走的。可是她也許會趕到他那兒，事情還不是一樣。

『你，』她說道。『你這樣對待我，我希望你是最後一個人了。我覺得你，完全兩樣啦。』他沒有回答。一切都平凡得叫他受不了。突然他又覺得不明白，爲什麼她不來了三天，就一直睡不着覺。爲什麼這些個事情，還這樣影響着他？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枝紙烟，燃上了。他覺得嘴裏很乾。他聽到那架無線電唱片機，還是在唱着。還是先前唱過的那一張——  
J'attendrai。他便走到隔壁房裏去，把唱機關掉了。

當他回來的時候，她還是動也不動地躺着。看來她是沒有動過的。可是她的晨衣，却比剛纔蓬的更開了。『瓊恩，』他說，『這些個事兒，我們還是少講爲妙——』

『不是我開始的啊。』



她不則聲。呼吸促迫了起來。儘瞪着眼望他。

「瓊恩，」他說。「那天晚上你到我這兒來的時候，我總以爲你會回到我這兒來的了。我當然不需要知道這中間的情形。你回來。那就夠了。這便是一種誤會。可是你並沒有回來。」

「我沒有回來嗎？那個時候不是回來了嗎？難道回來的是個鬼嗎？」

「你祇來了一下。並沒有就回來。」

「我覺得那太錯綜複雜了。我倒很想知道，這中間有怎樣的差別？」

「你知道的。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今天我纔知道了。你一定跟什麼人在同居。」

「這樣說起來，我一定跟什麼人在同居！又要講這些個事情了！我又沒有幾個朋友，而你偏說我跟什麼人同居！也許我應該一天到晚關閉起來，不要跟一個人講話，這樣纔沒有人說我跟什麼人同居嗎？」

「瓊恩，」雷維克說。「不要這樣荒謬！」

「荒謬嗎？誰是荒謬的？你纔是個荒謬的人！」

「隨你說吧。你一定要我強力地將你從門邊推開嗎？」

她還是沒有動。「假如我真跟人家同居了，也與你有什麼相干啊？你自個兒說過，你不要知道這些個事情的。」

「是的。我實在也不要知道。我已經想過了。過去的事情，跟我沒有關係。那是一種誤會。我應該更明瞭一點真相。我很可能，很想自個兒欺騙一下。這是弱點。可是，那也不會改變事實啊。」

「爲什麼不會改變呢？你祇要承認自己是錯了——」

「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也不單是過去跟人家同居的問題。你現在還同居着。而且你還想同居下去。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知道呢。」

「不要撒謊！」她突然從容地打斷了他的話。「你一直知道的。那個時候也知道。」

她凝視着他的臉。「是的。」他說。「就說是我知道的吧，可是我並不是要知道的。我雖然知道，却並沒有相信。你不會瞭解的。像這一類的事情，女人就不會有。再說，這與我們的事也無干。」

她的臉上，突然籠罩着一種狂暴而絕望的恐懼。「歸根結蒂，對於一個沒有加害過我的人，我是不能夠一下子拋掉的——要是僅僅爲了你翻出那些舊案來！你瞭解嗎？」

「哦，」雷維克說。

她站在那兒，像一匹給趕在角落裏的貓，它正想蹿跳，可是腳底下的那塊土地，却給拖開了。「你真的瞭解了？」她愕然地問。眼睛裏的那股緊張神色，消逝了。她讓肩膀沉落下來。「你既然瞭解了，爲什麼再要磨折我，」她懶懶地說。

「不要擋着門口。」雷維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這椅子坐上去比看上去更不舒服。瓊恩遲疑着。「來吧，」他說，「我現在不會跑掉了。」

她踉蹌地走到他面前，讓自個兒坐到了長椅上。她裝作很疲憊的樣子，可是雷維克看得出她實在並不疲憊。「給我喝點兒酒吧，」她說。

雷維克看出她在拖延着時間。於他，反正也無所謂。「酒瓶在哪兒？」他問。

「在那邊櫥裏。」

雷維克打開了矮櫥。裏邊放着好幾個酒瓶。大多是白薄荷酒。他表示厭惡的神情，望了一眼，就把它們推開了。在另外一個角落裏，他發現了半瓶瑪得爾，一瓶蘋果白蘭地。蘋果白蘭地的酒瓶還沒有開。他就將它留在那兒，拿出了那瓶高涅克。「你現在要喝薄荷白蘭地嗎？」他轉過頭去問。

「不，」她坐在長椅上答道。

「好的。那我就拿高涅克給你。」

「還有蘋菓白蘭地酒呢，」她說，「你就開一瓶蘋菓白蘭地。」

「高涅克也可以啊。」

「開那瓶蘋菓白蘭地。」

「過些時候再開。」

「我不要喝高涅克。我要蘋菓白蘭地。請你開瓶吧。」

雷維克又在櫥裏瀏覽了一下。靠右，那些白薄荷酒是爲那個人備了的——而左邊，那瓶蘋菓白蘭地，纔是備給他的。一切都收拾得那樣的整潔，那樣地像主婦似的，叫人很感動。他拿了一瓶蘋菓白蘭地，開了塞。到底爲什麼不開呢？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在這樣無情地分離的情景下，他們所愛喝的酒，也敏感地變得拙劣了。他檢了兩個酒杯，回到桌邊。瓊恩就望着他斟酒。

窗外，下午的陽光金黃地照耀着。現在，陽光更鮮彩了，天空也見得更晴朗。雷維克望着他的錶。正巧走過三點。他又望了望秒針；他想，這個錶已經停了。可是秒針，彷彿一隻小小的



金船嘴，依然在錶面上轉圈子。這是事實——他來到這兒，祇有半個鐘點。薄荷酒，他想。怎麼樣的味兒啊！

瓊恩蹣縮在那張藍套的長椅上。「雷維克」她以一種柔軟的聲音說着，顯得很疲憊而謹慎。「那是不是你的另一套手段，還是你真的已經瞭解了？」

「不是手段。那是真的！」

「你瞭解了嗎？」

「是的。」

「我早知道的。」她對着他微笑。「我早知道的，雷維克。」

「那是很容易瞭解的。」

她點點頭。「我需要時間。這不能一下子做的。他沒有加害過我。我又不知道你到底會不會回來！我現在不能就跟他說的。」

雷維克吞嚥了一口蘋菓白蘭地。「我們爲什麼一定要仔細分析啊？」

「你應該知道。你應該瞭解。那是——我需要時間。他會——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做。他是愛我的。而且也需要我的。這一切，都不是他的過失。」

「當然不是。那就隨機應變吧，瓊恩。」

「不。祇要一個很短的時間。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她斜倚着長椅上的枕墊。「而這兒的公寓，雷維克——也不像你所想像的。我自個兒賺錢。比以前賺的多了。他幫助我。他是一個演員。我在電影公司裏擔任一個小小的配角。是他介紹我進去的。」

「我就這麼想。」

她沒有注意他。「我原沒有多大的天才，」她說。「我也不瞞着自個兒。可是我就想脫離那個夜總會。在那兒，一個人是不會有前途的。這兒就有。即使沒有天才也無所謂。你也許覺得這些都很可笑吧——」

「不，」雷維克說。「倒是很合理的。」

她瞧着他。「你到巴黎來，起初就抱着那樣的志願嗎？」他這樣問。

「是的。」

她坐在那兒，他想，乃是一個挨受責備的無辜，正給生活和我在虐待着。她很甯靜，第一陣暴風雨已經消逝了，她會寬恕我的，不過，要是我不是就走，她會把最近幾個月來的經過，詳細地講給我聽，這一株鋼鐵似的蘭花，我到這兒來原想把它折裂的，可是它這樣地

圓融靈活，簡直使我不能不承認她是對的了。

「好的，瓊恩。」他說。「現在你已經進步到這樣了。你還會得進步的。」

她向前靠着。「你以為這樣嗎？」

「當然囉。」

「真的嗎，雷維克？」

他站起身來。再過三分鐘，他也許會讓她談到電影方面的生意經了。一個人決不能跟她們討論這些個事，他想。一個人往往支持失敗者的。邏輯彷彿是在她們手裏邊的蠟。一個人應該實行，應該結束這一席談話。

「我不是那個意思，」他說。「那些個事，你最好去請教你們的專家。」

「你已經想走了嗎？」她問。

「我不能不走了。」

「爲什麼不能再耽一會呢？」

「我不能不回到醫院裏去。」

她捏住他的手，抬着頭望他。「你剛纔說過，醫院裏沒有事了，你纔來的。」

他考慮着要不要告訴她，他不想再來了。可是今天做到這樣，也已經很夠了。對於她，對於他，都已經很夠了。她雖然防過了下來，却仍然是一樣的事情還是會發生。「就在這兒，雷維克，」她說。

「我不能。」

她站起來，偎倚着他。那也是，他想，老套兒。平庸而熟練的。她居然什麼也沒有省略掉。可是誰希望貓兒吃草呢？於是他鬆開了。「我一定要回去了。醫院裏還有一個垂死的病人。」

「醫生們總是有着一大篇理由的，」她慢吞吞地說道，瞟着他。

「像女人們一樣的呢，瓊恩。我們掌握着死亡，你們掌握着愛情。所以，都有天下一切的理由，天下一切的權利。」

她沒有回答。

「而且，我們也有很強的胃，」雷維克說。「那是我們所需要的。否則，我們就不能夠工作了。人家的暈厥，正是我們發生興趣的事。再會吧，瓊恩。」

「你會再來嗎，雷維克？」

「不要想它了。隨你去應付吧。你自個兒會知道的。」

他急急地走到門口，也沒有回過頭來。她沒有跟上他。可是他知道，她在目送着他。他覺得麻木得古怪——彷彿在水底下走路。

窗外傳來戈爾特堡家裏的尖叫聲。雷維克諦聽了一會兒。他覺得也不像是老頭兒戈爾特堡拿什麼東西來摔他的太太，也不像是他毆打她。後來也就不聽見什麼聲音了。祇有奔跑的脚步，接着在惠生霍夫房間裏，一陣簡短的激動的談話，和一陣碰門的聲響。

即刻，就有人在敲他的房門，衝進來的是旅館的房東太太。「趕快——趕快——戈爾特堡先生——」

「什麼？」

「他自縊了。在窗子上。趕快——」

雷維克摔下了他的書本。「警察來到這兒了嗎？」

「當然還沒有。否則，我不來招呼你了。她纔發現他呢。」

雷維克跟着她奔下了樓梯。「他們已經把他解下來了嗎？」

「還沒有。他們正扶着他——」

在薄暗的房間中，一堆黑魘魘的人羣站在窗口。露絲·戈爾特堡、惠生霍夫，還有另外幾個人。雷維克先把電燈開亮了。惠生霍夫和露絲·戈爾特堡，把那個老頭兒戈爾特堡抱在胳膊裏，宛如一個木偶似的，另外一個人正在顫抖地解鬆那個繫在窗門上的領帶。

「把他解下來啊——」

「我們沒有刀。」露絲·戈爾特堡這樣嚷。

雷維克從他藥包裏拿出了一柄剪刀，剪着結子。這個結，是用光潔的厚綢領帶繫着的，費了好多時候纔剪開。雷維克在剪着領帶的時候，戈爾特堡的臉就在他面前。那雙突出的眼睛，那個張大的嘴，那幾莖灰色的鬚鬚，那個厚厚的舌頭，那條墨綠地白點的領帶，深深地陷入他瘦細而腫脹的喉嚨——整個的身體，在惠生霍夫和露絲·戈爾特堡的胳膊裏振盪着，彷彿笑得前仰後合的樣子。

露絲·戈爾特堡的臉，漲得通紅，而且滂沱着涕淚，在她旁邊的惠生霍夫，扶着這個比活着更重的身體，也兀自在流汗。兩張濕漉漉的惶遽的臉，上面就是那個輕微地搖擺着的

猶笑的頭，一經雷維克剪斷了領帶，這頭顱立刻落到了露絲·戈爾特堡的身上，駭得她直叫起來，她連忙摔掉了手臂，於是那身體瀉到了旁邊，張開着胳膊，彷彿奇形怪狀的丑角似地學着她的動作。

雷維克立刻搶住了那個身體，惠生霍夫幫着他抬放到地板上。他解鬆了喉嚨上的活結，開始檢驗那身體。

『去看電影的，』露絲·戈爾特堡喃喃地說道。『他約我出去看電影的。』露珊，他說，『你難得娛樂的，爲什麼不到康賽爾大戲院去，那兒正在放映一張嘉寶的片子，克里斯丁皇后，你爲什麼不去看看啊？』定一個好點兒的座位，定一個靠手椅子席或者一個包廂，去看坐這麼兩個鐘頭，拋開這些煩惱的事，也挺有意思的。』他溫存地說道，撫摸着我的臉頰。『看完電影，還可以到蒙梭公園前面的咖啡館去，吃一點兒巧克力和香草冰淇淋，痛快地玩一次，露珊，』他說了，我就去了，回來的時候，那兒——』

雷維克站了起來。露絲·戈爾特堡便停住了說話。『他一定在你出去以後就自縊的，』他說。

她把拳頭掩住她的嘴。『他是——』



道。『我們還可以試一下。先用人工呼吸法。你懂得人工呼吸法嗎？』雷維克問惠生霍夫。

『不懂得不多。有點兒懂。』

『你瞧我的。』

雷維克捏住了戈爾特堡的兩條胳膊，先把它們往後折到地板上，然後往前折到他胸口，就這樣忽前忽後地推挽着。戈爾特堡的喉嚨，突然咕嚕了一下。『他活了！』那個女人尖叫起來。

『不。那是給壓緊了的一股氣。』

雷維克又示範了幾次。『就這樣。你們試吧。』他跟惠生霍夫說。

惠生霍夫勉強地跪伏在戈爾特堡的後面。『動手啊。』雷維克不耐煩地說道。『捏住他的腕節。最好是捏住他的小臂。』

惠生霍夫流着汗。『再用出點勁兒。』雷維克說。『把他肺裏的空氣都壓出來。』

他轉過頭去望那房東太太。其時，更多的人湧進房間裏來了。便向房東太太作了個手勢，叫她到門外去。『他死啦。』他走到走廊裏說。『裏邊在施行人工呼吸，已經沒有用啦。總

算盡過人事了，已經沒有其他的辦法。現在要是能救活啊，那纔是奇蹟呢。」

「那我們怎麼辦？」

「照例的手續。」

「救護車嗎？急救嗎？那就是說，十分鐘之後，警察就會趕到了。」

「無論如何，你總得要報告警察局的。戈爾特堡夫婦，他們都有身份證嗎？」

「有的，都有用的護照和身份證。」

「惠生霍夫呢？」

「也允許居留的展期的護照。」

「那就好了。告訴他們兩個人，不要說我在這兒。祇要說，她回家，發現了他，先叫起來，惠生霍夫剪下那根結子，實施人工呼吸法，等着救護車趕到。你能夠嗎？」

房東太太睜着那雙鳥兒似的眼睛，瞧着他。「當然囉。警察來的時候，我一定也在場。我可以留意的。」

「那就好。」

他們回去了。惠生霍夫還在彎着腰，替戈爾特堡施行人工的呼吸。這一下，真像兩個人

在地板上做着健身操。房東太太仍然站在那門口。『Mesdames et messieurs』（法語：太太們，先生們，）她說。『我必須去通知救護車，報告警察局了。我先去通知救護車。病院裏的監丁或者醫生隨着救護車來到這兒之後，他們就會去報告警察局的。至遲在半個鐘頭之內，他們都會來到這兒。你們各位，假如沒有證明文件的，最好即刻去整理行裝，至少把那些攤在外面的東西收拾起來，搬到下面「墓穴」裏去，人也躲在那邊。很可能那些警察會搜查房間，找尋見證。』

房間裏的人，立刻就走空了。房東太太向雷維克點着頭，表示她會關照露絲·戈爾特堡和惠生霍夫的。他把放在領帶旁邊地板上的藥包和剪刀，也檢了起來。這條領帶上還有一塊公司的標識，上面是『S·福爾台爾，柏林』幾個字。這條領帶，至少要值十個馬克。總是在戈爾特堡得意的時候買來的。雷維克也知道這家公司。他自個兒也在那邊交易過的。咧。

他急急地將一些零星雜物，塞進兩個手提皮包，寄存在莫洛索夫的房裏。這祇是萬一的防備。大概那些警察不至於找什麼麻煩的。然而還是謹慎點兒的好——斐南的覆轍，還平記在雷維克的心裏。於是他走到『墓穴』裏去了。

許多客人都在慌張地奔跑着。他們都是沒有證明文件的客人。是非法的部隊。女侍克拉蕾茜和侍役裘恩正在指揮着將箱篋藏到毗連着「墓穴」的壙道似的房間裏。這時候「墓穴」裏原來在準備晚飯了。桌子已經擺好，這兒那兒的都是麵包筐，廚房裏傳出一陣油膩和魚腥的氣息。

『鎮定點兒，』裘恩跟那些個胆怯的難民們說。『警察不會這麼快的。』

可是難民們却沒有微幸的心理。他們不肯信賴命運。便都急急地拿着一些零星雜物，擠進了地窖。那個西班牙人亞爾華萊士也在其中。房東太太傳話給旅館的各處，說是警察在來了。亞爾華萊士好像表示歉意似地向雷維克微笑着。雷維克却不明白所以然。

一個瘦長個子，沉靜地走到他近旁。他叫恩斯特·薩登巴恩，是一個語言學和哲學博士。『演習，』他跟雷維克說。『上裝的預演。你就想耽在「墓穴」裏嗎？』

『不。』

薩登巴恩，這一個六年來的老將，便聳聳他的肩膀。『我倒想耽着。我倒不想躲開。我以為他們除了找尋那件案子的見證以外，不至於有其他的舉動。對於這麼一個德籍猶太死人，誰會感覺到興趣呢？』

「不是對他。乃是對於活着的非法的難民。」

薩登巴恩揪着他的夾鼻眼鏡。「於我也無所謂。你知道我上一回搜查時候的情形嗎？那一回啊，甚至有一個副警察長走到「墓穴」裏來的。那還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我就穿了裘恩的一件白短套，收拾着桌子。還請他喝白蘭地呢。」

「那倒是好主意。」

薩登巴恩點點頭。「任何人總會有來得及逃跑的機會的。」他坦然地大踏步走到廚房裏去，看有什麼晚餐的菜蔬。

雷維克打「墓穴」的後門，穿到了外面的場地上。一隻貓，擦過他的腳邊，一溜烟跑過去了。其餘的客人，也走到他面前。大家都在街道上分散。亞爾華萊士的腳，還是有一點兒跛。也許施行一次手術，還可以醫好的，雷維克這樣惘然地想着。

他坐在丹爾納廣場。突然心血來潮，覺得今夜瓊恩或許會來的。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他祇是這樣驀然地感覺。

他吃過了夜飯，慢慢地踱回到旅館。天氣暖洋洋的，在狹窄的街道上，那些出租房間的

旅館招牌，這時候正閃亮着紅光，把傍晚的夜空染成了紅色。從那些掛着帘幔的窗子後面，透漏出一縷縷燈光。一羣水手，正在釘幾個娼妓的梢。他們都很年青，在這麼夏天多灌了點兒酒，就顯得熱烘烘的，高聲地談笑着；接着就在一家旅館裏消失了。什麼地方傳來口琴的樂音。一個思想，彷彿一座烟火似地射在雷維克的心上，鬆裂了，在他頭頂散落開來，於是在黑暗中現出一片幻異的景象：瓊恩在旅館裏等着，要告訴他，她已經拋撇一切，又要回來了。他立定脚步。我怎麼啦？他想。爲什麼我站在這兒，爲什麼我的雙手在空中摸索，彷彿撫着項背，掠着頭髮似的？太遲了。一個人不能把往事呼召回來的。誰也不會回來。正如韶光不再一樣。

他一直走到了旅館，穿過場地，走進「墓穴」的後門。在門口，他看見一大羣人坐在裏邊。薩登巴恩也雜在這些人中間。並不喬裝着侍役，却是客人的面目。這危險，光景是已經過去了。於是他走進了門。

莫洛索夫在他房間裏。「我正想出門了，」他說。「忽然看見你的手提皮包，還以爲你又要到瑞士去呢。」

「一切都沒有事嗎？」

「哦，警察不會再來。他們已經把屍體發還了。一件很簡單的案子。屍體還在樓上；他們正在抬到外面呢。」

「好的。那麼我就可以搬回自己房間裏去了。」

莫洛索夫笑了起來。「那個薩登巴恩啊！」他說。「他一直在那邊。拿着一隻薄薄的公事皮包，裏面裝着些紙張什麼的，還有一副夾鼻眼鏡。他以一個律師的身份出現着，而且兼作保險公司的代表。居然跟警察還很兇。他把老頭兒戈爾特堡的護照，騙了下來。他揚言，他需要這護照；於是那警察祇註銷了他的身份證。護照讓他拿走了。他自個兒有沒有證明文件啊？」

「一張紙片也沒有。」

「好的。」莫洛索夫說。「這護照可真像黃金一樣地值錢呢。還有一年好用的。有人就可以憑着這張護照居住下來。不一定在巴黎，除非像薩登巴恩那樣地大胆。至於護照上的相片，那是很容易更換的。假如頂替的艾隆·戈爾特堡，年紀比他小，那麼另有一班塗改生日的專家，可以把護照上原有的生日塗改得天衣無縫。這是新式的靈魂轉世術——一張護照，供給了好幾個人。」

「那麼這位薩登巴恩，今後就改名戈爾特堡了嗎？」

「不是薩登巴恩他自己。他自己會拒絕。以爲這是不屑爲的。他是地下公民中間的堂·吉訶德。他相信命運，脾氣古怪，覺得像他這樣典型的人，原不會發生什麼事的，又何必借用別人的護照來掩護。你怎麼樣？」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我也不要。我是擁護薩登巴恩的。」

他拿了他的手提皮包上樓了。在戈爾特堡夫婦居住的走廊裏，碰到一個猶太的老頭兒，穿着一襲土耳其式的黑長衫，長髯飄拂，活像聖經裏的長老。那老頭兒毫無聲息地走着，彷彿穿着橡皮底的鞋子，在燈光慘澹的走廊裏，看去好像在漂飄着，朦朧而黝黯地。他推開了戈爾特堡的房門。一會兒，有一縷彷彿蠟燭的紅光，從裏邊照射出來，雷維克又聽到一陣古怪的，一半抑壓，一半潑刺，單調的，幾乎有調門兒的哭聲。那是雇來的婦人，他想。難道這些個事情，至今還有嗎？還是祇有露絲·戈爾特堡在舉哀呢？

他推開自己的房門，看見瓊恩靜坐在窗下。她便直跳了起來。「原來你來了！什麼事啊？爲什麼帶着手提皮包？你又要出門嗎？」



雷維克把手提皮包放到了牀邊。「沒有什麼事。祇是一種防備。有人死了。警察到旅館裏來。現在又沒有事了。」

「我打電話給你的。接電話的人說，你已經不住在這兒了。」

「那是我們的房東太太。她總是很謹慎而堂皇的。」

「於是我奔到這裏來。房間敞開着。裏面空空如也。你的東西都沒有了。我想——雷維克」她聲音震顫了起來。

雷維克費力地微笑着。「你以為——我是一個靠不住的傢伙。什麼責任都沒有的。」有人在敲門。進來的是莫洛索夫，手裏捧着兩個酒瓶。「雷維克，你可忘記了你的軍火

啦——

他看見瓊恩站在黑暗中，可是裝作沒有看見的神氣。雷維克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認識她。他把酒瓶遞給雷維克以後，沒有再進來一步，就出去了。

雷維克把蘋果白蘭地和華夫萊酒放在桌子上。從開着的窗子裏，傳來一陣他在走廊裏聽到過的聲音。悲悼死人的慟哭。一陣響了，消逝了去，又一陣起來。好像戈爾特堡房裏的窗子，也在暖夜的夜裏洞開着，而那具艾隆的僵硬的屍體，已經在陳設着桃花心木傢具的

房間裏，開始在慢慢地崩解。

「雷維克，」瓊恩說道。「我很悲哀。不知道爲什麼。已經一天了。讓我就在這兒吧。」

他沒有立刻就答復她。他覺得猛然的一怔。他預料她會婉轉地說的。却不會這樣的直截了當。

「多少時候呢？」他這樣問。

「到明天。」

「那也不夠長哪。」

她坐到牀沿上。「我們再能夠把那些個事情，忘記一次嗎？」

「不，瓊恩。」

「我不要什麼。我祇要睡在你身邊。或者，讓我睡在沙發上。」

「那不行。而且，我就要出去。到醫院裏去。」

「那不要緊。我可以等着你。我是常常這樣等你的。」

他沒有回答。他對於自己這樣的甯靜，不免有些兒驚異。在街上感覺到的那股熱情，那種興奮，現在都消逝得乾乾淨淨了。

「而且，你也不必再到醫院裏去，」瓊恩說。

他緘默了一會兒。他知道假如跟她睡了，那就什麼都完了。彷彿簽出一張空頭的支票。她會一次兩次地再來，把她所獲得的認爲是她的權利，她自己可以不必遷就，反而一次次地增加她的要求，直到完全落入她掌中，於是她最後變得勇敢了，毅然地遺棄他，結果還不是成了他自己的弱點，和粉碎的欲望的犧牲者，不僅顯示出懦怯，抑且顯示出絕對的腐惡。固然她並不存着那樣的心；他甚至還不知道，可是結果會變成那樣的。想起來也很簡單，一夜還無所謂；可是每一次，總要喪失他一部分的抵抗，喪失他終身不應該腐惡的一部分。天主教的教理問答，稱之爲違反聖靈的罪孽，對它懷着奇異而審慎的恐懼，而且又爲了是違背整個的教條，因此暗昧地說這罪孽是在今生，在來世，都不會受赦免的。

「那是真的，」雷維克說。「我的確不需要到醫院裏去。可是我也不要你就在這兒。」

他以爲要決裂的。想不到她竟還心平氣和地說：「爲什麼不呢？」

他應該向她解釋嗎？也能夠解釋嗎？「你已經不屬於這兒的了。」

「不。」

「爲什麼不呢？」

她真是多麼厲害啊！他想。祇是用反問的口氣，逼着他解釋。幸而解釋的人，也早已防備她這一着了。

「你知道的，」他說。「不要再傻問了。」

「你不要我了嗎？」

「不，」他答道，却又加上了一句違心之論：「不要你這種樣子。」

戈爾特堡的房裏，又傳來了單調的哭聲。對於死者的哀悼，完全是巴黎小街上那種利巴嫩牧羊人的悲慟。

「雷維克，」瓊恩說道。「你應該幫助我。」

「我幫助你，最好是讓我離開你。讓你離開我。」

她沒有理睬他的話。「你總應該幫助我的。我可以跟你撒謊，可是不願意再撒謊了。是的，固然還有一個人。可是跟他，勛跟你在一起，兩樣的。要是一樣，我就不會到這兒來了。」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枝紙烟。他摸到了那張紙。原來在這兒。現在他知道了。這彷彿一把冰冷的刀，不會傷人的。當然決不會。祇有在事前或事後。

「那是決不會一樣，」他說。「可是也往往會一樣的。」

我講的話又多麼膚淺啊，他想。近乎是，報紙上的健論。一個人把真情揭露出來的時候，便又見得那真情是多麼的卑鄙了。

瓊恩挺直了身子。「雷維克，」她說。「你要知道，若說一個人祇能愛上一個人，那是完全不確的。固然也有人祇能這麼做。他們是愉快的。可是也有人就錯綜得厲害了。你總知道的。」

他燃上了一枝烟。沒有抬頭望瓊恩，可是他就知道她這時候的臉色蒼白，眼睛幽沉，甯靜，而凝神，幾乎在哀懇着，脆弱得很的——可是就無法去克服她。那天下午在她公寓裏的神情是這樣的——彷彿一個御告的天使，充滿着信心和光明的醒悟，是一個假托救人的天使，而實際上她却企圖慢慢把人釘上十字架，使人逃不掉她的掌握。

「是的，」他說。「這是我們的一種遁詞。」

「倒不是遁詞。那樣做的人，也不見得愉快。一個人投降了下去，祇是不能夠自拔。這是一種凶兆，一種迷途，一種痼癩的發作——一種你必須經歷的階段。你也逃不掉的。它會跟

着你。它會扭住你。你如果不要它。反而更強烈了。」

「你爲什麼想起這些個事啊？要是更強烈，你就跟着做就是了。」

「我現在就在那麼做着哪。我知道，事實上我也沒有別的辦法的。可是——」她便改變了語氣。「雷維克，我一定不能夠失掉你。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可是我一定不能夠失掉你。」

雷維克抽着烟，却並不在辨別香烟的味兒。你不願意失掉我，他想。却也不願意失掉那個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就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這就是我一定要離開你的原因。這也並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那是很容易忘記的。你有各種的藉口。可是事實是這樣，它已經抓着你不讓你離開。而你固然會離開了。可是那樣的事，還是會發生的。而且常常會發生。這完全在於你。早些時候，我也能夠這麼做。可是我現在就不願意跟你攪。這便是我一定要離開你的原因。現在，我也許還能夠這麼做的。下一次啊——

「你以爲這是特殊的情形，」他說。「實在是，天下最普通的情形。所謂丈夫和情人。」

「那是不確的。」

「千真萬確的事。固然有很多的種類。可是你的情形，也便是其中的一種。」

「你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她直跳起來。「你又不是那樣的，過去既不是，將來也不會是。那個人啊，就更來得——」她自己打斷了話。「不，也不是那種樣兒的。我可解釋不出來。」

「讓我們稱之爲安全與冒險吧。說起來好聽點兒。實在是一樣的。你要這個，却也不肯放棄那個。」

她搖搖她的頭。「雷維克，」她在黝黯中說，用一種打動他心坎的語氣。「一個人可以用好的字眼兒，也可以用壞的字眼兒去形容的。可是事情本身，決不會改變。我愛你，我將愛你到我生命的終結。這句話我知道，我也明白。你是蒼天，我的一切思想，都在你那兒歸束。海枯石爛，此心始終不渝。這也不是謊話。反正不要你喪失什麼。這便是我一次兩次地到你這兒來的原因，也便是我始終不覺得遺憾，始終不認爲罪過的原因。」

「感情原是無所謂罪過的，瓊恩。什麼緣由，使你想起這些事情的呢？」

「我已經想過了。我已經想得很多了，雷維克。想到你，也想到我自己。你從來沒有完全的需要我。也許你自個兒還不知道。我總覺得，往往有什麼東西攔隔着我。我不能夠完全打入你的心。可是我需要！我是多麼地需要！時時刻刻，我總覺得你會離開我似的。我從來沒有

定過心。警察趕你出境了，你不得不離開——可是也許爲了另外的原因，發生同樣的事情——也許你有一天，自個兒要走了，不想就在這兒了，到什麼地方去了——」

雷維克在那朦朧的黝黯中，凝視着他面前的那張臉。她所說的，也有點兒對。

「事情總是這樣的，」她繼續着說。「總是的。於是有人需要我了，他祇要我一個，整個地，永遠地，沒有一點兒錯綜的瓜葛。於是我笑了，我並不需要，祇是玩着，彷彿也無所損失，很容易一下就摔掉的——於是，突然變成了一股更強烈的迫力，而我自個兒內心裏面，也有點兒覺得需要起來，我縱然抗拒，却沒有用，我知道不屬於那邊的，我內心中也並不全然覺得它需要，祇是很小的一部分，可是它驅迫着我，彷彿一種慢性的山崩，先是看着它發笑，不料一下子什麼都沒有了，抓不住了，你就無法再抗拒啦。可是我還是不屬於那邊，雷維克。我屬於你。」

他把紙烟丟到窗外。看它像火螢一樣落到了場地上。「要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瓊恩，」他說。「現在，我們已經無法改變啦。」

「我原不想改變什麼啊。它就會過去的。我屬於你。我爲什麼又回來啊？我爲什麼站在你的門前啊？我爲什麼等你在這兒，你趕我出去，我還是會來啊？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你以



爲我還有別的理由。那麼，什麼理由啊？假如那件事情滿足我，我就不會回來了。我早已把你忘記啦。你說，我追求你是爲了安全。那是不確的。爲的是愛。」

字眼兒，雷維克想。甜蜜的字眼兒。溫柔的虛偽的慰藉。幫助啊，愛啊，屬於你啊，又回來啊——都是些字眼兒，甜蜜的字眼兒。僅僅是些字眼兒。兩個人中間，有着這麼多的簡單、熱烈、殘酷的誘惑的字眼兒啊！還不是幻想、謊話、熱情、和自欺欺人的彩虹！他兀立在離別的夜裏，他甯靜地站着，在黝黯中，讓這些甜言蜜語的雨絲兒滴着他，這些字眼兒，沒有一點兒意義，就祇有離別，離別，和離別，一個人談到了這些個事，早已經萬事休矣了。愛神長着血染的頭顱。他不知道這些個字眼兒的。

「你現在應該走了，瓊恩。」

她站了起來。「我要就在這兒。讓我就在這兒，祇要今天這一夜。」

他搖搖他的頭。「你何必追求我呢？我又不是一个自動玩具。」

她偎倚着他。他覺得她在震顫。

「那無所謂。讓我就在這兒。」

他輕輕地推開了她。「你不應該瞞着那個人跟我好。沒有了愛，他會夠苦痛的。」

「我現在不能獨個兒回去。」

「你獨個兒也不會長久的。」

「我會，我現在就獨個兒住着。已經是幾天了。他出門啦。他不在巴黎。」

「原來如此——」雷維克心平氣和地說道。他望着她。「哦，至少你是坦白的。一個人知道這是應該跟你同情的地方。」

「這倒不是我到這兒來的原因。」

「當然不是。」

「我也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是的。」

「雷維克，我不願意獨個兒回家。」

「那我也可以伴送你。」

她慢慢地退後了一步。「你不再愛我了——」她溫柔地說，簡直有點兒恫脅。

「你是來發現這件事的嗎？」

「是的——那也是的。不僅是那個——那不過是一部份而已。」

「天啊，瓊恩，」雷維克不耐煩地答道。「那你剛纔聽到了一篇關於戀愛的最坦白的供狀。」

她沒有回答。祇是望着他瞧。「你以爲否則的話，我會留你在這兒，不管你現在跟誰在同居嗎？」他說。

她慢慢地微笑了起來。這不是真正的微笑——這是內心中的光芒，彷彿有人在她心裏邊點了一盞燈，這光芒漸漸地升上她眼睛了。「謝謝你，雷維克。」她說。隔了半晌，又很小心地瞟着他，「你不會離開我吧？」

「你爲什麼要這樣問？」

「你肯等我嗎？你不會離開我吧？」

「我想不會有多大危險的。以我跟你在一起的經驗判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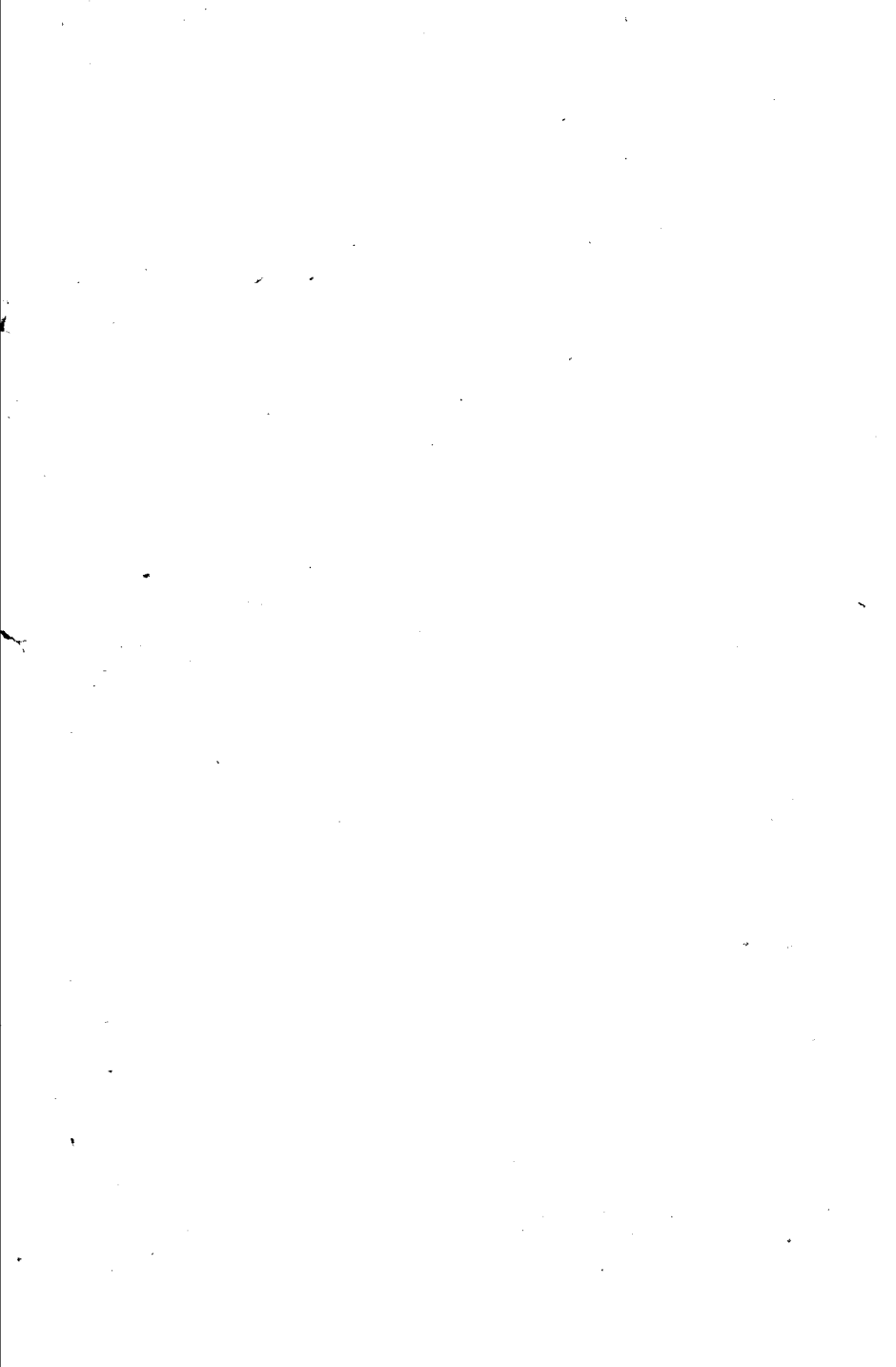
「謝謝你。」她改變了。她安慰着自己，可多麼的快啊，他想。然而，又爲什麼她不能夠這樣呢？她覺得即使不耽在這兒，也已經獲得她所需要的一切了。她便吻着他。「我知道你會這樣的，雷維克。你不能不這樣。現在我要走了。不必送我回家。現在，我可以獨個兒回去了。」

她站在門邊。「不必再到這兒來，」他說。「也不必想起任何事情。你不會死的。」

「不。晚安，雷維克。」

「晚安，瓊恩。」

他走到牆邊，開亮了電燈。你不能不這樣——他微微地哆嗦了一下。她們是泥巴和黃金製成的，他想。是欺騙和迷戀所製成。是虛偽和恬不知恥的真情所製成。他在窗邊坐了下來。底下仍然傳來那種低沉單調的哭聲。一個欺騙丈夫的女人，看着丈夫死了，便在那樣地悲慟。可是，也許祇因為宗教的約束而已。雷維克覺得很奇怪，他現在倒不覺得更不愉快了。



「是的，我回來了，雷維克，」凱蒂·海格斯特朗說。

她坐在朗卡斯忒旅館的房間裏。現在變得更纖弱了。皮膚底下的肌肉，彷彿沉陷了去，好像用一個精細的針啊什麼的從裏邊挖了個窟窿。她的儀表，更顯得瘦削，而皮膚也好，像很容易被撕裂的絲綢了。

「我以為你還在佛羅倫斯——或者在坎市——或者在美國。」

「我一直在佛羅倫斯。在腓埃索爾。直到我不能夠再忍受了。你還記得我怎樣力勸你跟我去嗎？書啊，火爐啊，夜晚啊，安靜啊？書是有的——火爐也有——可是安靜就未必了。雷維克，便是阿賽西的佛蘭西斯鎮也變得熱鬧了。熱鬧而騷動，跟那邊其他的地方一樣。以前跟鳥兒講述愛經的地方，現在盡是些穿着制服的人們，這兒那兒的在開拔，到處在宣傳，

到處在吹，彷彿不共戴天似的。」

「可是，那種情形是向來如此的，凱蒂。」

「以前不是這樣的。幾年以前，我們的管家還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他穿着孟却斯特的褲子和鞞皮的鞋子。現在啊，他已穿着高統皮靴，黑襯衫，佩着短劍，儼然是一個英雄了，他居然還發表演說，他說地中海必須屬於義大利，英國必須毀滅，尼斯、科西嘉和薩伏衣，必須歸還義大利。雷維克，這個多少年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的溫厚的國家，因為她被允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打勝仗，所以簡直像發了瘋。我有幾個朋友，在三數年前還是很有理智的，現在竟也認真地相信他們在三個月裏會戰勝英國了。全國鼎沸了起來。那兒是什麼情形啊？我在維也納逃出了褐衫的暴戾；現在又爲了黑衫的瘋狂，逃出了義大利。據說還有什麼地方有綠衫的呢，在美國有銀衫的，當然囉——難道全世界就在衣衫的狂熱中嗎？」

「真是啊。可是那也立刻就會改變的。變成一體的紅色。」

「紅色」

「是的。像血一樣的紅色。」

凱蒂·海格斯特朗俯視着場地。下午的陽光，穿過栗樹的葉叢，漏出了溫煦和綠色。

「一個人真是不相信，」她說。「二十年裏發生了兩次戰爭——真是太多了。第一次大戰，我們還喘息未定呢。」

「祇有戰勝者不是潰敗者。勝利會叫人粗魯的。」

「哦，也許是。」她望着他。「這樣說起來，就沒有多少太平日子了，是不是啊？」

「現在是的，確沒有多少日子了，我真耽憂呢。」

「你以為我有足夠的時間嗎？」

「爲什麼沒有呢？」雷維克抬起頭來。她沒有躲避他的視線。「你看見費奧拉沒有？」

他問。

「看見的，看見過一兩次。像他這樣沒有傳染到黑死病的，就沒有幾個人。」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祇是等待着。

凱蒂·海格斯特朗從桌子上拿過了一串珍珠，讓它們滑瀉到手心裏。在她修長纖細的玉指中，它們都彷彿是名貴的念珠。「我簡直有點兒流浪猶太人的感覺，」她說。「原想找點兒甯靜。可是我大概錯認了時機。現在是，到處都找不到甯靜了。祇有這兒——倒還留贖着一點。」



雷維克望着那珍珠。它們在形狀醜陋的灰色輕體動物裏，給一顆沙粒什麼的刺插了進去，日積月累地形成。這些微光閃爍的美飾，原來是由偶然的刺戟而產生的一個人應該記住着這些，他想。「你還想到美國去嗎，凱蒂？要是能夠離開歐洲，誰都應該這麼打算的。別的事情，都嫌得沒有時間了。」

「你要把我打發開嗎？」

「那倒不是。可是，你不是說過，你預備解決了你的事情，回到美國去嗎？」

「是的。可是現在我不想去了。現在還不想。我要在這兒，再耽些個時候。」

「巴黎過夏天，很熱又不很舒服呢。」

她把珍珠放開了。「如果是最後一個夏天啊，也就不覺得什麼了，雷維克。」

「最後一個夏天？」

「是的。我返國之前的最後一個夏天。」

雷維克不作聲。她到底知道多少呢？他懷疑着。費奧拉跟她怎麼說的啊？

「希海拉柴特那邊的情形怎麼樣？」她這樣問。

「我也好久不去了。莫洛索夫說，那邊每夜都是客滿的。跟別的俱樂部一樣。」

「在夏天呢？」

「是的，本來，大多數的俱樂部都要歇夏的。你覺得奇怪嗎？」

「不。在末日以前，大家都把能夠抓住的東西，抓住了不放。」

「是的，」雷維克說。

「什麼時候你帶我到那邊去好不好？」

「當然好的囉，凱蒂。隨你什麼時候。我以為你不願意再到那邊去了。」

「的確我是那樣想過的。可是，我又改變了主意。我也想把能夠抓住的東西，抓住它。」

他望着她。「好的，凱蒂。」他然後說。「隨你什麼時候高興。」

他站了起來。她跟他一起走到了門口。她倚在門柱上，纖細而娉婷的，皮膚乾燥而滑澤，彷彿一碰到就會沙沙作響似的。她的眼睛，比以前更清澈更大了。她伸出手來給他。手是灼熱而乾燥的。「你爲什麼不肯告訴我，我害的是什麼病？」她毫不經意地問道，彷彿問着什麼天氣啊之類。

他盯視着她，却不給她回答。

「我是該受的，」她說道，臉上浮出一種似乎譏諷却無譴責之意的微笑。「再會吧，雷」

維克。」

那個割掉了胃部的病人，畢竟死了。他呻吟了三天，嗎啡也沒有用。雷維克和范勃爾都知道他會死。他們原可以讓他早死三天的。可是他們到底沒有做，因為宗教所給的啓示，要愛我們的鄰人，而且禁止縮短別人的災厄。另外還有支持這個啓示的法律。

「你發過電報去通知他的家屬嗎？」雷維克問。

「他根本沒有什麼家屬，」范勃爾說。

「那麼通知了他的親戚朋友嗎？」

「一個也沒有。」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祇有他住的那家公寓的女管家在這兒。他從沒有收到過任何的信件，除了什麼郵購部寄來的目錄和小冊，關於什麼酒中毒啊，肺病啊，梅毒啊之類。他也從沒有

● 要愛我們的鄰人：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節：「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譯者

來訪的客人。他預付了手術費和四星期的住院費。實在祇住了兩星期，這點兒住院費也付得太多了。女管家到這兒來說，他曾經答應過把他所有的東西都送給她的，因為她替他照顧了多時。她還要求醫院退給她兩星期的住院費。她的樣子，倒像是他的母親。你不妨去看看這位母親的樣子。她說，爲了他，她已經代付了一切的費用。她爲他付出了房租。我便告訴她，他在這兒的費用，是預付的；說他反而不付自己公寓的房租，那是實在說不過去的。而且這些糾紛，都不妨讓警察來解決。於是她就咒我了。」

『錢啊，』雷維克說。『真是叫人想得出花樣呢！』

范勃爾笑了起來。『我們不妨報告當局。他們可以來處理的。而且也可以料理他的喪葬。』

雷維克又向那個沒有親屬沒有胃部的死人，瞟了一眼。他躺在那兒，三十五年來從沒有改變過的臉，在這一個鐘頭裏却居然改了樣子。當他抽搖着噎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一張僵硬的死人的臉，便逐漸地板了出來。這一件偶然的事情過去了，死亡的跡象也給抹去了，於是一張扭扭着的平庸的臉，板了出來，那是一張嚴峻而甯靜的臉，一副永恆的面具。

雷維克走了出去。在走廊裏碰到那個夜班的護士。她剛進來。『十二號裏的那個病人

已經死了，』他說。『他在一個半鐘點以前死的。你不必再坐在那兒看護了。』當他看見了她的臉，便又問，『他曾留給你什麼東西嗎？』

她踟躕了一下。『沒有。他是一個十分冷酷的人。近幾天來，他簡直不說一句話。』

『是的，他不說。』

那護士露出一種主婦似的神氣，望着雷維克。『他有一隻講究的衣箱。全銀的事實上，太精美了，男人不配用。女人用起來纔配。』

『你有沒有這樣告訴他？』

『我們談起過一次。那是在星期二的晚上；那個時候他比較的安靜。可是他說，銀的也一樣可以讓男人用。那些刷子纔好呢。現在是買也買不到的了。別的事情，他講起的可就很少。』

『那隻銀箱，現在要交給當局去了。他是沒有親屬的。』

那護士會意地點點頭。『可憐見的！它會發黑的呢。就是那些刷子啊，要是收拾得不乾淨，使用得不慣，也會敗壞的。它們先得洗一洗。』

『是的，真是可憐見的，』雷維克說。『假如你把它們保藏了起來，纔比較好呢。那麼，至

少就有人可以欣賞它們了。」

護士感激地微笑着。「那倒無所謂。我原也不想得到什麼東西。垂死的病人，難得把東西送給人家的。祇有那些康復的病人。垂死的病人，不願意相信他們自個兒一定會死。所以他們不肯給的。還有一些人呢，出於怨恨而不肯給。你不會相信的，醫生，那些垂死的病人，樣子纔可怕呢！有時候，在他們臨終之前說的那些話！」

她那兩頰紅潤的孩兒面，難得坦白而清澈。祇要影響不到她那小小的天地，一切在她周圍發生的事，她都不加注意的。垂死的病人，真像無可救藥的孩子一樣地頑皮。你把他們看護到送終，可是新的病人又來了，有幾個康復了出院，很感激，有幾個沒有醫的好，還有幾個竟死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沒有足以擾亂人心的事。廉價商場減價啊，琪恩表兄和安娜·考多麗結婚啊之類的消息，可說是重要的大事了。

那倒的確是重要的大事，雷維克想。這是堵禦騷亂的小圈兒。否則，怎麼辦呢？

他坐在勝利咖啡館的前面。夜空蒼白而多雲。天氣燠熱，什麼地方靜靜地閃爍着電光。人行道上的行人，比先前更擠了。一個戴着藍緞帽的女人，坐到他桌邊。

『你可以買我一杯苦艾酒嗎？』她問道。

『好的。可是，請你離開我。我在等着一個人。』

『我們可以一起等哪。』

『最好不要。我在等着體育館裏出來的一位女力士。』

女人微笑了。她抹着一臉的脂粉，祇在她嘴唇上看出一絲兒微笑。此外，簡直是一副雪白的面具。『你就跟我一起去吧，』她說。『我有一家精緻的公寓。而且我又是很好的。』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他把一張五法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這兒，再會。祝福你。』

那女人拿了鈔票，摺疊起來，拴在襪帶底下。『要女學生嗎？』她問。

『不。』

『我那兒有很多的呢。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很年青。』隔了半晌，她又這樣加上了一

句。『胸部好像愛斐爾高塔。』

『過些時候吧。』

『好的。』那女人站起身來，走到隔着幾個桌子的座位上。她又瞟了他好幾次，然後買了一份體育報，看着比賽的結果。

雷維克凝望着不斷地在桌子邊擠過的人羣。裏面的樂隊，正在吹奏着維也納華爾滋曲。電光閃的更厲害了。一羣年青的同性戀愛者，唧唧喳喳地賣弄着風情，擠在隔壁那張桌子邊，彷彿一羣鸚鵡。她們裝着男人的髭鬚，這是最新式的打扮，穿着肩膀太闊腰身太狹的短外套。

一個姑娘在雷維克的桌子邊站住了，望着他。他好像有點兒面善，可是有點兒相熟的人，也實在太多啦。她彷彿就是那個嫵雅的娼妓曾經無援地求助過的。

「你認識我嗎？」她問。

「當然囉。」雷維克說。其實他一點兒印象也沒有。「你好？」

「好極了。可是你真的還記得我嗎？」

「我忘記了你的名字。可是，當然我還認識你的。我們已經分別得好久了。」

「是的。你那一次給鮑巴很大的難堪。」她微笑着。「你救了我的命，現在却不記得我了。」

鮑巴。救了她的命。那個產婆。現在雷維克纔想了起來。「你是羅茜妮，」他說。「當然囉。你那時候害着病。今天你很康健了。就是那麼一回事。所以我一下子不記得你了。」



部。」

羅茜妮面露着喜色。『真是的！你真是記得的！多謝你從產婆那裏要回來的一百法

郎。』那個——哦，是的。』那次跟蕭奇爾太太交涉失敗之後，原是他自個兒掏錢出來的。

『抱歉得很，還沒有追回全部的款項。』

『已經很夠了。我把那件事情早已不攔在心上啦。』

『你願意跟我一起喝一杯酒嗎，羅茜妮？』

她點點頭，小心翼翼地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一杯放蘇打的辛柴諾酒。』

『你這一晌怎麼樣啊，羅茜妮？』

『生活得很好。』

『還是跟鮑巴在一起嗎？』

『是的，當然囉。可是他現在兩樣了，好得多了。』

『很好。』

也沒有什麼可問的事。一個小縫婦變成了一個小娼妓。那便是他跟她邂逅在一起的原因。鮑巴還是照顧着她。她現在也不需要擔憂什麼懷孕了。還有一個理由。她還在荳蔻的

年華，她那種孩子似的脾氣，還可以吸引一般上了年紀的狎客——彷彿一件磁器，還沒有用得太久，失掉了光彩。她好像一隻鳥兒那樣，小心地喝着酒；可是她的眼睛，却在骨溜溜地轉動了。沒有高興的神情，也沒有抱憾的表示。祇是一段正在滑行着的生命的碎片。『你覺得滿足嗎？』他問。

她點點頭。他看出她的確是很滿足的。她覺得一切都很有條理。不需要再加以戲劇化。『你覺得孤獨嗎？』她這樣問道。

『是的，羅茜妮。』

『在這樣的夜晚？』

『是的。』

她羞答答地瞟着他微笑。『我倒還有時間呢，』她說。

我怎麼啦？雷維克想。難道我顯得那樣的貪婪，竟使每一個娼妓，都要向我獻着慇懃，給我一點兒買賣的愛情嗎？『到你住的地方，路程太遠了，羅茜妮。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我們不能到我住的地方去。不要讓鮑巴知道這些個事情。』

雷維克望着她。『難道鮑巴還不知道這些個事情嗎？』

「他知道。他知道來往的別人他釘梢的。」她微笑着。「他還那樣的年青。他以為否則的話，我不會把錢都交給他的。」

「所以你不讓鮑巴知道這些個事情嗎？」

「也不盡然。而且他會吃醋。他會使蠻勁兒的。」

「他常常會吃醋嗎？」

羅茜妮愕然地抬起了頭來。「當然不是囉。其餘的客人，都是些買賣。」

「那麼祇有不給錢的人了？」

羅茜妮猶豫了一下。然後她漸漸地臉紅起來。「也不是爲了那個原因。祇有他認爲有什麼別的意義的時候。」她又踟躕了一下。「就是說，我也發生了感情的時候。」

她並沒有抬起頭。雷維克捏住了她寂寞地攔在桌子上的手。「羅茜妮，」他說，「你還記得很好。而且你還願意跟着我去。你很嫻雅，我願意帶着你走。可是給我施行過手術的人，我是不能跟她睡覺的。你知道嗎？」

她揚着兩條烏油油的長睫毛，立刻點了點頭。「是的。」便站了起來。「那麼，我現在要走了。」

「好的，再見，羅茜妮。祝福你，小心點，不要生病。」

「是的。」

雷維克在一個紙條兒上面寫着什麼東西。「假如你還沒有染到的時候，可以買點兒這個。這是挺好的。還有，你不要把所有的錢，都交給鮑巴。」

她微笑着，搖搖她的頭。她知道，他也知道雖然他這麼規勸，她還是不會聽話的。雷維克目送着她出去，直到她在人羣裏消失。於是他招呼那侍者。

那個戴藍緞帽的女人，走過他桌邊。她是注意着剛纔這一幕的。她拿着一份摺疊好的報紙，彷彿扇子一樣地搖着，露出了滿口的假牙齒。「你若不是陽萎，便是一棵三色堇菜。徒有其表，我親愛的。」她過身時愉快地說道。「祝福你，多謝你。」

雷維克在暖和的黑夜中漫步。電光在屋頂上閃爍。空氣是靜定的。他看見盧浮宮的門裏亮着燈光。大門敞開着，於是他就踱了進去。

裏邊真是一個黑夜展覽會。有幾個房間，電炬通明。他走過埃及的部分，那彷彿是一個燈火通明的大墳墓。三千年以前的那些帝王的石像，蹲着的或是站着的，都睜着花崗石的

眼睛，一動不動地矚視着一羣開蕩的學生，戴着舊式帽子的女人，和討厭的老頭兒。有一股塵灰霉腐的味兒，一種千古不變的氣息。

在希臘部分裏，彌羅的戀愛女神像前面，站着一羣並不跟她相像的絮語着的姑娘。雷維克停住了脚步。看過了埃及的花崗石和綠色正長岩的石像之後，這個大理石像便顯得敗壞、鬆脆了。溫柔而豐滿的戀愛女神，看着有點兒像躊躇滿志地裸浴的主婦；美麗而渾然無知。戕殺蜥蜴的阿波羅神，是一個還需要學習的同性戀愛者。可是他們站在房間裏，那正是他們受到損害的原因。埃及的石像則不會受到損毀；因為埃及石像是爲着墳墓廟宇鑄的。希臘石像需要太陽、空氣，以及讓雅典的金光照射下來的圓柱。

雷維克向前走着。安排着樓梯的大廳，屹然地展現在面前。而且驀然間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乃是一尊薩摩索列斯的勝利女神。

他已經好久不見她了。上一次是在一個曇天見過的。大理石的光彩，顯得很幽沉，在博物館的冬天的濁光中，那尊勝利的女神，彷彿踟躕而寒凍。而現在，她高高地兀立在樓梯頭，站在一條大理石鑄製的船首上，閃耀地照射着燈光，她的翅翼張開了，衣服給風吹得緊貼在跨立着的身體上，愉快地準備着飛翔。在她背後，薩拉彌斯的酒色的海水，彷彿在洶湧，天

空中好像張着期望的天鵝絨而變得陰暗了。

她不知道什麼道德。她也不知道什麼問題。她也不知道什麼暴風雨和暗地裏埋伏着的鮮血。她祇知道勝利與失敗，而這兩者，在她都彷彿是一樣的。她不在引誘；她在飛翔。她不在蠱惑；她在漠視。她沒有秘密；可是她比那個隱藏了性別專講秘密的戀愛之神，更來得刺戟。她與鳥啊，船啊，風啊，浪啊，以及天空啊都有密切關係。她也沒有什麼國籍的。

她也沒有什麼國籍的，雷維克想。可是她也不需要什麼國籍啊。她在所有的船上，都住的慣。祇要有勇氣，祇要有鬪爭，即使是不致氣餒的失敗，她就什麼地方都住的慣。她不僅是勝利的女神，而且是一切冒險家的女神，一切流亡者的女神——祇要他們不是心灰氣餒的。

他望了望四周。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了。那些學生，那些帶着貝特革的人，都已經回家去了。家——對於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除了偶然在另一個人的心裏找到一個憂患的家，而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家呢？不是就爲了這個理由，所以一旦擊動了那些無家可歸者的心，愛情便更能震撼他們而佔有他們嗎——因爲他們根本沒有其他的東西？而他自個兒，也

是就爲了這個理由，在竭力的逃避愛情嗎？而愛情，又不是追蹤着他，侵襲着他，擊倒着他嗎？可是在客地的光滑的冰塊上，較諸在熟稔的習慣了的土地上，更不容易重行爬起啊。

有什麼東西吸住了他的視線，一種很小的飄揚着的白色的東西，那是一定從敞開着的門口裏飛進來的蝴蝶。這蝴蝶，也許從溫暖的玫瑰花牀上，給一對情侶把它打香睡中驚醒，然後炫惑於這些不知名的太陽的光芒——這麼多的太陽，這麼眩耀的光芒——逃進了門口，逃進了大門背後黝黯的躲藏的所在，而現在，就這麼鹵莽而勇悍地，飛舞在碩大的房間中，也許在這兒就會喪失它的生命——看它這麼疲乏，睡在大理石的飛簷上，睡在窗戶的棚架上，一會兒又睡在高高在上的容光煥發的女神的肩膀上。到了早晨，它會尋覓花朵，尋覓生命，尋覓花朵裏的蜜汁，尋覓不獲的時候，它又會在千年的大理石上沉睡，大理石已經敗壞了，於是那雙細巧而聚攏着的足趾鬆了點兒，它更像一片早秋的殘葉那樣地掉落下來了。

多情善感，雷維克想。勝利的女神，和流亡的蝴蝶。一個平庸的象徵。然而天下還有什麼能比這種平庸的東西，平庸的象徵，平庸的感情，平庸的多情善感，更能感動人呢？這些又爲什麼會平庸的呢？那是太明顯的真實。萬事一涉到生死問題的時候，一切的勢利行爲，便都

盪然消逝了。

蝴蝶在穹頂的薄暗中不見啦。雷維克也就走出了盧浮宮。一觸到外面溫暖的空氣，暖洋洋地彷彿在洗浴。他停住了脚步。多平庸的感情！他自個兒不是也受着天下最平庸的東西的支配嗎？他凝視着空曠的場地，這兒曾經孵育出幾百年來的陰影，於是他突然覺得彷彿有人用拳頭在毆擊他。經不住這樣的毆擊，他幾乎蹣跚欲倒了。這白色的幽靈，作着飛翔姿勢的勝利女神，好像還在他眼前，可是從這女神背後的陰影裏，却現出了另一張臉，一張平庸的臉，並不是一張特殊的臉，可是這一張臉，却叫他的幻想，久矣乎困惑而苦惱着，正像一頂印度的面紗兜着一株有刺的玫瑰。他用力地拉，可是刺的很牢，玫瑰的尖刺兜住了紗絲和金綫，簡直已經編結在一起，也分不清有刺的樹枝，和閃亮的絲綢了。

臉！誰問他平庸或是特殊呢？唯一的或是出現過千百次的呢？一個人在事先可以提出問題的，可是事到臨頭，便什麼也不復知道了。一個人給愛情所牢籠——不是給偶然假用愛情這名字的一個人。給幻想之火迷眩了眼睛，誰還能夠判斷呢？愛情是無所謂價值的。

天空現在是很低沉了。時不時閃着無聲的電光，撕裂了黑夜間硫黃味的雲塊。無形的熱氣，張着千百隻沒有視覺的眼睛，鋪蓋在屋面上。雷維克沿着里奧立路在走。那些商店的



櫥窗，在拱廊下耀亮着。擁擠的人羣，肩摩踵接地擾攘在街頭。汽車的行列，散發着閃爍的微光。這兒是我，他想，芸芸衆生中的一個，緩步地走過這些陳列着廢金殘鐵和奇珍異飾的櫥窗，雙手插在衣袋裏，一個暗夜的游魂——我的血液在顫動着，而在兩把鞭體動物似的東西所組成的灰白色的迷宮，所謂腦子的中間，正在進行着一種看不見的戰鬥，那是使真實的變得虛假，虛假的變得真實。我可以感覺到觸着我的那些手臂，擦着我的那些身體，以及偵着我的那些眼睛，而且我也能夠聽見汽車，聲音，以及可以觸摸的現實的騷動，我是置身於其間，可是又比月亮更遙遠——彷彿在超乎邏輯與事實的行星上，什麼東西在我心裏喚着一個名字，明知道不是一個名字，却又偏偏大聲地喚着；喚到了永遠存在着的甯靜中，在這甯靜的中間，不知有多少呼喊的聲音消失了，得不到一個回答，可是明知這樣，它還是在喚着，這是愛情之夜的叫喚，死亡之夜的叫喚，狂喜和意識崩解時的叫喚，林莽和沙漠中的叫喚，我也許知道千百個回答，然而這一個却是超乎我的範疇，我是永遠不會得到的。

愛情！這個字眼兒可包含着多少的意義啊！從肌膚的溫柔的撫愛，以至於心靈的久遠的振奮，從組織家庭的簡單的慾望，以至於臨終時的痙攣，從貪得無厭的感情，以至於像雅各跟天使的爭鬪。這兒是我，雷維克想，一個四十開外的人，在許多學校裏受過訓練，有經

驗，有學識，受過打擊，翻過身，經過這些年來的磨鍊，已經變得更無情，更精密，更冷酷了——我不需要，我不相信，我也不以為會再度的遭逢——而現在，這兒又出現了，我的一切經驗都沒有用，我的一切學識徒然增熾了焚燒——在感情的火燄中，還有什麼比這乾燥的憤世嫉俗主義，和憂患歲月的木柴，更容易助燃的呢？

他儘是走着，走着，黑夜是空漠而發着回響的；他毫不經心地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鐘點，多少分秒，到後來並不驚奇地發現自己已經走到拉斐爾路後面的花園區了。

柏斯加爾路上的一座房子。看見了樓面的朦朧的輪廓，屋頂上的那些房間，有幾個開

● 雅各跟天使的爭鬪：聖經舊約創世記第三十二章：「那夜雅各在隊中住宿。他夜間起來，帶着兩個妻子，

兩個使女，並十一個兒子都過了雅博渡口。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過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

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罷。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甚麼。

他說，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角力，都得了勝。雅各問他

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裏給雅各祝福。」——譯者

亮着燈光。他發現了瓊恩住的那一間的窗口。裏邊很亮。她一定在家。可是也許她不在家，祇是把電燈開亮着。她最恨回進她黑暗的房間。正如他一樣。雷維克走到了街上。房子的前面停着好幾輛汽車。這中間有一輛黃色的雙人座小汽車，原是很普通的一輛，可是却裝得像比賽用的車輛。這也許是那個人的一個演員的車輛。紅皮的座位，裝着一塊彷彿飛機上用的車前遮泥板，完全是一種多餘的不必要的設備——當然一定是他的。我妒忌嗎？他愕然地想。妒忌這個她所偶然邂逅的對象嗎？妒忌這個與他毫不相干的東西嗎？一個人祇能妒忌一種被遺棄的愛情，却不必妒忌正在被追求着的愛情哪——

他又回到了花園區。花朵的味兒，從黑暗中騰發出來，甜蜜的，混和着泥土與寒冷植物的氣息。這味兒，彷彿大雷雨前那樣的濃郁。他找了一條長椅，坐了下來。這不是我，他想，這個落伍了的愛人，坐在這兒的一條長椅上，在那拋棄他的女人的房子前面，仰望着她的窗口！這不是我，被一種慾望震撼着，這種慾望，雖然我會澈底地分析過，却還沒有澈底地精通。這不是我，這個傻子，他願意化這麼幾年的歲月，去使時光倒流，重新得到一個黃髮碧眼的女人，而且不要讓那些表示極樂的無聊的嘮叨，再飛進他的耳朵！這不是我，他——鬼知道假借了一切的託辭——坐在這兒，妒忌，壓服，而悲愁，甚至還想把那輛汽車縱火燒掉！

他點了一枝紙烟。這幽靜的火光。這看不見的烟霧。這條忽地劃過去的彗星似的火柴。爲什麼他不到頂層的攝影室去呢？會發生什麼事情啊？時間還不太遲哪。燈還亮着。他便可以分曉實際的情形了。爲什麼他不能帶她出來呢？現在他，難道一切都已經明白了嗎？帶她出來，讓她跟他在一起，永遠不教她離開，不好嗎？

他凝睇着黑暗。怎麼好呢？會發生什麼事情啊？他不能把另外一個人趕走的。你不能把任何東西任何人，從別人的心上趕走的。當她到他那兒來的時候，他不是可以帶走她嗎？可是他又爲什麼沒有這樣做呢？

他把紙烟丟掉了。因爲還沒有夠。就是這個原因。他還要更多。那還不夠，即使她來了，即使她又回來了，即使一切其他的東西都被忘記被淹沒了，却還是不會夠的，多奇怪多怕人的事，永遠不會夠的。一件事情做錯了，彷彿他幻想的光線，在某一點上沒有照準那面鏡子，那面會把照進去的東西更強烈地反耀過來的鏡子，現在這光線就照到了鏡子的外面，一塊照不見的地方，於是什麼都拉它不回來了，不要說一面鏡子，便是一千面鏡子也不能。鏡子祇能照到東西的一部分，却決不能拉它回來的；而現在，這東西的幽靈，寂寞地運行於愛情的空曠的天際，這天際瀰漫着一種輻射的迷霧，沒有形象，也不能在愛人的頭頂上幻成

一道虹彩，神秘的圓圈破滅了，賸下來的是悲痛，可是希望也變成粉碎啦。

有人從這座房子裏出來。一個男人，雷維克便挺起了身子。一個女人跟在他後面。他們在譁笑着。那不是他們。一輛汽車響着引擎，開走了。他又掏出了一枝紙烟。他能夠拉住她嗎？如果他不是這樣，也能夠拉住她嗎？可是，什麼能夠讓他拉住呢？祇是一種幻象，此外便什麼都沒有了。可是，幻象不也已經夠了嗎？一個人還能夠多得多些什麼呢？誰瞭解到生命的黑色的渦流，在我們的意識底下翻滾的渦流，在一陣空漠的鼎沸之後，便都變成了一切的實物，一張桌子啊，一盞燈啊，家啊，你啊，愛情啊之類？結果還不過是一種豫示凶兆的令人驚怖的昏暈。這難道還不夠嗎？

那還是不夠的。祇有一個人相信它足夠，纔會足夠啊。假如水晶在懷疑的錘子下爆碎了，那麼祇有把它膠合起來，此外就沒有一點兒辦法。膠合起來，把它放着，看那曾經皎潔晶瑩而現在已經破裂的光芒！一切都不會回來的。一切都不會重造形象的。一切都不會。即使瓊恩回來了，也不復是從前的模樣了。一塊膠合起來的水晶。時間已經錯過。一切都拉不回來了啊。

他覺得一陣尖銳的熬受不住的痛苦。什麼東西在割着他，在他內心中割着。我的天啊，

他想，這也能夠叫我受苦的。我轉過頭去，從我肩膀上端詳我自個兒，可是什麼都沒有改變。我知道，假如我能夠得到它，我一定會再讓它失掉的，可是那也鎮壓不住我的渴望。我把它解剖着，彷彿在屍體陳列所的桌子上解剖着屍體，然而祇讓它千百倍的更活躍了。我也知道它會漸漸地成爲過去的，可是那也無補於我。他睜着一雙緊張過度的眼睛，仰望著窗口，他覺得驚人的可笑，可是那也不能夠改變什麼啊。

突然一陣響雷，震過都市的上空。驟雨便傾瀉在叢林的各處。雷維克站了起來。他看見街道上斑駁着黑銀色的巨滴。雨在歌唱。粗大的雨點，溫暖地打在他的臉上。驀然間，他便不復知道他到底是詼諧的，還是愁苦的，是悽楚的，還是不然——他祇知道自個兒還活着。他還活着！他在那兒，它又把他拉住了，將他震撼着，他不復是一個旁觀者，不復是一個局外人，一種抑壓不住的感情的光芒，又穿過他的脈絡，彷彿火燄穿過那爐竈，不管他是不是快樂，他畢竟還活着，而且他也完全明白他還活着，那就夠了。

他站在急雨底下，這急雨彷彿天空中的機關鎗似地掃射着他。他就站在那兒，他自己彷彿就是雨，就是風暴，就是水，就是泥土；天際的電光，劃過他的心胸，他是生物，他是原素；一切都不復有什麼名字了，因此顯得異樣的悽寂，什麼都一樣了，愛啊，傾盆似的大雨啊，屋面

上的灰白的火啊，彷彿在腫脹着的土地啊；於是不復有什麼邊陲，他就屬於這一切的，什麼快樂和不快樂，都成了空洞的贅疣，給生存和感觸的不可抗拒的知覺所拋撇了。『你在上面，』他望着那個通明的窗口，這樣說道，便笑了起來，他自己却又不知道自己正在笑着。『你這個小小的燈光，你這個妖精，』你這個對我有極大權力的臉，在這個行星上，有着千千萬萬別的臉，更嬌好，更美麗，更聰穎，更和藹，更忠實，更體貼——你，偶然的事，在晚上經過我，投進我的生命，你，懵然無知的感情，沖到了岸上，趁我睡着的時候爬下了我的皮膚，你，除了知道我在推拒便不明白其他的事，儘在向我猛撲，直到我不復推拒了，便想長此進展下去，我向你致敬！我在這兒站着，我想以後是決不會再這樣站着了。雨已濕透了我的衣衫，比你的纖手，比你的肌膚，更溫暖，更寒冷，更柔軟，我在這兒站着，愁苦地給妒忌的銳利的爪趾搔爬着我的胃，渴想着你，蔑視着你，敬仰着你，崇拜着你，因為你射出那使我灼熱的電光，蘊藏在每一個孔竅裏的電光，那是生命的火花，黑色的火，我在這兒站着，不復像一個告假歸來的死人，有着一點兒憤世嫉俗心理，一點兒譏諷，一點兒勇毅，不復是冷酷的了；又活了起

● 妖精 (Jata morgana) 原為義大利文，意為武俠故事及中古神史中所讚美之妖精。亦作蜃樓解。

——譯者

來，祇要你願意，也可以受苦，可是又担受着人生的一切大雷雨，又重新誕生了自己的簡單的力量！祝福你，一顆飛躍的心的聖母，操着羅馬尼亞口音的勝利女神，幻夢與欺騙，黑暗的神祇的破鏡，祝福你，毫不懷疑的，我也決不會告訴你的，因為你將無情地拿它來利用，可是你却還給了我，那些既非柏拉圖，又非星形菊，既非飛翔，又非解放，既非一切的詩才，又非一切的憐憫，既非失望，又非高遠隱忍的希望，所能給我的東西：那是簡單，堅毅，現實的生命。而在我看來，彷彿是兩次災禍中間的罪孽！我向你致敬！我祝福你爲了要知道這些個事情，我不能不離棄你！我向你致敬！』

雨已變成了一塊閃爍的銀色的帘幔。叢林散發着幽香。土壤的氣息，強烈而愉快。有人從對面屋子裏走出來，拉上了那輛黃色雙座小汽車的篷頂。那沒有什麼關係。什麼都沒有關係的。黑夜正在從星星上搖下那雨點；神秘而蕃衍地，雨點傾瀉着街衢縱橫花園櫛比的石城，千萬種花卉，張着它們絢爛奪目的性器官，就這樣孕育了；雨點又飛舞到千萬株樹木的張着的手臂裏，穿過了土壤，跟那些期待着的樹根偷偷地成婚，這雨，這夜，這自然，這繁殖，它們都在那兒，對於那些破壞，死亡，罪犯，假聖人，勝利或者失敗，都是漠不相關的，它們還像往常每年一樣，都在這兒，可是今夜，他跟它們已經屬於一起了；貝殼破裂了，生命便綻了出



來，生命，生命，生命，受歡迎和受祝福的。

他急急地穿過花園，穿過街道。他沒有反顧，他儘是走着，走着，迎着他的『森林』的樹頂，彷彿一個很大的營營作聲的蜂窩，雨點打着它們，發着很大的聲響，它們搖曳着，應答着，於是他覺得自個兒彷彿又年青了起來，又像是第一次去追求一個女人了。

二十四

「要什麼啊？」侍者問雷維克道。

「給我一杯——」

「一杯什麼？」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我不明白你，先生。」侍者說。

「隨便什麼。給我一杯酒就是。」

「卑爾諾酒好嗎？」

「好的。」

雷維克闔上了他的眼睛。却又慢慢地睜開了。那個人還坐在那兒。這一次總不會看錯。

了。

哈蓋坐在門口的一張桌子邊。祇有他一個人，正在吃東西。桌子上放着一個銀盤，裏邊盛着兩個半隻大海蝦，和一瓶浸在冰桶裏的香檳酒。一個侍者站在他桌邊，正在拌着莴苣和番茄的生菜。這些情形，他看的太清楚了，彷彿在他眼睛的背後，鑄上了一塊封蠟的浮雕。當哈蓋伸手去從冰桶裏拿出那瓶香檳酒來的時候，他還看見他手上的紅寶石名字戒。他記得這個戒指，也記得這一隻白胖的手。那是在刑訊過後昏迷的夢魘中看見的，當時他在笞刑台邊暈厥之餘，便從昏迷之中給擲到了強烈的燈光下——哈蓋站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退後了一步，免得讓澆灌雷維克的水，沾濕了整潔的制服——他曾伸出了那張白胖的手，指着他用一種柔和的聲音說道，「那還祇是開始呢。還沒有開始多少呢。現在你總可以把那些人的名字告訴我們了吧？是不是還要我們繼續用刑？我們還有許多種刑罰。你的指甲還沒有受傷啊，我看見的。」

哈蓋抬起了頭來。他凝望着雷維克。雷維克鼓足勇氣，坐着不動。他拿起了那杯卑爾諾酒，呷了一口，勉強將視線移到了生菜上，彷彿調製得很能引起他的興趣似的。他不知道哈蓋會不會還認識他。驀然間，他覺得自個兒的背上，一下子全給濕透了。

隔了一會兒，他又望了望那張桌子。哈蓋在吃着大海蝦。他吃着的時候，眼望着他的碟子。他那光禿的頭頂，反耀着電燈的光芒。雷維克望了望四周。這地方擁擠得很。什麼事都不能做。他身上既沒有帶武器，而且萬一撲到哈蓋的身上，一下子就會有十來個人把他推回去的。於是兩分鐘之後，警察也會起來。除了耐心地等着，停會兒跟蹤哈蓋之外，便沒有別的辦法了。首先要找出他的住址。

他勉強地抽着烟，不再向哈蓋望，直到他吃完了。然後他慢慢地，彷彿尋找什麼人似的，瀏覽着四周。哈蓋剛把大海蝦吃完。手裏還拿着一塊食巾，正在抹嘴。他不是用一隻手抹的，却用兩隻手在抹。他把食巾捏得很緊，然後輕輕地抹着他的嘴唇；先抹上唇，再抹下唇，彷彿女人在抹掉嘴上的脣膏。在那麼抹着的時候，他又凝望着雷維克。

雷維克把視線移開了。他覺得哈蓋還在凝望着他。便招呼侍者，再要了一杯卑爾諾酒。另外一個侍者，其時正忙着在哈蓋的桌子上侍候。他把大海蝦殼什麼的收拾了起來，將空杯斟滿了酒，又送了一碟牛酪給他。哈蓋指着一塊放在草墊上的融解的乾酪。

雷維克又抽了一枝烟。隔了一會兒，他從眼角上又瞟到了哈蓋在瞧他。這決不是偶然的事。他覺得自己的皮膚在皺縮。也許哈蓋還認識他——他在侍者過身時便招呼住道，

「你能把卑爾諾酒送到外面去嗎？我想坐到花壇上去。那邊涼快點兒。」

侍者踟躕了一下。「假如你在這兒付了賬，那比較方便點兒。在外面招呼的是另外一個侍者。然後我把你的酒杯，送到外面來給你。」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那我可以在這兒喝掉這一杯，到外面再去要。這樣就不至於攪不清楚了。」

「那也好的，先生。謝謝你，先生。」

雷維克還是慢慢地把那杯酒喝乾了。哈蓋在傾聽着，他知道。雷維克在說話的時候，他曾經停下來不吃。現在，他又繼續在吃東西了。雷維克又緘默了半晌。假如哈蓋還認識他，那麼惟有一個辦法：裝作不認識哈蓋的樣子，繼續偷偷地看住他。

隔了幾分鐘之後，他便站起身來，閒散地蕩了出去。外面，幾乎每一張桌子上都坐滿了客人。雷維克立了一會，纔找到了一張可以望得見裏面哈蓋的一角的桌子。哈蓋他自己看不見他，可是他要是出去，雷維克却可以望得見他的。他要了一杯卑爾諾酒，立刻把賬付掉了。他想隨時可以出去跟蹤的。

「雷維克——」有人在他旁邊招呼了。

他陡然的一怔，彷彿有人打了他一下似的。原來是瓊恩站在他旁邊。他便向着她瞪視。

「雷維克——」她又重複地招呼着。「你還認識我嗎？」

「哦，當然囉。」他的眼睛，還望着哈蓋的桌子。侍者站在那兒，把咖啡送來了。他屏息着。

時間還來得及。「瓊恩，」他費力地說。「什麼風兒吹你到這裏來的啊？」

「什麼話！什麼人都可以每天上福奎來的。」

「祇有你一個人嗎？」

「是的。」

他發覺她還是站着，可是他自個兒却坐着。便一骨碌立起身來，然而站的地位，還是可

以斜覷到哈蓋的桌子。「我說不出所以然。可是你必須離開我。」

「我要等着。」瓊恩坐了下來。「我倒要看看那個女人是怎樣的。」

「什麼女人？」雷維克摸不着頭腦地問。

「你等着的那個女人。」

「那不是女人。」

「那麼還有什麼人呢？」

他望着她。「你竟然不認識我了，」她說。「你要打發我走開，你很興奮——我知道一定有什麼人的。那我就看看到底是個什麼人。」

五分鐘呢，雷維克想也許竟要十分鐘甚至一刻鐘吧，咖啡纔會喝完。哈蓋也許會再抽一枝紙烟。也許抽一枝雪茄。他一定要把瓊恩先打發開的。

「好的，」他說。「那我也沒有辦法。可是請你坐到別的地方去。」

她沒有回答。她的眼光變得更尖利，臉色也變得更緊張了。

「那不是女人，」他說。「就說是女人，鬼知道也跟你有什麼關係啊？別再自鬧笑話了，你自個兒跟戲子在鬼混，却還裝作這麼吃醋呢。」

瓊恩並沒有回答。她轉到他剛纔在張望着的方向，企圖發現他在張望着的那個人。

「不要那樣，」他說。

「她難道跟另一個男人在一起嗎？」

突然雷維克坐了下來。哈蓋一定聽到他剛纔所說的，要坐到花壇上來。假如他還認識他的話，他一定會懷疑，一定會找他在哪兒的。真要是那樣，那麼跟一個女人坐在這兒，不但

無妨，反而更見得若無其事了。

『好的，』他說，『你就耽在這兒。你所想的，完全無稽。我到相當時候，就會立起身來出去。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招呼出差汽車，可是不要跟着我走。你也辦得到嗎？』

『你爲什麼這樣神祕啊？』

『我不是神祕。這兒有一個多年不見的熟人。我想知道他的住址。就是這麼回事。』

『那麼，不是一個女人了？』

『不是。那是一個男人，可是我不能再告訴你什麼。』

侍者站在桌邊。『你要喝點兒什麼？』雷維克問。

『蘋果白蘭地酒。』

『一杯蘋果白蘭地酒。』侍者蹣跚着走了。

『你不想也來一杯嗎？』

『不。我正在喝這個酒。』

瓊恩端詳着他。『你不知道，有時候我真是多麼的恨你。』

『那也許是。』雷維克眺望着哈蓋的桌子。酒杯，他想。震顫的，流動的，閃爍的酒杯。那街



道，那桌子，那人羣——都沉溺在抖索的酒杯的膠液裏。

「你很冷酷，你很自負——」

「瓊恩，」雷維克說，「我們過些時候再談這個吧。」

侍者把酒杯端到她面前的時候，她沒有說什麼話。雷維克立刻就付了賬。

「你把我弄成了這樣，」她於是挑釁似地說道。

「我知道。」這一下他看見哈蓋的手攔在桌子上，那隻白胖的手伸出去拿糖。

「都是你！不是別人，都是你！你從沒有愛過我，祇是玩弄着我，你明知我愛你，却從沒有認過真。」

「那是確然的。」

「什麼？」

「那是確然的，」雷維克這樣答道，連望也不望她一眼。「可是過後就會兩樣了。」

「哦，過後過後！到那個時候啊，什麼都翻倒了。那個時候啊，就太遲了。這是你的過失。」

「我知道。」

「不要跟我這樣子說話！」她的臉色，蒼白而忿恚了。「你甚至連聽都沒有聽我呢！」

「我是的。」他望着她。講吧，談點兒什麼，不管說的是什麼事。「你跟你的演員打過架嗎？」

「打過的。」

「那就會過去的。」

騎角上騰出一縷藍色的烟霧。侍者又在斟着咖啡。哈蓋彷彿在防備。「我應該可以否認的。」瓊恩說道。「我應該可以這麼說，我是偶然到這兒來的。可是我沒有。我真是在找尋你。我要離開他了。」

「那便是一個人常常想做的事。那是一部分的事。」

「我真是怕他。他恐嚇我。說要打死我。」

「什麼？」雷維克突然抬起頭來。「什麼話啊？」

「他說，他要打死我。」

「誰啊？」他剛纔祇聽到了一半。這時候纔恍然大悟了。「哦，原來如此！你不必相信的，可不

是嗎？」

「他的脾氣纔可怕呢。」

「胡說！嘴裏這樣說的人，事實上就不會這麼做的。至少一個演員是如此。」

我在說着些什麼啊？他想。這些都是什麼啊？她到這兒來幹嗎？一種聲音，一張臉，掩蓋了喧騰於我耳際的咆哮。這又與我什麼相干啊？「你爲什麼儘告訴我這些個事情？」他問。

「我要離開他了。我要回到你這兒來了。」

假如他搭上了出差汽車，那麼等我招呼一輛的時候，至少還要幾秒鐘的時間，雷維克想。等我的出差汽車開動，也許已經太遲了。於是他站了起來。「等在這兒。我去一下就回來的。」

「你要作什麼——」

他沒有回答。

他急急地穿過了街道，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這兒是十法郎。你能等我幾分鐘嗎？裏邊我還有點兒事情。」

那司機看了看錢。然後又望了望雷維克。雷維克擠了擠眼睛。那司機也擠了擠眼睛。他慢慢地把鈔票捲了過來。「那是額外的，」雷維克說。「你知道爲什麼——」

「我懂得。」司機猶笑着。「好的，我就停在這裏。」

「你停得可以一下子就開動的。」

「好的，頭目。」

雷維克又從人叢中推擠了回去。突然他的喉嚨緊張了。他看見哈蓋站在門口。他沒有聽見瓊恩說的話。『等一下！』他說。『等一下！祇要一會兒！祇要一秒鐘！』

『不。』

她立了起來。『你會懊悔的！』她幾乎要哭了。他却勉強地微笑着。他緊緊地捏着她的手。哈蓋仍然站在那兒。『坐下來，』雷維克說。『一秒鐘。』

『不！』

她的手，在他緊握中倔強着。於是他鬆開了。他雅不願發生什麼事情。她急急地離開，擠過門口邊的那幾排桌子。哈蓋盯視着她。又慢慢地回過頭去。瞧雷維克，然後再望瓊恩出來的方向。驀然間，他那太陽穴裏的血液，轟響了起來。於是他打開了皮夾，裝作找尋什麼東西的樣子。他注意着哈蓋正在桌子的行列間慢慢地走着。便若無其事地望着相反的方向。這個方向，哈蓋一定得經過的。

他等着。時間彷彿過不完似的。突然他給一陣灼熱的恐怖，劫住了。萬一哈蓋轉過身去，

怎麼辦呢？於是他倏然地轉過了頭。哈蓋果然已經不在那兒了。不在那兒了。這一會兒，彷彿一切都在他周圍打轉。『你允許我嗎？』有人在他旁邊問。

雷維克却並沒有聽到。他望着那扇門。哈蓋並沒有回進酒店裏面去。跳起來，他想，追踪他，還是應該設法釘住他的。其時那聲音，又在他背後響着了。他轉過頭去，瞧着。原來哈蓋從他背後繞了個圈子，已經站在他的旁邊了。他指着那把瓊恩坐過的椅子。『你允許我嗎？』別的桌子都已經客滿了。』

雷維克點點頭。他沒有能力說什麼話。頭裏的血，已經乾涸了。血在衰退着，衰退着，彷彿流到了椅子下，離開他軀體，讓他祇賸一隻空皮囊。他將自個兒的背緊壓着椅子的背。面前還放着他的酒杯。還有乳白色的液體。他便拿了起來，喝着。酒杯很重。他望望那個酒杯。酒杯還是好好地在他手裏。震顫的，原來是在他的血液裏哪。

哈蓋要了一杯攪着利口酒的白蘭地。一杯很陳的酒。他說的是法語，却雜着很重的德國口音。雷維克招呼了一個報童。『巴黎晚報。』

報童小心翼翼地望着那門口。他知道那個販報的老太婆，就站在那兒。他把報紙摺疊着，遞給了雷維克，彷彿出於偶然似的，抓起銅子，一溜烟出去了。

他一定認識我的，雷維克想。否則他爲什麼來呢？他倒還沒有想到咧。現在啊，他祇能耽着，再瞧哈蓋的動靜了。

他檢起了那份報紙，看着大標題，又放回到桌子上。哈蓋望着他。「好晚色啊，」他用德語說道。

雷維克點點頭。

哈蓋微笑了。「眼光不壞呢，呃？」

「當然囉。」

「我在裏邊，就已經看見你了。」

雷維克凝神而又冷淡地點點頭。他簡直緊張到了極點。他想像不出哈蓋的用意。哈蓋不會知道雷維克在法國是非法的。可是也許祕密警察連這個都知道呢。不過縱然如此，也還是來得及的。

「我一下子就認出你了，」哈蓋說道。

雷維克望着他。「那個疤痕，」哈蓋說着，便指了指雷維克的額角。「是學生團的團員。所以你一定是德國人。或者在德國讀過書的。」

他笑了起來。雷維克仍然望着他。這是不可能的！這太可笑了！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突然覺得寬慰了許多。哈蓋還一點也不知道他是誰。他以為他額角上的疤痕，乃是決鬥時留下來的。於是雷維克也笑了起來。他跟哈蓋一起譁笑着。他不能不用指甲刮着自己的手掌，來止住不停的譁笑。

「對不對啊？」哈蓋問道，露出一種傲然的愉快。

「是的，對極了。」

他額角上的疤痕。是在祕密警察總部的地窖裏，他們把他毆打出來的，原是哈蓋目擊的事情。鮮血迸流到他自己的眼睛和嘴裏。而現在，哈蓋就坐在這兒，却誤認為決鬥時留下來的疤痕，而他自己還這樣地誇說着。

侍者把哈蓋的白蘭地送來了。哈蓋彷彿一個鑒識家似地聞嗅着。「這是這兒的好東西！」他說道。「多好的高涅克！否則——」他向雷維克擠了擠眼。「一切都不堪。盡是些坐獲漁利的傢伙。他們但求安全和舒適的生活，此外便不需要什麼了。跟我們比起來，真是無可救藥啦！」

雷維克想，他是不能說話了。他想，假如他說話，他一定搶過他的酒杯，擲在桌子的邊緣

上碰碎了，檢起一角尖銳的碎玻璃，挖進哈蓋的眼睛。他便小心翼翼地，費力地拿起了酒杯，喝乾了酒，却又輕輕地放下。

「那是什麼啊？」哈蓋問。

「卑爾諾酒。苦艾酒的代替品。」

「哦，苦艾酒。使法國人陽萎的便是這種酒嗎，呢？」哈蓋微笑着。「原諒我！倒不是故意對個人有什麼不敬。」

「苦艾酒是禁喝的，」雷維克說。「這是一種沒有害處的代替品。據說，苦艾酒足以使人不育，倒並不是陽萎。所以苦艾酒是禁喝的。這是大茴香。味道有點兒像甘草水。」

倒是有效的，他想。倒是有效的，一點兒也沒有興奮。他能夠輕鬆而流利地應對着。在他心靈的深處，固然翻騰着騷動，嘈雜而黑色的——可是在表面上，却還是顯得很甯靜呢。

「你住在這兒嗎？」哈蓋問。

「是的。」

「你住在這兒很久了嗎？」

「常住的。」



「我知道了，」哈蓋說道。「一個僑居在外的德國人。生在這兒的嗎，呢？」

雷維克點點頭。

哈蓋喝着他的白蘭地。「我有幾個很好的朋友，都是生在外國的德國人。我們元首的代表，生在埃及。羅生柏格，生在俄國。戴萊是從阿根廷來的。那是政治的感召，可不是嗎，呢？」

「就是哪，」雷維克答道。

「我也覺得如此。」哈蓋的臉上，露出一種滿意的光彩。於是他隔着桌子微微地鞠了一躬，而同時，彷彿他的腳跟在桌子下立正。「再說——還沒有請教尊姓大名——我是叫豐·哈蓋。」

雷維克也照樣禮貌一番。「霍恩。」這是他從前的假名之一。

「豐·霍恩嗎？」哈蓋問。

「是的。」

哈蓋點點頭。他顯得更親熱了。原來邂逅了一個跟他同樣世第的人。「你對於巴黎一定很熟吧，呢？」

「還好。」

『我不是說那些博物院之類。』哈蓋彷彿一個江湖漢似地猶笑着。

『我知道你的意思。』

這個阿利安種的超人，居然想狎遊了，可是他却不知道門徑，雷維克想，假如我把他帶到什麼隱僻的角落裏去，一家生意清淡的小酒店，或者一家冷落的娼寮——他一定會立刻加以考慮的。有些地方，他不至於被驚擾被麻煩的。

『這兒，什麼有趣的玩意兒都有的吧，呃？』哈蓋問道。

『你到巴黎很久了吧？』

『我總是隔這麼一星期來這兒兩三天。一種偵查的任務，很重要的。我們在去年，來這兒建立了幾件工作，進行得很好。我當然不便說出來，可是』——哈蓋笑了起來——『在這兒啊，差不多什麼東西都有得買。真是一個腐敗的地方。我們所要知道的事，也差不多都知道了。我們簡直可以不必找什麼情報的。他們自個兒會送來。叛國的工作，彷彿愛國工作那樣地在做。這便是黨派制度的結果。每一個黨派，爲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出賣別人，出賣祖國。可就便宜了我們。在這兒，我們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們有相同的政治信仰。在最有地位的各種圈子裏。』他拿起了酒杯，一看是空的，便又放下了。『他們甚至都沒有武裝。他們以

爲，要是他們解除了武裝，我們就不會要求什麼的。假如你知道了他們的飛機和坦克的數目，對於這批自殺候補者，一定會笑痛肚子呢。」

雷維克傾聽着。他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可是一切都在圍着他蕩漾，彷彿一個清醒前的殘夢。那些桌子，那些侍者，那種夜生活的甜蜜的騷擾，那些汽車的閃耀的行列，那顆屋子上空的月亮，那些屋子前面的彩色霓虹燈——以及坐在他對面，戕害他身體的，這個惡貫滿盈的饒舌的兇手。

兩個穿着短裝的女人走過了。她們向雷維克微笑着。那是奧雪里斯的伊凡蒂和瑪茜。她們今天也是例假。

「妙啊！Donnerwetter（德語：原義雷雨，借作驚人的呢！）」哈蓋說道。

一條岔路，雷維克想。一條湫隘的僻靜的岔路——祇要我能夠把他帶到那兒。或者，帶他到「森林」裏。「那兩個是，靠愛情維持生活的女人，」他說，

哈蓋盯着她們看。「她們倒是很漂亮的呢。這兒的人，都知道這一套的嗎，是不是啊？」他又要了一杯白蘭地。「我能敬你一杯酒嗎？」

「多謝，我還是喝這種酒。」

「這兒大概有很迷人的娼寮吧。那些演奏音樂和表演這一類玩藝的地方。」哈蓋的眼睛裏閃着光。這光芒，正如他幾年以前，在地窖的陰森燭光下，閃着的一樣。

我不應該再去想它了，雷維克想。不應該在現在。「你會去過一個地方嗎？」他問。

「我去過好幾個地方。當然囉，爲了觀察。去看看那些人們，到底沉淪到什麼程度。可是，一定不會是最標準的所在。當然我也得鄭重將事。可能是給指點錯誤的。」

雷維克點點頭。「那你無需乎害怕的。那些個地方啊，旅客們就不會去。」

「你知道那些個地方嗎？」

「當然囉。知道得很多。」

哈蓋喝着他的第二杯白蘭地。他變得更親熱了。以前他在德國的那種顧忌都沒有啦。雷維克覺得他完全沒有懷疑了。便跟哈蓋說道：「今夜我倒很想去溜躑溜躑。」

「真的嗎？」

「真的。我常常那樣。一個人對於什麼事情，都應該儘可能地學習。」

「對的！完全對的！」

哈蓋向他凝睇了一下。讓他喝醉吧，雷維克想。假如沒有其他的辦法，倒還是讓他喝醉。

了，拖他到什麼地方去。

哈蓋的樣子又改變了。他還沒有酒意，他祇是在沉思着。『說也可憐，』他最後纔這樣

說道。『我倒真想跟你一塊兒去呢。』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他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哈蓋懷疑的形跡。

『今夜我必須回柏林去。』哈蓋望望他的錶。『還有一個半鐘點。』

雷維克十分鎮靜地坐着。我必須跟他同去，他想。他一定住在旅館裏的。決不會是一家私人的公寓。我必須跟他一起到他的房間裏，然後在那兒算計他。

『我在這兒，等着我的兩個朋友，』哈蓋說道。『他們隨時會來的。他們預備跟我一塊兒回去。我的東西，早已經送在車站上了。我們就從這兒，逕直去上車。』

糟了，雷維克想。爲什麼我不帶一枝手鎗呢？爲什麼我竟那樣的愚蠢？近幾月來就一直把以前所發生的事情，認爲是一種錯覺呢？否則我就可以在路邊上打死他，穿過地下鐵道的入口，設法逃跑啊。

『真是可憐見的，』哈蓋說道。『不過，也許我們下一次可以去。兩星期之內，我還要回來的。』

雷維克又鬆了一口氣。『好的』他說。

『你住在哪兒？我可以打電話給你。』

『在加爾太子旅館。祇要穿過這一條街。』

哈蓋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本記事冊，留下這一個地址。雷維克望着那張柔韌的俄國紅皮的豪華封面。鉛筆是很細的金桿。這記事冊裏一定記着什麼東西的。他想。大概是叫人家受刑，叫人家死難的那些情報吧。

哈蓋把記事冊放回了口袋。『你剛纔跟她說話的那個女人真是個尤物。』他說。

雷維克給楞住了一秒鐘。『哦，哦——是的，很美的。』

『拍電影的嗎？』

『差不多。』

『相好吧？』

『不過如此。』

哈蓋彷彿沉思似地凝視着前面。『困難在這兒——要跟那些個美妙的女人們攪熟。既沒有足夠的時間，又沒有適當的機會——』

『那倒是可以安排的，』雷維克說。

『真的嗎？你沒有興趣了嗎？』

『對什麼沒有興趣啊？』

哈蓋狼狽地笑了起來。『譬如說，對那個你剛纔跟她說話的女人？』

『沒有一點兒興趣。』

『Donnerwetter，那可是不壞啊。她是法國人嗎？』

『我想是義大利人。還夾雜着一點別的血統。』

哈蓋猶笑着。『不壞。當然囉，我們在德國是決不能這樣攪的。可是到了這兒，一個人就

可以相當的隱名匿姓啦。』

『你是嗎？』雷維克問。

哈蓋愕然了一會兒。然後他猶笑着。『我知道的！當然不是對那些內行人——否則，就

要絕對的隱名匿姓了。再說，我倒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你跟那批難民，有沒有來往？』

『很少的，』雷維克小心翼翼地說。

『那真是可憐見的！我們倒很想有點兒——你知道的，情報——我們還可以花點兒

錢——哈蓋伸起他的手來。『——當然囉，你的情形是沒有問題的！即使是最小的新聞

……』

雷維克注意到哈蓋一直在瞧着他。『那是可能的，』他說。『你也說不出來——總有什麼時候會發生的。』

哈蓋把他的椅子搬得更靠近着他。『我的使命之一，你知道的，便是設法裏應外合。有時候真不容易着手。我們有許多人在這兒工作呢。』他彷彿示意似地揚了揚眉毛。『在我們看起來，這是另外一回事情，當然囉。這是光榮的事。這是祖國，是不是啊？』

『當然囉。』

哈蓋抬起了頭來。『我的朋友來了。』他把賬目加疊起來以後，又在磁碟裏放了幾張鈔票。『把價錢在碟子裏註明，倒是很方便的。我們也可以到祖國去倡導。』他站起身子，伸出了一隻手。『Auf Wiedersehen, Herr von Horn。』(德語：『再會，豐·霍恩先生。』)我很高興，跟你相識。兩星期之內，我再打電話給你。』他微笑着。『謹慎點兒，當然囉。』

『當然囉，不要忘記哪。』

『我什麼都不會忘記的。不會忘記一張臉，一個約會。我不能夠忘記。那原是我的本份



啊。」

雷維克站在他面前。他覺得伸出自己的手去，彷彿要穿過一道水泥的牆壁似的。接着他又覺得，哈蓋的手已經握在他自己的手裏了。那隻手是瑣小而柔軟得異樣的。

他站在那裏，猶豫了半晌，然後目送着哈蓋。於是他又坐了下來。突然地覺得自己在哆嗦。隔了一會兒，他付了賬走了。他向哈蓋出去的方向走着。可是驀然又記得，哈蓋和那兩個人一起跳上一輛出差汽車的。他便無意再去驅車追踪了。哈蓋早已把旅館裏的東西收拾好。要是再在什麼地方碰到他，反而要引起他懷疑了。便轉過身來，走回國際旅館。

「你很敏感，」莫洛索夫說道。他們坐在圓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前面。

雷維克望着自己的右手。他已經用酒精不知洗過多少次了。明知是很醜的，可是他禁不住。現在，這手上的皮膚，簡直乾得像咖啡的果實。

「假如你真有什麼行動，那你真是發瘋了，」莫洛索夫說。「幸而你沒有帶武器。」

「是的，」雷維克沒有理解，却這樣漫應着。

莫洛索夫望着他。「你總不會是那麽一個傻子，企圖犯一件兇殺案，或者犯一件未遂

的兇殺案吧？」

雷維克不則聲。

「雷維克——」莫洛索夫把酒瓶重重地放到桌子上。「不要做一個幻想者！」

「我沒有。可是你也瞭解我，失掉這個機會使我多麼的難過嗎？祇要早這麼兩個鐘頭，我便可以把他拖到什麼地方去——也許已經有所作爲了——」

莫洛索夫斟滿了兩個酒杯。「喝這個伏特加酒。過後你還是會弄到他的。」

「也許不能。」

「你會弄到他的。他還會回來。那樣的傢伙，一定會回來的。你已經騙得他上鉤了。嗨！」

雷維克喝乾了那杯酒。

「我還可以到北火車站去。看他有沒有走掉。」

「當然囉。你還可以在那兒打死他。至少要坐二十年的感化院。你還有其他這樣的念頭嗎？」

「是的。我可以去看看，他到底有沒有走掉。」

「給他發現，就什麼都完事了。」

『我可以問他，耽擱在哪一家旅館。』

『徒然使他懷疑而已。』莫洛索夫又斟滿了他們的酒杯。『你聽我說，雷維克。我知道你現在坐在這兒，覺得一切都做錯了。可是你千萬不要那麼想！假如你真覺得那樣，那麼你就摔掉一點兒東西好啦。摔掉一點兒大的可是並不值錢的東西。我所想的，倒是國際旅館的棕櫚園。』

『我一點兒也不想。』

『那麼你就講吧。講得你生病。講得你神經失了常。講得你自個兒罷休。你不是俄國人，否則你就會瞭解了。』

雷維克挺了下身子。『鮑列斯，』他說。『我知道耗子應該被剿滅，而且一個人又不能跟它們對打對咬的。可是我不能講。於是乎，我就祇能想了。我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我要準備，像施行手術一樣地準備。在時間還來得及準備的時候。我要習慣。我有兩星期的時間。那就好了。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我要習慣那鎮定的心理。你是對的。一個人可以講到老死，然後會安閒鎮靜，從容不迫。然而，一個人也可以想到老死，獲得同樣的結果。憎恨。冷靜地，抱定宗旨地想到老死。我要在思想中常常轉着殺人的念頭，那麼等他回來時便有了殺人的習慣了。』

一個人做第一次做的事情，比做第一千次做的事情，當然更從容更鎮靜的。那麼，現在就讓我們談吧。談點兒其他的事情。要是你高興，就談談那些個玫瑰花吧！你瞧它們啊！在這樣鬱熱的夜晚，它們真像是積雪呢。又像是夜晚的洶湧的驚濤，飛濺起來的白色的泡沫。你現在滿意了嗎？」

「不，」莫洛索夫說。

雷維克緘默着。

「我們講這麼幾百次，我纔會滿意呢，」莫洛索夫又說。

「好的。仔細地瞧這個夏天吧。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有點兒疏磬的味兒。玫瑰花倒像是今冬萬人塚上的積雪。雖然如此，我們却還是很自得其樂的，是不是啊？不干涉的世紀萬歲！道德本能硬化了的世紀萬歲！今夜，就不知道進行着多少殺人的勾當，鮑列斯。每一夜！多少殺人的勾當！都市在焚燒着，垂死的猶太人在什麼地方呻吟，捷克的民衆在森林裏悲慘地掙扎，中國人在日本的汽油裏灼斃，給鞭笞得奄奄一息的無辜，在集中營裏爬行——難道，當我們可以剷除一個兇手的時候，反變成了婆婆媽媽的神經質的女人了嗎？我們要找到他，消滅他，那就得了，我們跟那些無辜的人們，打的交道也已經夠多啦，那些個人啊，祇跟

我們在制服上有點兒差別——」

「是的，」莫洛索夫說。「也許更好一點兒。你也知道，一把刀子的用處嗎？刀子倒不會有聲音的。」

「今夜，可不要再拿這些個事來打擾我了。我必須睡覺。鬼知道我能不能夠那麼做，雖然我現在裝得很鎮定的樣子。你瞭解這個意思嗎？」

「是的。」

「今夜我要殺人殺人。兩星期裏，我會變成一個自動玩具。問題是，我怎麼能夠渡過這個時間。就是從此刻到睡覺的時間。酒醉沒有用。打針也沒有用。我必須甜甜地睡覺。然後第二天纔會支撐得起來。你懂得嗎？」

莫洛索夫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說道，「那麼，你去找一個女人。」

「那怎麼會有用呢？」

「有用。跟女人在一起，總是睡得着的。你去打電話找瓊恩。她會來的。」

瓊恩是的，她剛纔就跟他在一起。她跟他談過什麼事情。可是他已經忘記了。「我不是

俄國人，」雷維克說。「還有什麼別的建議嗎？」

「那是簡單的辦法。祇有這些最簡單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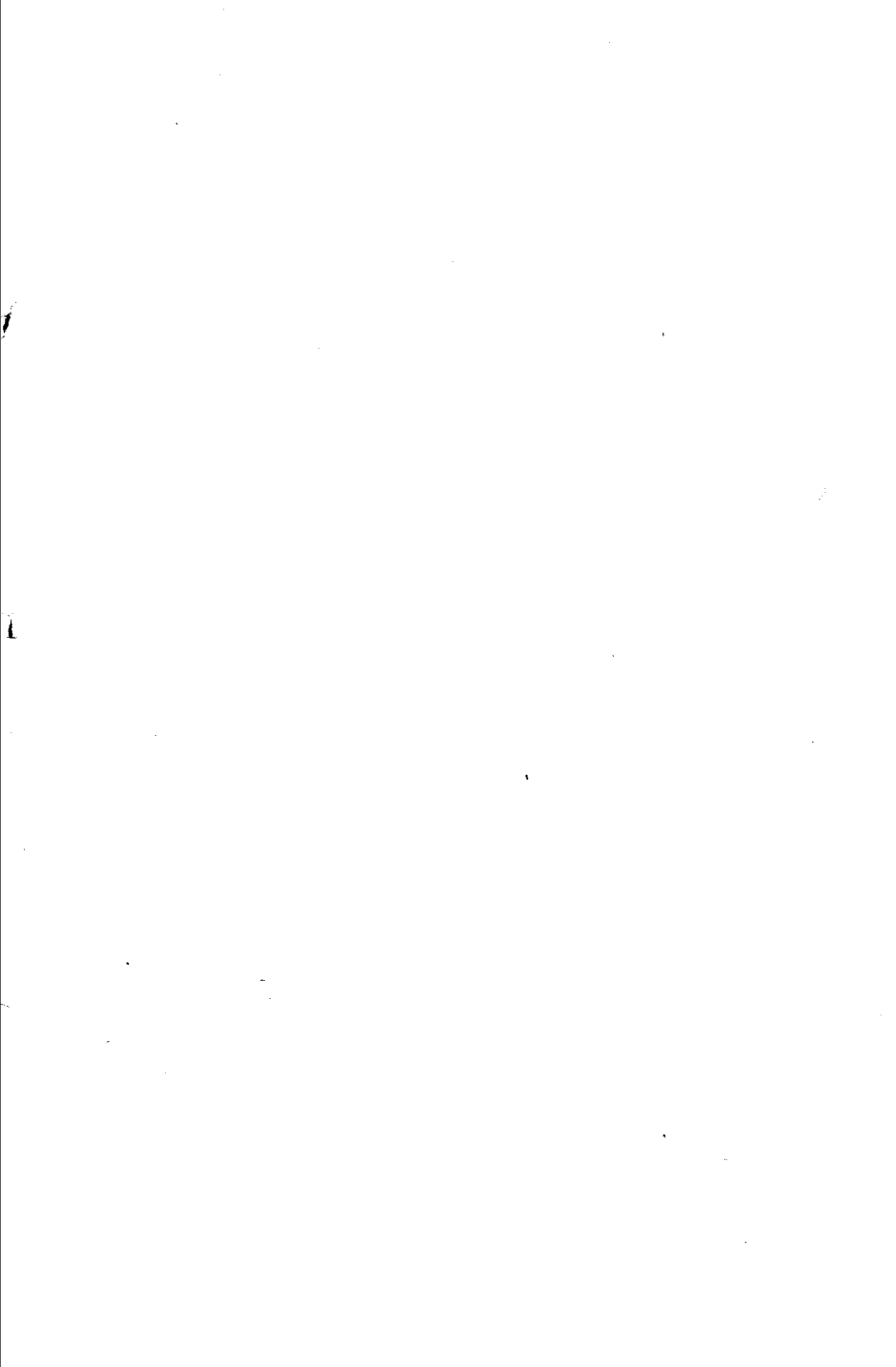
「那可並不簡單哪。」

「我的天哪！不要那麼自尋煩惱了！不要受女人的糾纏，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難得找她們來睡一次覺。不要讓你的幻想着了魔。誰願意將自然的戲劇，再加以戲劇化呢？」

「是的，」雷維克說。「誰願意啊？」

「那麼就讓我去打個電話，」莫洛索夫岔斷了他的話。「我可以替你想辦法的。我這個看門人，可不是全無用處的哪。」

「就在這兒。這樣也是挺好的。讓我們喝着酒，看看這些玫瑰花。在圓月底下給機關鎗掃斃的死人的臉，就是這樣蒼白的。有一次，我在西班牙看見過。那時候啊，有一個五金匠工名叫潘勃洛·諾拿斯的，他就說過，天堂是法西斯蒂所發明的。他祇有一條腿。他跟我很不痛快，因為我沒有把他的另一條腿浸在酒精裏保存起來。他覺得四分之一的肢體給葬送了。實在他不知道，那條腿却給一羣野狗偷去吃掉了——」



## 二十五

范勃爾走進了更衣室。他向雷維克做了個手勢。他們便一起出去了。『杜俞來電話。他要你立刻上他那兒去。大概有很特別的病症，或是很特別的事故。』

雷維克望着他。『那就是說，他又弄錯了手術，要把責任卸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呃？』

『我想不至於。他很激動。顯然是覺得無所措手的樣子。』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范勃爾却緘默着。『他怎麼會知道我已經回來了？』雷維克問。

范勃爾聳聳他的肩膀。『我不知道。大概是一個護士告訴他的。』

『他爲什麼不打電話去找皮諾呢？皮諾是很能幹的。』

『我也告訴他的。他說，這是一個特別麻煩的病症。是你專長的科目。』

『胡說。任何特別的科目，巴黎都有很高明的醫生。爲什麼他不打電話去找馬濤呢？他』



是個全世界有名的外科醫生啊。」

「你想得出什麼道理嗎？」

「當然囉。他不願意在同行面前，坍自個兒的台。找一個非法的難民醫生，那情形就不同啦。他不能不祕而不宣的。」

范勃爾望着他。「事情很急。你肯去嗎？」

雷維克解開了他外衣的帶子。「當然囉。」他說。「我還有什麼辦法呢？不過，你一定要跟我回去，我纔去。」

「好的。就搭我的汽車好了。」

他們走下了樓梯。范勃爾的汽車，在醫院門前的陽光下閃爍。他們走進了車廂。「祇有你同在的時候，我纔做我的工作。」雷維克說。「要不然啊，天知道這傢伙會怎麼樣陷害我。」

「我以為他不至於那麼想法的。」

汽車開動了。「我已經見識過各種的花樣啦。」雷維克說。「我知道柏林有一個年青的助理醫師，他具備了一切高明外科專家的條件。有一次，他的教授在施行手術，喝得有點

兒醜醜然了；開錯了刀；他不說什麼；就讓助理醫師做下去；他也沒有覺察出什麼；半分鐘之後，那教授居然演了一場活劇；竟抓住了年青助理醫師，要他負責開錯的一刀。病人在手術中死了。年青醫師在第二天也死了。他是自殺的。以後這教授，還是施行他的手術，還是喝他的酒。」

他們在馬索路停靠了下來；一長列卡車，沿着加里略路在轆轤地駛着。灼熱的陽光，從車窗裏照射進來。范勃爾捺了一下遮泥板上的電鈕。車頂便慢慢地向後倒下了。他很自負地望着雷維克。「這是我最近纜裝上去的。自動的機關。居然會想出這樣的裝備，真是了不起呢，是不是啊？」

微風打從敞開的車頂上吹下來。雷維克點點頭。「是的。真是了不起呢。最新的發明，聽說還有磁性地雷和水雷。昨天我在什麼地方看到這消息。如果錯過了轟擊的目標，它們會自動地轉了個圈子，重新找到的。我們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善於想像的族類哪。」

范勃爾轉過那張紅紅的臉，朝着他。容光煥發地顯出一種和藹的性格。「你，跟你們的戰爭，雷維克！我們跟戰爭，是離得彷彿跟月球一樣地遙遠的。現在大家紛紛議論着的，僅僅是一種被壓迫的政治作用，毫無其他的意義，你相信我——」

那皮膚是螺鈿似的青色。臉是灰白的。在這周圍，照耀於手術燈的強烈白光底下的，乃是一大簇美麗的金髮。這金髮，簇擁在灰白色的臉的周圍，顯得如火如荼的，簡直有點兒淫蕩。這是唯一尚有生氣的東西，發着閃光，作着聲響——彷彿生命早已離開了身體，如今祇爬在那頭髮上了。

這個躺着的年青女人，確是很嬌豔的。身材纖細而頰長，一張臉兒，即使那沉迷不醒的陰影，也沒有損傷它的妖冶——一個生活於繁華，生活於愛情中的女人。

女人祇流出了一點兒鮮血。太少了。『你把子宮割開了嗎？』雷維克跟杜俞說。

『是的。』

『怎麼呢？』

杜俞沒有回答。雷維克抬起了頭來。杜俞便凝視着他。

『好的，』雷維克說。『我們現在可以不需要護士。我們是三個醫生，已經很夠了。』

杜俞做了個手勢，點點頭。幾個護士和一個助理醫師都退出去了。

『怎麼呢？』她們走了以後，雷維克就這樣問。

「那你自個兒瞧吧，」杜侖答道。

「不。」

雷維克瞧着；可是他要杜侖在范勃爾面前說一句話。比較安全點兒。

「懷了三個月的孕。出血症。必須施行刮除的手術。刮子宮的手術。內壁顯然是受傷

了。」

「顯然嗎？」

「那你自個兒瞧吧。是的，內壁受了傷了。」

「怎麼呢？」雷維克仍然這樣問。

他望着杜侖的臉。那臉上充滿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憎恨。他總是恨我這樣的，他想。尤其

因為給范勃爾也聽到了。

「穿了一個孔，」杜侖說。

「用刮除器嗎？」

「當然啦，」半晌杜侖纔說。「還用什麼別的器械呢？」

出血早已完全停止了。雷維克還在默默地繼續檢視着。然後他挺立起來。「你替它穿

孔。你却沒有注意呢。你在穿孔的時候，把一圈腸臟拖出裂口了。你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你一定還以為是一塊胎衣呢。於是把它刮掉了。是你把它弄傷的。對不對啊？」

杜侖的額角上，突然滲滿了汗珠。面罩背後的鬚髻，這時候在頻頻地扭動，彷彿嚼着一大口東西似的。

「也許是的。」

「手術施行多少時候了？」

「在你到來以前，一起三刻鐘。」

「這是內出血。小腸受了傷。最危險的血中毒。現在，小腸必須縫合起來，子宮必須割掉。迫不容緩的事。」

「什麼？」杜侖問。

「你自個兒知道，」雷維克說。

杜侖的眼睛在映動着。「是的，我知道。我不是要你來這麼告訴我的。」

「那麼一切我都好辦的。招呼她們進來工作。我勸你趕快動手。」

杜侖還是在咀嚼着。「我太慌亂了。你能替我代施手術嗎？」

「不，你不知道我在法國是非法的，沒有施行手術的權利。」

「你——」杜侖說了半句，却又緘默了。

卑賤的人，沒有畢業的醫科學生，推拿手，助理醫師，他們在這兒都說是德國名醫——

雷維克還沒有忘記杜侖跟藍瓦爾說的這一句話。「藍瓦爾先生曾經跟我說過的，」他說。「在我被流放之前。」

他看見范勃爾抬起頭來。杜侖却還是不說話。「范勃爾醫生可以代你施行手術的，」

雷維克說。

「你也代我施行過不少的手術了。假如那價錢——」

「價錢倒無所謂。我這次回來以後，已經不想再施行什麼手術了。尤其對於那種沒有徵得施行這手術的同意的病人。」

杜侖瞧着他。「你現在不能夠叫這個病人從麻醉中醒來，讓你去問她啊。」

「哦，你可以的。否則你就得冒血中毒的危險。」

杜侖的臉全濕了。范勃爾望望雷維克。雷維克點點頭。「你的護士可靠嗎？」范勃爾向杜侖問道。

「哦——」

「我們可以不需要助理醫師，」范勃爾跟雷維克說。「我們這兒有三個醫生，兩個護士了。」

「雷維克——」杜侖又緘默了下來。

「你應該招呼皮諾的，」雷維克說。「或者梅隆。或者瑪得爾。他們全是第一流的外科醫生啊。」

杜侖不則聲。

「你肯在范勃爾面前，承認你自個兒穿了一個孔，將小腸誤認爲胎衣，因而將小腸弄傷了嗎？」

隔了好一會兒，杜侖然後用一種沙啞的嗓音，這樣說道：「是的。」

「你也肯承認你請范勃爾施行子宮摘出和血管接合的手術，把我當作他的助手，因爲我偶然到這裏來嗎？」

「哦。」

「對於這一次的手術，和手術的結果，以及沒有通知病人，沒有徵得同意的責任，你能

夠完全担負嗎？」

「哦，當然的。」杜侖嘆聲地說着。

「好的。那麼招呼護士們進來。我們不需要你的助理醫師。你就跟他說，對於這一次複雜而特殊的手術，你已經允許范勃爾和我來幫助你了。這是你給我們的宿諾，諸如此類的飾詞。你可以自個兒管制麻醉劑。你以為還需要那些消毒的護士們去重行消毒一下嗎？」

「不需要了。昆連着的那個房間，也消過毒的。」

「那更好啦。」

腹部的窟窿敞開着。雷維克把那圈腸臟，慢慢地萬分謹慎地從子宮的小孔裏拉了出來，一點一點地，裹在一塊消毒過的繃帶裏，使它分開了腹膜，最後將那個受傷的地方完全拉開了。於是他用紗布遮住了子宮。「在子宮外面呢，位置不正的妊娠，」他向着范勃爾的方向囁囁着。「瞧這個——一半在子宮裏，一半在輸卵管裏的。確也不能太苛責他的。實在是很少見的呢。不過無論如何——」

「什麼？」杜侖在手術枱的遮着頭部的木板背後問。「你說什麼？」



『沒有什麼。』

雷維克把小腸剖了開來，截去了一節。然後急忙地縫合。他將外層的表皮，這邊那邊地翻裂着，旋了過來，也仔細地縫合了。

他祇覺得工作時的緊張。已經把杜侖也忘記了。他將輸卵管和血管都紮好，於是割掉了一端。然後再把子宮也摘出了。爲什麼這裏反而流血不多呢？他想。爲什麼像這樣的東西，反而比心臟流血更少呢？當一個人割掉了生命的奇蹟，却還有能力活下去的。

躺在這兒的這個美人，已經死了。她可以活下去的，可是現在却死了。一棵世系的樹上，一根死了的枝椏。開着花，可是失却了結實的神祕。在業已變成煤塊的森林裏，那些猿似的巨人，都經歷過幾千的世系，奮鬥着他們的生路，埃及人建築過那些廟宇，海勒斯在這兒繁育過；血液，神祕地向上奔流，向上奔流，最後創造了這麼一個人類，可是現在却彷彿一顆空癩的稻穗，不能夠生育了，她的血液，已經流不到她的男嬰或女孩。這鏈索，已給杜侖的一雙蠢笨的手折裂了。可是假如數千的世系沒有產生這個杜侖，假如海勒斯和文藝復興沒有開過什麼花，結過這麼一個尖鬍鬚的老朽呢？

『造反了，』雷維克說。

「什麼？」范勃爾問。

「什麼事情都造反了。」

雷維克挺立了起來。「完工了。」他望望那張金髮覆額的可愛的蒼白的臉。又望望那隻盛放着血淋淋的一塊東西的提桶，這塊東西會使她臉兒這麼美麗的。於是他望着杜俞。「完工了。」他又重複着說。

杜俞停止了麻醉。他沒有向雷維克望。祇是等着兩個護士把手術枱推出了房間。自己也默不作聲地跟着她們出去。

「明天啊，他一定會告訴她，他自己怎麼救活了她的生命，」雷維克說。「而且，一定會向她多要五千法郎。」

「此刻他不像會有那樣的打算。」

「一天的時間，原是很長的呢。而懺悔的時間，却是很短的。尤其當這件事情成了一樁買賣的時候。」

雷維克洗着手。在他對面那個白色洗盆架邊的窗子外，他看見一個窗臺上，開着幾株殷紅的天竺葵花。一隻灰色的貓，蹲踞在盛開的花下。

那天晚上十一點鐘，他打了個電話給杜侖的醫院。那是在希海拉柴特打的。夜班護士告訴他，那個女人正在沉睡著。前兩個鐘頭，她變得很煩躁。范勃爾就在那兒，給過她一點輕微的鎮靜劑。一切都彷彿很順利。

雷維克推開了電話間的門。一股強烈的香味兒，衝進他的鼻管。一個長着黃裏帶白的頭髮的女人，傲然地沙嘎地說着話，目空一切地走進了女廁所。醫院裏那個女人的頭髮，纔是天然的金絲髮。發着紅光的金絲髮！他點了一枝紙烟，回進了希海拉柴特。那個永遠不變的俄國合唱隊，正在唱着那支永遠不變的『烏沉沉的眼睛』。一齣綿亘二十年的悲劇，往往會發生令人覺得可笑的危險，雷維克想。悲劇的時間，應該是短的。

『抱歉得很，』他跟凱蒂·海格斯特朗說。『可是我，不得不打一個電話哪。』

『一切都沒有什麼問題嗎？』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問題。』

她爲什麼這樣問呢？他想，有點兒惱怒了。跟她在一塊兒，當然一切都不會沒有問題的。

『你到這兒需要的東西，都已經有了嗎？』他指着那一大玻璃杯的伏特加酒。

「沒有。」

「沒有？」

凱蒂·海格斯特朗搖搖她的頭。

「這是夏天，」雷維克說。「在夏天啊，一個人不應該坐在夜總會裏的。在夏天，一個人應該坐在街上，靠近一株大樹，不論它怎樣的衰老，假如需要，還可以圍上一重鐵的藩籬。」

他抬起頭來，望見了瓊恩的眼睛。她一定在他出去打電話的時候進來的。這以前，她還沒有進來。她坐在對面的那個角落上。

「你還想往什麼地方去嗎？」他問凱蒂·海格斯特朗。

她搖搖頭。「不，你呢？到衰老的樹邊去嗎？」

「在這樣的地方，伏特加酒也是衰老的呢。這一種纔是挺好的。」

合唱隊停止了歌聲，音樂也便改變了調子。樂隊開始演奏着勃魯斯舞曲。瓊恩站了起來，步下舞池。雷維克沒有看清她。也看不清她到底跟誰在一起。祇是那縷淺藍色的燈光，時不時掠過舞池的地板，於是她在燈光下顯現了，可是一下子便又消失在隱約的幽晦中。

「你今天又施行過手術了嗎？」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是的——」

「施行過手術以後的晚上，在夜總會裏坐着，你覺得怎麼樣啊？是不是好像從戰場回到了城裏？還是好像從疾病回到了健康？」

「不常是那樣的。有時候，你祇覺得無限的空虛。」

瓊恩的眼睛，映照在慘澹的燈光下，彷彿半透明似的。她正在望着他。使人跳動的，不是那顆心，雷維克想。而是那個胃。胃彎神經網的震撼。對於這個事，早經寫下過千萬的詩篇。可是這個震撼，決不是從你那兒來的，你這個香汗淫淫，美艷地舞着的肉體——却是從我腦子的幽室中發出來的——那不過是一種偶然的事，鬆弛的關節，感受了強烈的光流，自然會變得敏感起來了。

「常常在這兒歌唱的，是不是就是那個女人啊？」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是的。」

「她還在這兒歌唱嗎？」

「我想不在了。」

「她很美麗呢。」

『她嗎？』

『是的。她還不止是美麗呢。那張臉兒，彷彿生命就書寫在上面，給大家瀏覽似的。』

『也許是』

凱蒂·海格斯特朗從她眯狹了的眼角上，矚視着雷維克。她微笑了。這微笑，說不定過後會流淚的。『再給我一杯伏特加酒，我們就走吧，』她說。

他站起身來的時候，覺得瓊恩在望他。他使挽住了凱蒂的手臂，原是不需要的，她可以一個人走着；可是他覺得，讓瓊恩看見也無妨啊。

『你肯給我賞光一次嗎？』當他們走進朗卡斯忒旅館她的房間裏的時候，凱蒂·海格斯特朗便這樣問。

『當然囉，凱蒂，』雷維克心神不定地答道。『祇要我能夠。』

『你肯跟我一起參加蒙福爾跳舞會嗎？』

他抬起頭來。『什麼？爲什麼我可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跳舞會啊？』

她坐在假火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這椅子彷彿太大了。她坐在裏邊，更見得纖弱，好像

一個中國舞孃的塑像似的。她兩頰的皮膚，也比往常更來得緊張。『蒙福爾跳舞會，乃是巴黎夏季的盛舉，』她說。『下星期五，在路易·蒙福爾的花園住宅裏舉行。你覺得沒有意義吧，是不是啊？』

『沒有意義。』

『你肯跟我一塊兒去嗎？』

『那樣的情形，我也能夠去嗎？』

『我可以設法一份請柬給你。』

雷維克望着她。『爲什麼呢，凱蒂？』

『我很想去。可是我又不願意獨個兒去。』

『你一定要我一塊兒去嗎？』

『是的。我又不願意跟任何我所熟識的人去。我再也受不了他們啦。你懂得嗎？』

『是的。』

她微笑着。便是她的微笑也彷彿兩樣啦，雷維克想。那好像是一重閃爍的薄網，臉蛋兒給罩絡在下面，沒有一點兒改變。『在每年夏季的巴黎，這是最後也是最好一次的園遊會

了。她說：『最近四年來，我是每次都去的。你肯給我賞光一次嗎？』

雷維克知道她爲什麼要他一塊兒去。她會覺得放心點兒。而他也便無法拒絕了。

『好的，凱蒂，』他說。『你不必要他們再補一份特別的請柬。祇要他們知道有人跟你一塊兒去，那就夠了，我的主張是如此。』

她點點頭。『當然囉。多謝你，雷維克。那我明天就打電話給蘇菲亞·蒙福爾。』

他站了起來。『那麼，等我到星期五打電話給你，你預備怎樣打扮啊？』

她抬起頭來睨他。燈光在她梳得很緊貼的頭髮上，強烈地反耀着。彷彿一匹壁虎的頭呢。雷維克里像這樣一個纖弱、乾燥、風雅，而瘦削的嬌軀，健康是決難獲得的。『那個我還沒有告訴你呢，』她踟躕了半晌纔說。『那是一個化裝的跳舞會，雷維克，裝成路易十四宮中的園宴。』

『天哪！』雷維克又坐了下來。

凱蒂·海格斯特朗笑着。突然彷彿孩子似地笑着。『那兒有很好很陳的高涅克酒，』她說。『你也需要喝點兒酒嗎？』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虧他們想得出來的！』



「他們每年都有諸如此類的一套。」

「那麼我必須——」

「一切我會準備的。」她即刻岔斷了他的話。「你可以不必費什麼神。我會端整你的服裝。比較簡單點兒的服裝。而且連試也無須乎試的。祇要你告訴我身材尺寸就行了。」

「我想我真的需要一點兒高涅克酒。」雷維克說。

凱蒂·海格斯特朗把酒瓶推到他面前。「現在可不要再說不字了。」

他喝着高涅克酒。還有十二天呢，他想。哈蓋回到巴黎，還有十二天。這十二天，必須打發過去的。十二天，他的生命彷彿就祇有十二天，十二天以後的事情，他也不能去想了。十二天以後好像裂開着一個深淵。他怎麼去消磨這十二天，那是毫無出入的一次化裝的遊宴——可是在這縹緲的兩星期中，究竟什麼是荒唐的事呢？

「好的，凱蒂。」

他又到了杜侖的醫院裏。那個金髮的女人，還熟睡着。額角上滲着豆大的汗珠。她的臉，已經露出了一點兒色彩，她的嘴，也微微地張開了。「體溫怎麼樣？」他問護士道。

『一百』

『好的。』他彎下身子，檢視那濕漉漉的臉兒。他可以感覺到她的呼吸。已經沒有醇精的味兒了。那是呼吸，彷彿麝香草一樣地新鮮。麝香草，他記了起來——在黑森林裏的一片山地的草原上，在烈日底下屏息地蠕行着，追踪者的吆喝，從下面什麼地方喧騰起來——於是聞嗅到一股麝香草的醉人的香味兒。奇怪，怎麼一個人把一切都忘記了，却還沒有忘記這股味兒。已經是二十年了。這股味兒還留在他塵封了的記憶的角落裏，現在又從那天他逃入黑森林的逝影中發掘出來。不是在二十年中吧，他想——在十二天之內。

他穿過鬱熱的城市，走回他的旅館。光景是三點鐘了。他爬上了樓梯。一張白信封，躺在房門口的地板上。便檢了起來。上面寫着他的名字，却既沒有郵票，也沒有郵戳。是瓊恩的吧，他想，便拆了開來。一張支票掉落到地上。原來是杜俞送給他的。雷維克對着那個數字，漠然地望了一下。接着又看了一會。他真是不能夠相信。這不是照例的兩百法郎。却是兩千法郎呢。他一定感受到很大的威脅，他想。杜俞自動地拿出兩千法郎——這倒是天下第八個奇蹟呢。

他把支票藏進了皮夾，然後拿一大疊書放在牀邊的桌子上。這些書是兩天前買來的，

爲的是，睡不着覺的時候可以看。說起這些書啊，也真是夠奇怪的——現在對於他，好像逐漸地變得重要起來了。它們不復是一切東西的替代品，反而進入了一切東西所不能進入的境界。在最初幾年中，他是從來不看什麼書的；因爲比了實際發生的事情，它們顯然是太無生氣了。可是現在，它們却變成了一道牆；即使不能夠防禦，至少也可以撐撐手。它們固然沒有多大的幫助；可是在驅入黑暗的時候，它們可以不使人絕望。那就夠了。一度被思索過的思想，今天已經被蔑視被嘲笑；然而既然被思索過，那就永遠是活着而且有生氣的，也就夠了。

他還沒有開始看書，電話鈴便響了起來。他沒有拿起聽筒。鈴聲響了很久。幾分鐘以後，鈴聲停止了，他纔拿起聽筒，問門房誰打電話來的。『她沒有說出她的名字。』那個人說着。雷維克聽出他還在吃東西。

『是一個女人嗎？』

『是的。』

● 天下第八個奇蹟：歐美相傳世界上有七大奇蹟，如埃及之金字塔，中國之長城等，此言第八奇蹟，甚言其足以與七大奇蹟相埒也。——譯者

『口音很特別的嗎？』

『那我就知道了。』那個人還是在吃着。雷維克打電話給范勃爾醫院。那邊沒有人打電話給他。杜倫醫院裏也沒有。他便打給朗卡斯忒旅館。女接線員告訴他，沒有人從她那兒撥過這個號碼的電話。那一定是瓊恩了。也許她從希海拉柴特打來的。

一小時以後，電話鈴又響了。雷維克攔開了書。起來走到窗前。他把肘子撐着窗臺，儘在等候。微風吹來百合花的香味。難民惠生霍夫把那些枯萎的荷蘭石竹搬開了，換上了百合花。現在這屋子裏的氣息，彷彿葬禮的教堂或是夏夜寺院的花園。雷維克却不知道惠生霍夫這樣的裝置，純粹是對於老頭兒戈爾特堡的悼念呢，還祇是因為百合花在木盆裏生長得好些。電話鈴聲又沉寂了。今夜，我也許能夠睡着了，他想，便回到了牀上。

瓊恩在他睡着的時候走了進來。便立刻開亮天花板上的電燈，却仍然站在房門口。他睜開了眼睛。『你一個人嗎？』她問。

『不。趕快關滅了電燈，走。』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走到浴室那邊，推開了門。『騙人，』她說着，便微笑了。

「走你的吧。我疲倦得很。」

「疲倦嗎？怎麼會這樣疲倦的？」

「疲倦得很。再會。」

她走近了過來。「你纔回來哪。每隔十分鐘，我都打電話給你的。」

她瞟着他，便躺下來，他也沒有說什麼話。她已經換過了衣服。一定跟那個傢伙睡過了覺，叫他回家，而現在，便走到這兒來嚇我，她以為凱蒂·海格斯特朗一定在這兒，因此想讓凱蒂知道我是一個冶遊的狎客，女人深夜還會上門來，使她覺得還是避開的好，他想。於是他違心地微笑着。這樣顧慮周到的行動，不幸地往往會使他油然生敬的，即使這敬意完全違反他自個兒的意志。

「你笑什麼啊？」瓊恩機警地問。

「我在笑。就是這麼一回子事。把燈關了。你在燈光下顯得多可怕。你走吧。」

她沒有理會。「跟你在一塊兒的那個娼婦是誰啊？」

雷維克把身子挺起了一半。「給我滾出去，否則我拿東西來擲你。」

「哦，我知道了。」她端詳着他。「原來如此！已經到那步田地了——」

雷維克拿了一枝紙烟。『你不要自個兒鬧笑話。你跟別人在同居，却到這兒來變成吃醋似的樣子。趕快回到你的戲子那兒去，讓我一個人在這裏！』

『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當然囉。』

『當然囉，事實不是這樣的！』她突然咆哮了起來。『你都知道，事實不是這樣的。有些個事情，我也不能負責啊。我對這件事，又不是歡快。不過，木已成舟，我也不知道怎麼——』

『事情往往會發生的，誰都不知道怎麼——』

她瞧着他。『你——你老是這樣的肯定。你總是不肯苟且，真叫人瘋狂啊！實在也沒有什麼足以使你喪失自信的！我就憎恨你這副不可侵犯的高超脾氣！我常常憎恨！我需要熱烈！我需要一個人對我瘋狂！我需要一個人，沒有了我便不能夠生活！你沒有了我，也能夠生活的。你總是能夠的！你並不需要我。你那麼冷酷！你那麼空虛！你壓根兒就不懂得愛情！你從來沒有跟我融洽過！我前次跟你撒過一次謊，我說因為你離開了兩個月，事情纔會那樣發生的！其實，即使你在這兒，事情也會那樣發生的！不用笑！我知道這中間的區別，我知道這一切，我知道那個人沒有智慧，也不像你，可是他把一切都獻給了我，除了我以外，

便沒有一樣在他覺得是重要的，除了我以外，他便不想任何的事，不要任何的事，也不知道任何的事，那便是我所需要的！」

她站在他牀前，急促地喘息着。雷維克伸手過去拿了一瓶蘋果白蘭地酒。「那你爲什麼還到這兒來呢？」他這樣問。

她沒有立刻就回答。隔了一會，纔用低沉的聲音說，「你知道的，爲什麼再要問呢？」

他斟了一杯酒，遞給她。「我不要喝，」她說。「那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一個病人。」雷維克反正也毫無睡意了。「一個患着重病的女人。」

「那是假的。你還是撒一個好點兒的謊。生病的女人，是在醫院裏的。不會在夜總會裏的。」

雷維克將酒杯放了下來。真實的事情，往往都像是不可能的。「那是真的，」他說。

「你愛她嗎？」

「這個與你有什麼相干啊？」

「你愛她嗎？」

「這個與你，真有什麼相干啊，瓊恩？」

『相干的！你沒有愛上任何人的時候——』她踮着。

『你剛纔把那個女人稱作娼婦。那麼，還成什麼愛啊？不愛的問題呢？』

『那我祇是說說而已。我一下子就看出她不是個娼婦。那便是我所以那麼說的原因。真是個娼婦，我也不會來了。你愛她嗎？』

『關滅了燈，你快走吧。』

她更走近了一點。『我知道的。我看見的。』

『去你的吧。』雷維克說。『我很疲倦。去你的吧。你這種自以為從來沒有人玩過的平庸的把戲——一個人是你所熱戀的，猝然的愛情，或許也爲了你的事業——另一個人呢，你說是愛得更深，愛得兩樣的，却把他當作有時候的安身所，當那隻傻驢不跟你在一塊兒的時候。滾你的吧；你的戀愛方式，也就太多了。』

『那是不確的，不像你說的那樣。那是兩樣的。那是不確的。我要回到你這兒來。我正在回到你這兒來了啊。』

雷維克又斟滿了他的酒杯。『你想回來，那是可能的。可是那也不過是一個幻想。這幻想，也許使你自個兒的心裏，覺得舒服一點。你是決不會回來的。』



『我會！』

『不。至少還要過一個時候。那時候啊，便有另外的人，又來追求你了，他啊，除了你，不要其他的一切的，於是又照例的來一套了。這便是我光明的前途。』

『不。不。我要跟你耽在一塊兒。』

雷維克笑了。『瓊恩，』他差不多很和藹地說着，『你不會跟我耽在一塊兒的。一個人，關不住風。也關不住水。假如給關住了，它們就毀了。給囚閉的風，便成了陳腐的氣。你是天生不會在任何地方耽住的。』

『你也耽不住哪。』

『我嗎？』雷維克喝乾了他的酒。早晨那個金髮的女人；然後那個凱蒂·海格斯特朗，肚腹裏躲藏着死神，皮膚彷彿絲似地脆薄；現在又是這個無思無慮的女人，充滿着生的慾望，好像仍然不認識她自己，却又好像比任何人更認識她自己，質樸而機敏，好像忠實得詭異，却又好像跟她母親大自然一樣的不忠實，漂蕩着，給驅策着，想要抓住，同時却又鬆開了——

『我嗎？』雷維克便重複地說道。『你知道我些什麼？打入於一個什麼都發生問題的？人生的那種愛情，你知道些什麼啊？跟那種愛情比較起來，你這平庸的熱戀，算得了什麼啊？』

當那隕落的東西突然改變了方向，當那無窮的疑問變成了最後一個你，當感情彷彿沙漠上的蜃樓，驀然地升將起來，成了個形態，而血液的幻覺，也倔強地變成了一片風景的時候，於是一切의 睡夢，不都覺得灰色而平庸嗎？一片銀色的風景，一個珠寶細工和玫瑰石英的城市，彷彿血花的反光那樣地閃耀着——你知道些什麼啊？你以為這種事情，誰都可以輕易地談的嗎？你以為一片如簧之舌，就可以一下子把它壓成了言語甚至感情的模印嗎？你知道些什麼，那些敞開着的墳墓，以及一個人怎樣害怕着那些過去的黑夜，沒有色彩的空虛的黑夜——可是現在却敞開着，裏邊沒有白骨，祇有土壤，土壤，肥沃的種子，和早已苞茁的新綠。這些事情，你知道些什麼呢？你愛熱戀，你愛征服，你愛願意死在你身上却決不會死的另一個你，你愛血的暴風雨似的欺騙，可是，你的心裏仍然是空虛的——因為一個人不能把不在自己心裏生長的東西，保存起來。它在暴風雨裏，也不會怎樣的生長。祇有在寂寞的空虛的黑夜，纔會得生長的，如果一個人不絕望。你知道些什麼啊？』

他說得很慢，也沒有望瓊恩，彷彿已經將她忘記了。此刻他纔向她看了一眼。『我在說着些什麼啊？』他說。『陳腐的愚蠢的事。我今天喝得太多了。來，也來喝一杯，然後再走。』

她坐在牀沿上，拿起了酒杯。『我已經瞭解了，』她說。她的臉色改變了。彷彿一面鏡子，

他想時不時反映着一切放在它前面的東西。現在這臉兒變得甯靜而美麗了。『我瞭解了，』她說。『有時候，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可是雷維克，你爲了珍惜你的愛情，愛你的生命，常常把我忘記了的。我是一個分歧的交點；你會走往你的銀色的城市，而從此就不再會想起我了。』

他望了她好一會兒，然後說道，『也許是。』

『你總是祇想到你自己，你在自己身上發現了許多，却把我放在你生命的邊緣上。』

『也許是。可是你也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哪，瓊恩。你自個兒也知道。』

『你想信賴嗎？』

『不，』雷維克在略一思索之後，便這樣說。接着他就微笑了。『當你從那永久的一切中流亡出來，有時候你會進入一種奇特的境界。你會做出許多奇特的事情。不當然我也不要那些的。可是祇有一條羊的人，有時候也會用它來做很多的事情的。』

這暗夜，突然充滿了甯靜，又彷彿千年萬世之前，瓊恩睡在他身邊的那些暗夜。城市離得很遙遠，很遼寬，祇有天末傳來的營營的市聲；鐘點的鎖鏈脫節了，時間好像站定了似的沉寂。天下最簡單而最不可靠的事情，又變成真實了；兩個人傾談着，彼此細訴着衷曲，而這

聲音，所謂言語也者，便在腦門背後那塊志志着的東西上，形成了同樣的形象，同樣的感情，而在聲帶的毫無意義的顫動，以及在黏性的灰色的回轉部上所發生的不可索解的反應之中，又轟然出現了一片天空，在那兒燭照出雲啊，小溪啊，往事啊，生長啊，敗壞啊，以及難以征服的智慧。

「你愛我，雷維克——」瓊恩說着，這祇是問題的一半。

「是的。可是我正在用各種的方法，跟你分離呢。」

他說得很鎮靜，彷彿說着與他們全不相關的事情似的。她沒有去理會。「我真不能想像假如以後我們不會在一起了。是的，一個時期。可是不是永遠。不是永遠。」她重複地說着，一陣震顫通過她的皮膚。「「永不」是一個可怕的字眼兒，雷維克。我就不能想像假如以後永不跟你在了一起了。」

他沒有回答。「讓我耽在這兒，」她說。「我再也不願意回去了。再也不了。」

「你明天就會回去的。你總知道。」

「當我耽在這兒的時候，就想像不出不在這兒時的情形。」

「那是一樣的。你也總知道。」

時間中間的空隙。這間光亮的斗室，還是跟從前一樣的——也還是愛着的那個人，可是說也奇怪，却不復是同樣的那個人了，假如伸出胳膊，還是可以撫摸到她，然而再也接觸不到她了——

雷維克放下了酒杯。「你知道你又會離開我的——明天，後天，總有一天的——」他說。

瓊恩微微地俯下了頭。「哦。」

「假如你回來了——你知道你常常會再走的——」

「哦。」她仰起了她的臉。臉上滂沱着眼淚。「怎麼回事啊，雷維克？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呢。」他微笑了一下，却又立刻收斂了笑容。「有時候戀愛也不是挺愉快的，是不是啊？」

「是的。」她瞧着他。「我們又爲什麼攪得這樣了呢，雷維克？」

他聳聳他的肩膀。「我也不知道啊，瓊恩。也許因爲我們都沒有一樣可以執着的東西。從前，一個人是有着很多的東西的——安全啊，展望啊，信仰啊，抱負啊——所有這些東西，都彷彿是親熱的欄干，每當我們給戀愛震撼的時候，就可以執着它們的。可是現在，我們就

什麼都沒有了——至多有一點兒絕望，一點兒勇氣，否則便是內在和外在的生疏。於是，假如戀愛飛翔了進來，便彷彿乾柴上的烈火。於是，除了戀愛，便沒有其他的東西了——情形就不同啦——變得更粗野，更重要，更有破壞性了。』他斟滿了酒。『一個人對於這些個事情，不宜想得太多的。我們目前的情形，也不應該太多想的。多想了，徒然使你沒有用。而我們，都不願意成爲無用的，可不是嗎？』

瓊恩搖搖她的頭。『不。那個女人到底是誰啊，雷維克？』

『一個病人。以前我也跟她去過那兒一次。那時候，你還在裏邊歌唱。彷彿一百年以前的往事了。你現在還擔任什麼工作嗎？』

『一點兒工作。我想我也做得不挺好。可是賺來的錢，足夠使我自立了。我希望隨時能夠擺脫。我本來也沒有什麼大志咧。』

她的淚眼已經乾了。她喝乾了那杯蘋果白蘭地酒，然後站起身來。樣子很疲倦。『我們爲什麼這樣呢，雷維克？爲什麼啊？一定有什麼理由的。否則我們也不必問了。』

他悽苦地微笑着。『這是個人類最陳舊的疑問，瓊恩。爲什麼——這疑問，到目前爲止，一切的邏輯，一切的哲學，一切的科學，都在這疑問上面粉碎了——』

「我現在就走啦。」她說道，瞧也不瞧他。她從牀上檢起了她的東西，走向門口。

她走了。她走了。她已經走到門口了。什麼東西，劫住了雷維克的心。她走了。她走了。他便挺立起來。驀然間，這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祇要再這麼一夜，這一夜，再讓她睡著的頭枕在他胳膊上，明天再可以奮鬥的，再讓她的呼吸噓在他身邊，再讓那溫柔的幻覺，甜蜜的欺騙，隕落一回；不要走，不要走，此外我還有什麼呢？我的那份倔強的勇氣呢？我們漂蕩在哪兒啊？祇有你，纔是真實的！最光明的美夢！湮沒中的日光蘭的草原！再這麼一次，再這麼一次，這永恆的火花！我這樣吝惜着自己，到底爲了什麼人啊？爲了什麼抑鬱的事啊？爲了什麼黝黯的飄忽啊？埋葬了吧，忘懷了吧，我的生命祇有十二天了，十二天和以後的虛無，十二天和今天這一夜，光滑的肌膚，爲什麼你在今天晚上來啦，從繁星上撕裂下來而漂浮着，給宿夢所翳障，爲什麼你衝破了今夜的堡壘和城寨，在這中間，除了我們就沒有誰是活着的呢？『瓊恩，』他說。

她轉過身來。她的臉上突然瀰漫着一種熱烈的屏息凝神的光彩。她讓她的東西掉落下來，向他撲了過去。

## 二十六

汽車在伏基拉爾路的拐角上停住了。「什麼事啊？」雷維克問。

「示威的行列。」司機沒有回過頭來。「這一次是共產黨人了。」

雷維克望了一下凱蒂·海格斯特朗。嬌小而纖弱，她穿着一套路易十四時宮女的衣服，坐在座位的角落裏。她的臉上，抹了一層厚厚的脂粉。可是還掩蓋不了蒼白的本色。鬢腳和臉頰上，高聳着嶙峋的顴骨。

「倒不壞呢。」他說。「一九三九年七月，五分鐘以前，火十字會的人舉行了一次法西斯蒂的示威，現在，又是共產黨人的示威——而我們兩個人，却穿着偉大的十七世紀的古裝。倒不壞呢，凱蒂。」

「那也沒有關係哪。」她微笑著。



雷維克望着他的薄底鞋。這情形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他也不再想起會有什麼警察來抓他了。

『要不要我試試另外的路呢？』凱蒂·海格斯特朗的司機問。

『你現在也掉不過頭來了。』雷維克說。『我們後面，還擠塞着不少的汽車哪。』

示威的行列，靜靜地穿行着街道，跟他們成了個直角。他們執着旗，擎着標語的木牌。沒有人唱歌。一大批警察警衛着這個行進的行列。在伏基拉爾路的拐角，叫人冷不防的，却站着另一批警察。他們都有機器腳踏車。其中的一個，在街道上逡巡着。他望了望凱蒂·海格斯特朗的車廂。沒有什麼表情，便自顧自走開了。

凱蒂·海格斯特朗看見雷維克在瞧她。便說，『他不會奇怪的。他知道。警察是什麼都知道的。蒙福爾的跳舞會，乃是夏季的盛舉。那邊的住宅和花園，四周都有警察在警戒呢。』

『那我可以完全放心了。』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着。她根本不知道雷維克的處境。『這麼多的珍貴飾物，一下子再也不會在巴黎聚得起來的。真的古裝，真的珠寶。警察也打不了主意。客人中間，還有好幾個偵探呢。』

「也穿着古裝嗎？」

「可能的。爲什麼你這樣問啊？」

「知道的好。我想偷盜洛特柴爾德的翡翠呢。」

凱蒂·海格斯特朗把車窗旋了下來。「那一定叫你討厭了，我知道的。可是這一次你却沒有辦法。」

「倒不是叫我討厭什麼的，凱蒂。相反的，我想知道還有些什麼花樣兒。那邊的酒，備得很多吧？」

「我想，一定很多的。可是我可以暗示那個廚房的頭目。我跟他很熟呢。」

一個人可以聽得見示威行列踏在鋪道上的脚步声。他們並不在整隊地前進。倒是在凌亂地走着。所以那聲音，彷彿疲憊的獸羣雜沓着過去似的。

「假如由你自個兒選擇，雷維克，你願意生在哪一個世紀？」

「在這一個世紀。否則，我早已死掉，給別的傻子，穿起我的服裝去參加什麼舞會了。」

● 洛特柴爾德 (Rothschild, Maier Amschel 1743—1812) 德國銀行家，世界的金融資本家洛特

柴爾德世系之祖。其第五子雅各 (Jakob R. 1792—1868) 則在巴黎，此或指其第五子而言。——譯者

「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你願意在哪一個世紀裏，重過你的生活？」

雷維克望他身上這襲古裝的衣袖。「也一樣啊，」他說。「在我們這世紀。這是最多虱子的，最血腥的，最腐敗的，沒有顏色，懦弱，而骯髒的——可是，雖然如此，我却願意再過我的生活。」

「我不願。」凱蒂·海格斯特朗緊壓着她的手，彷彿哆索似的。那柔輦的錦緞，在她纖細的腕節上閃爍。「在這一世紀，」她說。「在十七世紀。或者還早一些時候。任何一個世紀——祇要不是我們這世紀。我這個念頭，纔祇有幾個月的時間。以前，我從沒有想到過。」她把車窗都旋下了。「好熱的天氣！又好潮濕哪！示威行列過去了沒有啊？」

「哦，那邊在過來的，已經是結尾了。」

一聲鎗響；那是從坎勃隆尼路的方向傳過來的。於是拐角上的那些警察，立刻都騎上了機器腳踏車。一個女人在尖叫。接着便是一陣突如其來的羣衆的隆隆脚步聲。大家在奔逃了。警察們踏動了踏板，衝進了人羣，揮舞着木棍。

「怎麼回事啊？」凱蒂·海格斯特朗吃驚地問。

「沒有什麼。車胎的爆裂。」

司機回過頭來。他的臉色已經變了。「那是——」

「開上去，」雷維克打斷了他的話。「現在你穿得過去了。」

岔路口已經空無一物了，彷彿給疾風掃過似的。「上去！」雷維克說。

坎勃隆尼路那邊傳來了尖叫聲。還有第二聲鎗響。那司機祇是駕着汽車在急駛。

他們站在面臨花園的花壇上。這時候，到處都是古裝了。在黝黯的樹影下，玫瑰花正在盛放着。遮着燈罩的燭台，發着搖曳的火光。在一個涼亭裏，一個小小的樂隊，正在奏着米奴埃特舞曲。這一切的情形，看來彷彿是華多●的活生生的畫面。

「可愛嗎？」凱蒂·海格斯特朗問。

「是的。」

「真的嗎？」

「真的，凱蒂。至少從遠處看來是可愛的。」

● 華多 (Watteau, Jean Antoine, 1684—1721) 法國畫家，代表十八世紀法國之豪華趣味。代表作

「風雅的宴會」或與此處所描寫者相彷彿也。——譯者

『來。讓我們在花園裏走一下。』

在那些高大的古樹下，展開了一幅不真實的畫景。許多燭台的搖曳的火光，照着那些銀色和金色的錦緞，和那些珍貴的褪色的寶藍、緋紅和海綠的絲絨，漏出一種柔和的微光，蕩漾在結着的假髮，和赤裸着的敷滿脂粉的肩膀上，而在這些肩膀的周圍，却洋溢着提琴的細樂。一對對，一簇簇的客人，在花園的小徑上蹣跚，刀柄在閃着光，噴泉在濺着水，那重密樹紮成的籬籬，便成了個黑魃魃的時式的背景。

雷維克又注意到所有的僕役，也都穿起了古裝。於是他假想到偵探們一定也都穿着古裝的。他想，假如給莫里哀●啊拉辛●啊抓到了，那倒也不壞呢。再不然，給一個宮中的侏儒抓到了。

他抬起頭來，一顆溫暖的粗大的雨點，滴在他手上。殷紅的天空，這時候早已經墨黑了。『天要下雨了，凱蒂，』他說。

『不至於的。這花園——』

● 莫里哀 (Molière, Jean 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 法國劇作家——譯者

● 拉辛 (Racine, Jean Baptiste 1639—1699) 法國悲劇詩人——譯者

「真下雨啦！快點兒來吧！」

他攙住了她的手臂，拉她逃進了花壇。纔一進來，大雨即刻傾盆而下了。水在奔瀉，燈罩裏的洋燭熄滅了，幾分鐘之後，桌布都像沒有顏色的破布，零落地拖掛着，於是大家狼狽得很。那些侯爵夫人，公爵夫人，和宮女們，都撩起了錦緞的古裝，衝到花壇上去；公爵，大使，和元帥們，都想保護他們的假髮，亂哄哄地互相推撞着，彷彿一羣彩色斑斕的受驚的鷄雛。雨水沖進了領子和剎領綢衣的頸項，洗淨了粉黛和胭脂，一縷慘白的電光灑落在花園的各處，接着便是一陣霹靂的雷響。

凱蒂·海格斯特朗動也不動地站在花壇的篷幕下，緊挨着雷維克。「這樣倒還沒有碰到過呢，」她狠狠地說。「我常常到這兒來的。這樣倒還沒有碰到過呢。無論哪一年都沒有碰到過。」

「真是個盜劫翡翠的好機會哪。」

「是的。我的天——」

穿着雨衣的僕役，又張着雨傘在花園裏奔跑着。他們的緞鞋，露出在雨衣底下，看來很刺目。他們把最後一批濕漉漉的狼狽的宮女，送進了花壇，然後再去找尋那些失落的頸巾。

和東西。一個僕役檢來了一雙金色的女鞋。女鞋很鮮豔，他在巨大的手裏拿得很謹慎。雨水沖蕩着空洞的桌子。它在整潔的篷幕上，發着隆隆的響聲，彷彿老天在用水晶的鼓錘，敲着晨興的信號。

「我們還是進去吧，」凱蒂·海格斯特朗說。

屋子裏幾個房間，容納這麼許多客人，委實顯得太小了。顯然地，誰都料不到天氣會這樣地突變的。白天的鬱熱，仍然充塞着這些個房間裏。而一大批客人，又增加了不少的熱氣。女太太們寬博的衣衫，都給摺皺了。綢緞的裳裾，也給踐踏得碎裂。大家都動彈不得地擠着。

雷維克跟凱蒂·海格斯特朗站立在門口。擋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豐滿嬌媚的蒙德斯邦侯爵夫人。●她那編結辮條的頭髮，已經是濕漉漉的了，這時候正在吁吁地喘着氣。在她毛孔很粗的頸項裏，掛着一條梨形鑽石的項鍊。這時候，她却宛如狂歡節日一個雨淋了的酒館裏的女人。在她旁邊，站着一個沒有下巴的禿頂的男人，正在咳着嗽。這個人，雷維克是

●蒙德斯邦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Montespan, Françoise Athenais 1641—1707) 法王路易

十四之寵妾。曾嫁蒙德斯邦侯爵，故稱侯爵夫人——譯者

認識的。這是外交部的白朗奇，穿着柯爾倍爾<sup>●</sup>的衣服。兩個美麗的纖細的女人，側影頗像兩匹目銳足疾的靈捷的，站在他前面，在她們旁邊，還有一個胖胖的猶太男爵，戴着一頂鑲着珠寶的帽子，顯出不很文雅的體態，撫弄着她們的肩頭，彷彿十分賞識似的。有幾個化裝着侍從的南美洲人，目不轉睛地瞧着他，顯出很驚奇的神情。在他們中間，站着一個扮成拉·瓦利厄爾夫人<sup>●</sup>的貝林伯爵夫人，臉兒頗像一個下凡的天使，佩着很多的紅玉。雷維克記得兩年前這位太太，在杜侖的診斷之下，曾經由他動手割掉過卵巢。這也是杜侖的一個老主顧。

雨的氣息。一種令人窒塞的鬱熱，混和着脂粉、肌膚和濕漉漉的頭髮的味兒。那些給雨淋過的臉孔，在假髮底下，比了他們不穿古裝的時候，更覺得觸目了。雷維克望了望四周。他看見了美麗的體態；他也看見了機警而懷疑的神色；可是他的眼睛，原是受過診察細微症象的訓練的，所以不容易給完整的表面所蒙蔽。他知道社會上有些階層，是幾世紀來總是

● 柯爾倍爾：(Colbert, Jean Baptiste 1619—1683) 法國財政家，政治家——譯者

● 拉·瓦利厄爾夫人：(La Vallière, Louise Françoise de Labaume, Leblanc, Duchesse

de, 1644—1710) 法王路易十四之側室——譯者



一樣的；可是他也知道，患的是什麼熱疾和什麼腐症，他知道它們的徵候。冷淡而雜混，弱點的容忍，無能而作弄，不善明辯的聰明，僅僅爲該諧的談諧，血液疲乏了，把它的火花浪費在譏嘲，在小小的冒險，在微微的貪婪，在文飾得好好的宿命論上，完全是漫無目標的。憑了這些，那是救不了這個世界的，他想。然而，到底又有誰能夠拯救這個世界呢？

他望着凱蒂·海格斯特朗。「你不會有酒喝了，」她說。「那些僕役們不會照顧得到的。」

「那也沒有關係。」

慢慢地他們擠進了隔壁的房間。沿牆排列着許多的桌子，上面放了急速地搬進來的香檳。

什麼地方的幾個枝形燈架，已經點亮了。在柔和的燭光中，外面的電光在閃爍着，把那些個臉，都映照出鉛色的鬼似的死相。接着一陣響雷，掩蓋了一切的聲音，迴旋着，威嚇着，直到那柔和的燭光又亮了起來，纔帶來了生氣和鬱熱。

雷維克指點那張放着香檳的桌子。「要我拿點兒給你嗎？」

「不，太熱了。」凱蒂·海格斯特朗望着他。「好的，這便是我的舞會。」

『也許雨就要停止了。』

『不。即使停止——這舞會也已經給破壞啦。你知道我打算怎樣嗎？走了——』

『我也這麼想。這倒像法國革命的前夕。大家都在時刻期待着無褲漢呢。』

他們推擠了很多的時候，纔算走到了出口處。凱蒂·海格斯特朗的古裝，簡直彷彿穿着睡了好幾個鐘頭的樣子。外面，雨在傾盆地下着。對過那些個屋子，都好比隔着一家花店的淹水的窗子似的。

汽車開過來了。『你想往哪兒去啊？』雷維克問。『回到你的旅館裏去嗎？』

『還不想回去。可是，穿着這樣的古裝，也不能到什麼地方去啊。還是讓我們坐着汽車，兜會兒風吧。』

『好的。』

汽車慢慢地駛行着暗夜的巴黎。雨點打在車頂上，把其他一切的噪音都掩蓋了。凱旋門出現在銀色的急雨中，看去是灰茫茫的，一會兒却又消失了。窗戶通明的上林苑，倏忽地

馳過。圓中心蕩漾着花朵和清新的氣息，彷彿喧囂中一陣色彩愉悅的波浪。然後出現了康可迪廣場，好比海洋一樣地遼闊，矗立着半人半魚的海神，<sup>●</sup>和一些海中的鬼怪。里奧立路駛近了，一些通明的拱廊，彷彿威尼斯的街景，前面是盧浮宮，灰色而千古不變似的，有着一望無垠的場地，和黯淡無光的窗口。於是乎那些碼頭，那些橋樑，在雨色中搖曳着，彷彿都是些假的。安放在一條拖船上的燈塔，給人以莫大的慰藉，好像隱藏着千萬個人家。賽納河和那些林蔭路，充斥着公共汽車，鬧聲，人羣和店舖。盧森堡的鐵柵欄，這背後的花園，宛如一首李爾克的詩篇。蒙帕拿西公墓，岑寂而蕭索。湫隘而古老的街道，擁擠在一起，展開了沉靜的方場，羅佈着屋宇，樹木，歪斜的建築物，教堂，和風雨侵蝕的碑碣。街燈在驟雨中閃眼，公坑彷彿小小的堡壘似的從地面上矗立着，岔道兩旁的旅館，這時候還可以借得到房間，夾在純粹十八世紀式的街道中間，那些旅館的大門，幽暗的大門，微笑地向下俯瞰着，頗似普

● 半人半魚的海神 (Tritons) 據希臘神話，此為 Poseidon 與 Amphitrite 之子，下半身似魚。

其特殊屬性係一貝殼口喇叭，吹之以興波或止浪，其後神學者想像為侍候海神之多數 Triton。

譯者

● 李爾克 (Rilke, Rainer Maria 1875—1926) 德國詩人。——譯者

洛斯特 ● 的小說

凱蒂·海格斯特朗沉默地坐在角落裏。雷維克正在抽着烟。他祇瞧着紙烟的微光，却並不在抽吸那烟味。好像他坐在黝黑的車廂中，抽着一枝無形的紙烟，漸漸地一切都似乎變得不真實的了——這汽車，這輛無聲地在急雨中行駛的汽車，這些掠過的街道，這個坐在角落裏的沉默的女人，穿着古裝，給反光閃耀着，這雙早已給死神做着記號的手，一動不動地攔在錦緞上，彷彿一輩子不會再動似地——這是一輛幽靈似的汽車，穿行着幽靈似的巴黎，交織着一種結束了一半的意念，和一種沒有發出來的毫無意義的離情。

他想起了哈蓋。他想鄭重地考慮一下應有的行動。他想起了那個施過手術的金髮女人。他又想起了在塔勃爾·洛遜堡邂逅的那個業已忘懷了的女子，想起了艾森赫特旅館，還想起了不知從哪一個窗口裏傳出來的提琴聲。他記起了一九一七年在佛蘭德斯的罌粟田塍上，給雷雨殛斃的羅姆伯——那一次的雷雨啊，可真是厲害得駭人，好像上天討厭了人類，用機關鎗掃射着大地似的。他又記起了在霍烏索爾斯特一個海軍拉奏的手風琴，那聲音簡直壞極了，好像在嗚咽，好像充滿着一種忍受不了的渴望，羅馬的風景，閃過了他

● 普羅斯特 (Proust, Marcel 1871—1922) 法國小說家，曾於一九一九年獲龔古爾文學獎金——譯者

的心胸，展現出一條在盧昂過去的濕漉漉的街道；十一月的淫雨，灑落在集中營的屋面上；西班牙農夫的屍體，張開着的嘴裏積滿了雨水；卡蘭兒在臨終以前，那副潮潤的清晰的音容，到海特爾堡的大學去的路上，瀰漫着紫丁香花的馥郁的味兒——好神秘的過去的燈哪，一連串無窮無盡的過去的畫片，彷彿外面的街道那樣地馳掣着過去，揉雜着毒素和安慰——

他把紙烟熄滅了，挺起了身子。夠了。太把過去想多了，會叫人變成什麼，或者掉落到巖下去的。

現在這汽車，爬上了蒙瑪特爾的街道。雨已停止。銀色的雲塊，滯重而迅疾地掠過了當空，彷彿懷孕的母親趕着分娩似的。凱蒂·海格斯特朗叫汽車停了。他們走了出來，轉了個彎，爬上了幾條街道。

突然，巴黎展現在他們的腳下。這廣漠的，閃爍的，濕淋淋的巴黎。交織着街道、方場、夜色、行雲、和月亮的巴黎。羅列着林蔭路的羣卉，坡道、尖塔、和屋面的慘白的閃光，黑暗直刺着光明的巴黎。天際落下來的風，地面閃耀着的光，黑暗和光明交織成的橋，賽納河那邊看不見的遙遠的陣雨，無數車燈的巴黎。傲然地跟黑夜搏鬥着，這喧擾生活的巨大的蜂巢，建築在

千千萬萬罪惡製造者的身上，通明的燈光照耀着隱藏了的惡臭、毒瘤、和巴黎的黑熱病。

『等一下，凱蒂，』雷維克說。『我去給我們買點兒東西。』

他走進一家最近的小酒店。一股血臘腸和肝臘腸的味兒，直刺進他的鼻管。誰都沒有注意到他身上的古裝。他買了一瓶高涅克酒和兩個酒杯。老闆把酒瓶旋開了，却又把軟木塞蓋上。

當他進去的時候，凱蒂·海格斯特期依然站在外面。她穿着那一套古裝，襯托着陰鬱的天空，顯出一個苗條的身影——彷彿她從別個世紀裏賸落了下來，又彷彿她不是一個波士頓來的瑞典口音的美國女子。

『這兒，凱蒂。這是消寒、祛雨、防禦太沉靜的氣氛的妙法。讓我們到那下面城裏去喝吧。』

『好的。』她接過了酒杯。『我們開上到這兒來，真是好極了，雷維克。這比天下任何的跳舞會，都更有趣呢。』

她喝乾了酒。月光瀉落在她的肩膀，她的衣服，和她的臉龐上。『高涅克，』她說。『倒也是很好的。』

「是的。祇要你這樣承認了，一切都有頭緒了。」

「再給我一杯。然後再開到下面去，待我換好了衣服，你也換好了衣服，我們同去希海拉柴特，我要狂歡縱飲一番，讓我自個兒感覺得遺憾，從此脫離這一切最膚淺的生活，打明天起，我要讀哲學書，寫下我的遺囑，做出些適合於我環境的行爲。」

雷維克在旅館的樓梯上，碰到了房東太太。她便攔住了他。「你有功夫嗎？」

「當然囉。」

她引他走上了二層樓，用百靈鑰匙開進了一個房間。雷維克發現這裏邊還有人住着。

「這是什麼意思啊？」他說。「爲什麼你開進這兒來了呢？」

「魯遜斐爾特住在這兒。」她說。「他要搬出去了。」

「我可不願意調換。」

「他要搬出去了，却欠了三個月的房金沒有付。」

「他的東西都在這兒。你可以沒收的啊。」

房東太太將那隻攤開在牀邊的破舊手提皮包，鄙夷地踢了一下。「這兒會有什麼東

西啊？全都不值錢的。腐蝕的纖維。襯衫已經破損了。他的衣服——這兒你可以看他祇有這麼兩套。一起賣起來，還值不到一百法郎呢。」

「是的。那跟我有什麼相干啊？」

「那些圖畫。倒也是他的東西。他說那些都很值錢的。他說，祇要把那些東西賣掉，幾倍

的房金都可以抵償呢。現在就請你看一看！」  
雷維克原沒有注意到牆上的東西。這時候纔抬起了頭來。就在他面前，牀頭的壁端，掛着一幅萬·戈黑●在全盛時期畫的埃爾斯風景圖。他便走前了一步。這幅畫倒並不是膺品，確實是真蹟。「壞極了，是不是啊，呢？」房東太太問。「也算是樹的，那些個彎彎曲曲的東西！你再瞧那一張吧！」

那一張是掛在洗盆架上面的壁端的，是一幅高根●的作品。畫的是一個南海的女郎，

● 萬·戈黑：(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荷蘭畫家，在法國活動者。與 Cézanne 及 Gauguin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譯者

● 高根：(Gauguin, Paul 1848—1903) 法國畫家。與 Cézanne 及 Gogh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

——譯者



背後是一片熱帶的風景。『那兩條腳啊！』女店主又說。『腳踝骨像一頭象。瞧那張呆笨的臉。瞧她那副站在那兒的神態！還有，他還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

那幅未完成的作品，乃是賽尙●所畫的賽尙夫人像。『瞧那張嘴！彎的。頰上還差一塊顏色。他居然把這些個東西，來欺騙我！你看我的畫——那些纔是畫呢！忠於自然，真切而正確的。那幅雪景，還有在 *salle à manger*（法語：餐廳）裏的那隻鹿。可是這些個廢物啊——好像他自個兒畫的。你以為對嗎？』

『哦，差不多。』

『那便是我要知道的事情。你是一個讀書人，你懂得這一套事情的。而且，那些圖畫，連鏡框也沒有一個。』

那三幅圖畫，確然沒有配鏡框。它們掛在骯髒的糊壁紙上，彷彿幾扇開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的窗子。『祇要配着金鏡框就好了！那可以把鏡框拿下來的。可是這個！我想先把這些個廢物扣下來，讓他再來找我。這還是挺客氣的辦法！』

● 賽尙：(Cézanne, Paul 1839—1906) 法國畫家。與 Gauguin 及 Gogh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

——譯者

「我想你可以不必拿掉這些畫，」雷維克說，

「那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魯遜斐爾特會把錢設法給你的。」

「怎麼會呢？」她向他瞥視了一眼。臉色陡然改變了。「難道這些個東西還值錢嗎？有

時候啊，就是這些東西倒反值錢的！」一個人可以看得見那些思想，躍進她蠟黃的前額背後。「我祇要扣下它一張，抵作一個月的房金，就不去再麻煩了！你以為扣哪一張牀頭的那張最大的嗎？」

「一張也不要扣。等魯遜斐爾特回來再說。我相信他一定會帶錢回來的。」

「我纔不等呢。我是旅館的主人哪。」

「那你為什麼讓他積欠這麼久呢？你往常都不肯這樣的啊。」

「諾言！他允諾我的東西！你知道這兒是怎麼個行規。」

突然，魯遜斐爾特出現在門口了。一個短短的個子，沉默而鎮靜地站着。不等房東太太開口，他就從口袋裏掏出了錢來。「這兒——這兒是我的房金。你可以收下把我的帳註銷了嗎？」

房東太太愕然地望着那些鈔票。然後又望了望圖畫。然後又望着那些鈔票。她彷彿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她却說不出來。「你還可以收進點兒找頭。」她最後這樣說道。

「我知道。現在你就可以給我嗎？」

「哦，好的。我這兒可沒有錢櫃在樓下。讓我到下面去兌換。」

她出去了，彷彿受了很大的侮辱。魯遜斐爾特望着雷維克。「我很抱歉，」雷維克說。「那個老太婆把我拉上來的。我不知道她打的是什麼主意。原來她要知道你那些圖畫的價值。」

「你告訴了她嗎？」

「沒有。」

「好的。」魯遜斐爾特望着雷維克，露出一種古怪的微笑。

「你怎麼會把這些圖畫掛在這兒的？」雷維克說。「它們可保過險嗎？」

「沒有。可是圖畫不會給偷盜的。博物院裏，二十年中最多給偷盜一次。」

「這個地方也許會發生火災的啊。」

魯遜斐爾特聳了聳他的肩膀。「這個險可不能不買了。保險費太大，我也擔負不起。」

呢。」

雷維克仔細地欣賞着萬·戈黑的畫。這幅畫，至少值一百萬法郎。魯遜斐爾特也跟着他在細看。

『我知道你現在正想着些什麼。一個人要是藏得起這麼一幅畫，應該有錢可以保險的。然而，我真是沒有，我是賣畫爲生的。想慢慢的出賣，却不願意一下子就把它們全都賣掉了。』

在養尙的圖畫底下，一隻酒精爐子放在桌子上。旁邊還有一盒咖啡，幾塊麵包，一罐白脫，幾隻紙袋。這房間既破陋，又狹小。可是在牆壁上，却展覽着世界的偉觀。

『我是懂得的，』雷維克說。

『我自以爲可以應付得了的，』魯遜斐爾特說。『我應付過一切的開支。火車票，船費，一切的費用，就祇付不出三個月的房金。我沒有花過多少的伙食，却還是付不出房金。護照的簽署，時間費得太長了。今天晚上，我不能不賣掉一幅摩納的畫。一幅維多爾的風景畫。我原想還可以帶着走的。』

「你把畫帶到別的地方去，還不是一樣要逼着出賣嗎？」

「是的。可是爲了美金哪。帶到那邊去賣，可以多一倍的美金。」

「你要到美國去嗎？」

魯遜斐爾特點點頭。「現在是，可以離開這兒的時候了。」

雷維克望着他。於是魯遜斐爾特又說，「「死神之鳥」也已經走啦。」

「什麼是「死神之鳥」啊？」

「哦，是的——就是那個瑪古斯·梅埃。我們叫他做「死神之鳥。」他可以聞得出氣

息，知道誰應該逃跑了。」

「梅埃？雷維克說，「就是那個矮小禿頂的個子，常常在「墓穴」裏彈鋼琴的嗎？」

「是的。從普拉格起，我們就叫他做「死神之鳥。」」

「倒是個挺好的名字。」

「他總是聞嗅氣息的。在希特勒秉政以前的兩個月，他就離開了德國。納粹進軍以前的三個月，他就離開了維也納。納粹佔領以前的六星期，他就離開了普拉格。我一路跟着他逃亡。常常是如此的。他總聞得出氣息。那便是我所以帶出這些圖畫的原因。錢是帶不出德

國的馬克早已給凍結了。我有一百五十萬，存放在那邊。原想提清的。可是納粹來了，也就來不及啦。梅埃可比我機敏得多。他居然偷運出了一部份的資產。我沒有那樣的胆量。而現在，他已經動身去美國了。所以我也想離開。賣掉摩納的畫，原也是很傷心的呢。」

「可是你把餘下來的款子，也可以帶着走的。法郎還沒有凍結哪。」

「是的。可是假如把摩納的畫，帶到那邊去脫手，還可以靠着多活些時候。這樣下去，不久就連那幅高根的畫，也會犧牲了。」

魯遜斐爾特摸索着酒精爐子。「這是最後的一批畫了。」他說。「祇有這麼三幅了。我要靠着它們維持生活的。職業的事情——我就從來不作此想的。那是一個奇蹟。祇有這麼三幅了。少了一幅，就無異於少了一段生活。」

他寂寞地站在那隻手提皮包的前面。「在維也納——五年，那兒倒還不怎麼費，我生活得很便宜，可是也累我賣掉了兩幅雷諾<sup>●</sup>的和一幅戴嘉<sup>●</sup>的着色墨筆畫。在普拉格，我又吃掉了一幅薛斯萊<sup>●</sup>的和其餘五張畫。誰也不願意花錢來買畫——那五張是兩幅戴嘉的，一幅雷諾的彩色，兩幅戴拉克洛亞<sup>●</sup>的烏賊墨顏色。要是在美國，我至少可以靠着活一年。你瞧吧。」他傷心地說着。「而現在，却祇剩了這麼三幅了。昨天還有四幅的。那張護照

的簽署，花了我兩年的生活費。且不說是三年的生活費吧。」

「也有許多人，連賴以維持生活的圖畫都沒有呢。」

魯遜斐爾特聳聳他瘦削的肩膀。「那也不足以安慰我的。」

「不，」雷維克說。「那倒是確實的。」

「這些圖畫，要維持我度過這次戰爭的哪。這一次的戰爭，看來是時間很長的。」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那位「死神之鳥」這樣說的，」魯遜斐爾特說。「他甚至還不敢斷定，美國是不是安全。」

「那麼，他預備往什麼地方去呢？」雷維克問。「現在是，不勝幾處安全樂土了。」

● 雷諾 (Renoir, Auguste 1841—1919) 法國畫家，喜描女人裸體畫——譯者

● 戴嘉 (Degas, Hilaire Germain Edgard 1834—1917) 法國畫家，普通被列入印象派中——譯者

● 薛斯萊 (Sisley, Alfred 1839—1899) 法國畫家，與 Pizarro 同以印象派之理論為主之風景畫

作者——譯者

● 戴拉克洛亞 (Delacroix, 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1799—1863) 法國畫家，浪漫派代表——

譯者

『他目前還不知道。他想去海地。他不相信一個黑人共和國也會參加戰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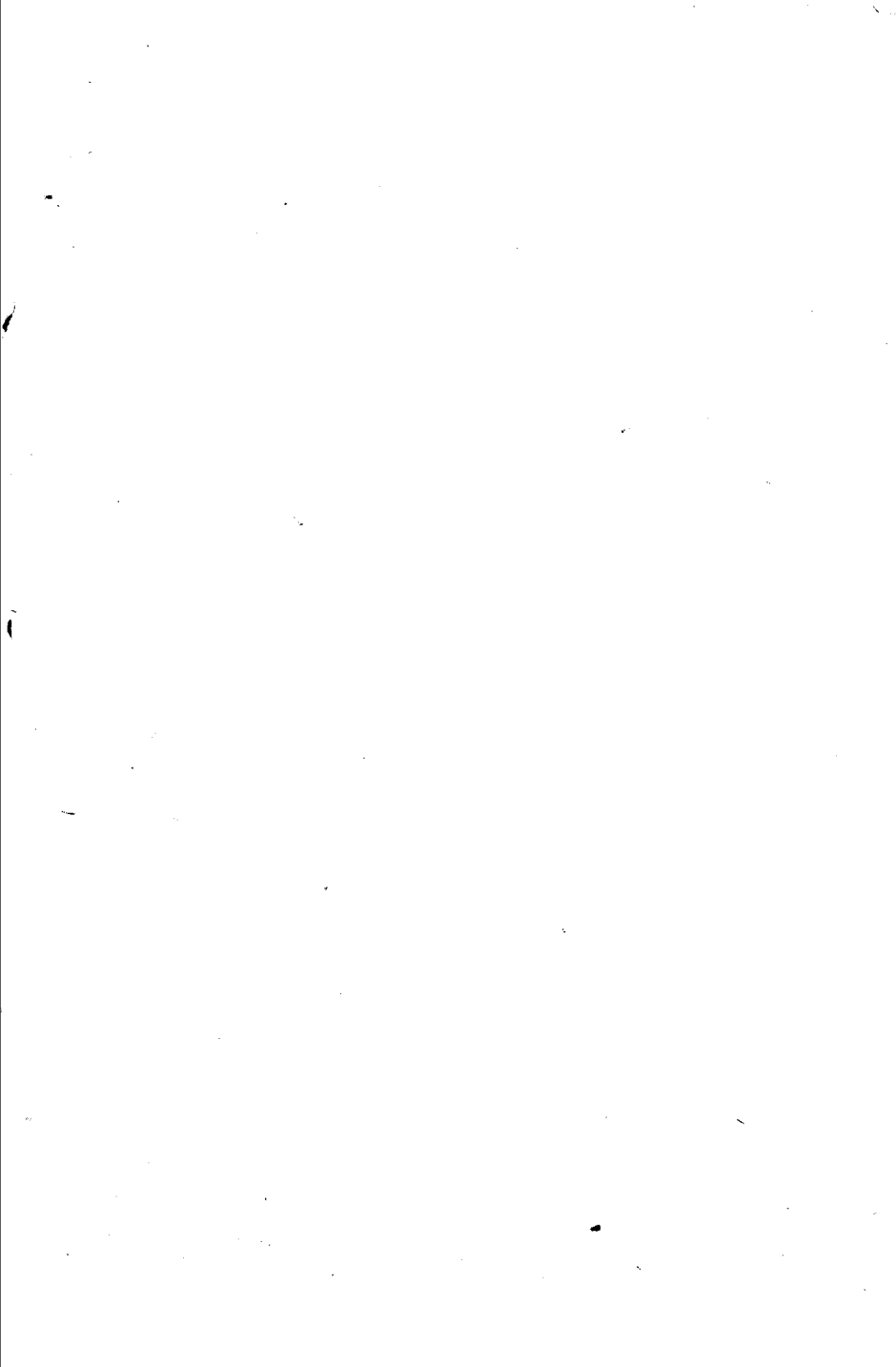
魯遜斐爾特的神色，十二分嚴肅。『或者去洪都拉斯。那是南美洲的一個小小共和國。

或者聖·薩爾瓦多爾。或者紐西蘭。』

『紐西蘭嗎？那是很遙遠的，是不是啊？』

『遙遠嗎？』魯遜斐爾特說着，悽然地微笑了一下。『打哪兒算起啊？』





一片海，一片澎湃着的黑暗的海，在他耳際轟鳴，於是一陣尖銳的響聲，從走廊裏傳來，彷彿一艘將沉的船隻，那響聲——而黑夜，那扇熟稔了的灰白的窗戶，闖進了將醒的睡夢，還是那響聲——電話。

雷維克拿起了聽筒。「喂——」

「雷維克——」

「什麼事啊？你是誰？」

「我。你不認識我了嗎？」

「哦。現在。什麼事啊？」

「你一定要來的！趕快！立刻就來！」

「什麼事啊？」

「來，雷維克！發生了一點兒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發生了一點兒事情。我嚇壞了！來！立刻就來！幫幫我的忙！雷維克來！」

那邊的電話鏗鏘地響了一下。雷維克還等着。表軌聲已經響了起來。瓊恩把電話掛斷了。他攔好聽筒，呆望着沉沉的黑夜。吃了安眠藥片纔入睡的，醒來還覺得頭腦昏沉。哈蓋，還以為是他。哈蓋——直等到他認清了窗戶，知道自個兒在國際旅館，不是在加爾太子。他望了下手錶。夜光的針指着四點二十分。突然他跳下牀鋪。當他碰到哈蓋的那天晚上，瓊恩曾經說過什麼的——關於危險啊恐懼啊這一類的話。假如——真是可能的話！他已經看見過最奇怪的事情。於是他急急地把最必要的東西捆紮了起來，穿整了衣服。

他在拐角上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那個司機帶着一隻粗毛小狗。小狗爬在他的頸項上，活像一條皮領頭兒。汽車搖擺，小狗也搖擺了起來。這把雷維克可攪昏了。他真想把那隻小狗摔到座位上。可是他很知道巴黎出差汽車的司機們的脾氣。

汽車穿行着七月的溫暖的暗夜。一些羣衆地呼吸着的葉簇，吐着一股幽微的香氣。花

叢，菩提樹，陰影，繁星羅列的素馨花似的天空，一架乍明乍滅着紅綠燈的飛機，彷彿一隻螢火蟲羣中的兇惡而猙獰的甲蟲，黯然而無色的街道，營營作聲的虛空，兩個酒鬼的歌唱，一家地下室裏傳來的手風琴聲，而突然，一陣踟躕，一陣驚怖，於是風馳電掣的急駛着：也許太遲了——

那座房屋，冷然無溫而昏然欲睡的黑暗。電梯爬下來了。爬着，宛似一頭爬得很慢的發光的昆蟲。當他正想改變主意退回來的時候，電梯却早已開到了第一層樓面。縱然爬得慢，畢竟還是太快了哪。

巴黎這些玩具似的電梯！輕飄的牢獄，輾轉着，咳嗽着，頂上是空的，四邊是空的，祇有一塊底，幾根鐵柵，一顆電鈕觸露在外面，慘澹地閃着光，另一顆電鈕鬆鬆地旋進在裏邊——最後升到了頂層。他把梯門推開，撇着門鈴。

開門的是瓊恩。他凝望着她。沒有流血——她的臉色依然，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什麼事啊？」他說。「那裏是——」

「雷維克，你來了！」

「那裏是——你有過——行動嗎？」

嗎？  
她倒退了回去。他便搶前了幾步。望着房間的四周。沒有一個人。『哪裏啊？在臥室裏』

『什麼？』她問道。

『有人在你房裏嗎？有人跟你在一起嗎？』

『沒有。爲什麼啊？』

他望着她。『可是當你來的時候，我總不願意有誰跟我在一起。』她說。

他還是望着她。她站在那兒，健康得很，向他微笑着。『你怎麼會有這些個念頭的？』她微笑得更深了。『雷維克，』她說着，他彷彿覺得一陣夾着冰雹的暴風雨打在他的臉上，好像看出她以爲他在妒忌，在尋樂。於是，他手裏的藥包，突然覺得加重了一噸。就放在一把椅子上。『你這個可惡的騙子，』他說。

『什麼？你怎麼攪的啊？』

『你這個可惡的騙子，』他又重複地說着。『你這個蠢驢，居然害我落進了圈套。』

他提起了藥包，轉身想走。她立刻搶到他身邊。『你預備怎麼樣啊？不要走！你不能留我一個人在這兒的！要是你留我一個人在這兒，我簡直想像不出會發生什麼事的！』

「撒謊者！」他說。「可憐的撒謊者！你撒謊也無所謂，可是你撒着這樣平庸的謊，可真是令人作嘔的。這不是玩花樣的事情哪！」

她把他從門口邊推開了。「可是，你爲什麼沒有仔細看看這四周呢？事情是，的確發生了！你自個兒瞧吧！你瞧他發脾氣時的行徑！我就祇怕他再會回來！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一把椅子橫倒在地板上。還有一盞燈。幾塊破玻璃。「你這樣走來走去，必須穿上鞋子，」雷維克說，「纔不會戳破你的腳。那是我給你的唯一的忠告。」

在破玻璃塊中間，還有一幀照片。他把破玻璃用腳踢開了，將照片檢了起來。「這兒——」他把照片扔在桌子上。「現在，你可以讓我安靜一點了。」

她站在他面前。瞟着他。臉色忽然改變了。「雷維克，」她用一種低沉而抑制的聲音，這樣說道。「我不管你怎麼罵我。我是常常撒謊的。而且還繼續在撒謊。你們都需要我這樣。」她把照片推在一邊。照片便打桌子上滑過，落在一個雷維克可以看得見的地方。這一幀照片，却不是在金鐘俱樂部裏跟瓊恩在一起的那個人。

「誰都需要我撒謊，」她說道，一副鄙夷的神氣。「不要撒謊，不要撒謊！要說老實話！可

是真說了老實話，他們可又忍受不住了。誰也忍受不住了！然而我是不常向你撒謊的。對你，我就不撒謊。跟你，我也不願意——」

『好的。』雷維克說。『我們不必談這些個事情。』突然他彷彿奇特地動了心。什麼事情感動了他。他忿怒了。他不願意再被感動了。

『不。跟你，那也不需要。』她說着，幾乎懇求似地望着他。

『瓊恩——』

『而且我，現在也並不在撒謊。我不在撒謊，不在全篇的撒謊，雷維克。我打電話給你，因為我實在很害怕。幸而我把他攆出了門外。我把門鎖上了，他在外面嚷着，鬧着——所以我打電話給你的。這是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情。難道就錯了嗎？』

『當我進來的時候，你可平靜得古怪，好像沒有什麼事似的。』

『因為他已經走了。也因為我以為你來了可以幫助我的。』

『好的。那麼現在一切都平靜了，我可以走啦。』

『他再會來的。他嚷着，他要回來的。他一定坐在什麼地方喝酒。我知道的。要是他喝醉了回來，那可不會像你那樣了——他是會喝酒的——』

情。『夠了！雷維克說。』別說了。太可笑啦。你的門是好好的。以後可不必再做這樣的事。

她站着不動。『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她突然咆哮了起來。

『沒有辦法。』

『我打電話給你——三次，四次——你老是不接。後來你接了，又說要我讓你一個人在那兒。那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那個意思？怎麼——就是那個意思？我們難道是一副自動玩具，可以隨意開關的嗎？一夜恩情，於是就突然……』

她望着雷維克的臉，默不則聲。『我知道那果然來了，』他低低地說道。『我知道你就想好好利用它的。真有的！你那時候原也知道，那是最後的一次，你應該讓它適可而止的。你那時候跟我在一起，祇因為是最後的一次，那原是很好的，那是分別的一次，以後大家可以各奔前程，留着一點兒回憶；可是你，你就彷彿商人那樣，利用了它，竟提出新的要求，企圖造成一種優越的形勢，一種長着翅膀的，蠕行的拖延時間。而因為我置之不理，於是你現在』



就施展出這種令人作嘔的詭計，對於不屑齒及的事情，一個人總得要鄭重考慮的啊。」

「我——」

「你知道的！」他岔斷了她的話。「不要再撒謊了！我不願意再複述你的話。我現在也不能夠再做的了！你知道！我們大家都知道。你不願意再回來的。」

「我也並沒有再回來哪！」

雷維克瞧着她。他費力地克制着自己。「好的。那你打電話——」

「我打電話給你，因為我害怕！」

「哦，天哪，」雷維克說。「那太傻了！我不談了。」

她便慢慢地微笑着。「我也不想談了，雷維克。你不看見我祇要你就在這兒嗎？」

「那也是我所不願意的事情。」

「爲什麼？」她還是微笑着。

雷維克覺得失敗了。她一味的表示不明白他，要是他開始向她解釋啊，誰知道怎麼纔能夠結束呢？「那是一種可恨的腐敗，」他最後纔這樣說。「這些事情你不會明白的。」

「我會的，」她慢條斯理的回答道。「也許。可是爲什麼跟上星期又兩樣了呢？」

「那時候也一樣的啊。」

她望着他。「我不管那一套理論。」

他沒有回答。他祇覺得她怎麼會使他好了起來的。「雷維克」她說着，便更接近了他。「是的，那時候我談過，這是終結了。我說，你不會再聽到我的消息了。我說，這都因為你要我那樣。可是我並沒有那樣做——你難道不瞭解嗎？」

「不，」他粗聲厲氣地答道。「我所瞭解的，就是你要跟兩個人睡覺。」

她還是不動。「不，」她然後說。「可是，即使那是真的事情，與你又有什麼相干呢？」  
他凝視着她。

「這到底與你又有什麼相干呢？」她重複地說。「我愛你。那不是夠了嗎？」

「不。」

「你不必妒忌的。別人可以。你却不必。而且，你也從來沒有——」

「真的嗎？」

「不，你甚至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當然不囉。因為我不會像你那個年青人一樣做戲啊——」

她微笑了起來。「雷維克，」她說。「妒忌是跟那個人呼吸的空氣同時開始的。」

他沒有回答。她站在他面前，瞧着他。她瞧着他，默然無語。這空氣，這狹窄的走廊，這慘澹的燈光——突然這一切都彷彿充溢着她了。充溢着期待，充溢着一種屏息了的輕微的壓迫的力量，彷彿一個眩暈地憑靠着高塔的低矮欄干上的人，給大地引誘着一樣。

雷維克是覺得的。可是他推拒着。他不願意給它所牢籠。現在，他倒不再想走了。假如他走了，它還是會緊跟着他的。他就不願意給它緊跟着。他需要明明白白的終結。明天，他需要一切都弄清楚了。

「你這兒有白蘭地嗎？」他問。

「有。你要的是哪一種？蘋果白蘭地嗎？」

「高涅克白蘭地，要是你有的話。假如你歡喜，蘋果白蘭地也好。任何一種都沒有關係的。」

她急急地走到一個小櫃那邊。他就盯着她看。這個靈活的撒謊者，這道看不見的射光，這種迷惑的魅力，這個「讓我們在這兒建築我們的茅舍」這種古老的永恆不變的欺騙——彷彿從鮮血中茁長的和平，還不止一夜似的。

妒忌。他難道不知道所謂妒忌嗎？可是，他難道連不完全的愛情都不知道嗎？妒忌，豈非比私人的閒愁，更是一種陳腐而不易鎮壓的痛苦嗎？豈非因為知道一個人會比另一個人先死，纔會開始的嗎？

瓊恩並沒有將蘋菓白蘭地拿來。她拿來的是一瓶高涅克。好的，他想。有時候，她也頗有幾分悟性呢。他把照片推開，將酒杯放下了。然後他又把照片拿了起來。這是戳破一個女人圈套的最簡單的辦法——去看一個人的後繼者。『奇怪，我的記憶力可真壞透了，』他說。『我覺得這孩子彷彿兩樣啦。』

她把酒瓶放了下來。『可是那不是他呢。』

『哦——原來早已又是一個了。』

『是的。一切就都爲了這個哪。』

雷維克嘆了一口高涅克。『你真是太不機警了。前一個愛人來的時候，不應該把什麼照片放在外面的啊。而且照片什麼的，就不應該放在外面的。也太不雅致了。』

『那倒不是放在外面的。那是被他找到的。他到處搜索了一下。再說，一個人總不免有幾張照片。你不瞭解。女人纔會瞭解呢。我原不希望他看見的。』

「現在，你畢竟吵起架來了。你靠他生活嗎？」

「不。我有我的合同。訂得有兩年。」

「是他替你找的吗？」

「爲什麼不是呢？」她老實地驚愕起來了。「那也緊要嗎？」

「不。可是，確有一些人對於這類事情看得很嚴重的。」

她聳起她的肩膀。他看見了一種回憶。一種戀鄉病。這雙肩膀，那一次在他身邊睡覺，輕勻地呼吸着的時候，也這麼聳起過的。殷紅的夜空中，羣鳥飛逝似的行雲。遠嗎？有多少遠呢？說啊，你這個看不見的管帳員啊！這是埋藏了的，還是真正是最後飛逝過去的回憶呢？誰知道啊？

他把放在桌上的照片，檢了起來。一張臉。任何人的臉。恆河沙數的人羣中的一張臉。

「合同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他問。

「還沒有多久。我們在一塊兒工作。幾天以前。後來你不——在福奎飯店的——」

他舉起了他的手。「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假如那天晚上，我——你知道那是不確的

啊。」

她遲疑了一下。『不——』

『你知道的。不要撒謊！也無須這樣侷促不安啊。』

他要聽些什麼話呢？爲什麼他這樣說呢？難道他就要聽她一句謊話嗎？『這是確實的，也是不確實的。』她說。『我自個兒也沒有辦法哪，雷維克。我給它追昏了。彷彿失掉什麼東西似的。於是我抓住它，我必須有它，結果卻沒有。於是我又摸索着新的什麼東西。我也早知道結果還是一樣的，可是我却不能摔它在一邊。它追着我，蕩着我，它會滿足我一個很短的時間，然後又拋撇了我，讓我再覺得空虛起來，彷彿飢餓似的，於是又那麼做了一次。』

什麼都完了，雷維克想。現在是，真的澈底的完了。沒有錯誤，沒有糾葛，沒有醒悟，也不會回來的了。索性知道了，也是好的。當幻想的水汽又要障蔽知覺的水晶體的時候，這樣知道了也是好的。

這是輕柔而堅決的，沒有希望的化學作用哪！溶流在一起過的血液，即使用相等的力量，也不能再溶流在一起的。控制着瓊恩，使她時不時還想回到他那兒來的，乃是尙未給她滲透了的他的一部分。要是連這一部分也給她滲透了，那她就再也不會回來的了。誰願意等到這麼一步田地呢？誰願意讓人家滿足呢？誰願意那麼犧牲呢？

「我希望我能夠跟你一樣的堅強，雷維克。」

他笑了。現在果然她這麼說了。「你比我堅強得多呢。」

「不。你可以看見我怎樣追求着你。」

「那固然可以證明的。可是，你可以那麼做。我却不能啊。」

她仔細地端詳他好一會兒。於是浮在她臉上的那重光彩，消失了。

「你不會戀愛，」她說。「你不肯全神貫注的。」

「你常常是全神貫注的。所以你常常會得救啊。」

「你不能夠跟我談得正經一點嗎？」

「我跟你談得很正經哪。」

「要是我常常得救的，那麼我為什麼不能離開你呢？」

「你很可以離開我啊。」

「別說了。你知道那是毫不相干的。假如我能夠離開你，我就不會再來追求你了。別人

我都忘記啦。忘記不了的，祇有你。爲什麼啊？」

雷維克啜了一口酒。「也許因爲你還沒有把我澈底地踩在你脚下。」

她給怔住了。於是搖搖她的頭。『我原不想把他們全都踩在我腳下，像你所說的。有些人，根本就沒有。而我，却都把他们忘記了。我很不愉快，可是我已經忘記了他們。』

『你也會忘記我的。祇是時間還太短了一點。』

『不。你使我神魂不定，永遠不會的。』

『你總不相信一個人會忘記得怎麼多的，』雷維克說。『這是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不幸。』

『你始終沒有告訴我，我們怎麼會弄成這樣的。』

『這是，我們誰也不能解釋的。我們可以盡情的長談。可是愈談，就愈糊塗了。天下確有許多不能解釋的事情。還有一些是，一個人不會瞭解的。祝福我們中間有着一片的林莽。現在我要走了。』

她立刻站了起來。『你不能留我一個人在這兒的。』

『你又要跟我睡覺嗎？』

她瞠着他，不說一句話。『我希望你不是，』他說。

『你爲什麼那樣問我啊？』



「要鼓舞我自己。快上牀去睡覺吧。外面已經亮了。沒有演悲劇的時間了啊。」

「你不願意再耽着嗎？」

「不。而且我永遠不會再回來。」

她默默地站着。「永遠不會嗎？」

「永遠不會。你也永遠不要上我那兒去。」

她慢慢地搖着頭。然後又指着桌子上。「就爲了這個嗎？」

「不。」

「我真不瞭解你。我們能夠，畢竟——」

「不！」他搶着說道。「不是那個。那是友誼的公式。那是在死去的情感的山上，一座小小的菜園。不，我們不能夠那樣做的。我們不能。小的事情，也許還可以。即使在那個時候，事情也是做錯的。戀愛可不能給友情污辱的呢。要終結便終結了。」

「可是，爲什麼就現在——」

「你說的對。應該還要早呢。當我從瑞士回來的時候。可是，誰也不是無所不知的。而且有時候，也不願意什麼都知道。那是——」他突然自己打斷了話。

「那是什麼？」她站在他面前，彷彿有什麼事她不明白，却又急切地想要知道似的。她臉色蒼白，眼睛雪亮。「那是什麼啊，跟我們，雷維克？」她囁囁着。

在她椅子背後，那條幽晦的走廊，在微光下搖曳着，彷彿引進一個遙遠的礦坑，那兒一切的諾言都黯然失色了，好像給世世代代的熱淚，和隨生隨滅的希望，的迷霧所沾濕了。

「愛情——」他說。

「愛情？」

「愛情，所以這就應該是終結了。」

他走了出來，把房門關上了。電梯。他捺着電鈕。可是他等不及爬上來的電梯。以爲瓊恩會追上來的。便急急地從樓梯上走下去。他很驚奇，竟不聽見門響。他走下一層以後，便站着在傾聽。沒有一點兒響動。也沒有人下來。

出差汽車仍然等候在門口。他自個兒倒已經忘記了。司機拉拉他頭上的便帽，心照不宣地猶笑着。「多少錢啊？」雷維克問。

「十七個半法郎。」

「雷維克付了錢。」你不要坐回去嗎？」司機愕然地問道。

「不。我要走回去。」

「很遠的咧，先生。」

「我知道。」

「那你不要我在這兒老等啊。白花了十一個法郎啦。」

「那無所謂。」

司機的褐色而潮濕的上嘴唇上，貼着一個烟蒂兒，這時候他又想點上了火。「好的，我希望那是值得的。」

「很值得的呢！」雷維克說。

那些花園露在寒冷的晨光裏。空氣已經很溫暖了，可是晨光還是很寒冷。紫丁香花叢，在薄暗中顯得很灰黑。靠背的長椅。在一張長椅上，睡得有一個人，用一份巴黎晚報遮住臉。這一張長椅，就是那天下雨的晚上雷維克也坐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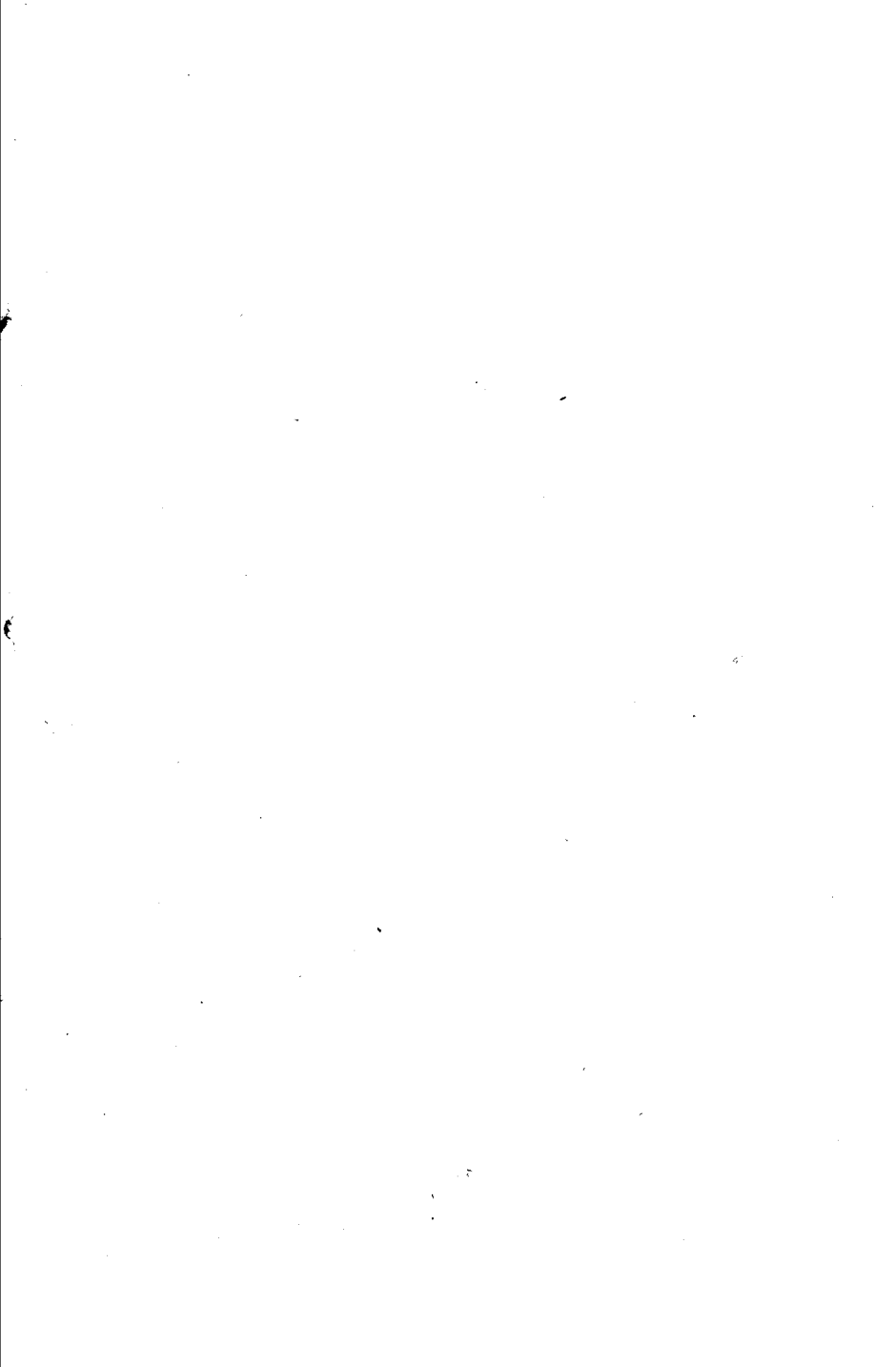
他望望那個躺着的人。一份巴黎晚報，很有節奏地在那給遮住的臉上起伏着，彷彿這一份不值錢的報紙有着一個靈魂似的，又彷彿這是一隻蝴蝶，隨時會帶着驚人的消息飛翔。

到空中。粗體鉛字的第一條緊要新聞，輕柔地呼吸着：希特勒宣佈，除波蘭走廊外，不作其他領土的要求。下面是：女裁縫用灼鐵謀殺親夫。一幀銅圖裏，一個穿着星期日服裝的豐滿的女人，在凝睇瞪視着。旁邊又有一幀照片：張伯倫宣佈，和平尙有可能；銅圖裏是一個銀行員似的人，拿着一柄洋傘，臉兒活像一隻快樂的綿羊。在他腳底下，有一行幾乎不容易找尋到的小字：數百猶太人，在邊陲被棒棍擊斃。

這個傢伙，就用這麼些新聞遮着夜霧，擋着晨光，居然安恬地直睡到此刻。

他穿着一雙破爛的帆布鞋，一條褐色的羊毛褲，一件襤褸的短外套。這些在他都無所謂。他是那麼的貧困，這些都已經無所謂了——彷彿一條深海裏的魚，對於海面上的暴風雨啊都無所謂似的。

雷維克走回到國際旅館。他很清醒，也很舒泰。他既沒有拋撇什麼，也並不需要什麼。他現在，已經用不到那些擾亂他心緒的東西了。他今天就可以上加爾太子去。固然是太早了兩天；可是爲哈蓋而準備，太早總比太遲來得好咧。



## 二十八

雷維克走下樓去的時候，加爾太子的應接室裏還沒有什麼人。一架手提收音機，靜靜地放在桌子上。兩個收拾房間的女人，正在角落裏擦洗。雷維克急急地不引人注意地穿行了過去。他望望門口對面的鐘。這時候纔清晨五點。

他走上喬治五世路，踏進福奎飯店。那兒也沒有一個人。這家飯店已經打烊很久了。他站了一會兒，便又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開到希海拉柴特。

莫洛索夫站在門口，懷疑地望望他。『沒有什麼，』雷維克說。

『我原說如此。今天你就別想會等到的。』

『會的。今天已經是第十四天了。』

『你不能祇等一天的。你是一直等在加爾太子嗎？』

「是的。從早晨到現在。」

「他明天會打電話給你，」莫洛索夫說。「也許他今天還有別的事情，也許他隔一天就要走。」

「明天早晨，我還要施行手術呢。」

「那他也不會這麼早就打電話給你的。」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望着一輛出差汽車，裏邊跳出一個穿着白色小禮服的舞男。跟着他下來的，還有一個臉色很白牙齒很闊的女人。莫洛索夫爲他們開着車門。突然這街道上洋溢着一種香水的味兒。那女人有點兒跛腳。舞男付過了車錢以後，也懶洋洋地跟着她走。女人在門口等他。給燈光一照耀，她的眼睛顯得很綠。而瞳孔也收縮得很小。

「這麼早的時間，他當然不會打電話給你的，」莫洛索夫回來的時候，便這樣說道。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假如你給我一個鑰匙，我到八點鐘還可以上你那兒來，」莫洛索夫說。「從那時候起，我可以等到你回來。」

「你應該睡覺哪。」

「無所謂。假如要睡我也可以睡在你牀上。沒有人會來找的，可是祇要你方便，我可以那麼做。」

「我去施行手術，要到十一點鐘纔了呢。」

「好的。那你給我一個鑰匙。我倒不希望你替聖·日耳曼郊的一位太太縫合卵巢的時候，因為心神興奮而縫到她的胃上去。她也許還會懷孕的。你帶着鑰匙嗎？」

「帶着。在這兒。」

莫洛索夫把鑰匙塞進了口袋。然後掏出一盒薄荷錠，遞給雷維克。雷維克搖搖頭。莫洛索夫便拿出了幾片，扔進嘴裏。一下子就在他的鬍鬚背後不見了，彷彿幾隻小小的白鳥飛進了樹林。「清涼一點兒，」他說。

「你有沒有在天鵝絨似的洞窟裏，坐過這麼一整天，等過這麼一整天嗎？」雷維克問。

「不止一整天呢。你有沒有過啊？」

「有過。可是並不爲了這樣的事情。」

「你有沒有帶什麼書報去看嗎？」

「帶得很多。可是我就一點兒也沒有看。你在這兒要忙到什麼時候呢？」



莫洛索夫又去開着一輛出差汽車的門。裏邊擠着幾個美國人。他讓他們進去了。『至少還要兩個鐘頭，』他回來的時候這麼說。『你瞧這光景吧。這是幾年來最瘋狂的一個夏季呢。到處都滿滿的了。瓊恩也在裏邊呢。』

『她嗎？』

『是的。又同了另外一個男人，要是你有興趣去看看的話。』

『不，』雷維克說。他轉過身來，準備走了。『那麼，明天再跟你見面。』

『雷維克，』莫洛索夫在後邊招呼着他。

雷維克回來了。莫洛索夫從口袋裏掏出了那個鑰匙。『這兒！你必須等在加爾太子的房間裏！明天之前我不想再來看你。要是你出去，千萬把門開着。』

『我不會睡在加爾太子的。』雷維克接過了鑰匙。『我睡到國際旅館去。在那邊，我的臉還是少露為妙。』

『你應該睡在那邊的。一個人不在房間裏睡，就算不得住在旅館裏。最好還是去睡，萬一警察會到應接室的桌子邊去詢問的。』

『那是對的。可是，爲了萬一他們去詢問，最好還要能夠證明我是一直住在國際旅館

裏的。加爾太子那邊我倒早已佈置好了。牀鋪弄皺啦，臉盆，浴缸，面巾，一切都弄成用過的樣子，彷彿我確實一早就離開旅館似的。」

「好的，那麼，再給我那個鑰匙吧。」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最好，他們不看見你在那邊。」

「那不要緊。」

「要緊的，鮑列斯。我們不要做傻子。你的鬚鬚，長得很特別。而且，你說的對：我的行徑，我的生活，一定要顯得沒有什麼特別事故似的。假如明天早晨，哈蓋打電話來，那他下午一定還會得打來。要是我都接不到，那就會一天心神不甯了。」

「你現在上哪兒去啊？」

「去睡覺。這麼早的時間，我們別想接到他電話的。」

「要是你需要我，過後我到什麼地方來看你。」

「不要，鮑列斯。我希望在你下班的時候，我能夠好好地睡覺。八點鐘我還要施行手術呢。」

莫洛索夫懷疑地望着他。「好。那麼明天下午，我到加爾太子來看你。萬一在這中間發

生什麼事情，請你打電話到旅館裏去。」

『好的。』

這街道。這都市。這殷紅的天空。這房屋背後的紅白藍顏色。風在小酒店的拐角上舞弄，彷彿一隻慈藹的貓。人羣，新鮮的空氣，在沉悶的旅館房間裏挨度了一天。雷維克沿着希海拉柴特背後的馬路在走着。給藩籬圍着的樹木，把森林和植物園的記憶，吐在陰沉的夜裏。突然他覺得空虛而疲乏了，幾乎要傾倒下來。祇要我能夠拋撇掉就好了，他內心中這樣地想着，祇要能夠澈底的拋撇掉，忘記掉，剝落掉，彷彿蛇脫殼似的！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這幾乎早被遺忘了的過去的傳奇，而且那個人也與我有什麼相干呢，在中世紀的黑暗的階段，在中歐的日蝕中，那個渺小的偶然的工具，那個卑不足道的玩物？

這與他又有什麼相干呢？一個娼妓，在門口想勾搭他。她在門口的黝黯處，敞開着外衣。這件外衣做得像大氅一樣，解掉了腰帶就可以敞開的。一塊蒼白的肉體，模糊地閃露在外面。長統的黑絲襪，黑眼窩，在眼窩的黑影裏，誰也看不見任何的眼睛；脆弱，腐敗的肉體，彷彿早已發散着燐光。

一個老鴛，上嘴唇貼着一枝紙烟，斜倚在樹上，凝視着他。幾輛蔬菜貨車過去了。馬匹，低垂着頭，肌肉在皮膚下緊張地牽動。香草的馥郁的味兒，花甘藍的花球，好像在綠葉中的石化了的腦袋，番茄的紅色，盛放着豆類、洋蔥、櫻桃、和芹菜的竹籃。

這與他又有什麼相干呢？多一個或者少一個。在跟他一樣地壞甚至比他更壞的一萬個人中，多一個或者少一個。少一個。他驀然間停住了脚步。就是！他突然清醒了過來。就是！那便是讓他們滋長的原因，那事實：一個人覺得疲倦，一個人需要忘記，一個人這麼想：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就是了！少一個！是的，少一個——那原是無所謂的，可是也是緊要的！緊要的！慢慢地他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枝紙烟，又慢慢地燃上了火。當那火柴的黃橙橙的光芒，在他彷彿縱橫着線條的洞穴似的手掌心裏照亮的時候，他突然明白了沒有什麼足以打消他暗殺哈蓋的東西。說也古怪，好像一切都有賴他這一舉動似的。陡然地，那彷彿不僅是他私人的復仇。而好像是，假如他不做，反而犯了天大的罪孽；又好像是，假如他不做，世界上的什麼事情便變得沒有辦法了。而同時，他又確實知道，事實上決不是如此——可是，超乎理解和邏輯，他那血液裏的幽暗的意識，却衝動着他必須那麼做，彷彿看不見的波濤，會從那兒洶湧出來，而以後就將發生更大的變故。他明知道哈蓋不過是一個恐怖的卑官，並無

多大重要的地位；然而他突然又想到，暗殺他倒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火光在他手掌的洞穴裏熄滅了。他便摔掉了火柴。晨曦高懸在樹梢上。一幅銀色的綾綢，給纒醒的麻雀的指彈樂音<sup>●</sup>所織成的。他愕然地瀏覽着四周。彷彿他發生什麼事情了。好像展開了一個看不見的法庭，宣佈了判決。他清晰地看見那些樹木，一座屋子的黃色的圍牆，在他旁邊的灰色的鐵欄，籠罩着藍色烟霧的街道；他覺得這一切都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而且，他也知道，他要暗殺哈蓋，這一件事情，不復是他個人的小事情，而是更大更重要的。這是一個開始——

他走過奧雪里斯的門口。有幾個酒鬼蹣跚着出來。他們的眼睛很滯鈍，臉孔都緋紅。雷維克盯着他們看。他們走向階沿。那兒沒有一輛出差汽車在。他們咕嚕着咒詛了一陣，然後又移步向前，沉重，強悍，而喧鬧地走着。他們說的都是德語。

雷維克原預備回到旅館裏去的。現在却改變了主意。他記起羅蘭若的話來，她說近幾個月來，奧雪里斯常常有德國旅行者去遊狎。於是他進去了。

● 指彈樂音 (pizzicato) 以指彈而不以弓奏之樂音，此係指揮提琴演奏者之用語。——譯者

羅蘭苔穿着黑色的鵝婦制服，冷然而凝神地站在酒排裏面。唱機的樂音，打在埃及式的牆壁上，散發着回響。『羅蘭苔，』雷維克說。

她轉過了頭來。『雷維克！你好久不到這兒來了。你真來得很好。』

『爲什麼？』

他站在她旁邊，環顧着四周。裏面已經沒有多少客人了。他們零落地靠在這兒那兒的桌子上，弓着背脊在養神。

『我要離開這兒啦，』羅蘭苔說。『一星期之內就要動身的。』

『不回來了嗎？』

她點點頭，從衣服的頸項裏掏出了一張電報。『這兒。』

雷維克拆開看了，又遞回給她。『你的姑母嗎？她畢竟死了嗎？』

『是的。我要回去了。我已經跟老闆娘說過。她很忿怒，可是她也瞭解的。珍妮蒂一定補我的空缺。我還得訓練她一下呢。』說着羅蘭苔便笑了起來。『可憐的老闆娘。她原想今年在坎市風光一番的呢。她的別墅裏，現在一定擠滿了客人。一年前她受封了伯爵夫人。跟一個土魯斯的面首結了婚。祇要他不離開土魯斯一天，就津貼他五千法郎一月。現在，她却

能不就在這兒了。」

「你還預備開咖啡館嗎？」

「是的。我整天在外面買東西。巴黎的價錢，總要便宜得多。印花布的帘幔。你說怎麼樣啊？」

她從外衣的頸項裏又掏出個盤旋彎曲的東西。黃地上有花的。「好極了。」雷維克說。

「給我打了一個七折。還是去年的囤貨。」羅蘭苔的眼睛裏，閃着溫暖而和藹的光芒。

「我少花了三百七十五法郎。不壞吧，呢？」

「好得很。你預備結婚嗎？」

「是的。」

「爲什麼你要結婚了？爲什麼你不肯等一個時候，把要做的事先做好了？」

羅蘭苔笑了起來。「你真不懂得生意經呢，雷維克。沒有一個男人，事情是不好辦的。必須有一個內行的男人。我也知道自個兒能做。」

她站在那兒，堅定，舒泰，而鎮靜。一切事情她都考慮過了。需要一個內行的男人。「你不要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錢財，用他的名義去存放。」雷維克說。「先得看看一切的計劃實現

得怎麼樣。」

她又笑了起來。「我知道計劃會怎樣地實現。我們都很靈敏。我們在生意上需要彼此的互助。假如錢財由他太太當手，那麼男人就不成其爲男人了。我不要什麼面首。我必須尊重我的丈夫。我不願意那麼做，要他每一分鐘儘跑來問我要錢。你懂得嗎？」

「哦，」雷維克連眼也不望地說道。

「好的。」她滿意地點點頭。「你要喝點兒東西嗎？」

「不要。我要走了。我是順道來看看你的。明天早晨，我還要施行手術呢。」

她瞟着他。「你真是太嚴肅了。你要不要女人啊？」

「不要。」

羅蘭苔做了一個輕微的手勢，指揮兩個姑娘，走到一個坐在長櫈上瞓睡着的男人那兒去。其餘的姑娘，都在四周歡躍着。祇有很少幾個還坐在有墊腳櫈上，那是沿着中間的甬道分兩排放着的。還有幾個在走廊裏的光滑地板上滑着，彷彿孩子們在冬天滑冰似的。兩個姑娘拖着一個蹲踞着的姑娘，在長廊裏馳騁。她們蓬鬆的頭髮飄揚着，她們的胸脯擺動着，她們的肩膀袒露着，她們身上遮着的一束絲綢，也遮不住什麼東西，她們在歡樂地呼嘯。



突然這奧雪里斯成了一片古希臘的景象了。

「夏天，」羅蘭苔說。「早晨總要讓她們有點兒自由的。」她瞧着雷維克。「星期四是我最後的一晚。老闆娘還預備給我舉行一次宴會。你肯賞光嗎？」

「星期四嗎？」

「是的。」

星期四，雷維克想。在七天之內。七天。那彷彿是七年。星期四——那時候一定已經幹好了。星期四——誰能夠預想到這麼長呢？「當然囉，」他說。「在哪兒？」

「這兒。六點鐘。」

「好的。我到這兒來。晚安，羅蘭苔。」

「晚安，雷維克。」

當他運用縮肌器的時候，事情果然發生了。事情發生得很快，驚人而灼熱的。他踟躕了一下。那個張開着的鮮紅的肚腹的窟窿，那條紮着腸臟的濕潤的繃帶的蒸汽，那些從夾子旁邊的微細血管裏流淌下來的鮮血——於是他突然看見尤琴妮用質詢的眼光瞧着他，

他看見范勃爾的臉，在金屬的燈光底下看見他臉上的細孔和每一莖鬚——於是他重新振作了一下，鎮靜地繼續進行他的工作。

他縫合着，雙手縫合着，刀口闔攏了。他覺得腋窩裏滲透着汗珠。它一直滴下他的身體。

「你能把它縫合好嗎？」他問范勃爾道。

「好的，有什麼事嗎？」

「不，就是那熱氣。我沒有足夠的睡眠。」

雷維克望着尤琴妮的臉。「確是會有這樣的事的，尤琴妮。」他說。「即使是一個正當的人。」

這房間，彷彿一下子都給鎖閉了起來。真是說不出的疲累。范勃爾繼續在縫合着。雷維克不由自主地幫助他。他的舌頭厚了。上下顎軟得像棉花了。他慢慢地喘息着。佛蘭德斯的罌粟花。紅的，盛開着的罌粟花，不知羞恥的祕密，生命，操在執着刀的手裏；一陣震顫，通到一個人的手臂下，一種磁性的接觸，從遙遠的地方，從縹緲的死。我再也不能施行什麼手術了，他想。這件事，先得解決了再說。

范勃爾塗抹着刀口。「完工了。」

尤琴妮把手術枱的脚，折低了下來。便毫無聲息地推出房間去了。『要抽烟嗎？』范勃爾問。

『不。我一定要走了。我還有一點兒事情。這邊還有什麼必要的工作嗎？』

『沒有了。』范勃爾愕然地望着雷維克。『爲什麼你這樣的匆遽啊？要不要喝點兒蘇打苦艾酒這一類的冷飲呢？』

『不要。我必須趕快了！還不知道時間會不會過遲。再會吧，范勃爾。』

他急急地走了。招呼一輛出差汽車吧，他走到門外時便這麼想。一輛出差汽車，快！快看！一輛雪鐵龍靠近他停了。『到加爾太子旅館快！』

我應該告訴范勃爾的，說我這幾天裏不能夠幫他的忙，他這樣想。可是也不行。假如我在施行手術時突然想起哈蓋就在這會兒打電話給我，那我一定會神魂不定的。

他付了車錢，便急急地穿過大門裏面的廊廡。等着電梯下來，又彷彿是一個悠長的時。他走下寬闊的走廊，開了門。看見電話機。便舉起聽筒，好像十分沉重似的。『我是萬·霍恩。有過什麼人打電話給我嗎？』

『請等一下，先生。』

雷維克等着。那接線員的聲音又響了。『不。沒有什麼電話。』

『謝謝你。』

下午，莫洛索夫來了。『你吃過什麼東西嗎？』他問。

『沒有。我等着你啊。我想我們在這裏一塊兒吃點什麼東西。』

『胡說！那要給人家注意的。在巴黎，除非生病，誰也不在房間裏吃飯的。還是出去吃點兒什麼。我可以耽在這裏。這個時間，沒有人會打電話來的。現在，大家都在吃飯哪。這是神聖的習慣。話雖如此，萬一他打電話來，我可以冒充是你的隨從，問他的電話號碼，告訴他你在半小時之內就會回來。』

雷維克猶豫着。『你說的對，』他然後說。『那麼我在二十分鐘裏邊就回來。』

『鎮定一點。你已經等得夠長久了。現在可以不用心虛啦。你現在到福奎飯店去嗎？』

『是的。』

『你招呼一點兒開瓶的一九三七年華夫萊酒。我剛纔喝過。確是上乘的東西呢。』

『好的。』

雷維克下去了。他穿過街道，沿着花壇走去。然後他在酒店裏轉了一匝。哈蓋不在那兒。他便在靠近喬治五世路的花壇上，找了一個空桌子坐下，招呼一味 *boeuf à la mode*。（法語：和脂油燒的牛肉）生菜、羊油，和一大玻璃杯華夫萊酒。

他在吃東西的時候，十分留神着自個兒。他勉強着自己，注意這酒味是很醇厚，還浮現着氣泡。他慢慢地吃着，望望四周，他看見高懸在凱旋門上的天空，彷彿一面藍色的錦旗，他叫了第二杯咖啡，他覺得這味兒很苦，然後又慢慢地點了一枝紙烟，他不願意太匆邊，他得多坐一會兒，他看着客人們經過，於是他站了起來，走過街道，回到加爾太子旅館，把一切都忘記了。

『華夫萊酒的味道怎麼樣？』莫洛索夫問。

『很好。』

莫洛索夫從口袋裏掏出一副小型棋子。『你要下一盤嗎？』

他們把棋子放進了棋盤的洞眼。莫洛索夫坐在一把椅子裏，雷維克坐在一張沙發上。『我想沒有護照，恐怕不能再在這兒耽過三四天了，』他說。

『是不是賬房裏問你要過嗎？』

「還沒有。有時候他們在登記處問着要簽署過的護照。所以我在晚上搬進來的。夜班的看門人倒不問什麼問題。我祇告訴他要開一個五天的房間。」

「那些不招待外僑的旅館，照例都是如此的。」

「萬一他們要我的護照，那可麻煩了。」

「目前他們還不至於。我問過喬治五世和李滋這兩家旅館的。你在登記的時候，說是美國人嗎？」

「不。說是烏得勒支來的荷蘭人。不配用一個德國的姓名。爲了安全起見，所以我改了一個姓名。萬·霍恩不用豐·霍恩。要是哈蓋打電話給我，兩個姓名聽起來是一樣的。」

「對的。我想那還是不要緊的。你住的當然不是一個最便宜的房間吧。那麼，他們不至於會來麻煩你。」

「我也希望他們不要。」

「你用霍恩這個名字，真是可憐見的。我知道有一張再可以用這麼一年的身份證。那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在七個月以前亡故了。驗屍官來驗屍的時候，我們都說他是一個沒有身份證的德國難民。因此我們把那張證明文件藏了起來，留着應用。後來用約瑟夫·華埃

斯的名字給他埋葬了，反正在他也無所謂。可是已經有兩個難民，就着用那張身份證在居住了。伊凡·格魯奇不是一個俄國人的名字。原來的照片已經模糊，而且是側影，又沒有打印，很容易調換的。」

「還是像現在這樣子的好，」雷維克說。「等我從這兒搬出去的時候，霍恩這個名字，便不復存在了，而且也沒有身份證。」

「若以警察的檢查而言，那畢竟要安全得多。不過，他們也不會來的。他們不會去檢查一家房金在一百法郎以上的旅館。我就認識一個難民，他並沒有身份證，却在李滋旅館裏住上了五年。知道這個祕密的，祇有一個夜班的看門人。你有沒有考慮過，萬一這兒的人們竟問你要起身份證來，你怎麼辦呢？」

「當然囉。我可以說，我的護照送在阿根廷大使館簽署。我會答應他明天拿給他看。於是，我把手提皮包留在這兒，自己就溜之大吉了。時間也是來得及的。而且，要問身份證，總是旅館裏的賬房間先問，不會是警察們來問的。我算得到。祇是——那就一切都完了，這兒。」

「那不要緊。」

他們下棋下到八點半。『現在你可以出去吃點兒東西了，』莫洛索夫說。『我就在這兒。等你吃罷回來，我再走。』

『我等一下在這兒吃。』

『胡說。你現在出去，吃飽一點兒。假如那個傢伙打電話給你，也許你先要跟他喝酒的。那麼，你最好先吃飽了。你打算過跟他到什麼地方去喝酒嗎？』

『是的。』

『我的意思是，萬一他仍然想見識一下，喝點兒什麼東西呢？』

『是的。我知道好些個地方，各人可以祇顧各人自個兒的事體的。』

『現在就出去，吃點兒東西。不要喝酒，祇要吃點兒厚味的和油膩的菜。』

『好。』

雷維克又走到福奎飯店。他覺得，這些都是假的。他好像在一本什麼書裏讀到，一張傳奇劇的電影裏看到，否則他就一定在做夢。他又在福奎飯店的兩邊走了一轉。花壇上擁擠着客人。他將每一張單獨的桌子檢視了一下。哈蓋却並不在那兒。

他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張小小的桌邊，可以看見入口和街道。鄰桌上兩個女人正在談



着季帕列里和瑪恩蒲休的事情。一個長着幾莖稀疏鬚鬚的男人，跟她們坐在一起，却不說什麼話。另一邊，正有幾個法國青年在討論着政治。一個人擁護火十字會，一個人擁護共產黨，還有幾個人却在跟他們倆打趣。討論的時候，他們又在端詳着兩個美麗而矜持的美國姑娘，她們正在喝着苦艾酒。

雷維克一壁吃着東西，一壁還在注意着路上。他還不至於愚蠢得連巧遇的事情都不相信。祇有在好的文學作品裏，纔沒有太湊巧的事情；人生是日常充斥着荒誕可笑的奇事的。他在福奎飯店耽了半個鐘點。這個時間，比較中午來得自然得多。然後他沿着上林苑的轉角，蹣回了旅館。

「這兒是你汽車上的鑰匙，」莫洛索夫說。「我已經換過了一輛汽車。現在是一輛藍色的泰爾鮑特，有着皮墊的座位。另外那一輛的座位，是用凸花綢製的。皮墊容易洗乾淨。這是一輛輕便小蓬車，你可以把車頂裝上或卸下。可是車窗總是要把它開着的。假如你在汽車靠近的時候就要發鎗，那麼子彈可以從開着的窗子裏射出，免得留下什麼痕跡。這輛汽車，我已經借來了兩星期。事後也不必把它開回到車間裏來。祇要停在小路上就是。讓空氣透出去。現在這汽車就停在朗卡斯忒旅館對過的皮里路。」

「好的，」雷維克說。他把鑰匙放在電話機旁邊。

「這兒是汽車的登記證。我却沒有爲你設法一張駕駛的執照。因爲我實在不願意向許多人那裏去設法。」

「我不需要。我在安底卑斯開了那麼多天的汽車，就沒有駕駛的執照。」

雷維克把汽車登記證放在鑰匙的旁邊。「今天晚上你把汽車停在另外一條馬路上，」莫洛索夫說。

真是一齣傳奇劇，雷維克想。一齣拙劣的傳奇劇。「我知道了。謝謝你，鮑列斯。」

「我倒很願意跟你一塊兒去。」

「我不要。那種事情，祇有一個人幹的。」

「假如我不在希海拉柴特門口，請你到我住的地方來叫醒我。」

「我總是要來的。無論事情會不會發生。」

「好的。再見，雷維克。」

「再見，鮑列斯。」

雷維克送走了莫洛索夫，便關上門。突然間這房間裏很靜寂了。他坐在沙發的角落裏。

看着那些懸掛着的帘幔。都是藍色的，還鑲上了邊紋。在這兩天中間，他對於這些東西，比了對於他一起生活了幾年的東西，更知道得熟悉。他知道那些鏡子，他知道那些灰色的天鵝絨似的地毯，靠近窗口處還有黝黑的點子，他知道桌子、牀鋪、和椅套的每一根線條——他知道這一切，熟悉得叫他討厭；祇有那架電話機，他纔是不瞭解的。

## 二十九

那輛泰爾鮑特汽車，停靠在巴塞諾路上，介於一輛雷諾德和一輛邁爾西台朋汽車的中間。那輛邁爾西台朋汽車是新的，掛着一張義大利的磁牌照。雷維克把泰爾鮑特開到了空地上。他好像很不耐煩似地，沒有仔細的留意；因此泰爾鮑特的後面葉子板，擦到了邁爾西台朋的左邊遮泥板，劃出一道擦傷的紋路。他也滿不在乎。竟沒有停車，逕直開到霍斯曼林蔭路下面去了。

他把汽車開得很快。雙手駕駛着汽車，在他覺得很舒暢似的。而況在他胃臟的腔口裏，其時又像水泥似的填塞着一種黝黯的失望。

這是清晨四點鐘。他原想再等候一下的。可是他突然覺得這件事情根本好像毫無意義。大概是，哈蓋早已忘記了許多時候以前的小小的插曲。也許是，他根本沒有回到巴黎來。

這時候，他們還有別的事情在那邊料理呢。

莫洛索夫站在希海拉柴特的門口。雷維克把汽車停靠在拐角上，纔走了回來。莫洛索夫期望似地瞧着他。「你看到我打電話去留出的話嗎？」

「沒有。怎麼樣啊？」

「五分鐘以前我打過電話去的。一羣德國人坐在裏邊。一起有四個。其中的一個很像

「在哪兒？」

「樂隊的旁邊。祇有一張圍坐四個人的桌子。你從門口就可以望得見的。」

「好的。」

「你到門口那張小桌子邊去坐吧。我已經爲你留着了。」

「好的，鮑列斯。」

雷維克在門口立定了。房間裏很暗。燈光打在舞池的地板上。一個歌手站在裏邊，穿着一套銀色的衣服。圓錐形的小小的燈光，照的很強烈，其餘的地方，什麼東西都看不清了。雷維克凝視着樂隊旁邊的桌子。可是還辨不明。給一堵白牆壁擋住了。

他在門口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一個侍者送來了一大玻璃杯伏特加酒。樂隊彷彿在拖延着時間。樂曲的甜蜜的霧靄在蠕動着，蠕動着，慢得像一隻蝸牛。J'attendrai。J'attendrai。

rai。（法語：我要等着。）

歌手鞠着躬。一陣彩聲，立刻喧騰起來。雷維克向前靠着。他等着燈光的熄滅。歌手回到了樂隊裏。一個吉卜賽人點着頭，拿起了他的提琴。鑊鈸便將一陣含糊的樂音，灑落在空中。第二支歌曲。La chapelle au clair de lune（法語：明月下的小教堂。）雷維克閉着他的眼睛。幾乎不耐煩再等了。

他在歌曲唱完之前，早就挺直了身子。燈光畢竟給關閉了。桌子上的電燈，都開亮了起來。起初的一瞬，他還是一點兒也看不見，祇看見模糊的輪廓。因為他向燈光凝視得太久了。於是他閉上眼睛，然後再抬起頭來。他立刻發現了那張桌子。

慢慢地他又靠到椅背上。一個都不是哈蓋。他就這樣坐了很久。突然地覺得疲累得要死。眼睛背後的疲累，間歇地把他沖蕩在不平衡的波濤中。那樂曲，那聲音的起伏，在旅館裏的靜寂之後，突然讓那嘈雜的喧鬧把他包圍在一重烟霧中間，還有那新的失望。彷彿睡夢的萬花筒，彷彿輕微的催眠，裹紮着腦子的細胞，他們的概略的思想，以及他們苦痛的徹夜。

驚覺。

他從舞影婆娑的光霧中，忽然發現了瓊恩。她那坦率乾燥的臉孔，向後傾仰着，頭部靠着一個男人的肩膀。這種情形，並沒有打動他的心。天下沒有再比愛過的人更容易陌生的了，他沒精打彩地想着。當那聯繫着幻想與實物的謎似的臍帶，一旦給撕裂的時候，空中的閃電還是可以打這個跳到那個上去的，仍然會發出彷彿從幽靈似的星星上散射出來的螢光；可是這光芒是絕無生氣的了。縱然還刺目，然而再也發不出火來——也不會飛來飛去的了。他把頭顱靠着長椅的背墊。超乎沉淵的親昵。用着一切甜蜜名字的兩性的暗影。種在泥濘中的星形花，你去採擷的時候，便會給泥濘坑陷下去呢。

他挺直了身子。不待睡熟就應該走了。便招呼那侍者：『請你拿賬單來。』

『沒有什麼賬啊，』侍者說。

『怎麼會——』

『你什麼也沒有喝。』

『哦，是的，對的。』

他給了幾文外賞，就走了出去。

「不是嗎？」他走到外面，莫洛索夫便這樣問。

「不是，」雷維克答道。

莫洛索夫望着他。「我放棄了，」雷維克說。「真是他媽的印度人的鬼把戲。到現在，我已經等候了五天。哈蓋告訴我，他在巴黎祇耽這麼兩三天。要是真的，那麼他一定已經又離開了。假如他到過巴黎的話。」

「快去睡吧，」莫洛索夫說。

「我睡不着。現在我要回到加爾太子旅館去，收拾我的手提皮包，把房間退掉了。」

「好的，」莫洛索夫說。「那麼，明天中午我到那邊來找你。」

「哪兒啊？」

「到加爾太子旅館。」

雷維克望着他。「是的，當然囉。我真是胡說。是不是啊？也許不是吧。」

「且等到明兒個晚上再說。」

「好的。哦，是的。晚安，鮑列斯。」

「晚安，雷維克。」



雷維克把汽車開過奧雪里斯，便停在拐角上。要回到國際旅館去的意念，使他震顫了一下。也許在這兒還可以睡這麼幾小時吧。今天是星期一。照例是妓院的清日。看門人已經不在門口了。大概裏面早沒有了客人啦。

羅蘭苔倚立在門側，照顧着這個寬敞的房間。在這個幾乎空寂的地方，留聲機發着吵人的樂調。「今晚上沒有多少生意了吧？」雷維克問。

「沒有。祇有那邊一個傢伙。簡直像猴子一樣地好色，可是他却不願意跟一位姑娘到樓上去。你總知道那種典型吧。想幹而害怕。又是一個德國人呢。也好，反正他已經付好了錢，也不會耽擱得久的。」

雷維克毫不在意地望着那張桌子。那個人坐着，背向着他。同座的還有兩個姑娘。當他斜倚在一個姑娘的身上，雙手摸着她的奶子的时候，雷維克便看清了他的臉。原來是哈蓋。他聽着羅蘭苔在說話，彷彿隔着一重烟霧。他簡直不瞭解她的話。他祇覺得自個兒倒退了一步，便站在門邊，可以不讓對方發現而看清楚那邊的桌角。

最後，羅蘭苔的聲音從烟霧裏傳來了。「要點兒高涅克酒嗎？」

留聲機的粗厲而尖銳的樂音。還有那，橫隔膜上的震顫與抽搐。雷維克用指尖刻進自己的手掌。不要讓哈蓋看見他在這兒。而且不要讓羅蘭苔知道他跟他認識的。

「不要。」他聽到自個兒在說。「我已經喝夠了。你說，是一個德國人嗎？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羅蘭苔聳聳她的肩膀。「在我看起來，他們都好像是一樣的。我祇知道，他從沒有來過這兒。可是你，要不要喝點兒什麼東西啊？」

「不要。祇是想看看——」

他覺得羅蘭苔的眼睛在瞟着他，便不能不鎮定一點兒了。「我祇是想聽聽你什麼時候舉行宴會。」他說。「星期四還是星期五啊？」

「星期四，雷維克。你來嗎？」

「我準時到。那便是我要知道的事情。現在我要走了。晚安，羅蘭苔。」

「晚安，雷維克。」

燈光輝煌的夜晚，突然咆哮了起來。再也沒有房屋了——一個巖石的叢叢，一個窗戶的林莽。突然又發生了戰爭，一枝巡邏隊沿着空寂的街道在徐行。那輛汽車，可以作為躲避

的壕塹的，馬達已經響了起來，埋伏着守候敵人的遭遇。

難道等他出來的時候就把他打死嗎？雷維克凝望着街道。幾輛汽車，發着黃橙橙的燈光，彷彿迷途的貓。在遠遠的一盞街燈下，站着一個警察模樣的人。他又看看自個兒的磁牌，想到開鎗時的響聲。羅蘭苔，她纔看見他的——他聽到莫洛索夫的話：『千萬不要冒險，千萬不要！那是不值得的。』

沒有看門人。沒有出差汽車。好的。在星期一的這個時間，也沒有幾個乘客的。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一輛雪鐵龍的出差汽車，轆轤地經過了他，在門口停靠了。司機點了枝紙烟，大聲地打了個呵欠。雷維克覺得自個兒的皮膚在牽縮着。他還是在等待。

他考慮着是不是需要下車去告訴那個司機，說是裏邊沒有一個客人了。不可能的。找一個理由，給他一點兒錢，把他打發開吧。去找莫洛索夫。他從記事冊上扯下了一張紙片，寫了幾行字，撕裂了，又重寫了一張，莫洛索夫不會在希海拉柴特等他的，用一個假名來簽字吧——

那輛出差汽車發動着引擎駛走了。他目送着它，可是看不見裏邊。他不知道在他寫字的時候，哈蓋會不會坐進了汽車去。於是他立刻扳上了頭擋。泰爾鮑特穿過拐角，追着那輛

出差汽車在急駛了。

從背後的车窗裏，他看不見什麼人。可是哈蓋也許坐在車廂的一邊。他慢慢地駛過出差汽車。在黑暗中也看不見什麼。他的汽車落後了，便又搶上前去，靠到那輛出差汽車的旁邊。司機回過頭來，么喝着他。『嗨，你這個獸蟲，你想衝撞我嗎？』

『我的一個朋友，搭着你的汽車哪。』

『你這個蠢笨的酒鬼，』司機直嚷着。『你不看見車子是空着的嗎？』

那時候，雷維克發現速率表已經不走了。他便轉了個急彎，開着回去。

哈蓋站在人行道上揮着手。『喂，出差汽車。』

雷維克把汽車開近了他，煞停下來。『出差汽車嗎？』哈蓋問道。

『不是。』雷維克從車窗口探出頭來。『喂，』他說。

哈蓋望着他。他的眼睛牽縮着。『什麼？』

『我想我們是認識的，』雷維克用德語說道。

哈蓋向前俯視着。一陣疑雲從他臉上消失了。『Mein Gott—Herr von—von

——（德語：『我的天哪——豐——先生——』）

「霍恩。」

「對的對的！豐·霍恩先生。當然囉！多麼巧啊！我的好人，你這一晌都在什麼地方啊？」

「就在這兒巴黎。來，請進來。我想不出你回來得這樣快。」

「我已經打過好幾次電話給你了。你已經搬了旅館嗎？」

「不。還是在加爾太子旅館。」雷維克開了汽車的門。「請進來。我送你去。這個時間，你

可不容易叫到出差汽車了。」

哈蓋一隻脚踏上了汽車板。雷維克可以覺察到他的呼吸。他又看見那張紅噴噴的熱氣騰騰的臉。「加爾太子旅館，」哈蓋說。「見鬼的，原來是那個地方！我把電話打到喬治五世去了。」他大聲地笑着。「現在我知道啦。加爾太子旅館，當然囉。兩個地方攪糊塗了。我沒有帶來那本舊的記事冊。總以為是記得的。」

雷維克斜覷着門口裏邊的人們走出來，總還要些時候吧。那些姑娘們先得換一下衣服。可是，他也必須讓哈蓋快點兒上車。「你想進去嗎？」哈蓋打趣着問。

「我本來想進去的。可是時間已經太遲了。」

哈蓋的鼻子，大聲地掀動着。「你自個兒說的朋友。我是最後一個了。她們快要打烊

啦。」

「那不要緊。無論如何，這兒也不上勁兒。我們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吧。來啊！」

「還有什麼地方開着的嗎？」

「當然囉。真正好的地方，現在還祇是開始呢。這兒是旅客們玩的。」

「真的嗎？我想——這兒也實在不錯了。」

「一點兒也不行。還有更好的地方呢。這兒不過是貓窩而已。」

雷維克輕輕地踏了幾下風門。馬達吼了幾響，便又低沉了去。他估計得很對；哈蓋果然小心翼翼地爬上他旁邊的座位。「好得很，又碰到了你。」他說。「真是好得很。」

雷維克伸過手去，關上了車門。「我也很高興呢。」

「這兒真是一個有趣的地方。姑娘們很多袒露着。你想警察局居然會准許她們大多數都像是有毒的呢，可不是嗎？」

「在這些個地方，一個人就不敢怎麼保證了。」

雷維克踏着嚙接子。「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絕對保證的嗎？」哈蓋咬着一枝雪茄的烟尾。「祇吃這麼一服藥劑，我是不願意就回去的。再說，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呢？」

「是的，」雷維克說着，遞給他一個電燃機。

「我們上哪兒去啊？」

「先到一家 maison de rendez-vous（法語：幽會所，即俗稱台基者）去怎麼樣？」

「那是個什麼場所啊？」

「社會婦女去找發展的地方。」

「什麼？真是社會婦女嗎？」

「是的。有些女人是，因為丈夫太老了。有些女人是，討厭自家的丈夫。有些女人是，丈夫

賺來的錢，不夠維持一家的生活。」

「可是怎麼——她們不能夠單是——她們怎樣弄的呢？」

「那些女人到那邊去這麼一兩個鐘頭。彷彿吃鷄尾酒或者寢酒似的。她們有些人還可以徵召上來。那又不像蒙瑪特爾那樣的妓院。我就認識一家很好的台基，在森林中段。女主人的儀表，頗類一個公爵夫人。一切都是特別的講究，精緻，和富麗。」

雷維克說得很迂緩，很鎮定，呼吸得也很慢。他聽到自個兒所說的話，竟像一個旅客們的嚮導，可是他還強制着自己繼續地說下去，讓自個兒更能平靜一點。他手臂上的血管在

顫動着。便把轉向盤用雙手緊緊地捏住，藉以控制。那顫動。『要是你看見了那些個房間，一定會覺得驚奇呢，』他說。『傢具是真品，地毯和拾毯是陳貨，酒是精製的，服務又特別的道地，說到女人，你可以絕對的保證。』

哈蓋噴吐着雪茄的烟霧。便轉向雷維克說道，『瞧，聽着這些也已經夠舒服了，我親愛的霍恩先生。祇是還有一個問題：價錢當然不會便宜的吧！』

『我可以保證，價錢也不貴。』

哈蓋粗厲地笑着，有點兒窘態。『那要看你怎麼個標準了！我們德國人，錢是帶得有限的！』

雷維克搖着他的頭。『我跟那個老闆娘很熟。而且她還欠着我的錢。她一定會把我們當作特客的。你去的時候，就說是我的一個朋友，說不定還不會要你的錢。萬一要一點兒，也不過是幾文外賞——比在奧雪里斯的一瓶酒錢還要多呢。』

『真的嗎？』

『你瞧着吧。』

哈蓋在他的座位上移動着。『Donnerwetter，那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對着雷維克



微笑。『你好像很精明！你對於那個女人，一定施過很多的恩惠。』

雷維克望着他。他也凝視着他的眼睛。『有時候，這些個地方，當局也會去麻煩的。企圖去敲詐。你總懂得我的意思吧。』

『那怎麼辦呢！半晌，哈蓋思索着什麼。』你在這兒很有勢力嗎？』

『不怎麼。却有幾個朋友倒是地位很重要的。』

『那就好了。我們很可以用你一下，應該是很有利的。過些時候，我們能不能夠再談一談啊？』

『當然可以。你預備在巴黎耽多久？』

哈蓋笑了起來。『我總是在快要離開的時候碰到你。今兒早晨七點半，我就要走了。』他看看汽車裏的電鐘。『在兩個半鐘頭裏邊。我要告訴你的。在那個時候，必須到達北火車站。時間來得及嗎？』

『容易。上車之前，你還要到旅館裏去嗎？』

『不。我的手提皮包已經給送到車站上去了。下午我就離開旅館的。那樣可以少付一天的房金。我們的外匯——』他又笑了起來。

突然他雷維克也覺得自己在笑着。他把雙手緊壓在轉向盤上。不可能的，他想，這是不可能的。總還會有事情來打岔呢！這樣的機會是不可能的了！

清新的空氣，使哈蓋覺得了酒意。他的聲音，變得低沉了。他在座位的角落裏，坐了坐舒服，便開始打起瞌睡來。他的下顎垂着，兩眼閉闔。而其時，汽車却開入了萬籟俱寂的黝黑的森林。

汽車的燈光，彷彿兩個雪白的妖怪，將兩旁的樹木，從黝黑中猛驅出去。阿拉毗亞護謨樹的氣味，從開着的車窗裏衝進來。車輪滾過柏油路的聲音，輕微而連續的，彷彿一輩子也不會休歇似的。馬達的呻吟，在潮濕的夜空中，顯得深沉而柔和。左邊閃過一個小池的亮光，車窗的半面黑影比那背後的暗晦的山毛櫸更見得清晰。草原上覆蓋着露水，宛如灰白色的螺鈿。瑪德里路，聖·詹姆斯門路，尼里路。一座沉睡着的屋子。河流的氣息。那是賽納河。

雷維克把汽車沿着賽納河畔的林蔭路在行駛。兩條駁船，浮在月色斑斕的河面上。遠處有一條船，船頭上有着一匹狗在狂吠。吠聲掠過了水流。前艙裏還燃亮着火光。雷維克沒有將汽車停下。他用勻靜的速率，駛行在賽納河邊，免得驚醒車廂裏的哈蓋。他原想在這兒

停靠的。可是不能。駁船靠得跟岸太近了。於是他整入福美路，離開了河沿，回到龍鄉小徑。打瑪格里特小徑前面慢慢地開過，然後轉入那些更湫狹的鳥道。

當他側過頭來瞧着哈蓋的時候，祇見他雙眼睜開着。哈蓋也瞧着他。他沒有移動座位，僅僅抬起了頭，瞧着雷維克。在遮風板所反映出來的微光中，他的一雙眼睛，宛似一對藍色的玻璃球。叫他觸電似的怔了一怔。「醒來了嗎？」雷維克問。

哈蓋沒有回答。他祇是瞧着雷維克。他也沒有移動。連眼睛也不霎一下。

「我們到了哪兒啊？」他最後纔這樣問。

「在鮑龍森林中。快近卡斯卡特飯店了。」

「我們走了多久啦？」

「十分鐘。」

「好像不止呢。」

「不會多的。」

「我在睡熟以前看過錶的。我們已經走了半個多鐘頭啦。」

「真的嗎？」雷維克說。「我倒想不到已經這麼久了。好在快要到啦。」

哈蓋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過雷維克。『到哪兒啊？』

『到 maison de rendez-vous。』

哈蓋移動了一下。『回去吧，』他說。

『現在嗎？』

『是的。』

他已經不醉了。他已經清楚，已經醒來了。他已經改變了臉色。他的談諧和溫順，已經消失了。雷維克第一次又看見了這張他所熟悉的臉，深印在祕密警察總部的刑房裏受苦的記憶上的臉。而突然地，自他碰到哈蓋以後所發生的那份不安的感覺，也頃刻消失了，那份在他以為僅僅去謀殺一個跟他全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感覺。他原以為在他車廂裏的，乃是一個灌了些紅酒的和藹的人，從他臉上也找不出值得謀殺他的理由，找不出任何盤踞過他心上的理由。可是現在，突然地又發現那一雙眼睛，在他苦痛地從昏厥中醒來時所看見的那一雙眼睛。還是那雙冷酷的眼睛，那種冷酷的，低沉的，刺耳的聲音——

雷維克的心裏，彷彿有什麼東西驀然間翻了一個身。好比一個改變電流的磁極。緊張仍然存留着；可是那躊躇，那懼怯，那逡巡，却陡然匯成了一道單純的電流，祇有一個目標，祇

有一個鵲的。已逝的歲月化成了灰燼，那個灰色牆壁的房間又出現了，還有那些沒有燈罩的白光，以及鮮血、皮鞭、臭汗、苦痛和恐怖的氣息。

「爲什麼啊？」雷維克問。

「我一定要回去了。還要回到旅館裏去呢。」

「可是你剛纔說過，你的東西都已經給送到車站上去了。」

「是的，確實是給送去了。可是我在離開以前，還有點兒事情要解決。我怎麼全都忘記了。快回去吧。」

「好的。」

上星期裏邊，不論白天或黑夜，雷維克在這兒森林裏，已經開過一二十次的汽車。他知道此刻在哪兒。還有幾分鐘的路呢。便向左轉入一條湫狹的烏道。

「我們是在回去嗎？」

「是的。」

白天也照不到太陽的密樹底下，散發着濃郁的香氣。黑暗更濃密了。汽車射出了更明亮的光。雷維克從鏡子裏看見哈蓋的左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從車門上移開了。裝在右邊

的轉向盤，他想，天保佑這輛泰爾鮑特有裝在右邊的轉向盤！他轉了個急彎，用左手把着轉向盤，裝作爲了轉彎而搖擺着，然後在直路上加快了速率，汽車便像箭似的急駛了過去，可是幾秒鐘之後，他就用足全力踏着制動機。

泰爾鮑特輕輕地跳了起來。制動機吱吱地響了一下。雷維克將一隻脚踏在制動機上，另一隻脚踏着地板，藉以支持身體的搖倒。哈蓋的雙腳沒有踏着什麼東西，而且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急震，因此上身向前重重的一衝。他又來不及從衣袋裏伸出手來，於是那前額猛撞着遮風板和擋水板的邊緣。就在這一剎那間，雷維克便從右邊衣袋裏摸出一把重甸甸的螺旋鉗，對準他腦壳下的頸根上，沉重的一擊。

哈蓋沒有起來還手。他向旁邊扭成一團。祇有右肩膀還沒有滑瀉下去。把他的身體架在擋水板上。

雷維克立刻繼續前進。他穿過了大路，關暗了車燈。他繼續地前進，等着搜索有沒有人聽到了那制動機的響聲。他考慮着萬一有人走來，是不是要把哈蓋拖下車廂，隱藏到叢林裏去。最後他在一條岔路口停靠了，扭滅了車燈，關好了馬達，跳下車廂，拉下車篷，推開車門，靜靜地諦聽着。萬一有什麼人來，他可以遠遠地看見，遠遠地聽到。那麼把哈蓋拖到密樹底

下，裝作馬達發生障礙的樣子，時間也是綽有餘裕的。

這靜寂彷彿是一種喧鬧。這咿唔的聲音，來得那樣的突兀，那樣的不可思議。雷維克緊扼着雙手，直到它受傷了。他纔知道，在他耳際咿唔着的，乃是流淌出來的鮮血。於是他深深地却又慢慢地呼吸着。

這咿唔的微聲，逐漸地變成了咆哮的巨響。透過這咆哮，他又聽到一陣逐漸響起來的尖聲。雷維克凝神地諦聽着。聲音逐漸地響了起來，彷彿是金屬所發似的——於是他突然明白，這是蟋蟀的鳴叫，而那咆哮也就寂滅了。在他前面的一狹條草地上，在這破曉的時候，祇有蟋蟀在吟哦着。

草原沉浸在拂曉的微光中。雷維克把車篷蓋了起來。這是千鈞一髮的時機了。他不能不在天大亮之前，把一切都收拾好。他望了望四周。這個地方可並不好。森林裏就沒有一個地方是好的。沿着賽納河邊，地方太亮了。他原想不到竟會弄得這樣遲的。他一陣風似的旋了個圈子。彷彿聽到一種脫逃和抓爬的聲音，接着又有一聲呻吟。原來哈蓋的一隻手從開着的車門上滑瀉下來，擱在踏脚板上。雷維克這纔意識到自己手裏還拿着一柄螺旋鉗。於是他抓住了哈蓋的衣領，拉開他的腦袋，猛擊了兩下。於是呻吟聲也便消逝了。

什麼東西噼啪地響着。雷維克站定了。原來是一枝手鎗，從座位掉落到踏腳板。在他沒有踏住制動機以前，哈蓋就一定按着這枝手鎗的。雷維克便把手鎗檢了起來，摔回到車廂裏。

他又諦聽着。那蟋蟀。那草原。那逐漸光亮又彷彿逐漸在後退的天空。一會兒之後，太陽就會出來的。雷維克開了車門，把哈蓋拖出車廂，將前面的座位折倒下來，然後設法把哈蓋移到前面座位和後面座位中間的鋼板上。可是不可能。地位太窄了。他在汽車周圍走了一轉，拉開車身背後的櫃子。急速地把裏邊出空了。然後又把哈蓋拖出車廂，拉到後面。哈蓋還沒有死。拉着很沉重。汗水淌下雷維克的臉頰。結果居然給拉進了車櫃。他把哈蓋的雙膝摺了起來，好像一個胎兒那樣，硬塞進去的。

他從地上檢起幾件工具，一把鐵錘，一副鐵鉗起重機，放在車廂的前面。近處的一株樹上，有一隻小鳥開始在啾鳴。他驀然地怔了一下。這聲音，彷彿他從沒有聽到過似的。他望望那草地。比先前更見得明朗了。

時間更促迫啦。他走到背後，將車櫃的蓋子掀開了一半。把左腳擱在後面的保險梗上，用膝蓋撐住那半開着的蓋子，掀開的寬度正夠他探手去摸索。萬一有什麼人過來，也祇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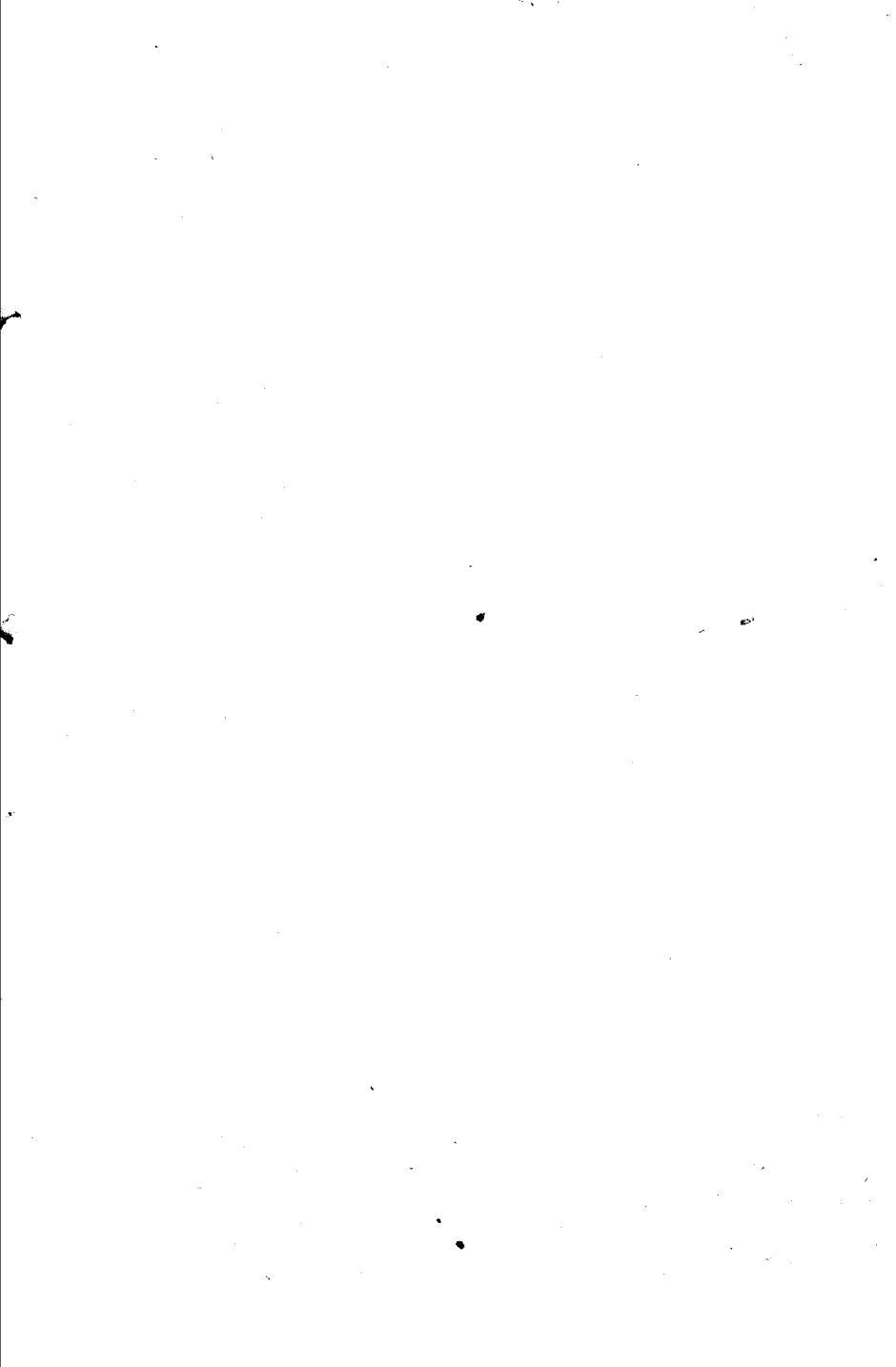


他好像在工作着，而他便可以立刻關閉那櫃蓋。前面的路途很長。他必須先把哈蓋弄死啊。  
哈蓋的頭擱在右邊的角上。那是他可以看見的。頸項很軟，脈息還在跳躍。他用雙手又住了哈蓋的咽喉，緊緊地扼着。

彷彿過了很久的時間。腦袋纔微微地扭動了一下。真是很微很微的。那身體好像要伸展出來。却似乎給衣服捆住了。嘴張開着。小鳥又尖聲地啾鳴了一陣。舌頭很厚，還罩着一大層黃苔。突然，哈蓋的一隻眼睛睜開了。它突出着，好像要矚視光明，要端詳景物，又好像要掙脫自己，要撲向雷維克去——於是那身體便倒了下來。雷維克還扶掖了一個時候。然後完了。

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却看見一個人穿過了草地在走近他。那個人祇是盯着他看。雷維克站着不動。那個人走近了。他的步態很遲緩，很閒散。穿的是園丁或是工役的服裝。他望着雷維克。雷維克嘔吐了一口，從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點了一枝，吸了一大口。烟味在他喉嚨裏刺激着，氤氳着。那個人穿過了馬路。他望着雷維克嘔吐的地方，然後又望着汽車，望着雷維克。他既不說什麼，而雷維克從他的臉上也看不出什麼表情來。於是他慢吞吞地又在岔路前面消失了。

雷維克等了幾秒鐘。然後把車櫃關好，踏動馬達。在這兒森林裏，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天色太亮啦。他必須開到聖·日耳曼去。他知道那邊也有樹林的。



三十

一小時以後，他在一家小旅館前面停了車。他很飢餓，頭也有點兒暈。他在放着兩張桌子幾把椅子的門前停下車。他叫了一杯咖啡，幾塊鬆糕，便走過去洗手。盥洗室裏臭得很。他要了一杯清水，漱了漱口。然後洗了洗手，又出來了。

早餐已經端整在桌子上。這杯咖啡的味兒，跟天下任何早餐的味兒是一樣的，燕子飛繞着屋頂，太陽在屋子的牆壁上，鋪蓋了第一條金黃的毛毯。人們都在上工去了，一個撩起了衣服的女侍，在小酒店的繫着細珠的帘幔背後，擦抹着地板。雷維克已經久矣乎不見這樣最恬靜的夏季的清晨了。

他喝着咖啡，却打不定吃東西的主意。他不想用手來觸摸什麼東西。他祇是望着它們。

● 鬆糕 (brioches) 法語，係麵粉乳油酵母及蛋所製者——譯者

無聊，他想。該死，我又何苦這樣心理失常哪。我必須吃點兒什麼。他又喝了一杯咖啡。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枝紙烟，好容易留神着不把觸摸過的一端放進嘴裏。可是無論如何，他還是沒有吃什麼。我必須先把這件事情弄好了，他想，於是站起身來，付清了賬。

一羣耕牛，蝴蝶。太陽照在田園上。太陽照在遮風板的玻璃上。太陽照在汽車的篷頂上。太陽照在藏着哈蓋的車櫃的金屬把手上——這哈蓋，既不聽到爲什麼被暗殺，也不聽到被誰暗殺的。本來情形倒應該是兩樣的——

「你認識我嗎，哈蓋？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看見面前出現一張通紅的臉。「不，爲什麼？你是誰？我們以前有沒有見過？」

「見過的。」

「什麼時候？我們是知己朋友嗎？倒不是在軍官訓練學校。還要來得遲呢。」

「遲嗎？可是你一晌住在國外哪。我是從沒有離開過德國。直到最近兩年，纔到這兒巴

黎。也許我們一塊兒喝過酒——」

「不，我們沒有一塊兒喝過。也不是在這兒。是在德國哪，哈蓋！」

一重欄柵。鐵軌。一座花園，小小的玫瑰，草夾竹桃，和向日葵。等着一列孤寂的黑色的火

車在無垠的清晨，吐着氣馳過了。從遮風板的玻璃裏，活生生地反映着一雙膠質似的眼睛，現在給關在車櫃中，承受着罅縫裏漏下來的塵屑。

『在德國嗎？我知道了！在一次黨的改組會議上。在紐侖堡。我想我是記得的。是不是在紐侖堡別墅裏啊？』

『不，哈蓋。』雷維克望着遮風板的玻璃，緩緩地說着，他覺得過去幾年的黑色的波浪，又洶湧回來了。『不是在紐侖堡。是在柏林。』

『柏林嗎？』那張給反光映碎了的幽影中的臉，顯出了一絲可笑的不耐煩的痕跡。『讓我們聽吧，我的朋友，讓我們聽聽這個故事吧！別再那麼旁敲側擊，使我坐臥不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彷彿從地面上升起來的波浪，現在淹沒到他的雙臂了。『坐臥不安，哈蓋！就是那麼啊！坐臥不安！』

一聲遲疑的，小心翼翼的諱笑。『別這樣打趣了，我的朋友。』

『坐臥不安，哈蓋！你現在知道我是誰了嗎？』

那笑聲，更遲疑，更小心翼翼，更彷彿是一種威脅了。『我怎麼會知道呢？我見過成千的

人。我記不出每一個來的啊。假如你說的是秘密警察的話——」

「是的，哈蓋，正是那秘密警察。」

聳聳肩膀。他提防着。「要是你真在那兒受過審問的話——」

「是的。你還記得嗎？」

又聳了聳肩膀。「我怎麼能記得呢？我們審問過成千的人了——」

「審問過！鞭打得昏厥，腎臟給鞭傷了，骨節給打折了，像皮囊似的被擲進了地窖，却又被拖了上來，撕裂臉頰，捺碎睪丸——那樣的酷刑，你就叫它作審問！那些不能再叫喊的人們所發出來的可怖的呻吟——那就是審問！昏迷與意識之間的嗚咽，踢着肚腹，用橡皮的棍棒，用鞭子來抽——是的，所有那樣的酷刑，你就天真地叫它作「審問」。」

雷維克望着遮風板上的看不見的臉，從那遮風板裏，玉蜀黍，罌粟和玫瑰花的鄉村風景，又悄悄地滑過——他凝視着，嘴唇在掀動，他說着需要說的一切話，可是他並沒有說，然而他又不能不說的。

「不要移動你的雙手！否則我要打你下來！你還記得那個矮小的瑪克斯·魯森伯，他跟我關在同一個地窖裏，躺在我旁邊，身體給糟塌了，他想將頭顱撞在水泥的牆上，免得再

給拖出去審問——審問，是不是啊？因為他是一個民主黨員！還有惠爾曼，他呻吟在血泊中，牙齒給打落了，祇剩了一個眼睛，經你們審問了兩小時之後——審問，是不是啊？因為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他不相信你們的元首是一個新的救主。還有賴森斐爾特，他的頭和背，看去祇像一堆肉，他竟懇求我們咬開他的血脈，因為他沒有牙齒，自個兒不能夠咬了，經你們審問之後——審問，是不是啊？因為他反對戰爭，不相信炸彈和燒夷彈是文化的最完全的表現。審問成千的人已經給審問過了，是的——不要移動你的雙手，你這個豬羶！而現在，我畢竟弄到了你，我們開到一所牆壁很厚的屋子，祇有我們兩個人，我可以審問你了——慢慢地，慢慢地，審問幾天，用你對付魯森伯的酷刑，對付惠爾曼的酷刑，對付賴森斐爾特的酷刑，正如你們施於我們的一樣！於是，然後——』

驀然間，雷維克覺得汽車在開快了。於是他放了點風門。房屋一個村落。幾匹狗。一羣鷄。馬在走着，馳騁着，伸長着頸根，抬起了頭顱，異教徒似的，半人半馬的怪物似的充滿着活力的生命。一個微笑地提着洗衣籃的女人。一排排晾着的衣服，彷彿幾面愉快的旗幟。孩子們在門邊戲耍着。這一切，他看的很清晰，然而總好像隔着一重玻璃，彷彿很近，又好像無比的遙遠，充滿着美麗、恬靜、和天真，強烈地刺激着他，却跟他隔離着，爲了夜間的事情，現在是再



也不能得到的了。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遺憾——事已至此，如斯而已。

汽車開得慢了下來。穿過村落時，便又加快了速度。看看那隻鐘。他差不多已經開了兩小時啦。那怎麼會的呢？他竟一點兒也不知道。他沒有看見什麼東西。祇有那張他正對着說話的臉——

聖·日耳曼公園。先是襯托着蔚藍天空的黑色的棚架，然後是樹木。樹木。樹木的道路，樹木的公園，尋找着的，期望着的，突然出現了森林。

汽車開得更沒有聲息了。前面是森林，一陣蔥鬱和金黃的波浪，展列在右邊，展列在左邊，它們淹蓋着天際，擁抱着萬物——即使那些在它們中間蜿蜒疾馳的閃爍的甲蟲。

土壤很鬆軟，滋生着矮小的樹叢。這兒跟道路已經離得很遠了。雷維克把汽車停靠在相隔一百公尺的地方，還在他視線的範圍之內。於是他拿出了鐵錘，開始挖掘着泥地。那是很容易的。萬一有什麼人走來，看見了汽車，他也可以藏好了鐵錘，彷彿一個游客那樣地踱回過去的。

他挖掘着泥地，把足夠掩埋一個屍體的土壤挖掘出來。然後將汽車開到坑邊。屍體很

重。可是他祇把汽車開到硬地上停着，免得在鬆土裏留下輪胎的轍跡。

屍體還是彎曲着。他把屍體拖到了洞口，開始剝下身上的衣服，疊成一堆。這工作，倒是出乎他想像的容易。他讓赤露着的屍體留置在地上，檢起了衣服，放進車櫃，便將汽車開回到原先停靠的地方。他鎖好車門和櫃子，拿了一柄鐵鎚。他考慮到萬一有什麼意外被人家發現了，這樣，他事先必須消滅任何足以證明他身份的憑據。

他此刻覺得再回到那個屍體那兒去，倒是件困難的事情。他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真想把它拋撒在地上，自個兒跳進汽車，就這麼溜掉了。他站了一會兒，望了望周遭。幾碼以外的地方，有兩匹松鼠在一棵山毛櫸的枒枝上追逐着。它們的紅毛，在陽光裏閃爍。於是他繼續地前進。

傲然的。淡藍的。他把一塊油膩的絨布遮着哈蓋的臉，然後用鐵鎚沉重地擊着。第一下敲過以後，他就停了下來。彷彿聲音太大了。於是他立刻輕輕地敲擊着。隔了一會，纔把絨布翻開。臉孔已經成了一塊汗血斑斕的辨認不出的肉餅了。如同賴森斐爾特的頭顱，他想。他覺得自個兒的牙齒咬得很緊。也不像賴森斐爾特的頭顱，他想。賴森斐爾特的頭顱還要慘得多呢；因為那個時候他還是活着的。

右手指上的戒指。他把它捋下了，然後將屍體塞進了土坑。這泥洞好像還短了一點。他把雙膝折到肚腹上。於是將土壤遮鋪到上面。沒有多少時候。他已經讓坑洞踩平了，再拿預先鏟好的蘚苔遮蓋在土壤上。倒是天衣無縫的。要不是俯下身子，誰也看不出什麼痕跡來。然後把短樹叢都捋直了。

那鐵鎚。那鐵鏈。那塊絨布。他把那些東西，一起跟衣服塞進了車櫃。於是他又慢慢地走回去了一次，找尋着足以洩露機密的痕跡。可是他幾乎一點兒也找不出來。雨水和幾天的滋長，會把一切都恢復原狀的。

奇怪：一對死人的鞋子。一雙短襪。一襲棉毛衫。一套衣服。那短襪，那襯衣，那棉毛衫——怕人的，皺縮的，彷彿跟那死人一起死去了似的。連觸摸它們，看看它們牌號商標也都覺得很怕人呢。

雷維克檢點得很快。把牌號商標都拆去了。然後把這些東西紮成一捆，點火焚燒。這地方離開那掩埋屍體的所在，又有十公里以上的距離，使人家同時看不見兩處。

他繼續地駕車前進，直駛到一條溪邊。纔把拆下來的牌號商標，用紙包紮好。又將哈蓋

的記事冊撕裂得粉碎，再搜索着哈蓋的皮夾。裏邊有兩張一千法郎的鈔票，一張往柏林去的火車票，十個馬克，幾張錄着地址的紙條，還有一張哈蓋的護照。雷維克把鈔票藏進了自己的口袋。先前在哈蓋的衣服上，他早已搜到過幾張五法郎的鈔票了。

他對着那張火車票，瞧了好一會兒。往柏林——瞧着彷彿很刺目的：往柏林。便把火車票撕碎，跟其餘的東西堆置在一起。對於那張護照，他又踟躕了半天。護照的有效期間，還有三年，簽署的有效期間，還有兩年。他頗想藏了起來，留給自個兒使用。倒很合他目前的生活方式。要是沒有什麼危險，他不會考慮這麼兩次的。

結果，他也把那張護照撕碎了。又撕碎了一張十馬克的鈔票。他祇把哈蓋的鑰匙、手鎗、戒指、和哈蓋幾隻手提皮包的收據，藏了起來。他還需要一點兒時間，去考慮是不是應該領出哈蓋的手提皮包，以便消滅在巴黎的一切痕跡。後來他又找出一張旅館賬單，也把它撕碎了。

他燒燬了一切的東西。時間費得意外地長，幸而還帶着幾張報紙，纔把那些衣服都燒燬了。他把灰燼拋在溪澗裏。然後又檢查汽車上有沒有血跡：一點兒也沒有。他仔細地擦洗着鐵鎚和螺旋鉗，把所有的工具都放進了車櫃。便又仔細地搓抹着雙手，掏出一枝紙烟，坐

了一會，抽吸着。

太陽從高大的山毛櫸樹叢裏傾斜地照射下來。雷維克坐着，在抽烟。他一肚子的空虛，什麼事都不想。

當他又轉入通往城堡去的那條路上的時候，倏然地想起了茜皮爾。在晴朗的夏日，那城堡兀立於永恆不變的十八世紀的天空下。倏然地他又想起了茜皮爾，打那些日子起，像這樣的，不想抗拒回憶，不想推開它，不想抑制它，這還是第一次。他從不敢回憶到哈蓋召喚她進去的那一天。他從不敢回憶到浮現在她臉上的恐怖得發瘋的神態。其餘的一切，都給這樣的回憶掃除淨盡了。而他也從不敢回憶到她自縊的消息。他不相信。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誰又知道她以前遭遇過什麼呢？他想起了她，便禁不住頭腦裏覺得一陣痙攣，雙手變成一對爪距，彷彿鐵鉗似的將胸脯緊緊地箍着，使他好幾天逃不出企圖復仇的紅霧。

現在，他又想到了她，而那隻箍圈，那陣痙攣，和那團迷霧，却突然離開了。什麼東西已經鬆掉，一重柵欄彷彿落了下去，恐怖的影痕開始在移動，早不像過去那些年來的凝凍不化了。她那扭曲的嘴在閉闔，眼睛消失了，呆定，血液溫婉地流回到她鉛粉似的臉上。不復是一

張永恆恐怖的面具，而仍然是那個他所熟識的茜皮爾，他們曾經一塊兒生活過，撫摸過她柔軟的酥胸，兩年之間她像一個六月的薄暮似的爬過他的生活。

過去的日子升將起來——還有過去的夜晚——彷彿遙遠的已被遺忘了的烟火，突然地展現在天外的上空。他過去的那扇嚴扁着，拴鎖着，血染着的門，此刻又得自然地幽靜地打開了，後面又展現了一個花園——不復是那個祕密警察總部的地窖。

雷維克又把汽車開了一點多鐘。他沒有回到巴黎。却在聖·日耳曼背後的賽納河橋上停靠了，將哈蓋的一把鑰匙，一隻戒指，一枝手鎗，扔在水裏。然後他拉下篷頂，繼續前進。

他穿行着法國的清晨。黑夜幾乎已經被遺忘，彷彿落在他背後總有幾百年之久了。數小時以前所發生的事情，看來有點兒模糊——而抑壓了幾年的事，却謎似的升騰起來，移近着他，彷彿再也沒有什麼孔隙，跟他分隔似的。

雷維克不知道他自個兒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原以為他會感覺到空虛、疲乏、淡漠，而憤慨的；他以為他會有一種嫌厭的感覺，緘默的辯解，需要喝水，需要飲酒，需要忘記的

——然而他並沒有。他想不到竟會這樣地釋然，這樣地寬慰，彷彿一把鈎鎖關住了他的往事。他望了望周遭。風景在閃馳着，白楊樹的行列高矗着火炬似的葱翠的歡顏，罌粟和矢車

菊的田野燦爛地展現在前面，小村落的麵包店裏騰出了新鮮麵包的香味，小學兒童們的喧鬧聲壓倒了一張提琴的殘音。

前次他打這兒經過的時候，可會想着些什麼的啊？前次，幾小時以前，幾世紀以前，那玻璃的牆壁到哪兒去了，被擠斥的感覺到哪兒去了？像迷霧一樣地蒸發到初升的旭日中去了。他又看見那些孩子，在門口的平廊上戲耍着，他看見瞌睡着的貓和狗，他看見五色繽紛的衣服當風晾着，還有那個女人，仍然拿着晾衣服的木夾，站在草地上，晒好一長列的襯衫。他看着這些風景，覺得自個兒正是屬於這些風景裏的，這感覺比在許多年以前更強烈了。他心裏有着一種什麼東西，在融化着，柔軟而潮潤地升將起來，一片燒過的田野又苞青了，一種縹渺的牽強的見解，搖曳着回進了平衡的狀態。

他悄悄地端坐在汽車裏，簡直不敢動彈，生怕將這個意境嚇跑了。它在四周滋生着，蔓延着，上上下下都給圍住了，他端坐着，看着還不相信；然而他分明是感覺到的，而且也知道它確然在浮現着。他以為哈蓋的陰影會坐在他旁邊，瞧着他——而現在，坐在他旁邊的，却祇有他自個兒的生命，這生命已經回來，向着他凝視了。那一雙幾年來在沉靜中，在急切的懇求中，在咒詛中睜大着的眼睛，已經閉着，一張嘴已經得到甯靜，兩隻恐怖地伸展出來

的胳膊最後已經沉落了下去。哈蓋的死，將茜皮爾的臉，從死相中拯救出來——這一會兒它彷彿又復活了，可是即刻便模糊了去。最後它會得到甯靜而沉落的；現在是不至於再會出現的了；白楊樹和菩提樹，把它輕輕地埋葬，於是剩下來的，就祇有夏天，蜜蜂的嗡嗡，和一種清澈的，太醒久了的疲乏，彷彿他已經好幾夜不睡，而現在需要長睡一覺，或者就好像永遠不想再睡了。

他把泰爾鮑特停在龐賽蘭路上。馬達一靜止，他就跳下汽車，便覺得自個兒真是疲乏得要命。倒不像在駕駛時的那種鬆弛的勞頓了；這是一種祇想睡覺的無邊的空虛。他向國際旅館走着，這時候走路彷彿也是很費力的。太陽照着他的肩膀。他突然記起加爾太子旅館裏的房間，必須退掉了。原先可都已經忘記啦。他是那樣的疲乏，簡直想挨到以後再去的。可是經他考慮了一會兒，畢竟還是勉強地走了回去，叫了一輛出差汽車到加爾太子旅館。他付清了房金，幾乎忘記要回他的手提皮包。

他在陰冷的大廳裏等候着。靠右坐在酒排間裏的，正有幾個客人在喝瑪提尼酒。侍役把手提皮包拿來之前，他又幾乎睡熟了。給了一點外賞，他便另外叫了一輛出差汽車。『到



東火車站，」他說。聲音很響，使看門人和侍役都可以清晰地聽到。

他吩咐司機停靠在鮑埃底路的轉角。「我記錯了一點鐘，」他跟司機說。「時間太早呢。就停在那家小酒店門前吧。」

他付了賬，拿了手提皮包，向小酒店走去，看着那輛出差汽車不見了。然後走回頭，叫了另外一輛出差汽車，開到國際旅館。

除了一個打着瞌睡的侍役以外，樓下就沒有了一個人。這時候是正午十二點。房東一定在吃飯了。雷維克拿着手提皮包走進了自己的房間。脫掉衣服，開了淋浴的水龍頭。他洗得很長久，很仔細。然後又用酒精來擦着。這樣纔使他清醒過來。他把手提皮包和帶出去的零星東西整理好了。便換上一件乾淨的絨線衣，一套乾淨的衣服，走到樓底下莫洛索夫的房間裏去。

「我剛纔上樓來看過你的，」莫洛索夫說。「今天是我的空班。我們可以到加爾太子旅館去吃點兒東西——」他自己打斷了話，仔細地端詳着雷維克。

「現在可不需要，」雷維克說。

莫洛索夫瞧着他。「完工了，」雷維克又說。「今天早晨不必多問。我要睡覺。」

「你還需要什么嗎？」

「不需要什麼。一切都完工了。幸運得很。」

「汽車在哪兒？」

「龐賽蘭路。一切都收拾得很好。」

「沒有未了的事情嗎？」

「沒有。突然我頭痛得厲害。我要睡覺去了。等會兒再下來。」

「好的。你確信沒有未了的事情嗎？」

「沒有了。」雷維克說。「沒有什麼了，鮑列斯。容易得很呢。」

「你沒有忘記什麼東西吧？」

「我想沒有。沒有。現在我可不能把整個的經過再思索一遍了。首先，我需要睡覺。過後

再談吧。你等會兒還就在這兒嗎？」

「當然囉。」

「那就好。待我等會兒下來。」

雷維克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他在窗口邊佇立了一會。難民惠生霍夫的百合花，在下

面窗外的木盒裏閃耀着。對過是格子窗的灰牆。一切都結束了。這樣是對的，這樣是好的，應該是這樣的，可是一切都結束了，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也不剩什麼事情了。不再有什麼事情放在他的面前了。明天這一個詞兒，已經不復有意義啦。今天在他的窗外，昏沉沉地變得空無所有了。

他脫掉衣服，又沖洗了一次。還把雙手浸漬着酒精，好久好久地讓它們在空氣裏晾乾。手指關節四周的皮膚，都顯得緊張了起來。他覺得頭顱很沉重，腦子彷彿在頭顱裏翻滾。他檢出了一副皮下注射的針管，放在窗邊椅子上。一隻小小的電鍋裏煮着一會兒水就沸了。使他想起了那條溪澗。祇想起了那條溪澗。他敲斷了兩枝小管的尖端，吸進了，潔淨得如同清水一般的針藥。他自己注射着，然後躺到牀上。隔了一會兒，又拿浴衣蓋在自己的身上。他覺得宛似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疲乏而孤寂，籠罩着一種年青人的落寞之感。

薄暮時分他纔醒來了。屋面上照耀着一片慘澹的石竹色。惠生霍夫和戈爾特堡太太的聲音，打從下面傳了上來。他聽不明白他們在說着些什麼。反正也不想去知道。這時候的心境，頗像一個沒有午睡習慣的人偶然睡了一回午覺似的——彷彿跟一切都分離了，就

可以實行一次猝然間沒有預先打算過的自殺。我希望現在就可以施行一次手術，他的一件嚴重得極少生望的絕症。他忽然又想起一整天沒有吃過什麼東西，便驀然地覺得飢餓得要死。頭痛倒也不覺得了。於是他穿好衣服，走下樓去。

莫洛索夫穿着襯衫，坐在他房間裏的桌子邊，索解着一盤困難的棋局。這房間是差不多很空寂的。牆壁上掛着一套軍裝。一個角落裏供着一尊聖像，前面還點着一盞燈。一個角落裏安着一張桌子，桌上擺着一把煮茶的銅壺，另外一個角落裏放着一隻時式的冰箱。這可說是莫洛索夫的奢侈品了。冰箱裏面，他藏着伏特加酒，食品，和啤酒。牀邊鋪着一塊土耳其的地毯。

莫洛索夫一言不發地站了起來，拿了兩個杯子，一瓶伏特加酒。他斟滿了兩杯。「這是塞勃洛伏加酒，」他說道。

雷維克在桌子邊坐下了。「我不想喝酒，鮑列斯。我肚子餓得要死呢。」

「好的。那麼讓我們出去吃點兒什麼東西吧。同時——」莫洛索夫在冰箱裏搜出俄國的黑麵包、胡瓜、白脫、和一小盒魚子醬。「——你先吃點兒這個！魚子醬是希海拉柴特的一個廚房頭目送給我的禮物。靠得住的。」

「鮑列斯，雷維克說，我們可不必像做戲那麼了。那個人啊，我是在奧雪里斯碰到的，在森森裏殺死，在聖·日耳曼埋葬。」

「有人看見你嗎？」

「沒有。便是在奧雪里斯門前，也沒有人看見。」

「沒有什麼地方有人看見嗎？」

「有人穿過森林裏的草地。那時候一切都已經收拾好了。我已經把哈蓋藏進了汽車。除了汽車和我，就看不見什麼東西，我那時候正在嘔吐着。要不是喝醉了酒，便是身禮不舒服。也並不見得怎麼觸目的。」

「他的東西，你怎麼處置的呢？」

「都給埋掉了。拆下的商標跟他的護照什麼的，一起都燒燬。我還留下了他的鈔票，和寄放在北火車站的手提皮包的收據。那時候他已經付清了旅館的賬，打算今兒早晨離開巴黎的。」

「他媽的，真運氣。還有什麼血跡嗎？」

「沒有。根本就沒有什麼血。加爾太子旅館裏的房間，我已經退掉了。東西又搬回到這

兒在巴黎跟他接洽的那些人，可能都以為他搭上了火車。假如我們把他的行李也領出來，那麼那邊就一點兒痕跡都沒有了。」

「他們會在柏林發現他沒有到達，就回巴黎來偵查的。」

「假如他的行李也不在這兒，那麼他們就不會知道他往哪裏去了。」

「他們會知道的。他沒有用掉那張臥鋪的車票哪。那車票你可會燒燬了沒有？」

「也燒燬了。」

「那麼，把那張行李收據也燒掉。」

「我們可以把那張收據送到行李房裏，關照他們把手提皮包送到柏林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去，對的。」

「那還不是一樣的。最好還是燒燬了。假如你做得太大方，他們或許會更懷疑的。現在他還不過是失蹤而已。這在巴黎是可能發生的。他們會偵查，要是幸運的話，他們會偵查到。他最後在什麼地方出現過。在奧雪里斯。你也在那邊嗎？」

「是的。沒有幾分鐘的時間。我看見他。他却沒有看見我。於是我在門外邊等他。沒有人看見我們在裏面。」

「他們也許會問起那個時候，誰在奧雪里斯裏面。於是羅蘭苔就會記得你在那兒的。」

「那兒我是常去的。那倒沒有關係。」

「最好還是不問你。你是沒有身份證的難民啊。羅蘭苔知道你住在哪兒嗎？」

「不知道，可是她知道范勃爾的地址。范勃爾是政府裏的醫生。不過羅蘭苔在幾天之內就要離職了。」

「他們會知道她去什麼地方的。」莫洛索夫擱着自己的酒杯。「雷維克，我以為你還是躲避幾星期的好。」

雷維克望着他。「你說來容易，鮑列斯叫我躲避到什麼地方去呢？」

「躲避到任何一個人烟稠密的地方。到坎市，或者到都維爾。現在正有許多人到那邊去，你就很容易混在裏面啊。或者到安底卑斯。你知道的，那邊沒有人問你要什麼身份證。那麼，萬一警察局要傳你去作證，范勃爾和羅蘭苔也會告訴我的。」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最好是，就住在老地方，照常地生活，彷彿沒有什麼事似的。」

「不在這件事情上就不能夠這樣。」

雷維克望着莫洛索夫。「我不會逃跑的。我要就在這兒。那不過是一部分。你懂得嗎？」  
莫洛索夫沒有作答。「第一，你必須燒燬他的行李收據。」他然後說。

雷維克把收據從口袋裏掏出來，點上了火，讓它在烟灰盤裏燒燬了。莫洛索夫拿過銅盤，將灰燼傾倒在窗外。「哦，那就好了。你身邊還有什麼他的東西嗎？」

「錢。」

「讓我看。」

他端詳着。上面沒有什麼標記。「這是很容易花掉的。你預備怎麼辦啊？」

「我想捐獻給難民委員會。不具名。」

「明兒個你先去兌開了，然後在兩星期之內把兌開的錢都捐掉。」

「好的。」

雷維克把鈔票塞進了衣袋。摺着鈔票的時候，他纔意識到自己正在吃東西。他將雙手瞥視了一下。今兒個早晨，他的思想多麼奇怪哪。於是他又拿了一塊新鮮的黑麵包。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東西呢？」莫洛索夫問。

「隨便哪兒。」



莫洛索夫望着他。雷維克微笑。這是他第一次的微笑呢。「鮑列斯，」他說。「你不要像一個護士那樣地瞧着我，彷彿怕我暈厥似的。我已經掃除了一匹罪該萬死的野獸。我曾經殺死過與我毫不相干的十多個人，我倒引以為榮，但我並不是在堂皇的戰鬥中把他們殺死，却是偷偷地趁他們沒有懷疑的時候，打背後把他們殺死的，那就是戰鬥，而且是認為光榮的。唯一使我遺憾的是，我沒有能夠當面告訴哈蓋，然而那也是一個很傻的念頭。他畢竟被解決，從此不能再荼毒什麼人了，原是我寤寐求之的，而現在却彷彿從報端看到一則大快人心的新聞似的，從我心坎上移掉了。」

「好的。」莫洛索夫扣着衣服的鈕扣。「我們走吧。我需要喝酒。」

雷維克抬起頭來。「你？」

「是的，我。」莫洛索夫說。「我。」他猶豫了一下。「今天我纔第一次覺得自個兒已經老了呢。」

歡送羅蘭苔的宴會，正六點鐘開始。一個鐘頭就散席的。七點鐘又開始營業了。

桌子放在昆連着的房間裏。所有的娼婦都穿戴了起來。大多數都是黑綢的衣服。平時祇見她們赤露着，或者祇遮着一條單薄的草薦的，現在雷維克跟許多人便認不出來了。祇有六七個人還留在大房間裏，作為應急的部隊。她們準備到七點鐘交班，然後進來吃飯。在赴宴的時候，沒有人會穿那種做生意時穿的衣服。這倒不是老闆娘的規矩，姑娘們自個兒都願意那麼做。雷維克也不覺得奇怪。他懂得這些娼婦們的禮儀，那是比上流社會更來得嚴格的。

姑娘們集了個公份，送羅蘭苔六把柳條的椅子，作為酒店開張時的賀禮。老闆娘送了一架收銀機，雷維克送了兩張大理石桌子，跟柳條椅子相配的。他是這個宴會中唯一的外

客。也是唯一的男人。

晚餐在六點零五分開始。由老闆娘主持。羅蘭苔坐在她右邊，雷維克坐在她左邊。排下去便是新來的鵝母，助理鵝母，和一排排姑娘。

那 hors d'oeuvre (法語：食事開始時之小食品)真是好極了。還有斯特萊斯堡的鵝肝，家鄉肉，和陳的白葡萄酒。雷維克給送上了一瓶伏特加。因為他不歡喜白葡萄酒的。接着又來一瓶很好的維希沙埃司。然後是歐洲大比目魚，還有一九三三年的莫沙爾酒。這比目魚的滋味，燒得跟馬克辛飯店的差不多。酒味也清淡而醇厚。然後是青蘆筍，鬆脆粉嫩的烤鷄，一股蒜頭味的精選生菜，還有一瓶聖·愛彌林出產的葡萄酒。桌子那一端，她們正在喝着。一瓶一九二一年的羅馬尼·康蒂。『這些姑娘們是不歡喜喝的。』老闆娘這樣說道。雷維克却很愛喝。其時，第二瓶伏特加又送上來了。爲了交換起見，他把香檳酒和巧格力冰淇淋傳遞過去。他跟老闆娘兩個人，吃着乾乳酪下酒，還有不塗白脫的新鮮白麵包。

酒席間的談話，集中在一個婦女膳宿學校的題材上。那幾把柳條椅子牽絆着絲線。收銀機閃爍着亮光。大理石桌子也晶瑩地反耀着。一種淒涼的氣氛瀰漫在這個房間中。老闆娘穿着黑色的衣服。她佩着鑽石。也並不太多。一隻胸針，一個戒指。是很精緻的淺藍色的寶

石。雖然她受封了伯爵夫人，却並不戴冠冕。她很風雅。又喜愛鑽石。她說紅寶石和綠寶石都很危險。惟有鑽石最可靠。她跟羅蘭苔和雷維克談着話。她很有學識，因此談吐都很風趣、輕鬆、和談諧。她時不時引用蒙旦、沙篤勃理安、和福祿特爾的名句。在她聰慧而幽默的臉上，閃爍着白中帶藍的頭髮。

喝過咖啡以後，七點鐘，那些姑娘們便像學校裏聽話的女學生們一樣地站了起來。她們很客氣地謝着老閻娘，跟羅蘭苔道別。老閻娘又耽了一會兒。她還帶着一瓶阿爾瑪涅克白蘭地，彷彿雷維克從來不會喝醉過似的。那枝應急的部隊進來了，她們都已經梳洗過，比她們做生意的時候塗抹得少些，穿着晚裝。老閻娘等到這批姑娘們坐定吃着冰淇淋的時候纔走。她跟她們招呼了一下，對於她們犧牲這一次盛會表示了感謝。然後她親切地說着再會。『我會看見你的，羅蘭苔，在你離開之前——』

蒙旦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1592) 法國文藝復興期懷疑主義哲學家。

沙篤勃理安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 法國文學家、政

治家與 Steuir 夫人同為法國浪漫主義運動之驍將——譯者

福祿特爾 (Voltaire, de 1694-1778) 法國哲學家、文學家——譯者

「當然囉，老闆娘。」

「容我把阿爾瑪涅克酒留在這兒嗎？」她問雷維克道。

雷維克向她表示了謝意。老闆娘走了——一舉一動都顯出她最高貴的身份。

雷維克拿了酒瓶，坐在羅蘭苔的旁邊。「你什麼時候動身哪？」他問。

「明天下午四點零七分。」

「那我到火車站上去。」

「不，雷維克。那是要不得的。我的未婚夫今天晚上就要到這兒來。我們明兒個一起走。你

總明白爲什麼你不能去嗎？」

「當然囉。」

「我們還打算明天早晨辦幾樣東西，在我們動身之前，把一切都寄運出去。今天晚上我要搬到柏爾福旅館去住。很好，很方便，又很乾淨。」

「他也住在那邊嗎？」

「當然不，羅蘭苔詫異地說道。「我們此刻還沒有結婚咧。」

「哦。」

雷維克知道這話倒並不是假的。羅蘭苔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婦女，不過做着這麼一個職業而已。至於這個職業是一個供給膳宿的婦女學校，或是一個娼寮，那倒是無所謂的。她現在結束了她職業的工作；於是一切都擺脫了，她又回到她自個兒的資產者的世界裏去。對於另一個世界上的一切，她是不留一絲兒懷念的。這兒的許多娼婦，也都是同樣的情形。有幾個後來從了良，變成很好的太太。當娼原是一種不得已的職業，並不是什麼罪惡。這樣倒使他們避免了墮落。

羅蘭苔向雷維克微笑着，拿了那瓶阿爾瑪涅克酒，又斟滿了他的酒杯。然後又從手錢袋裏掏出一張紙條。『要是你有一天想離開巴黎——這兒是我們家裏的地址。你隨時可以請過來玩玩。』

雷維克望着那條紙上的地址。『上面寫着兩個不同的名字，』她解釋着。『一個是起先兩星期裏用的。是我自個兒的名字。以後，那是我未婚夫的名字。』

雷維克把紙條兒放進了口袋。『謝謝你，羅蘭苔。目前，我總還是耽在巴黎的。再說，要是我突然到你府上來，你未婚夫也許要覺得突兀吧。』

『你的意思是，因為我不要你到火車站上去嗎？那倒不是這麼講的。我是說，萬一你不

能不離開巴黎的時候。很促迫。在那種情形之下。」

他抬起了頭來。「爲什麼？」

「雷維克，」她說。「你是一個難民。難民，有時候總會發生麻煩的。在那種情形之下，最好是知道一個警察不會來麻煩的地方。」

「你怎麼知道我是一個難民的呢？」

「我知道。可是沒有跟什麼人講過。不干這兒的事。你把地址藏着。萬一你有什麼時候需要的話，你就來。在我們那個地方，不會有人來盤問你的。」

「好的。謝謝你，羅蘭苔。」

「兩天之前，警察局裏派過人到這兒來。他問起一個德國人。他要知道那個德國人有沒有來過這兒。」

「真的嗎？」雷維克注意地說。

「真的。那個德國人，在你上次來的那一回來過。也許你已經不記得了。一個魁偉的禿頂的人。他跟伊伏妮和卡蘭兒坐在那兒。警察就盤問到他有沒有來過這兒，其時還有誰在這兒沒有。」

「我已經不記得了，」雷維克說。

「我相信你不會注意到他的。當然我也沒有說起你在那天晚上也到過這兒一下的事。」

雷維克點點頭。

「還是這樣回答他的好，」羅蘭苔說道。「這樣就不至於讓那些個傢伙有機會去找無辜的人們要什麼護照了。」

「當然囉。他有沒有說起他預備怎麼樣嗎？」

羅蘭苔聳聳她的肩膀。「沒有。也不干我們的事。我祇告訴他沒有人在這裏。這是我們這邊的老規矩。我們從來不知道什麼事。那樣來得好。而且他也不怎麼感覺興趣似的。」

「他不嗎？」

羅蘭苔微笑了起來。「雷維克有許多法國人，對於一個德國旅客所發生的事情，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們自個兒的事情，也已經夠多了。」

她站起身來。「我要去了。再見，雷維克。」

「再見，羅蘭苔。你走了，這兒的情形就不同了。」



她微笑着。『目前也許還不至於。不過也是很快的。』

她出去跟姑娘們道別。一路走過去的時候，她又望着收銀機、椅子和桌子。那些都是實惠的禮物。她在她的咖啡館裏早已看見過了。尤其是那隻收銀機。這是象徵着收入、安全、溫暖和旺盛。羅蘭苔踟躕了一會兒；終於她還是熬耐不住。她從口袋裏掏出了幾個貨幣，放在閃爍的收銀機旁邊，開始試用起來。機器轉動了，上面標出兩法郎又五十，抽屜自動地關閉，羅蘭苔放進自己的錢去，臉上掛着一縷孩子似的愉悅的微笑。

姑娘們也都好奇地走了過來，圍着這具收銀機。羅蘭苔又試了一次。一法郎七十五。

『在你們那邊，花這麼一法郎七十五，可以喝些什麼東西呢？』一個綽號叫作『馬兒』的瑪格麗特問。

羅蘭苔思索着。『一杯杜白納，兩杯普諾酒，』她然後說。

『你們那兒，一杯苦艾酒和一杯啤酒要多少錢啊？』

『七十生丁。』羅蘭苔便在收銀機上標出了零法郎，七十生丁。

『便宜哪，』馬兒說道。

『我們不能不比巴黎便宜哪，』羅蘭苔解釋道。

姑娘們把柳條椅子拖在兩張大理石桌邊，舒服地坐了下來。她們都捋捋了晚裝，突然裝作羅蘭苔預備開張的那家咖啡館裏的座上客。「我們要三杯茶，還要英國的餅乾，羅蘭苔太太，特別受已婚男人愛寵的，那個嬌小玲瓏的黃髮碧眼姑娘苔賽，這樣說道。

「七法郎八十生丁。」羅蘭苔很快地扳動收銀機。「抱歉得很，英國餅乾是很貴的。」旁邊一張桌子上，馬兒瑪格麗特思索一會之後，便抬起頭來。「兩瓶寶茂利。」她興奮地招呼着。她很歡喜羅蘭苔，頗想表示她的親熱。

「九十法郎。挺好的寶茂利了！」

「還要四瓶高涅克！」馬兒費力地喘息着。「今兒是我的生日。」

「四法郎四十生丁！」收銀機骨碌地響了一陣。

「還要四杯咖啡，還要 *meringues*（法語：白糖和蛋白所製的糖果！）」

「三法郎六十生丁。」

看着着魔的馬兒，便凝望着羅蘭苔。她簡直全神貫注了。

姑娘們圍住了收銀機。「一起要多少哪，羅蘭苔太太！」

羅蘭苔拿出那張印着數目字的紙條，開始在加疊着。「一百五十法郎七十生丁。」

「能賺多少錢呢？」

「大約三十法郎。那都是因為香檳的關係。你在香檳酒上，花了很多的錢呢。」

「好的，」馬兒說道。「好的！那就預祝你生意興隆！」

羅蘭苔又走回到雷維克這兒來了。她的一雙眼睛，閃爍着亮光，彷彿祇有這雙眼睛是充滿了愛情和生意似的。「再見，雷維克。不要忘記我告訴你的話。」

「不會的。再見，羅蘭苔。」

她走了，強碩、挺直，而靈敏的——對於她，前途很單純，生活也很優裕呢。

他跟莫洛索夫兩個人，坐在福奎飯店的前面。這是晚上九點鐘。花壇上擠滿了客人在凱旋門背後很遠的地方，兩盞街燈，發着慘白而陰冷的光。

「那些耗子們正要離開巴黎了。」莫洛索夫說。「國際旅館裏空出了三個房間。這是一九三三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事。」

「別的難民們就會住進去的。」

「那一種難民呢？我們已經有俄國、義大利、波蘭、西班牙、和德國的難民了——」

「法國，」雷維克說。「從邊陲那兒來的難民好像上次大戰時一樣。」

莫洛索夫舉起酒杯，纔發現已經是空着了。便招呼侍者。「再來一大玻璃杯普伊。」

「你怎麼樣，雷維克？」他然後問。

「像一隻耗子嗎？」

「是的。」

「現在啊，耗子們太需要護照和簽署了。」

莫洛索夫頗表異議地瞧着他。「你到現在為止，有了沒有？沒有。雖然沒有，你却到過普拉格、維也納、列克、西班牙和巴黎。現在啊，正是你應該離開這兒的時候了。」

「往哪兒去啊？」雷維克說。他接過侍者送上來的大玻璃杯。酒杯很冷，還有點兒冰。他把淡味的酒，傾倒在裏面。「到義大利去嗎？祕密警察會在邊陲上等我。到西班牙去嗎？長槍會員也會在那兒等着的。」

「到瑞士去。」

「瑞士太小了。而且瑞士我已去過了三次。每一次啊，總是一個星期就給警察局抓去，又送我回法國了。」

「那麼到英國，從比利時可以偷渡過去的。」

「不可能。他們會在碼頭上逮住我，送我回比利時。而比利時又不是一個難民們可以容身的國家。」

「你不能到美國去。那麼墨西哥怎麼樣呢？」

「人太多了。而且那裏也必須有什麼身份證，纔可以入境的。」

「你難道一點證件都沒有嗎？」

「我祇有幾張出獄證，總是因為非法入境而被捕繫獄的，而且用的是，各種的化名。那些都不是可以應用的。當然囉，我還常常立刻就撕掉的呢。」

莫洛索夫緘默着。

「逃難，真是逃到末路了，鮑列斯，雷維克說：『到某個時候，總會逃到末路的。』」

「你知道萬一宣戰之後會怎麼樣嗎？」

「當然囉。一個法國的集中營。因為事先沒有準備，這集中營一定是很壞的。」

「哦。可是你也知道，萬一這兒的一切都粉碎了，而你還坐在集中營裏，那時會怎麼樣嗎？德國人也許會逮捕你吧。」

「我跟其餘許多人。也許會。可是也許，他們會把我們放走的。誰知道呢？」

「那麼怎麼樣呢？」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一枝紙烟。「今天我們不必討論了，鮑列斯。我總之不能夠離開法國的。到處都是一樣的危險，一樣的不可能。而且我也實在不願意再走。」

「你不願意再走了嗎？」

「不願意。我曾經考慮過的。可是不能夠跟你解釋。也不能夠解釋。總之，我是不願意再走了。」

莫洛索夫緘默着。他望望那邊的人羣。「瓊恩在那邊呢。」他說。

她跟一個男人在一起，坐在很遠的地方，一張面對着喬治五世路的桌子邊。「你認識那個男人嗎？」他問雷維克道。

雷維克瞧了他們一眼。「不認識。」

「她好像變得很快呢。」

「她在追逐着生命哪，」雷維克淡然地答道。「正如我們多數人一樣。屏息凝神的，生怕錯失了什麼。」

「屏息凝神這一句話，也可以用其他的字眼兒來表達的。」

「是的。可是意思仍然是一樣。說是惶恐不安吧，老頭兒。這是最近二十五年來流行的病。誰也不再相信一個人能夠保有他的產業，平平安安地養老送終。每個人都嗅到一種火藥的味兒，都想抓住他能夠抓到的一切。你當然不是那樣的人啦。你是一個趣味單純的哲學家。」

莫洛索夫沒有回答。「她真是不懂得帽子的事兒。」雷維克說。「你瞧她戴的那種樣子！大體上講起來，她的趣味是並不怎麼高妙的。那是她的能力問題。文化削弱了她的能力。結果，往往會成了生命的原始的衝動。你自個兒就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莫洛索夫苦笑着。「讓我就祇有我的低級趣味吧，你這個天空中的徬徨者！趣味單純的人啊，倒會歡喜很多的事物的。他不會空着雙手，木然地坐着。一個年已花甲的男人，還想拈花惹草，那真是一個傻子，好比跟人賭博，人家在紙牌上做了暗記，他却還想贏人家的錢。一家慫慫招待的娼寮，會叫你心恬意靜。我所常去的一家，有着十六個少婦。那邊啊，價錢倒並不高，我却儼然成了個總督。她們給我的愛撫，比了那些愛情的奴隸們的悲泣，總要真誠得多吧。愛情的奴隸，我說。」

「我懂得鮑列斯。」

「好的。那麼讓我們喝乾這些酒吧。冰冷的淡味的寶茂利。讓我們趁巴黎還沒有染上痼疾以前，先來吸點兒銀色的空氣吧。」

「就這麼辦。你有沒有注意到今年的栗樹，已經兩度開花了？」

莫洛索夫點點頭。他指着火星閃爍的天空，火星在黝黑的屋面上閃爍，很大而很紅。「是的，他們都說這傢伙。現在比過去幾年來更接近我們地面了。」他笑着。「我們不久就會知道什麼地方誕生一個長着一顆刀形黑痣的孩子。而且，一定還有什麼地方，會從天上落下血水來的。現在是，就祇有謎似的彗星還沒有出現，否則一切的兇兆，都齊備了。」

「那兒就是彗星哪。」雷維克指着一家報館屋頂上的霓虹燈光，彷彿在川流不息地互相追逐似的，又指着幽靜地站在那邊的人羣，他們都仰起了頭，在向它們凝視。

他們又坐了一會兒。一個奏手風琴的樂師，在階沿上站定，奏起 La Paloma（西班牙語：鴿子）來。販賣地毯的搨客，肩膀上披着許多絲織的凱與斯地毯。一個兜售阿月渾子的孩子，在挨桌推銷着。一切都還是往常的那種樣子——直到那個報童走來了。報紙便一



下子給許多的手搶了個光，幾秒鐘之後，那滿是翻開着的報紙的花壇，彷彿給埋葬在一大羣偉碩的，白色的，沒有血液的飛蛾底下，它們好像貪婪地蹲在遭難者的身上，撲着無聲的翅膀。

「瓊恩走了，」莫洛索夫說。

「哪兒啊？」

「在那邊，角落裏。」

瓊恩走過了街道，向着一輛開着車門停靠在上林苑的灰色汽車。她沒有看見雷維克。跟她一起走出去的那個男人，繞過了車身，坐在駕駛轉向盤的座位上。他沒有戴帽子，年紀很青。他很敏捷地從汽車羣中直駛了出去。這是一輛台拉海的低身汽車。

「漂亮的汽車，」雷維克說。

「漂亮的輪胎，」莫洛索夫嗤笑着答道。「雷維克你這個鐵鑄的人哪，」他又忿然地加上了一句。「孤立的中歐。漂亮的汽車——他媽的這個娼婦，那倒是我所懂得的。」

雷維克微笑了起來。「這有什麼相干啊？娼婦或者是聖哲——都是自個兒臆斷的。你跟你的十六個女人，都不會懂得這些個道理，你這個安分守己的娼寮的主人。愛情決不是

買賣，投了資不能就指望着酬報。理想祇需要幾個懸掛面紗的釘子。至於這些個釘子是金的，是錫的，或是生了鏽的，那都無所謂。祇要掛得住的，它就被掛住了。祇要月光和真珠母的面紗一旦落到了上面，那麼不論是荊棘，是玫瑰，一樣都會變成天方夜譚中的一個神仙故事。」

莫洛索夫喝了一大口酒。「你說得太多了，」他說。「而且，都是錯誤的。」

「我知道。可是在漆黑一團中，即使一星鬼火也是光明哪，鮑列斯。」

從埃都瓦爾那邊，沖出一股寒流，侵襲在銀色的腳上。雷維克用手圍住冰冷的酒杯。於是寒意冷徹他的掌心。他的生命，也在他心坎底下冰冷了。這是由於夜晚的呼吸，於是對於命運也更覺得漠然起來。命運和前途。像這樣的情形，以前可曾有過嗎？在安底卑斯，他追憶着，當他知道瓊恩要拋撇他的時候。那種變成了恬靜的漠然。好像下的決心那樣，不會得逃跑的。不再會逃跑的。他們已經互相聯繫着了。他已經復了仇，有了愛。那就很足夠啦。那固然不能概括天下的一切，可是他已經是一個人所能企求的一切了。任何一樣，他都不希望重演一次。他已經謀殺了哈蓋，而不離開巴黎。現在他還不想離開呢。那還不過是一部分而已。一個投機獲利的人，一定不肯歇手的。那倒不是什麼消沉，那是超乎邏輯的下了決心的恬

靜。心志不定到了一個靜止的時候。什麼東西好像很有條理地安排着。一個人便靜靜地期待，鎮定心神，環顧周遭。那彷彿是一種保證，讓生命停留在一個點逗的前面。什麼也不覺得有意義了。一切的河流都靜止。一個湖沼在夜晚掀起了平鏡的時候，便會在早晨顯示出它奔流的去處。

『我一定要走了，』莫洛索夫說着，便看了看錶。

『好的。我還想耽着呢，鮑列斯。』

『想享受一下Götterdämmerung<sup>①</sup>之前的最後的夜晚嗎，呢？』

『對啦。這一切都不會重演的了。』

『難道真會那樣的糟嗎？』

『不。我們也不會再來的了。昨天已經過去，決非眼淚或者魔法所可追得回來的。可是

今天，却是永恆的呢。』

『你說得太多了。』莫洛索夫站了起來。『要知足一點兒。你目擊了這個世紀的末葉。

這不是一個好的世紀呢。』

① 德語，指世界之滅亡與新神族之發生。——譯者

「你也說得太多了，鮑列斯。」

莫洛索夫就那麼站着，喝乾了他的酒，便儘可能的小心翼翼地放下了酒杯，彷彿放下什麼炸藥似的，又抹了抹鬍髭。他穿着便服，站在雷維克面前，魁偉而沉重的。「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爲什麼不肯離開，」他然後慢慢地說。「我很知道你爲什麼不肯再到別的地方去，你這副宿命論的骨頭。」

雷維克很早就回到了旅館裏。他看見一個矮小而模糊的人形，在客廳裏坐着，一見他進門，便從沙發上直跳起來，雙手表演着一種極難看的姿態。他注意到一隻袴腳裏少了個腿子。露出在下面的，是一段骯髒的木塊。

「醫生，醫生！」

雷維克更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在客廳的慘澹燈光下，他看見一個少年的臉，掛着一絲兒苦笑。「季諾！」他愕然地說。「原來是季諾！」

「是的！正是啊！我在這兒，等了 you 一個晚上了！今兒下午，我纔知道你的住址的。我以前問過那個老鬼好幾次，就是醫院裏的那個護士長。可是每一次啊，她總是告訴我，你不在

巴黎。」

「有過一個時候，我的確不在這兒咧。」

「直到今個兒下午，她纔告訴我，你又住在這裏了。所以我立刻就過來看你。」季諾微

笑着。

「你腿子有什麼毛病嗎？」雷維克問。

「不是！」季諾拍着自個兒的木腿，彷彿拍着一隻忠心的狗背似的。「絕對不是。一切都很好。」

雷維克望望那條木腿。「我看得出你已經如願以償了。你怎麼跟那家保險公司交涉的啊？」

「還不壞。他們答應我裝上一條機器的假腿。我就跟那家店舖裏打了一個八五折，拿到了現款。一切都弄妥了。」

「那麼，你的牛奶店呢？」

「那便是我來看你的原由啊。我們開了一家牛奶店。很小，可是也開張了。母親負責推銷。我自個兒負責批貨和會計。我們的進貨倒很好。直接從鄉下批來的。」

季諾蹣着腿子，走回到那張骯髒的沙發旁邊，檢起了一個紮得緊緊的褐色的紙包。

「這兒，醫生！這是送給你的！我給你帶來了這一點兒東西。並不珍貴。可是都是我們店裏的土產——麵包，白脫，乾酪，雞蛋。假如你不想出去，這倒可以做一頓很好的晚餐，是不是啊？」

他熱切地望着雷維克的眼色。「無論什麼時候，這都是一頓很好的晚餐。」雷維克說。

季諾滿意地點着頭。「我希望你歡喜這乾酪。這是勃里區出產的乾酪，還有點兒是主教橋出產的乾酪。」

「這是最喜歡的乾酪了。」

「好極了！」季諾興奮地拍着他的木腿。「主教橋出產的乾酪，是我母親的主意。我以為你會更歡喜勃里區的乾酪的。這乾酪纔好呢。」

「兩樣都是挺好的。再也沒有別的東西，更配我的胃口了，你猜得真不錯。」雷維克接過了紙包。「謝謝你，季諾。病人還記得他們的醫生，倒是很難得的呢。大多數的病人，無非是到我們這兒來倒扳賬的。」

「那是些有錢的病人吧，呃？」季諾俏皮地點點頭。「決不是我們。我們真是感激你不盡呢，是不是啊？假如那條腿子祇是扭僵了，那我們就不會得到什麼恤金的。」

雷維克望着他。也許他以為截斷他的腿子，乃是出乎要求的意旨嗎？他這樣想。『除了截掉，我們就沒有別的法子了，季諾。』他說。

『當然囉。』季諾擠着眼。『那是很明顯的。』他把便帽拉到了額角上。『好的，我現在要去了。母親會等着我呢。我已經出來很久了。還要去跟一個人談談關於一種新出的精製乾酪的事情。再見，醫生。我希望你歡喜這些東西咧！』

『再見，季諾。謝謝你。祝福你。』

『我們會有好運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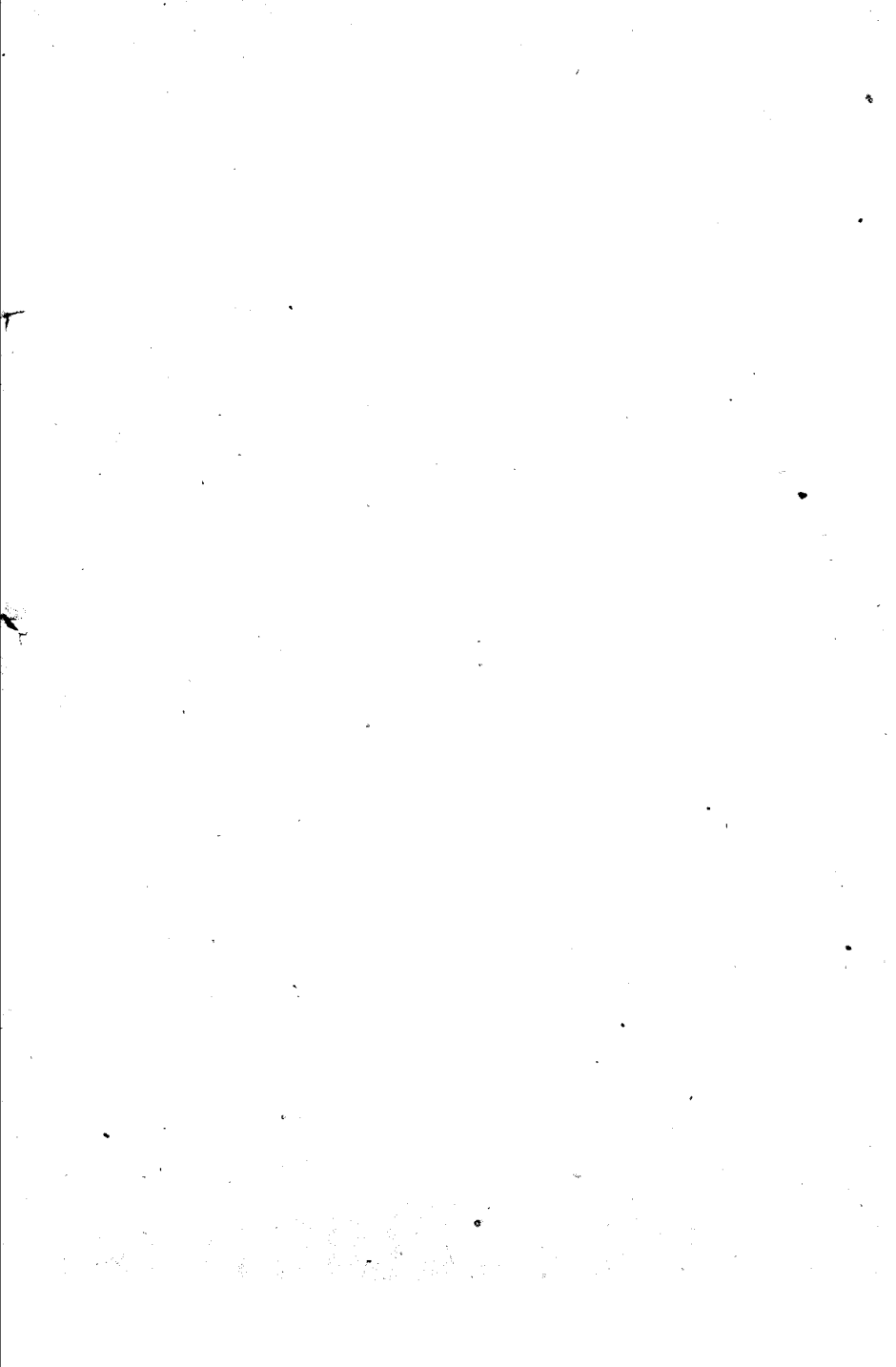
那個矮小的個子揮着手，蹣跚地蹣跚地跳出了客廳。

雷維克在他房間裏解開了紙包。他找尋着那隻多年不用的酒精爐，後來給找到了。又在另一個什麼地方找出了一包固體的酒精，和一個小小的平底鍋子。他把兩方酒精放在爐子底下，點上了火。一個小小的藍色火燄，燃旺着。便將一塊白脫丟進了鍋子，打了兩個雞蛋，拌和了。然後切着鬆脆的新鮮麵包，把鍋子移到了桌上，墊着幾張報紙，開了一罐乾酪，拿了一瓶華夫萊酒，開始吃了起來。也沒有花多少時間。他決意明兒個再去買幾包固體的酒

精。萬一給關進集中營，這種平底鍋子，攜帶起來也方便。因為是可以摺縮的。

雷維克慢慢地吃着。他也試了下主教橋出產的乾酪。李諾說的對，這確是一頓很好的晚餐。





『出埃及呢，』語言學和哲學博士薩登巴恩向雷維克和莫洛索夫說。『就祇少了個摩西。』

他站在國際旅館的門口，瑣小而萎黃的門外，施德恩和華格納兩家，還有單身漢史篤爾士，正在搬運着他們的東西。他們合雇了一輛大篷車。

這是八月的晴朗的下午，許多傢具堆置在街頭。一張罩着奧蒲生套子的鍍金的沙發，配上幾把鍍金的椅子，還有一條嶄新的奧蒲生地毯。這些都是施德恩家裏的東西。另外更有一張桃花心木的大桌子。茜爾瑪·施德恩，一個臉色憔悴眼睛柔潤的女人，站在一邊看守着，彷彿母雞照顧着鷄雛。

● 『出埃及……摩西』舊約聖經第二卷有出埃及記，故云。——譯者

「當心！那桌面！不要給擦壞了！那桌面當心，當心！」

那桌面上打着蠟，抹得很光潔。這是一件神聖的東西，主婦們都不惜犧牲地愛護着的。茜爾瑪·施德恩繞着桌子和兩個搬夫在旋轉，而那兩個搬夫却毫不在意地把桌子搬了出來，放在地上了。

太陽照在桌面上。茜爾瑪·施德恩便俯下身子，用一塊抹布在揩拭着。她很小心翼翼地擦抹着檯角。桌面反映出她那蒼白的臉，如同一面暗晦的鏡子——彷彿一個一千歲的女老祖宗，從那時間的鏡子裏，惑然地望着她。

搬夫又搬出一口桃花心木的碗櫥。也是打着蠟，抹得很光潔的。一個搬夫轉變得快了，碗櫥的一角碰撞在國際旅館的大門上。

茜爾瑪·施德恩沒有叫喊出來。她祇是木然地站在那兒，手裏擎起了抹布，嘴巴半張着，彷彿她已經變成了石頭，幾乎把抹布都塞在嘴裏了。

她丈夫約瑟夫·施德恩，個子很矮，戴着一副眼鏡，下嘴唇掛得很低，向她走近過來。」

哦，茜爾瑪——」

她沒有瞧見他。祇是惘然地望着。「這碗櫥——」

「哦，茜爾瑪。我們的簽署證要——」

「這是我母親的碗櫥。是我雙親傳下來的——」

「哦，茜爾瑪，擦壞了。怎麼啦，果然給擦壞了。最要緊的，還有我們的簽署證，要——」

「那倒不要緊。可是這擦壞的傷痕，却修補不了啦。」

「太太，」搬夫聽不懂他們的話，却不知道怎麼回事，便這樣說。「你們自個兒搬吧。又不是我把大門弄窄的。」

「Sales boches」(法語：卑鄙的德國人)另外一個人說。

約瑟夫·施德恩纔活躍起來了。「我們又不是德國人，」他說。「我們是難民哪。」

「Sales réfugiés」(法語：卑鄙的難民)那個人答道。

「瞧，茜爾瑪，我們瞧，」施德恩說。「我們現在怎麼辦啊？就爲了你的桃花心木，可誤了多少的事！就爲了你捨不得拋下這些個東西，我們離開庫勃倫士，便遲了四個月。我們又多付了一萬八千馬克的難民稅！而現在，我們站在這兒街頭，船是不會等着我們的啊。」

他轉過頭來，苦痛地望着莫洛索夫。「我們怎麼辦啊？」他說。「Sales boches! Sales refugees! 假如我現在告訴他，我們是猶太人，他一定又會說 sales juifs (法語：卑鄙的猶

「太人」那就什麼都完啦。」

「給他點兒錢，」莫洛索夫說。

「錢嗎？他會把錢摔在我的臉上呢。」

「不見得吧，」雷維克答道。「凡是這樣賭神罰咒的，總是需索賄賂的。」

「這可違背了我的性格了。受了人家的侮辱，還要送人家錢。」

「真正的侮辱，還沒有開始呢，侮辱到個人，纔是真正的侮辱，」莫洛索夫這樣解釋道。

「這還不過是籠統的侮辱。你給他點兒錢，無異於也給他侮辱啊。」

施德恩的眼睛裏，閃出了微笑。「好的，」他跟莫洛索夫說。「好的。」

他從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遞給兩個搬夫。他們傲然地接了過去。施德恩也傲然地將皮夾放進了口袋。兩個搬夫彼此覷視了一下。於是他們把奧蒲生椅子搬進了大篷車。照例把碗櫥最後搬上去。當他們搬運的時候，轉了個身，又讓碗櫥的右邊，跟篷車碰撞了一下。茜爾瑪·施德恩震顫着，却不說一句話。而施德恩是，連看都沒有看見呢。他原來又在檢點着簽署證和其他的證件。

「沒有再比傢具堆置在街頭，更令人抑鬱的了，」莫洛索夫說。

現在是，華格納家的東西搬放在那兒了。幾把椅子，一張牀，放在人行道的中間，彷彿無恥而淒涼得很。兩個手提皮包，都罩着布套。皮包上貼着許多旅館的招牌紙——凡拉奇奧，加登大旅社，阿特龍·柏林。一面鑲着鍍金框的旋轉的鏡臺，在街頭反耀着。還有廚房裏的器皿——這些個東西，不知道爲什麼也要帶到美國去。

「親戚，」黎奧妮·華格納說，「在芝加哥的幾個親戚，替我們安排了這一切。他們又匯了錢來。還爲我們設法了簽署證。那祇是一種旅行的簽署證。到了美國，我們必須去墨西哥。親戚，我們的幾個親戚。」

她很怕羞。祇要她覺得那些不走的人都望着她，便彷彿自個兒是個逃亡者似的。因此她急於想走開。便幫着把東西搬上了篷車。轉到另外一個角上，她似乎呼吸起來也自由得多。可是新的焦慮又來了。船會不會開呢？她會不會准許上岸呢？他們會不會把她趕回來呢？焦慮的事情，總是不斷地發生的。已經是好幾年了。

單身漢史篤爾士除了書籍以外，還有點兒其他的東西。一隻罩着布套的手提皮包，和他的藏書。初版本，古本，和新書。他是一個肢體生得不甚端正的人，長着紅頭髮，性格很沉靜。那些留着不走的人，此刻慢慢地，在旅館前面集合攏來了。他們大多是默默無

言。祇望着那些東西，和裝着傢具的篷車。

『那麼就 auf Wiedersehen (德語：再會) 吧，』黎奧妮·華格納怯然地說。她們已經把東西搬好了。『或者 Goodbye (英語：再會) 』她苦惱地笑着。『或者 Adieu (法語：再會) 』現在這種時勢啊，連話都不知道怎麼說了。』

她跟幾個人握手。『親戚，』她說道。『都是那邊的幾個親戚。當然囉。我們自個兒是，怎麼也不能——』

她突然停住了話。恩斯特·薩登巴恩博士拍拍她的肩膀。『不要緊的。有些人是幸運的，有些人纔不幸呢。』

『我們大多數是不幸的。』難民惠生霍夫這樣說道。『不要緊的。敬祝一路順風。』

約瑟夫·施德恩跟雷維克，莫洛索夫，和還有幾個人道別了。他笑得彷彿是一個犯了欺騙罪的人。『誰知道我們的前途怎麼樣呢？也許我們還希望我們能夠再回到國際旅館裏來。』

茜爾瑪·施德恩早已在篷車上坐定。單身漢史篤爾士沒有跟什麼人道別。他不是到美國。他祇有往葡萄牙的護照。他覺得這樣的旅行，平淡得無須乎道別的。祇在篷車轉軸地

滾動的時候，草草地揮了揮手。

那些留着不走的人，都像雨淋鷄一樣地呆立着。「來啊，」莫洛索夫跟雷維克說。「讓我們去吧！到「墓穴」裏去！喝蘋菓白蘭地酒！」

他們剛坐定，別的客人都進來了。他們像秋風裏的落葉那樣，疾捲了進來。兩個臉色蒼白的猶太人，掛着幾莖稀疏的鬚髭；惠生霍夫，露絲·戈爾特堡，棋局的自動玩具萬根斯坦，宿命論者薩登巴恩，還有幾對客人，六七個孩子；結果終於沒有走掉的魯遜斐爾特；幾個少年，和幾個龍鍾的老頭兒。

晚餐的時間還沒有到，可是大家都好像不願意回進自己冷清清的房間。他們擠緊在一起。大家都緘默着，彷彿都聽天由命似的。大家都有那麼多的不幸，反而覺得無所謂了。

「貴族階級都已經走了，」薩登巴恩說。「現在，祇有一批被處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的人，還在這兒見面。這是「特選的人」！●耶和華的寵兒！特別爲着「坡格隆」！●生命萬歲！」

「還有西班牙呢，」萬根斯坦答道。他面前又放着一副棋盤，和晨報上刊的棋譜。

●「特選的人」指猶太人民。——譯者

●「坡格隆」(pogroms) 俄語，指對於猶太人之殘殺。——譯者



『西班牙。當然囉。法西斯蒂黨徒來到這兒的時候，會跟猶太人接吻的呢。』

一個嬌艷的亞爾薩斯地方的女侍送上了蘋果酒來。薩登巴恩戴上了夾鼻眼鏡。『我們這批人中間，大多數都做不到那樣吧。』他說道。『要喝得真正的酩酊大醉。消釋這麼一夜的悲愁。連那樣都做不到吧。亞哈隨魯<sup>●</sup>的後裔。連他，那個年老的漂泊者，現在也覺得失望了——他沒有了身份證，也走不多遠的。』

『跟我們痛飲一杯吧，』莫洛索夫說。『蘋果酒倒是很好的。感謝天，老闆娘至今還沒有知道呢。否則她一定又要漲價了。』

薩登巴恩搖搖他的頭。『我不喝酒。』

雷維克望着一個鬍鬚滿面的客人，看他時不時照着鏡子，咕嚕地自語着，然後又瞧了瞧護照，隔不上一會，他又這麼來一下。『他是誰啊？』他問薩登巴恩道。『我從來沒有看見他來過。』

薩登巴恩扁扁他的嘴唇。『那是新來的艾隆·戈爾特堡。』

● 亞哈隨魯 Ahasuerus 波斯國王，據聖經以斯帖記中載稱，有木底改者，曾救猶太人脫出哈曼所發之

難，亞哈隨魯遂攝之為高官——譯者

「怎麼回事啊？難道那個女人，不久又結了婚嗎？」

「不。她把死去的戈爾特堡的護照，賣給那個人了。賣了兩千法郎。老戈爾特堡原是有灰色鬚鬚的，因此這個新人，也留上了鬚鬚。就爲了護照上的相片。你瞧他就老是拉着拉着。他在沒有長上相彷彿的鬚鬚以前，還不敢使用那護照。這真是跟時間的賽跑哪。」

雷維克端詳着那個人，他正在拉着一撮毛茸茸的鬚鬚，對着護照上的相片。「他總可以說，他的鬚鬚都給燒掉了。」

「好主意。讓我跟他說去。」薩登巴恩拿下了夾鼻眼鏡，忽前忽後地揮動着。「可怕的事情。」他微笑着說。「兩星期之前，這不過是一樁買賣而已。現在啊，惠生霍夫可吃起醋來，而露絲·戈爾特堡也有點兒心旌搖曳了。這都是一張身份證的魔力。照那身份證說起來，他的確是她的丈夫呢。」

他站起身子，走向新來的艾隆·戈爾特堡。

「我就喜歡這「身份證的魔力。」」莫洛索夫轉過頭來跟雷維克說。「你今晚預備怎麼樣啊？」

「凱蒂·海格斯特明今晚就要搭諾曼第號。我想送她到瑟堡。她有自備汽車的。我

把它開回來，送到車行裏。她已經把它賣給那家車行的老闆了。」

「她還能旅行嗎？」

「當然囉。她做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的。那條船上還有個很好的醫生，在紐約——」

他聳聳他的肩膀，喝乾了酒。

「墓穴」裏的空氣，悶熱而惡濁。房間裏又沒有窗。一對老夫婦，坐在那棵塵封了的人造的棕櫚下。他們完全沉溺於一種悲愁的氣氛中，這悲愁彷彿一道圍牆那樣地緊繞着他們。兩個兒手攪着手，一動不動地坐着，看光景彷彿他們一輩子都不會再站起來似的。

驀然間，雷維克覺得天下的一切悲愁，都給關閉在這間燈光慘澹的底層裏了。形容憔悴的壁燈，發着黃橙橙的萎靡的光芒，使一切東西都見得更不痛快了。那種沉寂，那種絮語，檢點着早已翻視過百來次的身份證，一遍兩遍計數着，緘默的期待，對於結局的無援的盼望，一時發作的小小的英勇的舉動，千百次被奚落的生命，現在給推到了角落裏，因為再也無法前進了，纔覺得更可怕了起來——他陡然地這樣的感覺到，他可以嗅到它的味兒，他嗅到恐怖，太沉寂的恐怖，他嗅到它，他也知道以前在什麼地方嗅到過，在集中營裏，他們把人羣從街頭，從牀上驅趕了進去，讓他們站在營房裏，等待着命運的宰制。

鄰桌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頭髮正中分開的女人，還有一個是男人。一個八歲光景的孩子，站在他們的前面。他正在聽着他們說話，這時候便過來向那個女人問道：「我們爲什麼是猶太人呢？」

那女人沒有回答。

雷維克望着莫洛索夫。「我一定要走了，」他說。「到醫院裏去。」

「我也一定要走了。」

他們走上了樓梯。「太多畢竟是太多啦，」莫洛索夫說。「我從前是反猶太的，現在却這樣告訴了你。」

跟「墓穴」比較起來，醫院畢竟是一個快樂的地方。這兒固然也有苦痛，疾病，和悲愁；可是這兒至少還有一種論理和感覺。一個人可以知道爲什麼這樣，什麼是應做的，什麼是不應做的。這些都是事實：一個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可以想點兒辦法。

范勃爾坐在診察室裏看報。雷維克站在他旁邊，從他肩膀上俯視着。「消息很好吧，是不是啊？」

范勃爾把報紙摔在地板上。『那批腐敗的傢伙！我們的政客，百分之五十應該處以絞刑的！』

『百分之九十呢，』雷維克說道。『杜侖醫院裏的那個女人，後來你又得到什麼消息嗎？』

『她很好了。』范勃爾怯然地拿了枝雪茄。『你比較單純得多，雷維克。可是我是一個法國人呢。』

『我是根本無所謂的。可是我祇希望德國也像法國一樣的腐敗。』

范勃爾抬起頭來。『我在胡謔。抱歉得很。』他忘記把雪茄點火。『戰事是不會發生的，雷維克。乾脆地說，不會！大家都在那兒狂吠，威脅。到臨了啊，總會有什麼轉機的！』

他緘默了一會兒。先前那種自信，現在却消失了。『可是話雖如此，我們畢竟還有那條馬奇諾防線呢，』她隨後懇求似的說。

『當然囉，』雷維克並不信服地漫應着。這些個話，他總聽到過千百遍了。跟法國人談話，歸根結柢總是這樣一句話。

范勃爾摸了下他的前額。『杜侖把產業都轉移到美國去了。那是他一個秘書告訴我

的。」

「對的。」

范勃爾沒精打彩地瞧着雷維克。『也不止他一個呢。我的一位內弟，把他的法國債券，已經換了美國股票。加斯東·聶利把他的現款都換了美金，藏進了保險箱。聽說杜邦還把好幾袋黃金埋藏在他的花園裏呢。』地站起身來。『我不能再講這些了。我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法國會被出賣，這是不可能的。當危機威脅到頭上的時候，大家就會團結一致啦。大家。」

『大家，』雷維克說道，連微笑也沒有。『便是那些實業家和政客們，現在還跟德國做着生意呢。』

范勃爾抑壓着自己。『雷維克——我們還是談談別的事吧。』

『好的。我們談談凱蒂·海格斯特朗到瑟堡去的事情。我今天午夜要回來的。』

范勃爾深沉地呼吸着。『怎麼——你自個兒打算怎麼樣啊？』

『沒有什麼打算。我們會給關進法國集中營去的。那比德國的，總要好些吧。』

『不可能。法國不會把難民囚閉起來的。』

「讓我們等着瞧吧。這是必然的事，誰也沒有話可說的。」

「雷維克——」

「是的。讓我們等着瞧吧。但願你的話是對的。你知道盧浮宮那邊的人，已經撤退完了嗎？他們把最名貴的畫，都搬到法國中部去了。」

「不知道。誰告訴你的？」

「今天下午我在那邊。查特爾大教堂的藍窗，已經砌了起來。我昨天到過那兒。真是一次傷感的旅行。我想再去看看他們的。可是他們都早已搬空了。飛機場離得太近，又開了些新窗。正如去年慕尼黑會議的時候一樣。」

「你瞧！」范勃爾立刻抓住了這一點。「那個時候畢竟沒有事情吧。好大的騷動，最後却來了一個拿着和平洋傘的張伯倫。」

「是的。和平的洋傘還是在倫敦，勝利的女神，也還是樹立在盧浮宮——就是少了個頭。它還會在那兒的。太重，就不容易搬動了。我要去啦。凱蒂·海格斯特朗正在等着我呢。」

諾曼第號橫在碼頭上，千百盞燈光，在夜空中閃耀。水面上吹來了夜風，寒冷而含着些

鹽味。凱蒂·海格斯特朗把皮大衣拉緊了。她很瘦削。臉上幾乎都是些包着皮的骨頭，大得怕人的眼睛，彷彿兩個黝黯的水潭。

『我甯願耽在這兒的。』她說。『一下子怎麼又覺得不忍離開了。』

雷維克凝望着她。那兒橫着一條大船，跳板上照耀得雪亮，旅客們便在推擠着進去，有許多人趕的很慌忙，好像在這最後的頃刻，還怕遲到似的。那兒橫着一座晶瑩的宮殿，它的名字不復是諾曼第號了，它的名字是流亡，逃遁，拯救；在歐洲千萬個城市，千萬個房間，千萬個骯髒的旅館，千萬個地窖中的千萬個人看來，這是超登彼岸的縹緲的蜃樓，然而在他旁邊的這個被死神啃噬着生命力的人，居然用一種微弱而柔順的聲音在說，『我甯願耽在這兒的。』

這些都無動於中。對於國際旅館裏的難民，對於全歐洲千千萬萬的國際旅館，對於所有遭難，受苦，逃亡，陷害的人，這是個希望的陸地；假如在他旁邊的那隻疲憊的手裏所揮舞着的船票，落到他們的手裏，他們將不知怎樣的歡喜得流淚，怎樣吻着跳板，而相信了天下的奇蹟；而這一個人，却在向死神旅行，還漠然地說着，『我甯願耽在這兒的。』

一大羣美國人來了。從容不迫的，歡笑而喧嘩着。他們始終是這樣的。可是領事館要他



們撤退。他們討論了一下。真是可憐見的。再看看也覺得怪有味兒。他們以後會遭遇到什麼呢？還有那大使！他們原都是中立的。真是可憐見呢！

香水的味兒。珠寶。鑽石的閃光。幾小時以前，她們還坐在馬克辛飯店裏，算起美金來真是便宜得可笑，還有一九二九年的考爾頓酒，一九二八年的保爾·洛裘酒——現在上了船，也會坐在酒排間裏，玩玩西洋雙陸，喝喝威士忌——

而在領事館前面，一長列絕望的僑民，一種死亡恐怖的氣氛，像雲霧一樣地蕩漾在他們的頭頂上，幾個勞動過度的工人，這是最後的一次嘗試了，那助理秘書一再的搖着他的手，『不，沒有簽署，不可能。』這是沉靜的無辜者所受的沉靜的判決；雷維克凝睇着這條不復是船的船，這是一隻普渡衆生的方舟。●在洪水泛濫之前最後漂出的方舟，而這洪水，那個人已經逃生過一次，可是到現在，却又要把那個人吞去了。

『時候到啦，凱蒂。』

『是嗎？再見，雷維克。』

『再見，凱蒂。』

● 方舟 (Ark) 世界大洪水時 Noah 所乘之大船，典出聖經。已詳前註。——譯者

「我們不需要彼此說謊哪，是不是啊？」

「是的。」

「趕快跟着我——」

「當然囉，凱蒂，快的——」

「再見，雷維克。謝謝你的關顧。我要上船了。到了船上，我再跟你揮手。請你也就在這兒，等到啓旋，跟我揮手哪。」

「好的，凱蒂。」

她便緩步走上了跳板。身體微微地搖擺着。她比旁邊的任何人都瘦，輪廓特別的顯著，幾乎是一點兒肉都沒有的，完全是一種將死的黑色的風度。她的臉，凸露得活像一匹埃及銅貓的頭——祇是有輪廓，有氣息，有眼睛。

來了最後一批的乘客。一個猶太人，流着滿臉的大汗，手臂上甩着一件皮大衣，差不多癱癱了的，帶着兩個侍役，一路的嚷着，一路的奔着。接着還有兩個美國人。於是跳板慢慢地給吊上去了。一種奇異的感覺，不可挽回的，給吊上去了。這是結局。一條湍隘的水流。那是邊陲。祇有兩公尺的距離——然而已經是歐洲和美國的邊陲了。也是援救和破壞的分野。

雷維克找着凱蒂·海格斯特朗。他立刻發現了她。原來她站在欄杆邊，揮着手。於是他也揮着手。

船好像並不動。彷彿祇是陸地在倒退着。也祇有一點兒。不容易看見的。於是突然地那條發光的船，給解放了。它浮在黝黯的水面上，襯托着黝黯的夜空，再也不可卽了。凱蒂·海格斯特朗再也認不出來，誰都再也認不出來，於是那些留着不走的人，彼此默默地覷視着，有的露出了困惑，有的強作着歡顏，便都匆促地或者踟躕地各走各人的路。

他自己駕駛着汽車，穿越着黑夜，趕回到巴黎。諾曼第的籬落和果園，在他面前閃逝了。橢圓形的大月亮，掛在夜霧迷漫的長空中。那條船已經被遺忘。祇有風景還留存着。風景，乾艸和成熟蘋果的氣息，不可避免的岑寂，和深沉的甯靜。

汽車幾乎全無聲息地急馳着。飛閃得彷彿地心沒有了吸力似的。房屋閃過了，教堂，村落，咖啡館和小酒店的金光，一條閃亮的河流，一個磨坊，然後又是那平原的整齊的輪廓，天空穹窿地覆蓋着大地，彷彿一個碩大的貝殼，裏邊的乳白色的螺鈿，輝耀着一顆月亮的珍珠。

這宛似一種結局，一種成就。雷維克以前也好幾次有過這樣的感覺；可是現在，彷彿圓滿地成就了，強烈而不可避免的，刺透着他，再也不復有一點兒抗拒。

一切都彷彿在漂浮着，沒有一點兒重量。未來和過去，遇合在一起，兩者都沒有希冀與苦痛。什麼也不比其他的事情更重要更強烈的。天際獲得了平衡，在這一一個微妙的俄頃，他的生存似乎也給安放在平衡的天秤上。命運不會比一個人的沉着的勇氣更強的。假如一個人也受不住，他可以自殺哪。這是應該知道的事，可是也該知道，祇要一個人還活着，他就決不會完全沒有辦法的。

雷維克知道這危險；他知道他往哪兒去，可是他也知道明天他又會抗拒的——然而，突然在今夜，在他從迷失了的亞拉賴特●回到血腥味的未來的破壞的這個時候，一切都變成不可名狀了。危險固然是危險，却也並不是危險；命運是一種犧牲，同時也是爲他犧牲的神祇。而明天，却又是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了。

● 亞拉賴特 (Ararat) 山名，一名「苦痛山」 Painful Mountain，其最高峯 Armenian Plateau

海拔一萬七千英尺，位於黑海、裏海、地中海及波斯灣之中心。相傳世界大洪水時，挪亞 Noah 所乘之方

舟，即停泊於此。——譯者

一切都很好。那些過去的和那些未來的。這就夠了。即使是結局，也還是很好的。他已經愛過一個人，也已經失掉了她。他已經恨過一個人，也已經殺死了他。這兩件事情，都讓他解放了。一個人復活了他的感情；另一個人却殄滅了他的往事。沒有一件未了的塵緣。沒有欲望；沒有憎恨，也沒有哀愁。假如這是一個新的開始，那麼理應是如此的。一個人就無妨不懷什麼希冀地開始，憑他對於一切的準備，以及沒有扯碎反給加強了的經驗的力量。灰燼已經給掃清。麻痺的地方，靈活了起來。憤世嫉俗的癖性，又發生了力量。那也就很好啦。

過了凱恩，便看見了馬匹。暗夜中很長的行列，馬匹，馬匹，月光下的黑影。接着是人，四個一排，還有一捆捆的，一包包的，紙版的盒子。動員開始了。

幾乎一點兒聲息也沒有。沒有人歌唱。也沒有人說話。他們悄悄地穿行着暗夜。人馬的黑影，靠着馬路的右邊，左邊留着汽車在馳驟。

雷維克閃過他們一個個的面前。馬匹，他想，馬匹。又像一九一四年。沒有坦克。祇有馬匹。他在加油站附近停靠了，加了些汽油。這村莊上，還有幾個窗子裏透出了燈光，可是人聲却幾乎沒有了。有一枝部隊，穿過那個村莊在移動。人們盯着看，却並沒有揮手。

『我明天也要走了。』加油站上的那個人說。他有一張褐色的，輪廓很清晰的，愉快的臉。『我父親在上次大戰中陣亡。我祖父在一八七〇年戰死。我明天就出發。也總是一樣的事。一兩百年來，我們就做着這樣的事情。可是也無補於實際；我們又得出發啦。』

他的臉遮着那架破舊的加油機，這是放在左近一所小屋裏的，一個女人站在他旁邊。『二十八法郎，三十生丁，先生。』

又是風景。月亮。里西歐。埃浦婁。部隊。馬匹。岑寂。雷維克站在一家小飯店前面。外邊放着兩張桌子。女店主說，她那兒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吃了。在法國，客飯乃是一餐正式的客飯，一盤炒蛋，一點乳酪，不算一餐飯的。可是她終於答應了下來，給他一個冷盤，一杯咖啡，和一大玻璃杯普通的葡萄酒。

雷維克坐在那所石竹色屋子的前面，獨個兒吃着。夜霧籠罩着艸原。幾隻青蛙在關閉地鳴叫。夜是靜極了。可是從那屋子的頂層上，傳出一種擴音器的聲響。那是一種聲音。普通的聲音，安慰，信任，絕望，而完全是多餘的。大家在傾聽，可是大家都不相信。

他說着。『巴黎就要實施燈火管制了。』女店主說。『他們剛纔在電台上報告的。』  
『真的嗎？』

「真的。爲了空襲。這是一種預防。他們在廣播中說，一切都不過爲了預防而已。不會有什麼戰爭。他們正在談判呢。你以爲怎麼樣啊？」

「我也不以爲有什麼戰爭的。」雷維克簡直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

「天保佑。可是那也有什麼用呢？德國會佔領波蘭的。於是他們就要進一步要求亞爾薩斯，洛林了。然後又會要求其他的屬地。然後還有別的什麼要求。總是得寸進尺，直到我們束手就降，或者背城一戰。所以，倒還是乾脆打一下的好。」

那女店主慢慢地回進了屋子。一枝新來的部隊又從馬路上過去了。

巴黎的紅光，反耀着夜空。實施燈火管制了；巴黎也會管制燈火的。這是必然的事；可是聽起來却是很異樣的：說是巴黎要實施燈火管制了。巴黎。彷彿全世界的燈火，都要給實施管制似的。

郊區。賽納河。小街上的市聲。然後轉入了那條直達凱旋門的大路，這凱旋門矗立在埃都瓦爾的朦朧的光芒中，依然照耀着電炬，而背後，燈火輝煌的，還有個上林苑。

雷維克循着那條大路在駛行着。穿越了城廂，他突然地看見：黑暗早已在開始降落了。

彷彿雪亮的皮裘上的斑點，到處都出現了黝黯的區域。彩色繽紛的霓虹燈光，都給蹙縮在紅白藍綠的零星的電炬間的頹長的黑影所侵蝕了。有幾條街道早已死沉沉地躺著，彷彿給黑色的蟲豸鑽爬了進去，遮蔽了一切的光亮。喬治五世路上，一點兒燈光也沒有；蒙旦路上的燈光，纔給熄滅掉。那些向來以光流的瀑布奔往繁星去的屋子，現在却祇剩了光禿禿的黑暗的门面。維克多·愛麥虞限三世路的一半，已經管制了燈火，一半却還是光明着，彷彿一個呻吟牀褥的麻痺了的病人，一半死了一半活着的樣子。這病菌到處在蔓延，當雷維克回到康可迪廣場的時候，周圍隨即都黑暗了。

政府的衙門，也慘白而毫無血色地躺著，電燈綴成的花冠，已經熄滅了光亮，在皚白的夜潮中舞蹈着的半神半魚的海神，和海的女神，僵硬得如同一堆不成模樣的灰色，騎在它們的海豚上，噴泉失却了作用，流水消逝了光明，曾經璀璨過的方尖塔，彷彿矗立在暗空中的永恆的怕人的大手指，到處好似微生蟲那樣，出現了空襲警報的，細小而暗藍色的，幾乎瞧不見的電燈，散發着朦朧的微光，宛似肺結核菌遍佈在靜靜地腐蝕着的城市上。

雷維克把汽車還給了車行。却又雇了一輛出差汽車，回到國際旅館。在門口，房東太太



的兒子，站在梯子上。他正在旋上一個藍色的燈泡。旅館門口的電燈，原也祇能夠照出旅館的招牌的；而現在這樣微弱的藍光，更暗澹得不合用了。招牌的前一半的字母，果然沒有給照出來。看得清的，祇是『——national』幾個字母，而且也要仔細地看的。

『感謝天，你回來了，』那房東太太說。『有人發瘋了。第七號房間。最好的辦法，是把她趕出這屋子。我不願意讓瘋子住在旅館裏。』

『也許她還沒有瘋。也許祇是一種神經錯亂。』

『也一樣啊！瘋子是應該送到療養院去的。我已經告訴了他們。當然他們都不肯。真是多麻煩的事情！假如她還不安靜下來，就必須趕出去。這可不能長此以往的啊。別的客人都要睡覺呢。』

『前幾天，李滋旅館裏也有人發瘋了，』雷維克說。『那是一個親王。所有的美國客人，後來都願意搬到他的房裏去住。』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是從痴呆變成瘋子的。那可了不得呢。不是因悲愁而發瘋的哪。』

雷維克望着她。『你真瞭解人生呢，太太。』

『我不能不瞭解啊。我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我把難民收容到旅館裏來。所有的難民是，我在他們身上賺了點錢。很少的。可是成天號哭的一個瘋婆子，那也受不了哪。要是她還不安靜下來，我就必須把她趕出去呢。』

這個女人，便是兒子問她爲什麼他是一個猶太人的。她蹙縮在牀角裏，雙手緊掩着眼睛。房間裏電燈通明。所有的電燈都開了，而且桌子上還多放了兩副燭台。

『蟑螂！』那個女人咕噥着。『蟑螂！肥胖發亮的蟑螂！那邊，在角落裏，它們坐在那邊，幾千個，無數個，快開燈，開燈，否則它們要過來了，燈，燈，它們在來了，它們在來了——』

她呼號着，擠到了角落裏，兩支手臂撫摸着胸脯，雙腿翹得很高，眼睛遲鈍地睜大着。她的丈夫想捏住她的手。『可是沒有什麼啊，媽媽，角落裏沒有什麼東西啊——』

『燈，燈！它們在來了！蟑螂——』

『我們是開着燈哪，媽媽。可是，燈是開着的哪，你祇要看，連桌子上還有燭台呢。』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枝電筒，照着電燈通明的房間裏的雪亮的角落。『角落裏沒有什麼東西哪，瞧這兒，瞧我的電筒照射在那兒，那兒也沒有什麼啊，沒有——』

『蟑螂！蟑螂！它們在來了！一切都跟蟑螂一樣地黑，從每個角落裏爬出來，燈，燈，它們在

牆壁上爬着了，它們從天花板上掉下來了！」

那女人大聲地喘着氣，她把手臂擊過她的頭。

「這種情形，起了多少時候啦？」雷維克問那個男人道。

「從天黑的時候起的。我不在家。我又被傳去訊問了；據說要我到海地領事館去，我是帶着孩子一起去的；又沒有用，當我們回來的時候，她就坐在那兒牀角裏呼號了——」

雷維克把尖針準備好。「她早已睡熟過嗎？」

那個男人無援地望着他。「我不知道。她是常常沉默着的。我們又沒有錢進療養院。我們也沒有——我們的身份證也不夠。祇要她能夠平靜下來。可是，媽媽，大家在這兒啊，我在這兒，齊格斐在這兒，醫生在這兒，這兒却沒有什麼螳螂哪——」

「螳螂，」那女人打斷了他的話。「四面八方來的！它們在嗅着！它們怎麼在嗅着啊！」

雷維克給她注射了一針。「她以前有過這樣的情形嗎？」

「不。從來沒有過。我真不懂。我不知道爲什麼祇是——」

雷維克擊起了他的手。「不要提醒她這個了。在幾分鐘之內，她會覺得疲倦而熟睡的。可能是，她做着什麼夢——纔給驚醒了。明天她也許會醒來，把一切都忘記啦。不要再提醒

她這個。裝作沒有發生過什麼事的樣子。」

「蟑螂，」那女人又昏昏沉沉地囁囁着。「肥胖的，厚實的——」

「你們需要所有這些個燈光嗎？」

「因為她嚷着要燈，我們纔把所有的電燈都開了。」

「把上面的電燈熄滅了。其餘的電燈，還開着，直到她熟睡。她會睡熟的。這一覺的時間可長得很。待我明天上午十一點鐘，再來看看她。」

「謝謝你，」那個人說。「你以為不會——」

「不。這種情形，現在是常常發生的。以後幾天裏邊，還得好好地小心一下。不要太表露出你的焦慮——」

說得容易，當他走上自己房裏的時候，便這樣想。他開亮了電燈。好幾本書散放在牀上。賽尼加●，叔本華●，柏拉圖，里爾克，老子，李白，柏斯卡爾●，黑拉克列德斯●，一部聖經，還有別的書——最艱深的，以及最輕鬆的，好多是便於旅途攜帶的平裝本。他選了幾種頗想隨身攜帶的書。然後又看了看其他的東西。也沒有多少需要毀滅的了。他總是生活得很簡單，隨時都可以跑路的。他的破舊的毛毯，他的晨衣——它們全像朋友一樣地可以幫他的

忙。還有他從前帶進德國集中營裏去過的，放在空盒子裏的毒藥——知道自己備着這麼個法寶，知道自己隨時可以拿來用，便更容易熬受殘暴的酷刑——他把小盒子塞進了衣袋。還是帶着它的好。它會再給人以保證的。誰也不知道今後會怎麼樣。也許再給祕密警察抓去了。半瓶蘋菓白蘭地仍然安放在桌上。他喝了一點兒。法國，他想。五年不安定的生活。坐了三個月的牢，爲了非法居住，放逐了四次，又回來了。五年的生活，也是好的。

● 賽尼加：(Seneca, Lucius Annaeus) 註見第十六章。——譯者

● 叔本華：(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 德國哲學家。——譯者

● 柏斯卡爾：(Pascal, Blaise 1623—1662) 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譯者

● 黑拉克列德斯：(Heraclitus fl. 500 B. C.) 希臘哲學家。——譯者

三十三

電話鈴響了起來。他昏昏沉沉地拿起了聽筒。「雷維克——」有人在說話。

「是的——」那是瓊恩。

「來，」她說。她聲音很迂緩，很柔順。「立刻就來，雷維克——」

「不——」

「你一定——」

「不。讓我安靜一下吧。我並不孤寂。我不來。」

「幫助我——」

「我不能幫助你——」

「發生了事情——」她的聲音打斷了。「你一定——立刻——」

「瓊恩，」雷維克不耐煩地說道。「現在已經沒有要這套把戲的餘裕了。你從前這麼做過，我可上過了你的當。現在我早已明白了。讓我一個人在這兒。你還是跟別人去耍吧。」

他不等那邊回答，便把電話掛上了，又想好好地睡覺。可是他睡不着。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他沒有去拿聽筒。儘讓鈴聲響着，響着，響徹了灰色的沉寂的黑夜。他拿了一個枕頭，放在電話機上。含糊的聲音，繼續地在響，半晌纔停止了。

雷維克等着。還是很沉寂。他坐了起來，拿了一枝紙烟。味道可並不好。便把它熄掉了。喝剩的那瓶蘋菓白蘭地安放在桌上。他便喝了一口，又推開了。咖啡，他想。滾熱的咖啡。白脫和新鮮小麵包。他知道一家通宵營業的小酒店。

他看了看錶。已經睡了兩個鐘點了，可是他不再覺得疲倦啦。現在也不想再睡第二覺，弄得睡眼惺忪地醒來。便走進浴室，旋開了淋浴的龍頭。

一種響聲。難道又是電話嗎？他關掉水管。一種敲門的響聲。有人在敲他的房門了。雷維克穿好了浴衣。敲門聲愈來愈響。那不會是瓊恩的，要是她啊，她早會進來了。房門又沒有鎖。他等了一會兒，纔走了出去。假如是警察呢——

他開了門。外面站着一個不相識的人，可是他一望就記起了是誰。他穿着一套夜會便

服。

「雷維克醫生嗎？」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望着那個人。「你要找誰啊？」他問。

「你是雷維克醫生嗎？」

「你最好告訴我，你有什麼貴幹。」

「假如你就是雷維克醫生，那就請你立刻到瓊恩·曼陀那兒去一次。」

「真的嗎？」

「她發生了點意外——」

「什麼意外？」雷維克惶惑地微笑着。

「一枝手鎗，」那個人說。「發射了——」

「她給射中了嗎？」雷維克仍然微笑着問。也許是假裝自殺吧，他想，企圖恐嚇這個可憐的傢伙。

「我的天，她快要死下來了，」那個人囁囁着。「你一定要去的！她快要死下來了！我打她的！」



「什麼？」

「是的——我——」

雷維克早已摔下了浴衣，摸索着衣服。「你樓下厩有出差汽車嗎？」

「我有自備汽車——」

「他媽的——」雷維克又披上了浴衣，拿過他的藥包，找着皮鞋，襯衫，和衣服。「我可

以把這些東西都放在汽車裏的——來——快。」

汽車在朦朧的黑夜中急馳着。這城市，已經完全給管制了燈火，也看不見什麼街道。祇有漂浮着的白茫茫的一片，淒涼地閃露着幾盞空襲警報的藍燈光——彷彿汽車在海底裏行駛。

雷維克穿上了皮鞋和衣服。他把那件披着下車的浴衣，摔在座位的角落裏。他也沒有穿短襪，沒有結領帶。祇是不安地凝視着夜色。也不想問那個開車的人。他正在全神貫注地駕駛着，開的很急，集中注意着車行的方向。也沒有說話的時間。祇是操縱着轉向盤，爲避免肇事，跟別的汽車讓路，而且在這種不習慣的黑夜中，留心着不要走迷了路。十五分鐘了，他

想，至少要十五分鐘呢。

「開的再快些！」他說。

「我不能——沒有車燈——很黑的——預防空襲——」

「他媽的，那就開了車燈哪！」

那個人開亮了大燈。幾個警察在岔路口喝住了。一輛大燈炫耀的雷諾車，幾乎把他們碰撞了。「前進。不要停快！」

汽車在那所屋子前面煞停了，劇烈地震動了一下。電梯停在底層。門也開着。哪一層樓上有人在拚命地按鈴。也許那個人衝出來的時候，沒有把門關上的也好。雷維克想：幾分鐘的時間，倒可以省了。

電梯往上升。在五樓停住了。有人從窗口看見，便開出門來。「你把電梯在樓下停得這麼久，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便是拚命按鈴的那個人。雷維克把他推了回去，關上了門。「立刻！我們必須先上去。」

給推在外邊的那個人，咒罵起來。電梯繼續在爬着。五樓上的那個人，又在拚命地按鈴。

電梯停了。雷維克把門拉開，等樓下的那個人還來不及胡亂謾罵的時候，就讓電梯降落了下去。

瓊恩躺在她的牀上。她穿着衣服。是一套晚裝。領子很高。銀色的，還有好幾灘血跡。給她撲倒過的地板上，也沾染着血跡。後來給這個傻子抬她上牀的。

「安靜點兒！」他說。「安靜點兒！一切都很好。情形還不挺壞。」

他把晚裝的肩披剪開了，小心翼翼地拉了下去。她胸脯上沒有傷。創口在喉嚨上。喉頭總沒有受傷吧，否則她不會打電話了。靜脈也沒有破裂。

「你覺得疼嗎？」他問。

「是的。」

「很厲害嗎？」

「是的——」

「那就會好的……」

注射針已經準備好了。他望着瓊恩的眼睛。「沒有什麼。祇是疼。那也就會好的。」

他拿起注射針，注射了一下。「好了。」他轉過頭來望着那個人。「打個電話給Pasey。」

2741 招呼一輛救護車，兩個担架伙。趕快！

「什麼事啊？」瓊勉強地說着。

「Passy 2741」雷維克說。「立刻！快去打電話！」

「什麼事啊，雷維克？」

「沒有什麼危險。可是我們這兒不能檢查。你必須進醫院去。」

她望着他。她的臉給弄污了，脂粉從睫毛裏散了出來，一邊的口紅，也給擦掉了。半邊臉頗像一個馬戲班的丑角，還有半邊臉，眼睛底下塗着一塊黑污斑，活像一個精疲力竭的娼婦。上面的頭髮倒還是光光的。

「我不要施行手術啊。」她囁囁着。

「再看吧。也許不必動手術的。」

「是不是——」她又停住了。

「不，」雷維克說。「不嚴重。祇是那兒纔有一切的器械。」

「器械——」

「爲了檢查現在我要——不會礙事的——」

注射發生了效果。雷維克替她仔細地檢查了一下，發現她的眼睛已經不復是呆瞪瞪的了。

那個人回來說道，「救護車已經開出啦。」

「再打電話給 Anteuil 1357，那是一家醫院。我想把她送到那邊去。」

那個人聽話地走了。「你要幫助我——」瓊恩咕噥着。

「當然囉。」

「我不要受痛苦。」

「你不會的。」

「我不能——我不能忍受啊——」她變成昏沉沉的了。聲音也便低沉了下去。「我

不能——」

雷維克望着那個子彈穿入的傷口。大血管都沒有破。却找不到子彈出去的地方。他不说什麼話。祇紮了一根壓定繃帶。也不說他所擔憂的事。「誰把你抬上牀的？」他問。「你不是

不是——」

「他——」

「你是不是——你能走嗎？」

怔了一下，她的眼睛又從朦朧的池湖裏瞪了出來啦。「什麼？是不是——我——不

——我不能移動我的脚。我的腿——這是什麼啊，雷維克？」

「沒有什麼。我想你是不能走的。你就會復原的啊。」

那個人回來了。「那醫院——」

雷維克立刻出去接電話。「誰啊？尤琴妮嗎？一間病房——是的——打個電話給范勃

爾。」他望着臥房，輕輕地說：「把一切都準備好。我們要來動手。我已經招呼好一輛救護車了。一個急症——是的——是的——好的——是的——十分鐘之內——」

他掛上聽筒。又木然地站了一會兒。那桌子，一瓶薄荷酒，討厭的東西，酒杯，有香味的紙烟，討厭，這一切都像一張拙劣的影片，地毯上一枝手鎗，這兒還有血跡，一切都像是假的，我怎麼會有這種感覺的呢？他想。這是千真萬確的——而現在，他可知道那個來找他的人是誰。肩膀襯得很厚的衣服，噴香雪亮的頭髮，在汽車裏聞到他討厭的香水味兒，還有手指上的幾個戒指——正是那個戲子，關於他的暴行，他曾經聽得發笑的。瞄得很準，他想。可是又沒有瞄準，他想。像這樣的鎗擊，不會是瞄準的，祇有在沒有鎗殺的意旨，而根本不想擊中

的時候，總會鎗傷得這樣的。

他走回到臥室。那個人踉伏在牀邊。當然是跪着的，不會是別的，儘在說話，嗚咽，說話，連珠似的說着。「起來吧，」雷維克說。

那個人聽話地站起來了。茫然地拂着膝蓋上的灰塵。雷維克望着他的臉。眼淚也流眼淚的呢！「我不是故意的，先生！我敢賭咒，我不想打中她，我不是故意的，完全是意外，盲目的，悲慘的意外！」

雷維克的胃部在牽縮着。盲目的意外！一會兒他又要唸他的無韻詩，嚕嘛下去了！「我知道的。現在你就下樓去等那救護車吧。」

那個人還想說什麼話。「去！」雷維克說。「把他媽的電梯停放在樓底下。天知道我們怎麼把担架抬下樓去呢。」

「你要幫助我的，雷維克，」瓊恩昏昏沉沉的說。

「好的，」他覺得毫無希望地說着。

「你在這兒。祇要有你在一起，我總就安心了。」

弄污了的臉在微笑着。丑角苦笑了起來，娼婦却很費力地微笑。

「貝貝，我沒有——」那個人，在門口說。

「快出去！」雷維克說。「他媽的，去，你要！」

瓊恩沉靜了一會兒。然後又睜開了眼睛。「他是一個傻子。」她說得出奇的清楚。「當然他不是故意的——那可憐的羔羊——祇是想表演一下。」她眼睛裏露出一種奇異的，幾乎是頑皮的表情。「我也沒有相信呢——我逗他——到——」

「你不應該講話了。」

「逗——」她的眼睛擠成了一條狹縫。「現在我却弄成這樣了，——雷維克——我的生命——他並不想打中——打中——而——」

眼睛完全閉緊了。微笑也消失了去。雷維克傾聽着門口那邊的聲響。

「我們的担架，抬不進電梯哪。太窄了。最好，把一半擎起來。」

「你們可以在樓梯頭轉彎嗎？」

同來的醫生出來了。「也許可以。我們把担架抬得高一點。最好還是把她縛起來。」

他們在縛着她。瓊恩半睡着。時不時她呻吟了一下。同來的醫生，走出了公寓房間。「你



有鑰匙嗎？」雷維克問那個演員道。

「我——沒有，爲什麼？」

「把房間鎖起來。」

「沒有。可是總在什麼地方的。」

「找找看，把房門鎖好了。」同來的醫生，已經在下一層樓梯頭忙着了。「把手鎗拿着。你可以摔在外面的。」

「我——我要——我要去警察局自首。她傷勢嚴重嗎？」

「是的。」

那個人在流汗。汗水立刻滲出了毛孔，彷彿皮膚底下簡直沒有什麼東西似的。他又回進了房間。

雷維克跟着同來的醫生，幫抬那担架。裝在走廊裏的電燈，亮了三分鐘就會熄滅的。在每一層樓梯頭，另有一個開燈的電鈕。那同來的醫生，走下每一層樓梯，在一半的地方，總是比較的省力。每一個轉彎，那是太困難了。他們必須把担架擎到他們的頭頂上，抬過樓梯的欄杆，然後能夠轉彎。他們頹長的黑影，在牆壁上晃動着。我以前在那兒看見過這種情形的

啊？我以前總在一個什麼地方看見過的，雷維克倉惶失措地想着。於是他突然記憶起來了。最先是賴辛斯基。

當同來的醫生指揮着方向，而担架把牆上的泥灰撞落下來的时候，好幾家房門都開了出來。一張張愕然的臉，出現在半開着的門口，寬博的襯褲，蓬亂的頭髮，惶忪的臉龐，睡衣，紫色的，野葛綠色的，還有熱帶的花朵——

燈又熄滅了。同來的醫生在黑暗中囁囁着，停住了脚步。「燈！」

雷維克摸索着電鈕。他摸着一個女人的胸脯，嗅到一股惡濁的氣息，什麼東西觸着他的腿。電燈又亮了。一個黃頭髮的女人瞧着他。她的肥胖的臉給照在燈光下，手裏擦着一件廣東縐紗的外衣，這外衣上打着許多妖冶的褶帶。看去彷彿一匹躺在繩鋪上的肥胖哈叭狗。「死了嗎？」她閃着眼睛問。

「沒有。」雷維克前進着。什麼東西叫了一聲，跳了一下。原來是一匹逃回去的貓。「飛飛！」那女人蹲了下來，擺開她沉重的膝蓋。「我的天，飛飛，他們踩到你沒有啊？」

雷維克走下了樓梯。担架在他下面搖擺着。他看見瓊恩的頭，也跟担架一塊兒在搖擺。却看不見她的眼。

最後一層的樓梯頭，燈光又熄滅了。雷維克便奔到一層樓上去開燈。正在這時候，電梯噙噙地響着，燈光雪亮地降落下來，穿過沉靜的黑暗，彷彿從天上降落似的。那演員站在開着的鳥籠裏。他全無聲息地滑下，經過担架，好像一個自天而降的妖魔。他看見電梯停在樓上，便趁了它下來打算追上他們的。這固然很機警，可是發生了鬼出現似的嚇人的可笑後果。

雷維克抬起頭來。震顛倒沒有了。他的一雙戴着橡皮手套的手，也不覺得流汗。他已經換過兩副皮手套了。除了竭力克制，也沒有別的法子。

范勃爾站在他對面。「假如你願意，可以打電話找馬濤來。十五分鐘，他就可以趕到的。你可以幫助他，由他來動手。」

「不太遲了。無論如何來不及。你瞧，比這個更少了。」

雷維克透了一口氣。他現在倒平靜了。便又開始在工作。那皮膚。白皙的。跟任何人一樣的皮膚。他跟自個兒說。瓊恩的皮膚。也跟任何人一樣的血。瓊恩的血。也跟任何人一樣的血。棉塞。裂開的肌肉。棉塞。當心。繼續工作。銀色錦緞的碎片。絲線。繼續工作。傷口的罅隙。破片。繼

續工作。這罅隙通到——通到——

雷維克覺得頭腦裏空空的。慢慢地他挺立起來。「這兒，你瞧這個——第七根脊椎

范勃爾俯視那創口。「光景很壞呢。」

「不是壞。簡直沒有希望了。什麼辦法也沒有啦。」

雷維克望望自個兒的手。在橡皮手套下抖動着。這是一雙強勁的手，精明的手，開過千百次的刀，縫合過斷裂的肢體，往往是成功的，難得有失敗的時候，而且有時候還把絕症都醫好了，百分之一的機會——然而現在，當一切仰仗着這一雙手的時候，却變得無能爲力了。

他簡直沒有辦法。誰也沒有辦法。開刀也不可能。於是他站在那兒，凝視着血紅的創口。他可以把馬濤請來的。可是馬濤也一樣沒有辦法哪。

「還有什麼辦法嗎？」范勃爾問。

「一點兒也沒有。祇有縮短她的生命。減弱她的力量。你瞧那顆打在裏邊的子彈。我簡直沒有辦法可以籍出它。」

「脈搏在浮了，急了——一百三十次——」尤琴妮在隔板後面這樣說。

創口現出了一重灰色的陰影。彷彿給一陣黑暗的氣息噓過似的。雷維克手裏準備了一管嗎啡針。「可拉明，快！不要上麻醉了！」

他又給她注射了一針。「現在怎麼樣啊？」

「還是那模樣。」

血液仍然現出鉛似的顏色。「把腎素針和養氣筒準備好！」

血液更晦暗了。彷彿外面的行雲，把黑影投擲在上面。彷彿有什麼人站在窗前，把帘幔

拉緊了。「血」雷維克絕望地說。「輸血。可是我不知道她的血型。」

養氣筒開始抽壓了。「沒有什麼嗎？怎麼樣啊？沒有什麼嗎？」

「脈搏降低了。一百二十次。很弱。」

生命又回來啦。「現在呢？好了一點嗎？」

「還是一樣。」

他等着。「現在呢？好了一點嗎？」

「好一點了。更正常一點了。」

陰影消逝了。創口的邊緣也褪去了灰色。血又變成了血液。仍然是血液。養氣筒還是在抽壓着。

「眼皮在掀動了。」尤琴妮說。

「那不要緊。她會醒來的。」雷維克包紮着繃帶。

「脈搏怎麼樣？」

「更正常了。」

「真是千鈞一髮哪。」范勃爾說。

雷維克覺得自己眼皮上有點兒壓力。那是汗珠。粗大的汗珠。他挺起了身子。養氣筒在嗚嗚地抽壓着。「繼續抽壓。」

他繞過桌子站了一會兒。不想什麼。他祇是望着水盆，望着瓊恩的臉。臉在震顫着。還沒有死。

「這是過度刺激後的震盪。」他跟范勃爾說。「這兒是她血液的樣品。我們得送出去。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弄到血液呢？」

「在美國醫院。」

「好的。我們就去試一下。也沒有用。祇是拖延一點兒時間。」他望着那水盆。「你要報告警察局嗎？」

「是的。」范勃爾說。「我應該報告的。那麼，就會有兩個警官來盤問你了。你願意嗎？」

「不。」

「好的。今天下午我們再來考慮一下。」

「夠了，尤琴妮。」雷維克說。

瓊恩的鬢骨那邊，又有了點兒顏色。灰白中間帶着點桃紅。她的脈搏也跳得正常了，微弱而清晰。「我們可以送她回去。讓我就在這兒。」

她動了。一隻手動了。她的右手動了。左手還不能動。

「雷維克。」她說。

「哦——」

「你替我施行了手術嗎？」

「沒有，瓊恩。不需要。我們祇洗清了創口。」

「你就耽在這兒嗎？」

「是的。」

她閉上眼睛，又睡熟了。雷維克走到房門口。「給我點兒咖啡。」他跟日班的護士說。

「咖啡和圓麵包嗎？」

「不，祇要咖啡。」

他回過去，打開了窗子。晨光清澈而璀璨地爬在屋面上。麻雀在鳥窠裏嬉戲。雷維克在窗邊坐下了，抽着烟。他把烟氣吐到了窗外。

護士端着咖啡進來了。他把咖啡放在旁邊，喝着，抽着烟，瀏覽着窗外。當他從光明的晨光中回過頭來的時候，房裏彷彿變得黝黯了。他站起身子，望着瓊恩。她仍然在熟睡着。她的臉已經抹乾淨了，也就見得更蒼白。嘴唇簡直就不見。

他把盛放着咖啡壺和咖啡杯的扁盤，端到了外面。放在走廊裏的桌子上。這兒有一種地板的油漆和膿水味。原來是一個護士提着一隻骯髒繃帶的水桶，打他面前經過。什麼地方，有一具真空吸除器在營營地響着。

瓊恩變得煩躁起來。一下子她又會醒了。醒來時就會覺得痛的。這疼痛還會增劇。她也



許可以多活幾點鐘或者幾天的時間。可是那疼痛會強烈得什麼注射都不會奏效的。

雷維克去拿一枝針管和幾瓶針藥。當他回來的時候，瓊恩睜開了眼睛。於是他望着她。

「頭疼，」她絮語着。

他等着。她想移動她的頭。可是眼皮又重得很。她費力地轉動着眼珠。「覺得像鉛呢

」  
她清醒了。「我受不住啊——」

「一下子就會好的——」

他給她注射了一針。「剛纔還沒有這樣疼——」她移動着頭。「雷維克，」她囁嚅着，

「我不要受苦。我——答應我不受苦——我的祖母——我看見她——我不要——根本

救不了她——答應——」

「我答應，瓊恩。你不會怎麼疼的。幾乎是沒有。」

她咬緊着牙齒。「就會有用嗎？」

「哦——就會的。幾分鐘之內——」

「怎麼弄的啊——我的手臂——」

「沒有什麼。你不能動。就會好過來的。」

「還有我的腿——我的右腿——」

她想伸起來。却又不能動。

「也一樣啊，瓊恩。不要動。也會好過來的。」

她移動她的頭。

「我剛想開始——改變生活的方式——」她咕噥着。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也許這是確實的。誰不想那樣呢？

她煩躁地擺動着她的頭。聲音也變得單調而費力了。「那是好的——你來了。什麼

事情會發生——要是沒有了你？」

「是的——」

同樣的事情，他失望地想。還不是同樣的事情。任何江湖郎中都會應付的。任何江湖郎中。當我最需要一切我知道的知識和學習的經驗時，却都變得毫無用處了。任何庸醫都會應付這同樣的事情的。沒有什麼特殊啊。

中午，她纔有了意識了。他沒有告訴她什麼，可是她自個兒知道了。「我不願意變成一個跛子，雷維克——我的腿怎麼弄的啊？——一條腿都不能動——再也不能了——」

「沒有什麼。當你起牀的時候，你會照常地走動的。」

「當我起牀——的時候。你爲什麼撒謊啊？你不——應該撒謊的——」

「我沒有跟你撒謊，瓊恩。」

「你是——你必須——你不應該——讓我躺在這兒——當我沒有什麼毛病——

祇是疼痛。你答應我。」

「我答應。」

「太厲害的時候——你要給我——一點兒東西。我祖母——躺在牀上五天——尖叫着。我不要那樣，雷維克。」

「你不會的。你不會怎麼痛苦的。」

「太惡化的時候——你一定要給我——一點兒足夠強烈的東西——足夠永遠的。

你一定要那麼做——即使我不要你那麼做——或者不知道那麼做——我現在說的話要實現的啊。後來——你答應我。」

「我答應。那也不需要。」

驚怖的神色消失了。立刻她又甯靜地躺在那兒。「那是很好的——你那麼做，雷維克，」她絮語着。「沒有了你——我是無論如何不會活的了。」

「胡說。當然你還是會活的。」

「不會。從那個時候起——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不知道哪兒是——你給我的——這一年。這是時間的禮物。」她慢慢地轉過頭來，朝對着他。「爲什麼我不能跟你——耽在一塊兒呢？」

「那是我的過失，瓊恩。」

「不。那是——我不知道——」

窗外是金黃色的陽光。帘幔給拉着，可是陽光却從兩側透漏了進來。瓊恩還在藥性發作的半睡眠狀態中。意識是早已沒有了。這幾點鐘的時間，彷彿餓狼一樣地吞噬着她。她的身體躺在毛毯底下，顯得很平。抵抗力已經消褪了。她浮沉於睡眠與蘇醒的中間。有時候她完全迷惘了，有時候却又分明很清晰。疼痛劇烈了。她開始在呻吟。雷維克又給她注射了一針。「我的頭，」她囁嚅着。「更厲害了。」

隔了一會兒，她又開始說起話來。「那光——太強烈的光——要燒了——」

雷維克走到窗口。他找到了百葉窗，便把它拉下來。然後又把窗幔遮緊了。現在這房間裏幾乎是漆黑的一片。他走回來，坐在她的牀沿上。

瓊恩掀動着嘴唇。「這些些時候——不會有用的了，雷維克——」

「幾分鐘之內——」

她靜靜地躺着。雙手動也不動地攤放在毛毯上。「我一定要——告訴你——那麼多的——」

「以後吧，瓊恩。」

「不。現在——時間沒有了。那麼多的——要解釋——」

「我想，大多是我知道的，瓊恩——」

「你知道嗎？」

「我想是的——」

波浪。雷維克看見一陣痙攣的波浪，沖過了她。兩條腿，現在都麻痺了。手臂也如此。祇有胸脯在起伏着。

「你知道——我常常——祇有——跟你——」

「是的，瓊恩——」

「那一個是——不過煩躁——」

「是的，我知道——」

她又靜靜地躺了一會兒。費力地呼吸着。「奇怪——」然後又清晰地說。「奇怪——」

一個人會死——當一個人愛——」

雷維克彎下身子去看她。祇有黑暗和她的臉。「我還不夠好——配你。」她咕噥着。

「你是我的生命——」

「我能夠——我要——我的手臂却不能再——擁抱你——」

他看見她怎樣掙扎着要舉起她的手臂。「你就在我的懷抱裏，」他說。「我也在你的懷抱裏。」

她停止喘息了一會兒。眼睛完全凹陷了進去。她用力地睜着。瞳孔見得很大。雷維克不知道她有沒有看見他。「Ti amo, (義大利語：我愛你，)」她說。

她說着孩提時的語言。原來她已經疲憊得不能說其他的語言了。雷維克捏住她那雙

沒有生氣的手。他覺得肝腸寸裂着。「你使我活着，瓊恩。」他向着那張眼睛呆瞪瞪的臉說着話。「你使我活着。我本來祇是一塊頑石。是你使我活着的——」

「Mi ami, tu? (義大利語：你愛我嗎?)」

這是一個孩子要睡覺時的一句話。這是疲憊到極點她表示。

「瓊恩，雷維克說。『戀愛不是一句話。光說是不夠的。那是一個小小的組織，一條河裏的一滴水，一棵樹上的一片葉。還不止是這些呢——』」

「Sono stata-sempre conte…… (義大利語：我會——常常告訴你……)」

雷維克捏着她的手，這雙手却已經不覺得他在捏着了。「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他說着，却沒有注意到自己忽然說起德語來。「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不論我愛你，恨你，或者彷彿無所謂的時候——那也不會改變什麼的，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一直在我的心中——」

直到現在為止，他們總是說着別國的語言。而現在，大家在無意中却第一次說着本國的語言，似乎消失了各人語言的隔閡，反而都比從前更瞭解了。

「Baciarmi. (義大利語：吻我。)」

他吻着她那灼熱而乾躁的嘴唇。「你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瓊恩——一直——」

「Son' stata perduta senza di te——（義大利語：我是什麼都完了，沒有了

你——）」

「沒有了你，我更什麼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和苦澀——你震撼了我，你給了我你自個兒和我自個兒——」

雷維克陪伴着她。她的四肢死了，一切的器官都死了，祇有她的眼睛，她的嘴，她的呼吸還活着，而他知道，現在她呼吸的輔助肌肉也在逐漸的麻痺，她已經不能再說話了，她早已在哮喘着，牙齒打着抖，臉在抽搐，她還想掙扎着說話，可是喉嚨痙攣了，嘴唇哆嗦着，夏夏地響着，發出一種低沉的可怕的夏夏聲，最後咆出了一聲叫喊。「雷維克，」她訥訥地說着。「救救！——救救！——現在！」

他早已準備着注射針，便急忙拿了起來，往她皮膚下直插進去。搶着在她第二陣痙攣襲來之前。她不能這樣慢慢地噎氣，苦痛地，一次又一次，拖延着時間，漸漸地減少着氣息。她不能這樣不省人事地受苦。祇有苦痛橫在她面前。也許還要拖延幾小時呢。

她的眼皮，煽動了一陣。然後靜止下來。她的嘴唇鬆弛了。呼吸也停止了。



他將帘幔拉開，把百葉窗捲起。然後回到牀前。瓊恩的臉，變得呆木而異樣了。

他關好了門，走進辦公室去。尤琴妮坐在桌邊，攤着一張表格。『十二號裏的病人死

了，』  
雷維克說。

尤琴妮點點頭，却並沒有抬起來。

『范勃爾醫生在他房裏嗎？』

『我想在裏邊。』

雷維克走下了走廊。有幾扇房門敞開着。他逕向范勃爾的房間那邊走着。

『十二號死了，范勃爾。你現在可以報告警察局了。』

范勃爾並沒有抬起頭來。『警察局現在正有別的任务呢。』

『什麼？』

范勃爾指着一張晨報的號外。德軍進佔波蘭。『我從政府方面得到消息。今天就要宣

戰了。』

雷維克放下了報紙。『果然是了，范勃爾。』

『是的。這是個結局。可憐的法國。』

雷維克坐了一會兒。除了空虛，也沒有別的什麼了。『也不止是法國呢，范勃爾，』他然後說。

范勃爾凝視着他。『在我，就祇有法國。那也夠了。』

雷維克沒有回答。『你預備怎麼樣？』隔了半晌他纔這樣問。

『我不知道。我要應徵入伍。這兒的事情——他做了個姿勢——』有人會接替的。』

『你會耽在這兒的。在戰時，醫院是需要的哪。他們會讓你留在這兒的。』

『我不願意耽在這兒。』

雷維克環顧四周。『今天是我在這兒的最後一天了。我想一切都已經安排得很好。那個子宮病人已經在復原；胆囊病人的情形也很好；就是那個癌症病人是沒有希望了，再開刀也沒有用。就是如此而已。』

『爲什麼？』范勃爾沒精打彩地問。『爲什麼今天是你最後的一天呢？』

『祇要一宣戰，他們就會把我們包圍起來的。』雷維克注意到范勃爾想說什麼話。

『不必爭辯了。他們一下子就會那麼做的。』

范勃爾坐到了他的椅子上。『我真是不能知道了。也許是的。也許他們連仗也不打。就把國家投降的。一個人真是不能知道了。』

雷維克站起身來。『假如我還在這兒，今晚上我就要回去。八點鐘。』

『哦。』

雷維克出來了。他看見那個演員還在客廳裏。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那個人便直跳了起來。『她怎麼樣啦？』

『她死了。』

那個人凝望着他。『死了？』他的手，萬分悲傷地壓在他自己的心上，蹣跚地顛躓了一下。

他媽的這個喜劇角色，雷維克想。大概是，他演慣了這一類的戲劇，所以真有那麼一件實事發生的時候，便當真做起主角來了。然而，也許他倒是很真誠的，而他演戲的姿態，却把他真誠的悲傷，顯得很可笑起來了。

『我能看看她嗎？』

『爲什麼？』

『我一定要再看她一面的！』那個人用雙手撫着他自己的胸脯。手裏還拿着一頂淺棕色銀邊的渾堡帽。『你懂得嗎！我一定要——』

他眼睛裏裹滿了淚水。『你聽我講，』雷維克不耐煩地說道。『你還是溜走的好。那個女人已經死了，也沒有辦法的了。你自個兒去解決這件事情吧。滾你的蛋！誰也不來管你判處一年的徒刑，或者就那麼戲劇性地把你赦免了。無論如何，你總可以在幾年裏邊，利用這件事情來在女人面前逞威風，來征服她們的。滾你的，你這個傻子！』

他把他一把推到了門口。那個人還踟躕了一下。在門口，他便轉過頭來：『你這個沒有感情的野獸！Sale Boche!（混蛋德國人）！』

街上擁擠着人羣。他們一簇簇佇立在報館的電動新聞佈告板前面。雷維克一個人觀駛着汽車，開到了盧森堡公園。他想在被捕之前，享受幾小時的孤獨的甯靜。

園子裏沒有什麼人。照耀着深秋下午的和煦的陽光。樹木顯示出落葉的朕兆，不是那

● 渾堡帽 (Homburg) 男子所戴之一種翠邊凹頂之氈帽，最初用於渾堡，故名。——譯者

種枯萎的樹葉，而是那種成熟的樹葉。陽光是金黃的，藍色乃是夏季的最後的綢旗。

雷維克在那兒坐了很久。他看着陽光的游移，影子也逐漸地拉長了。他知道這是他自由自在的最後幾小時。國際旅館的房東太太，一到宣戰，便不會再庇護什麼人的。他又想起了羅蘭苔。羅蘭苔也不會。誰也不會。假如他現在還想出走，那就會被人家懷疑他是一個間諜的。

他在那兒，坐到晚上。他並不悲愁。許多的臉，在他面前閃過。臉和往事。然後是那張最後的不動的臉。

七點鐘他纔離開。他離開了這最後的殘餘的甯靜，這黑暗下來的公園，而他是知道的。在街上走過了幾步，便看見幾張報紙的號外。宣戰了。

他在一家沒有收音機的小酒店裏吃着。然後他回到了醫院。范勃爾見到他。『你可以再施行一次子宮切開的手術嗎？剛送來了一個病人。』

『當然囉。』

他走去換手術衣。路上他碰到了尤琴妮。一看見他，她突然的一怔。『你想不到再會見到我了？』他這樣問。

『不，』她答道，便匆匆地過去了。

嬰兒在啼哭着。正在給洗滌。雷維克望着那張漲得通紅的臉，和那些小手指。我們總會微笑着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想。便把嬰兒遞給了助理護士。這是一個男孩。『難道他現在一出世就遭遇的，是哪一種戰爭，』他說道。

他洗着手。范勃爾也在他旁邊洗着手。『萬一你給逮捕了，雷維克，你會不會立刻讓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嗎？』

『爲什麼你要自找麻煩呢？像現在這種時勢啊，還是不要知道我們這種人的好。』

『爲什麼？因爲你是一個德國人嗎？你是一個難民哪。』

雷維克淒慘地微笑着。『你也知道難民總像石頭中間的石頭嗎？在他們祖國看起來，都是些叛逆。而在國外，他們却還是祖國的人民。』

『在我倒並沒有這樣的差別。可是我希望你趕快的離開。你肯給我作一個參考嗎？』

『假如你需要我。』雷維克知道他不會那麼做的。

『這是一個討厭的念頭。你到那兒預備怎麼辦？』

「醫生總是到處可以工作的。」雷維克抹乾了他的手。「你肯幫我一次忙嗎？你肯照料一下瓊恩的喪葬嗎？我已經來不及自個兒辦了。」

「當然囉。還有什麼別的事情，需要我照料嗎？像財產之類的東西？」

「那個可以讓警察局去處理的。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親戚。反正也無所謂。」

他穿上了外衣。「再見，范勃爾。跟你同事，非常欣幸。」

「再見，雷維克。我們還要解決子宮切開的手術費呢。」

「我們就彼此劃了賬吧。無論如何還要你多花幾個錢呢。讓我把不夠的款子補給你。」

「不會的。不會的，雷維克。你想把她葬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隨便哪個公墓都好。我把姓名和住址留在這兒。」雷維克便在一張醫院的賬單上寫了下來。

范勃爾把紙條兒壓在一塊水晶的鎮紙下，這鎮紙裏照出了一隻銀色的羊。

「好的，雷維克。我想我在這幾天裏邊也要走了。沒有你在這兒，我們是沒有幾種手術可以施行的了。」他跟他一起走了出去。

「再見，尤琴妮，」雷維克說。

「再見，雷維克先生。」她瞧着他。「你要回到你的旅館裏去嗎？」

「是的，爲什麼？」

「哦，沒有什麼。我祇是想——」

天黑了。一輛卡車停靠在旅館的門前。「雷維克，」莫洛索夫從旅館附近一家屋子裏走出來，這樣說道。

「鮑列斯嗎？」雷維克停住了脚步。

「警察都出動了。」

「我早知道會如此的。」

「這兒我有一張伊凡·格魯奇的身份證。你知道的，那個死了的俄國人。有效時期還有十八個月呢。你跟我一起上希海拉柴特去。我們可以換貼相片。那你就住在別一家旅館裏，作爲一個俄國的難民了。」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太危險了，鮑列斯。在戰時，一個人不應該用偽造的證件。倒還是



乾脆沒有的好。」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要回到旅館裏去。」

「你有沒有鄭重地考慮到啊，雷維克？」莫洛索夫問。

「是的，考慮過了。」

「他媽的！誰知道他們會把你怎麼樣。」

「無論如何，他們不會把我放逐到德國去的。那就好了。而且他們也不會把我放逐到瑞士去。」雷維克微笑着。「警察們居然要留住我們，七年來這還是第一次，鮑列斯。這是用一次戰爭換來的呢。」

「外邊謠傳，他們要在龍鄉建立一個集中營。」莫洛索夫捋着他的髭鬚。「那你即使逃出了德國的集中營——還是會給關進現在的法國集中營裏去的。」

「也許他們就會把我們釋放出來的。」

莫洛索夫沒有回答。「鮑列斯，」雷維克說。「不要爲我耽心。在戰時，醫生是很需要的呢。」

「他們萬一來抓你，你預備用什麼名姓啊？」

「用我自個兒的那個名字，我在這兒祇用過一次——五年前了。」雷維克緘默了一會兒。鮑列斯，」他然後又說。「瓊恩已經死了。給一個人鎗殺的。她還在范勃爾的醫院裏。她必須給安葬。范勃爾已經答應我照料的，可是我就不知道他會不會在爲她安葬之前，就被徵召去入伍。你可以去照料一下嗎？不必問我什麼，請你答應，請你照辦。」

「好的，」莫洛索夫說。

「好的。再見，鮑列斯。我的東西，祇要你覺得有用，你就拿去好了。你可以搬到我的房裏去住。本來，你也常常用我的浴室的。我現在要走了。再會。」

「唉！」莫洛索夫說。

「好的。待戰事結束以後，我到福奎飯店來找你。」

「哪一邊的？上林苑的，還是喬治五世路的？」

「喬治五世路。我們都是傻子。英勇的稚氣的傻子。再會吧，鮑列斯。」

「唉！」莫洛索夫說。「我們簡直還不敢行分別禮呢。到這兒來，傻子。」

他吻着雷維克的右頰和左頰。雷維克觸到他的鬚鬚，嗅到他的板烟味兒。不太愉快的。

事哪。於是他走到了旅館。

難民們都站在「墓穴」裏。好像是第一批的基督徒，他想。第一批的歐洲人。一個便衣的人，坐在人造棕櫚樹下的桌子邊，記着每一個人的詳細情形。兩個警察把守在門口，其實是誰也沒有逃跑的意向。

「護照呢？」那個便衣的問雷維克道。

「沒有。」

「別的身份證呢？」

「沒有。」

「在這兒是非法的嗎？」

「是的。」

「爲什麼？」

「我從德國逃亡出來。沒有辦法可以得到什麼證件。」

「你的名字呢？」

「佛蘭森堡。」

「姓呢？」

「路特維支。」

「猶太人嗎？」

「不是。」

「職業呢？」

「醫生。」

那個人寫着。「醫生嗎？」他說着，便遞了一張字條兒給他。「你知道一個自稱雷維克的醫生嗎？」

「不知道。」

「猜想他住在這兒。我們接到一件關於他的控告案。」

雷維克望着他。尤琴妮，她想。她問過他是不是回到旅館裏去，而且看見他還很自由，表示頗爲驚奇似的。

「我早告訴你，這兒沒有一個那樣名字的人。」房東太太站在通往廚房去的門邊，這

樣說道。

「不要多嘴，」那個人暴躁地說着。「你沒有把這些旅客報告進來，你總之要處罰。」

「我倒引以為榮。假如慈悲人道也要受處罰的話，你就去處罰吧！」

那個人彷彿要想回答，可是做了一個相應不理的姿態，他突然又停住了。房東太太挑釁似地瞧着他。她有保障，她可不怕。

「把你的東西收拾起來，」那個人跟雷維克說。「帶一件棉毛衫，帶一點吃的東西，足夠一天的糧食。假如你有，再帶一條毛毯。」

一個警察押他到樓上。房門大多敞開着。雷維克拿了他的手提皮包和毛毯。

「沒有別的東西了嗎？」那警察問。

「沒有別的東西了。」

「你把別的東西都留在這兒嗎？」

「我把別的東西都留在這兒。」

「這個也留着嗎？」警察指着一個小小的木刻聖母像，這木刻像是在跟瓊恩初次邂逅以後，她送到國際旅館裏來的。

「那個也留着。」

他們一起下了樓。那個亞爾薩斯人的女侍，克拉蕾茜，遞給雷維克一個紙包。雷維克注意到別人也拿着同樣的東西。「一點兒吃的東西。」房東太太說。「這樣你可以不至於挨餓了。我知道，你們去的那個地方，一點兒準備也沒有的。」

她凝視着那個便衣人。「不要多講話。」他忿然地說。「我並沒有宣戰哪。」

「這些人也並沒有宣戰哪。」

「讓我一個人在這兒。」他望着那些警察。「好了沒有？把他們帶走。」

一簇黑魘魘的人羣，開始移動了。雷維克看見一個男人，跟那個嚷着看見蟑螂的女人。男人用一隻空着的胳膊扶着她。另一隻胳膊底下原是挾着一隻手提皮包的，現在使用那隻手再提了一隻皮包。一個侍役也搬了一隻。那個人懇求似地望着雷維克。雷維克點點頭。「我帶着醫療器械和藥品。」他說。「你不必耽心的。」

他們爬上了卡車。馬達發動了。汽車直駛了出去。房東太太佇立在大門下，揮着手。「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啊？」有人問一個警察道。

「我不知道。」

雷維克站在魯遜斐爾特和那個冒充的艾隆·戈爾特堡的旁邊。魯遜斐爾特的腋下，挾着一圈東西。裏邊是賽尙和高根的名畫。他的臉在搖動着。「那張西班牙的簽署證」他說。「滿期在我——」他嚥住了以後的話。「『死神之鳥』倒已經走了。」他接着又說。「瑪古斯·梅埃，昨天去美國的。」

卡車在顛簸着。他們大家緊緊地擠靠在一起。誰也不說一句話。他們給顛到了一個角落上。雷維克便瞧見那個定命論者薩登巴恩。他擠縮在角落裏。「我們又在這兒見面了。」他說。

雷維克搜索着口袋裏的紙烟。一枝也沒有。可是他分明記得裝滿在提包裏的。「哦，他說。」人能夠忍受很多的事情的。」

卡車沿着華格萊路，轉入了埃都瓦爾廣場。到處都沒有燈光。方場上祇是一片漆黑。黝黯得連凱旋門都不見了。

## 譯後記

着手繙譯 E·M·雷馬克的『凱旋門』是在民國三十四年的冬季。那時我從『Collier's』周刊上讀到這部連載的長篇，便定下了把它彙譯出來的計劃。剛巧有一家日報需要我寫點文章，我就把『凱旋門』的譯稿陸續送去連載。不料祇給刊登了兩個多月，忽然被腰斬了。於是我意興闌珊，也就沒有勇氣繼續繙譯下去。三十五年初夏，一個親戚從美國寄來了一本『凱旋門』的單行本，經我仔細閱讀一遍之後，纔發現『Collier's』上所連載的，還祇是原書的最簡單的節本，並非全豹。而原書中頗多精彩的章節，周刊上都沒有給刊登出來。於是我又索性把全書繙譯出來，介紹給我國的讀者。

我所根據的是，D. Appleton-Century 出版，Walker Sorell and Denver Lindley 的英譯本。雷馬克的德文原本，我也托過在美國的親戚，設法購置，可是始終沒有給買到。因此，



我這裏的譯本，完全根據英譯，並沒有參照原本的機會。便是我自己先前在日報上連載過的譯文，也幾乎沒有什麼用處；因為單行本跟周刊上發表過的文字，別說章節根本不同，便是內容也頗有出入，這個譯本，可說是完全另起爐竈的。

關於作者，我想熟悉他的讀者一定很多，似無需乎再作什麼詳細的介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作的『西線無戰事』，全世界公認爲一部劃時代的傑作。當時在我們中國，先後也出過兩三種譯本，曾經風靡一時。這以後，他又寫過『The Road Back』、『Three Comrades』、『Plotsam』，可是除了『退路』以外，其餘兩種似乎都還沒有什麼譯本。作者在納粹秉政以後，就逃出德國，僑居美國，這個長篇，就在美國寫作，在美國給繙譯，在美國出版的。

這個長篇，無論在故事的安排，在文字的技巧上，歐美批評界都認爲超過了作者過去的任何一部作品。因此，本書出版之後，其銷路之佳，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美國的電影界，也紛紛以爭得本書的電影攝製權爲榮；預料這部影片，必然也會使世界影壇，熱烈地轟動一番的。

作者在這個長篇中間，充分展露了磅礴的才氣。單講文字方面，他寫得很風趣，很雋永，

很俏皮；而且洋溢着玄妙的哲理。我在繙譯的時候，雖然儘可能地設法保存原作的風格，可也是也許由於天分不夠，總難免仍有許多失却原著優美筆致的地方。再說作者在各種知識方面，也顯得很淵博，很精深。講醫學，大至施行手術，小至醫療器械，他都有內行的經驗。講美術，他對於各國的古今作家和作品，也彷彿歷歷如數家珍。講國際政治，講社會問題，他都有精細的分析，獨到的見解。我自問沒有那麼精深淵博的知識，因此在繙譯的時候，儘可能地花費一番斟酌的功夫，而且儘可能地附加必要的註譯，藉供讀者們萬一必要時的參攷。可是我相信，不妥的地方一定還是有很多的。

在若干處所，我爲了斟酌行文，曾經請教過一位英國友人 Mr. H. Mc Aleavy 和錢鍾書傅東華兩先生，得到他們很寶貴的幫助。在出版方面，我應該特別感謝李先生，假如沒有他對於原著的卓越的鑒賞，以及對於譯者的友善的鼓勵，我還不敢相信在物價騰貴的今日，能使這樣一個拙劣的譯本，得到出版的機會。

朱  
雲  
三  
十  
六  
年  
春  
四  
月